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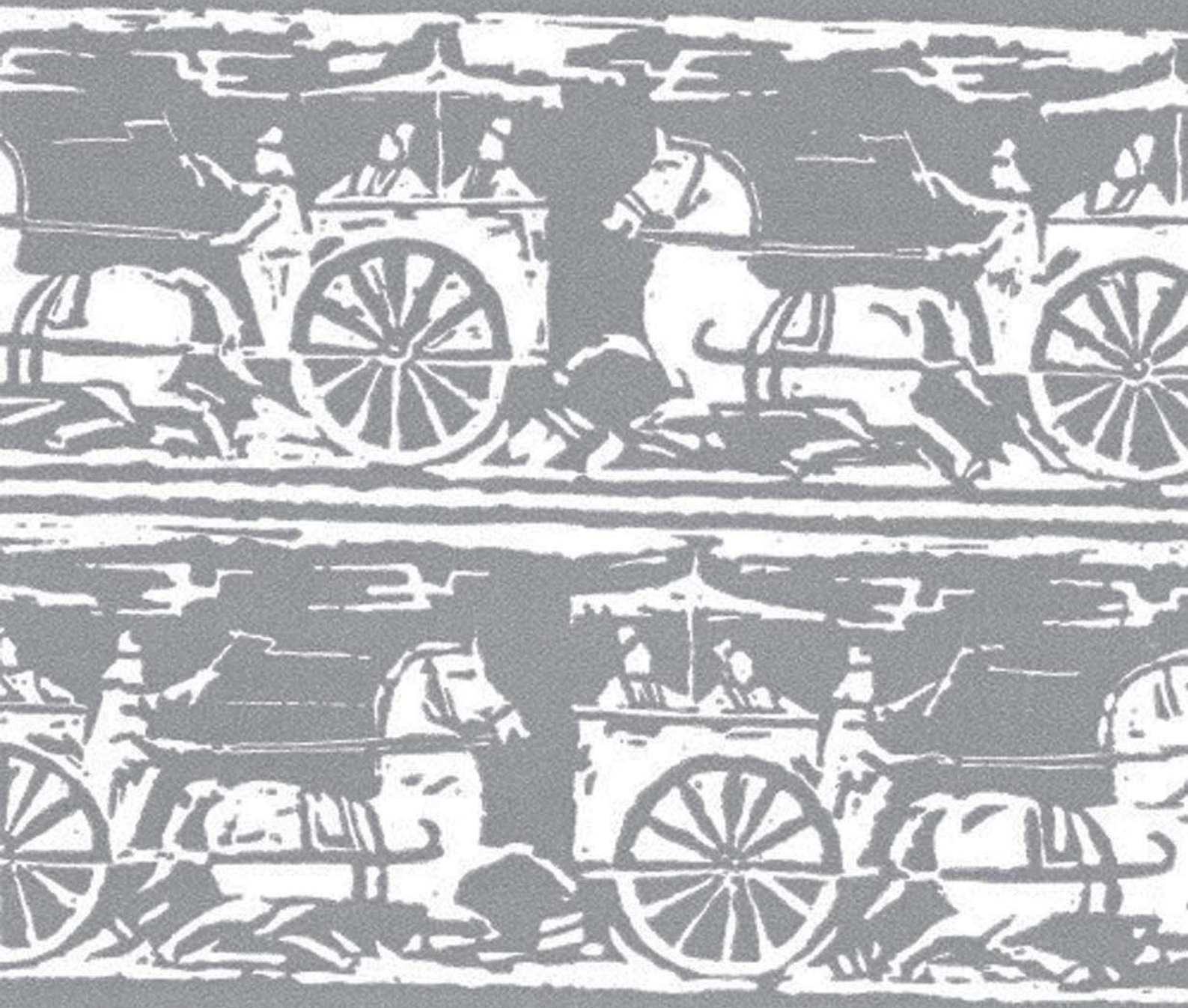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

卷七十五至八十九

第六册

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丙寅（公元246年）
晋愍帝建兴四年丙子（公元316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33
书号 K204.3
S94-4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五

魏纪七　起柔兆摄提格，尽玄黓涒滩，凡七年。

邵陵厉公中

正始七年

1 春，二月，吴车骑将军朱然寇柤中[1]，杀略数千人而去。

2 幽州刺史毌丘俭以高句骊王位宫数为侵叛[2]，督诸军讨之；位宫败走，俭遂屠丸都[3]，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之臣得来数谏位宫，位宫不从；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未几，复击之，位宫遂奔买沟[4]。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5]，过沃沮千有余里[6]，至肃慎氏南界[7]，刻石纪功而还，所诛纳八千余

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

3 秋，九月，吴主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降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分荆州为二部：以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8]；以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代陆逊镇武昌。

4 汉大赦。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9]，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踧踖而已[10]。

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11]。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12]，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13]，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

陈寿评曰：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注释】

①柤(zū 祖)中：地名，也作沮中，在今湖北南漳、宜城蛮河流域一带。

②毋(guān 关)丘：复姓。

③丸都：城名，在今吉林集安县西通沟。

④买沟：地名，今地不详，疑在今朝鲜境内。

⑤玄菟：郡名，治今辽宁沈阳市东(一说今辽宁抚顺市东)。

⑥沃沮：县名，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

⑦肃慎氏：部落名，居住在今黑龙江宁安一带。

⑧蒲圻:县名,治今湖北嘉鱼西。

⑨偏枯:疾病名,指半身不遂。比喻办事情各方面调配照顾不均,偏于一方面,发展不平衡。费祎时常赦免罪犯,实际上使善良的人受抑制,故被指责为"偏枯之物"。

⑩蹙踖(cù jí 促集):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⑪"故匡衡"句:匡衡,西汉大臣。字稚圭,东海(治今山东郯城)人。善说《诗》,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政议,衡皆依经义应对。元帝时为相,封乐安侯。成帝时因事免官。反对经常大赦的奏疏见本书第三十八卷汉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2年)。 吴汉,东汉初将领。字子颜,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初为亭长。新莽末,以宾客犯法,亡命渔阳,以贩马为业,广交豪杰。刘玄称帝,任安乐令。后归刘秀,屡建战功,官至大司马,封广平侯。反对时常大赦之言,见本书第四十三卷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

⑫"吾周旋"句:陈元方,即陈纪,东汉末学者。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人,遭党锢之祸,遂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后历任平原相、侍中、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 郑康成,即东汉末著名学者郑玄。

13 刘景升:即刘表。 季玉:刘琮的表字。

【译文】

魏纪七 起丙寅(公元246年),止壬申(公元252年),共七年。

邵陵厉公中

正始七年(丙寅,公元246年)

1 春,二月,吴国车骑将军进犯相中,杀死、掳掠几千人后离去。

2 幽州刺史毋丘俭因高句骊国王高位宫多次侵犯边境、举兵反叛,统领各军讨伐他;高位宫战败逃走,毋丘俭于是屠灭丸都,杀死、俘虏的人数以千计。高句骊的臣属得来多次规劝高位宫,高位宫不听从;得来叹息说:"马上就将看到这个地方长出蓬草蒿草了。"于是绝食而死。毋丘俭命令各军不毁坏得来的坟墓,不砍伐墓旁的树木,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都释放回去。高位宫独自带领妻子儿女逃窜,毋丘俭率领军队返回;不久,又攻打高位宫,高位宫于

是逃往买沟。毋丘俭派遣玄菟太守王颀追击，越过沃沮一千多里，到达肃慎氏南部边界，刻石立碑，记述战功，然后返回，诛杀和俘获的共有八千多人。评定功劳，给予奖赏，封侯的有一百多人。

3 秋，九月，吴国君主委派骠骑将军步骘担任丞相，车骑将军朱然担任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担任右大司马。把荆州分为两部分，委派镇南将军吕岱担任上大将军，统领右部，自武昌以西直到蒲圻；委派威北将军诸葛恪担任大将军，统领左部，代替陆逊镇守武昌。

4 汉国实行大赦。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在大庭广众中责备费祎说："赦免，是不公平的事情，不是圣明时代所应该有的。只有衰微窘迫，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暂且变通地施行。现在主上仁德贤明，文武官员恪守职守，哪里有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需要多次施用不寻常的恩典，来使奸邪的恶人受惠呢？"费祎只是回头道歉，表示不安而已。

当初，丞相诸葛亮当政时，有人说他对赦免很吝啬。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国家要靠大恩大德，不能靠小恩小惠，所以匡衡、吴治不愿实行赦免政策。先帝也说过：'我同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时常听他们对我讲述治乱兴衰的道理，周详极了，竟然没有谈到赦免。像刘景升、刘季玉父子，年年赦免宽宥罪犯，对国家治理有什么用处呢？'"因此，蜀人称赞诸葛亮的贤明，知道费祎赶不上他。

陈寿评论说：诸葛亮治理国政，多次发兵征战，却不轻易地下发赦免的命令，不也是很有远见卓识吗？

5 吴人不便大钱[1]，乃罢之。

6 汉主以凉州刺史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

书事。汶山平康夷反[2],维讨平之。

汉主数出游观,增广声乐。太子家令巴西谯周上疏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以争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厚薄也。于时更始、公孙述等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世祖初入河北[3],冯异等劝之曰[4]:'当行人所不能为者。'遂务理冤狱,崇节俭,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5],吴汉、寇恂素未之识[6],举兵助之;其余望风慕德,邳彤、耿纯、刘植之徒[7],至于舆病赍棺,襁负而至,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及在洛阳,尝欲小出,铫期进谏[8],即时还车。及颍川盗起,寇恂请世祖身往临贼,闻言即行。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 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能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庙,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而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9],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凡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汉主不听。

【注释】

①"吴人"句:在本年之前,吴国曾几次铸造大额钱币,如嘉禾五年(公元236年)的"大泉五百"和七年(公元238年)的"大泉当千",都只用较少的币材,实际上货币贬值,破坏了人民的经济生活,故不得不罢除。

②平康:县名,治今四川黑水东北。

③世祖：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庙号。

④冯异（？～公元34年）：东汉初将领。字公孙，颍川城父（今河南宝丰东）人。好读书，通《左传》、《孙子兵法》。新莽末，曾为王莽抵御农民起义军。后归刘秀，累官至偏将军。从破王郎，封应侯。后任至征西大将军，进军西北，卒于军中。

⑤"于是"句：邓禹追随刘秀事，见本书第三十九卷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

⑥寇恂（？～公元36年）：东汉初将领。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西）人。初为郡功曹，刘秀定河内，以恂为太守，行大将军事。四出征战，功勋卓著，封雍奴侯。

⑦"其余"三句：邳彤等人归附刘秀事，并见本书第三十九卷汉更始二年（公元24年）。

⑧铫期：东汉初将领。字次况，颍川郏县（今河南郏县）人。随刘秀击王郎、铜马、赤眉有功，拜虎牙大将军，封安成侯。后官至太中大夫、卫尉。期敢于言事，刘秀曾准备微服出行，期在车前叩拜规劝，使刘秀回舆而还。

⑨堂构：立堂基，造屋宇。语出《尚书·大诰篇》"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后世因以"肯堂肯构"比喻祖先的遗业。

【译文】

5 吴国人认为大额钱币不便利，于是停止使用它。

6 汉国君主委派凉州刺史姜维担任卫将军，和大将军费祎一起总领尚书奏事。汶山平康夷人反叛，姜维率军讨伐，平定了他们。

汉国君主多次外出游玩观赏，增添声色方面的享乐。太子家令巴西人谯周上奏疏规劝说："从前王莽失败时，英雄豪杰同时起事，来争夺帝位，有才能智慧的人所期望归附的豪杰，不是看他势力的大小，而是看他德行的厚薄。当时，更始帝、公孙述等人大多已经声势浩大，但是无不纵情享乐，不愿意为民众做好事。世祖刚进入黄河以北，冯异等人劝他说：'应该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于是他极力昭雪冤案，崇尚节俭，北方州郡歌颂赞叹，声名传布四方。因此，邓禹从南阳去追随他，吴汉、寇恂从未和他见过面，也起兵协助他；

其余听到风声仰慕德行而赶来的，有邴彤、耿纯、刘植等一些人，甚至有的生病躺在车上、带着棺材，背负着婴儿赶来，数也数不清；所以世祖能由弱变强，完成帝王业绩。等到在洛阳定都后，曾经想出宫游览一下，铣期上前规劝，立即掉转车头回宫。而当颍川盗贼兴起，寇恂请求世祖亲自前去征伐盗贼，世祖听到他的建议就出发，所以不是紧急的事务，想稍微出去一会也不敢，至于发生紧急情况，自己想安逸一下也做不到；帝王要行善事，竟然到这种程度！所以古书上说：'百姓不会平白无故地归附'，的确应把德行放在首位。现在汉朝遭遇不幸的命运，天下分成三部分，正是英雄志士盼望贤明君主的时候，臣下希望陛下再来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与人们的期望相符合！而且祭祀宗庙，是引导民众尊崇君主的；现在四季的祭祀，陛下有时候并不亲临，却时常去观赏池塘苑囿，臣下愚笨呆板，私下里感到不安。心中忧虑、有责任在身的人，是没有时间尽情享乐的，先帝的志向，还没有实现，实在不是尽情享乐的时候。希望减少乐官、后宫的人数，凡是增建工程，只是遵行先帝所设计的规模，为后代子孙做出节俭的榜样。"汉国君主不听从。

八　年

1 春，正月，吴全琮卒。

2 二月，日有食之。

时尚书何晏等朋附曹爽，好变改法度。太尉蒋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1]；周公辅政，慎于其朋[2]。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

3 吴主诏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有司奏言："武昌宫已二十八岁[3]，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吴主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赋敛，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令诸将及州郡皆义作。

4 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与爽有隙。五月，懿始称疾，不与政事。

5 吴丞相步骘卒。

6 帝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秋，七月，尚书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4]，宜皆从大臣，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上言："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帝皆不听。

7 吴主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寇，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安丰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陆逊等已死，孙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裨支党，还自保护耳。"已而吴果不出。

8 是岁，雍、凉羌胡叛降汉，汉姜维将兵出陇右以应之，与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战于洮西[5]。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落降维，维徙之入蜀。淮进击羌胡余党，皆平之。

【注释】

①比周:结党营私。 比,勾结; 周,联合。

②"慎于"句:意为警惕朋党的出现。"其朋"语出《尚书·洛诰》"孺子其朋"(这是周公告诫"孺子"周成王的话)。

③"武昌"句:吴国自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定都武昌,至本年已二十八年。

④式乾殿:宫殿名,在皇后宫中。古代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殿下取皇后为天下母、以乾为式之意。

⑤洮西:地域名,洮水以西。 洮水,即今甘肃黄河支流洮河。

【译文】

八年(丁卯,公元247年)

1 春,正月,吴国全琮去世。

2 二月,发生日食。

这时,尚书何晏等人结成朋党,依附曹爽,喜好变更法令制度。太尉蒋济上奏疏说:"从前大舜辅政,警戒结党营私;周公辅政,提防朋党勾结。国家的法令制度,只有智慧超群的人物才能设计出纲目,留传到后世,哪里是中下等才智的官吏所能变更的呢?最终对国家的治理没有用处,只足以伤害民众。应该使文武两方面的臣属,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按部就班地办事,这样,平和的气象、吉祥的符瑞就会受到感应而降临了。"

3 吴国君主下诏搬运武昌宫的木材砖瓦,去修缮建业宫。主管官员上奏章说:"武昌宫已有二十八年,材料恐怕不能再使用,应该下令各地,全部重新砍伐后送到建业。"吴国君主说:"大禹认为简陋的宫室是美好的。现在战争接连不断,各地征粮纳税,如果再全部砍伐,妨碍耕田种桑,现在搬运武昌宫的木材砖瓦,还是可以使用的。"于是迁到南宫居住。三月,改建太初宫,命令各将领和州郡官吏,都来无偿的服役。

4 大将军曹爽采纳何晏、邓飏、丁谧的计谋,把太后迁到永宁宫,

独揽朝中政事，培植亲信党羽，多次变更制度。太傅司马懿不能禁止，与曹爽产生隔阂。五月，司马懿开始假称有病，不参与政事。

5 吴国丞相步骘去世。

6 皇帝喜爱接近一些品格卑劣的人，一起在宫后园囿中游乐饮宴。秋，七月，尚书何晏上奏章说："从现在起，陛下到式乾殿以及到宫后园囿中游玩，都应带上大臣，咨询、商量政事，讲述讨论经书义理，作为万代的典范。"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上奏章说："现在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可以不必再在宫后园囿中练习骑马，出宫一定乘坐车辆，这是天下的福分，臣子的愿望。"皇帝都不听从。

7 吴国君主调发大量兵士聚集在建康，扬言要进犯魏国，扬州刺史诸葛诞让安丰太守王基出谋画策。王基说："现在陆逊等人已经死去，孙权年纪已老，宫内没有贤明的后嗣，朝中没有得力的谋士。孙权如亲自出征，会担心内乱突然爆发，就像恶性脓疮那样溃烂；如派遣将领出征，旧日的将领已经死光，新的将领还没有获得信任。这次军队调动，不过是想调整内部关系，保护自己而已。"后来，吴国果然没有出兵。

8 这一年，雍州、凉州的羌人、匈奴人反叛，投降汉国，汉国姜维率领军队到陇西接应他们，和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在洮水以西交战。匈奴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人率领部落投降姜维，姜维把他们迁入蜀地。郭淮进军攻打羌族、匈奴的余党，将他们全部平定了。

九　年

1 春，二月，中书令孙资，癸巳，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

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1]。

2 夏，四月，以司空高柔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

3 五月，汉费祎出屯汉中，自蒋琬及祎，虽身居于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祎雅性谦素，当国功名，略与琬比。

4 秋，九月，以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

5 涪陵夷反[2]，汉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

6 大将军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3]；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4]。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弟羲深以为忧，数涕泣谏止之，爽不听。爽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沛国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

初，清河、平原争界，八年不能决。冀州刺史孙礼请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时图以决之[5]；爽信清河之诉，云图不可用，礼上疏自辨，辞颇刚切。爽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久而复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懿，有忿色而无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6]？恚理分界失分乎？"礼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民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注释】

①特进：职官名。汉制，凡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下。魏晋因之，皆为加官。

②涪(fú 夫)陵：郡名，治今四川涪陵东北。

③充牣(rèn 纫)：充满。

④才人：宫中女官名，多为妃嫔的名号。曹魏时才人爵视千万以下。

⑤烈祖：魏明帝的庙号。文帝黄初三年(公元 222 年)，明帝曾被封为平原王。

⑥"卿得"句：在曹魏各州中，冀州最大，而并州管辖区域小，又处于边境，故司马懿有此一问。

【译文】

九年(戊辰，公元 248 年)

1 春，二月，中书令孙资，三十日，中书监刘放，三月，初一，司徒卫臻各自退位，以侯爵身分回到府第，赐位为特进。

2 夏，四月，委派司空高柔担任司徒，光禄大夫徐邈担任司空。徐邈叹息说："三公是辅佐帝王谋划政事的官员，没有合适人选就空缺，怎么能用年老多病的人充数呢？"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

3 五月，汉国费祎出兵屯驻汉中。从蒋琬到费祎，虽然自居外地，庆功行赏及刑罚等大事，都远远地先去征询他们的意见，由他们决断，然后再施行。费祎性情谦逊朴素，治理国事的功名，大致可以和蒋琬相比。

4 秋，九月，委派车骑将军王凌担任司空。

5 涪陵夷人反叛，汉国车骑将军邓芝讨伐，平定了他们。

6 大将军曹爽，骄横奢侈，没有限度，饮食衣服，类似于皇帝；尚方官署收藏的珍宝玩物，充满了他的家；又私自选取先帝的才人做歌女舞妓。修造地下室，四周装饰华丽的丝绸，多次和他的同党何晏等人在里面纵情饮酒。弟弟曹羲深为忧虑，多次流泪哭泣劝阻他，曹爽不听从。曹爽兄弟多次一起出城游玩，司农沛国人桓范对

曹爽说："总揽各项事务，掌管宫廷军队，不应该一同出城，如果有人关闭城门，谁再放人进来？"曹爽说："谁敢这样做？"

当初，清河、平原二郡为边界发生争议，八年没有解决。冀州刺史孙礼请求拿出皇宫中收藏的烈祖封平原王时的地图，来裁决这件事；曹爽相信清河的上诉，说地图不能采用，孙礼上奏疏申辩，言辞很强硬。曹爽大怒，举奏孙礼心怀怨恨，判刑五年。过了很久，孙礼又担任并州刺史，前去拜见太傅司马懿，满面怒容却不说话。司马说："你是嫌并州地盘小呢？还是对边界处置不当而不满呢？"孙礼说："明公的话怎么这样违反情理！我虽然没有德行，但怎么会把官位和往事放在心上呢？我本来认为明公可与伊尹、吕尚相比，辅佐晋王室，上可报答明帝的嘱托，下可建立万代的功勋。现在国家将有危难，天下动荡不安，这就是我不高兴的缘故！"说完大哭，泪流满面。司马懿说："不要伤心了，要忍受住不能忍受的事情！"

冬，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过辞太傅懿。懿令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懿不持杯而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1]，何意尊体乃尔！"懿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2]，非并州。"懿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何晏闻平原管辂明于术数[3]，请与相见。十二月，丙戌，辂往诣晏，晏与之论《易》。时邓飏在坐，谓辂曰："君自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谓辂曰："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来集鼻上，驱之不去，何也？"辂曰："昔元、凯辅舜[4]，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势重[5]，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6]，'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7]。'今青蝇臭恶，而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愿君侯裒多益寡，非礼勿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飏曰："此老生之常谭。"辂曰："夫老生者见不生[8]，常谭者见不谭。"辂还邑舍，具以语其舅；舅责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辂为狂。

7 吴交祉、九真夷攻没城邑，交部骚动。吴主以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万余家，州境复清。

8 太傅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

【注释】

①"众情"句：曹操在世时，曾辟召司马懿，司马懿以患手足麻木不仁之症相推辞。故李胜称其病状为"旧风"。

②"当还"句：李胜是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人，南阳属荆州，故李胜称荆州为本州。

③术数：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来推测人事吉凶，如占候、卜筮、星

命等。

④元、凯:《左传》文公十八年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凯(也作八恺)。后世因之称皇帝的辅佐大臣为元凯(元恺)。

⑤君侯:古时称列侯为君侯,后转为对尊贵的敬称。

⑥"鼻者"句:古代相术书籍中,把鼻子所在部位称为天中,鼻子形状像山,故称为"天中之山"。

⑦"高而"句:语出《孝经·诸侯章》。 危,倾危。

⑧"夫老生"句:管辂已预见邓飏等将被杀,故言"老生"将见到"不生"(死人的委婉用语)。

【译文】

冬季,河南尹李胜出京担任荆州刺史,到太傅司马懿家辞行。司马懿让两个婢女侍奉。拿着衣服,衣服掉到地上;指着口表示渴了,婢女端上稀粥,司马懿拿不住杯子,就伸嘴去喝,稀粥都流出来,沾满胸前。李胜说:"大家都以为明公原来的中风病复发,哪里想到您的身体竟然这样差。"司马懿使上气勉强地接住下气,说:"年老病重,死就在眼前。你将屈尊到并州任职,并州靠近胡人,要好好地提防他们!恐怕不能再相见了,我把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托付给你。"李胜说:"我是将要回到本州任职,不是到并州。"司马懿于是故意颠倒错乱,说:"你正要到并州?"李胜又说:"将要回到荆州。"司马懿说:"年纪老了,思绪错乱,听不懂你的话。现在回去担任本州刺史,凭着隆盛的德行英雄的气概,好好地建立功勋!"李胜告退出来,禀报曹爽说:"司马公身上只有一点余气了,形体和精神已经分离,不值得担忧。"另一天,又向曹爽等人哭着说:"太傅的病不能再治好了,令人悲伤!"所以曹爽等人不再防备司马懿。

何晏听说平原人管辂精通占卜之术,请求和他见面。十二月二十八日,管辂前往何晏那里,何晏和他谈论《易经》。当时,邓飏在座,问管辂说:"你自认为擅长《易经》,可是言谈中不涉及《易经》中的言辞义理,是为什么?"管辂说:"擅长《易经》的人不谈论《易

经》。”何晏含笑称赞管辂说：“真可以说是精要的道理不用繁琐的言辞啊！”接着对管辂说：“请试着为我占一卦，看能否达到三公的地位。”又问：“连日中梦见几十只青色的苍蝇，飞来聚集在鼻子上，驱赶它们赶不走，是什么预兆？”管辂说：“从前八元八凯辅佐虞舜，周公辅佐周成王，都因温和仁厚、谦虚恭谨，享有很大的福分，这不是卜卦占筮所能阐明的。现在您的地位尊贵，权势显赫，但是人们怀念恩德的少，畏惧权势的多，恐怕不合符小心翼翼寻求吉祥的道理。另外，鼻子是天中之山，‘居于高位而不招致倾危，才能长久保住尊贵地位。’现在青色的苍蝇污秽可恶，却聚集在鼻子上，这预示着地位崇高的将要倾覆，轻佻奢侈的将要灭亡，不能不深入地考虑！希望您削减多余的来补上不足的，不合礼仪的事不干，然后三公地位可以得到，青色的苍蝇可以驱除。”邓飏说：“这是老书生翻来复去讲过的话。”管辂说：“老书生能见到不能生的人，讲过的话中包含着没讲过的内容。”管辂回到平原家中，把交谈内容都告诉了他的舅舅，舅舅责备管辂说话太直率。管辂说：“和就要死的人说话，有什么可怕的呢？”舅舅大怒，认为管辂是个神经错乱的人。

7 吴国交趾、九真的夷人贼寇攻陷城池，交州骚动不安。吴国君主委派衡阳督军都尉陆胤担任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进入交州，广施恩德和诚信，投降的有五万多家，州境内又平静下来。

8 太傅司马懿暗中和他的儿子中护军司马师、散骑常侍司马昭策划诛杀曹爽。

嘉平元年

1 春，正月，甲午，帝谒高平陵[1]，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皆从。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闭

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曰："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2]，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属臣以后事[3]，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易以私人，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4]，伺察至尊，离间二宫[5]，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太尉臣济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木为鹿角[6]，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

懿使侍中高阳许允及尚书陈泰说爽，宜早自归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泰，群之子也。

初，爽以桓范乡里老宿[7]，于九卿中特礼之，然不甚亲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范，欲使行中领军。范欲应命，其子止之曰："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乃出。至平昌城门[8]，城门已闭。门候司蕃，故范举吏也，范举手中版示之，

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侧。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然驽马恋栈豆[9]，爽必不能用也。"

【注释】

①高平陵：魏明帝的陵墓，在洛阳南九十里。

②秦王：指曹询（公元231～244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魏明帝养子。

③"臣言"句：太祖，即魏武帝曹操。　高祖，即魏文帝曹丕。据史书记载，曹操并没有向司马懿托付后事。

④"又以"句：黄门，即宦官。　都监，宦官总监。

⑤二宫：指皇宫和永宁宫，代指皇帝和皇太后。

⑥鹿角：古时军阵营寨前面的一种防御工事。把带枝的树木削尖，半埋入地，以阻止敌人闯入。

⑦"爽以"句：桓范是沛国（治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曹爽是谯县（治今安徽亳县）人。谯县以汉代属沛国，曹魏时设置谯郡，则同属豫州，故曹爽视桓范为"乡里老宿"。

⑧平昌城门：洛阳城南出西头第三门。

⑨"驽马"句：驽马，劣马。全句比喻曹爽顾恋家室，缺乏深谋远虑。

【译文】

嘉平元年（己巳，公元249年）

1春，正月，初六，皇帝拜谒高平陵，大将军曹爽和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都随同前往。太傅司马懿宣称奉皇太后的命令，关闭各个城门，统率兵士占据武器库房，分发武器给兵士，出城据守洛水浮桥；征召司徒高柔，赐予符节，让他代行大

将军事务，占据曹爽的营地；太仆王观代行中领军事务，占据曹羲的营地。随后向皇帝举奏曹爽的罪恶说："臣下以前从辽东返回，先帝诏令陛下、秦王和臣下登上御床，握着臣下的手臂，对身后的事情深为担忧。臣下说'太祖、高祖也曾把身后的事情托付给我，这是陛下亲眼所看到的，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万一有不合陛下心意的事，臣下当以死来奉行诏令。'现在大将军曹爽，背弃遗诏，败坏国家法典，在内僭越本分，仿效君主礼仪，在外独揽大权，毁坏各军营，完全控制宫廷军队，文武要职，都委任给亲信，殿中的卫士，都换成他的走卒，盘根错节，越来越恣意妄为。又委派黄门张当担任都监，窥伺陛下的行动，离间两宫间的关系，伤害骨肉间的感情，天下动荡不安，人人心怀畏惧。陛下如同寄居在皇位上，怎么能长治久安呢？这不是先帝诏令陛下和臣下登上御床的本意。臣下虽然年迈体衰，怎敢忘记往日的誓言？太尉蒋济等人都认为曹爽无视君主的心意，兄弟不能掌管军队守卫宫廷，上奏永宁宫，皇太后下令臣下像奏章中所说的那样施行。臣下就下令主管官员和黄门令'罢免曹爽、曹羲、曹训的官职兵权，以侯爵的身份回到私宅，不能逗留，阻挠皇帝的车驾；胆敢阻挠皇帝车驾，就用军法加以处治！'臣下则带病率军驻扎在洛水浮桥，提防异常的情况发生。"曹爽接到司马懿的奏章，不通报给皇帝；形势窘迫，不知如何是好，留下皇帝车驾，住在伊水南面，砍伐树木构筑工事，调发屯田的兵士几千人来进行守卫。

司马懿派侍中高阳人许允和尚书陈泰去劝说曹爽，应该早日自首认罪，又派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告诉曹爽，说是仅仅免除官职而已，指着洛水发誓。陈泰，是陈群的儿子。

当初，曹爽因桓范是乡里中的长辈，在九卿中特别尊重他，不过也不十分亲近。等到司马懿起兵，用太后的名义下令征召桓范，想要让他代行中领军事务。桓范想接受命令，他的儿子劝阻他说："皇帝在城外，不如向南出城去跟随他。"桓范于是出城。到达平昌

城门，城门已经关闭。守门的官员司蕃，是桓范提拔起来的，桓范举起手中的版牍给他看，假称说："有诏书征召我，你赶快开门！"司蕃想拿过诏书来看一看，桓范呵斥说："你不是我往日的下属吗，怎么敢这样对待我？"司蕃于是打开城门。桓范出城后，回头对司蕃说："太傅图谋反叛，你跟着我离开吧！"司蕃步行，赶不上他，于是躲避到道旁。司马懿对蒋济说："智慧人物跑到曹爽那里去了！"蒋济说："桓范的确是足智多谋的；然而劣马贪恋马房豆料，曹爽必定不能采纳桓范的计谋。"

范至，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爽疑未决，范谓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于今日卿等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质一人，尚欲望活；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也！"俱不言。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1]，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2]，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自甲夜至五鼓[3]，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4]，生汝兄弟，犹犊耳[5]！"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诏免已官，奏帝还宫。爽兄弟归家，懿发洛阳吏卒围守之；四角作高楼，令人在楼上视爽兄弟举动。爽挟弹到后园中，楼上便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爽愁闷不知为计。

戊戌，有司奏："黄门张当私以所择才人与爽，疑有

奸。"收当付廷尉考实,辞云:"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阴谋反逆,须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并桓范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张当俱夷三族。

初,爽之出也,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变,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6],及爽解印绶,将出,主簿杨综止之曰:"公挟主握权,舍此以至东市乎[7]?"有司奏收芝、综治罪,太傅懿曰:"彼各为其主也,宥之。"顷之,以芝为御史中丞,综为尚书郎。

鲁芝将出,呼参军辛敞欲与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宪英为太常羊耽妻,敞与之谋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8],不祥莫大焉。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注释】

①洛阳典农:指洛阳典故中郎将、典农校尉。二者属于屯田官员系列,分别相当于郡守县令。

②中宿:次日夜晚,即两天。

③甲夜:初更时分,即晚上七至九点。 五鼓:五更时分,即凌晨三至五点。

④曹子丹：即曹真，真字子丹。

⑤豘(tún 屯)：同“豚”。小猪。

⑥津门：洛阳城南出西头第一门，也称建城门。

⑦东市：汉代在长安东市处决判死刑的人，后世因而以东市指代刑场。

⑧执鞭：持鞭驾车。因驾车属于为他人服务的性质，因之引伸为做他人的部属。

【译文】

桓范到达后，劝说曹爽兄弟带着天子前往许昌，调发四方的军队来辅助自己。曹爽犹豫不决，桓范对曹羲说：“这件事是很清楚的，你读书干什么用的？在现在像你们这种门第的人，想寻求贫穷低贱的地位还能办到吗？而且平民劫持一个人，还指望活命；你们和天子在一起，号令天下，谁敢不响应？”都不说话。桓范又对曹羲说：“你附属的一个营地近在城南，洛阳典农中郎将的治所在城外，可以随意召唤他们前来。现在前往许昌，不过两天路途，许昌的武器库房中，武器足够发授给兵士；所担忧的只有粮食，不过，大司农的印章就在我身上。”曹羲兄弟沉默不语，不采纳他的意见，从初夜一直坐到五更，曹爽竟把刀抛到地上，说：“丢掉官职权位，我还不失为一个富翁！”桓范哭着说：“曹子丹是个有才干的人，生下你们兄弟几个，却像猪崽牛犊一般！哪里想到现在受别人的牵累而灭族啊！”

曹爽于是呈上司马懿的奏章，禀告皇帝下诏免除自己的官职，侍奉皇帝回到宫中。曹爽兄弟回家，司马懿调发洛阳的官吏兵士包围、看守他们的住所；四面搭起高楼，派人在楼上察看曹爽兄弟的举动。曹爽带上弹弓到后园中，楼上的人就大声地说：“前任大将军往东南走了！”曹爽忧愁烦闷，不知如何是好。

初十，主管官员上奏：“黄门张当私自将所选择的才人送给曹爽，怀疑有奸谋。”逮捕张当，交付廷尉审讯核查，张当的供辞说：

"曹爽和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人，暗中策划反叛；等到三月中旬动手。"于是逮捕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和桓范，都关进监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他们，和张当一起，被夷灭三族。

当初，曹爽出城，司马鲁芝留在大将军府，听说有变乱，率领军营中的骑兵闯开津门，出城同曹爽会合。等到曹爽解下印章丝带，将要出去时，主簿杨综劝阻他说："您挟持君主，掌握大权，抛下印章丝带要上刑场吗？"主管官员上奏请求逮捕鲁芝、杨综，治他们的罪，太傅司马懿说："他们是各自为着自己的主子，宽宥他们吧。"不久，委派鲁芝担任御史中丞、杨综担任尚书郎。

鲁芝要出城时，呼唤参军辛敞，想和他一同离开。辛敞，是辛毗的儿子，他的姐姐辛宪英是太常羊耽的妻子，辛敞和她商议说："天子在城外，太傅关闭了城门，人们说太傅将要篡位，事情到底会不会这样？"辛宪英说："据我推测，太傅这次行动，不过是要诛杀曹爽而已。"辛敞说："那么，事情能成功吗？"辛宪英说："大概能成功的！曹爽的才能不是太傅的对手。"辛敞说："那么，我可以不出城吗？"辛宪英说："怎么可以不出城呢？忠于职守，是人生最大的道义。平常的人遇到危难，还有人救助他；你做人家的部属而放弃自己的义务，凶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且受人家信任，为人家献身，这是亲信的本分，你只有依从众人的行为而已。"辛敞于是出城。事情平定以后，辛敞感叹地说："我如果不同姐姐商量，几乎要背弃道义了！"

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劝祜应命。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沈遂行。及爽败，沈以故吏免，乃谓祜

曰："吾不忘卿前语。"祜曰："此非始虑所及也[1]！"

爽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无子，其父文宁欲嫁之；令女刀截两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诛，其家上书绝昏，强迎以归，复将嫁之；令女窃入寝室，引刀自断其鼻，其家惊惋，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自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司马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2]："'唯深也故能通下之志[3]'，夏侯泰初是也[4]。'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5]。'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已也。

选部郎刘陶[6]，晔之子也，少有口辩，邓飏之徒称之以为伊、吕。陶尝谓傅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之？智者于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为圣？"玄不复难，但语之曰："天下之变无常也，今见卿穷。"及曹爽败，陶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

管辂之舅谓辂曰："尔前何以知何、邓之败？"辂曰："邓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此为鬼躁[7]；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8]；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9]，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

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10]，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粲，彧之子也。

【注释】

①“此非”句：羊祜大意是说当初也没估计到曹爽会被诛杀，意在不接受神机妙算之名。

②品目：评论人物，定其高下。所下评语都很简洁，对一个人的评语很少见到有超出三十字的。

③“唯深”句：与以下“唯几”、“唯神”等句同出于《周易·系辞》。文中将这视为“圣人之道”，故何晏引用来品题人物。

④夏侯泰初：即夏侯玄，玄字泰初。

⑤司马子元：即司马师，师字子元。

⑥选部郎：职官名，即吏部郎。吏部因主持官吏选举，故称为选部。

⑦鬼躁：相术用语，指筋骨轻浮软弱。

⑧鬼幽：相术用语，指容貌枯槁无神。

⑨粉白：化妆用的白色粉末。

⑩清谈：辨析名理的谈论。魏晋时，崇尚老庄的风气盛行，人们竞谈玄理，并自认为清雅，故称这类谈论为清谈。

【译文】

在这以前，曹爽延聘王沈和太山太羊祜，王沈劝羊祜接受征聘。羊祜说：“委身侍奉别人，又哪里容易啊！”王沈于是一人前往。等到曹爽失败，王沈因是曹爽往日的属吏而免官，就对羊祜说：“我没有忘记你从前说过的话。”羊祜说：“这并不是当初所能料到的。”

曹爽的堂弟曹文叔娶夏侯令女为妻，夏侯令女很早就守寡，而且没有儿子，她的父亲夏侯文宁想让她改嫁；夏侯令女用刀截断两个耳朵，表示绝不改嫁，平日生活常常依靠曹爽。曹爽被杀，她家上书和曹家断绝婚姻关系，强行接她回去，又要将她嫁人；夏侯令女

偷偷地进入寝室，拿刀割断自己的鼻子，她家里的人惊愕惋惜，对她说："人活在世间，如同轻轻的尘土落在微弱的小草上，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而且丈夫家族中的人已被灭绝，这样守节是为谁呢？"夏侯令女说："我听说仁德的人不因盛衰改变节操，有道义的人不因存亡改变志向。曹氏从前强盛时，我还想始终保持节操，现在曹氏衰亡，怎么忍心背弃？这是禽兽的行为，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司马懿听说后，认为夏侯令女很贤惠，准许她领养儿子作为曹氏的后代。

何晏等人当权时，自认为是当代的杰出人才，没有人赶得上。何晏曾经品评知名人士说："'唯其能发现未显现的道理，所以能了解天下大势'，夏侯泰初是这种人。'唯其能窥见事物的征兆，所以能完成天下的事业'，司马子元是这种人。'唯其能出神入化，所以能不用急疾而事业速成，不须行动而道理自明'，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大概是想用出神入化来比拟自己。

选部郎刘陶，是刘晔的儿子，年青时有口才，邓飏一伙人称赞他可同伊尹、吕尚相比。刘陶曾经对傅玄说："孔仲尼不是圣人。怎么知道呢？有智慧的人对于愚蠢的人，就如同在手掌中玩弄一个小圆球；孔仲尼却不能得到天下，怎么算圣人呢？"傅玄不再同他辩驳，只是对他说："天下的变化没有常规，将要看到你面临困境。"等到曹爽失败，刘陶辞官退居家中，才承认从前言论的过错。

管辂的舅舅问管辂说："你从前怎么知道何晏、邓飏要失败的？"管辂说："邓飏走路，筋约束不住骨头，脉控制不住肌肉，起立落座，斜靠平卧，好像没有手脚，这叫做鬼躁；何晏看人和物时，魂魄好像离开了躯体，没有血色，精神像飘浮的云烟一样萎靡不振，面容像枯槁的木头，这叫做鬼幽；这两种症状都不是长寿的迹象。"

何晏生性自己欣赏自己，化妆粉从不离手，走路看着自己的影子而沾沾自喜。尤其喜爱老子、庄子的著作，和夏侯玄、荀粲以及山阳人王弼一伙，竞相谈论玄理，崇尚虚无学说，认为《六经》是圣

人的糟粕。因此,天下士大夫争着仿效他们,于是成为一种风尚,不能制止。荀粲,是荀彧的儿子。

2 丙午,大赦。

3 丁未,以太傅懿为丞相,加九锡[1];懿固辞不受。

4 初,右将军夏侯霸为曹爽所厚,以其父渊死于蜀[2],常切齿有报仇之志,为讨蜀护军,屯于陇西,统属征西。征西将军夏侯玄,霸之从子,爽之外弟也。爽既诛,司马懿召玄诣京师,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与淮不叶,以为祸必相及,大惧,遂奔汉。汉主谓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维问于霸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士季者,钟繇之子尚书郎会也。

5 三月,吴左大司马朱然卒。然长不盈七尺[3],气候分明,内行修洁。终日钦钦,若在战场,临急胆定,过绝于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然寝疾增笃,吴主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吴主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赐布帛。及卒,吴主为之哀恸。

6 夏,四月,乙丑,改元。

7 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蒋济与之书,言太傅之旨,

不过免官而已。爽诛，济进封都乡侯，上疏固辞，不许。济病其言之失，遂发病，丙子，卒。

【注释】

①九锡：古代帝王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器物名目，古代典籍中说法不一，汉末曹操被加授九锡，名目采用《礼纬》中的说法，有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斧钺、秬鬯。后来，魏晋南北朝权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

②"以其"句：夏侯渊之死，见本书第六十八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③"然长"句：汉魏时期，一尺约为现在23厘米，"不盈七尺"便是身高不过1.6米。

【译文】

2 十八日，大赦天下。

3 十九日，委派太傅司马懿担任丞相，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司马懿坚决推辞，不接受。

4 当初，右将军夏侯霸受到曹爽的厚待，因他的父亲夏侯渊死在蜀地，时常咬牙切齿，有报仇雪恨的志向，被任命为讨蜀护军，驻扎在陇西，统属于征西将军，征西将军夏侯玄，是夏侯霸的侄儿，曹爽的表弟。曹爽被杀，司马懿征召夏侯玄到京城，委派雍州刺史郭淮接替他。夏侯霸一向同郭淮合不来，认为灾祸必定波及到自己，非常恐惧，于是投奔汉国。汉国君主对他说："你的父亲自己在军阵中遇害，不是我的先人动手杀死的。"对待他十分优厚。姜维询问夏侯霸说："司马懿夺取朝廷大权后，还有没有征伐别国的志向？"夏侯霸说："他正要巩固家族的势力，没有精力顾及外部事务。有个叫钟士季的，这人虽然年轻，如果掌管朝政，是吴国、蜀国的忧患。"钟士季，就是钟繇的儿子尚书郎钟会。

5 三月,吴国左大司马朱然去世。朱然身高不满七尺,仪态端方,品行高尚。整日恭谨,好像在战场上一样,遇到紧急情况,情绪镇定,超过一般人。虽然平时没有战事,早晚总是擂动战鼓,在军营的兵士,都整好行装进入队列。用这种方法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什么时候该戒备,所以一出兵就建立战功。朱然卧病在床,日益严重,吴国君主白天因此而减少饮食,夜晚因此而睡不着觉,送医药食物的宫廷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朱然每次派遣使者报告病情,吴国君主都要召见,亲自询问,使者进来时赐予酒食,出去时赐予布帛。等到朱然去世,吴国君主为他悲伤地哭泣。

6 夏,四月,初八,改年号为嘉平。

7 曹爽在伊水以南时,昌陵景侯蒋济给他写信,说太傅的意图,不过免除他的官职而已。曹爽被杀后,朝廷晋封蒋济的爵位为都乡侯,蒋济上奏疏坚决推辞,朝廷不同意。蒋济对自己的话失去信用很懊丧,因此引起疾病,十九日,去世。

8 秋,汉卫将军姜维寇雍州,依麴山筑二城[1],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御之。泰曰:"麴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有救,山道阻险,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进兵围麴城,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引日月。维引兵救之,出自牛头山[2],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反道,则我之禽也。"敕诸

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淮从之，进军洮水。维惧，遁走，安等孤绝，遂降。淮因西击诸羌。

邓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3]。三日，维遣其将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维今卒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4]。"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汉军遂还。

9 兖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凌之甥也，屯于平阿[5]，甥舅并典重兵，专淮南之任。凌与愚阴谋，以帝暗弱，制于强臣，闻楚王彪有智勇，欲立之，迎都许昌。九月，愚遣其将张式至白马[6]，与彪相闻。凌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其子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华不治[7]，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从。

冬，十一月，令狐愚复遣张式诣楚王，未还，会愚病卒。

10 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为太尉[8]。庚子，以司隶校尉

孙礼为司空。

11 光禄大夫徐邈卒。邈以清节著名。卢钦尝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为凉州刺史,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⑨,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⑩,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钦,毓之子也。

【注释】

①麴山:山名,在今甘肃岷县东南。

②牛头山:山名,在今甘肃岷县南。

③白水:河流名,即今川、甘二省交界处嘉陵江支流白龙江。

④洮城:城名,在今甘肃岷县东。

⑤平阿:县名,治今安徽怀远西南。

⑥白马:县名,治今河南滑县旧县东。

⑦何平叔:即何晏,晏字平叔。

⑧即拜:前往治所任命。王凌当时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⑨毛孝先:即毛玠,玠字孝先。 崔季珪:即崔琰,琰字季珪。

⑩“于时”句:众人变易车服求名事,见本书第六十五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译文】

8 秋,汉国卫将军姜维进犯雍州,依傍麴山修筑两个城堡,派牙门将句安、李歆等人把守,聚集羌族匈奴的人质,侵犯各郡;征西将

军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抵御他们。陈泰说："麴城虽然坚固，但是距离蜀国遥远而难以行走，必须运输粮食；羌人害怕姜维的劳役，必定不肯归附。现在围困麴城，可以不用交战就攻下城堡；虽然他们有救兵，但山路艰险，不是行军的好地方。"郭淮于是派陈泰率领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进军，包围麴城，切断麴城的运粮道路和城外流水。句安等人挑战，陈泰等人不应战。麴城内的将领士兵困苦窘迫，分配粮食、聚集冰雪来拖延时间。姜维率领军队救援，出兵到牛头山，和陈泰相对峙。陈泰说："用兵的方法，贵在不交战就使敌人屈服。现在切断牛山的对外通道，使姜维没有退兵的道路，就会被我们擒获了。"下令各军坚守营垒，不要同他交战，派遣使者禀报郭淮，让郭淮赶往牛头山，切断姜维的退路。郭淮听从陈泰的意见，进军到洮水。姜维畏惧，逃走，句安等人孤立无援，于是投降。郭淮乘胜向西攻打各羌人部落。

邓艾说："贼寇走得不远，或许还能返回，应该分派军队防备难以预料的事。"郭淮于是留下邓艾驻扎在白水以北。过了三天，姜维派遣他的将领廖化从白水南面，向邓艾逼近，扎下营盘。邓艾对各将领说："姜维现在突然返回，我军人数少，按情理将会渡河；可是他们却不架设浮桥，这是姜维派廖化牵制我们，让我们不能返回，姜维必定会从东南袭取洮城。"洮城在白水以北，距离邓艾驻扎的地方六十里，邓艾当即在夜晚秘密行军，直接赶往洮城；姜维果然从洮城对面来渡河，可是邓艾在前面到达，占据了城池，得以不被打败。汉国军队于是撤回。

9 兖州刺史令狐愚，是司空王凌的外甥，驻扎在平阿，甥舅二人同时掌握强大的军队，把持淮河以南的大权。王凌和令狐愚秘密策划，认为皇帝昏庸懦弱，受强横的大臣控制，听说楚王曹彪有智谋，又勇敢，想一起拥立他为帝，迎接他定都许昌。九月，令狐愚派遣他的将领张式到白马，告知曹彪。王凌又派舍人劳精到洛阳，告诉他的儿子王广，王广说："凡是发动大事，应该顺应人心。曹爽因横奢

侈失掉民众的支持,何平叔徒有虚名,不能治国,丁谧、毕轨、桓范、邓飏虽然有很高的名望,但都一心追逐名利。加上更动朝廷典章制度,政策法令多次改变,愿望虽然很好但不切合实际,民众习惯旧日的制度,没有人遵从他们的新规章,所以他们虽然权势倾倒四海,名声震撼天下,同一天被杀,知名人士减少一半,百姓却安然处之,没有人哀悼他们,这是他们失去民心的缘故。现在司马懿的心意虽然难以估计,但还没有叛逆的迹象,反而能擢升贤能人才,广泛任用强于自己的官员,实行前朝的政策法令,来适应众人心中的要求。为曹爽带来坏名声的事情,他没有不坚决改掉的,日夜兢兢业业,以体恤民众为首要任务,父子兄弟,都掌握兵权,是不容易灭掉的。"王凌不听从。

冬,十一月,令狐愚又派遣张式前往楚王那里,张式还没返回,令狐愚就因病去世了。

10 十二月,初九,派人到王凌的治所任命他为太尉。十八日,任命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

11 光禄大夫徐邈去世。徐邈以高尚的节操而著名于世。卢钦曾经著书称赞徐邈说:"徐公志向高尚,品行端正,才学广博,气势威严,体现到行动上,高尚而不偏急,端正而不拘谨,广博而能抓住要领,威严而能宽厚待人。圣人把节操高尚视为难事,而徐公却很容易做到。"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时,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从担任凉州刺史,以及回到京城后,人们认为他拘谨,是为什么?"卢钦回答道:"从前,毛孝先、崔季珪当权,推重清廉朴素的人,当时的人都改换车辆衣服来博取高尚的名声,徐公却不改变往常的装束,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年以来,天下崇尚侈豪华,互相仿效,徐公却很自然地保持平素的好尚,不随波逐流。所以从前的通达,就成了现在的拘谨;这是世人的行为变化无常,而徐公的行为恪守常规。"卢钦,是卢毓的儿子。

二 年

1 夏，五月，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

2 初，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生少子亮，吴主爱之。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1]，欲豫自结，数称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吴主以鲁王霸结朋党以害其兄，心亦恶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2]，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乎？"遂有废和立亮之意，然犹沉吟者历年。峻，静之曾孙也[3]。

秋，吴主遂幽太子和。骠骑将军朱据谏曰："太子，国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归心。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4]，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5]，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6]，无所复及矣？"吴主不听。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吴主登白爵观[7]，见，甚恶之，敕据、晃等"无事匆匆！"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各上书切谏[8]，据、晃亦固谏不已；吴主大怒，族诛正、象。牵据、晃入殿，据、晃犹口谏，叩头流血，辞气不挠；吴主杖之各一百，左迁据为新都郡丞，晃斥归田里，群司坐谏诛放者以十数。遂废太子和为庶人，徙故鄣[9]，赐鲁王霸死。杀扬竺，流其尸于江，又诛全寄、吴安、孙奇，皆以其党霸潜和故也。初，扬竺少获声名，而陆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之别族。及竺败，穆以数谏戒竺得免死。朱据未至官，中书令孙弘以诏书追赐死。

3 冬，十月，庐江太守文钦伪叛，以诱吴偏将军朱异，欲使异自将兵迎已。异知其诈，表吴主，以为钦不可迎。吴主

曰："方今北土未一，钦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将军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10]，钦果不降。异，桓之子；据，范之子也。

4 十一月，大利景侯孙礼卒。

5 吴主立子亮为太子。

6 吴主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11]。

7 十二月，甲辰，东海定王霖卒。

8 征南将军王昶上言："孙权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衅击吴。"朝廷从之，遣新城太守南阳州泰袭巫、秭归[12]，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13]。昶向江陵，引竹缠为桥[14]，渡水击之。吴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与战，乃选遣五军按大道发还，使吴望见而喜，又以所获铠马甲首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来追，昶与战，大破之，斩其将钟离茂、许旻。

9 汉姜复寇西平，不克。

【注释】

①"全公主"句：全公主，孙权长女，其与孙和结怨事，见本书第七十四卷魏邵陵厉公正始六年(公元245年)。

②"将有"句：袁氏，指袁绍。袁绍二子袁谭、袁尚相争，终为曹操所灭，详本书第六十四卷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

③孙静：三国时吴宗室。字幼台，孙坚之弟。随孙坚起事。孙策攻会稽，静以家兵配合，策被太守王朗拒于固陵，静为其献计，遂攻克会稽。静因依念故土，留镇会稽。孙权时迁昭义中郎将，卒于家。

④"昔晋献"句：公元前656年，晋献公听信宠妃骊姬的谗言，遣使太子申

生自杀，次子重耳、三子夷吾也被迫出奔，致使此后几十年中，晋国为争夺君主之位的斗争一直很激烈。

⑤“汉武”句：戾太子冤死事，见本书第二十二卷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⑥思子之宫：宫室名。戾太子因巫蛊事被迫自杀后，汉武帝知其冤，于是作思子宫，并在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北）建归来望思之台。详见本书第二十二卷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⑦白爵观：楼阁名，在建业宫中。

⑧无难督、五营督：武官名。孙权在征战中，挑选强壮的兵士设置左右无难营（取勇往直前之意）、五营，各置督统领。

⑨故鄣：县名，治今浙江安吉北安城镇西北。

⑩北界：指魏、吴分界之地，在魏庐江郡（治今安徽六安北），于吴为北。

⑪堂邑：县名，治今江苏六合北。　涂塘：堵涂水（即今安徽、江苏境内长江北岸支流滁河）为堰塘。

⑫巫：县名，治今四川巫山北。　秭归：县名，治今湖北秭归。

⑬夷陵：县名，治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⑭绠（gěng 耕）：粗绳索。

【译文】

二年（庚午，公元250年）

1 夏，五月，委派征西将军郭淮担任车骑将军。

2 当初，会稽潘夫人受到吴国君主的宠幸，生下小儿子孙亮，吴国君主喜爱他。全公主与太子和结怨后，想预先结交孙亮，多次称赞孙亮的美德，把他丈夫的侄子全尚的女儿嫁给他。吴国君主因鲁王孙霸结成朋党来陷害他的哥哥，心中感到厌恶，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和睦，臣属分成几派，将遭到袁氏那样的失败，为天下所耻笑。假如这两人中有一人即位，怎么能不发生内乱呢？”于是有了废黜孙和改立孙亮的意思，然而还是犹豫不决，拖延了几年。孙峻，是孙静的曾孙。

秋，吴国君主终于囚禁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朱据规劝说：“太

子,是国家的根本;加上禀性仁爱孝顺,天下人都归向他。从前,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而申生丢掉性命,汉武帝听信江充的谗言而戾太子蒙冤死去,臣下私自担忧太子不能忍受忧愤而自杀,那里即使建造思子之宫,再也来不及了!"吴国君主不听从。朱据和尚书仆射屈晃率领各将领官吏,头上涂泥土,双手反绑,连日到宫门前为孙和求情;吴国君主登上白爵观,看到他们,十分厌恶,下令朱据、屈晃等人"不要莽撞行事!"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各自上奏章恳切地规劝,朱据、屈晃也不停地坚决规劝;吴国君主大怒,诛杀陈正、陈象的家族。把朱据、屈晃拖到宫殿中,朱据、屈晃还是规劝,叩头叩得流出鲜血,言辞口气不屈不挠;吴国君主下令各打一百棍,贬降朱据为新都郡丞,屈晃罢官回家,其他官员被叛死罪及流放的有几十人。于是废黜太子孙和为平民,迁到故鄣,赐令鲁王孙霸自杀。杀死杨竺,把他的尸体投入江中冲走,又诛杀全寄、吴安、孙奇,都是因阿附孙霸诬陷孙和的缘故。当初,杨竺很年青就有名声,可是陆逊说他终究是失败,劝杨竺的哥哥杨穆跟他另立门户。等到杨竺失败,杨穆因多次规劝杨竺而得以免死。朱据还没有到达任职的地方,中书令孙弘带着诏书追上他,赐令他自杀。

3 冬,十月,庐江太守文钦假装叛变,来引诱吴国偏将军朱异,想让朱异亲自率领军队迎接自己。朱异知道这是骗局,上奏章给吴国君主,认为不能迎接文钦。吴国君主说:"当今北方没有统一,文钦想要归顺,应该迎接他。如果嫌其中有诡计,只应该设下计策捉住他,出动大量军队防备他而已。"于是派遣偏将军吕据统领三万人,和朱异会合后到北部边界,文钦果然不投降。朱异,是朱桓的儿子;吕据,是吕范的儿子。

4 十一月,大利景侯孙礼去世。

5 吴国君主立儿子孙亮为太子。

6 吴国君主派遣十万军队在堂邑堰涂水为塘,来淹没北方魏国南下的道路。

7 十二月，二十七日，东海定王曹霖去世。

8 征南将军王昶上奏章说："孙权流放忠臣，嫡子庶子纷争，可乘这个机会攻打吴国。"朝廷听从他的建议，派遣新城太守南阳人州泰袭击巫县、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进军。王昶向江陵进军，用竹缆架桥，渡过沮漳河发起攻击。吴国大将施绩，夜晚逃入江陵，王昶想把吴军引到平地上和他们交战，于是先派遣五支军队从大路返回，让吴军看到后高兴，又把缴获的铠甲马匹及俘虏陈列在城池周围，来激怒吴军，设下埋伏来等待他们。施绩果然出来追赶，王昶和他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杀死他的将领钟离茂、许旻。

9 汉国姜维又进犯西平，没有取胜。

三 年

1 春，正月，王基、州泰击吴兵，皆破之，降者数千口。

2 二月，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

3 夏，四月，甲申，以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4 壬辰，大赦。

5 太尉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因此发兵，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凌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司马懿，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为书谕凌，已而大军掩至百尺[1]。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懿，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懿军到丘头[2]，凌面缚水次，懿承诏遣主簿解其缚。

凌既蒙赦，加恃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欲趋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余丈。凌知见外，乃遥谓懿

曰："卿直以折简召我[3]，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懿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遂遣步骑六百送凌西诣京师，凌试索棺钉以观懿意，懿命给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项[4]，遂饮药死。

懿进至寿春，张式等皆自首。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章服，亲土埋之[5]。

初，令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之，心甚不平。及邵为虎贲中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从容谓邵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私谓妻子曰："公治性度[6]，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后十余年而愚族灭。

愚在兖州，辟山阳单固为别驾，与治中杨康并为愚腹心。及愚卒，康应司徒辟，至洛阳，露愚阴事，愚由是败。懿至寿春，见单固，问曰："令狐反乎？"曰："无有。"杨康白事，事与固连，遂收捕固及家属皆系廷尉，孝实数十，固固云无有。懿录杨康，与固对相诘，固辞穷，乃骂康曰："老佣！既负使君[7]，又灭我族，顾汝当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后以辞颇参错[8]，亦并斩之。临刑，俱出狱，固又骂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

诏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6 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7 六月，赐楚王彪死。尽录诸王公置邸，使有司察之，不得与人交关。

【注释】

①百尺：地名，即百尺堰，在今河南沈丘东北。

②丘头：地名，一名武丘，在今河南沈丘东南。

③折简：古人以竹简书写，简长二尺四寸，短者一尺二寸。单执一札称为简，折简即折半之简，比喻书写随意、不庄重。

④项：县名，治今河南沈丘。

⑤亲土：以尸体贴近土壤，即裸葬。

⑥公治：令狐愚的表字。

⑦使君：汉代时对州刺史的尊称，汉以后沿用。另外，也用以尊称奉命出使的人。

⑧"后以"句：指杨康与单固的供辞有出入之处。

【译文】

三年（辛未，公元 251 年）

1 春，正月，王基、州泰攻打吴国军队，全部打败了他们，投降的有几千人。

2 二月，委派尚书令司马孚担任司空。

3 夏，四月，初九，委派王昶担任征南大将军。

4 十七日，大赦天下。

5 太尉王凌听说吴国军队堵塞涂水，想利用这个机会起兵，各军严密戒备，上奏章请求讨伐贼寇；皇帝下诏不同意。王凌派遣将军杨弘把废立君主的事情告诉给兖州刺史黄华，黄华、杨弘联名把这件事报告给司马懿，司马懿率领中军从水路讨伐王凌，先下赦免令

赦免王凌的罪恶，又写信开导王凌，不久大军突然到达百尺。王凌自知已到穷途末路，于是单身乘船出去迎接司马懿，派遣掾属王彧去认罪，送上印章丝带、符节斧钺。司马懿的军队到达丘头，王凌双手反绑，在水边迎候，司马懿秉承诏令，派遣主簿解开他的绳索。

王凌得到了赦免，加上仗恃和司马懿旧日有交情，不再有疑心。径直乘坐小船想赶往司马懿那里。司马懿派人挡住他，船停在淮河中，相隔十多丈。王凌知道司马懿还把他当敌人对待，就远远地对司马懿说："你只要用一封短信征召我，我怎敢不到？却竟然要率领军队前来呢？"司马懿说："这是因为你不是用短信可以征召的缘故。"王凌说："你辜负了我！"司马懿说："我宁可辜负你，不可辜负国家！"于是派遣步骑兵六百人，押送王凌向西前往京城，王凌试探着索取棺材钉，来观察司马懿的用心，司马懿命令给他棺材钉。五月，初十，王凌走到项县，就饮毒药自杀了。

司马懿到达寿春，张式等人都自首了。司马懿彻底追查这件事，所有相关连的人都夷灭三族。掘开王凌、令狐愚的坟墓，劈开棺材，把他们的尸体在附近街市中陈列了三天，烧毁他们的印章丝带和衣服，然后把他们裸葬。

当初，令狐愚还是平民时，常常有远大的志向，众人认为令狐愚必定使令狐氏兴盛，他的远房叔父弘农太守令狐邵独自认为："令狐愚性格豪爽洒脱，不修养德行却愿望很高，必定会毁灭我们家族。"令狐愚听说后，心中十分不满。等到令狐邵担任虎贲中郎将时，令狐愚进入仕途，已担负过不少官职，在各处都有好名声。令狐愚悠然自得地问令狐邵说："从前听大人说我不能继承光大门户，现在到底怎么说呢？"令狐邵盯着他看了很久而不答话，私下对妻子儿女说："公治的性格器量，还是同往日一样。据我看来，终究会失败灭亡，只是不知道我是否活到受牵累的那一天，你们是将要受牵累的。"令狐邵死后十多年，令狐愚的家族被诛灭。

令狐愚在兖州，延聘山阳人单固担任别驾，和治中杨康一起成

为令狐愚的心腹。等到令狐愚去世，杨康接受司徒的征召，到达洛阳，泄露出令狐愚暗中做的事情，令狐愚因此而失败。司马懿到达寿春，见到单固，问他说："令狐氏反叛了吗？"单固回答说："没有。"杨康告发的事情，和单固有牵连，于是逮捕单固和家属，都交付廷尉关押，审讯了几十次，单固坚持说没有反叛。司马懿逮捕杨康，让他和单固当面对质，单固没有话可反驳，就责骂杨康说："老奴才！既辜负令狐使君，又灭亡我的家族，难道你还能活下去吗？"杨康起初自己期望能封侯，后因供词有矛盾，也把他和单固一起杀掉了。将要行刑，被一同押出监狱，单固又骂杨康说："老奴才！你死是活该的。假使死了的人还有知觉，你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行走呢？"

皇帝下诏委派扬州刺史诸葛诞担任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6 吴国君主立潘夫人为皇后，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元。

7 六月，赐令楚王曹彪自杀。集中所有的宗室王公安置在邺城，派主管官员监视，不让他们和外人来往。

8 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1]。

9 辛未，以司马孚为太尉。

10 八月，戊寅，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卒。诏以其子卫将军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11 初，南匈奴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因冒姓刘氏[2]。太祖留单于呼厨泉于邺，分其众为五部，居并州境内[3]。左贤王豹，单于於扶罗之子也，为左部帅，部族最强。城阳太守邓艾上言："单于在内，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今单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则胡虏不可以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

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4]，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司马师皆从之。

12 吴立节中郎将陆抗屯柴桑[5]，诣建业治病。病差，当还，吴主涕泣与别，谓曰："吾前所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6]，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是时，吴主颇寤太子和之无罪，冬十一月，吴主祀南郊还，得风疾，欲召和还；全公主及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固争之，乃止。

吴主以太子亮幼少，议所付托，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吴主嫌恪刚很自用，峻曰："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恪将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7]，夫子曰：'再思可矣[8]。'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

虞喜论曰[9]：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鲜矣。吕侯，国之元耆，志度经远，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10]，机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义，广咨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陨身殿堂，死于凶竖之刃？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哂吕侯无对为陋[11]，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

垂发，而费祎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敏以为必能办贼[12]，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也。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13]，蜀为蕞尔之国[14]，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余，晏然无戒？斯乃祎性之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循所害[15]，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16]，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皆足以为世鉴也。

13 恪至建业，见吴主于卧内，受诏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孙弘领少傅；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序。又以会稽太守北海滕胤为太常。胤，吴王婿也。

14 十二月，以光禄勋荥阳郑冲为司空。

15 汉费祎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乃复北屯汉寿。

16 是岁，汉尚书令吕乂卒，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

【注释】

①殂（cú 徂）：死亡。

②"南匈奴"句：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实行和亲政策，嫁宗女给冒顿单于。匈奴人因之认为自己是汉王室之甥，冒姓刘氏。

③"分其"二句：分割匈奴部众事，见本书第六十七卷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 216 年）。

④"去卑"句：去卑，南匈奴右贤王，曾侍卫汉献帝东归洛阳。见本书第六十一卷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 195 年）。

⑤柴桑：县名，治今江西九江市西南。

⑥"前后"句：责问陆逊事，详见本书第七十四卷魏邵陵厉公正始六年（公

元245年)。

⑦季文子(?～公元前568年):春秋时鲁国正卿。廉俭持重,遇事三思而后行,连相宣、成、襄三君,而府无金玉,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对鲁国政局的稳定,颇有贡献。

⑧"再思"句:语见《论语·公冶长篇》。《论语》中作"再斯可矣。"再,二次,作副词用,省去了后面的"思"字。

⑨虞喜:东晋学者。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学好古,尤精天文历算,不应官府辟召。首次发现岁差,观测出每五十年冬至点西退一度,为后世制订精确历法创造了条件。著《安天论》一书,驳难浑天说、盖天说。又释《毛诗略》,注《孝经》,撰《志林》三十篇。本处所引虞喜评论,即出自《志林》。

⑩元逊:诸葛恪的表字。

⑪哂(shěn 审):讥笑。

⑫"敏以"句:来敏料定必能取胜之事,见本书第七十四卷魏邵陵厉公正始五年(公元244年)。

⑬"况长宁"句:长宁,人名,生平不详,下文中有"长宁之甄文伟"之语,估计长宁为蜀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乃孔子之语,见《论语·述而篇》,大概长宁评论费祎时曾引述过这段话。

⑭蕞(zuì 最)尔:形容小(多指地方小)。

⑮"卒为"句:郭循,据《三国志·张嶷传》及《诸葛恪传》,当作"郭脩"。译文据改。下文中"郭循"之误不另注,译文径改。

⑯甄:鉴别。

【译文】

8 秋,七月,十九日,皇后甄氏去世。

9 二十八日,委派司马孚担任太尉。

10 八月,初五,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去世。皇帝下诏委派他的儿子卫将军司马师担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11 当初,南匈奴自认为他们的先人是汉王室的外甥,因此冒姓刘氏。太祖把单于呼厨泉留在邺城,把他的部众分为五部,居住在并州境内。左贤王刘豹,是单于於扶罗的儿子,担任左部帅,部族最

强大。城阳太守邓艾上奏章说："单于在京城，夷人失去管辖，聚合离散没有人管理。现在单于的尊贵地位日益下降，外地各部统领者的威权日益加重，这样，对胡人贼寇就不能不深加戒备了。听说刘豹部族中有反叛的胡人，可利用他内部的反叛，将其分为两个部落，来分散他的势力。去卑在前朝有显赫的功劳，可是他的儿子没有继承他的地位，应该赐给他的儿子以显要的名号，让他居住在雁门。离散匈奴部落，削弱贼寇势力，对旧日的功勋追加赏赐，这是安定边境的长远计策。"又陈述说："和汉人混杂居住的羌人匈奴人，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迁徙出去，让他们居住在汉人区域外，来推行礼义廉耻的教化，堵塞为非作歹的道路。"司马师全部听从了他的意见。

12 吴国立节中郎将陆抗驻扎在柴桑，前往建业治病。病治好后，将要返回，吴国君主哭泣着和他告别，对他说："我从前听信谗言，和你父亲的情义没有善始善终，因此对不起你；前后责问的那些话，请你全部烧掉，不要让别人看到。"

这时，吴国君主开始醒悟到太子孙和是无辜的，冬，十一月，吴国君主到南郊祭祀返回，得了中风病，想征召孙和回来；全公主和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极力阻止，于是作罢。

吴国君主因太子孙亮年纪幼小，商议可以托付后事的人选，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认为他可以托付大事。吴国君主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说："当今朝廷官员的才能，没有赶得上诸葛恪的。"于是从武昌召回诸葛恪。诸葛恪将要起程时，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当今正是多灾多难的时候，你每件事必须思考十次。"诸葛恪说："从前季文子思考三次后行事，孔夫子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现在你让我思考十次，是要说明我的才能低劣吧！"吕岱没有话可以回答，当时人都认为吕岱说了不该说的话。

虞喜评论说：受嘱托辅佐少主，是最重大的责任；以臣属的身分行使君主的权威，是最困难的事情；兼有最重大的责

任、最困难的事情而掌管各种事务，能够胜任的人太少了。吕侯，是国家的元老，眼界开阔，深谋远虑，才以"思考十次"来加以告诫，却被以这会显示出才能低劣而遭到拒绝；这表明了诸葛元逊的浅薄，智慧和机敏 都不足！如果凭借"思考十次"的道理，广泛征询别人对当代事务的意见，采纳好的见解，像雷声震动 那样迅速，接受规劝，像大风吹动那样急骤，怎么会在殿堂中丧身，死在凶恶小人的刀下！一般的人看重他杰出的口才，仓促时仍有奇妙的应对，却讥笑吕侯不能对答为浅陋，不思考事情的安危和其中的道理；这是喜欢春天草木的繁茂，忘记秋天果实的甘甜可口。从前魏国人征伐蜀国人，蜀国人抵御魏国人，整装待发的时候，费祎还在和来敏下棋，没有厌倦的神态。来敏认为必定能打败敌人，这是因为费祎内心已定下高明的策略，脸上没有忧愁的神色。然而长宁认为，君子面临大事要恐惧谨慎，仔细谋划才能成功，蜀国是个小国，即将面临强大的敌人，所能规划的，只有防守和进攻，怎么能过分地自信，安安稳稳地没有忧虑呢？这是费祎的性格舒缓怠慢，不能提防细微的地方，终于被投降的人郭脩害死，这难道不是征兆出现于前，祸难产生于后吗？以前听说长宁鉴别费文伟，现在看到诸葛元逊拒绝吕侯，两件事的性质相同，都足以作为后世的借鉴。

13 诸葛恪到达建业，在卧室内拜见吴国君主，在床前接受诏书，以大将军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任少傅；诏令朝廷各项事务由诸葛恪处理，只有生杀大事，才需要禀报。为文武官员和各官署制定拜见诸葛恪的礼仪，依等级各有规格。委派会稽太守北海人滕胤担任太常。滕胤，是吴国君主的女婿。

14 十二月，委派光禄勋荥阳人郑冲担任司空。

15 汉国费祎回到成都，看风水云气的人说："都城没有宰相的位置。"费祎于是又向北去驻扎在汉寿。

16 这一年，汉国尚书令吕乂去世，委派侍中陈祗代理尚书令。

四 年

1 春，正月，癸卯，以司马师为大将军。

2 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使居长沙；仲姬子奋为齐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1]。

3 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赦。后，故凉州刺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召缉拜光禄大夫。

4 吴改元神凤，大赦。

5 吴潘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不胜其虐，伺其昏睡，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吴主病困，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入卧内，属以后事。夏，四月，吴主殂。孙弘素以诸葛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不发丧，欲矫诏诛恪；孙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杀之。乃发丧，谥吴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兴。闰月，以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恪乃命罢视听，息校官[2]，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乃徙齐王奋于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阳。奋不肯徙，恪为笺以遗奋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雠有善，不得不举，亲

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理物，先国后家，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大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犬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牙遏萌，虑于千载，是以寝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勤渠，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各早就国，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3]。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4]，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顺之节[5]，下存前世骄恣荒乱之王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大小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鉴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礼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则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惓惓[6]，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牙，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王得笺，惧，遂移南昌。

【注释】

①虎林：城名，在今安徽贵池西北长江南岸。

②校官：刺探臣民言行的官员，官名为校事。

③"承无"句：本句不顺畅，检《三国志·孙奋传》，"下全诸王"句下为"使百世相承"，现《通鉴》"承"上四字为"各早就国"。而"各早就国"在上文已出现，当是涉上文而衍，而本来的四个字反倒遗漏。译文据《孙奋传》改正。

④"大王"句：太伯，周太王长子。太王晚年，欲传位少子季历，太伯于是与弟弟仲雍逃到江南，以满足其父传位给季历的心意。

⑤"中念"句：河间献王，即西汉武帝之兄刘德；东海王强，即东汉明帝之兄刘强。二王侍奉二王，极为恭顺，其事详见本书第十八卷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第四十二卷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

⑥楼楼（lóu楼）：勤恳、恭谨。

【译文】

四年（壬申，公元252年）

1 春，正月，初二，委派司马师担任大将军。

2 吴国君主立从前的太子孙和为南阳王，让他居住在长沙；仲姬生的儿子孙奋为齐王，居住在武昌；王夫人生的儿子孙休为琅邪王，居住在虎林。

3 二月，立张氏为皇后，大赦全国。皇后，是从前凉州刺史张既的孙女，东莞太守张缉的女儿。征召张缉，任命他为光禄大夫。

4 吴国改年号为神凤，大赦境内。

5 吴国潘皇后性情刚愎暴戾，吴国君主患病，皇后派人向孙弘询问吕后行使皇帝权力的旧例。她身边的人忍受不了他的暴虐，趁她昏睡时，勒死了她，假称她得暴病而死。后来事情泄露，被判死罪的有六七人。

吴国君主病危，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和将军吕据、侍中孙峻进入卧室，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们。夏，四月，吴国君主去世。孙弘一向同诸葛恪不和，害怕受到诸葛恪的整治，就保守秘密，不公布丧

事,想假造诏令诛杀诸葛恪;孙峻把这些情况告诉给诸葛恪。诸葛恪邀约孙弘商议事情,在座位中杀了他。于是公布丧事,给吴国君主定谥号为大皇帝。太子孙亮登上皇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兴。闰月,委派诸葛恪担任太傅,滕胤担任卫将军,吕岱担任大司马。诸葛恪于是下令取消刺探臣民的制度和官职,免去民众积欠的租调,废除过往关口的税收,普施恩惠,百姓都伸长脖子想看一看他的相貌。

诸葛恪不想让各位王公居住在沿江军事要地,于是把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琅邪王孙休迁徙到丹阳。孙奋不肯迁徙,诸葛恪给孙奋写信说:"帝王的尊贵,和上天处于同等位置,所以以天下为家庭,以父兄为臣属;仇人有善行,不能不任用,亲人有罪恶,不能不诛杀,所以秉承上天旨意治理民众,先国事而后家务,这是圣人建立的制度,百代不变的法则。从前汉朝刚兴起,很多子弟封王,到了他们强大时,往往图谋作乱,上则几乎颠覆国家,下则骨肉之间互相残杀,此后吸取教训,把扩大王公权力视为大忌。从光武帝以来,各王公有一定的制度,只能在宫内自行娱乐,不能治理民众,干预政事,和外界交往,有严格的禁令,于是得以保全安定,各自长久保持富贵地位,这些是前代得失的例证。大行皇帝以往事作为当今的借鉴,防止祸患的萌生,考虑千年的安危,所以生病的时候,分别派遣各王尽早回到封国,诏令不断颁发,禁令条款十分严格,内容无所不包。实在是想在上安定国家,在下保全各王,让各王百代相传,没有危害国家和家族的悔恨。大王应该首先想一想太伯顺应父亲愿望的志向,其次想一想河间献王、东海王刘强恭顺的节操,最后想一想前代骄横放纵、荒淫昏乱的王公,作为鉴戒。继而听说最近到武昌以来,多次违犯诏令,不受制度的约束,擅自调发各将领的兵士修建宫室。另外,身边有罪过的侍人,应该上奏章报告,交付主管官员;可是大王却擅自诛杀,不向朝廷说明理由。中书杨融,亲自接受诏令,大王对他应恭敬尊重,却说'就是不听禁令,能把我

怎么样?'听到这话时,大小官吏震惊奇怪,没有不寒心的。俗话说:'明镜用来照身形,古事用来知当今。'大王应该深深地以鲁王为鉴戒,改变自己的行为,小心谨慎,尊敬朝廷,这样,就没有什么要求达不到。如果抛弃 先帝的教导,怀着轻视傲慢的心意,臣下宁可辜负大王,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宁可被大王怨恨,怎敢忘记维护君主的威严而使诏令不为藩臣遵循呢?以前,假使鲁王早日接受忠诚正直的规劝,怀着恐惧谨慎的心意,就能享受无穷的福禄,哪里会有灭亡的祸难呢?有效力的药喝起来味苦,只有患病的人能认为它甘甜;忠实的言论听起不顺耳,只有明白事理的人能接受它。现在我们几个人态度诚恳恭谨,想替大王把危险消除在萌芽的时候,扩展福禄的根基,所以不知不觉地言语激切,希望大王反复考虑!"齐王接信后,很畏惧,于是迁徙到豫章。

6 初,吴大帝筑东兴堤以遏巢湖[1],其后入寇淮南,败以内船[2],遂废不复治。冬,十月,太傅恪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引军而还。

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3],仲恭向武昌[4],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征计异[5],诏问尚书傅嘏。嘏对曰:"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6],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

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特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积谷，上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曰："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7]"，此之谓也。"司马师不从。

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以渡，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部，从山西上。奉谓诸将曰："今诸军行缓，若贼据便地，则难以争锋，我请趋之。"乃辟诸军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8]，遂据徐塘[9]。时天雪，寒，胡遵

等方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谓其下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铠，去矛戟，但兜鍪刀盾⑩，倮身缘堨。魏人望见，大笑之，不即严兵。吴兵得上，便鼓噪，斫破魏前屯，吕据等继至；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综故吴叛将，数为吴害，吴大帝常切齿恨之，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贺器山积，振旅而归。

7 初，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汉水以为左将军。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中所遏，事辄不果。

【注释】

①东兴堤：堤名，孙权黄龙二年（公元 230 年）筑，在今安徽含山西南。巢湖：湖名，即今安徽巢湖。

②"其后"二句：指芍陂之战失败事，见本书第七十四卷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公元 241 年）。

③文舒：王昶的表字。

④仲恭：毋丘俭的表字。

⑤三征：汉代设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征将军。其后又设四镇将军，有功进号，则由镇升为征。曹魏因之。毋丘俭这时尚为镇南将军，称为"三征"，是概而言之。

⑥佃（tián 田）：耕作。

⑦"敌逸"二句：这是《孙子兵法》中的一段话，傅嵩引来做自己上述大段议论的理论依据。

⑧东关：地名，即今安徽巢县东南东关。

⑨徐塘：塘名，在东关附近。

⑩兜鍪(móu 谋):头盔。

【译文】

6 当初,吴国大帝修筑东兴堤,来遏阻巢湖的水,此后进犯淮南,反为湖内的魏国水军打败,于是废弃堤防,不再修筑。冬,十月,太傅诸葛恪调集军队到东兴,重新修筑大堤,左右和山相连结,在山与大堤间构筑两座城堡,各留下一千人,命令将军全端守卫西城,都尉留略守卫东城,然后率领大军返回。

镇东将军诸葛诞向大将军司马师进言说:"现在乘吴国侵入我国南部,命令王文舒进逼江陵,毋丘仲恭进逼武昌,来牵制吴国上游的军队;然后挑选精锐的兵士攻打东兴的两座城堡,等他们的救兵赶到,我们已获得了大胜利。"这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各自献上征伐吴国的计策。朝廷因三人的计策不同,下诏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议事的人,有的想要乘船直接渡江,打到长江以南;有的想要从四条路线同时推进,攻打吴国的城池壁垒;有的想要在边境大力屯垦,等待时机再出动;的确都是攻打贼寇的常用计策。然而,从集结军队以来,首尾已有三年,贼寇早有戒备,再也不是一支可以偷袭的军队。贼寇成为祸患,将近六十年了,他们君臣相互保护,同甘苦共患难,加之丧失主帅,上下忧虑,感受到危机,假使他们在渡口要地摆列船只,加固城池,占据险要地势,我们打到江南的计策,恐怕难以奏效。现在边界上的守卫部队,和贼寇相隔很远,贼寇设置观察哨所,又极其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去,得不到情报。军队没有情报,侦察不详尽,就出动大军到有巨大危险的地方,这是想侥幸谋求成功,先交战然后考虑获胜的办法,不是保全实力的好计策。只有进军边境,大力屯垦,最为完备可靠;可以诏令王昶、胡遵等人选择地方,占据险要地势,审慎地加以规划,命令三个地方同时向前推进驻守。夺取吴国肥沃的土壤,让他们回到贫瘠的地区,这是第一点;军

队驻扎在民众区域外，不能掳掠劫夺，这是第二点；招徕附近的吴国百姓，使归附的人每日前来，这是第三点；远远地设置观察哨所，使吴国的间谍不能过来，这是第四点；贼寇退后防守，观察哨所必然收缩，我们马上屯垦新的土地，这是第五点；就地食用积蓄的粮食，兵士不参与运输，这是第六点；一旦得知可乘之机，立即征讨偷袭，速战速决，这是第七点；以上七点，都是军事行动中的紧要事务。做不到的话，贼寇会独占便利的条件，做到了，利益就会归于我国，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两军营垒互相逼近，阵势已经摆开，智慧勇敢得以施展，计策得以运用，施展谋略就能知道计策的得失，较量实力就能知道力量的强弱，贼寇的虚实，哪能隐匿呢？他们以小国对抗大国，就会劳役繁多，兵力衰竭；以贫国对抗富国，就会赋敛沉重，财力匮乏。所以兵书上讲：'敌人安逸能使他疲劳，饱足能使他饥饿。'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司马师不听从。

十一月，诏令王昶等人分三路攻打吴国。十二月，王昶攻打南郡，毋丘俭逼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领七万兵士攻打东兴。十九日，吴国太傅诸葛恪率领四万兵士，日夜赶路，救援东兴。胡遵等人下令各军架浮桥渡水，驻扎在东兴大堤上，分派军队攻打两个城堡；城堡在高耸险峻的地方，一时之间攻不下来。诸葛恪命令冠军将军丁奉和吕据、留赞、唐咨为先头部队，从山的西面上去。丁奉对各将领说："现在各军行动迟缓，如果贼寇占据便利的地势，就难以和他们争斗了，请让我先行赶去。"于是让各军让开道路，丁奉自己率领部众三千人快速挺进。这时正刮北风，丁奉扬起风帆行走了两天，就到达东关，于是占据徐塘。这时天降大雪，非常寒冷，胡遵等人正摆设酒席，聚会痛饮。丁奉见他先头部队的兵士少，就对下属说："取得封侯奖赏的时刻，正在今日！"于是命令兵士都脱下铠甲，丢掉长矛，只戴头盔，拿起大刀和盾牌，赤身露体沿堤而上。魏国军队远远望见，忍不住放声大笑，没有立即戒备。吴国兵士登上大堤后，就击鼓呐喊，攻破魏国军队前面的营垒，吕据等人随即赶到；

魏国军队惊恐骚动，四散逃走，争相抢渡浮桥，浮桥压断，自己掉入水中，又互相践踏。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人都战死，死亡的有几万人。韩综是从前背叛吴国的将领，多次成为吴国的祸患，吴国大帝时常恨得咬牙切齿，诸葛恪命令把他的首级送到大帝庙去祭告。缴获车辆、牛马、骡驴，各以千计数，物资兵器堆积如山，整顿好队伍，高兴地返回。

7 当初，汉国姜维进犯西平，擒获魏国中郎将郭脩，汉国人委任郭脩为左将军。郭脩想刺杀汉国君主，不能接近，每次利用祝寿的机会，一面叩拜一面向前，都被汉国君主左右的人所阻挡，事情没有成功。

资治通鉴全译卷七十六

魏纪八　起昭阳作噩，尽旃蒙大渊献，凡三年。

邵陵厉公下

嘉平五年

1 春，正月，朔，蜀大将军费祎与诸将大会于汉寿，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循起刺祎，杀之。祎资性泛爱，不疑于人。越嶲太守张嶷尝以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仗节，咸见害于刺客[1]。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待信新附太过，宜鉴前事，少以为警。"祎不从，故及祸。

2 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侯，使其子袭爵。

3 王昶、毋丘俭闻东军败[2]，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大将军师曰："我不听公休[3]，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

罪?"悉宥之。师弟安东将军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而已。以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新兴、雁门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

习凿齿论曰[4]: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4 光禄大夫张缉言于师曰:"恪虽克捷,见诛不久。"师曰:"何故?"缉曰:"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死,得乎?"

【注释】

①"昔岑彭"三句:岑彭、来歙,东汉初将领,皆为刺客所杀,详见本书第四十二卷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

②东军:魏分三路征伐吴国,东关在东路,故称东关的军队为东军。

③公休:诸葛诞的表字。

④习凿齿(?~约公元383年):东晋史学家。字彦威,襄阳(治今湖今襄樊)人。少博学,以能文著称。曾为桓温僚属,转任荥阳太守。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记述东汉至西晋史事,书中记三国历史,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

【译文】

魏纪八　起癸酉(公元253年),止乙亥(公元255年),共三年。

邵陵厉公下

嘉平五年(癸酉,公元253年)

1 春,正月,初一,蜀国大将军费祎和各将领在汉寿聚会,郭循在座;费祎畅饮,喝得大醉,郭循起身行刺,杀死费祎。费祎性情宽厚博爱,不怀疑别人。越嶲太守张嶷曾写信告诫他说:"从前岑彭统率大军,来歙手持符节,都被刺客杀害。现在将军地位尊贵,职权重大,对新归附的人信任太过分了,应该借鉴往事,稍微加以警惕。"费祎不听从,所以遭到祸殃。

2 魏国下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让他的儿子继承爵位。

3 王昶、毋丘俭听说东部的军队失败,各自烧毁营垒逃走。朝中议论要贬黜各将领,大将军司马师说:"我不采纳诸葛公休的意见,才到这个地步。这是我的过错,各将领有什么罪呢?"全部宽宥了他们。司马师的弟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为监军。只是削了司马昭的爵位而已。委派诸葛诞担任镇南将军,统领豫州军务;毋丘俭担任镇东将军,统领扬州军务。

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令让并州和他合并兵力,讨伐胡人,司马师听从了他的意见。军队还没集中,新兴、雁门二郡的胡人却因要远出征讨,惊扰反叛。司马师又向朝廷官员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陈雍州的责任!"因此,人们都既惭愧,又对司马师心悦诚服。

习凿齿评论说:司马大将军把两次失败揽过来作为自己的过错,过错消除后,业绩却隆盛了,可以称得上明智。假若掩饰失败,推卸责任,过错推到其他人身上,时常夸耀功劳而隐匿失误,就会上下离心离德,各类人才四散而去,那是极其荒谬的!一国之君,如果掌握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行为失误却名声远扬,军队受挫却征服了人心,即使失败一百次也可以,何况只有两次呢?

4 光禄大夫张缉对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取胜,但不久就会被

诛杀?"司马师说:"是什么缘故呢?"张缉说:"声威震撼君主,功劳超过全国的人,想要不死,能办到吗?"

5 二月,吴军还自东兴。进封太傅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恪遂有轻敌之心,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固争[1],恪命扶出。因著论以谕众曰:"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雠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敌之者,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2],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鉴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3],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4],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没,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耳。"众人虽

皆心以为不可，然莫敢复难。

丹阳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以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滕胤谓恪曰："君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按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5]，彼之民臣，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

【注释】

①中散大夫：职官名，职掌为顾问应对，无常事，品秩为六百石，地位在谏议大夫上。

②介胄（zhòu 纣）：披甲戴盔。　虮（jǐ 挤）：虱子的卵。

③"每鉴"句：荆邯向公孙述提出建议之事，见本书第四十二卷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

④"近见"句：家叔父，指诸葛亮，诸葛亮的奏表，见本书第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 228 年）。

⑤私门:权豪之门。本处指司马氏。

【译文】

5 二月,吴国军队从东兴返回。晋升太傅诸葛恪的爵位为阳都侯,加授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诸葛恪于是产生轻敌的心理,想再次出兵,各位大臣认为多次出兵,军队疲劳,异口同声地规劝诸葛恪;诸葛恪不听从。中散大夫蒋延坚决地争辩,诸葛恪命人扶他出去。随即著文晓谕众人说:"凡是敌对的国家想要互相吞并,就像仇人想要互相铲除对方。助长敌人的势力,祸患不降到自己身上,就落在后人身上,不能不深谋远虑。从前秦国仅占有函谷关以西而已,还凭着它吞并六国。现在拿魏国同古代的秦国相比,土地大几倍;拿吴国和蜀国同古代的六国相比,没有六国土地的一半大。然而,现在之所以能同魏国相对抗,只是因为曹操时代的兵士,到现在已差不多死光,后起的一代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贼寇衰微尚未强盛的时期。加上司马懿诛杀王凌后,自己随之丧命,他的儿子年幼懦弱,却独揽魏国大权,即使有高明的谋士,也不能施展他们的才能。现在征伐魏国,正是它遭到厄运的时候。圣人注重把握时机,实在就是指现在这种情况。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意,抱着苟且偷安的打算,认为凭着长江天险可以世代保全,不考虑魏国前后的发展变化,根据它现在的衰弱形势就轻视它今后的力量,这是我之所以长叹的原因。现在听说有的人认为百姓还很贫穷,想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是不知道考虑严重的危机,而喜爱施行小恩小惠。从前汉高祖已经幸运地占有三秦地区,为什么不紧闭关隘,坚守险阻,自享安乐,却全力攻打楚国,以致于身受创伤,铠甲里长满虱子,将领士兵受尽艰难困苦呢?难道他喜欢征战而忘记安宁的生活了吗?只是考虑长久之计,两个敌国不能并存而已。每次看到荆邯劝说公孙述的进取规划,近日看到我家叔父上奏章陈述的与贼寇争斗的计策,没有不喟然叹息的!朝夕坐卧不安,考虑的就是这些事情,所

以姑且陈述浅陋的见解，送给各位一阅。如果我一旦死去，志向不能实现，使后世的人知道我所忧虑的事情，可以深思而已。”众人虽然心中都认为他说得不对，但没有敢再驳难。

丹阳太守聂友一向和诸葛恪有交情，写信规劝诸葛恪说：“大行皇帝本来有遏阻东关的计划，只是还没有实施；最近贼寇远来送死，我们的将领士兵人凭借足下的声威德行，奋不顾身，一下子就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这难道不是宗庙神灵的保佑、国家的福分吗？应该暂且按兵不动，蓄精养锐，等待时机再出动。现在想乘胜大规模出兵，天命尚未抛弃魏国就凭个人意志行事，我私下为你感到不安。”诸葛恪写下长篇大论后，给聂友回信说：“足下的话虽然符合通常的事理，但没有看到胜负存亡的关键问题，你反复读一读我这篇论文，就可以醒悟了。”

滕胤对诸葛恪说：“你接受像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入京安定朝廷，出京摧毁强敌，名声传遍海内，天下的人没有不震动的，所有人的心中，都希望得到你的恩惠，得以休养生息。现在却在沉重的兵役力役之后，调兵出征，民众疲劳，财力不足，远方的敌人已有防备。如果攻打城池攻不下来，四野之中获取不到粮食，这就要丧失先前的功劳，招致后来的责难。不如休整部队，窥伺时机再出动。而且用兵是一件大事，事情靠众人努力才能成功，众人如果不高兴，你一人怎么办得到？”诸葛恪说：“众人都说不可以，是因为都没有认真考虑，抱着苟且偷安的想法；可是你也认为他们是对的，我还指望谁呢？因曹芳昏庸无能，政权掌握在私人手中；魏国的臣民，必然离心离德。现在我们依靠国家的资财，凭借战争胜利的威势，则攻向任何地方，哪有不取胜的呢？”三月，诸葛恪大举调发州郡二十万兵士，再次进犯魏国，委派滕胤担任都督，掌管留守事务。

6 夏,四月,大赦。

7 汉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1];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微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及祎死,维得行其志,及将数万人出石营[2],围狄道[3]。

8 吴诸葛恪入寇淮南,驱略民人。诸将或谓恪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动少;不如止围新城[4],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五月,还军围新城。

诏太尉司马孚督军二十万往赴之。大将军师问于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5],事有似弱而强,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可,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悬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师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毋丘俭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吴。陈泰进至洛门[6],姜维粮尽,退还。

扬州牙门将涿郡张特守新城,吴人攻之连月,城中兵

合三千人，疾病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乃投其印绶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特乃投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

【注释】

①丞相：指诸葛亮。

②石营：地名，在今甘肃西和西北。

③狄道：县名，治今甘肃临洮。

④新城：城名，指合肥新城，在今安徽合肥西。

⑤"昔周亚夫"句：周亚夫，汉初名将，坚壁昌邑事，见本书第十六卷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⑥洛门：地名，又作落门聚，即今甘肃武山东落门镇。

【译文】

6 夏，四月，大赦天下。

7 汉国姜维自认为熟悉西方风土人情，加上对自己的才能勇武颇为自负，想招诱羌人、胡人，做自己的附庸，认为陇山以西，可以夺占，为汉国所有。每次想大规模出兵，费祎就加以制约，不听从他的意见，给他的兵士，不超过一万人，说："我们比起丞相来差远了；丞相还不能平定中原，何况我们呢？不如暂且保国安民，谨慎地守住疆土，至于建功立业，还是等待有才干的人出现再说，不要希望能侥幸取胜，以一次战斗决定胜负；假若不能如愿，后悔就来不及

了。"等到费祎死去,姜维得以实施他的计划,率领几万兵士从石营出发,围攻狄道。

8 吴国诸葛恪进犯淮南,驱赶劫掠民众。将领中有人对诸葛恪说:"现在率领军队深入魏国疆土,边境上的民众,必定接连不断地逃往远处,这样我们就会军队疲劳,功效微小;不如只是包围新城,新城被围困,救兵必然到来,等救兵到来时再交战,就可得大胜了。"诸葛恪听从这个计策,五月,军队返回,包围新城。

诏令太尉司马孚统领二十万兵士前去救援新城。大将军司马师询问虞松说:"现在东西都有战事,二方都危急,将领们却意志消沉,该怎么办?"虞松说:"以前周亚夫坚守昌邑的壁垒而吴、楚自行失败,军事形势,有时看起来力量弱小而实际上很强大,不能不认识清楚。现在诸葛恪集中全部的精锐部队,足以恣意横行,却停下来围攻新城,想吸引我们的主力部队决一死战。如果他们攻城攻不下来,寻求我军主力作战我们不应战,军队疲劳,势必自行撤走,各将领不直接迎击,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姜维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深入我国境内和诸葛恪相呼应,得从我国掠取食物,不是有深厚根基的敌寇。而且认为我们集中力量到东方,西方必定空虚,所以径直深入。现在假如命令关中各军日夜赶路,急速前往,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大概就会逃走了。"司马师说:"好!"于是命令郭淮、陈泰集中关中的军队,解除狄道的包围;下令毋丘俭按兵不动,只守不攻,把新城放弃,让给吴国。陈泰进军到洛门,姜维粮食已尽,只得撤退。

扬州牙门将涿郡人张特守卫新城,吴国人攻打了几个月,城中兵士总共三千人,疾病战死的超过了一半,诸葛恪在城外堆起土山,猛烈攻打,城墙将要失陷,无法保住。张特于是对吴国人说:"现在我没有心思再战了。不过魏国军令规定,被攻打超过一百天而救兵没有赶到,虽然投降,家属也不受牵累治罪;自从遭到围攻以来,已有九十多天了,这座城池中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的已超过半数,城池虽然陷落,还有一半人不想投降,我将回头劝说他们,分辩

出善恶来，明天尽早送上名册，暂且把我的印章丝带拿去做信物。”于是抛下他的印章丝带给吴国人。吴国人听信了他的话而不捡取他的印章丝带。张特于是连夜折除房屋的木材，修补城墙的缺口，成为双层，第二天，对吴国人说：“我只有战死而已！”吴国人大怒，进军攻打，但攻不下来。

会大暑，吴士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以军事迕恪，恪立夺其兵，斥还建业。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来奔。诸将伺知吴兵已疲，乃进救兵。秋，七月，恪引军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是众庶失望，怨谤兴矣[1]。

汝南太守邓艾言于司马师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虚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犹败[2]，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

八月，吴军还建业，诸葛恪陈兵导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数妄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

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更罢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

【注释】

①谮(dú 独)：怨言。

②"昔子胥"句：子胥，指伍员，春秋末楚国人，其父伍奢为太子师傅，以直谏被杀，子胥逃往吴国，渐得吴国君主赏识，辅助吴王阖庐整军经武，一举攻楚灭郢(今湖北江陵北)，受封于申(今河南南阳北)。吴王夫差时，受任为大夫，参赞国事，因反对与越国和解、反对北上争霸，遭到诬陷，被赐令自杀。吴起之事，见本书第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商鞅之事，见本书第二卷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乐毅之事，见本书第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

【译文】

这时，天气非常炎热，吴国兵士疲劳，喝水后，就泻肚、浮肿，得病的人超过一半，死伤的人满地都是。各军营的官吏每天报告生病的人太多，诸葛恪认为他们撒谎，想杀了他们，从此没有人敢再报告了。诸葛恪内心已发觉失策，但对攻不下新城感到羞耻，愤怒的心情在脸上表现出来。将军朱异因军队事务触犯诸葛恪，诸葛恪马上剥夺他的兵权，驱逐他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陈述军事谋略，诸葛恪不采纳，蔡林于是骑马前来投奔魏国。魏国各将领窥探到吴国军队已经疲劳，于是派出救兵。秋，七月，诸葛恪率领军队撤离，兵士受伤患病，道路上到处都有掉队的，有的倒在沟壑中，有的被俘虏，全军上下哀痛不已，悲叹号哭。可是诸葛恪却安然无事似的，到长江中的沙洲上住了一个月，打算在浔阳开荒屯垦；君主接连下诏征召，才慢慢地率军返回。从此，官吏百姓大感失望，怨言越来越多。

汝南太守邓艾向司马师进言说："孙权已死，对新的君主，大臣还未归附，吴国的豪门大族都有私人武装，凭借军队，仗恃威势，足以对抗朝廷。诸葛恪刚刚执掌国政，不考虑安抚、体恤官吏民众，建立稳固的根基，却势衷于对外发动战争，耗费民力，集中全国军队，屯驻在坚固的城池外，死亡的人以万计数，带着祸难返回，这是诸葛恪受罪的时刻。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受到当时君主的信任，君主死后还不免失败，何况诸葛恪的才能赶不上四位贤人，他却不考虑面临的大祸，灭亡是指日可待的！"

八月，吴国的军队回到建业，诸葛恪陈列军队，前呼后拥地回到府邸，立即召见中书令孙嘿，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你们怎么敢多次随意颁布诏书？"孙嘿惶恐地告退，称说有病回到家中。

诸葛恪出征之后，选曹上奏后任命的官员，全部罢免，重新委派。态度比从前更为严厉，被治罪和斥责的人很多，将要进见的人，无不心惊胆战。又撤换宫廷守卫兵士，改用他的亲信；再次下令军队备战，想要攻打青州、徐州。

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于吴主，云欲为变。冬，十月，孙峻与吴主谋置酒请恪。恪将入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又，家数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乃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意，恪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以书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儿辈何能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剑履上殿，进谢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孙峻曰："使君病未善

平，有常服药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数行，吴主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斫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复刃，乃除地更饮。恪二子竦、建闻难，载其母欲来奔，峻使人追杀之。以苇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冈[1]。又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军[2]，杀恪弟奋威将军融于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

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电激，不崇一朝[3]；大风冲发，希有极日；然犹继之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浹辰[4]；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罪积恶盈，自致夷灭，父子三首，枭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5]；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毕见。人情之于品物，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惨然[6]？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7]，惠以三寸之棺[8]。昔项籍受殡葬之施，韩信获收敛之恩，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恩，岂不大哉？昔栾布矫命彭越[9]，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

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乞圣明哀察。”于是吴主及孙峻听恪故吏敛葬。

【注释】

①石子岗：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郊。

②“又遣”句：其时，施绩驻守江陵，孙壹驻守武昌。

③崇：终尽，充满。

④浹(jiā 佳)辰：十二日。浹，是遍的意思，日辰从子至亥共十二辰，故十二天称为浹辰。

⑤詈(lì 利)：骂。

⑥惨(cǎn 灿上声)然：形容心中悲惨。

⑦士伍：没有爵位的平民。秦汉时期，一般平民都有公士以上的爵位(民爵)，无爵位者社会地位低下。当时官吏犯罪，常被贬黜为士伍。三国的吴国，当与之没有多大差别。

⑧三寸之棺：古代下等的棺材。按礼制，庶人棺材最低为四寸，使用三寸之棺表明死主地位极低下。

⑨“昔栾布”句：栾布，汉初梁大夫，梁王彭越被杀，栾布违反诏令，奏事于彭越首级前，祠而哭之。其事详见本书第十二卷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译文】

孙峻利用民众的怨恨，官员的厌恶，在吴国群主面前诬陷诸葛恪，说他想要发动变乱。冬，十月，孙峻和吴国君主策划摆下酒席宴请诸葛恪。诸葛恪将要进宫的头天夜晚，精神躁动不安，整夜不能入睡；另外，家中多次发生怪异现象，诸葛恪心中疑惑。早晨，停车在宫门前，孙峻已经在帷帐中埋伏下兵士，恐怕诸葛恪不按时进宫，事情会泄露，就亲自出来迎接诸葛恪，说：“使君如果身体不舒适，可以等以后再来，我将把情况禀报主上。”想用这些话来试探诸葛恪的态度，诸葛恪说：“自然应该打起精神进宫。”散骑常侍张约、

朱恩等人秘密写信给诸葛恪说："今日的陈设不同往常，怀疑有其他的变故。"诸葛恪把信拿给滕胤看，滕胤劝诸葛恪返回。诸葛恪说："这群娃儿能干什么？只担心他们利用酒食下毒害人而已。"诸葛恪进宫，带剑穿鞋走上殿堂，进去向君主道谢后回到座位上。摆出酒席，诸葛恪心中怀疑，没有喝酒。孙峻说："使君的病没有康复，有常喝的药酒，可以拿出来喝。"诸葛恪的心于是安定下来。另外喝自己带来的酒，喝了几杯，吴国君主回到内室；孙峻起身上厕所，解下长衣，穿上短装，出来说："主上有诏书，逮捕诸葛恪。"诸葛恪惊慌起身，拔剑没有拔出来，而孙峻的刀已接连砍下来，张约从旁边砍杀孙峻，只砍伤孙峻的左手，孙峻却回手砍断张约的右臂。武卫将军所属兵士都赶上殿堂，孙峻说："所要杀的是诸葛恪，现在已经死了！"命令都把刀插进刀鞘，于是收拾地面，再开酒席。诸葛恪的两个儿子诸葛竦、诸葛建听说父亲遇难，用车载着母亲，想前来投奔魏国，孙峻派人追赶，杀了他们。用芦席裹住诸葛恪的尸体，用竹片捆住他的腰，扔到石子冈。又派遣无难督施宽前往将军施绩、孙壹军中，在公安杀死诸葛恪的弟弟奋威将军诸葛融，以及诸葛融的三个儿子。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都被诛灭三族。

临淮人臧均上奏章请求收葬诸葛恪，说："电闪雷鸣，不会持续一个早晨，大风猛吹，很少有整天不停的；随后来临的还有云和雨，用来滋润万物。这显示天地的威严，不能连日累月；帝王的怒气，不能绝情绝义。臣下狂妄愚蠢，不知道忌讳，胆敢冒着破家灭身的罪恶，请求主上像上天降下云雨那样施予恩惠。臣下想到从前的太傅诸葛恪，罪大恶极，自取灭亡，父子三人的首级，在街头示众已有几天，观看的有几万人，咒骂的声音如同狂风；国家的大刑，没有什么地方不受震撼，老人小孩，无不清楚看见。人心对于万物，快乐到了极点悲愁就会产生，看到诸葛恪鼎盛时，世上没有人可和他相比，身处宰辅地位，已有两年时间，现在被诛杀，跟杀禽兽没有什么不同，看过后回想一下，怎不令人悲伤？而且已经死了的人，和土壤一

样，凿掘斫刺，再也不会感到疼痛。希望圣明的朝廷效法天地，发怒不超过十天，让诸葛恪的同乡和他从前的属吏用平民的衣服收殓，赐给他三寸薄棺。从前项籍受到殡葬的待遇，韩信获得收殓的恩惠，这使汉高祖享有神明的声誉，盼望陛下光大三皇的仁德，大发慈悲，使国家的恩泽，施加于犯罪被杀的尸体，还让他再接受无穷的情意，这样，仁德的名声传播四方，劝勉天下，岂不是意义重大？从前栾布违背诏书，向彭越的首级禀报出使经过并祭祀彭越，臣下私下里认为栾布的做法不对，不首先请示主上就恣意发泄情感，博取名声，他能不被诛杀，实在是万幸。现在臣下不敢宣泄个人的情感；以便显露主上的恩泽，恭敬地伏地书写奏章，冒昧地陈述愚见，乞求圣明天子哀怜体察。"于是，吴国君主和孙峻准许诸葛恪过去的属吏将他收殓安葬。

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奋威将军张承亦以为恪必败诸葛氏。陆逊尝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汉侍中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嶲太守张嶷与瞻书曰："东主初崩[1]，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2]，亦何容易！亲有周公之才，犹有管、蔡流言之变[3]，霍光受任，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4]，赖成、昭之明以免斯难耳。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

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也。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5],谁复有尽言者邪?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愿深采察!"恪果以此败。

吴群臣共议上奏,推孙峻为太尉,滕胤为司徒。有媚峻者言曰:"万机宜在公族,若承嗣为亚公[6],声名素重,众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为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上人失望。滕胤女为恪子竦妻,胤以此辞位。孙峻曰:"鲧、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峻与胤虽内不沾洽,而外相苞容,进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齐王奋闻诸葛恪诛,下住芜湖,欲至建业观变。傅相谢慈等谏,奋杀之,坐废为庶人,徙章安[7]。

南阳王和妃张氏,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迁都之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诛,丞相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8],又遣使者追赐死。初,和妾何氏生子晧,诸姬子德、谦、俊。和将死,与张妃别,妃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亦自杀。何姬曰:"若皆从死,谁当字孤?"遂抚育晧及其三弟,皆赖以获全。

【注释】

①东主:吴国在蜀国的东面,故称吴国君主为东主。

②太傅:指诸葛恪。

③"亲有"句:周公辅佐周成王之初,管叔、蔡叔造谣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随之发动叛乱。周公东征三年,乱事才平定。

④"霍光"句:燕王刘旦等人的逆乱之谋,见本书第二十三卷汉昭帝元凤

元年(公元前7年)。

⑤郎君:汉代以来,门生故吏称长官或师门子弟为郎君。

⑥承嗣:滕胤的表字。 亚公:司徒地位仅次于太尉,故称亚公。

⑦章安:县名,治今浙江临海东南章安。

⑧新都:郡名,治今浙江淳安西北。

【译文】

当初,诸葛恪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名声,大皇帝非常器重他,可是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常常担忧,说:"他不是保持家业的人。"诸葛瑾的朋友奋威将军张承也认为诸葛恪必定毁掉诸葛氏。陆逊曾对诸葛恪说:"在我前面的人,我一定要侍奉他,和他一同升阶,在我下面的人,就要扶持提拔他;现在看你的行事,对上气势凌人,对下态度傲慢,这不是安定和建立功德的根基。"汉国侍中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恪第二次攻打淮南时,越嶲太守张嶷给诸葛瞻写信说:"东主刚刚逝世,继位的皇帝实在年幼懦弱,太傅接受辅佐年幼皇帝的重任,谈何容易!凭着周公的才能,又是亲属,还有管叔、蔡叔的谣言和叛乱,霍光接受托孤的重任,也有燕王、盖公主、上官桀阴谋作乱,依靠周成王、汉昭帝的圣明,才免除祸难而已。从前每每听说东主对生死赏罚的事,从不交给下面的人,如今在即将死亡时,仓促地征召太傅,把身后的事托付给他,诚意实在是值得考虑的。加上吴、楚地区的人轻浮急躁,是古代已有记载的,太傅却离开年幼的皇帝,前往敌国疆土,恐怕不是好的计策。虽然说吴国法度严明,上下和睦,但一百次行动中有一次失误,也不是明智的谋略。借用古代的事情衡量现代的事情,现代犹古代,除非郎君向太傅进献忠言,谁还能尽力规劝呢?撤回军队,发展农业,全力推行仁德恩惠,几年之后,东西同时出兵,并不算晚,希望郎君深入地考虑,采纳我的建议。"诸葛恪果然因为张嶷指出的这个原因而失败。

吴国文武官员共同商议上奏章,推举孙峻担任太尉,滕胤担任

司徒。有个向孙峻献媚的人说:"各项事务应由您的家族掌握,如果滕承嗣担任亚公,他一向有很高的声望,众人的心归附他,是不可估量的。"于是上奏章推举孙峻担任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不另外设置御史大夫;因此,士大夫大失所望。滕胤的女儿是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竦的妻子,滕胤因这个缘故而辞职。孙峻说:"竦的罪过尚不牵连到禹,滕侯何必这样?"孙峻和滕胤虽然内心存有芥蒂,但外表上能互相宽容,晋升滕胤的爵位为高密侯,仍像从前一样共事。

齐王孙奋听说诸葛恪被杀,向下移驻芜湖,想到建业观察时局变化。傅相谢慈等人规劝,孙奋杀了他们,朝廷为此判下孙奋的罪,贬他为平民,迁徙到章安。

南阳王孙和的妃子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在这以前,诸葛恪有迁都的意思,派人修治武昌宫,民间有人传说诸葛恪打算迎接孙和,立他为皇帝。等到诸葛恪被诛杀,丞相孙峻为此而夺去孙和的印玺丝带,把他迁徙到新都,随之又派遣使者追去,赐令孙和自杀。当初,孙和的侍妾何氏生下儿子孙皓,其他侍妾生下儿子孙德、孙谦、孙俊。孙和将要自杀时,和张妃诀别,张妃说:"无论吉凶祸福,都要跟随你,绝不单独活命。"也自杀了。何姬说:"如果都跟着去死,谁来抚育孤儿?"于是抚育孙皓和他的三个弟弟,几个孩子都依靠何姬得以保全。

高贵乡公上[1]

正元元年

1 春,二月,杀中书令李丰。初,丰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内翕然称之。其父太仆恢不愿其然,敕使闭门断客。曹

爽专政，司马懿称疾不出[2]，丰为尚书仆射，依违二公间，故不与爽同诛，丰子韬，以选尚齐长公主。司马师秉政，以丰为中书令。是时，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亲，不得在势任，居常怏怏；张缉以后父去郡家居[3]，亦不得意；丰皆与之亲善。师虽擢用丰，丰私心常在玄。丰在中书二岁，帝数召丰与语，不知所说。师知其议己，请丰相见以诘丰，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环筑杀之，送尸付廷尉，遂收丰子韬及夏侯玄、张缉等皆下廷尉，钟毓按治，云："丰与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谋曰：'拜贵人日，诸营兵皆屯门，陛下临轩，因此同奉陛下，将群僚人兵，就诛大将军；陛下倘不从人，便当劫将去耳。'"又云："谋以玄为大将军，缉为车骑将军；玄、辑皆知其谋。"庚戌，诛韬、玄、缉、铄、敦、贤，皆夷三族。

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欲与之俱，玄不从。及司马懿薨，中领军高阳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4]，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5]。"及下狱，玄不肯下辞，钟毓自临治之。玄正色责毓曰："吾当何罪？卿为令史责人也[6]。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颔之而已。及就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

李丰弟翼，为兖州刺史，司马师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谓翼曰："中书事发，可及诏书未至赴吴，何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为谁？"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

知可与同死生者，虽去亦不免?”翼曰:“二儿小，吾不去，今但从坐身死耳，二儿必免。”乃止，死。

初，李恢与尚书仆射杜畿及东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内实而无外观，州里弗称也。冲尝与李丰俱见畿，既退，畿叹曰:“孝懿无子[7]；非徙无子，殆将无家。君谋为不死也[8]，其子足继其业。”时人皆以畿为误，及丰死，冲为代郡太守，卒继父业。

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邓飏俱有盛名，欲交尚书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问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9]，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10]，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11]。邓玄茂有为而无终[12]，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将败家；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嘏又与李丰不善，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权利，若任机事，其死必矣!”

【注释】

①高贵乡公:即曹髦(公元241～260年)，字彦士，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丕之孙，公元254～260年在位。髦少好学，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封郯县高贵乡公；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皇帝曹芳，迎髦为帝。在位期间，不甘为司马氏傀儡。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亲率宿卫攻司马昭，为昭手下成济杀害。死后无谥，史称高贵乡公。

②“司马懿”句:司马懿称疾不出事，见本书第七十六卷魏邵陵厉公正始八、九年(公元247、248年)。

③“张缉”句:张缉自东莞召回，见本书第七十六卷魏邵厉公嘉平四年(公元252年)。

④士宗：许允的表字。

⑤子元、子上：司马师、司马昭的表字。

⑥“卿为”句：自汉以来，公府有令史，廷尉有狱史，负责处理具体事务。夏侯玄指责钟毓亲自审案，越俎代庖，是秉承公府旨意，充当了公府令史的角色。

⑦孝懿：李恢的表字。

⑧君谋：郭智的表字。

⑨太初：夏侯玄的表字。

⑩何平叔：即何晏，晏字平叔。

⑪“所谓”句：“利口覆邦国”，语出《论语·阳货篇》“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意为花言巧语、能言善辩。

⑫邓玄茂：即邓飏，飏字玄茂。

【译文】

高贵乡公上

正元元年（甲戌，公元 254 年）

1 春，二月，杀死中书令李丰。当初，李丰十七八岁，已有清雅的名声，海内一致称赞他。他的父亲太仆李恢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命令他关门读书，断绝外面的交往。曹爽专权时，司马懿宣称有病，不出家门，李丰当时担任尚书仆射，在二人中周旋，所以后来没有和曹爽同时被杀。李丰的儿子李韬，因条件合适娶齐长公主。司马师秉持朝政，委派李丰担任中书令。当时，太常夏侯玄名声传遍天下，因和曹爽是亲戚，不能得到有权势的职位，平日常常怏怏不乐；张缉因是皇后的父亲，离开东莞郡住在家中，也不顺心；李丰和他俩都很亲近友好。司马师虽然擢升李丰，李丰内心却常常向着夏侯玄。李丰在中书省任职二年，皇帝多次召见他，和他交谈，不知说了些什么。司马师知道一定是议论自己的，请李丰见面而盘问他，李丰不以实情相告，司马师发怒，用刀把上的圆环捣死了他，尸体送交廷尉，于是逮捕李丰的儿子李韬和夏侯玄、张缉等人，都交付廷

尉，钟毓审讯，结论说："李丰和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策划说：'在陛下册立贵人的那一天，各军营的兵士都屯驻在宫城门前，陛下到殿下，趁这个机会簇拥陛下，率领官员兵士，前去诛杀大将军；陛下尚若不顺从众人，就劫持他离去。'"又说："他们策划推举夏侯玄为大将军，张缉为车骑将军；夏侯玄、张缉都知道这个阴谋。"二十二日，诛杀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都诛灭三族。

夏侯霸投奔蜀国时，邀约夏侯玄，想和他一同前往，夏侯玄不听从。等到司马懿逝世，中领军高阳人许允对夏侯玄说："再也不用忧虑了！"夏侯玄叹息说："士宗，你怎么看不清以后的事呢？这个人还能把我当老朋友家的后代看待，司马子元、司马子上就容不下我了。"等到被捕下狱，夏侯玄不肯招供，钟毓亲自前去审讯他。夏侯玄严肃地斥责钟毓说："我有什么罪？你却充当令史来责问我，要写你就替我写！"钟毓因夏侯玄是知名人士，节操高尚，不可能使他屈服，但案件又要了结，就在夜晚为夏侯玄写供词，并让供词和指控的事实一致，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看后，点点头而已。等到绑赴刑场，面色不改，举止同往常一样。

李丰的弟弟李翼，担任兖州刺史，司马师派遣使者逮捕他。李翼的妻子荀氏对李翼说："中书令的事情暴露了，可以趁诏书还没到逃往吴国，何必坐在这里等待死亡？身边的人，谁能和你一同赴汤蹈火？"李翼陷入沉思，不回答，妻子说："你身为大州刺史，却不知谁能与你同生死共命运，即使逃走也不能免死！"李翼说："两个儿子还小，我不逃走，受株连而死只有我一人而已，两个儿子必定可以免遭祸难。"于是不逃走，被杀。

当初，李恢和尚书仆射杜畿以及东安太安郭智友好，郭智的儿子郭冲有见识，却其貌不扬，乡里没有人称赞他。郭冲曾经和李丰一起去拜见杜畿，退出后，杜畿叹息说："李孝懿没有儿子；不但没有儿子，恐怕连家都要毁掉。郭君谋是不会死的，他的儿子足以继

承他的业绩。”当时人都认为杜畿看错了人，等到李丰被杀，郭冲担任代郡太守，终于继承了父亲的业绩。

正始年间，夏侯玄、何晏、邓飏都有很高的名声，想结交尚书郎傅嘏，傅嘏不接受。傅嘏的朋友荀粲感到奇怪，问他的理由，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向高过自己的能力，能博取虚名却没有真实的才干。何平叔言谈清高，却热衷名利，喜好辩论却没有诚意，正是那种‘能言善辩而颠覆国家’的人。邓玄茂做事有头无尾，在外求取名利，内心却无约束，有失检点，喜欢意见相同的人，厌恶意见相左的人，多嘴多舌，忌妒能力超过自己的人；多嘴多舌会生出很多的事端，忌妒能力超过自己的人会失去亲近的朋友。据我观察这三个人，都将毁灭家族；疏远他们还担心受到祸患的牵连，何况是亲近他们呢？”傅嘏又和李丰不友好，对朋友说：“李丰为人虚情假意，疑心很重，爱耍小聪明，热衷于权势名利，如果掌管机要事务，必定会遭杀身之祸。”

2 辛亥，大赦。

3 三月，废皇后张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车都尉夔之之女也。

4 狄道长李简密书请降于汉。六月，姜维寇陇西。

5 中领军许允素与李丰、夏侯玄善。秋，允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1]。帝以允当出，诏会群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当与帝别，涕泣歔欷。允未发，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2]，未至，道死。

6 吴孙峻骄矜淫暴，国人侧目。司马桓虑谋杀峻，立太子

登之子吴侯英;不克,皆死。

7 帝以李丰之死,意殊不平。安东将军司马昭镇许昌,诏召之使击姜维。九月,昭领兵入见,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3]。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勒兵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

昭引兵入城,大将军师乃谋废帝。甲戌,师以皇太后令昭群臣会议,以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群臣皆莫敢违。乃奏收帝玺绶,归藩于齐。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师,师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齐王印绶,出就西宫。帝与太后垂涕而别,人乘王车[4],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十人,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

师又使使者请玺绶于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不立,我当何之!且明皇帝当永绝嗣乎?高贵乡公,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5],其详议之。"丁丑,师更召群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髦于元城。髦者,东海定王霖之子也,时年十四,使太常王肃持节迎之。师又使请玺绶,太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自欲以玺绶手授之。"冬,十月,癸丑[6],高贵乡公至玄武馆[7],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

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庚寅，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8]，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为齐王筑宫于河内。

8 汉姜维自狄道进拔河间、临洮[9]。将军徐质与战，杀其荡寇将军张嶷，汉兵乃还。

9 初，扬州刺史史文钦，骁果绝人，曹爽以其乡里故爱之。钦恃爽势，多所陵傲。及爽诛，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镇东将军毋丘俭素与夏侯玄、李丰善，玄等死，俭亦自安，乃以计厚待钦。俭子治书侍御史甸谓俭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家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矣！"俭然之。

【注释】

①假节：职官名。魏晋时，都督持节分三类，职权有大小之别。使持节可杀二千石以下官吏；持节杀无官位之人，遇战事，职权与使持节相同；假节只在有战事时可杀违犯军令者。

②乐浪：郡名，治今朝鲜平壤市南大同江南岸土城洞，一说即今平壤市。

③平乐观：楼阁台。又名平乐馆，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洛阳故城西。

④"人乘"句：据其他版本及《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魏略》，"人乘"作"遂乘"，译文据改。

⑤小宗：旧时称嫡长子以下诸子的世系为小宗，与大宗对称。

⑥癸丑：据其他版本及《三国志·三少帝纪》，当作"己丑"，译文据改。

⑦玄武馆：楼阁台，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洛阳故城北。

⑧止车门：皇宫的外门。又称司马门，凡出入宫禁者，除皇帝外，都得在这里下车步行。

⑨河间：据胡三省注，当作"河关"，译文据改。河关，县名，治所确址待考，疑在今青海贵德西南。

【译文】

2 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3 三月，废黜皇后张氏；夏，四月，立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是奉车都尉王夔之的女儿。

4 狄道长李简秘密写信，向汉国请求投降。六月，姜维进犯陇西。

5 中领军许允一向和李丰、夏侯玄友好。秋，许允担任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皇帝因许允将要出京，下诏文武官员聚会，皇帝特地召唤许允坐在身边；许允和皇帝告别时，哀叹抽泣。许允还没出发，主管官员举奉许允往日散发官府物品，逮捕他交付廷尉，迁徙到乐浪，还没有到达，就死在途中。

6 吴国孙峻骄横傲慢、荒淫残暴，国中人士不敢正眼看他。司马桓虑策划杀死孙峻，拥立从前太子孙登的儿子吴侯孙英；没有成功，都被杀掉了。

7 皇帝因李丰被杀，心中愤 愤不平。安东将军司马昭镇守许昌，下诏征召他，命令他攻打姜维。九月，司马昭率领军队，入朝晋见，皇帝前往平乐观检阅他的军队。左右的人劝皇帝趁司马昭告辞时杀掉他，然后统率军队打退大将军；已经写好诏书放在面前，皇帝畏惧，不敢动手。

司马昭率领军队进城，大将军司马师于是策划废黜皇帝。十九日，司马师假称皇太后的命令，召集文武官员聚会商议，认为皇帝荒淫无度，宠幸、亲近歌舞艺人，不能够继承帝位；文武官员没有谁敢于违抗。于是上奏章请求没收皇帝的玉玺丝带，回到封地齐国。派郭艾进宫禀报太后，太后正和皇帝对面坐着，郭艾对皇帝说："大

将军想要废黜陛下，立彭城王曹据为皇帝！"皇帝于是起身离开。太后不高兴。郭芝说："太后有儿子却不能管教，现在大将军主意已定，又统率军队驻扎在宫外防备意外的情况，只应顺着他的意思行事，还有什么好说的？"太后说："我想要见一见大将军，有些话要对他说。"郭艾说："有什么可见的呢？只应该赶快取出玉玺丝带来！"太后不再坚持，于是派遣身边的侍御史取出玉玺丝带放在座位旁边。郭艾出宫报告司马师，司马师十分高兴。又派遣使者给皇帝授予齐王的印章丝带，让他出去坐在西宫。皇帝和太后流着眼泪告别，于是乘坐王爵的车子，从太极殿的南面出宫，送行的文武官员有几十人，司马孚悲痛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其他的人大多流泪不止。

司马师又派遣使者向太后索取玉玺丝带。太后说："彭城王，是我的小叔子，现在立他为皇帝，我往哪里去？而且，明皇帝将永远断绝后嗣吗？高贵乡公，是文皇帝的长孙，是明皇帝弟弟的儿子，按礼制，小宗有入继大宗的权利，各位详细商议吧！"二十二日，司马师再次召集文武官员，把太后的命令拿给他们看，于是决定到元城迎接高贵乡公曹髦。曹髦，是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这时十四岁，司马师派遣太常王肃秉持符节迎接他。司马师又派人索取玉玺丝带，太后说："我要见高贵乡公，他小时候我就认识他，我想要把玉玺丝带亲手授予他。"冬，十月，初五，高贵乡公到达玄武馆，文武官员奏请住在前殿，高贵乡公认为是旧日先帝住过的地方，就避开前殿住在西侧的房舍中；文武官员又请求用皇帝的车驾迎接，高贵乡公不准许。初五，高贵乡公进入洛阳，文武官员到西掖门南面迎接叩拜，高贵乡公下车答拜，司仪的人禀告说："按礼仪不答拜。"高贵乡公说："我也是天子的臣属呀。"于是答拜。到达止车门下车，左右的人说："按旧日规定，可乘车入宫。"高贵乡公说："我接受皇太后的征召，不知道是什么事。"于是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这一天，在太极前殿登上皇帝位，陪同的文武官员都很欣慰。大赦天下，改年

号为正元。在河内为齐王修建宫室。

8 汉国姜维从狄道进军，攻下河关、临洮。魏国将军徐质同他交战，杀死他的荡寇将军张嶷，汉国军队于是撤退。

9 当初，扬州刺史文钦，骁勇果敢，超过常人，曹爽因为他是同乡，所以很喜爱他。文钦仗恃曹爽的权势，时常凌辱他人。等到曹爽被杀，加之虚报杀敌数目邀功求赏，司马师时常抑制他，因此心中怨恨。镇东将军毌丘俭一向和夏侯玄、李丰友好，夏侯玄等人被杀，毌丘俭也惴惴不安，于是设计拉拢文钦。毌丘俭的儿子治书侍御史毌丘甸对毌丘俭说："大人肩负独当一面的重大责任，皇帝被废黜，却像没有事一样地守卫一方，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毌丘俭认为他说得对。

二 年

1 春，正月，俭、钦矫太后诏，起兵于寿春，移檄州郡以讨司马师，乃表言："相国懿，忠正，有大勋于社稷，宜宥及后世，请废师，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护军望，忠公亲事，皆宜亲宠。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俭又遣使邀镇南将军诸葛诞，诞斩其使。俭、钦将兵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使钦在外为游兵。

司马师问计于河南尹王肃，肃曰："昔关羽虏于禁于汉滨，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1]。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时师新割目瘤，创甚，或以为大将军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肃

与尚书傅韫、中书侍郎钟会劝师自行，师疑未决。韫曰："淮、楚兵劲[2]，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师蹶然起曰："我请舆疾而东。"戊午，师率中外诸军以讨俭、钦，以弟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召三方兵会于陈、许[3]。

师问计于光禄勋郑袤，袤曰："毋丘俭好谋而不达事情，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宜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亚夫之长策也。"师称善。

师以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基言于师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诱迫胁，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临，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致于军门矣。"师从之。以基为前军，既而复敕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俭、钦虏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4]；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5]，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6]，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时据潩水[7]。

闰月，甲申，师次于潩桥，俭将史招、李续相次来降。王基复言于师曰："兵闻拙速，未睹为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

言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垒以积实资虏而远运军粮,甚非计也。"师犹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地,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欲往争,发十余里,闻基先到,乃复还保项。

【注释】

①"昔关羽"四句:关羽失败事,见本书第六十八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②淮、楚:指淮南。淮南的寿春,曾是从前楚国的都城,故以"淮、楚"并称。

③三方:指东、西、北三方。

④"又州郡"句:大意为州郡军队的家属如被毋丘俭劫掠,州郡军队就会人心离散,失去斗志。

⑤谯、沛、汝、豫:豫,指颍川,当时豫州的治所在颍川,故以"豫"代"颍"。谯、沛、汝、颍为豫州所属四郡。

⑥南顿:县名,治今河南项城西南。

⑦瀵(yīn 因)水:河流名,为河南颍水三源中的中源,出瀵强(治今河南临颍东)南泽中,东入颍水。

【译文】

二年(乙亥,公元255年)

1春,正月,毋丘俭、文钦假称太后诏令,在寿春起兵,传送檄文给各州郡,号召共同讨伐司马师,于是上奏章说:"相国司马懿,忠诚正直,对国家有很大的功劳,应该宽宥他的后嗣,请求废黜司马师,以侯爵的身分回到私宅,委派他的弟弟司马昭接替他。太尉司马孚,忠诚孝道,行为谨慎,护军司马望,忠于国家,履行职责,都应该亲近宠信,授予重要的职位。"司马望,是司马孚的儿子。毋丘俭

又派遣使者邀约镇南将军诸葛诞，诸葛诞杀了他的使者。毋丘俭、文钦率领五六万军队渡过淮河，向西到达项县；毋丘俭坚守城池，让文钦在外流动作战。

司马师向河南尹王肃询问计策，王肃说："从前关羽在汉水边俘虏于禁，有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攻取他的将领士兵的家属，他的军队顷刻瓦解。现在淮南将领士兵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州郡，只要赶紧前去抵御守卫，使淮南的军队不能前进，他们势必也会像关羽那样土崩瓦解。"这时，司马师刚割下眼部的肉瘤，伤口疼得厉害，有人认为大将军不适宜亲自出征，不如派遣太尉司马孚去抵御。只有王肃和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司马师亲自前往，司马师犹豫不决。傅嘏说："淮、楚地区兵力强盛，而且毋丘俭等人仗恃实力，远出争斗，他们的锋芒是难以抵挡的。如果各将领交战中有个闪失，有利的形势一失去，您的事业就失败了。"司马师猛然地站起来，说："我要带病东征。"初五，司马师率领中外各军讨伐毋丘俭、文钦，委派弟弟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下来镇守洛阳，征召东、西、北三方的军队，在陈国、许昌会合。

司马师向光禄勋郑袤询问计策，郑袤说："毋丘俭喜爱谋划，但不明白事理，文钦勇敢，但没有算计。现在大军的行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江、淮地区的兵士，有锐气但不能持久，应该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来挫伤他们的锐气，这是周亚夫用过的高明策略。"司马师认为他说得对。

司马师委派荆州刺史王基担任代理监军，赐予符节，统领许昌的军队。王基向司马师进言说："淮南的叛逆，不是官吏百姓想要作乱，只是受毋丘俭等人诳骗引诱、强迫威胁，他们畏惧眼前的祸难，所以聚集在一起而已。如果大军一到，必定会土崩瓦解，毋丘俭、文钦的首级用不了一个早晨就会送到军营门前。"司马师听从他的建议。以王基为先头部队，不久又下令王基停止前进。王基认为："毋丘俭等人发兵，足以向前推进，可是好久不进军，这是他们的欺诈

做法已经暴露，人心疑惑沮丧。现在不显示军威来符合人民的期望，却停止前进，高筑壁垒，给人一种畏惧怯懦的印象，这不合乎用兵的道理。如果毋丘俭、文钦掳掠民众来补充自己，州郡军队的家属又被贼寇得到，就会军心涣散；被毋丘俭等人胁迫的一些人，自己顾虑罪恶深重，也不敢再回来；这是把军队部署在没有作用的地方，而造成为非作歹的根源。如果吴国贼寇乘机进犯，淮河以南就会不为国家所有，谯郡、沛郡、汝南郡、颍川郡就会出现危险，动荡不安，这是很大的失策。军队应该迅速前进，占据南顿，南顿有大粮仓，估计有足够军队吃四十天的粮食，据守坚固的城池，利用积蓄的谷物，抢在敌人之前动手就能使敌人士气受挫，这是平定贼寇的关键。"王基多次请求，才被采纳，进军占据瀍水。

闰月，初一，司马师驻扎在瀍桥，毋丘俭的将领史招、李续相继前来投降。王基又向司马师进言说："用兵贵在谨慎迅速，没有看到靠投机取巧和拖延而取胜的。当今外部有强大的贼寇，内部有叛逆的臣属，如果不迅速解决，事情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议论的人大多说将军行事稳重。将军行事稳重，这是对的；但停止前进，就不对了。行事稳重，不是不向前进的意思，而是指进军时敌人不能阻挡。现在据守壁垒，把积蓄的粮食让给贼寇，我们却从远地运输军粮，实在不是好计策。"司马师还是不允许。王基说："将领在战场上，君王的命令也可以不接受。他们得到对他们有利，我们得到对我们有利，这叫做必争之地，南顿就是必争之地。"于是自作主张，进军占据南顿，毋丘俭等人也从项县出发，想去占领南顿。行进了十多里，得知王基已抢先到达，于是又返回，据守项县。

2 癸未[1]，征西将军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陈泰代之。

3 吴丞相峻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会稽留赞袭寿春，

司马师命诸军皆深壁高垒，以待东军之集。诸将请进军攻项，师曰："诸军知其一[2]，未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俭、钦说诱与之举事，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3]，史招、李续前后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且俭等欺诳将士，诡变万端，小与持久，诈情自露，此不战而克之术也。"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向寿春[4]；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5]，绝其归路；师屯汝阳。毋丘俭、文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计穷不知所为；淮南将士家皆在此，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俭之初起，遣健步赍书至兖州，兖州刺史邓艾斩之，将兵万余人，兼道前进，先趋乐嘉城[6]，作浮桥以待师。俭使文钦将兵袭之。师自汝阳潜兵就艾于乐嘉，钦猝见大军，惊愕未知所为。钦子鸯，年十八，勇力绝人，谓钦曰："及其未定，击之可破也。"于是分为二队，夜夹攻军，鸯帅壮士先至鼓噪，军中震扰。师惊骇，所病目突出，恐众知之，啮被皆破。钦失期不应，会明，鸯见兵盛，乃引还。师与诸将曰："贼走矣，可追之！"诸将曰："钦父子骁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师曰："夫一鼓作气，再而衰。鸯鼓噪失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引而东，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陈，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师使左长史司马班率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逼。

殿中人尹大目小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师将与俱行，大目知师一目已出，启云："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耳；又天子乡里⑦，素与大目相信，乞为公追解语之，令还与公复好。"师许之。大目单身乘大马，被铠胄，追钦，遥相与语，大目心实欲为曹氏，谬言："君侯何苦不可复忍数日中也？"欲使钦解其旨。钦殊不悟，乃更厉声骂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报恩，反与司马师作逆，不顾上天，天不佑汝！"张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败矣，善自努力！"

【注释】

①癸未：闰正月甲申朔，无癸未。

②诸军：据《晋书·景帝纪》，当作"诸君"。译文据改。

③淮北：淮河以北。这里指豫州、兖州。

④安风：县名，治今安徽霍丘西南。

⑤宋：地名，指梁国之地。梁国治所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南)，是先秦时宋国都城，故称梁国为宋。

⑥乐嘉城：城名，在今河南商水东南。

⑦"又天子"句：文钦是谯郡人，故尹大目称其为"天子乡里"。

【译文】

2 癸未日，征西将军郭淮去世，委派雍州刺史陈泰接替他。

3 吴国丞相孙峻率领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会稽人留赞袭击寿春，司马师命令各军都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等待东方各州军队会合。各将领请求进军攻打项县，司马师说："各位只知道事情的一个方面，不知它的另一面。淮南的将领士兵本来没有反叛的心意，毋丘俭、文钦加以劝说引诱，和他们一同起事，以为远近的人必定会

响应；可是起事时，淮河以北不追随，史招、李续先后逃离，内部分化，外部叛变，自己知道必定要失败。被围困的野兽还想拼斗，陷入困境的人更会竭力挣扎，迅速交战正合乎他们的心意，虽然说我们必定会取胜，但死的人也会增多。况且毋丘俭等人欺骗将领士兵，诡计多端，稍微和他们相持一段时间，行骗的内情自然会暴露，这是不用交战而战胜他们的办法。"于是派遣诸葛诞统领豫州各军，从安风向寿春进发，征东将军胡遵统领青州、徐州各军，出兵到谯郡、梁国之间，断绝毋丘俭等人的退路；司马师屯驻在汝阳。毋丘俭、文钦进不能交战，退又担心寿春遭到袭击，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是好；淮南的将领士兵家庭都在北方，人心沮丧涣散，投降的人接连不断，只有淮南新归附的农民为他们效命。

毋丘俭刚起兵时，派遣行走快速的使者送信到兖州，兖州刺史邓艾杀死使者，率领军队一万多人，日夜赶路，先期到达乐嘉城，架设浮桥，等待司马师。毋丘俭派文钦率领军队袭击邓艾。司马师从汝阳秘密率军到乐嘉同邓艾会合，文钦突然发现大军，吃惊发愣，不知该怎么办。文钦的儿子文鸯，这时十八岁，勇力超越常人，对文钦说："趁他们还没部署好，攻打他们，可以获胜。"于是分为两队，在夜晚夹击司马师的军队，文鸯率领强壮的兵士首先赶到，击鼓呐喊，军中震惊混乱。司马师惊讶恐惧，发病的眼睛向外突出，恐怕众人知道这个情况，咬住被子来忍受疼痛，被子都咬破了。文钦误了约定的时间，没有前来接应，等到天明，文鸯见司马师的兵力强盛，就率军撤回。司马师对各将领说："贼寇逃跑了，可以追击他们！"各将领说："文钦父子骁勇，没有受挫，为什么要逃跑？"司马师说："擂第一次战鼓时，士气高昂，擂第二次就衰落了。文鸯击鼓呐喊，没有接应的，他的气势已受挫，不逃跑还等待什么？"文钦将要率军向东撤退，文鸯说："不先挫丧他们的气势，是走不脱的。"于是和十多个骁勇的骑兵冲锋陷阵，冲向哪里，哪里就纷纷倒下，于是率领军队撤离。司马师派左长史司马班率领八千骁勇的骑兵追击，文鸯单人

匹马冲入几千骑兵中，杀伤一百多人，才退出来，这样冲杀了六七次，追赶的骑兵没有人敢逼进。

殿中官员尹大目小时候是曹氏的家奴，时常跟在天子身边，司马师带着他一同出征，尹大目知道司马师的一只眼睛已经突出来了，禀报说："文钦本来是您的心腹，只是被别人引入歧途而已；加上是天子的同乡，一向和我有交情，请求替您追上他向他解释，让他回头和您重归于好。"司马师答应了他。尹大目独自一人骑着大马，穿上铠甲，追赶文钦，远远地和他对话，尹大目内心中实际上想为曹氏效力，就用很隐晦的话对他说："君侯为什么不能再忍耐几天呢？"想让文钦理解他的用意。文钦却一点也不能领悟，反而高声责骂尹大目说："你是先帝的家奴，不考虑报答恩德，反而和司马师一同叛逆，不顾天理良心，上天不会保佑你！"拉弓搭箭要射尹大目，尹大目流着眼泪说："大事就要失败了，你好好努力吧！"

是日，毋丘俭闻钦退，恐惧夜走，众遂大溃。钦还至项，以孤军无继，不能自立，欲还寿春，寿春已溃，遂奔吴。吴孙峻至东兴，闻俭等败，壬寅，进至橐皋[1]，文钦父子诣军降。毋丘俭走，北至慎县[2]，左右人兵稍弃俭去，俭藏水边草中。甲辰，安风津民张属就杀俭[3]，传首京师，封属为侯。诸葛诞至寿春，寿春城中十余万口，惧诛，或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诏以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夷毋丘俭三族。俭党七百余人系狱，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诛首事者十余人，余皆奏免之。俭孙女适刘氏，当

死，以孕系廷尉。司隶主簿程咸议曰："女适人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恩。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④，非所以哀矜女弱⑤，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仍著于律令。

4 舞阳忠武侯司马师疾笃，还许昌，留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监诸军事。充，逵之子也。卫将军昭自洛阳往省师，师令昭总统诸军。辛亥，师卒于许昌。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密事，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昭俱发，还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诏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会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

5 吴孙峻闻诸葛诞已据寿春，乃引兵还。以文钦为都护、镇北大将军、幽州牧。

6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孙女也。

7 秋，七月，吴将军孙仪、张怡、林恂谋杀孙峻，不克，死者数十人。全公主潛朱公主于峻⑥，曰"与仪同谋。"峻遂杀朱公主。

峻使卫尉冯朝城广陵，功费甚众，举朝莫敢言，唯滕胤谏止之，峻不从，功卒不成。

【注释】

①橐(tuó 驼)皋：地名，即今安徽巢县柘皋。

②慎县:县名,治今安徽颍上西北江口集。

③安风津:渡口名,在今安徽霍丘北淮河上。

④二门:指父母之家与夫家。

⑤女弱:旧时女子被视为阴类,禀气柔弱,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故称为女弱。

⑥朱公主:即孙鲁育。字小虎,孙权次女。初嫁将军朱据,因之称为朱公主。朱据被杀,改嫁刘纂。

【译文】

这一天,毋丘俭听说文钦败退,十分恐惧,连夜逃走,部众因之全部崩溃。文钦退回项县,因孤立无援,难以独自立足,想到返回寿春,寿春已失守,于是投奔吴国。吴国孙峻到达东兴,听说毋丘俭等人失败,十九日,进军到橐皋,文钦父子到军营投降。毋丘俭逃走,向北到达慎县,左右的侍从兵士渐渐抛下毋丘俭离去,毋丘俭躲藏在水边草丛中。二十一日,安风津的百姓张属上去杀了毋丘俭,把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城,张属被封为侯。诸葛诞到达寿春,寿春城中十多万人,害怕被诛杀,有的逃到山林川洋,有的逃到吴国。皇帝下诏委派诸葛诞担任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诛杀毋丘俭的三族。毋丘俭的党羽七百多人关在监狱中,侍御史杜友审讯他们,只杀了领头的十多人,其余的全部奏请免去死罪。毋丘俭的孙女嫁给杜氏,被判死刑,因有身孕囚禁在监狱中。司隶主簿程咸议论说:"女子出嫁,如果已经生育孩子,就成了别人家里的母亲,杀这些女子,就防止犯罪来说,不足以惩治犯罪的根源,就情理而言,会伤害孝子的恩情。男子不因其他的家族而获罪,女子却偏从两个家族遭到杀身之祸,这不是怜悯柔弱女子的办法,权利均衡的本意,臣下以为还未出嫁的女子,可以随父母而受刑,已经出嫁的女子,让她随夫家受刑。"朝廷听从他的建议,随之列入法律令文中。

4 舞阳忠武侯司马师病重,回到许昌,留下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督

察各军事务。贾充，是贾逵的儿子。卫将军司马昭从洛阳前去探望司马师，司马师命令司马昭总领各军。二十八日，司马师在许昌去世。中书侍郎钟会跟从司马师掌管机密事务，皇帝下诏命令尚书傅嘏，因东南刚平定，暂且留下卫将军司马昭屯驻许昌，做内外的援助力量，让傅嘏率领各军返回。钟会和傅嘏商议，让傅嘏上奏章，擅自和司马昭一起出发，回到洛水南面屯驻。二月，初五，下诏委派司马昭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因此时常有炫耀自己的神色，傅嘏告诫他说："你的志向大于才干，可是建功立业是很艰难的，怎么能不谨慎呢？"

5 吴国孙峻听说诸葛诞已经占据寿春，就率领军队返回。委派文钦担任都护、镇北大将军、幽州牧。

6 三月，立卞氏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是武宣皇后的弟弟卞秉的曾孙女。

7 秋，七月，吴国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策划杀死孙峻，没有成功，被杀的有几十人。全公主向孙峻诬陷朱公主，说朱公主"与孙仪是同谋"。孙峻于是杀死朱公主。

孙峻命令卫尉冯朝在广陵筑城，工程费用特别大，朝廷没有人敢说话，只有滕胤劝阻他，孙峻不听从，但筑城的事最后没有完成。

8 汉姜维复议出军，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维不听，率车骑将军夏侯霸及翼同进。八月，维将数万人至枹罕，趋狄道。

征西将军陈泰敕雍州刺史王经进屯狄道，须泰军到，东西合势乃进。泰军陈仓，经所统诸军于故关与汉人战不利[1]，经辄渡洮水。泰以经不坚据狄道，必有他变，率诸军

以继之。经已与维战于洮西，大败，以万余人还保狄道城，余皆奔散，死者万计。张翼请维曰："可以止矣，不宜复进，或毁此大功，为蛇画足。"维大怒，遂进围狄道。

辛未，诏长水校尉邓艾行安西将军，与陈泰并力拒维，戊辰[2]，复以太尉孚为后继。泰进军陇西，诸将皆曰："王经新败，贼众大盛，将军以乌合之众，继败军之后，当乘胜之锋，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腕[3]。'孙子曰：'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守。'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据险自保，观衅待敝，然后进救，此计之得者也。"泰曰："姜维提轻兵深入，正欲与我争锋原野，求一战之利。王经当高壁深垒，挫其锐气，今乃与战，使贼得计。经既破走，维若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据栎阳积谷之实[4]；放兵收降，招纳羌、胡，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我之所恶也。而乃以乘胜之兵，挫峻城之下，锐气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势殊，客主不同。兵书曰：'脩橹辒辒，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后已[5]。'诚非轻军远入之利也。今维孤军远侨，粮谷不继，是我速进破贼之时，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势也。洮水带其表，维等在其内，今乘高据势，临其项领，不战必走。寇不可纵，围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进军度高城岭[6]，潜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多举烽火，鸣鼓角。狄道城中将士见救至，皆愤踊。维不意救兵卒至，缘山急来攻之，泰与交战，维退。泰引兵扬言欲向其还路，维惧，九月，甲辰，维遁走，城中将士乃得出。王经叹曰："粮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举城屠裂，覆丧一州矣！"泰慰劳

将士，前后遣还，更差军守，并治城垒，还屯上邽。

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⑦。大将军昭曰："陈征西沈勇能断，荷方伯之重。救将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简上事，必能办贼者也。都督大将不当尔邪？"

姜维退驻钟提。

9 初，吴大帝不立太庙，以武烈尝为长沙太守⑧，立庙于临湘，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庙于建业，尊大帝为太祖。

【注释】

①故关：地名，指汉代时设置的边关，在洮水以西。

②戊辰：戊辰为八月十九日，接辛未日（二十二日）后，疑有误。

③"蝮蛇"句：螫（shì 侍），毒虫刺人。二句意谓被蝮蛇咬手后，壮士为保全生命，会毫不犹豫地斩下手腕。

④栎（yuè 月）阳：县名，治今陕西临潼东北武屯镇附近古城村南。

⑤"脩橹"三句：橹（lǔ 鲁），大楯；　辒辒（fén wēn 焚温）：攻城车，车以大木建成，有四轮，上面蒙着生牛皮，下面可容十人，往来运土填堑，木石不能伤。　拒堙：攻城时筑的土垒，用以窥探城内情况。

⑥高城岭：地名，在今甘肃渭源西。

⑦"驿书"句：自狄道至洛阳，当时有二千二百多里，驿书只送六百里，表明六百里外都是以普通书信的形式传送。

⑧武烈：指孙坚。孙权称帝后，追尊坚为武烈皇帝。

【译文】

8 汉国姜维又商议出兵，征西大将军张翼在朝廷上和他争辩，认为："国家弱小，民众疲劳，不应滥用武力。"姜维不听从，率领车骑

将军夏侯霸和张翼一同进军。八月,姜维率领几万人到达枹罕,赶往狄道。

征西将军陈泰命令雍州刺史王经进驻狄道,等待陈泰的军队到达,东西兵力会合后再进军。陈泰驻扎在陈仓,王经所统领的各军在故关和汉国军队交战,失利,王经擅自渡过洮水。陈泰认为王经不坚决地据守狄道,必定会有其他的变故,率领各军去接应他。王经已在洮水以西和姜维交战,大败,率领一万多人退回狄道城据守,其余的人都四散逃走,死亡的人以万计数。张翼向姜维建议说:"可以停止了,不应再推进,推进可能会毁掉这次大胜利,变成画蛇添足了。"姜维大怒,于是进军包围狄道。

二十二日,诏令长水校尉邓艾代理安西将军,和陈泰合力抵御姜维,十九日,又派遣太尉司马孚增援。陈泰进军到陇西,各将领都说:"王经刚失败,贼寇气势旺盛,将军率领临时拼凑起来的兵士,在军队失败之后,去抵御贼寇乘胜进军的锋芒,恐怕是不可以的。古人说过:'蝮蛇咬破手指,壮士砍断手腕。'孙子说:'有的敌军可以不攻打,有的地方可以不守卫。'大概是小的方面有所损失而大的方面可以保全的缘故。不如占据险阻保全自己,等待贼寇出现破绽和失误,然后进军救援王经,这是最合适的计策。"陈泰说:"姜维率领轻装的军队深入我国境内,正是想和我们在原野上作战,希望一次交战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王经应该高筑壁垒,深挖壕沟,挫丧他们的锐气,现在却和他们交战,使他们的计划得逞。王经失败逃走后,姜维如果凭着胜利的威势,向东进军,占据粮食积蓄丰富的栎阳,分派军队四处招降纳叛,引诱羌人、胡人归附,向东争夺关中、陇西,发布檄令到附近四郡,这就是我所担忧的事。而姜维却把因获胜而士气高昂的军队,摆在坚固的城池下受挫,让锐气正盛的兵士,竭尽全力去拼命,进攻和防守的形势不一样,主军和客军的地位不相同。兵书上说:'修造大楯和攻城车,三个月才能完成,堆积城外的土山,三个月才能结束。'这实在不是轻装深入的军队的

有利形势。现在姜维孤军深入，粮食运输跟不上，正是我们迅速前进打败贼寇的时机，也就是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是很自然的趋势。洮水围绕在狄道城外，姜维等人在洮水以内，现在利用高而险要的地势，扼住他们的脖子，不交战他们就会逃走。对贼寇不可放纵，围困不能持续过久，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于是进军，越过高城岭，秘密行进，夜晚到达狄道东南高山上，点起很多的烽火，擂鼓吹号。狄道城中的将领士兵见救兵赶到，都欢呼踊跃。姜维没有想到陈泰率领的救兵突然到来，沿着山麓急忙前来攻打，陈泰和姜维交战，姜维后退。陈泰率领军队，扬言要前往断绝姜维的退路，姜维畏惧，九月，二十五日，姜维逃走，城池中的将领士兵才得以出来。王经叹息说："粮食已不够十天所用，假若不是救兵迅速赶到，全城遭到屠灭，一个州就丧失了！"陈泰慰劳将领士兵，先后调回，另外差遣军队守卫，并修筑城垒，然后返回，屯驻上邽

陈泰鉴于以往一方有事，就虚张声势惊动天下，所以很少上报军事方面的紧张情况，驿站传递的文书通常不超过六百里。大将军司马昭说："陈征西沉着勇敢，遇事能作出决断，胜任独当一面的重担。解救将要陷落的城池，而不请求增派军队，又很少上报军事方面的紧张情况，一定能够战胜贼寇。都督和大将，不就应该这样吗？"

姜维撤退，驻扎在钟提。

9 当初，吴国大皇帝不建立太庙，因武烈皇帝曾经担任长沙太守，只在临湘建立祠庙，让太守供奉祭祀而已。冬，十月，开始在建业建造太庙，尊奉大皇帝为太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　起柔兆困敦，尽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高贵乡公下

甘露元年

1 春，正月，汉姜维进位大将军。

2 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

3 夏，四月，赐大将军昭兖之服，赤舄副焉[1]。

4 丙辰，帝幸太学，与诸儒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帝尝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特加礼异，谓秀为儒林丈人，沈为文籍先生。帝性急，请召欲速，以望职在

外，特给追锋车、虎贲五人[2]，每有集会，辄奔驰而至。秀，潜之子也。

5 六月，丙午，改元。

6 姜维在钟提[3]，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将军邓艾曰："洮西之败[4]，非小失也，士卒凋残，仓廪空虚，百姓流离。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仗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外仓[5]。贼有黠计，其来必矣。"

秋，七月，姜维复率众出祁山，闻邓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6]；艾据武城山以拒之[7]。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于段谷[8]，大破之。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维与其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期不至，故败，士卒星散，死者甚众，蜀人由是怨维。维上书谢，求自贬黜，乃以卫将军行大将军事。

7 八月，庚午，诏司马昭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癸酉，以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为大尉。

8 文钦说吴人以伐魏之利，孙峻使钦与骠骑将军吕据及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9]，以图青、徐。峻饯之于石头，遇暴疾，以后事付从父弟偏将军綝。丁亥，峻卒。吴人以綝为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召吕据等还。

【注释】

①赤舄(xì细):古代帝王及贵族所穿的礼鞋。

②追锋车:轻便快速的驿车。

③钟提:城名,在今甘肃临洮西南。

④"洮西"句:洮西之败,见本书第七十六卷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⑤"为之"句:据其他版本及《三国志·邓艾传》,本句下有"五也"二字,译文据补。

⑥董亭:地名,在今甘肃武山南。

⑦武城山:山名,在今甘肃武山西南。

⑧段谷:地名,在今甘肃天水市附近。

⑨江都:县名,治今江苏扬州市西南夹江北小沙洲上。

【译文】

魏纪九　起丙子(公元256年),止辛巳(公元261年),共六年。

高贵乡公下

甘露元年(丙子,公元256年)

1 春,正月,汉国姜维升任为大将军。

2 二月,初九,皇帝在太极东堂宴请文武官员,和各位儒生评论夏少康、汉高祖的优劣,皇帝认为少康优于汉高祖。

3 夏,四月,赐给大将军司马昭绣龙的衣服和冠冕,并赐予一双帝王的礼鞋。

4 初十,皇帝前往太学,和各位儒生谈论《尚书》、《周易》和《礼记》的义理,各位儒生没有赶得上皇帝的。皇帝曾经和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人在东堂讲学饮宴,并写文章论述,对他们特别尊敬,称裴秀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皇帝性情急躁,召见时就希望都能迅速赶到,因司马望在宫外任职,特地赐给他追锋车和勇士五人。每当有集会时,就飞奔而至。裴秀,是裴潜的儿子。

5 六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

6 姜维在钟提，议事的人大多认为姜维力量已经衰竭，不能再出动。安西将军邓艾说："洮西的失败，对我们来说不是小损失，兵士伤亡严重，仓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现在从策略上考虑，他们有乘胜出击的气势，我们却兵力薄弱，这是第一点；他们将领士兵互相熟悉，兵器锋利，我们却是新任命的将领刚征集的兵士，兵器也没有修复，这是第二点；他们坐船行进，我们却靠徒步，劳逸情况不相同，这是第三点；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自都应有守卫部队，他们专攻一处，我们却分为四处防御，这是第四点；他们从南安、陇西进军，就地食用羌人的谷物，如果赶往祁山，成熟的麦田上千顷，足以成为他们的外部粮仓，这是第五点。贼寇有狡猾的计谋，必定会来攻打的。"

秋，七月，姜维又率领部众前往祁山，听说邓艾已有防备，于是返回，从董亭赶往南安；邓艾占据武城山来抵御他。姜维和邓艾争夺险要地带，没有成功，当天夜晚，渡过渭水向东行进，沿山脚赶往上邽，邓艾和他在段谷交战，把他打得大败。委派邓艾担任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姜维和他们的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会合，胡济误了期限，没有赶到，所以失败了，兵士四散逃走，死的人非常多，蜀国人因此而怨恨姜维。姜维上奏章认罪，请求贬黜，于是以卫将军身分代行大将军事务。

7 八月，二十六日，诏令司马昭加号为大都督，奏事时不自称姓名，并赐给他黄钺。二十九日，委派太尉司马孚担任太傅。九月，委派司徒高柔担任太尉。

8 文钦向吴国人分析征伐魏国的益处，孙峻命令文钦和骠骑将军吕据以及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从江都进入淮河、泗水，准备攻打青州、徐州。孙峻在石头城为各将领饯行，突然得了暴病，把后事托付给堂弟偏将军孙綝。十四日，孙峻去世。吴国人委派孙綝担任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征召吕据等

人返回。

9 己丑,吴大司马吕岱卒,年九十六。始,岱亲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褠[1],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岱,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2]!"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谈者美之。

10 吕据闻孙綝代孙峻辅政,大怒,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綝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綝。冬,十月,綝遣从兄宪将兵逆据于江都,使中使敕文钦、刘纂、唐咨等共击取据,又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綝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綝,綝不听,表言胤反,许将军刘丞以封爵,使率兵骑攻围胤。胤又劫融等使诈为诏发兵,融等不从,皆杀之。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3],将士见公出,必委綝就公。时夜已半,胤恃与据期,又难举兵向宫,乃约令部曲,说吕侯兵已在近道,故皆为胤尽死,无离散者。胤颜色不变,谈笑如常。时大风,比晓,据不至,綝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劝吕据奔魏者,据曰:"吾耻为叛臣。"遂自杀。

11 以司空郑冲为司徒,左仆射卢毓为司空。毓固让骠骑

将军王昶、光禄大夫王观、司隶校尉琅邪王祥，诏不许。

祥性至孝，继母朱氏遇之无道，祥愈恭谨。朱氏子览，年数岁，每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往。及长，娶妻，母虐使祥妻，览妻亦趋而共之，母患之，为之少止。祥渐有时誉，母深疾之，密使鸩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争而不与，母遽夺反之。自后，母赐祥饌，览辄先尝，母惧致毙，遂止。汉末遭乱，祥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毁瘁，杖而后起。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委以州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4]，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12十一月，吴孙綝迁大将军。綝负贵倨傲，多行无礼。峻从弟宪尝与诛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将军、无难督、平九官事[5]。綝遇宪薄于峻时，宪怒，与将军王惇谋杀綝，事泄，綝杀惇，宪服药死。

【注释】

①褠(gōu 勾)：单衣；袖套。

②德渊：徐原的表字。

③苍龙门：建业宫的东门。

④海沂：指徐州。徐州东靠大海，西北到泗水、沂水，故称海沂。

⑤平九官事：职官名。九官，即九卿，孙权回建业。留尚书九官于武昌。平九官事当即留镇武昌的主要官员。

【译文】

9十六日，吴国大司马吕岱去世，享年九十六岁。起初，吕岱亲近吴郡人徐原，徐原气魄豪迈，有才干志向，吕岱知道他能取得成就，

把自己的头巾单衣赐给他，和他一同谈论，然后举荐提拔他，官位一直升到侍御史。徐原性情忠厚，说话直率，吕岱若有过失，徐原就极力规劝，还在大庭广众中议论，有人把这些告诉给吕岱，吕岱叹息说："这正是推重徐德渊的地方。"等到徐原去世，吕岱哭得十分伤心，说："徐德渊，是我的好友，现在不幸去世，我再从哪里听到我的过失呢？"谈论的人对吕岱同声赞美。

10 吕据听说孙綝接替孙峻辅佐朝政，非常愤怒，和各都督将领联名上奏章，推荐滕胤担任丞相；孙綝另外委派滕胤担任大司马，接替吕岱驻守武昌。吕据率领军队返回，派人通报滕胤，想要一起废黜孙綝。冬，十月，孙綝派遣堂兄孙宪率领军队在江都迎击吕据，派遣宫廷使者下令给文钦、刘纂、唐咨等人，让他们共同攻打吕据，又派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到滕胤那里，把自己认为他应赶快离开建业的意思告诉他。滕胤自认为祸难临头，于是留下华融、丁晏，指挥兵士自卫，召唤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诉他们孙綝将要作乱，迫使华融等人写信责难孙綝，孙綝不听从，上奏章说滕胤反叛，许愿封爵位给将军刘丞，命令他率领步兵骑兵围攻滕胤。滕胤又劫持华融等人，让他们假传诏令调发军队，华融等人不听从，滕胤全部杀了他们。有人劝说滕胤率领军队到苍龙门，将领士兵看到他出来，一定会抛下孙綝投向他。这时已经半夜，滕胤自恃已同吕据有约，又不大敢率军进逼皇宫，于是对部属下令，说吕侯的军队已经要到了，所以，部属都为滕胤效命，没有逃离的。滕胤脸色不变，像平日一样的谈笑。这时刮起了大风，到天明，吕据没有赶到，孙綝的军队大量聚集，于是杀死滕胤和将领士兵几十人，诛灭滕胤的三族。初六，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平。有人劝吕据投奔魏国，吕据说："我以做叛臣为耻辱。"于是自杀。

11 委派司空郑冲担任司徒，左仆射卢毓担任司空。卢毓坚决地要让位给骠骑将军王昶、光禄大夫王观、司隶校尉琅邪人王祥，皇帝下诏不准许。

王祥禀性孝顺，继母朱氏对待他很苛刻，王祥却更加恭敬谨慎。朱氏生的儿子王览，年仅几岁，时常看到王祥遭毒打，就哭着抱住母亲；母亲让王祥干难以做到的事，王览就和王祥一同前去。等到长大，娶了妻子，母亲虐待王祥的妻子，让她干重活，王览的妻子也赶去和她一同承担，母亲有所顾忌，虐待王祥及其妻子的事情为之减少。王祥逐渐得到人们的赞誉，母亲深深地忌妒他，秘密派人在王祥的酒食中放毒药，王览知道后，径直取用王祥的酒，王祥争夺而不给他，母亲马上夺过来倒掉了。从此，母亲赐给王祥酒食，王览往往先尝一口，母亲担心王览毙命，于是不再下毒。汉朝末年遭遇战乱，王祥隐居三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延聘，母亲去世，因哀伤过度而消瘦，拄着拐杖才能站起来。徐州刺史吕虔征召他为别驾，把州中事务委托给他，州境内一片太平，政令教化顺利推行。当时人歌唱说："海沂太平安康，实在有赖王祥；境内人寿年丰，全是别驾之功！"

12 十一月，吴国孙綝升任大将军。孙綝仗恃地位尊贵，傲慢自大，干了很多蛮不讲理的事。孙峻的堂弟孙宪曾经参与诛杀诸葛恪，孙峻对他很看重，职位升到右将军、无难督、平九官事。孙綝对孙宪的待遇，不如孙峻当权的时候，孙宪发怒，和将军王惇策划杀死孙綝，事情泄露，孙綝杀死王惇，孙宪服毒药自杀。

二　年

1 春，三月，大梁成侯卢毓卒。

2 夏，四月，吴主临正殿，大赦，始亲政事。孙綝表奏，多见难问，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将之，日于苑中教习，曰："吾立

此军，欲与之俱长。”又数出中书视大帝时旧事，问左右侍臣曰：“先帝数有特制[1]，今大将军问事[2]，但令我书可邪？”尝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吴主曰：“黄门从尔求蜜邪？”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吴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谓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此必黄门所为也。”诘之，果服；左右莫不惊悚。

3 征杀大将军诸葛诞素与夏侯玄、邓飏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毋丘俭相继诛灭，诞内不自安，乃倾帑藏振施[3]，曲赦有罪以收众心，畜养扬州轻侠数千人以为死士。因吴人欲向徐塌[4]，请十万众以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吴寇。司马昭初秉政，长史贾充请遣参佐慰劳四征[5]，且观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见诞，论说时事，因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6]？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还，言于昭曰：“诸葛诞再在扬州，得士众心。今召之，必不来，然反疾而祸小；不召，则反迟而祸大，不如召之。”昭从之。甲子，诏以诞为司空，召赴京师。诞得诏书，愈恐，疑扬州刺史乐綝间己，遂杀綝，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为闭门自守之计。遣长史吴纲将少子靓至吴，称臣请救，并请以牙门子弟为质[7]。

4 吴滕胤、吕据之妻，皆夏口督孙壹之妹也。六月，孙綝使镇南将军朱异自虎林将兵袭壹。异至武昌，壹将部曲来

奔。乙巳，诏拜壹车骑将军、交州牧，封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兖冕赤舄，事从丰厚。

【注释】

①特制：指由君主独自决定，以手诏形式宣行的敕令。

②问事：即奏事。不称奏事，含卑抱之意。

③帑(tǎng 倘)藏：国库。

④徐塘：塘名，即徐塘，在今安徽巢县东关的东面。

⑤四征：即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将军。曹魏设四征将军，征东将军屯淮南，征南将军屯襄、沔以备吴；征西将军屯关、陇以备蜀；征北将军屯幽、并以备鲜卑；皆拥有强大的军队。

⑥贾豫州：即贾充之父贾逵，逵去世前任豫州刺史。

⑦牙门：本为军帐前立大旗表示营门，这里指各将领。

【译文】

二年(丁丑，公元 257 年)

1 春，三月，大梁成侯卢毓去世。

2 夏，四月，吴国君主前往正殿，大赦境内，开始亲自处理国政。孙綝上奏章，多次受到查问，又挑选十八岁以下、十五以上的兵家子弟三千多人，择取年青勇敢的将领子弟统领他们，每天在苑囿中操练，说："我建立这支军队，想要和他们一起成长。"又多次前往中书省，翻阅大皇帝时的旧章程，问左右的侍从说："先帝多次颁发亲笔诏书，现在大将军上奏事情，为什么只让我签字认可呢？"曾经吃生梅，派黄门到中藏府去取蜂蜜，蜂蜜中有老鼠屎；召唤中藏府的官吏来讯问，官吏叩头。吴国君主问："黄门向你要过蜂蜜吗？"官吏说："曾经要过，但实在不敢给他。"黄门加以否认。吴国君主命令剖开老鼠屎，发现里面是干燥的，于是大笑着对左右的人说："如果老鼠屎先就在蜂蜜中，里外就会都是湿的；现在外面湿里面干，这一

定是黄门捣的鬼。"诘问黄门,果然招认。左右的人没有不惊讶恐惧的。

3 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一向和夏侯玄、邓飏等人友好,夏侯玄等人被杀,王凌、毋丘俭相继诛灭,诸葛诞内心惴惴不安,于是拿出国库中所有财物赈济施舍,赦免一些有罪的人,来收揽人心,豢养扬州几千强健、负气仗义的人,做为能替自己卖命的兵士。利用吴国人打算进逼徐堨的机会,请求派遣十万兵士来守卫寿春,又请求在淮河边修筑城池来戒备吴国贼寇。司马昭刚掌管朝政,长史贾充请求派遣参谋僚属慰劳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将军,并且观察他们的心思、动向。司马昭派遣贾充到淮南,贾充见到诸葛诞,谈论时局,乘机说:"洛阳各位贤人,都盼望皇帝禅让、改朝换代,你认为怎么样?"诸葛诞大声地说:"你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世代承受魏朝恩惠,怎么能把国家送给别人呢?如果洛阳有祸难,我将为国家而死。"贾充沉默无言;返回后,向司马昭进言说:"诸葛诞第二次镇守扬州,很得兵士的欢心。现在征召他,必定不肯前来,然而马上反叛,祸患很小;不征召他,反叛会推迟,祸患就大了,不如征召他。"司马昭听从他的建议。二十四月,下诏委派诸葛诞担任司空,征召他赶赴京城。诸葛诞接到诏书,更加恐惧,怀疑扬州刺史乐綝离间自己,于是杀死乐綝,征调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郡县中十多万屯田的官兵、扬州新归附的能够当兵的四五万人,聚集足够吃一年的粮食,做闭门防守的打算。派遣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吴国,向吴国称臣,请求救援,并请求用各将领的子弟做人质。

4 吴国滕胤、吕据的妻子,都是夏口督孙壹的妹妹。六月,孙綝派镇南将军朱异从虎林率领军队袭击孙壹。朱异到达武昌,孙壹率领私人部属前来投奔魏国。初六,皇帝下诏任命孙壹为车骑将军、交州牧,封为吴侯,开建府署征召僚属,礼仪与三公相同,赐予绣龙的礼服、冠冕和礼鞋,标准尽可能地隆盛优厚。

5 司马昭奉帝及太后讨诸葛诞。

吴纲至吴，吴人大喜，使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封寿春侯。怿，琮之子；端，其从子也。

六月，甲子，车驾次项，司马昭督诸军二十六万进屯丘头[1]，以镇南将军王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与安东将军陈骞等围寿春。基始至，围城未合，文钦、全怿等以城东北，因山乘险[2]，得将其众突入城。昭敕基敛军坚壁。基累求进讨，会吴朱异率三万人进屯安丰[3]，为文钦外势，诏基引诸军转据北山[4]。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于是基等四面合围，表里再奏，堑垒甚峻。文钦等数出犯围，逆击，走之。司马昭又使奋武将军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简锐卒为游军，以备外寇。泰击破朱异于阳渊[5]，异走，泰追之，杀伤二千人。

秋，七月，吴大将军绌大发兵出屯镬里[6]，复遣朱异帅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寿春之围。异留辎重于都陆[7]，进屯黎浆[8]，石苞、州泰又击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袭都陆，尽焚异资粮，异将余兵食葛叶，走归孙绌；绌使

异更死战，异以士卒乏食，不从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斩异于镬里。辛未，引兵还建业。綝既不能拔出诸葛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由是吴人莫不怨之。

司马昭曰："异不得至寿春，而吴人杀之，非其罪也，欲以谢寿春而坚诞意，使其犹望救耳。今当坚固，备其越逸，而多方以误之。"乃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大军乏食，分遣羸疾就谷淮北，势不能久。"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外救不致。将军蒋班、焦彝，皆诞腹心谋主也，言于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綝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内实坐须成败。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有可全者，空坐守死，无为也。"文钦曰："公今举十余万之众归命于吴，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尽在江表，就孙綝不欲来，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内就将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幸乎？"班、彝固劝之，钦怒。诞欲杀班、彝，二人惧，十一月，弃诞逾城来降。全怿兄子辉、仪在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来奔。于是怿与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缉皆将兵在寿春城中，司马昭用黄门侍郎钟会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赍入城告怿等，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十二月，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城中震惧，不知所为。诏拜怿平东将军，封临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注释】

①丘头：地名，在今河南沈丘东南。

②“因山”二句：寿春城外没有其他的山，只有城北的八公山（在今安徽寿县西北）。

③安丰：县名，治今河南固始东南。

④北山：即八公山，见注②。

⑤阳渊：地名，在今安徽长丰南。

⑥镬（huò 获）里：地名，在今安徽巢湖中。

⑦都陆：地名，在今安徽寿县东南。

⑧黎浆：地名，在今安徽寿县东南。

【译文】

5 司马昭侍奉皇帝和皇太后讨伐诸葛诞。

吴纲到达吴国，吴国人非常高兴，派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率领三万军队，和文钦一同救援诸葛诞；委派诸葛诞担任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封他为寿春侯。全怿，是全琮的儿子；全端，是全琮的侄儿。

六月，二十五日，皇帝驻扎在项县，司马昭统领各军二十六万人进军，驻扎在丘头，委派镇南将军王基代理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和安东将军陈骞等人包围寿春。王基刚到，包围圈还没合拢，文钦、全怿等人从城东北，凭借山头险阻，得以率领部众冲入城中。司马昭命令王基收拢军队，坚守壁垒。王基多次请求进军讨伐，当吴国朱异率领三万人进军屯驻安丰，与文钦相呼应时，皇帝下诏王基率领各军，转而占据北山。王基对各将领说：“现在包围的营垒渐渐稳固，兵马渐渐汇集，只应该严密守卫，防备他们突围，却反而移动军队，据守险阻，使他们任意出入，以后即使有智谋超群的人，也不能收拾残局！”于是坚守原地，上奏疏说：“现在同贼寇对敌，应像山一样地岿然不动，如果转移阵地，依靠险阻，人心动摇，对形势有极大的损害。各军一同占据深沟高垒，人心稳定，不能转移阵地，

这是用兵的要领。"奏疏呈上，被批准。于是，王基等人从四面合围，内外两层，壕沟深，壁垒高。文钦等人多次出城突围，王基等人迎击，打退了他们。司马昭又命令奋武将军、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统领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挑选精锐的兵士做游动的军队，防备外面的敌寇。州泰在阳渊打败朱异，朱异逃走，州泰追击，杀伤二千人。

秋，七月，吴国大将军孙綝大量调发兵士，出军屯驻镬里，又派遣朱异率领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人前去解除寿春的包围。朱异留下轻重装备和物资在都陆，进军屯驻黎浆，石苞、州泰又打败了他。太山太守胡烈以五千兵士，出其不意地袭击都陆，焚毁了朱异的全部物资粮食，朱异率领残余的兵士吃葛根树叶，逃回孙綝的军营；孙綝命令朱异再次拼死交战，朱异因兵士缺乏粮食，不听从孙綝的命令。孙綝发怒，九月，初一，孙綝在镬里杀死朱异。初三，率领军队回到建业。孙綝既不能救出诸葛诞，又伤亡兵士，杀死自己的著名将领，因此，吴国人没有不怨恨他的。

司马昭说："朱异不能到达寿春，吴国人却杀死他，这本不是他的罪过，杀他不过是想向被围困在寿春城内的军队表示歉意，坚定诸葛诞固守的意念，让他仍然盼望获救而已。现在应该加固包围圈，防备他们突围，并设法使他们判断失误。"于是大造假情报，扬言"吴国的救兵即将赶到，大军缺乏粮食，分别派遣体弱多病的人到淮河以北谋取食物，势必不能长久坚持。"诸葛诞等人更加没有限制地消耗粮食，不久，城中粮食不足，外面的救兵不能赶到。将军蒋班、焦彝，都是诸葛诞的心腹和主要谋士，向诸葛诞进言说："朱异等人率领大规模军队前来却不能接近我们，孙綝杀死朱异而回到江东，外表上有出兵救援的名义，内心却是坐着观望我们的成败。现在应该趁人心还稳定，兵士愿意效力，集中兵力决一死战，攻打他们的一面，虽然不能完全取胜，还有能够保全的，坐在这里等死，是没有作为的。"文钦说："您现在率领十多万军队归附吴国，我

和全端等人都和您同处于危险地带，我们的父兄子弟都在江南，就算孙綝不想前来，主上和亲戚怎么肯同意呢？况且中原没有哪一年没有事，军队民众都很疲惫，现在他们围困我们一年，内部的变乱将会发生，我们怎么放弃在这里固守的策略，想冒险去侥幸取胜呢？"蒋班、焦彝坚决地劝告，文钦发怒。诸葛诞想杀死蒋班、焦彝，二人畏惧，十二月，背弃诸葛诞，翻过城墙，前来向司马昭的军队投降。全怿哥哥的儿子全辉、全仪都在建业，因和家里人发生纠纷，带着母亲，率领几十家私人部众前来投奔魏国。这时，全怿和哥哥的儿子全靖以及全端的弟弟全翩、全缉都率领军队，驻扎在寿春城中，司马昭采用黄门侍郎钟会的计策，让人秘密替全辉、全仪写信，让全辉、全仪所亲近信任的人带入城中，告诉全怿等人说："吴国朝廷对全怿等人不能解救寿春很生气，想要全部诛杀各将领的家属，所以逃出来归顺魏国。"十二月，全怿等人率领所属部众几千人，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城中的人震动恐惧，不知该怎么办。皇帝下诏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封他为临湘侯，全端等人各按等级委任官职、封授爵位。

6 汉姜维闻魏分关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虚向秦川①，率数万人出骆谷②，至沈岭③。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及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维壁于芒水④，数挑战，望、艾不应。

是时，维数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之曰："或问往古能以弱胜强者，其术如何？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句践

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或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项羽与汉约分鸿沟，各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已定，则难动也，率兵追羽，终毙项氏[5]。岂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当商、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及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易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以，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之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6]，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注释】

①秦川：地名，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渭水平原。

②骆谷：通道名，又名傥骆道。自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循骆谷水、傥水河谷，至今洋县。

③沈岭：地名，在今陕西周至西南。

④芒水：河流名，即今陕西周至渭水支流黑河。

⑤"项羽"数句：楚汉相争中约分鸿沟及项羽灭亡事，见本书第十卷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

⑥"故汤"句：汤伐桀，仅鸣条一战；周武王伐纣，仅牧野一战，故称"不再战而克"。

【译文】

6 汉国姜维听说魏国抽调关中的军队赶赴淮南，想乘虚攻击秦川，率领几万人从骆谷道出兵，到达沈岭。当时，长城积蓄的粮食特别多，但守卫的兵士少，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和安西将军邓艾进军据守，抵御姜维。姜维在芒水构筑营垒，多次挑战，司马望、邓艾不应战。

当时，姜维多次出兵，蜀地人民愁苦不安，中散大夫谯周写作《仇国论》，来婉言规劝他说："有人问，'古代弱国打败强国，用的是什么策略？'我的回答是：我听说，处于大国地位没有忧患意识的，总是傲慢松懈，处于小国地位有忧患意识的，时常想要多行善事；傲慢松懈就会发生变乱，多行善事就会社会安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周文王养育民众，以少胜多，句践体恤民众，以弱胜强，这就是他们的策略。有人说：从前，项羽强大，汉国弱小，互相争斗，项羽和汉国约定以鸿沟为界瓜分天下，各自返回，让民众休养生息，张良认为民心一安定下来，就难以再发动，率领军队追击项羽，终于消灭项氏。难道一定要像周文王那样行事吗？我的回答是：在商、周之际，王侯世代尊贵，君臣关系早已牢固，民众习惯于这种社会秩序；根底深厚的难以拔除，基础稳固的难以迁移。在这个时候，即使是汉高祖，又怎能手持长剑、跃马扬鞭而夺取天下呢？等到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县之后，民众不堪忍受秦朝的劳役，天下土崩瓦解，有时一年换一个君王，有时一月换一个主宰，连鸟兽都惊恐不安，不知道何去何从，在这时，英雄豪杰群起争夺天下，如同虎狼一般地瓜分土地，凶猛迅速的获得的土地多，行动迟缓的被吞并。现在，我国魏国都经历几代人了，已经不是秦朝末年那种天下沸腾的时代，实际上是六国并立称雄的形势，所以可以效法周文王，难以走汉高祖的道路。民众困苦穷乏，骚动扰乱的征兆就会发生，君主傲慢臣下暴虐，土崩瓦解的局面就会形成。谚语说：'多次发射都射偏，不如瞄准再放箭。'所以明智的人不为小利而转移视线，不为似

乎可行的计划改变步骤，时机成熟后再行动，形势适合后再起事，因此，商汤、周武的军队不用第二次交战就取胜，实在是因爱惜民力、善于把握时机的缘故。如果无限制地使用武力，一旦土崩瓦解的局面出现，不幸遇上祸难，即使再有智谋的人，也不能挽回局势了。"

三 年

1春，正月，文钦谓诸葛诞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逆降，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发石车火箭[1]，逆烧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伤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城。城内食转竭，出降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赴之，众不为用，遂单走逾城出，自归于司马昭。军吏请诛之，昭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就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数百骑巡城，呼曰："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又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城内皆喜，且日益饥困。司马昭身自临围，见城上持弓者不发[2]，曰："可攻矣！"乃四面进军，同时鼓噪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诞窘急，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马胡奋部兵击斩之，夷其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辄降之，卒不变，以至

于尽。吴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陈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3]。吴兵万众，器仗山积。

司马昭初围寿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为"寿春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4]，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但坚守三面，若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也。吴贼破，钦等必成禽矣！"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卒不烦攻而破。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5]。拜唐咨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咸假位号，众皆悦服。其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听文鸯兄弟收敛父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

【注释】

①石车：古代的炮车，用来发石击敌。

②"见城上"句：意为从城上兵士持弓不发，看出无拒守之心。

③"唐咨"句：唐咨本为魏人，降吴事见本书第七十卷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

④三叛：指诸葛诞、文钦、唐咨三人。

⑤三河：指河南、河东、河内三郡。

【译文】

三年（戊寅，公元258年）

1春,正月,文钦对诸葛诞说:"蒋班、焦彝认为我们不能突围而逃走,全端、全怿又率领部众叛变投敌,这是敌人没有戒备的时候,可以交战了。"诸葛诞和唐咨等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大力准备攻打营垒的器具,接连五六个昼夜攻打南面的包围圈,想冲破重围逃出来。包围圈上各军登上高处,用炮车发射石头和燃烧的箭枝,迎头烧毁攻打营垒的器具,箭石像雨点般地落下,突围的人死伤遍地,鲜血流满沟堑,又回到城内。城内粮食日渐困难,出城投降的有几万人。文钦想放出所有的北方人,节省粮食,和吴国军队坚守城池,诸葛诞不听从,因此互相怨恨。文钦一向和诸葛诞有隔阂,只是因为计谋相同而聚集在一起,事情一紧急就更加互相猜疑。文钦同诸葛诞见面,商议事情,诸葛诞于是杀死文钦。文钦的儿子文鸯、文虎率领兵士驻扎在小城中,听说文钦被杀,率领兵士去报仇,兵士不为他们效命,于是二人越城逃出,投降司马昭。军吏请求诛杀二人,司马昭说:"文钦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他的儿子本来应该诛杀;然而文鸯、文虎在走投无路时前来归顺,而且城池还未攻下,杀了他俩会坚定城内死守的决心。"于是赦免文鸯、文虎,命令二人率领几百骑兵环绕城池,高声呼喊:"文钦的儿子还不被处死,其他的人怕什么呢?"又上奏章举荐文鸯、文虎都担任将军,赐给关内侯的爵位。城内的人都很高兴,而且日益饥饿困乏。司马昭亲自前往围城营垒,看到城墙上拿弓的人不放箭,就说:"可以攻打了!"于是四面进军,同时击鼓呐喊,登上城墙。二月,二十日,攻下寿春。诸葛诞窘迫危急,单人匹马地率领部属冲出小城,想要突围,司马胡奋手下的兵士杀死了他,诛灭他的三族。诸葛诞的部属几百人,都垂着双手排列成列,拒绝投降。每杀一人,就问他们投降不投降,结果没有一人叛变,直至被杀光。吴国将领于诠说:"大丈夫接受君主的命令,率领军队救人,既不能取得成功,又毫不抵抗地被敌人擒获,我绝不能这样。"于是脱下头盔,冲锋陷阵而死。唐咨、王祚等人全部投降。吴国兵士投降的成千上万,兵器铠甲堆积如山。

司马昭刚包围寿春时，王基、石苞等人都想立即攻打，司马昭以为："寿春城池坚固，兵力众多，攻城必定会遭受挫折；如果有外敌进犯，会腹背受敌，这是危险的做法。现在三个叛徒相聚在孤立的城池中，大概是上天让他们同时被诛杀，我们应该用万无一失的计策来对付他们。只坚守三面，如果吴国贼寇从陆前来，军粮必定不足；我们用游动的轻装骑兵断绝他们的运输路线，可以不用交战而打败他们。吴国贼寇失败了，文钦等人必定被我们擒获！"于是命令各军按兵不动，只取守势，结果不用进攻而获胜。议论的人又认为："淮南接连发生叛乱，吴国兵士的家庭在江南，不能放过他们，应全部活埋。司马昭说："古代用兵，以保全国内人民为上策，只诛杀元凶而已。吴国兵士即令逃回，也正可以显示中原的博大胸怀。"一个也不杀，全部安置在靠近京城的三河地区。任命唐咨为安远将军，其余副将，都赐予官位名号，众人都心悦诚服。被诸葛诞胁迫掳掠的淮南将领士兵、官吏百姓，全部赦免。准许文钦兄弟收殓父亲的尸体，拨给他们牛车，运到祖先坟地安葬。

昭遗王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昭欲遣诸军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灭吴之势。王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大半[1]。姜维因洮西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2]，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

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③，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④。”昭乃止。以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

习凿齿曰：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不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赏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鸢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

【注释】

①“昔诸葛诞”数句：诸葛诞兵败新城之事，见本书第七十六卷魏邵陵厉公嘉平五年(公元253年)。

②“又内患”句：吴国内患，指孙綝与君主互相猜忌。

③馘(guó 国)：古代战争中，割取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称为馘。

④“武皇帝”数句：曹操在官渡之战后不复追奔事，见本书第六十三卷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译文】

司马昭给王基写信说：“当初商议时，请求转移阵地的人很多。我当时没有亲临实地，也认为应该那样。将军深入考虑利弊得失，独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上违背皇帝诏令，下拒绝众人意见，终于克敌制胜，即使是古人所述神机妙策，也不会超过你这次的举动。”司

马昭想要派遣各军轻装深入吴国境内，招徕、迎接唐咨等人的子弟，利用吴国的内部裂痕造成消灭吴国的形势。王基规劝说："从前诸葛恪乘东关之战获胜的势头，征调长江以南的全部军队包围新城，结果城池没有攻下，部众却死了一大半。姜维利用洮西之战获胜的便利条件，以轻装的部队深入我国境内，粮食运输跟不上，结果在上邽倾覆。获得大胜之后，全军上下轻视敌人，轻视敌人就会对困难考虑得不充分。现在贼寇刚在国土外失败，加上内部忧患没有消除，正是他们加强戒备的时刻。而且我军出兵超过一年，兵士都有返回的心意，现在俘虏、杀死贼寇十万人，罪魁祸首已经除掉，自古以来的征战，能够保全自己所有兵力而全面获胜的，没有比这一次更盛大的。武皇帝在官渡战胜袁绍，自认为所获胜利已很大，不再追击，是担心万一受挫损伤威势。"司马昭于是作罢。委派王基担任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升封爵为东武侯。

习凿齿说：君子认为，司马大将军在这次战役中，可以说是善于以恩德为进攻武器了。建立业绩的途径不一样，各有侧重而不能并用。所以滥用武力的人，由于他的不仁而丧生；心存仁义的国家，也可能由怯懦退让而灭亡。现在一次征战就擒获三个叛徒，大量俘获吴国兵士，横扫淮河两岸，俘虏、杀伤十万人，可以称得上壮观了。可是还没等安稳地坐下来，就奖赏王基的功劳；对吴国兵士施与恩惠，结交不同国度民众的感情；宠幸文鸯安葬文钦，忘记往日的嫌隙；不追究诸葛诞的兵士，使扬州民众心怀愧疚。功劳崇高而人们乐意看到他的成功，业绩广大而敌人怀念他的恩德。既武功周遍，又谋略广博，将这些成就推广开来，天下有谁能抵挡他呢？

2 司马昭之克寿春，钟会谋画居多；昭亲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时人比之子房[1]。

3 汉姜维闻诸葛诞死，复还成都，复拜大将军。

4 夏，五月，诏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九锡；昭前后九让，乃止。

5 秋，七月，吴主封故齐王奋为章安侯。

6 八月，以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7 诏以关内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2]，帝率群臣诣太学，行养老乞言之礼。小同，玄之孙也。

8 吴孙綝以吴主亲览政事，多所难问，甚惧；返自镬里，遂称疾不朝，使弟威 远将军据入仓龙门宿卫，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干、长水校尉闿分屯诸营，欲以自固。吴主恶之，乃推朱公主死意[3]，全公主惧曰："我实不知，皆朱据二子熊、损所白。"是时熊为虎林督，损为外部督，吴主皆杀之。损妻，即孙峻妹也。綝谏，不从，由是益惧。

吴主阴与全公主及将军刘丞谋诛綝。全后父尚为太常、卫将军，吴主谓尚子黄门侍郎纪曰："孙綝专势，轻小于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于朱异，擅杀功臣，不先表闻；筑第桥南[4]，不复朝见。此为自在，无所复畏，不可久忍，今规取之。卿父作中军都督，使密严整士马，孤当自出临桥，率宿卫虎骑、左右无难一时围之；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不得举手。正尔，自当得之；卿去，但当使密耳！卿宣诏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晓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误孤

非小也!"纪承诏以告尚。尚无远虑,以语纪母,母使人密语綝。

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袭尚,执之,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5],比明,遂围宫。吴主大怒,上马带鞬执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谁敢不从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牵攀止之,不得出,叹咤不食,骂全后曰:"尔父愦愦,败我大事!"又遣呼纪,纪曰:"臣父奉诏不谨,负上,无面目复见。"因自杀。綝使光禄勋孟宗告太庙,废吴主为会稽王。召群臣议曰:"少帝荒病昏乱,不可以处大位,承宗庙,已告先帝废之。诸君若有不同者,下异议。"皆震怖,曰:"唯将军令!"綝遣中书郎李崇夺吴主玺绶,以吴主罪班告远近。尚书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杀之。典军施正劝綝迎立琅邪王休,綝从之。己未,綝使宗正楷与中书郎董朝迎琅邪王于会稽。遣将军孙耽送会稽王亮之国,亮时年十六,徙全尚于零陵,寻追杀之;迁全公主于豫章。

【注释】

①子房:汉初名臣张良的表字。

②"诏以"二句:三老、五更,传说为远古尊礼老人之位,以德高望重的致仕官员充任。到汉代,设三老五更的礼仪已很完备,君主以父礼敬奉三老,兄礼敬奉五更,以向天下昭示孝悌之义。

③"乃推"句:朱公主之死,见本书第七十六卷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④桥南:地名,当指朱雀桥南。朱雀桥,在今江苏南京市南秦淮河上。

⑤刘承:即上文中的"刘丞"。

【译文】

2 司马昭攻克寿春，钟会所出谋略最多；司马昭对他日益亲近重用，把机密要务托付给他，当时人把他比做张子房。

3 汉国姜维听说诸葛诞已死，又回到成都，重新被任命为大将军。

4 夏，五月，下诏委派司马昭担任相国，封为晋公，封邑为八个郡，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司马昭前后九次推让，于是作罢。

5 秋，七月，吴国君主封从前的齐王孙奋为章安侯。

6 八月，委派骠骑将军王昶担任司空。

7 下诏委派关内侯王祥担任三老，郑小同担任五更，皇帝率领文武官员前往太学，向二人行尊敬老人和请求教诲的礼节。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

8 吴国孙綝因吴国君主亲自处理政事，多次责难他，十分恐惧；从镬里返回后，就称说有病不上朝，派他的弟弟威远将军孙据进入仓龙门，守卫宫廷，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长水校尉张闿分别屯驻各军营，想以此来保全自己。吴国君主心中怨恨，于是追究朱公主的死因，全公主畏惧，说："我实在不知道内情，都是朱据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禀告的。"这时，朱熊担任虎林督，朱损担任外部督，吴国君主把他俩全都杀了。朱损的妻子，就是孙峻的妹妹。孙綝规劝，不听从，因此更加恐惧。

吴国君主暗中和全公主以及将军刘丞策划诛杀孙綝。全皇后的父亲全尚担任太常、卫将军，吴国君主对全尚的儿子黄门侍郎全纪说："孙綝专权，因我年岁小而轻视我。我从前下令他让他急速上岸，为唐咨等人做后援，他却留在湖中，不向岸上移动一步；又把罪责推卸给朱异，擅自杀害功臣，不预先上奏章报告；在桥南建筑府第，不再入朝进见。这是自由自在，肆无忌惮，我不能长久忍耐，现在打算除掉他。你的父亲担任中军都督，让他秘密地整顿兵马，我将亲自出宫前往桥边，率领守卫宫廷的勇猛骑兵、左右无难营的兵

士突然包围孙綝的府第，作版诏命令孙綝所统领的兵士全部解散，不能反抗。果真如此，必能得胜；你离去后，一定要保守秘密！你向你的父亲宣布诏令，不要让你的母亲知道；女人本来不明白大事，加上她又是孙綝的堂姐，万一见面泄露消息，就大大地坏我的事了！"全纪秉承诏令告诉了全尚。全尚没有深谋远虑，把情况告诉了全纪的母亲，全纪的母亲派人秘密地告诉了孙綝。

九月，二十六日，孙綝在夜晚率领军队袭击全尚，捉住了他，派遣弟弟孙恩在苍龙门外杀死刘承，等到天亮，就包围了宫廷。吴国君主大怒，跨上战马带着弓箭准备出宫，说："我是大皇帝的嫡子，在位已经五年，谁敢不服从？"侍中、身边的臣属和乳母一起连拉带扯地制止他，不能出去，叹息发怒，吃不下饭，责骂全皇后说："你的父亲太糊涂了，败坏了我的大事！"又派人呼唤全纪，全纪说："臣下的父亲接受诏令不谨慎，辜负了主上，没有脸面再相见。"于是自杀。孙綝派光禄勋祭告太庙，废黜吴国君主为会稽王。召集文武官员商议说："少帝荒淫昏庸，神志错乱，不能处于天子的地位，继承宗庙，已经祭告先帝废黜他。各位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文武官员都震惊恐怖，说："完全听从将军的命令！"孙綝派遣中书郎李崇夺走吴国君主的玉玺丝带，把吴国君主的罪过向远近各地宣告。尚书桓彝不肯签名，孙綝发怒，杀了他。典军施正劝孙綝迎立琅邪王孙休，孙綝听从了他的建议。二十七日，孙綝派宗正孙楷和中书郎董朝到会稽迎接琅邪王。派遣将军孙耽护送会稽王孙亮到封国，孙亮这时十六岁。把全尚迁徙到零陵，不久追上去杀了他；把全公主迁徙到豫章。

冬，十月，戊午[1]，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头曰："事久变生，天下喁喁[2]。"是日，进及布塞亭。孙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宫中，召百官会议，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选曹郎虞汜曰："明公为国伊、周，处将相之任，擅废立之威，将上安宗庙，下惠百姓，大小踊跃，自以伊、霍复见。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宫，如是，群下摇荡，众听疑惑，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也。"綝不怿而止。汜，翻之子也。

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舆法架迎琅邪王于永昌亭。孙恩奉上玺符，王三让，乃受。群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舆，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于半野，拜于道侧；王下车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孙綝称"草莽臣"，诣阙上书，上印绶、节钺，求避贤路。吴主引见慰谕，下诏以綝为丞相、荆州牧，增邑五县；以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孙据、干、闿皆拜将军，封侯。又以长水校尉张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

先是，丹阳太守李衡数以事侵琅邪王，其妻习氏谏之，衡不听。琅邪王上书乞徙他郡，诏徙会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忧惧，谓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作无礼，而复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归，何面目见中国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显求受罪。如此，乃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衡从之。吴主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败[3]。夫射钩、斩袪[4]，在君为君，

其遣衡还郡，勿令自疑。"又加威远将军，授以棨戟⑤。

己丑，吴主封故南阳王和子晧为乌程侯。

群臣奏立皇后、太子，吴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业，莅事日浅，恩泽未敷，后妃之号，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请，吴主不许。

孙綝奉牛酒诣吴主，吴主不受，赍诣左将军张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布以告吴主，吴主衔之，恐其有变，数加赏赐。戊戌，吴主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事统烦多，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或有告綝怀怨侮上，欲图反者，吴主执以付綝，綝杀之，由是益惧，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吴主许之。綝尽敕所督中营精兵万余人，皆令装载；又取武库兵器，吴主咸令给与。綝求中书两郎典知荆州诸军事，主者奏中书不应外出，吴主特听之。其所请求，一无违者。

【注释】

①戊午：十月壬戌朔，无戊午。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当作"戊寅"，译文据改。

②喁喁（yóng 顒）：比喻众人景仰归向的样子。喁，鱼口向上，露出水面。

③司败：春秋时陈、楚主管刑狱的官员。

④射钩：春秋时齐襄公昏乱，其弟纠奔鲁，以管仲、召忽为傅。小白奔莒，鲍叔为傅。襄公死，纠与小白争入齐为君，在途中管仲射中小白衣带之钩。小白先入，得为君，是为桓公，迫鲁人杀纠，俘管仲。桓公不记旧仇，任仲为相，终成霸业。 斩祛：春秋时，晋献公受宠姬骊姬迷惑，杀死太子申生，次子重耳出

奔，宦官勃鞮追赶，斩下重耳衣袖。后重耳回国登位，是为文公，宽恕勃鞮。后有人谋反，赖勃鞮报信，文公得以脱难。

⑤桼戟：有缯衣或油漆的木戟，用做官吏出行时前引的仪仗。

⑥戊戌：十月壬戌朔，无戊戌。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戊戌"前当有"十一月"三字，译文据补。

【译文】

冬，十月，十七日，琅邪王行进到曲阿，有位老人拦住琅邪王叩头说："事情耽误久了变乱就会发生，天下人都归向大王。"这一天，行进到布塞亭。孙綝因琅邪王没有到达，想迁入宫中居住，召集文武官员商议，都惊惶恐惧，面色苍白，只敢点头称是而已。选曹郎虞汜说："明公是国家的伊尹、周公式的人物，处在将相的地位，独掌废立君主权威，将要上安定宗庙，下施恩惠于百姓，全国上下欢呼跳跃，自认为伊尹、霍光又出现了。现在，迎接琅邪王还没到达就想迁入宫中，假如这样，民众就会动荡不安，人们的心中就会疑惑，这不是永远保持忠心孝道、扬名于后世的做法。"孙綝不高兴地放弃了原先的想法。虞汜，是虞翻的儿子。

孙綝命令弟弟孙恩代行丞相事务，率领文武官员带着皇帝车驾，到永昌亭迎接琅邪王。孙恩呈递玉玺符节，琅邪王推让了三次，才接受。文武官员依照官阶次第在前引导，琅邪王登上皇帝车驾，官员们陪在旁边。孙綝带着兵士一千人在半路中迎接，跪在路旁；琅邪王下车答拜。当天，前往正殿，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安。孙綝自称"草莽臣"，到宫廷上奏章，呈上印绶、节钺，请求辞位让贤。吴国君主接见，慰劳劝谕，下诏委派孙綝担任丞相、荆州牧，增加封邑五个县；委派孙恩担任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孙据、孙干、孙闿都任命为将军，封爵位为侯。又委派长水校尉张布担任辅义将军，封永康侯。

在这以前，丹阳太守李衡多次因事侵犯琅邪王，他的妻子习氏

规劝他，不听从。琅邪王上奏事乞求迁到其他郡，诏令迁到会稽。等到琅邪王登位，李衡忧虑畏惧，对妻子说："不听你的话，结果搞到这个地步。我想逃往魏国，怎么样？"妻子说："不可以。你本来是个平民，先帝把你提拔到很高的职位，你多次做出无礼的事后，又胡乱猜疑，逃跑叛变，谋求活命，在这种情形下归附北方，有什么脸面见中原人呢？琅邪王一向爱做善事，追求名声，正想向天下显示自己的胸襟，绝不会因私人间的怨恨杀死你，这是很清楚的。你可以自己捆绑起自己，前往监狱，上奏章列举往日的过失，请求治罪。这样，就会受到优待，不仅仅是活命而已。"李衡听从她的意见。吴国君主下诏说："丹阳太守李衡，因以往行事造成的嫌隙，自动投入监狱中。从前有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勃鞮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事，那是在谁人手下为谁人卖力，李衡也是这样。现遣送李衡回到郡中，不要自己怀疑自己。"又加授李衡为威远将军，授给他桑戟。

二十八日，吴国君主封从前南阳王孙和的儿子孙晧为乌程侯。

文武官员奏请立皇后、太子，吴国君主说："我以微薄的德行，继承宏大的基业，处理政事的时间很短，恩泽没有遍及民众，后妃的名号、太子的位置，不是急需考虑的事情。"主管官员坚决请求，吴国君主不答应。

孙綝送牛肉和酒给吴国君主，吴国君主不接受，孙綝就带上牛肉和酒前往左将军张布那里；酒喝得多了，口出怨言说："当初废少主时，大多劝我自己登位；我因陛下贤能聪明，所以迎立他。皇帝没有我不能登位，现在送物品却遭到拒绝，这是把我和一般臣属没有区别对待，我将再改立别人。"孙布把这些话告诉了吴国君主，吴国君主记恨在心，担心孙綝发动变乱，多次对他加以赏赐。〔十一月〕初七，吴国君主下诏说："大将军掌管中外一切军务，统领的事务繁多，现加授卫将军、御史大夫孙恩为侍中，和大将军一起分担各项事务。"有人告发孙綝心怀不满，侮辱主上，想谋图反叛，吴国君主把这人抓起来，交给孙綝，孙綝杀了他，从此更加恐惧，通过孟宗请

求出京,屯驻武昌,吴国君主答应了他。孙綝下令把所统领的中营精锐兵士一万多人,全部装载上船;又取出武库的兵器,吴国君主下令都给予他。孙綝请求派两个中书郎负责荆州一切军务,主管官员上奏,说中书省官员不应身居外地,吴国君主仍破例答应孙綝。孙綝的请求,没有一件不同意的。

将军魏邈说吴主曰:"綝居外,必有变。"武卫士施朔又告綝谋反。吴主将讨綝,密问辅义将军张布,布曰:"左将军丁奉,虽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吴主召奉告之,且问以计画,奉曰:"丞相兄弟支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腊会有陛兵以诛之[1]。"吴主从之。

十二月,丁卯,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綝闻之,不悦。夜,大风,发屋扬沙,綝益惧。戊辰,腊会,綝称疾不至;吴主强起之,使者十余辈,綝不得已,将入,众止焉。綝曰:"国家屡有命,不可辞。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还。"遂入,寻而火起,綝求出,吴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烦丞相也。"綝起离席,奉、布目左右缚之,綝叩头曰:"愿徙交州。"吴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吕据于交州乎?"綝复曰:"愿没为官奴。"吴主曰:"卿何不以胤、据为奴乎?"遂斩之。以綝首令其众曰:"诸与綝同谋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孙闿乘船欲降北,追杀之。夷綝三族,发孙峻棺,取其印绶,斲其木而埋之[2]。

己巳,吴主以张布为中军督。改葬诸葛恪、滕胤、吕据

等，其罹恪等事远徙者，一切召还。朝臣有乞为诸葛恪立碑者，吴主诏曰："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遂寝。

9 初，汉昭烈留魏延镇汉中③，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④，皆承此制。及姜维用事，建议以为"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⑤，听敌入平，重关头镇守以捍之，令游军旁出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运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于是汉主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

【注释】

①腊会：十二月初八的聚会。十二月初八，古称腊月，是岁终祭祀百神的日子。　陛兵：守卫殿陛的宫廷兵士。

②斫（zhuó 茁）：砍；削。

③"汉昭烈"句：刘备留魏守汉中，见本书第六十八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

④"及兴势"二句：兴势，山名，在今陕西洋县北。兴势之役见本书第七十四卷魏邵陵厉公正始五年（公元 244 年）。

⑤"退就"句：汉城，在今陕西勉县（莱园子）东；乐城，在今陕西城固东。二城为诸葛亮所筑，见本书第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 229）。

【译文】

将军魏邈劝告吴国君主说："孙綝住在外地，必定发动叛乱。"武卫营的兵士施朔也告发孙綝谋图反叛。吴国君主准备讨伐孙綝，

秘密地询问辅义将军张布，张布说："左将军丁奉，虽然不能书写，但计策谋略超过常人，能够决断大事。"吴国君主召见丁奉，把意图告诉他，并且向他征询计策，丁奉说："丞相的兄弟党羽很多，恐怕我们人心不齐，不能一下子制服他；可以利用腊日的聚会，由守卫殿陛的兵士诛杀他。"吴国君主听从了他的计策。

十二月，初七，建业城中传言明日将会发生变乱，孙綝听说后，不高兴。夜晚，刮起大风，吹翻屋顶，卷起尘土，孙綝更加恐惧。初八，腊日聚会，孙綝称说有病，不到场；吴国君主一定要他参加，使者派了十多批，孙綝不得已，准备进宫，众人制止他。孙綝说："皇帝多次下令，不可以推辞。可以预先准备军队，在府内放火，我凭这个理由就可以迅速返回。"于是进宫，不久起火，孙綝请求出去，吴国君主说："外面的兵士自然很多，不值得麻烦丞相。"孙綝起身离席，丁奉、张布暗示左右的人捆绑他。孙綝叩头说："我愿意流放到交州。"吴国君主说："你为什么不把滕胤、吕据流放到交州呢？"孙綝说："我愿意沧落为官府奴仆。"吴国君主说："你为什么不让滕胤、吕据做奴仆呢？"于是杀死孙綝。拿着孙綝的首级命令孙綝的部众说："所有与孙綝合谋的人，全部赦免。"放下兵器的有五千人。孙闿想乘船到北方的魏国投降，被追上杀死。诛灭孙綝的三族，掘开孙峻的棺材，取出印章丝带，砍薄棺材后再加以掩埋。

初九，吴国君主委派张布担任中军督。改葬诸葛恪、滕胤、吕据等人，所有因受诸葛恪等人牵累被流放到远处的，全部召回。朝廷官员中有人请求为诸葛恪立牌，吴国君主下诏说："诸葛恪在炎热的夏天出兵，兵士死亡伤残，没有一尺一寸的功劳，说不上有才能；接受辅佐少主的重托，死在一群小人的手中，说不上有智谋。"立牌的事于是作罢。

9 当初，汉国昭烈皇帝留下魏延镇守汉中，在外围各营地都布下重兵，来抵御外敌，敌人如果前来进攻，使他们不能进入。直到兴势山战役，王平抵御曹爽，都承袭这个战术。等到姜维当权，提出建

议，他认为："派兵驻守各外围营地，只可以抵御敌人，不能获得大胜利。不如让敌人到来，各营地都收缩兵力，聚集粮食，退到汉、乐二城，听凭敌人进入平地，我们加强各关口的镇守力量来抵御他们，派出游动的军队到他们的侧翼，窥伺时机出击。敌人攻打关口攻不下来，四野中没有粮食，从千里外运粮，自然疲惫困乏；撤退的时候，我们再各营地一起出动，和游动的军队并力拼杀，这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战术。"于是，汉国君主命令统领汉中军务的胡济后撤，屯驻汉寿，监军王含守卫乐城，护军蒋斌守卫汉城。

四　年

1 春，正月，黄龙二见宁陵井中[1]。先是，顿丘、冠军、阳夏井中屡有龙见[2]，群臣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

2 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卒。

3 汉主封其子谌为北地王，谊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尚书令陈祗以巧佞有宠于汉主，姜维虽位在祗上，而多率众在外，希亲朝政，权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汉主以仆射义阳董厥为尚书令，尚书诸葛瞻为仆射。

4 冬，十一月，车骑将军孙壹为婢所杀[3]。

5 是岁，以王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注释】

①宁陵：县名，治今河南宁陵东南。

②顿丘:县名,治今河南浚县北。 冠军:县名,治今河南邓县西北。 阳夏:县名,治今河南太康。

③"车骑"句:孙壹降魏,在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魏将从前皇帝曹芳的贵人邢氏嫁给他,邢氏忌妒心强,下人不堪忍受,遂共杀孙壹及邢氏。

【译文】

四年(己卯,公元259年)

1 春,正月,黄龙两次出现在宁陵的水井中。在这以前,顿丘、冠军、阳夏的水井中,多次有黄龙出现,臣属们认为是吉祥的预兆,皇帝说:"龙,象征君主。黄龙出现时,上不在天空,下不在田野,多次屈居在水井中,不是好的预兆。"于是写作《潜龙诗》来嘲讽自己,司马昭看到后很不高兴。

2 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去世。

3 汉国君主封他的儿子刘谌为北地王,刘询为新兴王,刘虔为上党王。尚书令陈祗因谄媚逢迎,受到汉国君主的宠幸,姜维虽然地位在陈祗之上,但长时间率领部众驻扎在外地,很少处理朝中政事,权力反不如陈祗。秋,八月,二十日,陈祗去世;汉国君主委派仆射义阳人董厥担任尚书令,尚书诸葛瞻担任仆射。

4 冬,十一月,车骑将军孙壹被婢女杀死。

5 这一年,委派王基担任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元皇帝上①

景元元年

1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2 夏,四月,诏有司率遵前命,复进大将军昭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3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五月，乙丑，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2]。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旦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黄素诏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惧，况不出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昭，呼经欲与俱，经不从。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3]。昭弟屯骑校尉伷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厥下，帝自用剑。众欲退，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尚书左仆射陈泰不至，昭使其舅尚书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4]。"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见昭，悲恸，昭亦对之泣曰："玄伯[5]，卿何以处我？"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复更言。顗，彧之子也。

太后下令，罪状高贵乡公，废为庶人，葬以民礼。收王经及其家属付廷尉。经谢其母，母颜色不变，笑而应曰：

"人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何恨之有?"及就诛,故吏向雄哭之,哀动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请以王礼葬高贵乡公,太后许之。

使中护军司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璜于邺,以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注释】

①元皇帝:即曹奂(公元246~302年),公元260~265年在位。本名璜,字景明。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燕王曹宇之子。甘露三年(公元258),封安次县常道乡公。五年,皇帝曹髦被杀,公卿迎立。以其名难避讳,改为"奂"。在位时,政事一决于司马昭。咸熙二年(公元265年),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奂被封为陈留王。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卒,谥号为元。

②"昔鲁"三句:公元前六世纪后期,鲁国由季孙氏把持政权。前517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出奔,从此一直流亡在外,于前510年死在乾侯(今河北成安县境)。

③苍头:奴仆。汉代时,仆隶用深青色头巾包头,故有此称。

④"今舅"句:意为荀顗阿附司马氏,而自己(陈泰)忠于魏王室。

⑤玄伯:陈泰的表字。

【译文】

元皇帝上

景元元年(庚辰,公元260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夏,四月,诏令主管官员一切遵照以前的命令,又晋升大将军司马昭的职位为相国,封为晋公,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

3 皇帝看到自己的权威逐渐失去,忍受不住心中的怨恨。五月,初七,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心思,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着等待遭废黜受辱,现在将

和你们一道，亲自出宫讨伐司马昭。”王经说：“从前鲁昭公忍受不了季氏的专权，失败后逃后，丢掉了国君的地位，被天下人耻笑。现在权力在司马氏手中，时间已很久了，朝廷和地方上都为司马氏效命，不顾叛逆、忠顺的道理，也不是一两天了。而且守卫宫廷的兵士稀少，武器缺乏、脆弱，陛下有什么可利用的呢？一旦这样行事，不是想要除去病患而病患更加深了吗？祸难恐怕难以预测，应该慎重考虑。”皇帝这时从怀中掏出写在黄色丝绸上的诏书，扔到地上说：“讨伐司马昭的事已经决定了！即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何况不一定会死呢？”于是进内宫禀报太后。王沈、王业赶紧跑去告诉司马昭，呼唤王经想和他一起去，王经不听从。皇帝于是拔出剑来，上了车，率领殿中守卫的兵士、奴仆、侍从，击鼓呐喊而出。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在东止车门遇见皇帝，皇帝左右的人呵斥他，司马伷的部众四散逃走。中护军贾充从外面进来，迎面和皇帝在南面的宫门前交战，皇帝亲自用剑拼杀。贾充的部众想后退，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危急了，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豢养你们，就是为了应付今天这种事。今天的事，是不用问的！”成济当即抽出戈来，上前刺杀皇帝，皇帝死在车下。司马昭听说后，非常惊讶，跌坐在地上。太傅司马孚飞奔前去，将皇帝的头枕在自己的大腿上，十分哀伤地哭泣，说：“杀死陛下，是臣下的罪过。”

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尚书左仆射陈泰不前往，司马昭派陈泰的舅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世上议论的人把我同舅舅相比，现在看来，舅舅不如我。”子弟和内外的人都一起逼迫陈泰，陈泰才进入殿中，见到司马昭，十分悲痛，司马昭也哭泣着对他说：“玄伯，你看我该怎么处理？”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稍微可以平一平民愤。”司马昭过了很久说：“你再想一想轻一些的办法。”陈泰说：“我的话只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不知更轻的办法。”司马昭于是不再说话了。荀顗，是荀彧的儿子。

太后下令,公布高贵乡的罪状,废黜他为平民,以平民的礼仪安葬。逮捕王经和他的家属,交付廷尉。王经向母亲道歉,母亲脸色不变,笑着对他说:"人生谁能不死,只担心死的不是地方;为这件事同时而死,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等到被杀,往日的属吏向雄为他痛哭,悲哀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王沈因功被封为安平侯。初八,太傅司马孚等人上奏章,请求以诸侯王的礼仪安葬高贵乡公,太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命令中护军司马炎到鄴城,迎接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璜,做明帝的继承人。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

4 辛卯,群公奏太后自今令书皆称诏制。

5 癸卯,司马昭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太后诏许之。

6 戊申,昭上言:"成济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7 六月,癸丑,太后诏常道乡公更名奂。甲寅,常道乡公入洛阳,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8 丙辰,诏进司马昭爵位九锡如前,昭固让,乃止。

9 癸亥,以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

10 吴都尉严密建议作浦里塘[1],群臣皆以为难;唯卫将军陈留濮阳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军民就作,功费不可胜数。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11 会稽郡谣言王亮当还为天子,而亮宫人告亮使巫祷祠,有恶言,有司以闻。吴主黜亮为候官侯[2],遣之国;亮自杀,卫送者皆伏罪。

12 冬,十月,阳乡肃侯王观卒。

13 十一月，诏尊燕王，待以殊礼。

14 十二月，甲午，以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15 尚书王沈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属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陈长吏可否，说百姓所患者，给谷五百斛。若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者，给谷千斛。"主簿陈庶、褚䂮入白曰[3]："教旨思闻苦言，示以劝赏。窃恐拘介之士或惮赏而不言，贪昧之人将慕利而妄举。苟不合宜，赏不虚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徒见言之不用，因谓设而不行。愚以为告下之事，可少须后。"沈又教曰："夫兴益于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复白曰："尧、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谏者，以其款诚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热之质自明者，以其有实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则谔谔之言将不求而自至[4]。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并周公，实不可以同冰炭，虽悬重赏，忠谏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注释】

①浦里塘：塘名，在今安徽当涂东南大官圩南部一带（一说即今江苏溧水南蒲塘港，误）。

②候官：县名，即今福建福州。

③庶（xīn 新）：此处为人名用字。　䂮（lüè 略）：此处为人名用字。

④谔谔（è 扼）：直话直说。

【译文】

4 初九，三公及地位与三公相当的官员上奏，太后从今以后的命令称为诏制。

5 二十一日，司马昭坚决推让相国、晋公、尊礼大臣九种器物的名位礼仪，太后下诏准许。

6 二十六日，司马昭上奏章说："成济兄弟大逆不道，应诛灭全族。"

7 六月，初一，太后诏令常道乡公改名为奂。初二，常道乡公进入洛阳，这一天，登上皇帝位，这时他十五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元。

8 初四，颁布与从前相同的诏令，晋升司马昭的封爵官位及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司马昭坚决推让，于是作罢。

9 十一日，委派尚书左仆射王观担任司空。

10 吴国都尉严密建议修筑浦里塘，文武官员都认为太难；只有卫将军陈留人濮阳兴认为可以建成，于是调集军队民众前往修筑，花费的人工费用无法计算。兵士死得很多，民众非常愁苦怨恨。

11 会稽郡传言会稽王孙亮将回京城重做天子，孙亮的宫女告发孙亮派巫师祈祷，说过诽谤朝廷的话，主管官员奏告上去。吴国君主废黜孙亮为候官侯，派人送他到封国；孙亮自杀，护送他的人都受到惩治。

12 冬，十月，阳乡肃侯王观去世。

13 十一月，下诏尊崇燕王，以特殊的礼仪相待。

14 十二月，十六日，委派司隶校尉王祥担任司空。

15 尚书王沈担任豫州刺史。刚到任，向所属郡县官吏民众下令说："如果有能够陈述官员过失、诉说百姓忧患的人，赐给粮食五百斛。如果有能够指出刺史行政得失、朝廷政事宽严的人，赐给粮食一千斛。"主簿陈底、褚碧进去禀告说："您下令的本意是想听到人们的肺腑之言，并加以鼓励赏赐。私下担心廉正自守的人可能会害怕受奖而不进言，贪财味利的人可能会羡慕利益而随意议论。如果人们说得不合时宜，赏赐不会白白地给他，远方的人不知道进言的合适与否，只看到进言没被采纳赏赐，会因此认为空设条令而不实

行。我们认为下发命令中所说事情，可以暂缓实施。”王沈又下令说：“进言有益于上司，下属受到应得的赏赐，这是君子的操行，有什么不能进言的？”褚䂮又禀告说：“尧、舜、周公之所以能使别人忠心规劝，是因为他们诚恳的心情很显明。冰和炭不说话，但冷热的性质自然显示出来，这是因为它们有内在的本质。如果喜爱忠实正直，像冰炭那样自然，忠实正直的言论就会不用征求，自然地出现。如果德行比不上唐尧、虞舜，贤明不能与周公相提并论，内在的本质不和冰炭相同，即使高悬厚重的奖赏，忠实正直的言论也不能得到。”王沈于是停止原来的做法。

二　年

1 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表言：“吴将邓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谋归化，遣使送质任，欲令郡兵临江迎拔。”诏王基部分诸军径造沮水以迎之[1]。“若由等如期到者，便当因此震荡江表。”基驰驿遗司马昭书，说“由等可疑之状，且当清澄，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又曰：“夷陵东西皆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今者筋角濡弱[2]，水潦方降，废盛农之务，要难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维之趣上邽，文钦之据寿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没，此近事之鉴戒也。嘉平已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宜，当务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书，意狐疑，敕诸军已上道者，且权停住所在，须候节度。基复遗昭书曰：“昔汉祖纳郦生之说，欲封六国，寤张良之谋而趣销印[3]。基谋虑浅短，诚不及留侯，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昭于是罢兵，报基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

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依来旨，已罢军严。"既而由等果不降。烈。奋之弟也。

2 秋，八月，甲寅[4]，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不受。

3 冬，十月，汉主以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共平尚书事，以侍中樊建为尚书令。时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矫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与皓往来。秘书令郤正久在内职[5]，与皓比屋，周旋三十余年，淡然自守，以书自娱，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故官不过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祸。汉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谮之，使十年不得朝见。

吴主使五官中朗将薛珝聘于汉，及还，吴主问汉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以为至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珝，综之子也。

4 是岁，鲜卑索头部大人拓拔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6]，始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五世至可汗推寅，南迁大泽；又七世至可汗邻，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车惃氏分统部众为十族，邻老，以位授其子诘汾，使南迁，遂居匈奴故地。诘汾卒，力微立，复徙居定襄之盛乐[7]，部众浸盛，诸部皆畏服之。

【注释】

①沮水：河流名，即今湖北境内沮漳河西源沮水。

②筋角：本指竹片兽角，因二者是制造弓箭的基本材料，因之以其代指弓箭。

③"昔汉祖"二句：郦生，指郦食其(lìyìjī 利诣基)。其事详见本书第十卷汉高帝三年(公元204年)。

④甲寅：八月丙子朔，无甲寅。

⑤郤(xì 系)：姓氏。

⑥可汗：我国古代鲜卑、蠕蠕、突厥、回纥、蒙古等族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⑦盛乐：城名，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译文】

二年(辛巳，公元261年)

1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上奏章说："吴国将领邓由、李光等十八个戍守据点，一同策谋归顺我国，派遣使者送来人质，想让我郡军队到长江边迎接。"诏令王基部署各军前往沮水去迎接。"如果邓由等人按期到达，可趁这个机会横扫江南。"王基通过驿站，快速送信给司马昭，陈说邓由等人的可疑情状，"应该加以澄清，不应贸然出动重兵，深入吴国境内去接受。"又说："夷陵的东西两面都险要狭窄，竹木丛生，万一他们在要害地带突然出击，我们的兵马摆不开。现在，弓箭潮湿软弱，连绵的雨水将要降落，荒废农忙季节的事务，谋求未必能得到的利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姜维赶往上邽，文钦占据寿春，都是深入我国境内，谋求利益，却招致覆没，这是可以借鉴的眼前的事例。嘉平年间以来，多次发生内乱，当今的要务，在于尽力安定国家，使上下宁静和睦，努力发展农业，安抚百姓，不应兴师动众，去谋求外部的利益。"司马昭多次接到王基的信，心中犹豫，命令已出发的各军，暂且在所到之处停顿下来，等待调度。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信说："从前汉高祖采纳郦生的意见，想要分封六国

的后裔,领悟张良的谋略后赶紧销毁已刻的印章。我的智谋浅陋,实在赶不上留侯,但也担心襄阳太守犯郦食其的错误。"司马昭于是停止进军,给王基回信说:"一般处理事务的官员,总是委曲已意顺从我,很小有能明确而详尽地向我陈述事实情理的。实在感谢你的忠诚和厚爱,每每受到规劝,现根据你来信中的意见,撤销了出兵的命令。"不久,邓由等人果然不投降。胡烈,是胡奋的儿子。

2秋,八月,甲寅日,又一如从前下令司马昭晋升封爵职位,司马昭不接受。

3冬,十月,汉国君主委派董厥担任辅国大将军,诸葛瞻担任都护、卫将军,共同处理尚书奏事,委派侍中樊建担任尚书令。当时,中常侍黄皓当权,董厥、诸葛瞻都不能制止,士大夫大都依附他,只有樊建不和黄皓来往。秘书令郤正长久在宫内任职,和黄皓住房相连,共处三十多年,性情淡泊,保持操守,以读书为娱乐,既不为黄皓所喜爱,也不为黄皓所憎恨,所以官品不超过六百石,也不遭受祸殃。汉国君主的弟弟甘陵王刘永憎恨黄皓,黄皓诬陷他,使他十年中不能入朝觐见。

吴国君主派遣五官中郎将薛珝出使汉国,等到返回,吴国君主询问汉国政事的得失,薛珝回答说:"君主昏庸而不知道过失,臣下保全自己而避免获罪,进入他们的朝廷听不到正直的言论,经过他们的原野民众都面黄肌瘦。臣下听说燕雀住在堂屋上,子母相互欢乐,认为十分安全,烟囱冒火、栋梁烧毁,燕雀却轻松愉快,不知道祸难将要到来,大概就是说的汉国这种情形吧!"薛珝,是薛综的儿子。

这一年,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首次派遣他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入朝进献贡品,于是留下来做人质。拓跋力微的祖先,世代居住在北方荒远地带,不和南方的华夏民族交往。到可汗拓跋毛时,开始强盛,统领属国三十六个,大氏族九十九个;经历五代到可汗拓跋推寅时,向南迁往一个大湖旁;又经历七代到可汗拓跋邻时,

派他的兄弟七人和同族的人乙旃氏、车惃氏分别统领部众，共有十个部落，拓跋邻年老，把可汗的位置授给他的儿子拓跋诘汾，让他向南迁徙，于是居住在从前匈奴定居的地方。拓跋诘汾去世，拓跋力微即位，又迁居到定襄的盛乐。部众渐渐强盛，各部落都畏惧服从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　起玄黓敦牂，尽阏逢涒滩，凡三年。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

1 秋，八月，乙酉，吴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霍为太子[1]。

2 汉大将军姜维将出军，右车骑将军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2]，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冬，十月，维入寇洮阳[3]，邓艾与战于侯和，破之，维退住沓中[4]。初，维以羁旅依汉，身受重任，兴兵累年，功绩不立。黄皓用事于中，与右大将军阎宇亲善，阴欲废维树宇。维知之，言于汉主曰："皓奸巧专恣，将败国家，

请杀之！”汉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齿[5]，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汉主敕皓诣维陈谢。维由是自疑惧，返自洮阳，因求种麦沓中，不敢归成都。

3 吴主以濮阳兴为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勋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初，兴为会稽太守，吴主在会稽，兴遇之厚；左将军张布尝为会稽王左右督将，故吴主即位，二人皆贵宠用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以佞巧更相表里，吴人失望。

吴主喜读书，欲与博士祭酒韦昭、博士盛冲讲论，张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阴过，固谏止之。吴主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但欲与昭等讲习旧闻，亦何所损？君特当恐昭等道臣下奸慝[6]，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备之，不须昭等然后乃解也。”布皇恐陈谢，且言惧妨政事，吴主曰：“王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此无所为非，而君以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头。吴主曰：“聊相开悟耳，何至叩头乎？如君之忠诚，远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君其终之。”然吴主恐布疑惧，卒如布德，废其讲业，不复使昭等入。

【注释】

①“立子”句：霍，本无其字，孙休为四个儿子命名，特造古怪字，《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注引《吴录》，载孙休诏令说：“霍音如湖水湾澳之湾。”

②伯约，姜维的表字。

③洮阳:地名,在今甘肃临潭。

④沓中:地名,在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西南一带。

⑤"皓趋走"二句:董允切齿憎恨黄皓之事,见本书第七十四卷魏邵陵厉公正始六年(公元245年)。

⑥奸慝(tè 特):奸诈、邪恶。

【译文】

魏纪十 起壬午(公元262年),止甲申(公元264年),共三年。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壬午,公元262年)

1 秋,八月,十六日,吴国君主立朱氏为皇后,朱氏,是朱公主的女儿。十九日,立儿子孙鞏为太子。

2 汉国大将军姜维将要出兵,右车骑将军廖化说:"不停发动战火,一定引火烧身,说的就是姜伯约。智谋超不过敌寇而力量小于敌寇,用兵从不间断,将怎样保全自己呢?"冬,十月,姜维进犯洮阳,邓艾和他在侯和交战,打败了他,姜维退回沓中。当初,姜维因流亡在外而依附汉国,身受重任,连年出兵,没有建立功绩。黄皓在朝中当权,和右大将军阎宇亲近友好,暗中想废掉姜维,树立阎宇。姜维知道后,向汉国君主进言说:"黄皓奸诈专权,将要败坏国家,请求杀掉他!"汉国君主说:"黄皓不过是个来往奔走的小臣而已,从前董允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我也常常恨他,你哪里值得把他放在心里!"姜维见黄皓的党羽布满君主身边,担心无意中说出不该说的话,说了些很谦逊的话就出来了。汉国君主下令黄皓到姜维那里道歉。姜维因此更加疑虑恐惧,返回洮阳,于是请求在沓水种麦,不敢回成都。

3 吴国君主委派濮阳兴担任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勋孟宗担任左右御史大夫。当初,濮阳兴担任会稽太守,吴国君主在会稽,濮阳兴对他很优待;左将军张布曾经担任会稽王左右督将,所以吴国君主

登位后，二人都受宠当权；张布掌管宫廷守卫，濮阳兴处理军政大事，凭着诈伪而相互依存，吴国人大失所望。

吴国君主喜爱读书，想和博士祭酒韦昭、博士盛冲谈论学术，张布因韦昭、盛冲正直，恐怕他们入宫侍奉，说出自己暗中做的错事，就坚决地加以劝阻。吴国君主说："我涉猎学术，各种书差不多看遍了，只是想和韦昭等人谈论旧时的事情，有什么损害呢！你大概只是担心韦昭等人说出臣下的邪恶，所以不想让他们进入。这样的事，我已有准备，不必听到韦昭等人的话后才了解。"张布惶恐不安，连忙道歉，并且说是担心妨碍政事，吴国君主说："政事、学业，源流各不相同，互不妨碍，没有不妥的地方，你却认为不合适，是认为我另有企图。没想到你们现在当权这样地对待我，实在是十分不可取的！"张布叩头道歉。吴国君主说："我不过想开导你而已，何必要叩头呢?！你的忠诚，是远近的人都知道的，我今日能威风凛凛，都是你的功劳。《诗经》说：'万事开头做得好，很少能有好收场。'善始善终实在难，希望你能善始善终。"然而，吴国君主担心张布疑虑恐惧，最后还是按照张布的意思，废弃谈论学术这件事，不再让韦昭等人入宫。

4 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阮籍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1]。居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校尉何曾恶之，面质籍于

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谓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昭爱籍才,常拥护之。曾,夔之子也[2]。

阮咸素幸姑婢;姑将婢去,咸方对客,遽借客马追之,累骑而还。

刘伶嗜酒,常乘鹿车[3],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钟会方有宠于司马昭,闻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锻[4],不为之礼。会将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遂深衔之。

山涛为吏部郎,举康自代;康与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昭闻而怒之[5]。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兄巽诬安不孝,康为证其不然。会因谮"康尝欲助毋丘俭,且安、康有盛名于世,而言论放荡,害时礼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杀安及康。康尝诣隐者汲郡孙登,登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5 司马昭患姜维数为寇,官骑路遗求为刺客入蜀,从事中郎荀勖曰:"明公为天下宰,宜杖正义以伐违贰,而以刺客除贼,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勖,爽之曾孙也[6]。

昭欲大举伐汉,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钟会劝之。昭谕众曰:"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

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⑦。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征西将军邓艾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昭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谕之，艾乃奉命。

姜维表汉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左右车骑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之桥头⑧，以防未然。"黄皓信巫鬼，谓敌终不自致，启汉主寝其事，群臣莫知。

【注释】

①骨立：比喻人的身体极为消瘦，没有肌肉只有骨头支撑着身躯。

②何羡：三国时魏官吏。字叔龙，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汉末，避乱淮南，后归本郡。曹操辟为司空掾属。出为城父令、长广太守、乐安太守。入为丞相东曹掾。魏国初建，任尚书仆射，后又为太子少傅。文帝践祚，封成阳亭侯。

③鹿车：用人力推挽的小车。以其狭小，仅容一鹿，故称鹿车。

④箕踞：古时无椅凳，坐于席上，坐则跪，行则膝前，足皆向后，这是恭敬的姿势。如伸出两足，则手据膝，像簸箕的样子。箕踞是傲慢不敬的姿势。

⑤"昭闻"句：商汤、周武改朝换代，是司马昭即将仿效的政治行为，故司马昭得知嵇康非议汤、武而憎恨他。

⑥荀爽：东汉末大臣。一名谘，字慈明，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幼好学，年十二即通《论语》、《春秋》。不应征命，达十余年。董卓专权时，复征爽，拜平原相，行至苑陵时追拜光禄勋，任职三天又策拜司空。自布衣升为三公，仅九十五日。与王允等共谋杀死董卓，恰在这时病卒。著有《礼易诗传》等百余

篇。

⑦"此灭"句:春秋时,晋献公向虞国借道攻灭虢国,回军途中,乘机灭掉虞国。司马昭借用这个典故,表明自己要在灭蜀汉之后乘胜灭掉吴国的意愿。

⑧阳安关口:地名,即阳平关,即今陕西勉县(菜园子)西老沔县。桥头:地名,在今甘肃文县东南白龙江畔。

【译文】

4 谯郡人嵇康文章写得有气势,言辞优美,喜爱谈论老子、庄子,崇尚奇异,负气仗义,和陈留人阮籍、阮籍的哥哥的儿子阮咸、河内人山涛、河南人向秀、琅邪人王戎、沛国人刘伶特别友好,号称为竹林七贤。七人都崇尚道家学说,蔑视儒家礼制法度,纵情饮酒整日酣醉,不把世间事务放在心上。

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他的母亲去世,他正和别人下围棋,对方请求停下来,他却要别人留下来决一胜负。随后,喝了二升酒,高声号哭,吐了几升鲜血,身体消瘦,只剩下骨架子。服丧期间,饮酒和平日没有什么不同。司隶校尉何曾憎恨他,当司马昭在座时当面斥责阮籍说:"你是个放纵情欲、违背礼节、败坏风俗的人,现在忠诚贤明的人执政,对事物的名称和内容作综合的考核。像你这类人,不可以助长!"接着对司马昭说:"您正采用孝道来治理天下,却听任阮籍服重丧期间,在您的座位前饮酒吃肉,怎么教训别人呢?应该把他放逐到荒远的地方,不让他玷污华夏地区。"司马昭喜爱阮籍的才华,常常保护他。何曾,是何夔的儿子。

阮咸一向喜爱姑母的婢女;姑母带着婢女离开,阮咸正接待客人,得知消息,急忙借客人的马去追赶,和婢女同骑一匹马返回。

刘伶酷爱饮酒,常常乘坐小车,携带一壶酒,让人扛着铁锹跟着他,说:"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他贤能,争相仿效他,说是纵放旷达,不拘礼俗。

钟会正得到司马昭的宠幸,听到嵇康的名声而去拜访他,嵇康

仍旧叉开两脚打铁，不理睬他。钟会将要离开，嵇康说："你听见什么而前来，看到什么而离开？"钟会说："听见所听见的而前来，看到所看到的而离开。"于是对嵇康深深地怀恨在心。

山涛担任吏部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给山涛写信，陈说自己不能胜任凡俗的事务，并且诋毁鄙薄商汤、周武王。司马昭听说后很生气。嵇康和东平人吕安亲近友好，吕安的哥哥吕巽诬陷吕安不孝顺，嵇康替吕安作证，认为不是这样。钟会于是诬陷"嵇康曾经想协助毋丘俭，而且吕安、嵇康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名声，却言论恣意放任，没有约束，妨碍时局，扰乱教化，应趁这个机会除掉他们。"司马昭于是杀死吕安和嵇康。嵇康曾经拜访隐士汲郡人孙登，孙登说："你才能高见识低，难以在当代避免祸患！"

5 司马昭对姜维多次进犯感到忧虑，主驾车马的侍从路遗请求充当刺客，进入蜀国，从事中郎荀勖说："明公是天下的宰辅，应该依仗正义去讨伐叛逆，用刺客铲除贼寇，不是使四海之内的人尊敬的做法。"司马昭认为他说得对。荀勖，是荀爽的曾孙。

司马昭想要大规模地征伐汉国，朝中官员大多认为不可以，只有司隶校尉钟会劝他出兵。司马昭晓谕众人说："自从平定寿春以来，休养兵士已有六年，训练军队、修缮铠甲，准备攻打两个敌寇。现在吴国地域扩大，地势低洼潮湿，攻打它耗费兵力，难以奏效，不如先平定巴蜀，三年之后，利用顺流而下的形势，水路陆路同时进发，这是先灭虢国后取虞国的那种局面。蜀地兵士总共九万人，守卫成都和驻守其他地区的不下于四万，这样，剩下的军队不过五万人。现在把姜维牵制在沓中，让他不能向东出兵，我们直接攻向骆谷，从他们的空虚地带袭击汉中，凭着刘禅的昏庸，加上边境城池陷落，内部人心震动，他的灭亡是可以得知的。"于是委派钟会担任镇西将军，统领关内一切军务。征西将军邓艾认为蜀汉没有内乱，多次陈述不同意见；司马昭派主簿师纂担任邓艾的司马，去晓谕他，邓艾于是奉行命令。

姜维上奏章给汉国君主:"听说钟会在关中整顿军队,想要攻取我国,应该同时派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统领各军,分别驻守阳安关口和阴平的桥头,在祸患发生以前就加以预防。"黄皓相信巫术鬼神,认为敌人终究不会自己来送死,上奏汉国君主,不要理会姜维的意见,文武官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四 年

1 春,正月,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又辞不受。

2 吴交趾太守孙谘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吴主遣察战邓荀至交趾[1],荀擅调孔爵三十头送建业,民惮远役,因谋作乱。夏,五月,郡吏吕兴等杀谘及荀,遣使来请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应之。

3 诏诸军大举伐汉,遣征西将军邓艾督三万余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2],以连缀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3],绝维归路。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4]。以廷尉卫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瓘,觊之子也。

会过幽州刺史王雄之孙戎,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或以问参相国军事平原刘寔曰:"钟、邓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寔笑而不答。

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5],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司马昭斩以徇。

汉人闻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将兵诣沓中为姜维继援，张翼、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大赦，改元炎兴。敕诸围皆不得战，退保汉、乐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阴平，闻诸葛绪将向建威[6]，留住月余待之。钟会率诸军平行至汉中。九月，钟会使前将军李辅统万人围王含于乐城，护军荀恺围蒋斌于汉城。会径过西趣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墓。

初，汉武兴督蒋舒在事无称，汉朝令人代之，使助将军傅佥守关口，舒由是恨。钟会使护军胡烈为前锋，攻关口。舒诡谓佥曰："今贼至不击而闭城自守，非良图也。"佥曰："受命保城，惟全为功；今违命出战，若丧师负国，死无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克敌为功，请各行其志。"遂率其众出；佥谓其战也，不设备。舒率其众迎降胡烈，烈乘虚袭城，佥格斗而死。佥，彤之子也。钟会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大得库藏积谷。

邓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兵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7]，大战，维败走。闻诸葛绪已塞道屯桥头，乃从孔函谷入北道[8]，欲出绪后；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闻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张翼、董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会。

4 安国元侯高柔卒。

【注释】

①察战:职官名,职责为监视吏民。

②甘松:地名,在今四川松潘。

③武街:城名,在今甘肃成县西北。

④斜谷:道路名,在今陕西眉县西南,即褒斜道北段。 骆谷:道路名,自今陕西周至西南,循骆谷水、傥水河谷,至今洋县,为秦岭南北交通要道。 子午谷:道路名,自今陕西长安子午镇南穿秦岭,通往今安康县境。

⑤赉(lài 赖):赏赐。

⑥建威:城名,在今甘肃西和北。

⑦强川口:地名,在今甘肃南部西倾山南。

⑧孔函谷:地名,在今甘肃舟曲东南一带。

【译文】

四年(癸未,公元263年)

1 春,正月,皇帝重申从前的诏令,晋升司马昭的封爵职位,司马昭又推辞,不接受。

2 吴国交趾太守孙谘贪婪暴虐,成为百姓的祸患;正巧,吴国君主派遣察战邓荀到交趾,邓荀擅自征调三十头孔雀送往建业,民众害怕远途服役,于是策谋作乱。夏,五月,郡中官吏吕兴等人杀死孙谘和邓荀,派遣使者前来魏国,请派出太守和军队,九真、日南都响应吕兴。

3 诏令各军大规模出动,征伐汉国,派遣征西将军邓艾统领三万多人,从狄道赶往甘松、沓水,以便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统领三万多人,从祁山赶往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钟会统领十万多兵士,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赶往汉中。委派廷尉卫瓘秉持符节,督察邓艾、钟会军务,并代理镇西军司。卫瓘,是卫觊的儿子。

钟会顺路拜访幽州刺史王雄的孙子王戎,问:"我该采用什么计策?"王戎说:"道家有句话说,'尽量做事而不能逞能。'成功并不艰难,保住它才艰难。"有人就这件事询问参相国军事平原人刘寔

说："钟会、邓艾能平定蜀汉吗？"刘寔说："消灭蜀汉是可以肯定的了，但二人都不能返回。"那人问其中的理由，刘寔笑着而不回答。

秋，八月，军队从洛阳出发，大肆赏赐将领士兵，列队誓师。将军邓敦认为蜀汉还不能讨伐，司马昭把他杀了示众。

汉国人听说魏国军队即将到来，于是派遣廖化率领军队前往沓中，做姜维的后援，张翼、董厥等人前往阳安关口，做各个外围营地的预备力量。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炎兴。下令各外围营地都不能出战，退守汉、乐二城，城中各有兵士五千人。张翼、董厥向北到达阴平，听说诸葛绪将要进军建威，留下来住了一个多月，等待他的到来。钟会率领各军并进，到达汉中。九月，钟会命令前将军李辅统领一万人，到乐城包围王含，护军荀恺到汉城包围蒋斌。钟会直接向西赶往阳安口，派人祭祀诸葛亮的坟墓。

当初，汉国武兴督蒋舒在任时没有值得称道的功绩，汉朝廷派人接替他，让他协助将军傅佥守卫阳安关口，蒋舒因此心怀不满。钟会命令护军胡烈担任前锋，攻打阳安关口。蒋舒心怀诡计，对傅佥说："现在贼寇到了不攻打，却关起城门防守，不是好办法。"傅佥说："接受命令保卫城池，只要能保全就是功劳；现在违反命令出城交战，如果失败，辜负了国家，战死也没有用处。"蒋舒说："你把保住城池视为功劳，我把出城交战战胜敌人视为功劳，让我们各照意愿行事。"于是率领部众出城；傅佥认为他会交战，不加戒备。蒋舒率领部众投降胡烈，胡烈乘虚袭击城池，傅佥拼斗而死。傅佥，是傅彤的儿子。钟会听说阳安关口已攻下，长驱直入，获得府库中的大量财物和粮食。

邓艾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接攻打姜维的营垒，陇西太守牵弘在前面阻截，金城太守杨欣赶往甘松。姜维听说钟会各军已经进入汉中，率领军队返回，王颀等人紧追到强川口，打了一大仗，姜维失败逃走。听说诸葛绪已堵住退路，驻扎在桥头，于是从孔函谷进入北面的道路，想从诸葛绪背后出击，诸葛绪得知后，后退三十里。姜

维进入北面的道路三十多里后，得知诸葛绪的军队后撤，随之返回，从桥头通过，诸葛绪赶紧截击姜维，相差一天的路程，没有赶上。姜维于是回到阴平，集合军队，想赶赴关城；听说关城已失守，退回白水，遇上廖化、张翼、董厥等人，合并兵力，守卫剑阁，来抵御钟会。

4 安国元侯高柔去世。

5 冬，十月，汉人告急于吴。甲申[1]，吴主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寿春；将军留平就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以救汉。

6 诏以征蜀诸将献捷交至，复命大将军昭进位，爵赐一如前诏，昭乃受命。

昭辟任城魏舒为相国参军。初，舒少时迟钝，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为皎厉之事[2]。唯太原王乂谓舒曰："卿终当为台辅。"常振其匮乏，舒受而不辞。年四十余，郡举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累迁后将军钟毓长史。毓每与参佐射，舒常为画筹而已；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舒容范闲雅，发无不中；举坐愕然，莫有敌者。毓叹而谢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岂一事哉？"及为相

国参军，府朝碎务，未尝见是非；至于废兴大事，众人莫能断者，舒徐为筹之，多出众议之表。昭深器重之。

7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将军秉之孙也。

8 孙艾进至阴平，简选精锐，欲与诸葛绪自江油趣成都[3]。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引军向白水[4]，与钟会合。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

姜维列营守险，会攻之不能克，粮道险远，军食乏，欲引还。邓艾上言："贼已摧折，宜遂乘之，若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5]，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出其不意，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谷高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督诸军拒艾，至涪，停住不进。尚书郎黄崇，权之子也，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豫未纳；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从。艾遂长驱而前，击破瞻前锋，瞻退住绵竹[6]。艾以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列陈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引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斩瞻及黄崇。瞻子尚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用生何为？"策马

冒陈而死。

【注释】

①甲申:十月癸巳朔,无甲申。

②皎厉:矜持自高。皎,白而亮,在"皎厉"一词中指以惊世骇俗的行为"暴白于世"。

③江油:地名,在今四川平武东南。

④白水:地名,此处指白水关,在今陕西宁强西南。

⑤德阳亭:地名,在今四川江油东北马角坝。

⑥绵竹:县名,治今四川德阳北。

【译文】

5冬,十月,汉国人向吴国告急求援,甲申日,吴国君主命令大将军丁奉统领各军向寿春进发;将军留平到南郡会合施绩,商议出兵路线;将军丁封、孙异前往沔中地区,救援汉国。

6皇帝下诏,因征蜀各军交相献上捷报,又重申从前的命令,让大将军司马昭晋升职位、接受封爵和赏赐,司马昭这才接受诏命。

司马昭延聘任城人魏舒为相国参军。当初,魏舒年幼时头脑迟钝,不为乡里和亲戚所看重,堂叔父吏部郎魏衡,在当时很有名望,也不了解他,让他看守水碓,常常叹息说:"魏舒能胜任管理几百户的头目,我就心满意足了!"魏舒也不把这个话放在心上,不做偏激求名的事。只有太原人王乂对魏舒说:"你终究会做三公宰辅。"常常在魏舒匮乏时加以接济,魏舒也不加推辞地接受。四十多岁时,郡中选拔他为上计掾,并举荐为孝廉。宗族乡党认为魏舒没有学问,劝他不就任,还可以显示出清高来。魏舒说:"如果考试考不上,责任在我自己,怎么能窃取不就任的高名来作为自己的荣耀呢?"于是鞭策自己,一百天学习一部经书,因此在上殿回答策问时得以提升等级,不断升迁,做到后将军钟毓的长史。钟毓时常和参谋僚

属比赛射箭，魏舒总只是为他们计算成绩而已；后来遇到人数不够，让魏舒凑数，魏舒情绪镇定，仪态儒雅，没有哪一箭射不中；在座的人大为惊讶，没有人比得上他。钟毓感叹地道歉说："我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就好像这次射箭，哪里只是一件事呢？"等到担任相国参军，府中各项烦琐事务，没有出现差误；至于要兴办、革除的大事，众人不能决断的，魏舒从容地加以规划，往往出于众人的意料之外。司马昭十分器重他。

7 十一日，立卞氏为皇后，卞氏，是昭烈将军卞秉的孙女。

8 邓艾进军到阴平，挑选精锐兵士，想和诸葛绪从江油直扑成都。诸葛绪认为自己受命阻截姜维，向西开进不合诏令的本意，于是率领军队向白水行进，和钟会会合。钟会想独揽军权，秘密禀报诸葛绪畏缩不前，朝廷用囚车征回诸葛绪，他的军队全部统属于钟会。

姜维扎下营寨，守卫险阻，钟会攻打他不能取胜，运粮的道路又险又远，军队粮食缺乏，想要率军返回。邓艾上奏章说："贼寇已经受到挫折，应该乘胜进攻，如果从阴平出发，抄小路从汉代的德阳亭赶往涪县，那里在剑阁以西一百里，离成都三百多里，出动军队猛烈冲击他们的腹心地带，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剑阁的守卫部队必定返回救援涪县，钟会的兵士就可以齐头并进；假如守卫剑阁的部队不返回，他们接应涪县的兵力就薄弱了。"于是从阴平出发，走了七百多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开辟山中道路，架设桥梁阁道。山高谷深，极为艰险，粮食运输跟不上，濒临危险的境地，邓艾用毡毯裹住身体，翻滚而下。将领士兵都攀登树木，沿着悬崖绝壁，连续而进。先头部队到达江油，蜀国守将马邈投降。诸葛瞻统领各军抵御邓艾，到达涪县，停留下来不前进。尚书郎黄崇，是黄权的儿子，多次劝说诸葛瞻迅速占据险阻，不使敌人进入平地，诸葛瞻心中犹豫，不采纳；黄崇再三劝说，直到流下眼泪，诸葛瞻不听从。邓艾于是长驱直入，打败诸葛瞻的前锋，诸葛瞻退到绵竹驻守。邓艾写信

劝诱诸葛瞻说:"你如果投降,一定上奏章举荐你为琅邪王。"诸葛瞻发怒,杀死邓艾的使者,列下阵势等待邓艾。邓艾派遣儿子惠唐亭侯邓忠出兵到诸葛瞻的右面,司马师纂出兵到诸葛瞻的左面。邓忠、师纂交战失败,率军返回,说:"贼寇不容易打败!"邓艾发怒说:"是存是亡,就在这一战,哪有不能打败的?"呵斥邓忠、师纂等人,将要处斩他们。邓忠、师纂骑马返回再交战,把诸葛瞻打得大败,杀死诸葛瞻和黄崇。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叹息说:"父子蒙受国家的大恩,不能早日杀死黄皓,使他败坏国家危害人民,活着有什么用处?"抽打着战马,冲入敌阵战死。

汉人不意魏兵卒至,不为城守调度;闻艾已入平土,百姓扰扰,皆进山泽,不可禁制。汉主使群臣会议,或以蜀之与吴,本为与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1],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禄大夫谯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若入吴国,亦当臣服。且治政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2]?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已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3],以古义争之。"众人皆从周议。汉主犹欲入南,狐疑未决。周上疏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

以兵威逼之，穷乃率从。今若至南，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其叛必矣！”汉主乃遣侍中张绍等奉玺绶以降于艾。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汉主不听。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

张绍等见邓艾于雒[4]，艾大喜，报书褒纳。汉主遣太仆蒋显别敕姜维使降钟会，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于艾，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艾至成都城北，汉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持节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检御将士，无得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汉主禅行骠骑将军[5]，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艾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皓赂艾左右，卒以得免。

姜维等闻诸葛瞻败，未知汉主所向，乃引军东入于巴[6]。钟会进军至涪，遣胡烈等追维。维至郪[7]，得汉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节传于胡烈，自从东道与廖化、张翼、董厥等同诣会降。将士咸怒，拔刀斫石。于是诸郡县围守皆被汉主敕罢兵降。钟会厚待姜维等，皆权还其印绶节盖。

【注释】

①南中七郡：南中，地域名，相当今四川南部及云南、贵州地区。七郡，指

越巂、朱提、牂柯、云南、兴古、建宁、永昌等七郡。

②"再辱"句:再辱,指投奔吴国称臣第一次受辱,吴亡后又称臣于魏,会第二次受辱。全句意谓两次受辱不如直接降魏而仅一次受辱。

③京都:指魏国都城洛阳。

④雒(luò洛):县名,治今四川广汉北。

⑤"辄依"二句:东汉初,河西割据者隗嚣归附,大司徒邓禹承制拜嚣为西州大将军,见本书第四十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

⑥巴:地名,指巴中,在今四川绵阳东。

⑦郪(qī妻):县名,治今四川中江东南。

【译文】

汉国人没有料到魏国军队突然到达,没有做据城守卫的准备;听说邓艾已经进入平土,百姓骚动,都逃往山林川泽,不能阻止。汉国君主命令文武官员集中商议,有人认为蜀与吴本来是盟国,应该投奔到吴国;有人认为南中七郡,地势险要,容易防守,应该逃往南方。光禄大夫谯周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寄居别国做天子的,如果进入吴国,也将称臣服从。而且治理政事没有特殊之处,大国就能吞并小国,这是很自然的趋势。由此看来,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吴国不能吞并魏国是很明白的。同样是称臣,对小国称臣哪里比得上对大国称臣?蒙受两次受辱的羞耻哪里比得上仅受一次羞辱?其次,如果要逃往南方,就应该早做准备,然后可以成功;现在强大的敌人已经逼近,祸患即将来临,下属的心思,没有一个可以保证跟随陛下,恐怕刚起事的时候,就有难以预测的变故,哪里能到南方呢?"有人说:"现在邓艾已经相距不远,恐怕不会接受我们的投降,该怎么办?"谯周说:"当今东吴没有归附魏国,按情势不能不接受我们的投降,接受投降后不能不以礼相待。如果陛下投降魏国,魏国不划分土地封给陛下的话,我请求亲自前往京城,凭借古代的义理为陛下争取。"众人都依从谯周的意见。汉国君主仍旧想逃到南方,犹豫不决。谯周上奏疏说:"南方遥远的蛮荒地带,平时不纳税

服役，还多次反叛，自从丞相诸葛亮以军威相逼近，他们在穷途末路时才顺从。现在如果到南方，外面应抵御敌寇，内部要供给衣食，费用浩大，没有其他地方的财政来源，只能刮取各地夷人的资财，他们必定会反叛！"汉国君主于是派遣侍中张绍等人呈上玉玺丝带，向邓艾投降。北地王刘谌发怒说："如果力量耗尽，祸患将要来临，就应该父子君臣背对城池，决一死战，一起为国家而死，好到地下去见先帝，为什么要投降呢？"汉国君主不听从。这一天，刘谌在昭烈皇帝的庙堂中痛哭祭告，先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杀。

张绍等人在雒县见到邓艾，邓艾非常高兴，回信嘉许，表示接受投降。汉国君主派遣太仆蒋显另外下令给姜维，让他投降钟会，又派遣尚书郎李虎送官民簿籍给邓艾，总计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十万二千兵士，四万官吏。邓艾到达成都城北，汉国君主率领太子各王和臣属六十多人，双手反绑，用车载着棺材前往邓艾军营门前。邓艾秉持符节解开绳索、焚烧棺材，请进入营帐中相见；下令约束将领士兵，不能抢劫掳掠，安抚投降归附的人，让他们恢复旧日产业；私自依照东汉初邓禹的旧例，以皇帝名义任命汉王刘禅代理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各王为驸马都尉，汉国各官署官员各依职位高低任命为魏国官员，有的兼任邓艾下属中的职位；委派师纂兼任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任蜀地各郡的太守。邓艾听说黄皓奸诈阴险，将他逮捕，准备杀掉他，黄皓贿赂邓艾身边的人，最后得以免死。

姜维等人听说诸葛瞻失败，不知汉国君主的去向，于是率领军队向东进入巴中。钟会进军到涪县，派遣胡烈等人追击姜维。姜维到达郪县，得到汉国君主的命令，于是下令全部兵士放下武器，把自己的符节送交给胡烈，自己从东面的道路和廖化、张翼、董厥等人，一同前往钟会那里投降。将领士兵都很气愤，拔出刀来砍石头。这时，各郡县、营地据点都接到汉国君主的命令，放下武器投降。钟会厚待姜维等人，暂且把他们的印章、符节和车盖都还给他们。

9 吴人闻蜀已亡，乃罢丁奉等兵。吴中书丞吴郡华核诣宫门上表曰："伏闻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

魏之伐蜀也，吴人或谓襄阳张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败于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1]，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吴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10 吴人以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2]，蜀亡，惧其叛乱，乃以越骑校尉钟离牧领武陵太守。魏已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迁陵界[3]，屯于赤沙[4]，诱动诸夷进攻酉阳[5]，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抚夷将军高尚谓牧曰：

"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讨五溪夷[6]。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7]，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帅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走，五溪皆平。

【注释】

①淮南三叛：指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王凌的反叛、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毋丘俭的反叛、甘露二年（公元257年）诸葛诞的反叛。

②五溪：地名，一说即辰溪、西溪、巫溪、武溪、沅溪，一说即雄溪、樠溪、沅溪、西溪、辰溪。在今湖南、贵州二省交界处。

③迁陵：县名，治今湖南保靖东北。

④赤沙：地名，在今湖南保靖东北。

⑤西阳：县名，治今湖南永顺东南。

⑥"昔潘"二句：潘太常，即潘濬。潘濬讨伐五溪夷，见本书第七十二卷魏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

⑦明府：汉魏以来对太府牧尹，都敬称为府君，或明府君，省称明府。郡所居称府，明为贤明之意。

【译文】

9 吴国人听说蜀汉已亡，于是撤回丁奉等人的军队。吴国中书丞吴郡人华核前往宫门上奏章说："我听说成都已经失守，臣属君主离散流亡，国家覆灭，失去了委身依附的土地，丢掉了进献纳贡的属国。臣下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私下感到不安宁，陛下圣明仁慈，恩泽遍及远方，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必定会为之悲哀。臣下克制不住自己的忧愁和惆怅的心情，恭敬地上奏章禀报。"

魏国征伐蜀汉时，吴国有人对襄阳人张悌说："司马氏掌权以来，大难多次爆发，百姓没有顺从，现在又劳师动众，远出征伐，失败后逃跑都来不及，怎么能取胜？"张悌说："不是这样。曹操虽然功盖中原，民众畏惧他的声威，但不怀念他的恩德。曹丕、曹睿继承他的基业，刑罚繁杂劳役沉重，东征西讨，没有一年安宁过。司马氏父子多次建立大功，废除苛刻的法令，广泛施与恩惠，为民众着想，解救他们的疾苦，民众的心归向司马氏，也已经很久了。所以淮南三次反叛，腹心地带没有骚扰；曹髦死后，四方没有动荡。任用贤明能干的人，使他们各尽忠心，根基已经牢固，奸计已经得逞了。现在蜀汉宦官当权，国家没有适当的政令，却动用所有兵力，肆意发动战争，民众辛劳、兵士疲惫，到境外谋求利益，内部不加强戒备。司马氏和他们相比，力量远为强大，智谋方面也超出一等，利用他们危难时加以征伐，恐怕没有不取胜的。唉！司马氏的愿望实现，就是我们的忧患了。"吴国人都取笑张悌的话，到这时才信服。

10 吴国人因武陵郡五溪夷人和蜀汉接壤，蜀汉灭亡，害怕五溪夷人叛乱，于是委派越骑校尉钟离牧兼任武陵太守。魏国已经派遣汉葭县长郭纯暂代武陵太守的职位，率领涪陵的民众进入迁陵地界，驻扎在赤沙，引诱、鼓动各夷人部落进军攻打酉阳，郡中震惊恐惧。钟离牧问府中官员说："西蜀覆灭，我国边境遭到侵犯，怎么抵御呢？"都回答说："现在，迁陵、酉阳二县山路险峻，各夷人部落拥兵据守，不可以调兵惊扰他们，一惊扰他们就会结合在一起；应该想办法使他们逐步安定下来，可以派遣有恩德信誉的官吏前去宣布命令、慰劳安抚。"钟离牧说："外敌入侵，诱骗人民，应该趁他们的根基还不深厚时就扑灭他们，这是如同救火必须加快速度一样的形势。"下令赶快做出兵准备。抚夷将军高尚对钟离牧说："从前潘太常统领五万军队，然后才讨伐五溪夷。当时和刘氏联合，各夷人部落终于归附。现在已经没有往日那种外援，而郭纯又已经占据迁陵，明府却想率领三千兵士深入险峻的山区，我还没有看到获胜

的希望。"钟离牧说："不平常的事情，怎么能因循守旧？"立即率领所属部众，深夜上路，沿着险峻的山路行进了将近二千里，杀死心怀异心、投降魏国的民众中首恶分子一百多人，并斩下他们的支党一千多人的首级。郭纯等人四散逃走，五溪地区全部平定。

11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郑冲为太保。

12 壬子，分益州为梁州。

13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五年。

14 乙卯，以邓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钟会为司徒，增邑万户。

15 皇太后郭氏殂。

16 邓艾在成都，颇自矜伐，谓蜀士大夫："诸君赖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①。"艾以书言于晋公昭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为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②，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昭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

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③。'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国家计也！"

钟会内有异志，姜维知之，欲搆成扰乱，乃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④，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⑤，全功保身邪？"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出则同举，坐则同席。会因邓艾承制专事，乃与卫瓘密白艾有反状。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辞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毁晋公昭报书，手作以疑之。

【注释】

①"如遇"二句：吴汉屠灭成都之事，见本书第四十二卷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②董卓坞：坞堡名，东汉末董卓主持修筑，在今陕西眉县东北渭河北岸。

③"大夫"三句：这是《春秋公羊传》中阐发的思想。

④"闻君"句：淮南，指平定诸葛诞之事。

⑤陶朱公：即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因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遂弃官远走他乡，定居陶县(今山东定陶)，号称陶朱公，经营商业，资财千万。

【译文】

11 十二月，十九日，委派司徒郑冲担任太保。

12 二十一日，从益州中分出数郡设置梁州。

13 二十二日，特赦益州的官吏民众，五年之内免除一半的租税。

14 二十四日，委派邓艾担任太尉，增加封邑二万户；钟会担任司徒，增加封邑一万户。

15 皇太后郭氏去世。

16 邓艾在成都，颇为傲慢，爱自夸，对蜀地士大夫说："各位幸亏遇上了我，才能有今天，如果遇上吴汉之类的人，早已被杀掉了。"邓艾写信向晋公司马昭进言说："用兵有先凭声威然后使用兵力的情况，现在利用平定蜀地的势头攻取吴国，吴国人震惊恐惧，是消灭吴国的大好时机。不过在大规模用兵以后，将领士兵疲备辛劳，不能马上使用，可暂且延续一些时日。拟留下陇西兵士二万人、蜀地兵士二万人，煮盐炼铁，供应军事农业的需要。其余的全部修造船只，做顺流而下的准备。然后派遣使者，向吴国分析利害关系，吴国必定归顺，可以不用征伐而平定。现在应该优厚地对待刘禅，以便招引孙扶，可封刘禅为扶风王，赏赐给他资财，供给他身边侍奉的人。扶风郡中有董卓坞，可以作为他的宫舍，封他的儿子为公侯，以郡内各县为食邑，来显示归顺后的荣耀；空出广陵、城阳，来等待吴国人，这样，他们畏惧声威、感念恩德，听到风声就会顺从了！"司马昭让监军卫瓘晓喻邓艾："这件事应等待答复，不应擅自施行。"邓艾又进言说："接受诏命出征，奉行指示给我的策略，元凶已经归服，至于秉承制命授予职位，以便稳定刚刚归附的人心，我认为是合乎时宜的。现在蜀汉全国归顺，土地南到大海，东接吴郡、会稽，应及早安定下来。如果等待朝廷的命令，往返路途遥远，拖延时日。按《春秋》中的义理，'大夫出了国门，只要能安定民众、有利国家，可以自行决断。'现在吴国没有归顺，地域与蜀相连，不能拘泥于常规，以免失掉时机。《孙子兵法》上说：'进不谋求名声，退不躲避犯

罪。'我虽然没有古人的节操,但终究不会躲避嫌疑而损害国家利益!"

钟会内心中有反叛的意向,姜维得知后,想促成他的叛乱,于是劝告钟会说:"听说你从平定淮南以来,谋划精密准确,从来没有遗漏差错,晋的大业昌盛,都是你的功劳。现在又平定蜀汉,声威震撼天下,民众颂扬你的功绩,主上却畏惧你的计谋,在这种情势下你还想安然返回吗?为什么不效法陶朱公,泛舟江湖,断绝外面的交往,保全自己的功名性命呢?"钟会说:"你的话说得太远了,我不能实行。而且目前的道路,或许不仅仅这一条吧!"姜维说:"其他的道路,凭着你的智慧力量是能想到、做到的,不用我老夫说了。"从此,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出门后同乘一辆车子,进门后同坐一张席子。钟会因邓艾秉承制命专权行事,于是和卫瓘秘密上告邓艾有谋反的迹象。钟会擅长模仿别人的笔迹,在剑阁拦截邓艾的奏章、给晋公司马昭的信件,都改动其中的言辞,使邓艾的言辞变得狂悖傲慢,多处自吹自擂;又毁坏晋公司马昭的回信,亲手伪造,来疑惑邓艾。

咸熙元年

1 春,正月,壬辰[1],诏以槛车征邓艾。晋公昭恐艾不从命,敕钟会进军成都,又遣贾充将兵入斜谷。昭自将大军从帝幸长安,以诸王公皆在邺,乃以山涛为行军司马,镇邺。

初,钟会以才能见任,昭夫人王氏言于昭曰:"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及会将伐汉,西曹属邵悌言于晋公曰:"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愚谓会

单身无任[2]，不若使余人行也。”晋公笑曰：“我宁不知此邪？蜀数为边寇，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所以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蜀必可灭。灭蜀之后，就如卿虑，何忧其不能办邪[3]？夫蜀已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会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勿使人闻也！”及晋公将之长安，悌复曰：“钟会所统兵，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会取艾，不须自行。”晋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须行乎？虽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当以信意待人，但人不当负我耳，我岂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贾护军问我[4]：‘颇疑钟会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宁可复疑卿邪？’贾亦无以易我语也。我到长安，则自了矣。”

钟会遣卫瓘先至成都收邓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以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统诸将，称：“奉诏收艾，其余一无所问；若来赴官军，爵赏如先；敢有不出，诛及三族！”比至鸡鸣[5]，悉来赴瓘，唯艾帐内在焉。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艾所；艾尚卧未起，遂执艾父子，置艾于槛车。诸将图欲劫艾，整仗趣瓘营；瓘轻出迎之，伪作表草，将申明艾事，诸将信之而止。

丙子，会至成都，送艾赴京师。会所惮惟艾，艾父子既禽，会独统大众，威震西土，遂决意谋反。会欲使姜维将五万人出斜谷为前驱，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

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⑥，与骑兵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会得晋公书云："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会得书惊，呼所亲语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独办之；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丁丑，会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哀于蜀朝堂，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司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议讫，书版署置，更使所亲信所领诸军；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卫瓘诈称疾笃，出就外廨。会信之，无所复惮。

【注释】

①"壬辰"：正月壬戌朔，无壬辰。

②"愚谓"句：按魏国惯例，遣将出征，都留下家属做人质，钟会单身一人无子弟，故称"单身无任"。

③"就如"二句：意为即使像邵悌所说的那样——钟会作乱，也足以应付。

④贾护军：即贾充，贾充当时为中护军。

⑤鸡鸣：时段名。在夜半之后，昧旦(天将亮)之前。

⑥孟津：地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译文】

咸熙元年(甲申，公元264年)

1春，正月，壬辰日，下诏用囚车征召邓艾。晋公司马昭担心邓艾不服从命令，下令钟会进军成都，又派遣贾充率领军队进入斜谷。

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跟着皇帝到达长安，因各个王公都在郿城，于是委派山涛担任行军司马，镇守郿城。

当初，钟会因有才能受到重用，司马昭的夫人王氏向司马昭进言说："钟会遇到私利，就忘掉道义，喜爱制造事端，过分宠爱他必然会作乱，不能授予重任。"等到钟会将要讨伐汉国，西曹属邵悌向晋公进言说："现在派遣钟会率领十多万军队征伐蜀汉，我认为钟会单身一人，没有子弟做人质，不如派遣其他的人出征。"晋公笑着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些吗？蜀汉多次进犯我国边境，军队倦怠民众疲惫，我们现在征伐他们，如反过手掌而已，可是众人说蜀汉不能征伐。人心凡是预先就怯懦的，智慧勇气都会衰竭，智慧勇气衰竭却强制派遣出征，恰恰让他们成为敌人的俘虏而已。只有钟会和我的心思相同，现在派遣钟会征伐蜀汉，蜀汉必定可以消灭。消灭蜀汉以后，即使发生你所忧虑的情况，何必担忧不能应付呢？蜀汉破灭后，遗留的民众震惊恐惧，没有能力和钟会共同起事；中原的将领士兵，各自思念归家，不肯和他共同作乱。钟会如果作乱，只会自己招致灭族大祸而已。你对这不必忧虑，只是要说话谨慎，不要让别人知道！"等到晋公将前往长安，邵悌又说："钟会所统领的军队，是邓艾的五六倍，只需要下令钟会逮捕邓艾，您不必亲自前往。"晋公说："你忘记了从前说的话吗？怎么能说不用前往呢？虽然如此，所说的话还是不能宣扬出去。我自然应该以诚意待人，只是别人不应辜负我而已，我怎么能在别人行事以前就产生疑心呢？近日贾护军问我：'是否有点怀疑钟会？'我回答说：'如今我派你前去，怎么能再怀疑你呢'贾护军也没有办法再问我的话了。我到了长安，自然会了结这件事。"

钟会派遣卫瓘先到成都逮捕邓艾，钟会因卫瓘的兵士少，想让邓艾杀死卫瓘，随之把这作为邓艾的罪状。卫瓘知道钟会的意图，然而不能拒绝，于是在夜晚到达成都，向邓艾所属将领发布檄令，声称："接受诏令逮捕邓艾，其余的人全部不予追究；如果投入到朝

廷军队中来，爵位赏赐和先前平蜀时一样；谁胆敢不出来，诛灭他的三族！"等到了鸡鸣时分，都投奔到卫瓘军营中，只有邓艾营帐里的人还在里面。天亮时，打开营门，卫瓘乘坐使者专车，直接进入到邓艾的住所；邓艾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于是捉住邓艾父子，把邓艾关进囚车。各将领想抢出邓艾，带着武器直奔卫瓘军营；卫瓘只身出来迎接他们，假称正在写奏章，要为邓艾的事申辩，各将领相信了他而停止抢救邓艾的行动。

十五日，钟会到达成都，押送邓艾前往京城。钟会所忌惮的人只有邓艾，邓艾父子被擒，钟会独领大军，威风震撼西部地区，于是下定决心谋反。钟会打算命令姜维率领五万人从斜谷出兵，充当前锋，钟会自己率领大军跟随在后，到了长安后，命令骑兵从陆路行进，步兵从水路行进，顺着河流由渭水进入黄河，估计五天可以到达孟津，和骑兵在洛阳会合，短时间之内，天下就可以平定了。恰在这时，接到晋公的信说："恐怕邓艾或许会不接受征召，现在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直接进入斜谷，屯驻在乐城，我亲自率领十万军队屯驻在长安，相见的日子不远了。"钟会接信后大吃一惊，召唤亲信，对他们说："只逮捕邓艾，相国是知道我能独力办到的；现在率大规模的军队前来，必定觉察到我们有异心了，我们应赶快发动。事情成功，可以得到天下；不成功，退守蜀地、汉中，也不会失去刘备那样的功业！"十六日，钟会请来所有护军、郡守、牙门将督以上官员和原来蜀汉的官员，在蜀汉朝廷中为郭太后致哀，假称太后有遗诏，说是令钟会起兵废黜司马昭，交给在座的人传阅，让大家商议，随后，委任官职，另派亲信代领各军；所请来的官员，都关在益州各官署的房舍中，城门宫门全部关闭，派军队严密把守。卫瓘假称病重，请求出来住在外面的房舍中。钟会相信了他，对他不再忌惮。

姜维欲使会尽杀北来诸将，己因杀会，尽坑魏兵，复立汉主，密书与刘禅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会欲从维言诛诸将，犹豫未决。

会帐下督丘建本属胡烈，会爱信之。建愍烈独坐，启会，使听内一亲兵出取饮食，诸牙门随例各内一人。烈给语亲兵及疏与子渊曰："丘建密说消息，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1]，欲悉呼外兵入，人赐白帢[2]，拜散将，以次棓杀，内坑中。"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转相告，皆遍。乙卯，日中，胡渊率其父兵雷鼓出门，诸军不期皆鼓噪而出，曾无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时会方给姜维铠杖，白外有匈匈声，似失火者，有顷，白兵走向城。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维曰："但当击之耳！"会遣兵悉杀所闭诸牙门郡守，内人共举机以拄门，兵斫门，不能破。斯须，城外倚梯登城，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牙门郡守各缘屋出，与其军士相得。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格斩维，争前杀会。会将士死者数百人，杀汉太子璇及姜维妻子，军众钞略，死丧狼籍。卫瓘部分诸将，数日乃定。

邓艾本营将士追出艾于槛车，迎还。卫瓘自以与会共陷艾，恐其为变，乃遣护军田续等将兵袭艾，遇于绵竹西，斩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续不进，艾欲斩续，既而舍之，及瓘遣续，谓曰："可以报江油之辱矣。"镇西长史社预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3]！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

音，又不御下以正，将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候驾而谢预。预，恕之子也。邓艾余子在洛阳者悉伏诛，徙其妻及孙于西城。

钟会兄毓尝密言于晋公曰：“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及会反，毓已卒，晋公思钟繇之勋与毓之贤，特原毓子峻、迪，官爵如故。会功曹向雄收葬会尸，晋公召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于东市而我不问④，钟会躬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当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⑤，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收葬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违生，以立于世！明公雠对枯骨，捐之中野，岂仁贤之度哉？”晋公悦，与宴谈而遣之。

【注释】

①棓(bàng 磅)：同“棒”。

②帢(qià 洽)：便帽。

③伯玉：卫瓘的表字。

④“往昔”二句：向雄哭王经之事，见本书第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

⑤“昔先王”句：“掩骼埋胔”，语出《礼记·月令》。 骼(gé 格)：枯骨。胔(zì 自)：腐烂的肉。

【译文】

姜维想让邓艾杀尽北方来的各个将领，自己再乘机杀死钟会，活埋所有魏国兵士，再拥立汉国君主，秘密写信给刘禅说：“希望陛

下忍耐几天的羞辱，臣下想让国家在危难后再安宁，日月在黑暗后再现光明。”钟会想听从姜维的话杀死各将领，但又犹豫，决定不下来。

钟会的帐下督丘建，本来隶属于胡烈，钟会喜爱信任他。丘建怜悯胡烈被独自关闭，请求钟会，让他准许放进一个胡烈的亲兵，进出取饮食，各牙门将督也随这个例子各放入一人。胡烈哄骗他的亲兵，并写信给他的儿子胡渊说：“丘建秘密透露消息，说钟会已经挖了大坑，准备了几千根白棒，想呼唤外面所有的兵进去，每人赐给一顶白帽，任命为武官，然后依次用棒子打死，扔入坑中。”各牙门将督的亲兵也都这么说，一夜之间，转相传说，都传遍了。十八日，中午，胡渊率领他父亲的兵士擂起战鼓出了营门，各军没有约定，都击鼓呐喊出了军营，虽然没有督促的人，却争先恐后地奔向城门。这时，钟会正给姜维发放铠甲兵器，有人报告说外面喧哗声，好像失了火一样，过了一会，又报告说军队靠近了城门。钟会大吃一惊，问姜维说：“军队前来似乎要作乱，怎么办？”姜维说：“只有攻打他们而已！”钟会派遣兵士去杀被关闭起来的所有牙门将督与郡守，里面的人一起举起几案顶住房门，钟会的兵士用刀砍门，砍不开。不一会，城外的兵士攀着梯子登上城墙，有人放火焚烧城楼，兵士像蚂蚁般地涌进，箭下如雨，牙门将督、郡守各自攀下屋墙逃出，和自己的兵士会合。姜维率领钟会身边的人出战，亲手杀死五六人，众人拥上来，杀死姜维，又争相上前，杀死钟会。钟会的将领士兵，死了几百人。杀死汉国太子刘璇和姜维的妻子儿女，兵士大肆烧杀抢掠，死伤遍地。卫瓘约束各将领，几天才平定下来。

邓艾本营的将领士兵追上囚车，救出邓艾，迎接他返回。卫瓘自认为和钟会一起诬陷邓艾，担心他回来后有变故，就派遣护军田续等人率领军队袭击邓艾，在绵竹西部遇上了，杀死邓艾父子。邓艾当初进入江油时，田续不敢前进，邓艾想要杀掉田续，不久又放了他，等到卫瓘派遣田续，对他说：“可以报在江油受辱的仇了。”镇

西长史杜预在大庭广众中说："卫伯玉大概不能免遭祸难吧！身为著名人士，地位声望已经很高，既没有好的言论，又不以正道统御下属，怎么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呢？"卫瓘听说后，不等车驾就去向杜预道谢。杜预，是杜恕的儿子。邓艾在洛阳的其他儿子都被诛杀，把他的妻子和孙子迁到西城。

钟会的哥哥钟毓曾经秘密地向晋公进言说："钟会心怀权术，难以保证不做坏事，不能让他独当一面。"等到钟会反叛，晋公思念钟繇的功勋和钟毓的贤明，特地宽免钟毓的儿子钟峻、钟辿，官职爵位同往日一样。钟会的功曹向雄收葬钟会的尸体，晋公召唤他来责备他说："从前王经死的时候，你在刑场痛哭我没有追究，钟会亲自参加叛乱，你又擅自收葬，如果再宽容你，哪里还有王法呢？"向雄说："从前先王掩埋死者尸体，使仁爱施加于腐朽的尸骨，当时哪里是先测定死者的功过是非后才收葬的呢？现在国家的诛杀已经实施，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已经完备，我受道义的感召而加以收葬，对教化也没有损伤。法律在上面得以确立，教化在下面得以弘扬，用这个事例来教导民众，不也是很好的吗？何必让我背弃死者、违背在世的人，这样活在人世呢？明公对一堆枯骨还抱有仇恨，要将其抛到野外，哪里是仁人贤士的胸襟呢？"晋公很高兴，和他宴饮畅谈后才送走他。

2 二月，丙辰，车驾还洛阳。

3 庚申，葬明元皇后。

4 初，刘禅使巴东太守襄阳罗宪将兵二千人守永安[1]，闻成都败，吏民惊扰，宪斩称成都乱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禅手敕，乃帅所统临于都亭三日[2]。吴闻蜀败，起兵西上，

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背盟徼利，不义甚矣。且汉已亡，吴何得久，我宁能为吴降虏乎？"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莫不愤激。吴人闻钟、邓败，百城无主，有兼蜀之志，而巴东固守，兵不得过，乃使抚军步协率众而西。宪力弱不能御，遣参军杨宗突围北出，告急于安东将军陈骞，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公。协攻永安，宪与战，大破之。吴主怒，复遣镇军陆抗等帅众三万人增宪之围。

5 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左仆射荀顗为司空。

6 乙卯，进晋公爵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诣晋王，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3]，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虽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阶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我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

7 刘禅举家东迁洛阳，时扰攘仓猝，禅之大臣无从行者，惟秘书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禅，禅赖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

初，汉建宁太守霍弋都督南中，闻魏兵至，欲赴成都，刘禅以备敌既定，不听。成都不守，弋素服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祥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礼遇主上，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

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得禅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守上表曰④:"臣闻人生在三⑤,事之如一,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贰。"晋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

丁亥,封刘禅为安乐公,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人。晋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郤正闻之,谓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岷、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禅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注释】

①永安:县名,治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

②都亭:驿站。按秦汉制度,十里设一亭。郡县治所则设置都亭。曹魏制度当与之相近。

③何侯:对何曾的敬称。何曾当时为朗陵侯。

④六郡:南中地区本有七郡。此处称六郡,大约越嶲已在此前降魏。

⑤"臣闻"句:人生在三,指父亲、母亲、君主。古人认为,人无父母不能出生,无君主不能生存。

【译文】

2 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洛阳。

3 三十日,安葬明元皇后。

4 当初,刘禅派遣巴东太守襄阳人罗宪率领兵士二千人守卫永

安，听说成都失败，官吏民众惊慌混乱，罗宪杀死称说成都发生变乱的一个人，百姓才安定下来。等到接获刘禅的手令，就率领所属兵士，连续三天前往都亭。吴国得知蜀汉失败，调兵西上，表面上声称救援蜀汉，实际上想要袭击罗宪。罗宪说："本朝覆灭，吴国是唇齿相依的盟国，不解救我们的危难，却背弃盟约谋取利益，实在不讲信义。而且汉国灭亡后，吴国怎么能长久存在呢？我哪能向吴国投降、做他们的奴仆呢？"固守城池，修缮兵器，召集将领士兵誓师，用节义来激励他们，全军上下没有不激愤的。吴国人听说钟会、邓艾失败，各个城池没有主宰，产生了兼并蜀地的心意，然而巴东固守城池，军队不能通过，于是派遣抚军将军步协率领部众西进。罗宪的兵力薄弱，不能抵御，派遣参军杨宗向北冲出重围，向魏国安东将军陈骞告急，又送文武官员的印章丝带、人质到晋公那里。步协攻打永安，罗宪和他交战，把他打得大败。吴国君主发怒，又派遣镇军将军陆抗等人率领部众三万人，加强对罗宪的包围。

5 三月，十七日，委派司空王祥担任太尉，征北将军何曾担任司徒，左仆射荀顗担任司空。

6 十九日，晋升晋公的爵位为王，增加封邑十个郡。王祥、何曾、荀顗一同前往晋王那里，荀顗对王祥说："相王尊贵显要，何侯和满朝的官员都已向他行叩拜礼，今日应当一起叩拜，不要迟疑。"王祥说："相国虽然尊贵，毕竟还是魏国的宰相，我们几人是魏国的三公；王、公相差不过一个等级而已，哪有天子的三公可以随便叩拜他人的道理？那样会损害魏朝的威望，亏折晋王的仁德，君子要依据礼义敬爱别人，我不做那样的事。"等到进入晋王府中，荀顗就跪拜在地，唯独王祥作了一个长揖。晋王对王祥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对我是多么的爱护！"

7 刘禅全家向东迁往洛阳，这时纷乱不已，刘禅的大臣没有人随行，只有秘书令郤正和殿中督汝南人张通抛下妻子儿女，单身跟随刘禅，刘禅依靠郤正适宜的引导，言谈举止没有差误，刘禅于是感

慨叹息,后悔了解郤正太晚了。

当初,汉国建宁太守霍弋统领南中军务,听说魏国军队到来,打算奔赴成都,刘禅认为对敌人的防备已经完善,不同意。成都陷落后,霍弋身穿白色衣服,痛哭了三天。各将领都劝霍弋应迅速投降,霍弋说:"现在道路阻隔不通,不知道主上的安危,去留是一件大事,不能太随便。如果魏国按礼仪对待主上,我们保卫疆土,再投降也不算晚。如果万一主上遭遇危难侮辱,我们将要拼命抵抗,哪里谈得上投降的快慢呢?"在接到刘禅向东迁徙的消息后,才率领六郡将领郡守上奏章说:"臣下听说人生在世,对父、母、君主,应当同样侍奉,无论谁遭难,都要为之效命。现在臣下的国家败亡,主上归附,想献出生命也没有地方了,所以向魏国投诚,不敢怀有二心。"晋王赏识霍弋,任命他为南中都尉,把原来的职责委托给他。

二十七日,封刘禅为安乐公,刘禅的子孙和臣属封侯的有五十多人。晋王和刘禅宴饮,为刘禅演奏蜀地的舞乐,旁边的人都为刘禅感伤,刘禅却像平常一样地谈笑。晋王对贾充说:"这个人没有情感,竟到了这个地步;即使诸葛亮在世,也不能辅佐他使他长久保全,何况是姜维呢?"另一天,晋王问刘禅说:"是否有点想念蜀地?"刘禅说:"这里很快乐,不想念蜀地。"郤正听说后,对刘禅说:"如果晋王今后再问,应该哭着回答说:'先人的坟墓,远在岷山、巴蜀,想到西方就悲伤,没有哪一天不思念。'说完后就闭上眼睛。"后来晋王果然又问刘禅,刘禅就按郤正教给他的话回答,晋王说:"这怎么像郤正的话啊?"刘禅吃惊地看着晋王说:"诚如大王所估计的。"左右的人都哈哈大笑。

8 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吴句章[1],略其长吏及男女二百余口而还。

9 五月，庚申，晋王奏复五等爵[2]，封骑督以上六百余人。

10 甲戌，改元。

11 癸未，追命舞阳文宣侯懿为晋宣王，忠武侯师为景王。

12 罗宪被攻凡六月，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说宪弃城走，宪曰："吾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弃之，君子不为也，毕命于此矣！"陈骞言于晋王，遣荆州刺史胡烈将步骑二万攻西陵以救宪，秋，七月，吴师退。晋王使宪因仍旧任，加陵江将军，封万年亭侯。

13 晋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

14 吴分交州置广州[3]。

15 吴主寝疾，口不能言，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子霸出拜之。休把兴臂，指霸以托之。癸未，吴主殂，谥曰景帝。群臣尊朱皇后为皇太后。

吴人以蜀初亡，交趾携叛，国内恐惧，欲得长君。左典军万彧尝为乌程令，与乌程侯皓相善，称"皓之才识明断，长沙桓王之俦也[4]；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于丞相兴、左将军布，兴、布说朱太后，欲以皓为嗣。朱后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隕，宗庙有赖，可矣。"于是遂迎立皓，改元元兴，大赦。

16 八月，庚寅，命中抚军司马炎副贰相国事。

17 初，钟会之伐汉也。辛宪英谓其夫之从子羊祜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会请其子

郎中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矣。"琇固请于晋王,王不听。宪英谓琇曰:"行矣,戒之,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归。诏以琇尝谏会反,赐爵关内侯。

【注释】

①新附督:职官名。大约是把刚归附的吴国军民别为一部,设督统领。句章:县名,治今浙江余姚东南。

②五等爵:即先秦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③"吴分"句:汉武帝时,始开百越,设交趾刺史,治龙编(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改称交州,治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今广东广州)。到本年始分为三州,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

④长沙桓王:孙策的谥号。

【译文】

8 夏,四月,新附督王稚从海道进入吴国的句章,俘虏官吏和男女二百多人后返回。

9 五月,初一,晋王奏请恢复五等爵位的制度,封骑督以上的将领六百多人。

10 十五日,改年号为咸熙。

11 二十四日,追命舞阳文宣侯司马懿为晋宣王,忠武侯司马师为晋景王。

12 罗宪受到围攻达六个月,救援的军队没有赶到,城中患病的人占了一大半。有人劝说罗宪放弃城池逃走,罗宪说:"我是城中的首脑,为百姓所仰赖;出现危险不能使他们安定,急难时就抛弃他们,这不是正人君子的行为,我死也要死在这里!"陈骞向晋王进言,派遣荆州刺史胡烈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攻打西陵,救援罗宪。

秋，七月，吴国军队撤退。晋王让罗宪仍旧担任先前的职务，加授他为陵江将军，封他为万年亭侯。

13 晋王奏请让司空荀顗制定礼仪，中护军贾充修订法律，尚书仆射裴秀整理官制，由太保郑冲总管这四个方面，加以裁定。

14 吴国从交州中分出数郡，设置广州。

15 吴国君主病重，口里不能说话，于是用手写字，呼唤丞相濮阳兴进宫，命令儿子孙霍出来叩拜他。孙休握住濮阳兴的手臂，指着孙霍，把孙霍托付给他。二十五日，吴国君主去世，谥号为景帝。臣属们尊奉朱皇后为皇太后。

吴国人因蜀汉刚刚灭亡，交趾反叛，国内恐慌畏惧，想要拥立一位年长的君主。左典军万彧曾经担任乌程令，和乌程侯孙皓友善，称赞"孙皓的才能见识和决断能力，可与长沙桓王相比；而且喜好读书，遵守法令制度。"多次向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推荐，濮阳兴、张布劝说朱太后，想立孙皓为嗣君。朱太后说："我一个寡妇人家，哪里知道国家大事，如果能使国家不遭损伤，宗庙有所依靠，就可以了。"于是迎立孙皓，改年号为元兴，大赦境内。

16 八月，初三，命令中抚军司马炎协助处理相国事务。

17 当初，钟会征伐汉国时，辛宪英对他丈夫的侄儿羊祜说："钟会行事放纵，不是处于下位的长久之计，我担心他有其他的志向。"钟会延聘她的儿子郎中羊琇担任参军，辛宪英忧愁地说："往日我为国家担忧，现在祸患降临我家了。"羊琇坚决地向晋王请求不就任，晋王不听从。辛宪英对羊琇说："去吧，行事要谨慎小心，军队之中，能够成事的，大概只有仁慈与恕道吧！"羊琇终于全身而回。因羊琇曾对钟会谋反加以劝阻，皇帝下诏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18 九月，戊午，以司马炎为抚军大将军。

19 辛未,诏以吕兴为安南将军、都督交州诸军事,以南中监军霍弋遥领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弋表遣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1],率牙门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将兵助兴,未至,兴为其功曹王统所杀。

20 吴主贬朱太后为景皇后,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为太后。

21 冬,十月,丁亥,诏以寿春所获吴相国参军队徐绍为散骑常侍,水曹掾孙彧为给事黄门侍郎[2],以使于吴,其家人在此者悉听自随,不必使还,以开广大信。晋王因致书吴主,谕以祸福。

22 初,晋王娶王肃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继景王后。攸性孝友,多才艺,清和平允,名闻过于炎,晋王爱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炎立发委地,手垂过膝,尝从容问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异相示之。秀由是归心。羊琇与炎善,为炎画策,察时政宜损益,皆令炎豫记之,以备晋王访问。晋王欲以攸为世子,山涛曰:"废长立少,违礼不详。"贾充曰:"中抚军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晋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为世子。

23 吴主封太子霍及其三弟皆为王,立妃滕氏为皇后。

24 初,吴主之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者,禽兽养于苑中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及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

阳兴、张布窃悔之。或譖诸吴主，十一月，朔，兴、布入朝，吴主执之，徙于广州，道杀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为卫将军、录尚书事。牧，胤之族人也。

25 是岁，罢屯田官[3]。

【注释】

①爨(cuàn 窜)：姓氏。

②“诏以”句：徐绍、水曹掾孙彧皆为吴丞相府属吏。吴无相国之职，当是魏国人因晋王司马昭为相国，便称吴丞相为吴相国了。

③“是岁”二句：曹魏兴办屯田并设屯田官，详见本书第六十二卷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

【译文】

18 九月，初一，委派司马炎担任抚军大将军。

19 十四日，下诏委派吕安担任安南将军、都督交州诸军事，委派南中监军霍弋遥领交州刺史，可以根据需要选用郡县守令。霍弋上奏章请求派遣建宁人爨谷担任交趾太守，带着牙门、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人，率领军队援助吕兴，还没赶到，吕兴被他的功曹王统杀死。

20 吴国君主贬降朱太后为景皇后，对自己的父亲孙和追加谥号为文皇帝，尊奉母亲何氏为太后。

21 冬，十月，初一，下诏委任在寿春俘获的吴国相国参军事徐绍为散骑常侍，水曹掾孙彧为给事黄门侍郎，派他俩出使吴国，听凭他俩带上在魏国境内的所有家人，也不必再回来，来显示大度和信义。晋王顺便写信给吴国君主，为他分析成败祸福。

22 当初，晋王娶王肃的女儿，生下司马炎和司马攸，把司马攸过继给景王为后嗣。司马攸性情孝顺友爱，多才多艺，清静温和，公正平允，名声超过司马炎，晋王喜爱他，时常说：“天下，是景王的天

下，我代替他占据宰相的地位，我死之后，大业应该交给司马攸。”司马炎头发解开后可拖到地上，双手下垂超过膝盖，曾经不紧不慢地问裴秀说：“人的相貌能显示出贵贱吗？”于是把自己的奇特相貌展示给他看。裴秀从此归附司马炎。羊琇和司马炎友好，替司马炎出谋画策，观察当时政事应该改进的地方，都让司马炎预先记在心上，来准备晋王提问。晋王打算任命司马攸为世子，山涛说：“废黜年岁大的而立年岁小的，违背礼制，不吉祥。”贾充说：“中抚军有治理民众的才能，不能改换。”何曾、裴秀说：“中抚军聪明勇武，有超越当代豪杰的才能，声望已经很高，又有这样的仪表，本来就不是做臣属的相貌。”晋王因此拿定主意。二十日，立司马炎为世子。

23 吴国君主封太子孙霸和他的三个弟弟全部为王，立妃子滕氏为皇后。

24 当初，吴国君主登位，颁发优惠的诏令，体恤官吏民众，打开仓库，赈济贫困的人，挑出一批宫女，配给没有妻子的人，养在苑囿中的禽兽全都放归山林。当时，人们一致称赞他为英明的君主。等到大权在握后，粗暴骄横，忌讳很多，喜好酒色，全国上下感到失望，濮阳兴、张布暗中后悔。有人向吴国君主诬陷他俩，十一月，初一，濮阳兴、张布进入朝廷，吴国君主逮捕他俩，迁徙到广州，在途中将二人杀死，并诛灭其三族。委派皇后的父亲滕牧担任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是滕胤同族的人。

25 这一年，撤销屯田官员。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　起旃蒙作噩，尽玄黓执徐，凡八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1]

泰始元年

1 春，三月，吴主使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与徐绍、孙彧偕来报聘[2]。绍行至濡须，有言绍誉中国之美者，吴主怒，追还，杀之。

2 夏，四月，吴改元甘露。

3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礼[3]，进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4 癸未，大赦。

5 秋，七月，吴主逼杀景皇后，迁景帝四子于吴；寻又杀其长者二人。

6 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为相国、晋王。

7 九月，乙未[4]，大赦。

8 戊子[5]，以魏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以票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9 乙亥，葬文王于崇阳陵。

10 冬，吴西陵督步阐表请吴主徙都武昌；吴主从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守建业。阐，骘之子也。

11 十二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甲子，出舍于金墉城[6]。太傅司马孚拜辞，执帝手，流涕歔欷不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为陈留王，即宫于邺。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7]。魏氏诸王者降为侯。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孚为安平王，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8]、伦为琅邪王、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9]。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文武增位进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10]。未几，又以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与司徒义阳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时并置。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卫将军齐王攸独不敢，故令上请。

12 诏除魏宗室禁锢[11]，罢部曲将及长吏纳质任[12]。

13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矫以仁俭。太常丞许奇，允之子也[13]。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父受诛，不宜接近左右，请出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丝绊断[14]，诏以青麻代之。

14 初置谏官，以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为之。玄，干之子也[15]。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上嘉纳其言，使玄草诏进之，然亦不能革也。

15 初，汉征西将军司马钧生豫章太守量，量生豫章太守嵩，嵩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

【注释】

①世祖武皇帝：即司马炎（公元236～290年），西晋建立者。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公元265～290年在位。在位期间，统一全国，罢州郡兵，推行占田制，社会得到短暂的安定和复苏。但大行分封制，让同姓诸侯王执掌兵权，出专方面重镇，权力急剧膨胀，死后不久，即出现"八王之乱"，使西晋迅速走向衰亡。

②璆（qiu 求）：美玉，此处为人名用字。

③殊礼：特殊的礼遇。指使用与皇帝相同的旌旗、车马、乐舞、冕服。

④乙未：九月壬子朔，无乙未。

⑤戊子：九月壬子朔，无戊子。

⑥金墉城：城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故城西北隅。

⑦"优崇"二句：魏初故事，见本书第六十九卷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⑧伷(zhòu 昼)、彤(róng 融):皆为人名。

⑨群从(zòng 纵):从是指同一宗族中仅次于至亲的人,如从叔、从兄弟等;又次者叫再从、三从。群从是指同一宗族中近房的叔伯、堂兄弟及其子侄。

⑩太宰:《周礼》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晋采其官名,因需避司马师之讳,遂设太宰以代太师之任。

⑪宗室禁锢:曹魏防备宗室成员干预朝政,对他们在朝廷中任职有不少限制。

⑫质任:为保证或抵押性质的人物,即人质。曹魏为防止上层文武官员反叛,要求这些官员必须将关系最为亲近的家庭成员送到京城,以作为忠于王室的保证。

⑬许允(?~公元254年):曹魏官吏。字士宗,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人。嘉平中(公元249~253年)官至中领军。以同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李丰、夏侯玄等相友善,徙为镇北将军,旋以事被诬告,收付廷尉,徙乐浪,死于途中。

⑭绀(zhèn 震):牛鼻绳。

⑮傅干:东汉官吏。字彦材,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终于丞相曹操仓曹属。

【译文】

晋纪一　起乙酉(公元265年),止壬辰(公元272年),共八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

1 春,三月,吴国君主派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和徐绍、孙彧一道前来答谢魏国的聘问。徐绍走到濡须时,有人上告徐绍有称誉魏国的言词,吴国君主发怒,命人追回来,杀了他。

2 夏,四月,吴国改年号为甘露。

3 五月,魏皇帝加给文王特殊的礼仪,王妃名号进为后;世子称为太子。

4 三十日,大赦天下。

5 秋,七月,吴国君主逼死了景皇后,把景帝的四个儿子迁徙到

吴小城；不久，又杀了他们中年长的两个人。

6 八月，初九，文王去世，太子继位为相国、晋王。

7 九月，乙未日，大赦天下。

8 戊子日，委派魏司徒何曾担任晋国丞相；十二日，委派票骑将军司马望担任司徒。

9 二十四日，将文王安葬在崇阳陵。

10 冬，吴国西陵督步阐上表，请求吴国君主把都城迁到武昌；吴国君主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步阐，是步骘的儿子。

11 十二月，十三日，魏皇帝将帝位禅让给晋国；十五日，迁出皇宫，居住到金墉城。太傅司马孚去拜别，握着皇帝的手，流着眼泪，止不住地抽泣，说："臣下死亡的时候，仍然是忠心效敬大魏的臣子。"十七日，晋王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十八日，尊奉魏皇帝为陈留王，居住到邺城的宫室中。优待魏皇帝的礼仪，都是仿照魏初对待汉献帝的旧例。魏氏所封同姓王都降爵为侯。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尊奉王太后为皇太后。封皇帝叔祖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彤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弟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又封从叔、从兄弟及其子侄辈，司徒司马望等十七人都被封为王。委派石苞担任大司马，郑冲担任太傅，王祥担任太保，何曾担任太尉，贾充担任车骑将军，王沈担任骠骑将军；其余的文武官员，加官进爵各有等级。二十六日，委派安平王司马孚担任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不久，又委派车骑将军陈骞担任大将军，和司徒义阳王司马望、司空荀顗，共八公，同时设置。皇帝警戒魏氏孤立的弊端，因此大封皇族，授给职务。又下诏各王都能自己选置封国中上层官员；只有卫将军齐王司马攸不敢，全都请皇帝委派。

12 下诏废除魏氏对皇族成员的各种限制，废止部曲将及州郡长

官必须送纳人质的规定。

13 皇帝在接续了魏氏刻薄和奢侈的风俗以后，想以仁爱和节俭的行为来加以矫正。太常丞许奇，是许允的儿子。皇帝将要在太庙里举行祭祀，朝中议论认为许奇的父亲被诛杀，不应该让他接近皇帝左右，请求调出去担任地方官吏；皇帝却追述许允往日的名望，称赞许奇的才能，提升他为祠部郎。执事官员上言说驾御牲牛的青丝鼻绳断了，下诏用青麻绳代替。

14 开始设置掌管谏净的官员，委派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担任。傅玄，是傅干的儿子。傅玄因魏朝末年士林风气堕落，上疏说："臣下听说前代君主治理天下，在朝廷中振兴教化，民间实行公正的评论。近代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因之而崇尚刑名之学；魏文帝羡慕旷达坦率的风气，天下因之而轻视保持节操的人士，其后国家的法度不能整饬，浮夸放荡的人士布满朝廷，于是使得天下不再有公平的评论。陛下接受禅让，创立新朝，弘扬尧、舜的教化，只是没有选拔高尚廉正有礼节的臣子来敦厚风化节操，没有败退浮夸鄙陋的人士以惩戒不恭敬的行为，所以臣下还敢大胆进言。"皇帝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命令傅玄拟写诏书进奏，可是仍然不能革新当时的社会风气。

起初，汉朝征西将军司马钧生豫章太守司马量，司马量生颍川太守司马儁，儁生京兆尹司马防，司马防生宣帝。

二　年

1 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庙祭征西府君以下[1]，并景帝凡七室[2]。

2 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训宫。

3 丙午，立皇后弘农杨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

4 群臣奏："五帝[3]，即天帝也，王气时异，故名号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从之。帝，王肃外孙也，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

5 二月，除汉宗室禁锢。

6 三月，吴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来吊祭。

7 吴散骑常侍王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吴主不悦。散骑常侍万彧、中书丞陈声从而谮之[4]。丁忠使还，吴主大会群臣，蕃沈醉顿伏。吴主疑其诈，舉蕃出外[5]。顷之，召还。蕃好治威仪，行止自若。吴主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出。登来山[6]，使亲近掷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7]，首皆碎坏。

丁忠说吴主曰："北方无守战之备，弋阳可袭而取[8]。"吴主以问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于我也，欲蓄力以俟时耳。敌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吴主虽不出兵，然遂与晋绝。凯，逊之族子也。

【注释】

①府君：汉魏以来对太守的尊称。

②七室：指司马钧、司马量、司马嵩、司马防、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七个庙堂。

③五帝：天上五方之帝。《周礼·春官》有云："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郑玄注："五帝"，以为是五行精气之神，东方苍帝名灵威仰，南方赤帝名赤熛怒，中央黄帝名含枢纽，西方白帝名招拒，北方黑帝名汁光纪。王肃驳之，以为五帝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人帝，乃天帝之化

身，不过名号不同而已。

④彧(yù 育)。

⑤舁(yú 渔)：同“舆”。扛，抬。

⑥来山：山名，一名樊山，在今湖北鄂城西。

⑦咋(zé 责)：咬住。

⑧弋阳：郡名，治今河南潢川西。

【译文】

二年(丙戌，公元266年)

1 春，正月，初八，权且采用魏国宗庙祭祀征西将军、豫章府君以下，连同景帝共为七庙。

2 尊奉景帝夫人羊氏为景皇后，居住在弘训宫。

3 二十七日，立弘农人杨氏为皇后。皇后，是魏朝通事郎杨文宗的女儿。

4 群臣上奏：“五帝，就是天帝，因象征帝王运数的祥瑞之气时有不同，所以有五个名号。从现在起，明堂、南郊的祭祀，应该撤去五帝的神位。”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皇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祭祀天地的礼仪，执事官员大多依从王肃的见解。

5 二月，废除魏氏对汉朝宗室成员的各种限制。

6 三月，吴国派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来吊祭文帝。

7 吴国散骑常侍王蕃，气质高尚耿介，不能顺从君主心意，吴国君主不高兴。散骑常侍万彧、中书丞陈声因此而对他谮毁。丁忠出使归来，吴国君主召集群臣大开宴会，王蕃喝得大醉，伏在案上。吴国君主怀疑他是装假，令人把他抬了出去。过了不久，召他回来。王蕃喜好讲究仪容，一举一动都像往日的样子。吴国君主大怒，喝令左右侍卫在殿下杀了他。出城，登上来山，命令亲信抛出王蕃的首级，仿照虎狼跳跃着争抢食物的样子去咬，整个首级都破碎了。

丁忠劝吴国君主说：“北方没有防守的准备，弋阳郡可以袭击

而夺取。"吴国君主把此事提出询问群臣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北方新近并吞了巴、蜀，派遣使者来求和，并不是向我们寻求援助，只是想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而已。敌人势力正强盛，我们却想侥幸地获胜，是不会得到益处的。"吴国君主虽然不出兵，然而终于和晋国断绝了往来。陆凯，是陆逊的同族兄弟的儿子。

8 夏，五月，壬子[1]，博陵元公王沈卒。

9 六月，丙午晦[2]，日有食之。

10 文帝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犹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秋，八月，帝将谒崇阳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伤。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体气自佳耳。"又诏曰："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当见山陵，何心无服？其议以衰绖从行[3]。群臣自依旧制。"尚书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复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诏曰："患情不能跂及耳[4]，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遂止。

中军将军羊祜谓傅玄曰[5]："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今主上至孝，虽夺其服，实行丧礼。若因此复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也。"乃止。

戊辰，群臣奏请易服复膳。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

得终苴绖之礼[6]，以为沈痛。况当食稻衣锦乎[7]！适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8]，无事纷纭也！"遂以疏素终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而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注释】

①壬子：五月戊寅朔，无壬子。

②丙午晦：六月戊申朔，无丙午，且晦日为丙子，"午"当为"子"之误，译文据改。

③衰绖(chī dié 崔迭)：古代居丧之服。

④跂(qì 气)：踮起脚尖。通"企"。

⑤祜(hù 互)。

⑥苴(Jū 居)绖：服重丧者所束的麻带。苴，是有籽的麻，很粗糙，故服重丧者选用之。

⑦食稻衣锦：语出《论语·阳货》，孔子论丧制有云："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⑧孔子答宰我之语：事见《论语·阳货》。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以一年为宜，求教于孔子，二人间有一番问答，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译文】

8 夏，五月，壬子日，博陵元公王沈去世。

9 六月，丙子日，出现日食。

10 文帝的丧礼，朝臣和百姓都依照变通的规定，三天后除去丧服。葬礼结束，皇帝也除去丧服，然而依旧戴着无采饰的帽子，吃着粗食，哀伤过度而消瘦，就如同居守丧礼的人。秋，八月，皇帝将要拜谒崇阳陵，群臣进言，入秋后暑气还没有降下来，恐怕皇帝悲恸不已，损伤身体。皇帝说："我能够瞻仰陵墓，体质自然会好的。"又下诏说："汉文帝不让天下臣民服完丧服，是帝王十分谦和的心意。就要拜见陵墓了，不穿丧服怎么能安心？可商议穿上丧服随同前往，其余群臣衣着自然依照旧日的规定。"尚书令裴秀上奏章说："陛下已经除去丧服，而又重新穿上，义理上没有依据；如果君主穿丧服而臣子们不穿，也是不敢心安的。"诏书说："可忧虑的是情感上不能时刻想念先人，何必在乎穿什么衣服？各位臣子十分诚挚的心意，哪能随便相违背呢？"于是服丧的争议就停息了。

中军将军羊祜对傅玄说："三年的丧服，即使是尊贵的人也该服完，这是礼制。现在主上十分孝顺，虽然勉强让他除去丧服，实际上还在实行丧礼。如果能因此而恢复先代圣王的礼法，不也是很好的吗？"傅玄说："以天数代替月数，已有几百年，忽然之间恢复古代礼法，难以行得通。"羊祜说："为能使天下所有人都依礼制行事，姑且让主上遂其心意服完三年，不也强过现在的丧制吗？"傅玄说："主上不除去丧服而天下臣民都除去，这样做便是只顾及父子的礼法，而不再有君臣间的礼法了。"争论于是停止。

二十二日，群臣上奏，请求皇帝改换常服，恢复平日饮食。下诏说："每每怀念冥间先人，却不能服完苴绖的丧期，心中因此十分沉痛。何况又要吃精制的稻米、穿华美的衣服呢！这恰好足以激发心中的悲哀，不是可以用来缓解这种心情的。我本来出生在儒生家庭，传述礼法，时间长久，怎么会忽然间就改变哀思父亲的孝心！听

从各位的话已够多了，你们可试着体会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要再议论纷纷了！”于是以素服服完三年之丧。

臣司马光以为：三年的丧礼，从天子通行到平民百姓，这是先代圣王制定的礼法，千秋万代也不能改变的。汉文帝不恪守成规，不虚心向学，改变古制，毁坏礼法，断绝父子间的恩爱，损害君臣间的道义；后代的帝王不能深切地表达伤悼的情感，臣子们谄媚阿谀，不肯加以更正。直到晋武帝，独能以其天性加以矫正，实行古代礼法，可以说是罕见的贤明君主；而裴秀、傅云这一伙人，只是些见识短浅、才能平庸的臣子，习于旧惯，玩弄典故，却不能顺其美意，可惜啊！

11 吴改元宝鼎。

12 吴主以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吴主恶人视己，群臣侍见，莫敢举目。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他人如故。

吴主居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度，公私穷匮。凯上疏曰：“今四边无事，当务养民丰财，而更穷奢极欲；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臣窃忧之。昔汉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刘失道，皆为晋有，此目前之明验也。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武昌土地危险堵确[1]，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观之，足明人心与天意矣。今国无一年之蓄，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官吏务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景

帝以来，乃有千数，此耗财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愿陛下省息百役，罢去苛扰，料出宫女，清选百官，则天悦民附，国家永安矣。”吴主虽不悦，以其宿望，特优容之。

13 九月，诏：“自今虽诏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

14 戊戌，有司奏：“大晋受禅于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2]，如虞遵唐故事，”从之。

15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16 永安山贼施但[3]，因民劳怨，聚众数千人，劫吴主庶弟永安侯谦作乱，北至建业，众万余人，未至三十里住，择吉日入城。遣使以谦命召丁固、诸葛靓。固、靓斩其使，发兵逆战于牛屯[4]。但兵皆无甲胄，即时败散。谦独坐车中，生获之。固不敢杀，以状白吴主，吴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杀之。初，望气者云[5]：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故吴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为得计，遣数百人鼓譟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

17 十一月，初并圜丘、方丘之祀于南北郊[6]。

18 罢山阳国督军[7]，除其禁制。

19 十二月，吴主还都建业，使后父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镇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颇推令谏争，滕后之宠由是渐衰，更遣牧居苍梧，虽爵位不夺，其实迁也，在道以忧死。何太后常保护滕后，太史又言中宫不可易，吴主信巫觋[8]，故得不废，常供养升平宫，不复进见；诸姬佩皇后玺

绂者甚众[9]，滕后受朝贺表疏而已。吴主使黄门遍行州郡，料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以千数，而采择无已。

【注释】

①堉确：土地贫瘠多石。

②正(zhēng 争)朔：一年的第一天。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为表示"应天承运"，须重定王朔。 服色：古代每个王朝所定车马祭牲的颜色，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之类。

③永安：县名，治今浙江德清西千秋镇。

④牛屯：地名，在建业(今江苏南京)以南二十一里处(当时一里约合今0.4公里)。

⑤望气：古代迷信占卜法，观望云气以附会人事，预言吉凶。

⑥圜(yuán 原)丘之祀：冬至时在圆形高坛上举行的祭天活动。 方丘之祀：夏至时在泽中方丘上举行的祭地活动。 南北郊：指在京城南郊对皇天之神、在北郊对皇地之祇的祭祀。

⑦山阳国：封国名，在今河南焦作东南。汉献帝禅位于魏，魏奉为山阳公，置督军以进行防卫。晋初，以人心去汉已久，故罢其卫兵，除其禁制。

⑧巫觋(xí 习)：巫师。女为巫，男为觋。

⑨绂(fú 福)：系印章的丝带。

【译文】

11 吴国改年号为宝鼎。

12 吴国君主委派陆凯担任左丞相，万彧担任右丞相。吴国君主讨厌别人注视自己，臣子们侍奉进见，没有谁敢抬头看。陆凯说："君臣没有不互相认识的道理，如果突然间出现意外事件，臣子们就不知该救谁了。"吴国君主这才听凭陆凯注视自己，则其余的人仍然不能注视他。

吴国君主居住在武昌，扬州的民众溯流供给所需物资，极为艰

苦。加之奢侈浪费，毫无节制，公私储藏都已穷尽匮乏。陆凯上奏章说："现在四面边境没有战事，应该尽全力养育民众、增加财力，却反而尽情享受，挥霍浪费；纵使没有灾害，百姓也会伤亡殆尽，没有战事和土木建设，国库也会亏损一空，臣下私下里对此很忧虑。从前汉朝衰亡之后，三国鼎足而立；现在曹氏、刘氏失去大业，都被晋国占有，这是眼前的明证。臣下愚昧，只是为陛下珍惜国家基业而已。武昌的土地贫瘠多石，不是帝王建都的地方；而且儿童谣谚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从这些看来，足以表明民心和天意是什么。现在国库没有一年的积蓄，民众有家人分离的怨恨，国家已显得根基不稳，可是官吏却一意苛征暴敛，对民众没有一点体恤。大皇帝时，后宫女子和所有织络的侍女，数额不到一百，景皇帝以来，竟然增加到以千计数，这是最为损耗财货的，另外，左右亲近的臣子，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成群结党，互相扶植，伤害忠良，埋没贤臣，这都是败坏政治、危害民众的事。臣下希望陛下减免各种劳役，废除苛重扰民的政令，简选宫女而后全部送出，慎重选择文武百官，如此就会上天欢悦、百姓归附，国家永远安定了。"吴国君主虽然不高兴，因为他是老成望重的人，特别地宽容了他。

13 九月，皇帝颁布诏令说："从现在起，虽然是下诏将要办理、以及已经上奏得以认可的事，而对政事却有妨碍的，都不能隐瞒实情而不上奏谏止。"

14 二十三日，执事官员上奏："大晋接受魏国的禅让，应该全部采用前代的历法和服御的颜色，如同虞舜遵循唐尧制度的旧例。"听从了这个建议。

15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16 永安山贼施但，利用民众的劳苦怨愤，聚众几千人，劫持吴国君主的异母弟永安侯孙谦作乱，向北开到建业，部众有了一万多人，在离城 30 里的地方停下来，想挑选吉日进城。派遣使者带着孙

谦的命令，召降丁固、诸葛靓。丁固、诸葛靓杀了施但的使者，调集军队在牛屯迎战。施但的士兵都没有铠甲和头盔，顷刻间战败溃散。孙谦一个人坐在车中，被活捉了。丁固不敢杀他，把情形禀告吴国君主，吴国君主下令连同他的母亲及弟弟孙俊一起杀掉。起初，观望云气的人说："荆州有王者的气象，一定会攻破扬州。所以吴国君主把都城迁到武昌。等到施但造反，自认为计策得当，派遣几百人击鼓呼叫着冲进建业，杀死施但的妻子儿女，说"天子派遣荆州的军队来攻破扬州的反贼。"

17 十一月，开始把圜丘和方丘的祭祀同南郊和北郊的祭祀分别合并起来。

18 废除山阳国的督军，解除对它的禁令。

19 十二月，吴国君主把都城迁回建业，命令皇后的父亲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下来镇守武昌。朝中官员以滕牧是皇亲国戚，总是推举他出来直言规劝，滕皇后的宠幸因此逐渐衰减，另外派遣滕牧到苍梧任职，虽然爵位没有被削去，其实是贬谪，在途中因忧伤而死。何太后经常保护滕皇后，太史又说中宫皇后不能改变，吴国君主相信巫师的话，皇后因此得以不被废去，常在升平宫中侍奉何太后，不再进见君主。姬妃们佩挂皇后玺印丝带的很多，滕皇后不过接受朝臣祝贺和奏章而已。吴国君主命令宦官到各州郡察看，选取将领官吏家中女子，其中二千石大臣家的女子，每年上报姓名，年龄到十五六岁时挑选一次，挑选不上，才能够出嫁。后宫女子数以千计，仍不停止地选取。

三　年

1 春，正月，丁卯[1]，立子衷为皇太子。诏以"近世每立太

子必有赦。今世运将平，当示之以好恶，使百姓绝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无取焉！”遂不赦。

2 司隶校尉上党李熹，劾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稻田②，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其谥。诏曰：“友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熹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矣③。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④。’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熹，其于刑赏两失之。使熹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3 帝以李熹为太子太傅，征犍为李密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老，固辞，许之。密与人交，每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常言：“吾独立于世，顾影无俦⑤；然而不惧者，以无彼此于人故也。”

4 吴大赦，以右丞相万彧镇巴丘⑥。

【注释】

①丁卯：正月甲戌朔，无丁卯。

②陔（gāi 该）。

③邦之司直：语出《诗经·郑风·羔裘》。司直，周官名，掌管劝谏君主过

失,全句意为"真是国家好谏官"。

④"贵戚"句:二鲍,指东汉司隶校尉鲍永及所辟都官从事鲍恢,二人不避权贵,劾奏赵王刘良等人,使"朝廷肃然",故光武帝有此感叹。事详见本书第四十二卷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

⑤俦(chóu 愁):伴侣、同辈。

⑥巴丘:城名,即今湖南岳阳市。

【译文】

三年(丁亥,公元267年)

1 春,正月,丁卯,立儿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诏书以为:"近代每当设立太子时,必定有赦免令。现在天下就要太平,应该向人民显示美好与丑恶的标准,使百姓丢掉侥幸求得赦免的想法。多方设法地施惠给小人,是我所不能采纳的。"于是不实行赦免。

2 司隶校尉上党人李熹弹劾曾任过立进县令的刘友、曾任过尚书的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各自侵占官府稻田,请求免去山涛、司马睦等人的官职,武陔已死,请求贬黜他的谥号。下诏说:"刘友侵夺吞没百姓财产,以此来迷惑朝中官员,可拷问穷究以惩治奸邪不正的小人。山涛等不重犯过错,都不要加以审讯。李熹刚正耿直,尽心于公事,按照职责办事,可以说是敢于言事的诤臣。光武帝说过:"内外亲族姑且缩手,以避开鲍永鲍恢二人。'可告诫百官,各自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宽贷的恩惠,是不能多次遇到的!"司马睦,是宣帝弟弟的儿子。

臣司马光以为:政治的根本,在于惩罚和奖赏,惩罚奖赏不分明,政治怎么能见效?晋武帝赦免山涛同时又嘉奖李熹,这在惩罚与奖赏两方面都有错失。假使李熹所说的是事实,山涛就不能够赦免;如所说的不合事实,李熹就不能够受到嘉奖。嘉奖臣下让他进言,进言后却不采纳,使得臣子间结下怨仇,君主在上面玩弄权威,这将使人如何适从呢?而且四个臣子罪过相同,刘友遭到诛杀,山涛等人却不加审讯,惩罚避开

权贵而施加到低级官员身上，能说是政治吗？在开始创立基业时就不树立起政治的根本，想以此把基业留传给后世，不也是困难的吗？

3 皇帝委派李熹担任太子太傅，征召犍为人李密担任太子洗马。密因祖母年老，坚决推辞，皇帝答应了他。李密与别人交往，常常在人多的时候议论这人的是非成败，并严厉地加以责备，曾经说："我在世上没有他人可以依靠，顾视身影，没有同伴，可是却不感到畏惧，这是因为我同别人不分彼此的缘故。"

4 吴国大赦境内，委派右丞相万彧镇守巴丘。

5 夏，六月，吴主作昭明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开苑囿，起土山、楼观，穷极技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谏，不听。中书丞华核上疏曰："汉文之世，九州晏然，贾谊独以为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1]。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太半之众，欲与国家为相吞之计，非徒汉之淮南、济北而已也。比于贾谊之世，孰为缓急？今仓库空匮，编户失业，而北方积谷养民，专心东向。又，交趾沦没，岭表动摇，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若舍此急务，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而应烽燧，驱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敌所因以为资者也。"时吴俗奢侈，核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甔石之储[2]，而出有绫绮之服，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求其富给，庸可得乎！"

吴主皆不听。

6 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罢。

7 九月,甲申,诏增吏俸。

8 以何曾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荀颢为司徒。

9 禁星气、谶纬之学[3]。

10 吴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驾东迎其父文帝神于明陵[4],中使相继,奉问起居。巫觋言见文帝被服颜色如平生。吴主悲喜,迎拜于东门之外。既入庙,比七日三祭,设诸倡伎,昼夜娱乐。

11 是岁,遣鲜卑拓跋沙漠汗归其国。

【注释】

①厝(cuò 措):放置。

②甑(dàn 丹):口小腹大的瓦器。

③星气:根据星象及云气占卜吉凶的方术。 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前者为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象,后者是汉代人假托孔子之名而作,以儒家经义附会人间吉凶祸福,预言治乱兴衰。虽可为当权者所利用,但民众起义、统治阶层中人谋人,亦可用它来号召群众,故晋朝下令禁止。

④明陵:陵墓名,在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南)。

【译文】

5 夏,六月,吴国君主建造昭明宫,二千石以下官员,都亲自进山督促砍伐树木。大肆开辟苑囿、堆造土山、修建楼观,极尽技巧,土木劳作的费用以亿万计。陆凯规劝,不接受。中书丞华核上奏章说:“汉文帝的时代,全国太平无事,贾谊独自以为如同抱了火种放在堆积的柴禾下,而人却睡在上面。现在强大的敌人占据全国大片的土地,拥有一大半的民众,欲要对我们国家实行并吞的计划,不只

是汉代的淮南王、济北王那样的实力和野心而已。同贾谊所处时代相比，哪一个更为急迫呢？现在国库空虚匮乏，百姓离开土地，可是北方的敌人积蓄粮食，让百姓得到休整，一心一意地向东面进伐。另外，交趾沦陷，五岭以外动摇不安，身前身后都有仇怨，上下又有很多祸难，这是国家的危难关头。如果舍去这个紧急任务，尽全力从事土木兴造，突然遇到意料之外的事变，就要放弃建筑工具去应付战事，驱使有怨气的民众奔赴战场，这正是强大的敌人可以利用的有利于他们的条件。"当时吴国风俗奢侈，华核又上奏章说："现在政事众多，劳役繁重，百姓贫困，风俗奢侈，工匠造作无用的器具，妇女编织华丽的服饰，相互模仿，以唯独自己没有这些东西为耻辱。士兵民众家庭，也追逐这种风俗，家里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蓄，出门却有绮丽的服装，在上没有尊卑等级的分别，在下造成财物工时的损耗，要想求得富裕，怎么求得到呢？"吴国君主都不听从。

6 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的爵位罢职归家。

7 九月，十四日，下诏增加官吏俸禄。

8 委派何曾担任太保，义阳王司马望担任太尉，荀顗担任司徒。

9 禁止占星望气以及讖纬之学。

10 吴国君主委派孟仁暂任丞相职务，侍奉君主的车驾前往东方，到明陵迎接吴国君主的父亲文帝的神主。宫中使者连续不断，问候起居情况。巫师说见到了文帝，衣服气色如同在世时一样。吴国君主悲喜交集，在京城东门外跪拜迎接。进入太庙后，连续七天中有三次祭祀，演奏音乐歌舞，日夜娱乐。

这一年，送鲜卑族拓跋沙漠汗回国。

四 年

1 春，正月，丙戌，贾充等上所刊修律令[1]。帝亲自临讲，

使尚书郎裴楷执读。楷,秀之从弟也。侍中卢珽、中书郎范阳张华请抄新律死罪条目[2],悬之亭传以示民;从之。

又诏河南尹杜预为黜陟之课,预奏:"古者黜陟,拟议于心,不泥于法;末世不能纪远而专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3],其文可谓至密;然失于苛细以违本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简,俾之易从也!夫曲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文伤理。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岁第其人,言其优劣。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按其言,六优者超擢,六劣者废免,优多劣少者平叙,劣多优少者左迁。其间所对不钧,品有难易,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曲以法尽也。其有优劣徇情,不叶公论者,当委监司随而弹之[4]。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虽有考课之法,亦无益也。"事竟不行。

2 丁亥,帝耕藉田于洛水之北。

3 戊子,大赦。

4 二月,吴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

5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殂。帝居丧之制,一遵古礼。

6 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卒,门无杂吊之宾。其族孙戎叹曰:"太保当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5];及间与之言,理致清远,岂非以德掩其言乎?"

7 己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6],除衰服。"诏曰:

"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服，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请，诏曰："患在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前代礼典，质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请不已，乃许之；然犹素冠疏食以终三年，如文帝之丧。

【注释】

①刊修律令：自魏末开始，由贾充等负责其事，就汉律九章增加11篇，计20篇，620条，不入律者悉以为令，律令合计2,926条，60卷。

②珽(tǐng 挺)。

③京房遗意：京房，西汉学者、官吏。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北浚县北)人。通《易经》，善占验，元帝召见。交谈中提出"宜令百官各试其功"，诏使房作其事，房于是奏上"考功课吏法"，公卿朝臣及刺史皆认为"房言烦碎"，未采用。

④监司：指御史大夫、司隶校尉及各州刺史。

⑤能言之流：指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

⑥虞：丧祭名，是父母安葬后，迎魂安于殡宫的祭礼。

【译文】

四年(戊子，公元268年)

1春，正月，十八日，贾充等奏上所刊修的律令。皇帝亲自进行讲授，命令尚书郎裴楷手执律令朗读。裴楷，是裴秀的堂弟。侍中卢珽、中书侍郎范阳人张华请求抄出新律中的死罪条目，张贴在驿站中告示于民众；采纳了这个建议。

又诏令河南尹杜预拟定官吏升降的考核方法，杜预上奏："古代官吏的升降，是在心中进行估量，不拘泥于法规；后世不能遵循古制而专意企求细密条文，怀疑心中的估量而相信耳目所见，怀疑耳目所见而相信法规文书，法规文书越是繁细，官员的对策越是巧诈。魏国的考核方法，是依据京房的遗意制定的，它的条文可以说

是十分细密的;可是却有苛刻烦杂、违背政治本体的阙失,所以历代都不能实行。哪里赶得上继承唐、尧旧有的制度,求其大体,舍弃小节,除去繁细而采用简易的方法,使人容易依从呢!要想透彻了解事物的道理,达到神明的地步,还在于人的努力;舍弃人的努力而信用法度,就会因文词而伤害事理。不如把责任交给显要官员,各自考核所统辖的属吏,每年评定他们的等级,论述他们的优劣。这样一连六年,然后由主事的人全部汇集起来,依照对他们的评语,六年全优者越级提拔,六年全劣者罢免官职,优多劣少的维持原来的官位,劣少优多的就降职。考核中间有不公平、评量等级有难易差别的,主事的人自然应该公平地估量轻重,稍微给予降等,不能想方设法地用法规来保证万无一失。考核中如有徇私情评定优劣、不符合公论的,应该交给监察官员随即加以弹劾。假使官员上下公开地容忍过失,就是公正评论的极大衰退,即使有考核的法规,也没有用处。"官吏考核的事终于没有实行。

2 十九日,皇帝在洛水北面的藉田上举行耕种仪式。

3 二十日,大赦天下。

4 二月,吴国君主委派左御史大夫丁固担任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担任司空。

5 三月,二十一日,皇太后王氏逝世。皇帝守丧的礼仪,都遵守古代的礼制。

6 夏,四月,初二,睢陵元公王祥去世,来门下吊丧的宾友,没有亲属故旧以外的人。他同族的孙子王戒感叹地说:"太保在正始年间,不在能言善辩的一伙人之列;等到偶然和他谈论,事理情致,清新高远,难道不是因德行而掩盖了言词吗?"

初三,安葬文明皇后。主事官吏又上奏:"安神的祭礼举行后,请除去丧服。"皇帝下诏说:"承受终生的爱护却没有几年的报答,是情感上所不能忍受的。"主事官吏坚决请求,下诏说:"值得忧虑的在于不能真诚地表达孝心,不要担心我的身体损伤。前代的礼

法，内容和形式各有不同，何必局限于近代礼制，使通行天下的丧礼有所阙失呢？"群臣不住地请求，才答应下来。然而还是以粗食素服守完三年之丧，如同居守文帝的丧礼一般。

8 秋，七月，众星西流如雨而陨。

9 己卯，帝谒崇阳陵。

10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

11 大司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监军王琛恶之，密表苞与吴人交通。会吴人将入寇，怨筑垒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为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义阳王望帅大军以征之。苞辟河内孙铄为掾[1]，铄先与汝阴王骏善，骏时镇许昌，铄过见之。骏知台已遣军袭苞，私告之曰："无与于祸！"铄既出，驰诣寿春，劝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苞从之。帝闻之，意解。苞诣阙，以乐陵公还第。

12 吴主出东关[2]；冬，十月，使其将施绩入江夏，万彧寇襄阳。诏义阳王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屯龙陂[3]，为二方声援。会荆州刺史胡烈拒绩，破之，望引兵还。

13 吴交州刺史刘俊、大都督脩则、将军顾容前后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杨稷皆拒破之；郁林、九真皆附于稷。稷遣将军毛炅、董元攻合浦[4]，战于古城[5]，大破吴兵，杀刘俊、脩则，余兵散还合浦。稷表炅为郁林太守，元为九真太守。

14 十一月，吴丁奉、诸葛靓出芍陂[6]，攻合肥；安东将军

汝阴王骏拒却之。

15 以义阳王望为大司马，荀颛为太尉，石苞为司徒。

【注释】

①铄(shuò 硕)。

②东关：地名，在今安徽巢县东南。

③龙陂：地名，一名摩陂，在今河南郏县东南。

④炅(jiǒng 窘)。

⑤古城：城名，当即合浦郡古城，郡治今广西合浦东北。

⑥芍陂(què bēi 确杯)：陂塘名，又名期思陂、安丰塘，在今安徽寿县南。

【译文】

8 秋，七月，星群向西流动，像下雨一样地落下来。

9 十四日，皇帝拜谒崇阳陵。

10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发生大水灾。

11 大司马石苞长期在淮南镇守，威望恩惠特别显著。淮北监军王琛诋毁他，秘密上表，说石苞和吴国人勾结。正巧吴国人将要进犯，石苞筑壁垒阻断河水，来巩固阵地，皇帝怀疑起他来，羊祜极力地向皇帝说："石苞一定不是这样。"皇帝不相信他的话，于是下诏，以石苞不能判断敌人动向，筑壁垒阻断河水，骚扰百姓为理由，免除他的官职，派遣义阳王司马望率领强大的军队去征讨他。石苞任用河内人孙铄为掾属，铄原先同汝阴王司马骏相友善，司马骏这时镇守许昌，孙铄顺道去见他。司马骏知道朝廷已经派遣军队袭击石苞，私下告诉他说："不要卷入祸事中！"孙铄出来后，骑马赶到寿春，劝石苞离开队伍，步行走到都亭，等待判罪；石苞接受了他的建议。皇帝听说了这件事，原来的顾虑消除。石苞到宫廷叩见，以乐陵公的爵位归家。

12 吴国君主率军到东关；冬，十月，命令将领施绩进军江夏，万

彧进犯襄阳。诏令义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两万步兵、骑兵，在龙陂屯驻，作为两地的声援部队。正好荆州刺史胡烈抵御施绩，打败了他，司马望就领兵回京城。

13 吴国交州刺史刘俊、大都督脩则、将军顾容前后三次进攻交趾，交趾太守杨稷都击败了他们；郁林、九真都依附于杨稷。杨稷派遣将军毛炅、董元进攻合浦，在古城交战，大败吴国军队，杀死了刘俊、脩则，其余的士兵溃散，逃回合浦。杨稷上表，举荐毛炅担任郁林太守、董元担任九真太守。

14 十一月，吴国丁奉、诸葛靓从芍陂出兵，进攻合肥；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骏击退了他们。

15 委派义阳王司马望担任大司马，荀顗担任太尉，石苞担任司徒。

五　年

1 春，正月，吴主立子瑾为皇太子。

2 二月，分雍、凉、梁州置秦州[1]。以胡烈为刺史。先是，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朝廷恐其久而为患，以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镇抚之。

3 青、徐、兖三州大水。

4 帝有灭吴之志。壬寅[2]，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菑；镇东大将军东莞王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祜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减戍逻之卒，以垦田八百余顷。其始至也，

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积。祐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3],侍卫不过十数人。

5 济阴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倾吴人之望。"帝从之。己未[4],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其孙京宜随才署吏。"又诏曰:"蜀将傅佥父子[5],死于其主。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哉?佥息著、募没入奚官[6],宜免为庶人。"

6 帝以文立为散骑常侍。汉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谦退,无复当时之望,故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7],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7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宫[8]。

8 冬,十月,吴大赦,改元建衡。

9 封皇子景度为城阳王。

10 初,汝南何定尝为吴大帝给使,及吴主即位,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吴主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籴事,遂专为威福;吴主信任之,委以众事。左丞相陆凯面责定曰:"卿见前后事主不忠,倾乱国政,宁有得以寿终者邪?何以专奸邪,尘秽天听?宜自改厉,不然,方见卿有不测之祸。"定大恨之。凯竭心公家,忠恳内发,表疏皆指事不饰。及疾病,吴主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9],亦不可听。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逞、薛莹、滕脩及族弟喜、抗[10],或清白忠

勤，或资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辅，愿陛下重留神思，访以时务，使各尽其忠，拾遗万一。”邵，齐之孙[11]；莹，综之子[12]；玄，沛人；脩，南阳人也。凯寻卒，吴主素衔其切直，且日闻何定之谮，久之，竟徙凯家于建安[13]。

11 吴主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丹阳陶璜从荆州道[14]，临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会于合浦以击交趾。

12 十二月，有司奏东宫施敬二傅，其仪不同。帝曰：“夫崇敬师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礼。”

【注释】

①秦州：州名，治今甘肃甘谷东，统属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敦煌、略阳、武都、阴平等郡。

②壬寅：二月壬戌朔，无壬寅。

③铃阁：即铃下卒与阁下威仪。前者在有使令时则拉铃以呼众人，故称铃下卒。后者掌管出入赞导及纳谒受事。

④己未：二月壬戌朔，无己未。

⑤傅佥父子：即傅彤、傅佥。彤（？～公元233年），义阳（今河南信阳北）人，随刘备征吴，兵败而退，彤断后拒战，拒不降吴，战死。佥（？～公元263年），初为左中郎，后为关中都督。魏伐蜀，佥奉命守关口（在今陕西勉县西），部属降魏，佥格斗而死。二人事迹分见本书第六十九卷魏文帝黄初三年及第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

⑥奚官：官署名，属少府。凡有罪从坐的家属皆没入归其管辖，没入者地位为奴仆。

⑦广休：文立字。 不党：语出《论语·进而》：“吾闻君子不党”，不党意为无所偏袒。

⑧孛（bèi 倍）：指光芒四射的彗星。 紫宫：星座名。古代天文学家分天

体恒星为三垣,中垣有紫微十五星,亦称紫宫。

⑨浦里塘:塘名,在今安徽当涂东南。

⑩逴(chuō 戳)。

⑪贺齐(?～公元227年):东吴将领。字公苗,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自孙策初建东吴基业,齐即为将领。几十年中,功勋卓著。黄武二年(公元223年),领兵袭击魏国的蕲春,生俘叛将晋宗而归。

⑫薛综(?～公元240年):东吴官吏。字敬文,沛郡竹邑(今安徽宿县北)人。官至尚书仆射、太子少傅。有文才,著有《私载》。

⑬建安:县名。治今福建建瓯南。

⑭汜(sì 似)、訏(xǔ 许)。

【译文】

五年(己丑,公元269年)

1 春,正月,吴国君主立儿子孙瑾为皇太子。

2 二月,从雍州、凉州、梁州分出若干郡县设置秦州。委派胡烈担任刺史。在这以前,邓艾收容几万投降过来的鲜卑人,发置在雍州、凉州之间,和当地民众混杂居住,朝廷担心时间一长,会造成祸乱,因为胡烈一向在西方有声望,所以命令他去镇守安抚。

3 青、徐、兖三州发生大水灾。

4 皇帝有消灭吴国的志向。壬寅日,委派尚书左仆射羊祜统领荆州一切军务,镇守襄阳;征东大将军卫瓘统领青州一切军务,镇守临菑;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伷统领徐州一切军务,镇守下邳。

羊祜安抚远近郡县,很得长江、汉水之间地区的人心。和吴国人开诚布公,投降的人想离开,都听凭自便。减少戍守巡逻的士兵,用他们来开垦了八百多顷土地。他刚到的时候,军中没有一百天的粮食;到了末年,竟然有了十年的积蓄。羊祜在军中,经常穿着轻装的皮衣,放松了衣带,身上不穿铠甲,铃下卒、阁下威仪以下的侍卫,不超过十几人。

5 济阴太守巴西人文立上书进言:"从前蜀国各臣的子孙,被迁

徙到中原来的，应该依据才能加以录用，用来安慰巴、蜀的人心，引起吴国的人向往。”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己未，下诏说：“诸葛亮在蜀汉，用尽了心血，他的儿子诸葛瞻为国难而战死，他的孙子诸葛京，应该依据才能安排官职。”又下诏说：“蜀国将领傅佥父子二人，为君主而死，天下的美德是共同的，哪里能因国家不同就认为有差异呢？傅佥的儿子傅著、傅募被收进了奚官，应该赦免，成为庶民。”

6 皇帝委派文立担任散骑常侍。从前汉朝的尚书犍为人程琼，平素有德行业绩，和文立有深厚的交情，皇帝听到他的声名，向文立询问，文立回答说：“臣下十分了解他，只是他年纪快到八十，本性谦虚退让，不再有显名于世的愿望，所以不把他的事迹向您报告。”程琼听到了这件事，说：“广休可以说是不徇私情的了，这就是我之所以和他友善的缘故。”

7 秋，九月，彗星出现在紫微星座。

8 冬，十月，吴国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衡。

9 封皇子司马景度为城阳王。

10 起初，汝南人何定曾经做过吴大帝的内侍，等到吴国君主即位，自己上表陈说是先帝时的旧臣，请求回宫供差遣。吴国君主委派他做楼下都尉，主管购买谷物酒类事务，于是独断独行，作威作福；吴国君主相信他，委托他办理各种事情。左丞相陆凯当面斥责何定说：“你看前前后后侍奉君主不忠诚，败坏国家政治的人，难道有能够寿终正寝的吗？为什么专干些奸诈邪恶的事，蒙蔽天子的视听呢？应该改弦更张，激勉节操，不这样的话，就将看到你遇到不可预测的灾祸。”何定深深地仇恨他。陆凯为国家竭尽全力，忠贞恳切，发自内心，所上奏疏都是直陈其事，不加文饰。到了重病时，吴国君主派中书令董朝问他有什么想讲的话，陆凯上言：“何定不能信任重用，应该调到宫外干事。奚熙是个小吏员，建议兴修浦里塘，也不能采纳。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逞、薛莹、滕脩以及我同族的弟弟陆喜、陆抗，有的谦洁奉公、忠诚勤勉，有的天资聪颖、才能

卓越,都是国家优秀的辅臣,希望陛下多加留意,和他们商议时政,使他们各自尽其忠心,补正国事中轻微的过失。"贺邵,是贺齐的孙子;薛莹,是薛综的儿子;楼玄,是沛郡人;滕脩,是南阳人。陆凯不久去世,吴国君主心中一向不满他的严厉耿直,加上每天听到何定的谗言,过了一段时间,竟然把陆凯的家属流放到建安郡。

11 吴国君主派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丹阳人陶璜从荆州出兵,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出兵,在合浦会合,攻打交趾。

12 十二月,主事官员上奏,太子对太傅少傅表示尊敬的礼仪,各有不同。皇帝说:"尊敬老师,是推崇道术、重视教化的标志,怎么能说是'臣不臣'呢?现在命令太子行跪拜之礼。"

六 年

1 春,正月,吴丁奉入涡口[1],扬州刺史牵弘击走之。

2 吴万彧自巴丘还建业。

3 夏,四月,吴左大司马施绩卒。以镇军大将军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2],治乐乡。

抗以吴主政事多阙,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此六国所以并于秦,西楚所以屈于汉也。今敌之所据,非特关右之地,鸿沟以西[3],而国家外无连衡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乂。议者所恃,徒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抚枕,临餐忘食。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谨陈时宜十七条以闻。"吴主不纳。

李勖以建安道不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初，何定尝为子求婚于勖，勖不许。乃白勖枉杀冯斐，擅彻军还，诛勖及徐存并其家属，仍焚勖尸。定又使诸将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缣数十匹，缨绁直钱一万④，以捕兔供厨；吴人皆归罪于定，而吴主以为忠勤，赐爵列侯。陆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吴主不从。

4 六月，戊午，胡烈讨鲜卑秃发树机能于万斛堆⑤，兵败，被杀。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扶风王亮遣将军刘旂救之⑥，旂观望不进。亮坐贬为平西将军，旂当斩。亮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诏曰："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乃免亮官。

遣尚书乐陵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讨树机能。树机能兵盛，鉴使秦州刺史杜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县乏，宜并力大运刍粮，须春进讨。鉴奏预稽乏军兴，槛车征诣廷尉，以赎论。既而鉴讨树机能，卒不能克。

5 秋，七月，乙巳，城阳王景度卒。

6 丁未，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镇关中。

7 冬，十一月，立皇子东为汝南王。

8 吴主从弟前将军孙秀为夏口督，吴主恶之，民间皆言秀当见图。会吴主遣何定将兵五千人猎夏口，秀惊，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来奔。十二月，拜秀票骑将军、开府仪同

三司,封会稽公。

9 是岁,吴大赦。

10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于并州诸郡,与中国民杂居,自谓其先汉氏外孙,因改姓刘氏。

【注释】

①涡口:地名,发源于豫东的涡河,东南流至皖北入淮,谓之涡口,在今安徽怀远县境。

②信陵:县名,治今湖北秭归东南。 西陵:县名,治今湖北宜昌东南。夷道:县名,治今湖北宜都。 乐乡:城名,即今湖北松滋东北长江南岸的涴市。 公安:县名,治今湖北公安西北。

③鸿沟:古渠名,战国魏惠王时凿,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东流经今中牟县北,至开封市南折而南流,经今许通县东、太康县西,至淮阳县东南注入颍水。楚汉相争时划界于此,鸿沟以东属楚,以西属汉。

④缨绁(xiè 泄):革带、缰绳。

⑤万斛堆:地名,在今甘肃皋兰东北黄河北岸。

⑥旂(qí 旗)。

【译文】

六年(庚寅,公元 270 年)

1 春,正月,吴国丁奉进入涡口,晋国扬州刺史牵弘击退了他的进攻。

2 吴国万彧从巴丘回到建业。

3 夏,四月,吴国左大司马施绩去世。委派镇军大将军陆抗统领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一切军事,治所在乐乡。

陆抗因吴国君主政事多有阙失,上奏疏说:"臣下听说德行相同,人口众多的国家就会战胜人口稀少的国家;国力相当,内部稳定的国家就会制服不安宁的国家,这就是六国之所以被秦国兼并、

西楚之所以为汉国制服的原因。现在敌人所占据的，不仅仅是函谷关、鸿沟以西的地方，然而我们国家却是在外没有盟国援助，在内没有西楚那样强盛，各种政务衰落，百姓生活不安。议事的人所仗恃的，只是长江天险、崇山峻岭围绕着国家。这是固守国土的末节小事，不是明智的人所首先要考虑的。臣下每次想到这件事，半夜里抚着枕头难以入睡，吃饭时忘记了吞咽。侍奉君主的道理，是即使冒犯也不能欺骗，现恭谨地陈述十七条时政方面的事供阅览。吴国君主不采纳。

李勖因建安海道进军不顺利，杀了充任向导的将领冯斐，领兵退回。当初，何定曾经替儿子向李勖求婚，李勖不答应。于是上告李勖冤杀冯斐，擅自撤军还朝，杀了李勖、徐存以及他们的家属，随之又焚烧了李勖的尸体。何定还指使各个将领送上宫中使用的狗，致使一条狗的价格值几十匹细绢，一条革带值一万文钱，用狗捕捉兔子，供御厨烹食；吴国人都把罪过算在何定名下，可是吴国君主认为何定忠诚勤勉，赐给他列侯的爵位。陆抗上奏疏说："小人不明白治理国家的方法，见识短浅，纵使竭心尽力，还是不能担当重任，何况他们一向包藏祸心，爱憎随时变化呢？"吴国君主不听从。

4 六月，初四，胡烈在万斛堆征讨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战斗失败，被杀死。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扶风王司马亮派遣将军刘旂前去援救，刘旂犹豫观望，不进兵。司马亮受牵连降为平西将军，刘旂判处死刑。司马亮上言："调度的罪过，由我而起，乞求免除他的死罪。"诏令说："若是罪过不在刘旂身上，应该有获罪的人。"于是免去司马亮的官职。

派遣尚书乐陵人石鉴代理安西将军职务，统领秦州一切军务，征讨秃发树机能。秃发树机能兵力强盛，石鉴命令秦州刺史杜预出兵攻击。杜预认为敌军刚刚得胜，兵强马壮，而官军孤军深入，供应不足，应该合力大量运输粮草，等到开春后进兵讨伐。石鉴上奏杜预延误军用物资征调皇帝命令用槛车征杜预到廷尉，判决以爵位

赎罪。随后石鉴征讨了秃发树机能，终究不能取胜。

5 秋，七月，二十二日，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

6 丁未日，委派汝阴王司马骏担任镇西大将军，统领雍、凉等州一切军务，镇守关中。

7 冬，十一月，立皇子司马东为汝南王。

8 吴国君主的堂弟、前将军孙秀为夏口督，吴国君主讨厌他，民间都传说孙秀会被谋害。恰巧吴国君主派遣何定带领五千士兵在夏口打猎，孙秀心中惊慌，黑夜里带着妻子儿女以及几百名亲兵前来投奔晋国。十二月，任命孙秀为票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会稽公。

9 这一年，吴国大赦全国。

10 当初，魏国人把匈奴五个部落安置在并州各个郡县，同中原民众混合居住，匈奴人自称他们的先人是汉朝皇帝的外孙，于是改姓刘氏。

七　年

1 春，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叛出塞。

2 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

3 吴人刁玄诈增谶文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吴主信之。是月晦，大举兵出华里[1]，载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西上[2]。东观令华核等固谏[3]，不听。行遇大雪，道途陷坏，兵士被甲侍仗，百人共引

一车，寒冻殆死，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吴主闻之。乃还，帝遣义阳王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屯寿春以备之。闻吴师退，乃罢。

4 三月，丙戌，巨鹿元公裴秀卒。

5 夏，四月，吴交州刺史陶璜袭九真太守董元，杀之；杨稷以其将王素代之。

6 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众胡皆内叛，与树机能共围弘于青山[4]，弘军败而死。

初，大司马陈骞言于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也，将为国耻。"时弘为扬州刺史，多不承顺骞命，帝以为骞与弘不协而毁之。于是征弘，既至，寻复以为凉州刺史。骞窃叹息，以为必败。二人果失羌戒之和，兵败身没，征讨连年，仅而能定，帝乃悔之。

7 五月，立皇子宪为城阳王。

8 辛丑，义阳成王望卒。

9 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文帝时宠任用事，帝之为太子，充颇有力，故益有宠于帝。充为人巧谄，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安平冯紞相为党友[5]，朝野恶之。帝问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乐安任恺、河南尹颍川庾纯皆与充不协，充欲解其近职，乃荐恺忠贞，宜在东宫；帝以恺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会树机能寇乱秦、雍，帝以为忧。恺曰："宜得威望

重臣有资略者以镇抚之。"帝曰:"谁可者?"恺因荐充,纯亦称之。秋,七月,癸酉,以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充患之。

【注释】

①华里: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②牛渚:地名,在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

③东观(guàn 贯)令:职官名,负责图书校理与记述当代史事。

④青山:山名,在今甘肃环县西。

⑤纬(dǎi 胆)。

【译文】

七年(辛卯,公元271年)

1 春,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背叛,逃往境外。

2 豫州刺史石鉴因攻击吴国军队,虚报斩获数目而获罪。皇帝下诏说:"石鉴身居大臣地位,是我所信任的;竟然与部下同流合污,进行欺诈,按道理能够这样吗?现在遣送回乡,终生不能再加任用。"

3 吴国人刁玄弄虚作假,增添谶文说:"黄色的旗帜,紫色的车盖,在东南出现,最终占有天下的人,是荆州、扬州地带的君主。"吴国君主相信了他的话。这个月的月底,大举出兵,从华里出发,车上载着太后、皇后以及宫女几千人,经牛渚向西进发。东观令华核等人尽力规劝,不听从。行进中遇到下大雪,道路凹陷,士兵们穿着铠甲、拿着兵器,一百人一起拉一辆车,冻得差不多要死了,都说:"如果遇到敌人,就要倒转武器向已方攻击。"吴国君主听到了,这才回朝。皇帝派遣义阳王司马望统帅中军两万人、骑兵三千人在寿春屯驻,以防备吴军。听说吴国军队退回去了,才罢兵。

4 三月，初七，巨鹿元公裴秀去世。

5 夏，四月，吴国交州刺史陶璜袭击九真太守董元，杀了他；杨稷派他手下的将领王素去顶董元的职位。

6 北地胡人进犯金城，凉州刺史牵弘前去征讨。各个胡族都在境内反叛，与秃发树机能一道把牵弘包围在青山中，牵弘战败而死。

起初，大司马陈骞对皇帝说："胡烈、牵弘都是有勇气无谋略、过份相信自己的人，不是安定边境的人材，将会给国家带来耻辱。"当时牵弘正担任扬州刺史，常常不服从陈骞的命令，皇帝认为陈骞是因同牵弘不合而诽谤他。于是征召牵弘，到了京城，不久又派他担任凉州刺史。陈骞私下叹息，认为他们一定会失败。二人果然同羌人失去友好关系，兵败被杀，此后连年征伐，才勉强得以安定，皇帝这才感到后悔。

7 五月，立皇子司马宪为城阳王。

8 二十三日，义阳成王司马望去世。

9 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从文帝时起就受到宠信，担任要职，皇帝当初被立为太子，贾充出了不少的力，所以更加得到皇帝的宠信。贾充为人善于谄媚阿谀，和太尉、代理太子太傅的荀顗、侍中、中书监荀勖以及越骑校尉冯紞相互结成党与，朝野人士都憎恨他们。皇帝询问侍中裴楷，当今朝政有什么得失，回答说："陛下承受天命，四海顺从教化，功德却不能同尧、舜时相比，原因只是在于贾充一伙人还在朝中任职而已。应该吸收天下贤明人士，和他们一道弘扬教化，不应该向世人显示自己的个人恩情。"侍中乐安人任恺、河南尹颍川人庾纯都同贾充合不来，贾充想免除他们近侍的职位，于是推荐说任恺忠诚坚贞，应该到东宫任职；皇帝委派任恺担任太子少傅，仍旧是侍中。正值树机能攻劫秦州、雍州，皇帝感到忧虑，任恺说："应该任命一个足智多谋的有威望的大臣去加以镇守、安抚。"皇帝问："谁可以胜任？"任恺于是推举贾充，庾纯也赞成他的意见。秋，七月，二十六日，委派贾充担任都督秦、凉二州诸军

事,保留侍中、车骑将军职务;贾充心里充满怨恨。

10 吴大都督薛珝与陶璜等兵十万,共攻交趾,城中粮尽援绝,为吴所陷,虏杨稷、毛炅等。璜爱炅勇健,欲活之;炅谋杀璜,璜乃杀之。脩则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复能作贼不?"炅犹骂曰:"恨不杀汝孙晧,汝父何死狗也!"王素欲逃归南中[1],吴人获之,九真、日南皆降于吴。吴大赦,以陶璜为交州牧。璜讨降夷佬[2],州境皆平。

11 八月,丙申,城阳王宪卒。

12 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宁州[3]。

13 九月,吴司空孟仁卒。

14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15 十一月,刘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刘钦击破之。

16 贾充将之镇,公卿饯于夕阳亭[4]。充私问计于荀勖,勖曰:"公为宰相,乃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可不辞而自留矣。"充曰:"然则孰可寄怀?"勖曰:"勖请言之。"因谓冯紞曰:"贾公远出,吾等失势;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劝帝纳贾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将纳卫瓘女为太子妃,充妻郭槐赂杨后左右,使后说帝求纳其女。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氏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氏种妬而少子,丑而短、黑。"后固以为请,荀顗、荀勖、冯紞皆称充女绝美,且有才德,帝遂从之。留充复居旧任。

17 十二月，以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袤固辞不受。

18 是岁，安乐思公刘禅卒。

19 吴以武昌都督广陵范慎为太尉。右将军司马丁奉卒⑤。

20 吴改明年元曰凤凰。

【注释】

①南中：地名，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及云南、贵州地区。

②夷佬（lǒi 老）：民族名，佬，原作"獠（lǎo），是古籍中对少数民族仡（gē 戈）佬族的侮辱性称谓，现改之。

③南中四郡：即建宁郡（治今云南曲靖西）、兴古郡（治今云南砚山北）、云南郡（治今云南姚安北）、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 宁州：州名，治今云南晋宁东北晋城镇。

④夕阳亭：地名，一名河亭，在今河南洛阳市西。

⑤右将军司马：据《三国志·吴书·丁奉传》，丁奉这时为右大司马、左军师。本卷下文也称丁奉为右大司马。故本处官名当有讹误。

【译文】

10 吴国大都督薛珝和陶璜等人率领十万兵马，一起攻打交趾，城中粮食用尽，没有外援，被吴军攻陷，俘虏了杨稷、毛炅等人。陶璜喜爱毛炅的勇敢健壮，想留他一命；毛炅谋划杀陶璜，陶璜才杀了他。脩则的儿子脩允，活活地剖开他的肚子，割下他的肝脏，说："还能不能造反？"毛炅仍然骂他说："恨不得杀了他们的孙晧，你的父亲连死狗都不如！"王素想逃回到南中，被吴国人抓获，九真、日南郡都向吴国投降。吴国大赦全国，委派陶璜担任交州牧。陶璜征讨、降服了夷人，州境内都平定了。

11 八月，十九日，城阳王司马宪去世。

12 从益州中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

13 九月，吴国司空孟仁去世。

14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15 十一月，刘猛进犯并州，并州刺史刘钦打败了他。

16 贾充将要前往镇所，公卿大臣在夕阳亭为他饯行。贾充私下里向荀勖询问计策，荀勖说："贾公身为宰相，却被一个平庸的人所制服，不也是太难看了吗？不过这次出征，要推辞的确很难，唯独和太子结下婚姻关系，可以不加推辞而自然地留下来。"贾充说"既然如此，那么这件事可以委托谁办呢？"荀勖说："请让我为你去讲。"于是对冯纯说："贾公调到边地，我们就失去权势了；太子的婚事还没有定下来，为什么不劝皇帝给他娶贾公的女儿呢？"冯纯也赞成这样办。起初，皇帝将要娶卫瓘的女儿做太子的妃子，贾充的妻子郭槐贿赂杨皇后的左右亲近，让皇后劝说皇帝，为太子娶贾充的女儿。皇帝说："卫公的女儿有五种可取之处，贾公的女儿有五种不可取之处：卫氏家族贤明、历代都能生养子女、又长得美丽、修长、白皙；贾氏家族天性善妒、历代子孙少、又长得丑陋、矮小、黝黑。"皇后一个劲地为贾充的女儿说情，荀顗、荀勖、冯纯都称赞贾充的女儿长得极其美丽，而且德才兼备，皇帝于是就答应了他们。留下贾充，仍然担任原来的官职。

17 十二月，委派光禄大夫郑袤担任司空，郑袤坚决推辞，不就任。

18 这一年，安乐思公刘禅去世。

19 吴国委派武昌都督广陵人范慎担任太尉。右将军司马丁奉去世。

20 吴国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凤凰。

八　年

1 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刘猛，屡破之，潜以利诱其左部

帅李恪，恪杀猛以降。

2 二月，辛卯，皇太子纳贾妃。妃年十五，长于太子二岁，妒忌多权诈，太子嬖而畏之。

3 壬辰，安平献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执政，孚常自退损。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礼尤重。元会，诏孚乘舆上殿，帝于阼阶迎拜①。既坐，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衣以时服，敛以素棺。"诏赐东园温明秘器②，诸所施行，皆依汉东平献王故事；其家遵孚遗旨，所给器物，一不施用。

4 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徽表请罪之。帝曰："忠谠之言③，唯患不闻，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遂免徽官。

【注释】

①阼(zuò 作)阶：宫中东面的台阶，是迎接宾客的地方。

②东园：官署名，属少府，负责制作人死丧后所用的器物。　秘器：棺材。

③谠(dǎng 党)：正直的(话)。

【译文】

八年(壬辰，公元 272 年)

1 春，正月，监军何桢征讨刘猛，多次打败他，暗中以钱物引诱他的左部帅李恪，李恪于是就杀了刘猛来归降了。

2 二月，十七日，皇太子娶了贾妃。妃子年龄十五岁，比太子大两

岁，忌妒心强，诡计多端，太子对她又宠幸又害怕。

3 十八日，安平献王司马孚去世，年纪是93岁。司马孚秉性忠诚谨慎，宣帝执政期间，司马孚常常自动退让、谦抑。后来遇到废立国君的时候，从来不参加谋划；景帝、文帝因司马孚在家族中地位尊崇，也不敢加以逼迫。等到皇帝即位，礼遇更为隆重。元旦朝会，诏令司马孚可以坐着车子上殿，皇帝在东面的台阶上迎接拜见。坐下后，皇帝亲自拿着酒杯祝寿，如同家中人行礼一般。皇帝每次行礼，司马孚都跪下制止他。司马孚虽然受到尊崇，并不把它作为一种荣耀，经常面露忧色。临死时，留下遗令："魏国忠贞的士子河内人司马孚，字叔达，不如伊尹和周公，也不如管夷吾和柳下惠，但立身处事，始终如一。死后应该给我穿上平时的衣服，用没有文饰的棺材加以收敛。"诏令赐给他由东园制作的带有漆画和镜子的棺材，各种礼仪用品，都仿照汉代东平献王的旧例；司马孚的家属遵照他的遗嘱，所赐给的器物，全都不使用。

4 皇帝和右将军皇甫陶议论政事，皇甫陶和皇帝发生了争执，散骑常侍郑徽上奏章请对皇甫陶加罪。皇帝说："忠实正直的言论，只是担心听不到，郑徽超越职权，妄加奏议，哪里合我的心意？"于是罢免了郑徽的官职。

5 夏，汶山白马胡侵掠诸种[1]，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讨之。典学从事蜀郡何旅等谏曰："胡夷相残，固其常性，未为大患。今盛夏出军，水潦将降，必有疾疫，宜须秋、冬图之。"晏不听。胡康木子烧香言军出必败；晏以为沮众，斩之。军至观阪[2]，牙门张弘等以汶山道险[3]，且畏胡众，因夜作乱，杀晏，军中惊扰，兵曹从事犍为杨仓勒兵力战而死。弘遂

诬晏，云："率已共反"，故杀之，传首京师。晏主簿蜀郡何攀，方居母丧，闻之，诣洛证晏不反。弘等抄纵兵掠。广汉主簿李毅言于太守弘农王浚曰："皇甫侯起自诸生，何求而反？且广汉与成都密迩，而统于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领[4]，正防今日之变也。今益州有乱，乃此郡之忧也。张弘小竖，众所不与，宜即时赴讨，不可失也。"浚欲先上请，毅曰："杀主之贼，为恶尤大，当不拘常制，何请之有？"浚乃发兵讨弘。诏以浚为益州刺史。浚击弘，斩之，夷三族。封浚关内侯。

初，浚为羊祜参军，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浚为人志大奢侈，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浚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转为车骑从事中郎。浚在益州，明立威信，蛮夷多归附之；俄迁大司农。时帝与羊祜阴谋伐吴，祜以为伐吴宜藉上流之势，密表留浚复为益州刺史，使治水军。寻加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

诏浚罢屯田军，大作舟舰。别驾何攀以为："屯田兵不过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办，后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诸郡兵合万余人造之，岁终可成。"浚欲先上须报，攀曰："朝廷猝闻召万兵，必不听；不如辄召，设当见却，功夫已成，势不得止。"浚从之，令攀典造舟舰器仗。于是作大舰，长百二十步[5]，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

时作船木栖[6]，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郡吾彦取流栖以白吴主曰[7]："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

要。"吴主不从。彦乃为铁锁横断江路。

王浚虽受中制募兵,而无虎符;广汉太守敦煌张敎收浚从事列上⑧。帝召敎还,责曰:"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敎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矣。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

6 壬辰⑨,大赦。

【注释】

①汶(wèn 问)山:郡名,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

②观阪:地名,在今四川灌县西都江堰。

③牙门:低级的武官。

④衿(jīn 金):系衣服的带子。

⑤步:长度单位名。魏晋时期,以6尺为一步,一尺约合今23.1厘米,如此,一步约为139厘米。

⑥木柿(fèi 费):削下来的木片。

⑦建平:郡名,治今四川巫山北。

⑧敎(xiào 校)。

⑨壬辰:本干支日上无月份,据上文"今盛夏出军"一语,当为六月,检《晋书·武帝纪》,正作"六月"。六月癸酉朔,壬辰乃是月二十日。

【译文】

5 夏,汶山郡白马部胡人攻劫各个部落,益州刺史皇甫晏想要出兵征伐。典学从事蜀郡人何旅等规劝他说:"胡人自相残杀,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不会成为大的祸乱。现在盛夏出兵,雨水就要降落,一定会产生疾病瘟疫,应该等到秋、冬时再加以谋划。"皇甫晏不接受。胡人康木子烧香说是出兵一定会失败;皇甫晏认为他挫伤士气,杀了他。军队进到观阪,牙门张弘等人因汶山道路险峻,并且害怕胡人众多,于是在夜晚作乱,杀了皇甫晏,军营中惊恐不安,兵曹

从事犍为人杨仓指挥军队，奋力战斗而死。张弘于是诬陷皇甫晏，说："皇甫晏要带领自己一起谋反"。所以杀了他，把首级传送到京城。皇甫晏的主簿蜀郡人何攀，正居家为母亲守丧，听说了这件事，前往洛阳去证明皇甫晏没有造反。张弘等人放纵兵士，搜劫财物。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弘农人王浚说："皇甫侯从书生进入仕途，有什么必要造反呢？广汉与成都相距很近，却归梁州管辖，原因就在朝廷想以此来控制益州的要害之处，正是为了防备今日这样的事变。现在益州有祸乱，也是广汉这个郡的忧患。张弘的小股乱党，民众不会支持，应该立即前往征讨，不可失去了时机。"王浚想先向上禀报请示，李毅说："杀害自己长官的贼子，罪恶尤其重大，应该不拘泥于常规，有什么必要请示？"王浚于是调兵讨伐张弘。皇帝下诏委派王浚担任益州刺史。王浚进攻张弘，杀了他，灭了他的三族。封王浚为关内侯。

起初，王浚担任羊祜的参军，羊祜十分了解他。羊祜哥哥的儿子羊暨陈说："王浚为人，眼光太高，挥霍浪费，不能单独承当一个方面和重任，应该有所限制。"羊祜说："王浚有很高的才能，将要用来实现他的抱负，完全可以任用。"又迁任为车骑从事中郎。王浚在益州，建立起显著的威信，蛮夷大多归顺了他；不久升为大司马。当时皇帝与羊祜正在私下里商议征伐吴国，羊祜认为征伐吴国应该凭借长江上游的形势，秘密上奏章请留下王浚再担任益州刺史，命令他训练水军。不久，加号为龙骧将军、监益州、梁州诸军事。

诏令王浚废除屯田军队，大造船只。别驾何攀认为："屯田兵只不过五六百人，用来造船不能马上完成，后面的还没完工，前面的已经腐烂。应该从各郡召集一万多兵士来造船，年终就能完工。"王浚想先向上报告，何攀说："朝廷忽然间听说召集一万兵士，一定不会同意；不如擅自召集，假使朝廷加以拒绝，功夫已经完成，从其趋势看是制止不了了。"王浚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令他负责修造船只和兵器。于是建造大兵舰，长一百二十步，可以装载二千多人，用木

料造作城池，建了望台，四面开门，马匹可以在上面奔驰往来。

当时建造船只砍下的木片，布满江面，顺流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吴郡人吾彦拾取流下来的木片，向吴国君主说："晋国一定有攻打吴国的计划，应该增加建平的军队，来堵塞他们的必经之地。"吴国君主不采纳。吾彦于是打造铁链，横断在江面之上。

王浚虽然接到朝廷可以募兵的命令，却没有虎符；广汉太守敦煌人张敦拘捕王浚的从事，向朝廷禀告。皇帝召张敦回京城，责备他说："为什么不秘密启奏而擅自拘捕从事？"张敦说，蜀、汉隔朝廷十分遥远，刘备曾经利用过了，擅自拘捕，臣下还认为是轻的。"皇帝认为他做得对。

6 二十日，大赦天下。

7 秋，七月，以贾充为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充与侍中任恺皆为帝所宠任，充欲专名势而忌恺，于是朝士各有所附，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之曰："朝廷宜壹，大臣当和。"充、恺等各拜谢。既而充、恺以帝已知而不责，愈无所惮，外相崇重，内怨益深。充乃荐恺为吏部尚书，恺侍觐转希；充因与荀勖、冯紞承间共谮之，恺由是得罪，废于家。

8 八月，吴主征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阐世在西陵[1]，猝被征，自以失职，且惧有谗，九月，据城来降，遣兄子玑、璿诣洛阳为任。诏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交州牧，封宜都公。

9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0 敦煌太守尹璩卒[2]。凉州刺史杨欣表敦煌令梁澄领太守。功曹宋质辄废澄，表议郎令狐丰为太守。杨欣遣兵击之，为质所败。

11 吴陆抗闻步阐叛，亟遣将军左奕、吾彦等讨之。帝遣荆州刺史杨肇迎阐于西陵，车骑将军羊祜帅步军出江陵，巴东监军徐胤帅水军击建平以救阐。陆抗敕西陵诸军筑严围，自赤溪至于故市[3]，内以围阐，外以御晋兵，昼夜催切，如敌已至，众甚苦之。诸将谏曰："今宜及三军之锐，急攻阐，比晋救至，必可拔也。何事于围，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凡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皆欲攻阐，抗欲服众心，听令一攻，果无利。围备始合，而羊祜兵五万至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可忧者。假令敌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若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帅众赴西陵。

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土以绝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之，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粮，大费功力。

十一月，杨肇至西陵。陆抗令公安督孙遵循南岸拒羊祜，水军督留虑拒徐胤，抗自将大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兵，皆

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命击之，矢石雨下，肇众死者相属。十二月，肇计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患步阐畜力伺间，兵不足分，于是但鸣鼓戒众，若将追者。肇众凶惧，悉解甲挺走，抗使轻兵蹑之，肇兵大败，祜等皆引军还。抗遂拔西陵，诛阐及同谋将吏数十人，皆夷三族，自余所请赦者数万口。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吴主加抗都护。羊祜坐贬平南将军，杨肇免为庶人。

吴主既克西陵，自谓得天助，志益张大，使术士尚广筮取天下，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④。"吴主喜，不修德政，专为兼并之计。

【注释】

①"阐世"句：孙权时，用步骘为西陵督，骘卒，子协继之。阐，步协之弟。

②璩(qú 渠)。

③赤溪：水名，发源于舟山(今湖北远安西北)，流入长江。故市：吴将步骘所筑之城，在今湖北宜昌郭洲坝。

④青盖：青色的车篷。当时制度，皇太子、皇子为王，所坐的车子用青盖。

【译文】

7秋，七月，委派贾充担任司空，保留侍中、尚书令、统领兵马的职权。贾充和侍中任恺都受到皇帝的宠信，贾充想独占权势而忌妒任恺，于是朝廷官员分别归附他们两人，派别杂乱。皇帝知道了，召贾充、任恺在式乾殿饮宴，对他们说："朝廷应该成为一体，大臣应该和睦相处。"贾充、任恺等各自行礼认错。过后，贾充、任恺因皇帝得知了他们的矛盾而不加斥责，越发没有顾忌，表面上互相推重，内心里怨恨更深。贾充于是推荐任恺担任吏部尚书，任恺侍奉皇帝的机会变得少了；贾充于是和荀勖、冯紞趁着这个时机，共同诋毁

他，任恺因此获罪，免职归于家中。

8 八月，吴国君主征召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步阐家几代驻守西陵，突然被征召，自认为是没有履行职责，并且害怕有谗言诬陷，九月，占据城池前来投降晋国，派遣哥哥的儿子步玑、步璿到洛阳充当人质。皇帝下诏委派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兼领交州牧，封为宜都公。

9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10 敦煌太守尹璩去世。凉州刺史杨欣上奏章，举荐敦煌县令梁澄代理太守职责。郡功曹宋质擅自废掉梁澄，上奏章举荐议郎令狐丰担任太守。杨欣派兵去攻打，被宋质击败。

11 吴国陆抗听说步阐背叛了，立刻派遣将军左奕、吾彦等人去讨伐。皇帝派遣荆州刺史杨肇到西陵迎接步阐，车骑将军羊祜率领步兵进攻江陵，巴东监军徐胤率领水军进攻建平，以援救步阐。陆抗命令西陵各军筑起坚固的围墙，从赤溪一直筑到故市，在内用来包围步阐，在外用来防御晋国军队，日夜催促，就如同敌人已到一般，兵士们十分劳累。各个将领都劝告说："现在应该趁着军队的锐气，赶紧进攻步阐，等晋国的救兵赶到，我们已经攻下来了，何必建筑围墙，来损耗士兵和民众的力量呢？"陆抗说："这座城池地势坚固，粮食也充足，并且各种防备守御的器具，都是我往日规划的，现在反而要去攻打，短时间内不能攻下来。北方的军队到了没有防备，就会内外受敌，怎么能抵御呢！"各个将领都想攻打步阐，陆抗也想使众人心中信服，允许他们攻打一次，果然没有取胜。防御的围墙刚刚完工，羊祜的五万军队就到了江陵。各将领都认为陆抗不应该西上至西陵，陆抗说："江陵城池坚固，兵马充足，没有可担忧的。假使敌人占据了江陵，一定不能防守，我们的损失小。如果晋国占据了西陵，那么南方山区中所有夷人都会骚动，那个祸患是不可估量的！"于是亲自率领军队赶往西陵。

当初，陆抗因江陵的北面，道路平坦易行，命令江陵督张咸建

造大坝拦水,浸润、淹泡平地来阻断进犯和背叛的人。羊祜想利用拦截起来的江水用船只运输粮食,扬言要打破水坝以方便步兵通行。陆抗听说后,命令张咸赶快打破水坝。各将领都很疑惑,多次规劝都不听从。羊祜到了当阳,听说水坝毁坏了,只好不用船只而改用车辆运输粮食,很费功力。

十一月,杨肇到了西陵。陆抗命令公安督孙遵沿着长江南岸抵御羊祜,水军督留虑抵御徐胤,陆抗亲自率领大军,凭借围墙抵抗杨肇。将军朱乔手下的营都督俞赞,逃跑到了杨肇那里。陆抗说:"俞赞是我军中的老武官,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常忧虑的是夷人兵士没有严格训练,如果敌人攻打围墙,一定会先打这个地方。"当即就在黑夜里把夷人兵士调到其他地方,全部以精兵在这个地方防守。第二天,杨肇果然进攻以前由夷人兵士防守的地方,陆抗命令发动反击,箭、石如雨下一般,杨肇的军队死者一个接一个。十二月,杨肇无计可施,乘夜晚逃走。陆抗想追击他们,却担心步阐蓄积力量乘机出动,兵力不足以两面分别使用,于是只是紧擂战鼓,戒令军队,就好像要追击的样子。杨肇的兵士十分害怕,都解下护身衣拔腿飞奔,陆抗命令轻装部队尾随追赶,杨肇的军队大败,羊祜等人都带领军队退回去了。陆抗于是攻下西陵,杀了步阐以及几十个和他同谋的将官,都是杀戮三族,其余请求赦免的有几万人。回到东边的乐乡,陆抗脸上没有一点骄傲的神色,和往常一样的谦逊。吴国君主给陆抗加官为都护。羊祜为此事获罪,降为平南将军,杨肇免去官职,成为平民。

吴国君主在收复西陵以后,自认为得到上天的帮助,野心更加狂妄,命令方术之士尚广卜筮,看夺取天下的吉凶如何,回答说:"吉利。在庚子年,青盖车就会进入洛阳。"吴主君主很高兴,不实行贤明的政治,专门考虑并吞天下的计策。

12 贾充与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与充争言。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1]？"充惭怒，上表解职；纯亦上表自劾。诏免纯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2]。石苞以为纯荣官忘亲，当除名；齐王攸等以为纯于礼律未有违；诏从攸议，复以纯为国子祭酒。

13 吴主之游华里也，右丞相万彧与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密谋曰："若至华里不归，社稷事重，不得不自还。"吴主颇闻之，以彧等旧臣，隐忍不发。是岁，吴主因会，以毒酒饮彧，传酒人私减之。又饮留平，平觉之，服他药以解，得不死。彧自杀；平忧懑[3]，月余亦死。徙彧子弟于庐陵。

初，彧请选忠清之士以补近职，吴主以大司农楼玄为宫下镇，主殿中事。玄正身帅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吴主浸不悦。

中书令领太子太傅贺邵上疏谏曰："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陛下处九天之上，隐百里之室，言出风靡，令行景从；亲洽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将谓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诚非所以保光洪绪，熙隆道化也。何定本仆隶小人，身无行能，而陛下爱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进奸

利。定间者妄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④,老弱饥冻,大小怨叹。《传》曰:'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⑤。'今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官、近臣所在兴事,而长吏畏罪,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又,北敌注目,伺国盛衰,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苇可杭也。愿陛下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圣祖之祚隆矣!"吴主深恨之。

于是左右共诬楼玄、贺邵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谤讪政事,俱被诘责;送玄付广州,邵复原职;既而复徙玄于交趾,竟杀之。久之,何定奸秽发闻,亦伏诛。

【注释】

①高贵乡公:即三国时魏皇帝曹髦。公元260年,曹髦见权归司马氏,亲往讨之,身为魏国中护军的贾充,却指使太子舍人成济刺杀曹髦(详见本书第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本处庾纯提及此事,是揭出贾充老底。

②五府:五个居于公位者所开之府。当时处于公位的五人是太傅何曾、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贾充、骠骑将军司马攸。

③忧懑(mèn 闷):忧虑,抑郁不平。

④麋(mí 迷)鹿:哺乳动物,毛淡褐色,雄的有角,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但从整个来看哪一种动物都不像,故俗称四不像。

⑤"国之兴也"句:出自《左传》哀公元年,原文作"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芥(jiè 介):小草;草介连用,比喻最轻微的、无价值的东西。

【译文】

12 贾充和朝廷官员设宴聚饮,河南尹庾纯唱醉了,和贾充发生

了争执。贾充说："父亲年纪老了，不回家奉养，你真是无天无地了。"庾纯说："高贵乡公在哪里？"贾充恼羞成怒，上奏章请求免职；庾纯也上奏章揭发自己的罪状。皇帝下诏免除庾纯的官职，随之又令五公府评论庾纯行为和礼法是否相合。石苞认为，庾纯只求荣耀的官职而忘记父亲，应该除去名籍；齐王司马攸等人认为，庾纯的行为同礼制法规并不相违背；皇帝下诏依从司马攸的议论，又委派庾纯担任国子祭酒。

13 吴国君主出游到华里，右丞相万彧和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秘密谋议说："如果到了华里还不回京城，国家命运重要，我们不能不自行回去。"吴国君主听到了这个风声，因万彧等人是国家老臣，就加以克制忍耐不显露出来。这一年，吴国君主利用宴会，拿毒酒让万彧喝，送酒的人私下减少了份量。又让留平喝，留平察觉到了，服下其他的药物解除毒性，得以活下来。万彧自杀了；留平心中抑郁不平，一个多月后也死了。把万彧的子弟迁徙到了庐陵。

当初，万彧请求选择忠诚清廉的人来补充近侍人员，吴国君主委派大司农楼玄担任宫下镇，主持殿中事务。楼玄以身作则，依照法令办事，回答君主的提问恳切直率，吴国君主心中渐渐地不高兴。

中书令、兼领太子太傅贺邵上奏疏说："从近年以来，朝中官员派别复杂，是非混淆不清，忠实的人遭到排挤，可靠的臣子被杀害。所以正直的人削去了棱角，而庸碌的臣子随意献媚，揣摩主上意旨加以奉承，各自迎合时尚。人人采用违反事理的评议，士子发出偏离正道的论断，于是使得清高的士大夫变得品格卑污，忠贞的臣子不敢开口讲话。陛下处在皇宫之中，深居在宽阔达一百里的房屋里，一言出口，百姓顺风而从，一声令下，天下即刻响应；亲近信任献媚邀宠的臣子，每天听到迎合心意的言论，还认为这类人的确贤明，天下也已经太平了。臣下听说振兴国家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失，败坏国政的君主喜欢听到对自己的赞美之辞；听到过失的君

主，过失逐日消减而福祥降临；听到赞美的君主，声名逐日下降而灾祸来到。陛下采用严刑峻法来禁止正直的议论，废黜品行高尚的人来堵塞规劝者的口，酒宴中言行稍有不慎，性命难保。任职的以隐退为幸运的事，朝中官员把出任地方官视作福气，这实在不是继承祖先洪大的基业、光大先圣教化的做法。何定本来是奴仆小人，身无德行才能，陛下却喜爱他的花言巧语，给予他极高的职权。小人为谋求升迁，一定要进献奸邪小利，何定近些时胡乱地兴起劳役，调发长江边戍守的兵士来驱赶麋鹿，老弱饥饿寒冷，大小怨恨哀叹。《左传》说：'国家兴盛，把百姓当作婴儿一样看待；国家衰亡，把百姓当作野外的小草。'现在法令变得苛刻，赋役征调更加繁重，宦官、近侍到处兴起劳役，可是地方官员害怕获罪，就劳苦民众尽力完成。所以人民的力量难以负担，每家每户四处离散，愤怒的呼声，损伤了国家祥和的气氛。现在国库中没有一年的储藏，百姓家中没有一月的积蓄，可是后宫中坐享衣食的有一万多人。另外，北方的敌人时刻注目，窥伺着我国的兴衰，长江的险阻，不可长久地依仗，如果我们不能防守，一条芦苇编的筏子就可渡过。希望陛下充实国家的根基，舍弃私情，顺从公道，如此，成康时期的德政就能兴起，圣祖的基业就能扩展！"吴国君主十分憎恨他。

在这时，左右近臣一起诬陷楼玄和贺邵在途中相遇，停下车来，凑近耳朵小声说话，又大声嘻笑，诽谤朝政，两人都遭到了盘查责问；楼玄送交广州看管，贺邵得到恕免恢复旧职；不久，又把楼玄流放到交趾，终于杀了他。过了一段时间，何定的邪恶败露，也被诛杀了。

14 羊祜归自江陵，务脩德信以怀吴人。每交兵，刻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计者，辄饮以醇酒，使不

得言。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送还之。于是吴边人皆悦服。祜与陆抗对境，使命常通：抗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疾，求药于祜，祜以成药与之，抗即服之。人多谏抗，抗曰："岂有鸩人羊叔子哉[1]？"抗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吴主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吴主用诸将之谋，数侵盗晋边。陆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2]，苟无其时，虽复大圣，亦宜养威自保，不可轻动也。今不务力农富国，审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赏，训诸司以德，抚百姓以仁，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3]。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乎？"吴主不从。

羊祜不附结中朝权贵，荀勖、冯紞之徒皆恶之。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清辩；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当以盛名处大位[4]，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军法将斩王戎。衍，戎之从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注释】

①鸩(zhèn 震):用毒酒害人。 羊叔子:即羊祜,祜字叔子。

②钺(yué 越):古兵器,青铜或铁制成,形状像板斧而较大。天子所用的钺是以黄金为饰,象征最高军事权力。有时大臣出征,也授给黄钺以示威重。

③"昔齐"以下几句:此《战国策·齐策》中张仪游说齐湣王之言,而文字略有变化。

④王夷甫:即王衍。

【译文】

14 羊祜从江陵归来后,专意实行仁德、诚信的政策来安抚吴国人。每次交战,限定日期才交锋,不采取偷袭的策略。将领中有想献上诡诈的计谋的,就请他们喝味厚的美酒,让他们不能讲出来。羊祜出兵经过吴国管辖地区,割取谷物充当军粮,都计算占用的数量,送绢帛偿还给主人。每次集合众人在长江、沔水边打猎,常常只限于晋国境内,如果禽兽是先被吴国人打伤的,晋国兵士得到后都送还给他们。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羊祜和陆抗在两国边境对抗,使者经常往来:陆抗给羊祜送酒,羊祜喝下去毫无疑心;陆抗得了病,向羊祜讨药,羊祜把调好的药送给他,陆抗到手就服用。很多人劝陆抗,陆抗说:"怎么会有以毒药害人的羊叔子?"陆抗告诫守边将士说:"他们专心行善,我们一意作恶,这是不交战就自己屈服了。各自保卫好边界而已,不必贪图小利。"吴国君主听说两方边境和平交往,责问陆抗,陆抗说:"乡邑之中都不能没有信义,何况是大国之间呢?臣下如这样做,正好显示了他们的德行,对于羊祜是没有损伤的。"

吴国君主采用将领们的计谋,多次侵夺晋国的边境。陆抗上奏疏说:"从前夏朝罪恶多端,商汤因而发兵征讨,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因而授予斧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机,即便是伟大的圣人,也只能积蓄声威,保全自己,不能轻举妄动。现在不致力发展农业

使国家富裕，考核官吏，任用贤才，订立升降标准，实行赏惩措施，以德行教诲百官，以仁爱安抚百姓，却听任将领们舍身为名，使用全部武力发动战争，军事耗费，一行动就数以万计，兵士疲惫不堪，敌人并不因此而衰弱，我们自己却已大大地损伤了。现在争夺帝王之业却被小利蒙住了眼睛，这是臣子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利益，不是国家最好的策略！从前齐国、鲁国三次交战，鲁国两次获胜，可是很快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在于国力大小有差别。何况现在我国军队所获得的，还补不上所丧失的呢？"吴国君主不接受。

羊祜不攀附、巴结朝中权势人物，荀勖、冯紞一伙人都怨恨他。叔伯外甥王衍曾经到羊祜住处陈述事情，言辞十分清雅、善辩；羊祜不赞同他的话，王衍把衣袖一抖就走了。羊祜回头对宾客说："王夷甫就要因盛大的名望登上高位，然而伤风败俗的，一定是这个人。"等到攻打江陵，羊祜依照军法将要杀死王戎。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所以二人都怨恨他，言谈中多次诽谤羊祜。当时人因此都说："二王要是掌管朝政，羊公就无德行可言。"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

晋纪二　起昭阳大荒落，尽屠维大渊献，凡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

1 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郑袤卒。

2 二月，癸巳，乐陵武公石苞卒。

3 三月，立皇子祗为东海王。

4 吴以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

5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6 初，邓艾之死[1]，人皆冤之，而朝廷无为之辨者。及帝即位，议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邓艾心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诛；艾性刚急，矜功伐善，不能协同朋

类，故莫肯理之。臣窃以为艾本屯田掌犊人，宠位已极，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复何所求？正以刘禅初降，远郡未附，矫令承制，权安社稷。钟会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搆成其事。艾被诏书，即遣强兵，束身就缚，不敢顾望，诚知奉见先帝，必无当死之理也。会受诛之后，艾官属将吏，愚戇相聚[2]，自共追艾，破坏槛车[3]，解其四执；艾在困地，狼狈失据，未尝与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谋，独受腹背之诛[4]，岂不哀哉！陛下龙兴，阐弘大度，谓可听艾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继封其后，使艾阖棺定谥，死无所恨。则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从。会帝问给事中樊建以诸葛亮之治蜀，曰："吾独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邓艾之冤而不能直，虽得亮，得无如冯唐之言乎[5]？"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孙朗为郎中。

7 吴人多言祥瑞者，吴主以问侍中韦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昭领左国史[6]，吴主欲为其父作纪，昭曰："文皇不登极位[7]，当为传，不当为纪。"吴主不悦，渐见责怒。昭忧惧，自陈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不听。时有疾病，医药监护，持之益急。吴主饮群臣酒，不问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至昭，独以荼代之，后更见逼强。又酒后常使侍臣嘲弄公卿，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愆失，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昭以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使群臣不睦，不为佳事，故但难问经义而已。吴主以为不奉诏命，意不忠尽，积前后嫌忿，遂收昭付狱。昭因狱上辞，献所著书，冀以此求

免。而吴主怪其书垢故，更被诘责；遂诛昭，徙其家于零陵。

8 五月，以何曾领司徒。

9 乙未，东海王祗卒。

10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11 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嫁娶。帝使杨后择之，后惟取洁白长大而舍其美者。帝爱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8]，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择之，中选者以绛纱系臂，公卿之女为三夫人、九嫔[9]，二千石、将、校女补良人以下[10]。

12 九月，吴主悉封其子弟为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大赦。

13 是岁，郑冲以寿光公罢。

14 吴主爱姬遣人至市夺民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有宠于吴主，绳之以法。姬诉于吴主，吴主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11]。

【注释】

①邓艾之死：事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②戇(zhuàng 壮)：憨厚而刚直。

③槛(jiàn 监)车：囚禁犯人或装载猛兽的有栅栏的车子。

④腹背之诛：腹在前，背在后，意为前后皆不免于被杀。

⑤冯唐之言：冯唐，西汉官吏，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文帝时为郎中署长。一日，文帝与冯唐交谈，唐向文帝称赞廉颇、李牧的将才，文帝说："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以为文帝不善用人，便说道："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樊建所提"冯唐之言"，即指此次交谈。

⑥左国史：吴国史官，与右国史一道修撰国史。

⑦文皇：指孙皓之父孙和（公元224～253年）。和字子孝，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孙权之子。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立为太子。十三年，因受谗言被废。太元二年（公元252年），封为南阳王，居长沙。次年，为权臣孙峻所杀。皓登帝位后，追谥为文皇帝。

⑧三世后族：卞氏为后者，第一世是指魏武帝曹操卞后。卞后之弟卞秉生卞兰、卞琳，兰孙女为高贵乡公曹髦后，琳女为陈留王曹奂后，共三世。

⑨三夫人、九嫔：据《礼记·曲礼》等典籍记载，古代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等说法。晋武帝采用汉魏之制，制定妃嫔名号，共十二等，贵嫔、夫人、贵人，是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九嫔，位视九卿。

⑩良人：后宫中地位低于妃嫔的宫女。

⑪四望：山名，在今江苏江宁西北。

【译文】

晋纪二　起癸巳（公元273年），止己亥（公元279年），共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癸巳，公元273年）

1 春，正月，二十二日，密陵元侯郑袤去世。

2 二月，二十五日，乐陵武公石苞去世。

3 三月，立皇子司马祗为东海王。

4 吴国任命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

5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6 当初，邓艾的死，人们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然而朝廷中却没有人为他辩白。等到武帝即位时，议郎敦煌人段灼上奏章说："邓艾心怀一片忠诚却蒙受谋反的罪名，平定巴蜀而父、母、妻三簇却遭到杀戮；邓艾秉性固执急躁，爱夸自己的功劳和长处，不能和同僚和谐相处，所以没有人为他申诉。臣私下以为，邓艾本来是屯田上一个养牛的农夫，后来得到君王宠任，位极人臣，功名已经成就，七十岁的人了，还有什么需求呢？只不过由于刘禅刚投降，边远郡县

还没归附,就矫称得到君令,承受制命,权且稳定社会秩序。钟会有谋反之心,畏惧邓艾的声威,便利用邓艾表面上违反君令这一点,捏造出邓艾谋反之事。邓艾接到诏书,就遣散强劲的士卒,甘愿接受捆绑,不敢有丝毫犹豫,确实是因为他知道见到先帝后,一定不会有被判处死罪的道理。钟会被杀以后,邓艾的部属将吏,愚蠢地聚集起来,自行决定追回邓艾,砸坏了囚车,解除了邓艾的束缚;邓艾处于这窘困的境地,进退两难。他从未和心腹之人有什么预定的谋划,却怎么也免不了被杀,这不是很悲哀的事吗?陛下开创新朝,气量宏大,说是可准许邓艾归葬祖墓,偿还他的土地房舍,把平蜀之功封给他的后代,使得邓艾盖棺以后,论定谥号,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如此则天下追求声名的人士、想要建立功业的臣子,必定会赴汤蹈火,乐于为陛下效死命了!"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却没有采纳。正巧皇帝向给事中樊建询问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政策,说:"我难道就得不到像诸葛亮一样的贤人来做臣属吗?"樊建跪拜行礼,说:"陛下了解邓艾的冤屈却不能纠正,即使得到了像诸葛亮一样的人,该不会像冯唐说的那样吗?"皇帝笑着说:"你的话启发了我的心思。"于是任命邓艾的孙子邓朗为郎中。

7 吴国有不少人谈论吉祥的预兆,吴国君主向侍中韦昭询问此事,韦昭说:"这些东西就如同平民家庭筐篋中寻常的物件而已!"韦昭兼领左国史,吴国君主想要为他的父亲作本纪,韦昭说:"文皇没有登过帝位,应当是列传,不应作本纪。"吴国君主不高兴,韦昭渐渐受到责难。韦昭心中担忧害怕,自己陈述年老体衰,请求免去侍中、左国史两个官职,不被批准。当时他正有疾病,需要医疗看护,要求辞职的心意更为急迫。吴国君主和群臣喝酒,不管能喝不能喝,一律以七升为标准。轮到韦昭,独自以茶代酒,后来也被强迫喝酒。吴国君主又在酒醉后,常常命令侍臣嘲笑玩弄公卿,以揭露别人的隐私短处为乐事;群臣偶尔有点缺失,就被捆绑起来,甚至于被诛杀。韦昭以为,这些行为在外面是互相伤害,在心里却增长

怨恨，致使群臣关系不和睦，不是好事情，所以只是互相辩论经书大义而已。吴国君主以为韦昭不接受诏令，心意不忠诚，于是积累前后的怨愤，下令收禁韦昭，交付刑狱。韦昭在狱中上言，呈献所写的著作，希望因此免于一死。但是吴国君主责怪他的书籍污秽陈旧，反而更被责罚；于是杀了韦昭，把他的家属迁徙到零陵。

8 五月，任命何曾兼任司徒。

9 六月，二十九日，东海王司马祗去世。

10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1 下诏选择公卿以下官员的女儿，以充实六宫，若有藏匿者，以不敬的法律条文论罪。采选完毕以前，暂时禁止天下的婚嫁。皇帝命令杨皇后去选择，皇后只选取洁白高大的女子，而不选取美丽的女子。皇帝喜爱卞氏的女儿，想留下来。皇后说："卞氏是出了三代皇后的家族，不可以委屈她处于低贱的地位。"皇帝发怒了，于是就亲自选择，选中的人用大红纱巾系住手臂，公卿的女儿作为三夫人、九嫔，二千石、将、校的女儿补充到良人及其之下的侍女行列中。

12 九月，吴国君主分封所有的子弟，十一人皆为王，每人给予三千士兵，大赦全国。

13 这一年，郑冲以寿光公的爵位去职。

14 吴国君主喜爱的姬妃派人到市集中掠夺百姓的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一向为吴国君主所宠幸，就对这些掠夺者依法惩处。姬妃向吴国君主申诉，吴国君主发怒了，借其他的事情，烧红锯子割断陈声的头颅，把他的躯体抛弃在四望山下。

十 年

1 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2 闰月，癸酉，寿光成公郑冲卒。

3 丁亥，诏曰："近世以来，多由内宠以登后妃，乱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为正嫡[1]。"

4 分幽州置平州。

5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6 诏又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人入宫选之[2]，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

7 夏，四月，乙未，临淮康公荀顗卒。

8 吴左夫人王氏卒。吴主哀念，数月不出，葬送甚盛。时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骄横。吴主舅子何都貌类吴主，民间讹言："吴主已死，立者何都也。"会稽又讹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奋母仲姬墓在豫章[3]，豫章太守张俊为之扫除。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议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吴主怒，收诞系狱。诞惧，功曹邵畴曰："畴在，明府何忧[4]？"遂诣吏自列曰："畴厕身本郡，位极朝右，以噂喈之语[5]，本非事实，疾其丑声，不忍闻见，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墨，镇躁归静，使之自息。故诞屈其所是，默以见从。此之为愆，实由于畴。不敢逃死，归罪有司。"因自杀。吴主乃免诞死，送付建安作船。遣其舅三郡督何植收奚熙。熙发兵自守，其部曲杀熙，送首建业。又车裂张俊，皆夷三族；并诛章安侯奋及其五子。

9 秋，七月，丙寅，皇后杨氏殂[6]。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为嗣，常密以访后；后曰："立子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也？"镇军大将军胡奋女为贵嫔，有宠于帝，后疾笃，恐帝

立贵嫔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骏女芷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帝流涕许之。

10 以前太常山涛为吏部尚书。涛典选十余年，每一官缺，辄择才资可为者启拟数人，得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之。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言之于帝。帝益亲爱之。涛甄拔人物，各为题目而奏之，时称"山公启事"。

涛荐嵇绍于帝，请以为秘书郎；帝发诏征之。绍以父康得罪[7]，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况于人乎！"绍乃应命，帝以为秘书丞。

初，东关之败[8]，文帝问僚属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安东司马王仪，脩之子也[9]，对曰："责在元帅。"文帝怒曰："司马欲委罪孤邪？"引出斩之。仪子哀痛父非命，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未尝西向而坐[10]，庐于墓侧，旦夕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11]，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为之废《蓼莪》[12]。家贫，计口而田，度身而蚕；人或馈之，不受，助之，不听。诸生密为刈麦，哀辄弃之，遂不仕而终。

臣光曰：昔舜诛鲧而禹事舜，不敢废至公也。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嵇绍苟无荡阴之忠[13]，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

【注释】

①妾媵(jìng 映):古代诸侯贵族女子出嫁,从嫁的妹妹或侄女称媵,后通称侍妾为妾媵。

②良家:指所谓家世清白即不从事医巫商贾百工等职业的家庭,通常为民间地主。

③豫章:郡名,治今江西南昌。

④明府:汉魏以来对太守的敬称。明为贤明之意,府为郡守居所(故太守又称府君)。

⑤噂喈(zǔn tā 撙踏):议论纷纭。

⑥殂(cú 徂):死亡。

⑦"绍以"句:嵇康以非议商汤和周武王改朝换代,影射司马昭将篡权而被杀,详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

⑧东关之败:指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安东将军司马昭统领诸军伐吴,在东关大败一事,详见本书第七十五卷魏邵陵厉公嘉平四年。东关,在今安徽巢县东南。

⑨王脩:汉魏之际官吏。字叔治,北海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汉献帝时官至魏郡太守,魏国初建,为大司农郎中令,徙奉尚,卒于官。

⑩"未尝"句:王裒家住城阳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晋都洛阳在其西,裒誓不仕晋,故不"西向而坐"。

⑪劬(qū 渠)劳:劳累。

⑫《蓼莪》:《诗经》篇名。蓼(lù 录),形容植物高大;莪(é 额),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针,花黄绿色,头状花序,生在水边。

⑬荡阴之忠: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兵败荡阴(今河南汤阴),侍从皆散,嵇绍独自以身卫帝,后被杀。详见本书第八十五卷惠帝永兴元年。

【译文】

十年(甲午,公元274年)

1 春,正月,初二,发生日食。

2 闰月,十一日,寿光成公郑冲去世。

3 二十五日，皇帝下诏说："近代以来，有不少由宠幸的姬妾而登上皇后贵妃地位的，淆乱了尊卑的秩序。从现在起，不能够以侍妾为正室。"

4 从幽州中分出郡县置立平州。

5 三月，初二，发生日食。

6 皇帝又下诏求取良家与下级将吏家的女子入宫，以备选择，母女在宫中号啕痛哭，声音传到宫外。

7 夏，四月，二十八日，临淮康公荀颢去世。

8 吴国左夫人王氏去世。吴国君主悲切地思念她，几个月不出宫门，送葬的礼仪十分隆重。这时何氏由于太后的缘故，宗族骄纵横行。吴国君主舅父的儿子何都，相貌很像吴国君主，民间谣传说："吴国君主已死了，继位的是何都。"会稽郡又谣传："章安侯孙奋就要做天子了。"孙奋的母亲仲姬的坟墓在豫章郡，豫章太守张俊为此替他扫除坟墓。临海太守奚熙写信给会稽太守郭诞，非议国家政策；郭诞只是上告了奚熙的信件，没有禀报民间谣传。吴国君主发怒了，逮捕郭诞入狱。郭诞害怕了，功曹邵畴说："有我邵畴在，明府何必担忧？"于是前往官府自己陈述说："我在本郡任职，职位最高。以为民间纷杂的话语，本来不是事实，又厌恶它的丑陋，不忍心让君主听见，想要隐藏污垢，不形之于文字，止住浮躁之言使之归于平静，谣言就自然消失了。所以郭诞屈从我自以为是的意见，默默地听从了。这样造成的过失，实在是由于我的缘故。我不敢逃避刑诛，所以向有司自首认罪。"于是就自杀了。吴国君主这才免去郭诞的死刑，送交到建安去修造船只。派遣舅父三郡督何植收捕奚熙。奚熙调兵防守，他的部曲杀了他，将他的首级送到建业。又把张俊车裂了，他和奚熙的三族都尽遭杀戮；同时，还杀死了章安侯孙奋和他和五个儿子。

9 秋，七月，初六，皇后杨氏逝世。起初，皇帝因为太子不聪慧，担心他不能做嗣君，曾经私下里探询皇后；皇后说："确立子嗣，是依

据长幼而不是贤愚,怎么可以改动呢?"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为贵嫔,很得皇帝的宠爱,皇后病重,担心皇帝会把贵嫔立为皇后,造成太子地位不稳,躺在皇帝的膝盖上哭着说:"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有美德有姿色,希望陛下选入以充六宫。"皇帝流着眼泪答应了她。

10 皇帝委派前太常山涛担任吏部尚书。山涛主持官吏选拔十多年,每当一个官职缺额,就选择几个才能和资历适合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准备上奏,得知皇帝心中对某人有所偏向,然后明显地进奏上去。皇帝所用的人,有的不是山涛列在首位的人,众人不了解这个情况,以为山涛不分轻重随意选拔,就向皇帝进言。皇帝因此更亲近喜爱他。山涛甄别选拔人物,都逐一写出简单评语而后上奏,当时人称作"山公启事"。

山涛向皇帝推荐嵇绍,请求任命他为秘书郎;皇帝发诏书征召。嵇绍因为父亲嵇康获罪被杀,闭门隐居,想推辞不受。山涛对他说:"为你着想多时了,天地四时,尚且有变化,何况是人呢?"嵇绍于是接受命令,皇帝委派他做秘书丞。

起初,东关战役失败,文帝问下属官员说:"最近的战事,该谁担负失败的责任?"安东司马王仪,是王脩的儿子,他回答说:"责任在主帅。"文帝发怒说:"司马想要把罪责推给我吗?"拉出去杀了他。王仪的儿子王裒痛心父亲遭遇意外灾祸而死,隐居教书,三次诏书征召、七次官府任命,都不赴任。从来没有面朝西方坐过,在父墓旁造了个草房,早晚扒在柏树上悲恸地号哭,眼泪滴在树上,树因此而枯萎了。诵读《诗经》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没有不多次流泪的,弟子们因此而不敢讲习《蓼莪》。家中贫穷,计算人口而后耕种田地,估量身材而后栽树养蚕;有人向他赠送财物,不接受;帮助他,不答应。弟子们私下里替他割麦子,王裒就把麦子抛弃,于是一生不做官,死于家中。

臣司马光以为:从前舜杀死了鲧而禹却侍奉舜,是不敢废

弃公事。嵇康、王仪，都是以不当得到的罪名而死的，嵇绍、王裒不在晋朝当官，是可以的；嵇绍如果没有荡阴之役中表现出来的忠诚，恐怕不会避免君子们的讥评吧！

11 吴大司马陆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方，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1]，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宦官开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并力备御，庶几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及卒，吴主使其子晏、景、玄、机、云分将其兵。机、云皆善属文，名重于世。

初，周魴之子处，膂力绝人，不修细行，乡里患之。处尝问父老曰："今时和岁丰而人不乐，何邪？"父老叹曰："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父老曰："南山白额虎[2]，长桥蛟[3]，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杀之，因投水，搏杀蛟；遂从机、云

受学，笃志读书，砥节砺行，比及期年，州郡交辟。

12 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阳陵。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博士陈逵议，以为"今时所行，汉帝权制；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尚书杜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4]，既葬除服，谅闇以居[5]，心丧终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6]，此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7]，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子之于礼，存诸内而已；礼非玉帛之谓[8]，丧岂衰麻之谓乎！太子出则抚军，守则监国，不为无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谅闇终三年。"帝从之。

臣光曰：规矩主于方圆，然庸工无规矩则方圆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于哀戚，然庸人无衰麻则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诗[9]，正为是矣。杜预巧饰《经》、《传》以附人情，辩则辩矣，臣谓不若陈逵之言质略而敦实也。

13 九月，癸亥，以大将军陈骞为太尉。

14 杜预以孟津渡险[10]，请建河桥于富平津[11]。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固请为之。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无所施其巧。"

15 是岁，邵陵厉公曹芳卒。初，芳之废迁金墉也，太宰中郎陈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遂称疾不出，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孙有婚宦大事，辄密谘焉，合者则色无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乔等三人，

并弃学业，绝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加赐帛百匹，乔以父疾笃，辞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16 吴比三年大疫。

【注释】

①“自步阐”句：步阐降晋，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

②南山：泛指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境内南部诸山。

③长桥：地名，在今江苏宜兴境内。

④齐（zī 资）：即齐衰（cuī 崔），丧服名。为五种丧服之一，次于斩衰。以粗麻布做成，因其辑边缝齐，故称齐衰。 斩：即斩衰，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左右及下边不缝。

⑤谅闇：也作“亮阴”、“梁闇”、“凉阴”。有二说，一说为天子、诸侯居丧之称，一说为居丧之所，即凶庐。本处意为后者。

⑥“故周公”句：事见《尚书·无逸》。

⑦“叔向”句：事见《左传》昭公十五年。

⑧礼非玉帛：语出《论语·阳货》。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⑨《素冠》：《诗经》中的一首悼亡诗。

⑩孟津：地名，一名盟津，亦称武泽，在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

⑪富平津：地名，在今河南孟县西南。

【译文】

11 吴国大司马陆抗病重，呈上奏章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又处在上流，两面受敌。若是敌人乘船顺流而下，就像星奔电驰，不是可以依靠其他部队增援所能拯救危困的。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而不只是国土受到侵占的小危害。臣下的父亲陆逊，从前在西部边境进言说：‘西陵是国家西边的门户，虽说容易防守，也还容易丧失。如果失守的话，不光是失去了一个郡，整个荆州都不是吴

国所有了。假若有了忧虑,应该动用全国的力量来争夺。'臣下以前乞请屯驻三万精兵,而主事的官员依据旧例,不肯派兵前来。自从步阐反叛以后,兵员更加减少。现在臣下统领千里土地,对外抗拒强敌,对内安抚各个蛮族。可是上下现在的士卒,才只几万人,羸弱疲弊,已有很长时间,很难应付突发事件。臣下愚蠢地认为,各个王子都很年幼,不必使用兵马来妨害重大事务。此外,黄门宦官实行占募制度,士兵百姓为避免徭役,逃去列入占募名册中。请求特地下诏检查,全部清理出来,用来补充国土上常常受到敌人侵略的地方,使得臣下所统辖的部队,足足地达到八万,简省各种杂务,同心协力进行防御,差不多就可以没有忧虑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十分值得忧虑了。臣下死了以后,请求关注西部边境的安全。"在陆抗去世后,吴国君主命令他的儿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别统领他的士卒。陆机、陆云都擅长写作文章,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

起初,周鲂的儿子周处,体力超过一般人,不讲究小节,乡里中都把他当他祸害。周处曾经询问乡里管事人说:"现在四时和顺、年岁丰足,可是民众却不快乐,是为什么啊?"管事人说:"三个祸害不除掉,有什么快乐?"周处说:"是哪三个祸害?"管事人说:"南山中的白额老虎,长桥下的大蟒蛇,连同你就是三个祸害了。"周处说:"如果乡里所憎恶的只有这些,我能除掉。"于是进入南山寻找老虎,射死了它,跳入水中,击杀了大蟒蛇;随后就跟随陆机、陆云求学,专心致志地读书,磨炼品行,刚到一年,州郡交相辟召。

12 八月,十九日,把元皇后安葬在峻阳陵。皇帝和群臣除去丧服,博士陈逵加以评论,认为"现在所实行的,是汉朝皇帝的权宜之制;太子不担当国家大政,自然应该穿完孝服。"尚书杜预认为:"古时候天子、诸侯对于父母的三年之丧,开始时如同百姓一样穿上齐衰、斩衰的丧服,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静默不言地居住,以服心丧来完成丧制。所以周公不说殷高宗服丧三年,而说是'谅阴',这是服心丧的明文;叔向不讥讽周景王除去丧服,而讥讽他饮宴享乐太

早，表明葬礼之后应该除去丧服，周景王只不过违背了谅阴的礼节。君子对于礼节，关键的是保存在心目之中；礼不只是指玉帛等礼器而说的，丧礼又哪里只是穿上丧服的意思呢？太子出朝要抚慰军队，留守要代行处理国政，不能算没有国事，应该改不时之哭为朝夕一哭，除去丧服，以静默不言来行完三年的丧礼。"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臣司马光以为：圆规和曲尺是用来画方形和圆形的，如此，平庸的工匠没有圆规和曲尺，方形和圆形的器物就不可能制作出来；丧服是用来表达悲痛哀伤的心情的，如此，通常的人没有丧服，悲痛哀伤的心情就得不到安慰。《素冠》这首诗，就正是为这而写的。杜预巧妙地假托《书经》、《左传》来附和人们的议论，论善辩是够善辩的了，臣下却以为不如陈逵的议论那样质朴简要、厚重诚实。

13 九月，初四，委派大将军陈骞担任太尉。

14 杜预因孟津渡口危险，请求在富平津建造一座跨河桥梁。议事的人认为："殷代、周代在这里建都，经历很多圣君贤臣而不建造桥梁，一定有不能建桥的原因。"杜预坚决地请求建造。等到桥梁建成时，皇帝率领文武百官亲临聚会，举着酒杯对杜预说："不是您，这座桥造不起来。"回答说："不是陛下的圣明，臣下也不能施展技巧。"

15 这一年，邵陵厉公曹芳去世。当初，曹芳被废，迁到金墉城，太宰中郎陈留人范粲身穿百姓服装去送别，悲哀的声音感动了周围的人；于是就称说有病不再出门，佯装发疯，不再说话，住在乘坐的车中，脚不再踏土地。子孙们有婚姻、任官的大事，就秘密地去征询他的意见，合意的，神色就没有变化，不合意的，就睡不好觉，妻子儿女就凭这些了解他的心意。儿子范乔等三人，都抛弃学业，不和世人交往，在家中侍养父母，足迹不出乡里。等到皇帝即位时，下诏以二千石官吏的俸禄养病，另外赏赐绢帛一百匹，范乔因父亲病

重，推辞不敢接受. 范粲不言语，总共三十六年，八十四岁时，死在寝卧的车上。

16 吴国连续三年发生大瘟疫。

咸宁元年

1 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2 吴掘地得银尺，上有刻文；吴主大赦，改元天册。

3 吴中书令贺邵中风不能言，去职数月。吴主疑其诈，收付酒藏[1]，掠考千数，卒无一言，乃烧锯断其头，徙其家属于临海。又诛楼玄子孙[2]。

4 夏，六月，鲜卑拓跋力微复遣其子沙漠汗入贡[3]，将还，幽州刺史卫瓘表请留之，又密以金赂其诸部大人离间之。

5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6 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7 大疫，洛阳死者以万数。

【注释】

①酒藏(zàng 葬)：官署名，职掌不明，原当为宫中藏酒之处，后被用作考掠犯人之所。

②“又诛”句：诛楼玄事，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

③“鲜卑”句：拓跋沙漠汗初次入贡，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

【译文】

咸宁元年(乙未,公元275年)

1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吴国挖地得到一根银尺,上面刻有文字;吴国君主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册。

3吴国中书令贺邵中风,不能说话,离职好几个月。吴国君主怀疑他伪装,收捕后交付酒藏,严刑拷打以千计数,始终不说一句话,于是烧红锯子割断他的头颅,把他的家属迁徙到临海。又杀死楼玄的子孙。

4夏,六月,鲜卑族拓跋力微再次派遣他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入朝贡献,将要回去,幽州刺史卫瓘上表请求留下他,又秘密地用金银财宝贿赂各部落的大人,来离间他们。

5秋,七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6冬,十二月,初五,追尊宣帝庙号为高祖,景帝为世宗,文帝为太祖。

7大瘟疫,洛阳死的人数以万计。

二 年

1春,令狐丰卒,弟宏继立,杨欣讨斩之。

2帝得疾甚剧,及愈,群臣上寿。诏曰:"每念疫气死亡者,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难邪?"诸上礼者,皆绝之。

初,齐王攸有宠于文帝,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1]。临终,为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恩王事而泣,执攸手以授帝。太后临终,亦流涕谓

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属意于攸。攸妃,贾充之长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婿[2],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修素恶荀勖及左卫将冯紞倾谄,勖乃使紞说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齐王为公卿百姓所归,太子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帝阴纳之,乃徙和为光禄勋,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

3 吴施但之乱[3],或谮京下督孙楷于吴主曰:"楷不时赴讨,怀两端。"吴主数诘让之,征为宫下镇、骠骑将军。楷自疑惧,夏,六月,将妻子来奔,拜车骑将军,封丹阳侯。

秋,七月,吴人或言于吴主曰:"临平湖自汉末莎塞[4],长老言:'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近无故忽更开通,此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之祥也。"吴主以问奉禁都尉历阳陈训,对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者,将有衔璧之事[5],非吉祥也。"

或献小石刻"皇帝"字,云得于湖边;吴主大赦,改元天玺。

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吴主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会稽太守车浚公清有政绩,值郡旱饥,表求振贷,吴主以为收私恩,遣使枭首。尚书熊睦微有所谏,吴主以刀环撞杀之[6],身无完肌。

4 八月,己亥,以何曾为太傅,陈骞为大司马,贾充为太尉,齐王攸为司空。

5 吴历阳山有七穿骈罗,穿中黄赤,俗谓之石印,云:"石

印封发，天下当太平。”历阳长上言石印发，吴主遣使者以太宰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书石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⑦。”还以闻。吴主大喜，封其山神为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纪。

【注释】

①“儿为”句：事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② 二婿：指司马攸及武帝太子司马衷。

③“吴施但”句：施但之乱，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

④临平湖：湖名，在今浙江余杭南。　蒙（hui 会）：土地荒芜，长满杂草。

⑤衔璧：口含璧玉，比喻战败投降。古代国君死后，装殓时口中含玉，故战败出降者衔璧以表示国亡当死。

⑥环（huán 环）：金属器物中圆形中央有孔可穿系者。

⑦“楚九”六句：意为“楚国的九州成沙洲，吴国的九州建城池，扬州人士，当作天子，四世治理，太平开始。”

【译文】

二年（丙申，公元276年）

1 春，令狐丰去世，弟弟令狐宏继任，杨欣征伐，杀了他。

2 皇帝得病十分严重，等到病好了，群臣前去祝福。下诏曰：“每当想到感染瘟疫而死去的人，就为他们感到悽怆。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的病好了，就忘记了百姓的艰难困苦呢？”所有送礼品的，一概拒收。

当初，齐王司马攸得到文帝的宠爱，每次见到司马攸，就拍着床叫着他的小名说：“这是桃符的座位！”好几次几乎立为太子。文帝临终时，对皇帝叙述汉代的淮南王、魏国的陈思王的故事，并哭泣起来，握着司马攸的手交给皇帝。太后临终，也流着眼泪对皇帝

说："桃符性格急躁，可是你作为兄长又不慈爱，我如果一病不起，担心你一定容不下他，因此嘱咐你，不要忘记了我的话！"在皇帝病重时，朝野人士都归心于司马攸。司马攸的妃子，是贾充的长女。河南尹夏侯和对贾充说："您的两个女婿，亲疏相同，立君主当立有德者。"贾充不作回答。司马攸一向讨厌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的狡诈阴险，荀勖于是让冯紞对皇帝说："陛下前些时的病如果好不了，齐王为公卿百姓所归附，太子虽然想让位，又怎能免于死亡呢！应该派他回到封国，以使国家安定。"皇帝暗中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把夏侯和调任光禄勋，收回了贾充的兵权，但官位待遇没有改变。

3 吴国施但叛乱，有人向吴国君主诬告京下督孙楷说："孙楷不即时前去征讨，心怀两端。"吴国君主多次责备他，征调为宫下镇、骠骑将军。孙楷疑虑恐惧，夏，六月，带领妻子儿女前来投降，任命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

秋，七月，吴国有人对吴国君主说："临平湖从汉末以来就荒芜淤塞了，老年人说：'这个湖淤塞了，天下就要大乱；这个湖开通了，天下就会太平。'近来无缘无故忽然又开通了，这是天下就要太平，青色车盖进入洛阳的吉兆。"吴国君主将这事询问奉禁都尉历阳人陈训，回答说："臣下只能观望云气，不能通晓湖的开通淤塞里面的道理。"退朝后告诉他的朋友说："青色车盖进入洛阳，将发生口含璧玉的事，不是吉祥的预兆。"

有人献上刻有"皇帝"字样的小石块，说是从湖边找到的；吴国君主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玺。

湘东太守张咏不出人头税，吴国君主派人到太守府杀了他，将他的首级传示各郡。会稽太守车浚公正清廉，很有政绩，当郡内因干旱发生饥荒时，上表请求赈济，吴国君主认为这是捞取个人恩惠，派遣使者去砍头示众。尚书熊睦稍有规劝，吴国君主就用刀环撞死了他，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肌肤。

4 八月，二十一月，委派何曾担任太傅，陈骞担任大司马，贾充担

任太尉，齐王司马攸担任司空。

5 吴国历阳山上有七个洞孔并列，洞孔里面黄中带红，世俗之人把它称为石印，说："石印的封盖打开后，天下就会太平。"吴国君主派遣使者用牛、羊、猪三牲去祭祀。使者制作长梯，登上石洞，用朱砂在石面上书写说："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归来后禀告了这件事。吴国君主十分高兴，封历阳山山神为王，大赦全国，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天纪。

6 冬，十月，以汝阴王骏为征西大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皆开府辟召，仪同三司。

祜上疏请伐吴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吴、会[1]，庶几海内得以休息；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兵役无时得息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是以来，十有三年矣。夫谋之虽多，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全者，谓其势均力敌耳。若轻重不齐，强弱异势，虽有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国，非不险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无战心，诚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刘禅请降，诸营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于此际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

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2],徐、扬、青、兖并会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吴缘江为国,东西数千里,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保,还趣城池,去长入短,非吾敌也。官军县进,人有致死之志,吴人内顾,各有离散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帝深纳之。而朝议方以秦、凉为忧,祜复表曰:"吴平则胡自定,但当速济大功耳。"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勖、冯紞尤以伐吴为不可。祜叹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唯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帝意合,赞成其计。

7 丁卯,立皇后杨氏,大赦。后,元皇后之从妹也。美而有妇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于宗庙,异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帝许之。

十二月,以后父镇军将军骏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尚书褚䂮、郭奕皆表骏小器[3],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从。骏骄傲自得,胡奋谓骏曰:"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世,与天家婚[4],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为损益

乎？”

【注释】

①“先帝”二句：西平巴蜀、南和吴会，分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②平南：指平南将军胡奋。　豫州：指豫州刺史王戎。

③碧（lüè 掠）。

④天家：天子之家。

【译文】

6冬，十月，委派汝阴王司马骏担任征西大将军，羊祜担任征南大将军，都设立府第，自行选用官吏，礼仪与三公相同。

羊祜上奏疏，请求征伐吴国，说：“先帝在西面平定了巴、蜀，在南面同吴、会讲和，天下差不多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吴国又违背信义，使边境战事重新兴起。机运虽然是上天赐予的，但是功业一定要靠人力才能成就，不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消灭敌人，战斗就没有停息的时候。平定蜀国的时候，天下人都说吴国就要一起灭亡了，从那时以来，已有十三年了。谋事的人虽然多，决断的却只要君主一人。凡是因地势险要得以保全的，是因势均力敌的缘故。如果国力轻重不相等，强弱有差距，即使有险要的地势，也不能保全。蜀国的地势，不是不险要，都说是一人拿着武器，千人都不能抵挡。等到进兵的时候，竟然没有遇到屏障的阻碍，乘着胜利席卷蜀国，直接打到成都，汉中的各个城池，都像鸟归了窝而不敢出来，并不是没有作战的意图，实在是力量不足以相抗衡。等到刘禅请求投降，各个军营壁垒都逃散一空。现在长江、淮河的险阻赶不上剑阁，孙皓的残暴超过刘禅，吴国人的困苦比巴、蜀更严重，可是大晋的兵力比往日还强盛，不在这个时候平定天下，反倒设置兵力固守，让天下民众受征战戍守的困苦，兵将由强盛而到衰老，是不能持久

的。现在如果率领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一起东下，荆、楚的士众进到江陵，平南将军、豫州刺史的军队直接指向夏口，徐州、扬州、青州、兖州的军队一起在秣陵会合；以僻处一隅的吴国而抵挡天下的兵马，力量分散，所防备的地方都形势危急。巴郡、汉中的奇兵出其不意，攻击薄弱的地方，一个地方崩溃了，全国上下就会动荡不安，即使智慧卓越的人，也不能为吴国想出好计谋来。吴国依凭长江建立国家，东西几千里长，受敌的地区广大，没有安宁的时候。孙皓放肆无忌，对臣下颇多猜疑，将领在朝中不被信任，士兵在野外遭受困苦，没有保全国家的谋略和持久不变的思想；平常的时候，就怀有去留的心思，我国军队到达时，一定有响应的人，终究不会同心协力地拼死一战，这是可以知道的。吴国的特点是行动急速而不能持久，弓弩戟盾等兵器赶不上中原；只有水战是他们所擅长的，一进入他们的境内，长江就不再为他们所据有，回到城池中去，失去了长处而用短处，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我国军队孤军深入，人人有拼死战斗的志向，吴国人顾及家室，各自都有离散的心思。这样，出兵不超过三个月，就一定可以取胜。"皇帝深深地同意这个建议。可是朝廷官员的意见，正在忧虑秦州、凉州的安危。羊祜再次上奏说："平定了吴国，胡人就自然安定了，只是应该迅速成就大功而已。"议事的人大多不赞同，尤其是贾充、荀勖、冯纨，认为不能征伐吴国。羊祜叹息说："天下不如意的事，十中常占七八。上天给与了不去求取，岂不是亲身经历这事的人日后的遗憾吗？"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和皇帝的心意相合，赞同羊祜的谋略。

二十一日，立杨氏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是元皇后的堂妹，又美丽又有妇德。皇帝刚娶皇后时，皇后的叔父杨珧上奏章说："自古以来，一个家庭出两个皇后，没有能够保全宗族的。乞求在宗庙中收藏这篇奏章，日后发生了臣下所预言的事，能借此免除灾祸。"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十二月，委派皇后的父亲镇军将军杨骏担任车骑将军，封为临

晋侯。尚书褚䂮、郭奕都上奏章说杨骏器量狭小，不能担负国家重任。皇帝不接受。杨骏傲慢自负，胡奋对杨骏说："你想依仗女儿更加强横吗？遍观前代，和皇帝家结亲，从来没有不被灭族的，不过是早晚的事而已。"杨骏说："你的女儿不是也在皇帝家吗？"胡奋说："我的女儿给你的女儿作婢女罢了，怎么能对我产生什么利弊呢？"

三　年

1 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2 立皇子裕为始平王；庚寅，裕卒。

3 三月，平虏护军文鸯督凉、秦、雍州诸军讨树机能，破之，诸胡二十万口来降。

4 夏，五月，吴将邵顗、夏祥帅众七千余人来降。

5 秋，七月，中山王睦坐招诱逋亡，贬为丹水县侯。

6 有星孛于紫宫。

7 卫将军杨珧等建议[1]，以为"古者封建诸侯，所以藩卫王室；今诸王公皆在京师，非扞城之义[2]。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帝乃诏诸王各以户邑多少为三等，大国置三军五千人，次国二军三千人，小国一军一千一百人；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伦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辅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以东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阴王骏在关中，徙封扶风王；又徙太原王颙为河间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辅，

孚之子;顒,孚之孙也。其无官者,皆遣就国。诸王公恋京师,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

其异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贾充为鲁郡公。追封王沈为博陵郡公。

徙封巨平侯羊祜为南城郡侯,祜固辞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让,至心素著,故特见申于分列之外[3]。祜历事二世,职典枢要,凡谋议损益,皆焚其草,世莫得闻;所进达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敢也。"

8 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9 冬,十二月,吴夏口督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诏遣侍臣诘羊祜不追讨之意,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阳八百里,比知贼问,贼已去经日,步军安能追之?劳师以免责,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类皆与州相近,以兵势好合恶离故也。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辄徙州,贼出无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据也。"

10 是岁,大司马陈骞自扬州入朝,以高平公罢。

11 吴主以会稽张俶多所谘白[4],甚见宠任,累迁司直中郎将,封侯。其父为山阴县卒,知俶不良,上表曰:"若用俶为司直,有罪乞不从坐。"吴主许之。俶表置弹曲二十人,专纠司不法,于是吏民各以爱憎互相告讦[5],狱犴盈溢[6],上下嚣然。俶大为奸利,骄奢暴横,事发,父子皆车裂。

12 卫瓘遣拓跋沙漠汗归国。自沙漠汗入质,力微可汗诸

子在侧者多有宠⑦。及沙漠汗归，诸部大人共谮而杀之。既而力微疾笃，乌桓王库贤亲近用事，受卫瓘赂，欲扰动诸部，乃砺斧于庭，谓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欲尽收汝曹长子杀之。"诸大人惧，皆散走。力微以忧卒，时年一百四。子悉禄立，其国遂衰。

初，幽并二州皆与鲜卑接，东有务桓⑧，西有力微，多为边患。卫瓘密以计间之，务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为亭侯。

【注释】

①"卫将军"句：据《晋书·职官志》，杨珧和荀勖因司马敏有声望，担心太子司马衷有后难，故提出这个建议。

②扞(hàn 汉)城：保卫疆土的人。

③见申：志向得以实现，此处指准许辞爵。　分列：分封列爵。

④椒(chù 处)。

⑤告讦(jié 洁)：揭发别人的阴私和过失。

⑥狱犴(àn 岸)：牢狱。犴，传说中的野犬，古代常把它的形象画在牢狱的门上，故牢狱又称狱犴。

⑦可汗(kè hán 客寒)：我国古代鲜卑、突厥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⑧务桓：匈奴右贤王刘去卑的曾孙。

【译文】

三年(丁酉，公元 277 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立皇子司马裕为始平王；十六日，司马裕去世。

3 三月，平虏护军文鸯统领凉州、秦州、雍州各支军队征讨秃发树机能，打败了他，各胡族二十万人前来投降。

4 夏,五月,吴国将领邰颉、夏祥率领七千多人前来投降。

5 秋,七月,中山王司马睦犯了招引脱籍人户的罪过,降为丹水县侯。

6 彗星出现在紫微星座。

7 卫将军杨珧等人建议,认为"古代分封诸侯,是用来作为屏障保卫王室的;现在各个王公都住在京城,不符合保卫疆土的本义。另外,异姓将领居守边境,应该加派进一些君主的亲属。"皇帝于是下诏,诸王各自以其封户的多少分为三等,大国设置三军五千人,次国设置二军三千人,小国设置一军一千一百人;各王担任都督的,都把封国迁到与都督处所相近的地方。八月,二十一日,改封扶风王司马亮为汝南王,出京担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督鄄城防守事务;勃海王司辅改封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因为东莞王司马伷在徐州,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在关中,改封为扶风王;又把太原王司马颙改封为河间王;汝南王司马柬改封为南阳王。司马辅,是司马孚的儿子;司马颙,是司马孚的孙子。其中没有担任官职的,都送归封国。各个王公留恋京城,都流着眼泪而离开。又封皇子司马玮为始平王,司马允为濮阳王,司马该为新都王,司马遐为清河王。

异姓大臣中,有巨大功劳的都封为郡公、郡侯。封贾充为鲁郡公。追封王沈为博陵郡公。

改封巨平侯羊祜为南城郡侯,羊祜坚决推辞,不肯接受。羊祜每逢封官授爵,常常加以谦让,至诚之心一向明显,所以对他在分封列爵时辞爵的请求例外地加以允许。羊祜侍奉过两代君主,掌管机要,凡是国策谋划、政事损益,都毁去草稿,世上无人得知详情;所推举的人都不知是出自于何人。经常说:"朝廷任命官职,却在私人家里谢恩,是我所不敢做的。"

8 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发生大火灾。

9 冬,十二月,吴国夏口督孙慎攻入江夏、汝南,劫掠了一千多家

民户离去了。皇帝下诏派遣内侍官员追问羊祜不追击的意图，并且想要搬迁荆州治所。羊祜说："江夏离襄阳有八百里路程，等到得知敌人的消息，敌人已离开几天了，步兵怎么能追赶得上？劳累军队来免除责罚，不是臣下的心意。从前魏武帝设立都督，大体上都和州的治所相近，这是因为兵力适合于集中而害怕分散的缘故。国界之间，敌我各处一边，只需谨慎防守而已。如果总是迁移州的治所，敌人出没无常，也不知州治所处于何处最合适了。"

10 这一年，大司马陈骞从扬州入京朝见，以高平公爵位免官归家。

11 吴国君主因会稽人张俶常进谗言，特别受宠信，多次迁官，做到司直中郎将，封列侯爵位。他的父亲是山阴县县卒，知道张俶品行不端，上奏章说："如果任用张俶担任司直，犯了罪过乞求不受牵连而处罪。"吴国君主答应了他。张俶上奏，设置弹曲二十人，专门举发惩处不守法的人，于是官吏和百姓各自以个人爱憎互相告发，牢狱暴满，全国上下，一片忧愁之声。张俶大肆谋取私利，骄傲专横。事情败露，父子都遭到车裂。

12 卫瓘派拓跋沙漠汗回国。自从拓跋沙漠汗来充当人质，在拓跋力微可汗身边的各个儿子多受宠信。等拓跋沙漠汗回来，各部大人一起加以诋毁，就把他杀了。不久，拓跋力微病重，乌桓王库贤和他亲密接近，掌管大权，因受到卫瓘的贿赂，想使各部落骚乱不安，就在殿堂前磨治斧头，对各个大人说："可汗愤恨你们以谗言杀死了太子，想把你们各人的长子也逮捕起来杀掉。"各个大人心中畏惧，都四散逃走。拓跋力微因忧虑而死，这时年纪是一百零四岁。儿子拓跋悉禄即位，国势因此衰落。

起初，幽、并二州都与鲜卑接壤，东边有刘务桓，西边有拓跋力微，多次成为边境的祸患。卫瓘秘密地用计谋离间他们，刘务桓降顺，拓跋力微身死。朝廷嘉奖卫瓘的功劳，封他的弟弟为亭侯。

四 年

1 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2 司马督东平马隆上言[1]:"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夏,六月,欣与树机能之党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死。

3 弘训皇后羊氏殂。

4 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辇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陈伐吴之计,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数入,更遣张华就问筹策,祜曰:"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将为后患矣!"华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不敢居;若事了,当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也。"

5 秋,七月,己丑,葬景献皇后于峻平陵。

6 司、冀、兖、豫、荆、扬州大水[2],螟伤稼。诏问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书杜预上疏,以为:"今者水灾东南尤剧,宜敕兖、豫等诸州留汉氏旧陂,缮以蓄水,余皆决沥,令饥者尽得鱼菜螺蚌之饶,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滇淤之田[3],亩收数钟[4],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种牛有四万五千余头[5],不供耕驾,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给民,使及春耕种,谷登之后,责其租税,此又数年以后之益也。"帝从之,民赖其利。预在尚书七年,损益庶政,不可胜数,时人谓之"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7 九月，以何曾为太宰；辛巳，以侍中、尚书令李胤为司徒。

8 吴主忌胜己者，侍中、中书令张尚，纮之孙也[6]，为人辩捷，谈论每出其表，吴主积以致恨。后问："孤饮酒可以方谁？"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7]。"吴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发怒，收尚。公卿已下百余人，诣宫叩头，请尚罪，得减死，送建安作船，寻就杀之。

【注释】

①司马督：武官名，，属卫将军。晋制，左右卫将军以前驱、由基、强弩为三部司马，下各置督，负责宫廷守卫。

②司州：州名，治今河南洛阳东北。

③滇淤之田：据《晋书·食货志》，当作"填淤之田"（或"滇"读作 tián，表示盛多）。

④钟：量制单位名，一钟容六斛四斗。

⑤典牧：职官名，属太仆，掌管宫廷所用牲畜养育事务。

⑥张纮（hóng 宏）：三国时吴官吏。字子纲，广陵（治今江苏扬州西北）人。孙权为讨虏将军时，以纮为长史。后劝孙权建都秣陵。著有诗赋铭谏十多篇，已佚。

⑦百觚（gū）之量：能饮一百觚的酒量。觚，酒具，容 2～3 升（魏晋时一升约合今 200 毫升）。据《孔丛子》记载，战国时赵平原君和孔子高一起喝酒，强迫要他多喝，并说："谚云，尧饮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kè 刻），尚饮十榼（kē 苛）。古之圣贤，无不能饮，子何辞焉？"孙皓从这个典故，认为张尚竟然把他同没登过王位的孔子相提并论，因而大怒。

【译文】

四年（戊戌，公元 278 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司马督东平人马隆进言说:"凉州刺史杨欣和戎人失去和好关系,一定会失败。"夏,六月,杨欣同秃发树机能的党与若罗拔能等人在武威交战,战败身死。

3 弘训皇后羊氏逝世。

4 羊祜因生病请求回朝,到京城后,皇帝命令他坐着车子进殿,不必下跪而坐着。羊祜当面陈述征伐吴国的计策,皇帝认为很对。因羊祜有病,不适宜多次进宫,另外派遣张华前去询问谋略,羊祜说:"孙皓暴虐到了极点,在现在可以不战而取胜。如果孙皓不幸死了,吴国人另立贤明的君主,即使有一百万的军队,长江地带也不能窥伺,将会成为日后的祸患。"张华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羊祜说:"实现我的志向的人,就是你了。"皇帝想让羊祜带病指挥众位将领,羊祜说:"攻取吴国不一定非要臣下去不可,但是在平定之后,就要耗费陛下的心思了。谋取功名的事,臣下不敢占有;如果大事完成,就要委任官职,希望审慎地选择合适的人才。"

5 秋,七月,十二日,把景献皇后安葬在峻平陵。

6 司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发生大水灾,螟虫伤害了庄稼。皇帝下诏询问主事官员:"怎样来帮助百姓?"度支尚书杜预上奏疏,认为:"现在的水灾,东南地区尤其严重,应该下令兖、豫等州,留下汉代旧有的池塘,修整后用来蓄水,其余的池塘,全部打开,让水流尽,让饥饿的人得到里面全部的鱼虾、水草、螺蛳、蚌壳之类丰饶的水产,这是眼前满足每日生活的好处。洪水过后,积满了淤泥的土地,一亩就可收获几钟粮食,这又是明年的好处。典牧管理的种牛有四万五千多头,不用来耕种驾车,以致有老了还没穿上鼻绳的,可以分出一部分来赐给百姓,使他们入春就耕种,粮食收获之后,征收他们的赋税,这又是几年以后的好处。"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民众得到了他带来的恩惠。杜预担任了七年尚书,改进各种政务,不可计数,当时人称他为"杜武库",是说他应有尽有的意思。

7 九月，委派何曾担任太宰；十五日，委派侍中、尚书令李胤担任司徒。

8 吴国君主忌妒胜过自己的人，侍中、中书令张尚，是张纮的孙子，为人善辩敏捷，言谈议论，每每出乎别人的意料，吴国君主的忌妒日积月累，以致于憎恨他。后来发问："我的酒量可以和谁相比？"张尚说："陛下有喝一百觚的酒量。"吴国君主说："张尚明明知道孔丘没有为王，却把我同他相比。"于是发怒，收禁张尚。公卿以下官员一百多人，前往宫中叩头，请求减轻张尚的刑罚，得以免除死罪，送到建安去建造船只，不久，派人在建安杀了他。

9 冬，十月，征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是时，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瓘每欲陈启而未敢发；会侍宴陵云台，瓘阳醉，跪帝床前说："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谬曰："公真大醉邪？"瓘于此不复有言。帝悉召东宫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尚书疑事，令太子决之。贾妃大惧，倩外人代对，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1]："太子不学，陛下所知，而答诏多引古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谓泓曰："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以示瓘，瓘大踧踖[2]，众人乃知瓘尝有言也。贾充密遣人语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

10 吴人大佃皖城[3]，欲谋入寇，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遣扬州刺史应绰攻破之，斩首五千级，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

斛,践稻田四千余顷,毁船六百余艘。

11 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献奇技异服者,罪之。

12 羊祜疾笃,举杜预自代。辛卯,以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祜卒,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祜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帝曰:"祜固让历年,身没让存,今听复本封,以彰高美。"南州民闻祜卒,为之罢市,巷哭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祜好游岘山[4],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岁时祭祀,望其碑者无不流涕,因谓之堕泪碑。

杜预至镇,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将也。耻以无备取败,不以实告吴主。预欲间之,乃表还其所获。吴主果召政还,遣武昌监留宪代之。

13 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养,过于人主。司隶校尉东莱刘毅数劾奏曾侈汰无度,帝以其重臣,不问。及卒,博士新兴秦秀议曰:"曾骄奢过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王公贵人复何畏哉!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5]。'宜谥丑缪公。"帝策谥曰孝。

14 前司隶校尉傅玄卒。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以待旦;由是贵游震慑,台阁生风。玄与尚书左丞博陵崔洪善,洪亦清厉骨鲠,好面折人过,而退无后言,人以是重之。

15 鲜卑树机能久为边患,仆射李熹请发兵讨之,朝议皆

以为出兵重事，虏不足忧。

【注释】

①给使：东宫内侍、随从人员。

②蹙踖(cù jí 促吉)：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③皖城：县城名，在今安徽潜山。

④峴(xiàn 现)山：山名，一名峴首山，在今湖北襄樊市南。

⑤怙(hù 互)乱：乘乱取利。

【译文】

9 冬，十月，皇帝征召征北大将军卫瓘担任尚书令。这时，朝野上下都知道太子昏庸愚蠢，不能承当嗣君重任，卫瓘多次想启奏，却不敢开口；适逢在陵云台陪同饮宴，卫瓘假装喝醉了，跪在皇帝座位前说："臣下想启奏件事情。"皇帝说："您想说什么事？"卫瓘想说出而又再三地停下来，于是用手抚着皇帝座位说："这个座位很可惜！"皇帝领悟他的意思，就错开话题："您真是大醉了吗？"卫瓘从此不再提起。皇帝召集东宫所有官属，为他们设立宴会，却秘密封上尚书台感到疑难的事，使太子处理。贾妃大为恐惧，请外人代作回答，引证了不少古书义理。随从张泓说："太子不好学，这是陛下所知道的，而回答诏书却引证众多的古书义理，一定会追查代为起草的人，更加受到非议和贬损，不如直截了当地按大意回答。"妃子大为高兴，对张泓说："你就跟我好好地加以回答，有富贵和你共享。"张泓马上拟就草稿，让太子自己抄写，皇帝读过后特别喜悦，把答话首先交给卫瓘看，卫瓘大为不安，众人于是知道卫瓘曾经有过进言。贾充秘密地派人对妃子说："卫瓘老奴才，几乎坏了你的家事！"

10 吴国人在皖城大力垦植，想要计划进犯。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党派遣扬州刺史应绰发动进攻，打败了他们，斩下五千人首级，焚

烧他们积蓄的粮食一百八十多万斛,践踏稻田四千多顷,毁坏船只六百多艘。

11 十一月,十六日,太医司马程据献上用野鸡头羽毛制成的皮衣,皇帝把它拿到殿前烧掉了。十九日,下令朝廷内外有人敢于呈献奇特的技艺、怪异的服饰,就对他加罪。

12 羊祜病重,举荐杜预代替自己。二十六日,委派杜预担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去世,皇帝哭得十分悲伤。这一天,特别寒冷,鼻涕眼泪沾到胡须鬓发上都结成冰粒。羊祜临终嘱咐不能把南城侯的印章装进棺材。皇帝说:"羊祜多年坚决推辞,人虽死而谦让还存在,现在准许恢复他原来的封爵,以显明他的高尚美德。"南方州郡的百姓听说羊祜死了,市集为之罢散,街巷中哭声不绝。吴国守卫边境的将士,也为他而哭泣。羊祜喜欢在岘山上游玩,襄阳人在那里为他树碑建庙,逢年过节,都去祭祀,观看他的石碑的人,无不流下眼泪,于是把它称作堕泪碑。

杜预到达镇所,选择精锐的兵士,袭击吴国西陵督张政,把他打得大败。张政,是吴国的名将,以没有防备招致失败而感到羞耻,不把实情禀告吴国君主。杜预想离间他们,于是上奏章把战利品还给吴国君主,吴国君主果然召还张政,派武昌监留宪代替他。

13 十二月,十三日,朗陵公何曾去世。何曾对自己的衣食供养十分厚重,超过了君主。司隶校尉东莱人刘毅多次上奏,检举何曾奢侈无度,皇帝因他是身居要职的大臣,不加追究。等到去世,博士新兴人秦秀议论说:"何曾奢侈到了极点,名声传遍全国。宰相大臣,是众人的表率,如果在世时尽情放纵,死后又没有贬斥,王公贵族还有什么畏惧的呢?现恭敬地依照《谥法》,'名与实不相符合叫做缪,乘乱取利行为放纵叫做丑。'应该定谥号为丑缪公。"皇帝下诏赐谥号为孝。

14 前司隶校尉傅玄去世。傅玄性格严厉急躁,每次要上奏弹劾别人的罪状,间或还在傍晚,就捧着弹劾的奏章,整理好衣冠,活动

着不上床睡觉，坐着等待天亮；因此，王公贵族子弟受到震动而恐惧，朝廷风气为之一变。傅玄和尚书左丞博陵人崔洪相友善，崔洪也是耿介正直的人，喜爱当面责备别人的过失，而背后就不再议论，人们因此而尊重他。

15 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长久地成为边境祸患，仆射李熹请求调兵征讨他，朝廷议论都认为出兵是重大的事情，敌人不值得忧虑。

五 年

1 春，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帝甚悔之，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者？"司马督马隆进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贼，何为不任？顾方略何如耳！"隆曰："臣愿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帅之以西，虏不足平也。"帝许之。乙丑，以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见兵已多，不宜横设赏募，隆小将妄言，不足信也。"帝不听。隆募能引弓四钧、挽弩九石者取之[1]，立标简试，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请自至武库选仗，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当毕命战场，武库令乃给以魏时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给三年军资而遣之。

2 初，南单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及魏武帝公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豹子渊，幼而俊异，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尝谓同门生上党朱纪、雁门范隆曰："吾常耻随、陆无武[2]，绛、灌无文[3]；随、陆遇高帝而不

能建封侯之业，绛、灌遇文帝而不能兴庠序之教，岂不惜哉！"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4]，姿貌魁伟。为任子在洛阳，王浑及子济皆重之，屡荐于帝，帝召与语，悦之。济曰："渊有文武长才，陛下任以东南之事，吴不足平也。"孔恂、杨珧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渊才器诚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凉州覆没，帝问将于李熹，对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刘渊一将军之号，使将之而西，树机能之首可指日而枭也。"孔恂曰："渊果枭树机能，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东莱王弥家世二千石，弥有学术勇略，善骑射，青州人谓之"飞豹"。处士陈留董养见而谓之曰："君好乱乐祸，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渊与弥友善，谓弥曰："王、李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荐，适足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齐王攸闻之，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浑曰："大晋方以信怀殊俗，奈何以无形之疑杀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浑言是也。"会貌卒，以渊代为左部帅。

3 夏，四月，大赦。

4 除部曲督以下质任。

5 吴桂林太守脩允卒，其部曲应分给诸将。督将郭马、何典、王族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会吴主料实广州户口，马等因民心不安，聚众攻杀广州督虞援，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使典攻苍梧，族攻始兴[6]。秋，八月，吴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执金吾滕脩为司空；

未拜，更以脩为交州牧，帅万人从东道讨郭马。马杀南海太守刘略，逐广州刺史徐旗。吴主又遣徐陵督陶浚将七千人⑦，从西道与交州牧陶璜共击马。

【注释】

①钧：衡制单位名，一钧为30斤，其时一斤合今0.25公斤。 石：衡制单位名，一石为120斤。

②随、陆：指西汉初年的文臣随何、陆贾。

③绛、灌：指西汉初年的武将绛侯周勃、灌婴。

④膂(lǚ 旅)：脊骨。膂力，体力。

⑤"非我"二句：语出《左传》成公四年，原文中的"族"指宗族，后世引用扩大到"民族"、"部族"。

⑥始兴：郡名，治今广东韶关市东南莲花岭下。

⑦徐陵：地名，即今江苏镇江京口里。

【译文】

五年(乙亥，公元279年)

1春，正月，秃发树机能攻陷凉州。皇帝十分后悔，在朝廷中叹息说："谁能替我讨伐这个贼子？"司马督马隆上前说："陛下能任用臣下的话，臣下定能平定他们。"皇帝说："一定能平定贼子，怎么会不任用？只在于计策谋略究竟怎样而已！"马隆说："臣下希望募集三千名勇士，不管他们的来路如何，率领他们西进，贼子不难平定。"皇帝答应了他。初一，委派马隆担任讨虏护军、武威太守。公卿大臣都说："现在军队已经很多，不应该胡乱地设立奖赏召募兵士，马隆是个小将，信口胡说，不值得相信。"皇帝不听从。马隆召募兵士，能够拉得开四钧的弓、牵引九石弩的人就录取，设立标志加以测试，从早上到中午，募到了三千五百人。马隆说："足够了。"又请求亲自到武器仓库中选择兵器，武库令和马隆愤怒争执，御史中丞上

奏对马隆进行弹劾。马隆说:"臣下就要献身于战场,武库令却供给魏朝时的破旧兵器,这不符合陛下使用臣子的心意。"皇帝命令随马隆选取,随之,发给三年的军需而派他出征。

2当初,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以哥哥於扶罗的儿子刘豹为左贤王,等到魏武帝把匈奴分为五个部落,以刘豹为左部帅。刘豹的儿子刘渊,幼年时就才智超群,拜上党人崔游为师,广泛地学习经史书籍。曾经对一同受业的同学上党人朱纪、雁门人范隆说:"我常常以随何、陆贾没有武功,绛侯、灌婴没有文才是很羞耻的事,随何、陆贾遇到汉高帝却不能建立封侯的功业,绛侯、灌婴遇到汉文帝却不能振兴学校教育,岂不是可惜了吗?"于是兼学武艺。等到成年,手臂很长,善于射箭,体力超过一般人,身材长得魁梧雄壮。在洛阳充当人质,王浑和儿子王济都很器重他,多次向皇帝推荐,皇帝召见他,一交谈,很喜欢他。王济说:"刘渊有文武高才,陛下把东南的事务交给他,吴国就不难平定了。"孔恂、杨珧说:"不是我们同族人,他的心思必然不同。刘渊的才能器量的确很少有人比得上,但是不能重用。"等到凉州陷落,皇帝向李熹询问谁可担任将领,回答说:"陛下如果能调发匈奴五个部落的军队,给予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让他率领着向西进发,秃发树机能的头可指定日期斩下来示众。"孔恂说:"刘渊果真能斩下秃发树机能的头,凉州的祸患就将更为深重了。"皇帝于是不再考虑任用他。

东莱人王弥的家庭,几代担任二千石官职,王弥有学问,有胆量谋略,善于骑马射箭,青州人把他称作"飞豹"。处士陈留人董养见了王弥对他说:"你喜好混乱,乐于出现祸乱,如果天下有战乱,是不会作文人的。"刘渊和王弥交好,对王弥说:"王浑、李熹因和我同州而了解我,每每称赞、举荐,恰巧足以成为我的忧患。"因而叹息流泪。齐王司马攸听到了这件事,对皇帝说:"陛下不除掉刘渊,臣下恐怕并州不能长久安定。"王浑说:"大晋正要信义安抚不同风俗的民族,怎么能以没有依据的怀疑杀死别人送来侍奉皇帝的儿

子呢？德行度量该是多么狭小啊！”皇帝说：“王浑的话是对的。”正巧刘豹去世，委派刘渊接替，担任左部帅。

3 夏，四月，大赦天下。

4 废除部曲督以下武官必须送纳人质的规定。

5 吴国桂林太守脩允去世，他的部下应该分给各个将领。督将郭马、何典、王族等人，几代隶属于脩氏家族，不乐意离散，正值吴国君主核实广州户口，郭马等利用民众心理的不稳定，聚集兵众进攻，杀死了广州督虞授，郭马自称为督交、广二州诸军事，派何典时攻苍梧，王族进攻始兴。秋，八月，吴国委派军师张悌担任丞相，牛渚都督何植担任司徒，执金吾滕脩担任司空；还没任命，又把滕脩更改为广州牧，率领一万军队从东路征讨郭马。郭马杀死南海太守刘略，驱逐广州刺史徐旗。吴国君主又派遣徐陵督陶浚率领七千人，从西和交州牧陶璜一起攻击郭马。

6 吴有鬼目菜①，生工人黄耆家②；有买菜③，生工人吴平家。东观案图书，名鬼目曰芝草，买菜曰平虑草。吴主以耆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④。

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沉醉。又置黄门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谬言，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由是上下离心，莫为尽力。

益州刺史王浚上疏曰：“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

事机。"帝于是决意伐吴。会安东将军王浑表孙皓欲北上，边戍皆戒严，朝廷乃更议明年出师。王浚参军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称："皓必不敢出，宜因戒严，掩取甚易。"

杜预上表曰："自闰月以来[5]，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诚可惜也。向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今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今有万安之举，无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报，预复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谋于朝臣，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朝臣多异同之议。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必使朝臣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患，故轻相同异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帝方与张华围棋，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6]："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帝乃许之。以华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贾充、荀勖、冯紞固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仆射山涛退而告人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

外惧，岂非算乎？”

冬，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⑦，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⑧，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余万。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⑨，以冠军将军杨济副之；充固陈伐吴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帅之任。诏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钺，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注释】

①鬼目菜：即芝草，菌类植物的一种，古人认为是瑞草。《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说，这次生长的鬼目菜是攀在枣树上，一丈多长，茎广四寸，厚三分。

②耆(gǒu 苟)。

③买菜：即苦菜。《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吴平家的买菜有四尺高，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一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有绿色的叶子。

④银印青绶：中二千石官员所佩带的印绶。

⑤闰月：本年闰七月。

⑥枰(píng 坪)：棋盘。

⑦涂中：指今安徽、江苏境内滁水流域。

⑧江西：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为江西。

⑨假黄钺：黄钺为天子之器，不是人臣所能专用的，故称为假黄钺，以暂行最高军事权力。

【译文】

6 吴国有鬼目菜，生长在工匠黄耆家中；有买菜，生长在工匠吴平家中。东观令依照典籍，把鬼目菜叫做芝草，买菜叫做平虑草。吴

国君主派黄耆做侍芝郎，吴平做平虑郎，都授给银质印章、青色丝带。

吴国君主每次和群臣会聚宴饮，都要使大家喝得大醉。又安排十个黄门郎担任司过，宴会结束以后，各自奏上他们的过失，直视君主的，言辞有差错的，无不举奏，重者就加以刑杀，轻者作为罪过记录下来，有的剥下脸皮，有的凿出眼睛。因此官员上下不齐心，没有人肯为国家竭尽全力。

晋益州刺史王浚上奏疏说："孙皓荒废政务，迷于享乐，凶狠无常，应该赶快征伐。如果孙皓突然死去，另立贤明的君主，就成为强敌了。臣下造船有了七年，每天都有腐烂的；臣下年纪已有七十，离死没有多少时间了。这三个条件一错过，就难以谋取了。诚恳地希望陛下不要失去时机。"皇帝于是决定征伐吴国。恰巧安东将军王浑上奏章说孙皓想北上，边境防守军队都严密戒备，朝廷于是又决定等明年出兵。王浚的参军何攀奉命出使在洛阳，上奏疏说："孙皓一定不敢出兵，应该凭借严密的戒备，突然袭击是很容易成功的。"

杜预上奏章说："从闰月以来，敌寇只是下达严厉的命令，下游并没有军队溯江而上。依照事理和形势推测，敌寇的最后计策，是力量不能保全两边时，一定会保住夏口以东，来苟延残喘，没有理由派众多的军队西上，使自己的国都空虚。可是陛下误信别人的话，就要因此放弃根本大计，放纵敌人，产生祸患，实在太可惜了。假使出兵会导致失败，不出兵是可以的。现在事情已经作出了规定，一定要完备牢靠，假如成功了，就开创了太平的基业，不成功也不过耗费了些时间，有什么可惜而不试一试呢！如果要等待明年，自然气候条件、人世上各种事情，不能跟往常一样，臣下恐怕到时候就更难了。现在是万无一失的行动，没有倾覆的顾虑，臣下的心中的确很明白，不敢以含糊的见解，招致日后的忧患。请陛下考虑。"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得到答复，杜预又上奏章说："羊祜不首先和朝廷官员广泛地商议，而秘密地和陛下共同制定这个计划，所

以更加使朝廷官员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不论什么事，应当利弊加以比较，现在这次行动的益处，十成中占了八九成，而害处是一二成，最多也不过没有战功而已。一定要让朝廷官员说出敌人衰败的形迹，也不能办到，仅仅是因为计策不是出在自己，功劳不在自己身上，都对自己以前议论的过失感到羞耻，因而顽固坚持。近来朝廷中，政事无论大小，不同的意见蜂拥而起，虽然人们的想法各会有不同，也是由于依仗恩宠，不考虑以后的祸患，所以轻易地赞同或否定。从秋天以来，讨伐敌寇的形迹都已显露出来，现在如果中途停止，孙皓也许由于恐怖而产生计策，迁都到武昌，更加坚固地修建江南各个城池，把居民迁到远处，城池不能攻下，野外没有东西掠取，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也不能实现了！"皇帝正在和张华下围棋，正巧杜预的奏章送到，张华推开棋盘，拱手说："陛下圣明英武，国家富裕，兵力强盛，吴国君主暴虐无道，杀害贤明有才的人，现在征伐他，可以不费力地平定全国，希望不要对这事怀疑了！"皇帝于是答应下来。委派张华担任度支尚书，计算水路运输。贾充、荀勖、冯紞态度坚决争论这件事，皇帝大怒，贾充脱下帽来认罪。仆射山涛退朝后告诉别人说："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一定有内部的忧患，现在留下吴国作为外部的忧惧，难道不是谋略吗？"

冬，十一月，大规模地出兵征伐吴国，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进兵到涂中，安东将军王浑进兵到江西，建威将军王戎进兵到武昌，平南将军胡奋进兵到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进兵到江陵，龙骧将军王伷、巴东监军鲁国人唐彬从巴、蜀顺流而下，东西兵力共二十多万。任命贾充担任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以冠军将军杨济辅助他；贾充坚决地陈说征伐吴国条件不利，并且说自己年老体衰，不能担当主帅的重任。皇帝下诏说："您如果不前往，我就亲自出征。"贾充不得已，才接受符节黄钺，率领中军到南方，屯驻襄阳，对所有军队进行节制调度。

7 马隆西渡温水[1]，树机能等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路狭隘，乃作扁箱车，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无凉州矣。"乃诏假隆节[2]，拜宣威将军。隆至武威，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帅万余落来降。十二月，隆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

8 诏问朝臣以政之损益，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以为："公私不足，由设官太多。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虚立军府[3]，动有百数，而无益宿卫；五等诸侯，坐置官属；诸所廪给，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当今之急，在于并官息役，上下务农而已。"咸，玄之子也。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中书监荀勖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也。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壹，所谓清心。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以九寺并尚书，兰台付三府，所谓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减其半，恐文武众官，郡国职业，剧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旷阙，皆须更复，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注释】

①温水：河流名，又名温围水，即今甘肃皋兰县附近黄河河段。

②"乃诏"句：即"以马隆为假节"。假节，职官名，代表一种权限，地位低于使持节、持节，军事行动中可不经请示而杀死违犯军令的官员。

③军府：指骠骑、车骑、卫、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典军、上军、抚国、领军、护军、左右卫、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军及杂号将军。

【译文】

7 马隆向西渡过温水，秃发树机能等人率领几万兵士占据险要的地势进行抵抗。马隆因山路狭窄，于是制作扁形车箱的车子，又做木屋，安放在车上，流动作战，逐渐推进，走了一千多里，杀伤了很多敌兵。从马隆西进以后，音讯断绝，朝廷为之担忧，有人说他已经战死。后来马隆的使者夜晚回京，皇帝拍手欢笑，次日清晨，召见群臣，对他们说："如果依从了各位的议论，就没有凉州了。"于是下诏给马隆授予符节，任命为宣威将军。马隆到了武威，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率领一万多户前来投降。十二月，马隆和秃发树机能发生激战，杀了他；凉州于是平定。

6 皇帝下诏询问群臣关于政事的改进问题，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认为："国家和个人财货不足，原因在于设置的职官太多。往日都督有四个，现在加上监军竟达到十个；夏禹把天下分为九个州，现在的刺史几乎超过一倍；户口与汉代相比只有十分之一，而设置的郡县却更多；徒然地建立将帅幕府，动不动就有几百，对国家防卫并没有益处；五个等级的诸侯，平白无故地设置官属；全部的粮饷给养，都是出自于百姓，这就是国家和私人之所以穷困的原因。现在的紧急事务，在于合并官职、停止劳役，上下致力从事农业而已。"傅咸，是傅玄的儿子。当时，又商议减省州、郡、县一半的官吏来从事农业生产，中书监荀勖认为："减省官吏不如减省官职，减省官职不如减省事务，减省事务不如心地清静。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史书称说他们清静平和，百姓因而安宁、心齐，这就是所说的心地清静。抑制虚浮不实的言论，减省多余的文书，除去烦琐的规

定,原谅细小的过失,有喜欢改变常规以便谋取益处的,一定加以诛罚,这就是所说的减省事务。把九卿并入尚书台,御史台交付三公府,这就是所说的减省官职。如果仅仅订出大的条例,凡是天下的官吏都削减一半,恐怕文武百官,郡国的事务,难易有不同,不能以同样的比例去实施。如果政事荒废,都要重新恢复,或许受到激发,官职更加繁多,也不能不加以注意。"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一

晋纪三　起上章困敦，尽著雍涒滩，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

1 春，正月，吴大赦

2 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攻吴镇、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浚、唐彬击破丹阳监盛纪[1]。吴人于江磧要害之处[2]，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浚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烛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庚申，浚克西陵，杀吴

都督留宪等。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3],杀夷道监陆晏。杜预遣牙门周旨等帅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4]。吴都督孙歆惧,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旨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拒王浚,大败而还。旨等发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乙丑,王浚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进攻江陵,甲戌,克之,斩伍延。于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广,州郡皆望风送印绶。预杖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胡奋克江安[5]。

乙亥,诏:"王浚、唐彬既定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6],直造秣陵。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等各分兵以益浚、彬,太尉充移屯项[7]。"

王戎遣参军襄阳罗尚、南阳刘乔将兵与王浚合攻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虞昺皆降。昺[8],翻之子也[9]。

杜预与众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方春水生,难以久驻,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方略,经造建业。

吴主闻王浑南下,使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帅众三万渡江逆战。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不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众力以待其来,与之一战,若幸而胜之,江西自清。今渡江与晋大军

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众心骇惧，不可复整。及今渡江，犹可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捷，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胜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士众散尽，坐待敌到，群臣俱降，无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

【注释】

①丹阳：城名，在今湖北秭归东南。

②江碛（qì 器）：江中沙石成堆的浅滩。

③荆门：城名，在今湖北枝城西北长江边。

④巴山：山名，又名麻山，在今湖北松滋西南。

⑤江安：县名，治今湖北公安西北。

⑥骛（wù 务）：奔驰。

⑦项：县名，治今河南沈丘。

⑧昺（bǐng 丙）。

⑨虞翻：三国吴官吏、学者。字仲翔，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孙策时为富春长。孙权时为骑都尉，以得罪孙权，徙交州。曾为《老子》、《论语》、《国语》作注，今已佚。

【译文】

晋纪三　起庚子（公元 280 年），止戊申（公元 288 年），共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庚子，公元 280 年）

1 春，正月，吴国大赦。

2 杜预率兵指向江陵，王浑从横江出兵，进攻吴国军事重镇和戍守之处所到之处，没有不战胜的。二月，初一，王浚、唐彬打败了丹阳监盛纪。吴国人在长江沙滩上重要的地方，都用铁链横截江面；

又制作铁锥，长一丈多，暗暗地放置在长江中，以阻拦舟舰进。王浚造了几十只大竹筏，长宽一百多步，扎草为人形，身穿铠甲，手拿兵器，命令会游泳的人坐竹筏先行，遇到铁锥，锥就附著在竹筏上被带走了。又制作大火炬，长十多丈，粗几十围，里面浇灌麻油，安放在船前，遇到铁链，就点燃火炬烧它，片刻之间，铁链熔化断绝，于是船的行进无所阻碍。初三，王浚攻下西陵，杀了吴国都督留宪等人。初五，攻下荆门、夷道两城，杀了夷道监陆晏。杜预派遣牙门周旨等人领八百奇兵，乘着夜晚坐船过江，袭击乐乡，竖起很多旗帜，在巴山点起火来。吴国都督孙歆心中畏惧，给江陵督伍延写信说："北方来的各路军队，竟然飞渡过了长江。"周旨等人埋伏在乐乡城外，孙歆派遣军队出城去抵御王浚，大败而归。周旨等指示埋伏士兵跟随孙歆军队入城，，孙歆没有发觉，直到军帐下，俘虏了孙歆回来。初八，王浚攻杀吴国水军都督陆景。杜预进攻江陵，十七日，攻下城池，斩了伍延。于是沅水、湘水以南，直到交州、广州，各州郡都望风投降，交出印绶。杜预秉持符节，口称王命来安抚他们。总共斩杀、生获的吴国都督与监军有十四人，牙门、郡守有一百二十多人。胡奋攻下江安。

十八日，皇帝下诏："王浚、唐彬在平定巴丘后，与胡奋、王戎一同平定夏口、武昌，顺流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秣陵。杜预应当镇守零陵、桂阳，安抚衡阳。大军经过后，荆州南部，必定会传送一道征召的文书也使他们降服，杜预等人各出拨出兵力以加强王浚、唐彬的力量，太尉贾充移兵屯驻项县。"

王戎派遣参军襄阳人罗尚、南阳人刘乔率兵与王浚联合进攻武昌。吴国江夏太守刘郎、都督武昌所有军队的虞昺都投降了。虞昺，是虞翻的儿子。

杜预和各军将领在一起商议，有人说："有一百年历史的敌人，不可能全部攻得下来，现在正是春天，江水渐涨，难以长久驻扎，应该等到冬天，再大举伐吴。"杜预说："以前乐毅凭着浏西的一战，从

而吞并强大的齐国。现在军威已经振奋，就好比剖开竹子，剖了几节之后，其余的都迎刃而解，没有再要下手的地方。"于是对各将领指示作战策略，一直打到建康。

吴国君主听说王浑南下，命令丞相张悌指挥丹阳大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领三万军队渡过长江迎战。到达牛渚，沈莹说："晋国在蜀训练水军很久了，我上游的各支军队，一向没有戒备，著名的将领都死了。由年轻的人担当大任，恐怕不能抵御住。晋国的水军一定会到达这里，应该积蓄众多的兵力等待他们的到来，同他们大打一仗，如果有幸取得胜利，长江以北自然能够平定了。现在渡过长江，和晋国大军作战，不幸吃了败仗，那么吴国就要完了！"张悌说："吴国将要灭亡，是不论贤明愚笨的人都知道的，不在于现在的作战。我担心蜀兵到了这里，众人心里惊骇畏惧，不能再整军了。趁现在渡江，还可以同他们决战。如果战败身亡，一同为国家牺牲，再也没有什么遗憾。如果取得胜利，北方的敌人逃跑了，军队声势增长万倍，就可以乘胜向南，在中途迎击，不必担心不能破敌。如果依照你的计划，恐怕士卒都逃光了，坐着等待敌人到来，君臣一起投降，没有一人为国家的灭亡而战死，不也是很羞辱的事吗？"

三月，悌等济江，围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于杨荷[1]；乔众才七千，闭栅请降。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属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敌，故且伪降以缓我，非真伏也。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抚之而进。悌与扬州刺史汝南周浚，结陈相对，沈莹帅丹阳锐卒、刀盾五千，三冲晋兵，不动。莹引退，

其众乱，将军薛胜、蒋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兵以次奔溃，将帅不能止，张乔自后击之，大败吴兵于版桥[2]。诸葛靓帅数百人遁去。使过迎张悌，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曰："存亡自有大数，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3]，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为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识拔[4]，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道邪？"靓再三牵之，不动，乃流泪放去，行百余步，顾之，已为晋兵所杀，并斩孙震，沈莹等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初，诏书使王浚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建业，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曰："若浚得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浚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建业，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振旅还都，迹旷世一事也！"浚大悦，表陈预书。及张悌败死，扬州别驾何恽谓周浚曰："张悌举全吴精兵殄灭于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慑。今王龙骧既破武昌[5]，乘胜东下，所向辄克，土崩之势见矣。谓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业，大军猝至，压其胆气，可不战禽也！"浚善其谋，使白王浑。恽曰："浑暗于事机，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从。"浚固使白之，浑果曰："受诏但令屯江北以抗吴军，不使轻进，贵州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乎？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恽曰："龙骧克万里之寇，以既成之功来受节度，未之闻也。且明公为上将，见可而进，岂得一一须诏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

虑而淹留不进？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⑥。”浑不听。

【注释】

①杨荷：地名，在今安徽和县北。

②版桥：地名，在今安徽和县境内长江西岸。

③仲思：诸葛靓的表字。

④卿家丞相：指诸葛恪（公元203～253年）。恪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孙权末年，为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权卒，嗣位者孙亮以恪为太傅，总揽朝政，旋为宗室孙峻谋杀。

⑤王龙骧：指龙骧将军王浚。

⑥恨恨：抱恨不已。

【译文】

三月，张悌等人渡过长江，在杨荷包围王浑的部将城阳都尉张乔；张乔的军队仅七千人，关闭栅门请求投降。诸葛靓想要杀了他们，张悌说：“强大的敌人就在前面，不应该先管小股部队；而且杀死投降的人是不吉祥的。诸葛靓说：“这些人因为救兵没有到，力量小，打不过我们，所以假装投降来延缓我们的前进。不是真心降服的。如果不处置他们就前进，一定会成为日后的祸害。”张悌不采纳他的意见，对降军只加安抚就前进了。张悌同扬州刺史汝南人周浚，排好阵势互相对峙，沈莹率领丹阳精锐士兵、刀盾手五千人，连续三次冲向晋军阵地，晋军不可动摇。沈莹退兵，士众秩序混乱，将军薛胜、蒋班趁他们的混乱而发动进攻，吴军士兵依次逃奔溃散，将帅不能阻止他们，张乔从后面加以攻击，在版桥大败吴国军队。诸葛靓带领几百人逃走，派人去迎接张悌，张悌不肯离去，诸葛靓亲自去拉着他说：“国家存亡本由天命决定，不是您一人支撑得了的，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呢？”张悌流着眼泪说：“仲思，今天是我死亡的日子！还在我是个孩童的时候，就被您家丞相所赏识提拔，往常

担心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贤人对我的知遇眷顾。现在为国家牺牲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诸葛靓再三拉扯他，他都不动，于是就流着泪放开他离去，走了一百多步，回头看他，他已被晋军杀死，晋军同时斩下了孙震、沈莹等七千八百人的首级，吴国人大为震动。

起初，皇帝诏书命令王浚攻克建平以后，接受杜预的调度，至建业，接受王浑的调度。杜预到了江陵，对各位将领说："如果王浚打下建平，就顺流而下，去驱直进，威名已经显赫，不应该让他接受我的调度；如果他打不下建平，我也没有机会对他进行调度。"王浚到了西陵，杜预给他写信说："足下已摧毁吴国西部屏障，就应该直接攻取建业，征伐数代遗漏了的敌人，把吴国百姓从困苦中解救出来，然后整治部队，回到京城，这也是人间罕见的大事业!"王浚非常高兴，上表呈献杜预的信件。等到张悌战败而死，扬州别驾何恽对周浚说："张悌统帅吴国全部精锐部队在这里被消灭，吴国朝廷内外没有不感到震惊惶恐的。现在王龙骧攻下武昌，乘胜东下，所到之处都攻下了，吴国土崩瓦解的形势已显示出来。我以为应急速率兵渡过长江，直接攻向建业，强大的军队忽然开到，夺去他们的胆量气魄，可以不作战而擒获敌人!"周浚认为他的计谋很好，让他禀告王浑。何恽说："王浑不明事机，只想谨慎小心以求免除过错，一定不会听从我的建议。"周浚坚持要何恽禀告王浑，王浑果然说："接受诏书只命令我们屯驻长江以北抵抗吴国军队，不让我们轻率前进。贵州军队虽然英勇，难道能独自平定江东吗?现在违背诏令，胜利了，不值得称赞，如果不能取胜，造成的罪过就重了。而且诏书命令龙骧将军接受我的调度，贵州只要准备好自己用的船只，同时渡江就是了。"何恽说："龙骧将军战胜万里征程上的敌人，以已经完成的功业来接受指挥，是从未听说过的。而且明公作为上将，应见到可以进军就进军，哪能全都等待诏令呢? 现在乘机渡过长江，有十足胜利的把握，还有什么怀疑和顾虑而停留不进呢?这是本州上上下下都失望不满的原因。"王浑不听从。

王浚自武昌顺流径趋建业；吴主遣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御之，象众望旗而降。浚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吴人大惧。

吴主之嬖臣岑昏，以倾险谀佞，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为众患苦。及晋兵将至，殿中亲兵数百人叩头请于吴主曰："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陛下将如之何？"吴主曰："何故？"对曰："正坐岑昏耳。"吴主独言："若尔，当以奴谢百姓！"众因曰："唯！"遂并起收昏；吴主骆驿追止，已屠之矣。

陶浚将讨郭马，至武昌，闻晋兵大入，引兵东还。至建业，吴主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1]，今得二万兵，乘大船以战，自足破之。"于是合众，授浚节钺。明日当发，其夜，众悉逃溃。

时王浑、王浚及琅邪王伷皆临近境，吴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悉送印节诣浑降。吴主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计，分遣使者奉书于浑、浚、伷以请降。又遗其群臣书，深自咎责，且曰："今大晋平治四海，是英俊展节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使者先送玺绶于琅邪王伷。壬寅，王浚舟师过三山[2]，王浑遣信要浚暂过论事[3]，浚举帆直指建业，报曰："风利，不得泊也。"是日，浚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头。吴主皓面缚舆榇[4]，诣军门降。浚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

朝廷闻吴已平，群臣皆贺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

太傅之功也。"票骑将军孙秀不贺，南向流涕曰："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5]，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6]！"

吴之未下也，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独张华坚执以为必克。贾充上表称："吴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还，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荀勖复奏，宜如充表，帝不从。杜预闻充奏乞罢兵，驰表固争，使至辕轅而吴已降[7]。充惭惧，诣阙请罪，帝抚而不问。

【注释】

①"蜀船"句：陶浚当是根据以往蜀地船只的大小而言，可见吴国情报传递之迟缓。

②三山：地名，又名三山矶，在今江苏西南东岸。

③暂(zàn 赞)：暂时。

④面缚舆榇(chèn 衬)：面缚，是两手反绑于背后而面向前；榇，棺材，舆榇，是载棺而行，表示甘愿受死。面缚、舆榇，皆为帝王兵败投降时的特殊举动。

⑤讨逆：即讨逆将军，指孙策。东汉末，策起兵之初，袁术表策为怀义校尉，故孙秀称策"以一校尉创业。"

⑥"悠悠"二句：此为《诗经·国风·黍离》中诗句。

⑦辕轅(huányán 环袁)：关口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

【译文】

王浚从武昌顺流直指建业；吴国君主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领水军一万人去抵御，张象的部队望见晋军的旗帜就投降了。王浚的兵甲布满长江，旌旗耀红天空，声势十分盛大，吴国人非常恐惧。

吴国君主嬖幸的臣子岑昏，凭着奸险谄媚、阿谀奉承，官位升到九卿，喜好兴办土木劳作，成为百姓痛苦的事。等到晋军就要到来之时，殿中几百个亲近的人叩着头，向吴国君主请求说："北方的军队日日逼近，可是我国的军队都不愿作战，陛下将要怎么办呢？"吴国君主说："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只是由于岑昏的缘故。"吴国君主仅说了一句话："如果是这样，应该杀掉这个奴才向百姓谢罪！"众人随之说："是！"于是一同起身去拘捕岑昏；吴国君主骆驿不绝地派出使者去追赶、阻止他们，他们已经杀掉了岑昏。

陶浚将要征讨郭马，到了武昌，听说晋军大举进入境内，带兵回到东边。到了建业，吴国君主接见，向他询问水军情况，回答说："蜀地的船只都很小，现在要是得到两万士兵，乘坐大船同他们作战，自然足够打败他们。"于是集合部队，向陶浚授予符节斧钺。第二天就要出发，头天晚上，士兵们都逃跑溃散了。

这时，王浑、王浚及琅邪王司马伷都已临近京城，吴国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都送印信符节到王浑那里表示投降。吴国君主采取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分别派遣使者送信给王浑、王浚、司马伷，以请求投降。又给群臣送信，深深地责备自己，并且说："现在大晋平定天下，正是英雄豪杰显露气节的时刻，不要因为改朝换代，损伤了自己的志向。"使者首先把君主的印玺送给了琅邪王司马伷。十五日，王浚的水军通过三山，王浑派遣使者邀王浚暂且过去商议事情，王浚扯起风帆，直开建业，回报说："风大浪急，不能停靠。"这一天，王浚八万士兵，并船而行长达百里，击鼓呼叫着进入石头城。吴国君主反绑着双手，用车拉着棺材，到军门前投降。王浚解去他的绳索，烧掉棺材，请入军帐内相见。收取吴国地图户籍，共攻克四个州，四十三个郡，获取五十二万三千民户，二十三万兵士。

朝廷听说已经平定吴国，群臣都向皇帝祝福庆贺，皇帝握着酒杯，流着眼泪说："这完全是羊太傅的功劳。"票骑将军孙秀不去祝

贺，朝着南方流泪说："往日讨逆将军年方二十就以一个校尉的官职创立基业，现在后面的君主却抛弃了整个江南，宗庙陵寝，从此成了废墟，高高在上的青天，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吴国还未攻下的时候，大臣们都认为不能轻率进兵，只有张华坚定地认为一定可以攻下吴国。贾充上奏章说："吴国不能够全部平定，就要进入夏季了，江淮地区低下潮湿，必然会引起瘟疫。应该诏令各军退回，以便日后再作打算。即使腰斩张华，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皇帝说："这是我的意见，张华不过与我相同罢了。"荀勖又上奏，应该采纳贾充的奏章。皇帝不听从。杜预听说贾充上奏请求退兵，赶忙上奏章据理力争，使者走到辕轅山，吴国已经投降。贾充惭愧畏惧，前往宫中请罪，皇帝对他进行安抚而不怪罪。

夏，四月，甲申，诏赐孙皓爵归命侯。

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诣荆、扬抚慰，吴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从简易。

滕脩讨郭马未克，闻晋伐吴，帅众赴难，至巴丘，闻吴亡，缟素流涕，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请降。孙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书谕璜，璜流涕数日，亦送印绶降。帝皆复其本职。

王浚之东下也，吴城戍皆望风款附，独建平太守吾彦婴城不下，闻吴亡，乃降。帝以彦为金城太守。

初，朝廷尊宠孙秀、孙楷，欲以招来吴人。及吴亡，降秀为伏波将军，楷为度辽将军。

琅邪王伷遣使送孙皓及其宗族诣洛阳。五月，丁亥

朔，晧至，与其太子瑾等泥头面缚，诣东阳门[1]，诏遣谒者解其缚，赐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钱谷、绵绢甚厚。拜瑾为中郎，诸子为王者皆为郎中。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将吏渡江者复十年，百姓复二十年。

庚寅，帝临轩，大会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国子学生皆预焉。引见归命侯晧及吴降人。晧登殿稽颡[2]。帝谓晧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晧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贾充谓晧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晧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3]，而晧颜色无怍[4]。

帝从容问散骑常侍薛莹，孙晧所以亡。对曰："晧昵近小人，刑罚放滥，大臣诸将，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问吾彦，对曰："吴主英俊，宰辅贤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彦曰："天禄永终，历数有属，故为陛下禽耳。"帝善之。

【注释】

①东阳门：洛阳城东之门。

②稽颡：叩头至地。颡（sǎng 嗓），额头。

③默然甚愧：贾充家在曹魏几代为官，甘露年间，充为中护军，却为司马昭效力，杀害高贵乡公曹髦（事详本第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故闻孙晧之语而惭愧。

④怍（zuò 座）：惭愧。

【译文】

夏，四月，二十八日，皇帝下诏赐给孙晧归命侯的爵位。

二十九日，大赦天下，改年号。聚会饮酒，五天。派遣使者分别到荆州、扬州安抚民众，吴国州牧、郡太守以下官吏都不更换；废除苛刻的政令，一概实行简易的法规。

滕脩征讨郭马，没有取胜，听说晋国征伐吴国，率领军队趋救国难，走到巴丘，听说吴国已经灭亡，穿上白色的丧服，流着眼泪地回去，和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自送上印信投降。孙皓派遣陶璜的儿子陶融，拿着他的亲笔信劝陶璜投降，陶璜流了几天的泪，也送上印信投降。皇帝全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职位。

在王浚东下时，吴国城镇戍守部队都望风归附，只有建平太守吾彦固守城池，不能攻下，听到吴国灭亡，才投降。皇帝委派吾彦担任金城太守。

起初，朝廷尊崇、重用孙秀、孙楷，想以此招引吴国人。等到吴国灭亡，孙秀降为伏波将军，孙楷降为度辽将军。

琅邪王司马伷派遣使者护送孙皓和他的宗族到洛阳。五月，初一，孙皓到了，和他的太子孙瑾等人，用泥巴涂在头上、双手反绑，来到东阳门。皇帝下诏派遣谒者解开他的绳索，赐给衣服、车辆、三十顷土地，每岁供给金钱谷粟和绵绢，十分厚重。任命孙瑾为中郎。以前为王的各个儿子都为郎中。吴国旧日有名望的人，都按照才能给予升迁。孙氏将吏渡江归附晋朝的，免除十年的赋役，百姓免除二十年的赋役。

初四，皇帝来到殿前，大会文武百官以及四方使者，国子学生也都参加了。接见归命侯孙皓和吴国投降的人。孙皓上殿，叩头到地。皇帝对孙皓说："我设置这个座位等待你已很长时间了。"孙皓说："臣下在南方，也设置了这样的座位以等待陛下。"贾充问孙皓说："听说您在南方挖人的眼睛，剥人的脸皮，这是哪一等级的刑罚啊？"孙皓说："臣子谋杀他的君主以及奸邪不忠诚的，就施行这种刑罚。"贾充沉默不语，十分羞愧，可是孙皓的脸上却毫无愧色。

皇帝安逸舒缓地询问散骑常侍薛莹，孙皓亡国是什么原因。回

答说："孙晧亲近小人，刑罚恣意刻薄，大臣将领，人人都不能保全自己，这就是孙晧亡国的原因。"另一天，又问吾彦，回答说："吴国君主英明杰出，辅佐大臣德才兼备。"皇帝笑着说："如是这样，因什么原因亡国呢？"吾彦说："天赐的福禄永久存在，只是天道另有归属，所以被陛下擒获而已。"皇帝认为他回答得很好。

王浚之入建业也，其明日，王浑乃济江，以浚不待己至，光受孙晧降，意甚愧忿，将攻浚，何攀劝浚送晧与浑，由是事得解。何恽以浑与浚争功，与周浚笺曰："《书》贵克让[1]，《易》大谦光[2]。前破张悌，吴人失气，龙骧因之，陷其区宇。论其前后，我实缓师，既失机会，不及于事，而今方竞其功；彼既不吞声，将亏雍穆之弘，兴矜争之鄙，斯实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笺，即谏止浑。浑不纳，表浚违诏不受节度，诬以罪状。浑子济，尚常山公主，宗党强盛。有司奏请槛车征浚，帝弗许，但以诏书责让浚以不从浑命，违制昧利。浚上书自理曰："前被诏书，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节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邀臣；臣水军风发，径造贼城，无缘回船过浑。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3]，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4]。臣以为晧已来降，无缘空围石头；又，兵人定见，不可仓猝得就。皆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明制也。晧众叛亲离，匹夫独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虚实，

不早缚收,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以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浑又腾周浚书云:"浚军得吴宝物。"又云:"浚牙门将李高放火烧晧伪宫。"浚复表曰:"臣孤根独立,结恨强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伪中郎将孔摅说:去二月武昌失守,水军行至,晧按行石头还,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陛下一死战决之。'晧意大喜,意必能然,便尽出金宝以赐与之。小人无状,得便驰走。晧惧,乃图降首。降使适去,左右劫夺财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宫。晧逃身窜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参军主者救断其火耳。周浚先入晧宫,浑又先登晧舟,臣之入观,皆在其后。晧宫之中,乃无席可坐,若有遗宝,则浚与浑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时送晧,欲有反状。又恐动吴人,言臣皆当诛杀,取其妻子,冀其作乱,得骋私忿。谋反大逆,尚以见加,其余谤嗜[5],故其宜耳,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受咎累。"浚至京师,有司奏浚违诏,大不敬,请付廷尉科罪。诏不许。又奏浚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赦付廷尉禁推。诏勿推。

【注释】

①"《书》贵"句:《尚书·尧典》有"允恭克让"之语。允,诚实;恭,恭谨,对自己的职事不敢懈怠;克,能够;让,谦让。

②"《易》大"句:《易经·谦卦》有"谦尊而光"之语,意为"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

③石头：城名，在今江苏南京西清凉山。

④镇南诸军：镇南大将军杜预所统各军；杜预军队有分出来随同王浚东下建业者。 人名定见(xiàn 现)：详载军人名单的簿籍。

⑤谤嗜(tà 沓)：毁谤。

【译文】

王浚攻入建业，第二天，王浑才渡过长江，以王浚不等自己到，先接受孙皓的投降，心里十分羞愧愤恨，将要攻打王浚。何攀劝王浚把孙皓送交王浑，由此事情才得到解决。何恽因王浑与王浚争夺功劳，给周浚写信说："《尚书》推重能够谦让，《周易》尊崇谦退更增光明。在先打败张悌，吴国人丧失了士气，龙骧将军利用这个机会，攻陷了他们的国家。评论事情的轻重关系，我们的军队出动太迟，已经失掉了机会，没有赶上建立事功，到现在才来争夺功劳；对方既不会沉默不言，就将损伤和顺的弘大气度，产生鄙陋的互不服气的竞争，这实在是愚意所不能赞同的。"周浚接到信，就规劝阻止王浑。王浑不采纳，上表告王浚违反诏令，不听调度，诬告了许多罪状。王浑的儿子王济，娶常山公主，宗族党羽势力强大。有关官员上奏，请求用囚车征回王浚，皇帝不准许，只是下诏责备王浚不服从王浑命令、违背了诏令、见利而昏昧。王浚上书自作辩解说："前次接受诏书，命令臣下直接开到秣陵，又令接受太尉贾充的调度。臣下在十五日到了三山，看到王浑的军队在北岸，派人送信邀约臣下。臣下的水军乘风进发，直接开到敌人城下，没有机会掉转船头拜谒王浑。臣下在中午秣陵，傍晚才接到王浑所颁下的应受他调度的符节，想使臣下在次日十六日率领所有部队回头去包围石头城，又索求蜀地兵士和镇南大将军拨过来军队的准确名单。臣下认为，孙皓已经前来投降，没有理由徒然地包围石头城；此外，军人名册，不是匆忙之间可以造出来的。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不能够奉行，并非敢于忽略抛弃圣明的制命。孙皓众叛亲离，只是一个独夫坐到

那里,就像鼠雀贪恋性命,仅求不死而已;可是江北各支军队不了解虚实,不早日前去擒获,自然是个小小的失误。臣下一到便捉住了,更加遭到怨恨,并且说,'看守敌人用了一百天,却让其他的人捉住了。'臣下私下以为,侍奉君主的态度,是只要对国家有利,无论生死都要去实行。如果顾虑个人受人猜疑以逃避罪责,这是臣子们不尽忠的私利,实在不是圣明君主和国家的福祥!"王浑又抄录周浚的信上告说:"王浚的军队获取了吴国的宝物。"还说:"王浚的牙门将李高放火烧毁孙皓伪皇宫。"王浚再上表说:"臣下孤单无助,和强大宗族结下怨恨。冒犯君主,罪过还有挽救的机会;不顺从权贵重臣,灾祸就难以预测了。伪中郎将孔撼说:在二月时,武昌失守,水军就要来到,孙皓巡视石头城归来,左右亲近的人都握着刀跳跃着大声喊着说:'一定得为陛下决一死战。'孙皓心中大喜,以为他们必然能这样做,就拿出所有金银财宝来赐给他们。小人行为不正,得到赏赐就逃跑了。孙皓恐惧,于是计划投降。请降的使者刚离去,左右亲近抢劫财物,掠夺妻妾,放火焚烧宫殿。孙皓到处逃窜,担心不能免死。臣下到后,派遣参军主事的扑灭了大火而已。周浚首先进入孙皓的宫殿,王浑又首先登上孙皓的船只,臣下的进入观看,都在他们之后,孙皓宫殿中,竟然没有垫席可坐。如果有遗留的宝物,那么周浚和王浑已先获得了。周浚等说臣下屯聚蜀地人上,不及时送出孙皓,有想要谋反的情状。又惊骇骚扰吴国人,说是臣下要全部杀了他们,掠取他们的妻子儿女,希望他们作乱,使自己的私怨得以发泄。谋反的大罪过,尚且被加到身上,其他的恶言诽谤,当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今年平定吴国,实在是最大的喜事;至于臣下本身,反而遭到灾祸。"王浚到京城,执事官员劾奏王浚违背诏令,犯了大不敬的罪,请求交付廷尉判罪。皇帝下诏不准许。又劾奏王浚在赦令颁布后烧毁敌人一百三十五艘船只,请求下令交付廷尉囚禁推问。皇帝诏令不予追究。

浑、浚争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广陵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浚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

庚辰[1]，增贾充邑八千户；以王浚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杜预为当阳县侯；王戎为安丰县侯；封琅邪王伷二子为亭侯；增京陵侯王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尚书关内侯张华进封广武县侯，增邑万户；荀勖以专典诏命功，封一子为亭侯；其余诸将及公卿以下，赏赐各有差。帝以平吴功，策告羊祜庙，乃封其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

王浚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党与所挫抑，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益州护军范通谓浚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则曰：'圣人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蔺相如所以屈廉颇也，王浑能无愧乎？"浚曰："吾始惩邓艾之事，惧祸及身，不得无言；其终不能遣诸胸中，是吾褊也。"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为之愤邑；博士秦秀等并上表讼浚之屈，帝乃迁浚镇军大将军。王浑尝诣浚，浚严设备卫，然后见之。

杜预还襄阳，以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乃勤于讲武，申严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万余顷[2]，开扬口通零、桂之漕[3]，公私赖之。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胜，诸将莫及。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王浑迁征东大将军,复镇寿阳。

诸葛靓逃窜不出,帝与靓有旧,靓姊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④,复睹圣颜,诚为惭恨!"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

【注释】

①庚辰:五月丁亥朔,无庚辰。

②滍(zhì 治)水:水名,即今河南舞阳县以上沙河。 洧(yǔ 玉)水:水名,即今河南白河。

③扬口:地名,即扬水入汉水之口,在今湖北潜江西北。

④漆身皮面:古代侠客的非凡之举。 漆身,春秋末晋国智氏家臣豫让为替智伯报仇,杀赵襄子,不惜改名换姓,以漆涂身灭须去眉以变容,吞炭使发音嘶哑以变声。 皮面,战国时韩国人聂政,受人之托刺杀韩相侠累。事后,为免亲属受牵连,又用刀割去面皮、挖出眼睛(欲使人不识)后自杀。

【译文】

王浑、王浚争功不止,皇帝命令守廷尉广陵人刘颂核实这件事,刘颂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皇帝以刘颂判断不公平合理,降职为京兆太守。

庚辰日,给贾充增封食邑八千户;委派王浚担任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杜预为当阳县侯;王戎为安丰县侯;封琅邪王司马伷两个儿子为亭侯;给京陵侯王浑增封食邑八千户,进爵号为公;尚书关内侯张华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一万户;荀勖以专心掌管诏命的功劳,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亭侯;其他的各个将领及公卿以下的官吏,赏赐各有等级。皇帝以平定吴国的功劳,以简策祭告羊祜庙,于是封他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

王浚自以为功劳很大，而被王浑父子与他们的党羽所凌辱压制，每当进见时，都陈述自己攻城拔地的战功和遭受冤枉的情形，有时不能忍受心中的愤怒，言辞很不恭敬；皇帝总是宽容他。益州护军范通对王浚说："您的功业是够美好的了，然而遗恨的是对待美好功业的态度还不够完美。您率兵胜利归来时，应头戴方巾住在家中，口里不谈平定吴国的事情，如果有询问的人，就说，'这是圣明君主的德行，各位将帅的力量，老夫出了什么力呢？'这是蔺相如之所以能制服廉颇的原因，王浑听到后能不感到惭愧吗？"王浚说："我开始时把邓艾无罪被杀的事作为鉴戒，害怕祸难降临到身上，不得不辩白；到了后来，心里总还装着这件事，就是我的器量狭隘了。"当时的人都认为王浚的功劳大而酬劳轻，替他气愤不平；博士秦秀等人同时上奏章，为王浚申辩冤屈，皇帝于是提升王浚为镇军大将军。王浑曾经拜访王浚，王浚严密地设置守卫，然后才见他。

杜预回到襄阳，认为天下虽然安定了，忘了战备一定会遭到危险，于是勤勉地进行军事训练，申令严密地进行防守。又导引滍水、淯水，浇灌一万多顷土地；开凿扬口，贯通到零陵、桂阳的漕运，国家和百姓都从中得到益处。杜预身体骑不上马，射箭穿不透铠甲上的叶片，可是指挥军队战胜敌人，各个将领不如他。杜预在镇守的地方，多次给洛阳权势人物赠送礼品，有人问他的原因，杜预说："我只是担心受到祸害，不是想捞取什么好处。"

王浑升迁为征东大将军，仍旧镇守寿阳。

诸葛靓躲避不出，皇帝和诸葛靓是故交，诸葛靓的姐姐是琅邪王王妃，皇帝知道诸葛靓在他姐姐家里，于是就前去会见他。诸葛靓躲进厕所，皇帝还是逼他出来见面，对他说："想不到今天又能够相会！"诸葛靓流着眼泪说："臣下不能漆身毁面，再次见到圣上，实在又愧又恨！"下诏委派他担任侍中；他坚决推辞不就任，回到乡里，终身不面对京城的方向而坐。

3 六月，恢复丹水侯司马睦的王爵，封高阳王。

4 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为乐平王,寻薨。

5 九月,庚寅,贾充等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1];帝不许。

6 冬,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威为尚书,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

7 是岁,以司隶所统郡置司州,凡州十九[2],郡国二百七十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

8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3];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广东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余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并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4],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9 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部,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

先王荒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

【注释】

①封禅：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

②十九州：据杜佑《通典》，为司、兖、豫、冀、并、青、徐、荆、扬、凉、雍、秦、益、梁、宁、幽、平、交、广等十九州。

③“皆如”句：按西汉制度，刺史仅察举郡县长吏，而不治理民众。

④永宁：西晋惠帝年号，共使用两年（公元301～302年）。

【译文】

4 秋，八月，初五，封皇帝的弟弟司马延祚为乐平王；随即去世。

2 九月，初六，贾充等人因天下统一，屡次请求封禅，皇帝不同意。

6 冬，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去世。胡威担任尚书时，曾经规劝当时政治的松缓。皇帝说：“尚书郎以下官吏，我没有加以宽容。”胡威说：“臣下的陈述，哪里是在丞、郎、令史？只是说像臣下这一类的人，如此才能严肃风气、修明法令。”

7 这一年，以司隶校尉所管辖的郡县设置司州，全国共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8 下诏说：“从前自汉朝末年开始，天下分裂，刺史在内要亲自处理政务，在外要统领兵马。现在天下统一，应该收藏起兵器，刺史职责，都要如同汉代旧例；州郡军队全部除去，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五十人。”交州牧陶璜进言说：“交州、广州东西有几千里长，不归附的有六万多户，至于服从官府管理的，才五千多家。两个州唇齿相依，只有军队才能镇守。另外，宁州各夷族，外在交、广二州上游，水路陆路都可到达，州兵不应该减省，以免显得力量单薄和空虚。”尚书仆射山涛也进言“不应该除去州郡的军备”；皇帝不接

受。等到永宁以后,盗贼到处起事,州郡没有防备,不能制服,天下于是大乱,如同山涛所说的那样。但是此后刺史又兼管军政与民政,州镇的地位越发重要了。

汉、魏以来,羌、匈奴、鲜卑投降的人,大多安置在塞内各郡。后来多次因心怀不满,杀害长官,渐渐成为民众的祸患。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上奏章说:"戎狄粗野强悍,自古以来就是祸患。魏朝初年民户稀少,西北各个郡县,都由戎人居住,向内到京兆、魏郡、弘农,到处都有他们的人。现在虽然顺从朝廷,如果百把年以后发生战乱,胡人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不用三天就到了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全都成为胡人的地盘了。应该趁着平定吴国的声威、谋臣猛将的韬略,逐渐地把内地郡县中各类胡人迁到边境地带,严格制定四方夷人出入的禁令,推行先代圣王统治边远地区的政策,这是千秋万代的良策。"皇帝不接受。

二 年

1 春,三月,诏选孙皓宫人五千人入宫。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1]。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2]。而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3],交通请竭,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山涛数有规讽,帝虽知而不能改。

2 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居辽西棘城之北[4],号曰慕容部。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冬,十月,涉归始寇昌黎[5]。

3 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陈骞薨。

4是岁，扬州刺史周浚移镇秣陵。吴民之未服者，屡为寇乱，浚皆讨平之；宾礼故老，搜求俊乂，威惠并行，吴人悦服。

【注释】

①掖庭：宫中旁舍，婕妤以下妃嫔所居住的地方。

②“宫人”句：因羊爱吃竹叶、喜好咸味，故以二者吸引羊车。

③珧（yáo 窑）。

④棘城：城名。在今辽宁义县西北。

⑤昌黎：县名，治今辽宁义县。

【译文】

二年（辛丑，公元281年）

1春，三月，下诏挑选孙皓的宫女五千人入宫。皇帝在平定吴国以后，常常从事游乐宴饮，懒于处理政务，掖庭中差不多有一万人。经常乘坐羊车，任凭羊把车拖到哪个地方，到了就设置宴乐，住了下来；宫女竞相把竹叶插在门上，地上洒上盐水，来吸引皇帝的羊车。这时皇后的父亲杨骏和他的弟弟杨珧、杨济开始当权，上下交往，私相嘱托，权势的显赫，朝中无人可比，当时人称为“三杨”，往日的大臣多被疏远了。山涛多次婉言劝说，皇帝虽然知道，却不能纠正。

2当初，鲜卑人莫护跋从塞外迁到辽西郡棘城的北面居住，称为慕容部。莫护跋生慕容木延，慕容木延生慕容涉归，迁到辽东的北面，世代归附中原王朝，多次随从征讨，有功绩，任命为大单于。冬，十月，慕容涉归初次进犯昌黎。

3十一月，二十五日，高平武公陈骞逝世。

4这一年，扬州刺史周浚迁移到秣陵镇守。吴国没有降服的民众，屡次发动叛乱，周浚都平定了；以宾客之礼对待吴国的元老旧

臣，寻访豪杰贤士，权势与恩惠并用，吴国人心悦诚服。

三　年

1 春，正月，丁丑朔，帝亲祀南郊。礼毕，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毅为司隶，纠绳豪贵，无所顾忌。皇太子鼓吹入东掖门[1]，毅劾奏之。中护军、散骑常侍羊琇[2]，与帝有旧恩，典禁兵，豫机密十余年，恃宠骄侈，数犯法。毅劾奏琇罪当死；帝遣齐王攸请琇于毅，毅许之。都官从事广平程卫径驰入护军营，收琇属吏，考问阴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后言于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几，复使以白衣领职。

琇，景献皇后之从父弟也；后将军王恺，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骑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财，竞以奢侈相高：恺以粕澳釜[3]，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4]，崇作锦步障五十里；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5]。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6]，高二尺许。恺以示石崇，崇便以铁如意碎之[7]；恺怒，以为疾己之宝。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恺比者甚众，恺悦然自失[8]。

车骑司马傅咸上书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

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人崇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无有穷极矣！”

2 尚书张华，以文学才识，名重一时，论者皆谓华宜为三公；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以伐吴之谋深疾之。会帝问华：“谁可托后事者？”华对以“明德至亲，莫如齐王。”由是忤旨，勖因而谮之。甲午，以华都督幽州诸军事。华至镇，抚循夷夏，誉望益振，帝复欲征之。冯紞侍帝，从容语及钟会，紞曰：“会之反，颇由太祖。”帝变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谢曰：“臣闻善御者必知六辔缓急之宜[8]，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进之。汉高祖尊崇五王而夷灭[9]，光武抑损诸将而克终。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异也，盖抑扬与夺，使之然耳。钟会才智有限，而太祖夸奖无极，居以重势，委以大兵，使会自谓算无遗策，功在不赏，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威权，纳之以轨则，则乱心无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坚冰之渐[10]，勿使如会之徒复至倾覆。”帝曰：“当今岂复有如会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谋画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据方镇，总戎马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征华。

【注释】

①鼓吹：乐名。主要乐器有鼓钲箫笳。按礼制，臣子到宫掖门，要下车而入，太子鼓吹入掖门为不敬。

②琇（xiu 秀）。

③饴(yí宜):同"怡",米浆。 澳(yù玉):刷洗。

④步障:古代贵族出行时为遮尘土在道路两旁设置的帐幕。

⑤赤石脂:中药名,砂石中硅酸类含铁陶土,多数为粉红色,有的呈深浅不同的大理石样花纹,中药用作止血固下药。

⑥珊瑚树:热带海中的腔肠动物,骨骼相连,形如树枝,故名为珊瑚树。

⑦铁如意:手搔,铁制的骨朵子。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

⑧怳(huǎng谎)然:失意的样子。

⑨辔(pèi配):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⑩五王:指两个韩信、彭越、英布、卢绾。

⑪坚冰之渐:语出《周易·坤卦》:"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行走在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就要到来,比喻防微杜渐,及早警惕。

【译文】

三年(壬寅,公元282年)

1春,正月,初一, 皇帝亲自到南郊祭天。礼仪结束,很感慨地问司隶校尉刘毅说:"我能同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回答说:"桓帝、灵帝"皇帝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回答说:"桓帝、灵帝出卖官职的钱进了国库,陛下出卖官职的钱落入了私人手中,以这件事来说,恐怕还不如呢!"皇帝大声地笑着说:"桓帝、灵帝的时候,听不到这种言论,现在我有耿直的臣子,当然是超过他们了。"

刘毅担任司隶校尉,举发惩处豪门权贵,一点顾忌也没有。皇太子的鼓吹乐队进入了东掖门,刘毅对他加以检举弹劾。中护军、散骑常侍羊琇,和皇帝有旧日的交情,掌管禁兵,参预国家机密大事的商讨十多年,自恃受宠,骄横奢侈,多次违犯法令。刘毅检举弹劾羊琇的罪过,应判处死刑;皇帝派齐王司马攸私下向刘毅请求宽免羊琇,刘毅答应了。刘毅的都官从事广平人程卫,直接骑马奔入中护军的军营内,拘捕羊琇的属吏,审问隐情,先进奏羊琇所犯种种罪行,然后才告诉刘毅。皇帝不得已。免去羊琇的官职。不久,

又命令羊琇以平民服饰担任官职。

羊琇，是景献皇后的堂弟；后将军王恺，是文明皇后的弟弟；散骑常侍石崇，是石苞的儿子。三人都富有财货，竞相以奢侈比高低：王恺用米浆洗锅，石崇用蜡代替柴禾；王恺用紫色的丝绵制作四十里长的行道帐幕，石崇用锦缎制作五十里长的行道帐幕；石崇用花椒粉刷房屋，王恺就用赤石脂。皇帝常常帮助王恺，曾经赏赐给他一棵两尺来长的珊瑚树。王恺把它拿给石崇看，石崇就用铁如意打碎了它；王恺发怒了，以为石崇妒嫉自己的宝物。石崇说："不值得太遗憾，现在还给你！"于是命令左右仆从取出家中全部的珊瑚树，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棵，像王恺的那么大的特别多，王恺一下心神不定，就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似的。

车骑司马傅咸上书说："先代圣王治理天下，吃肉食穿丝帛，都有一定的制度；我认为奢侈生活的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人户稠密，土地狭小，可是却有储蓄，这是由于节俭的缘故。现在土地广阔，人户稀少，可是却忧虑财物不足，这是由于奢侈的缘故。想要人们崇尚节俭，应该整治奢侈的人，奢侈的人如不被整治，反而以奢侈相夸耀，就不会有终了的时候！"

2 尚书张华，因为博学、有才干，声名显赫一时，议论的人都以为张华应该担任三公的职务；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因征伐吴国的谋划而十分嫉妒他。正巧武帝问张华："谁可以受委托料理国家后事？"张华以"能修明德行又是王室至亲的，没有人比得上齐王"来加以回答，因此违背了皇帝的旨意。荀勖借此机会进谗言毁谤他。十八日，委派张华统领幽州一切军务。张华到了镇所，安抚夷、夏民众，声誉更高，皇帝又要征他入朝。冯紞侍奉皇帝，闲谈中谈到钟会，冯紞说："钟会的反叛，都是由于太祖的缘故。"皇帝变了脸色，说："你这是什么话？"冯紞取下帽子谢罪说："臣下听说善于驾车的人，一定知道六条缰绳适度的松紧，所以孔子因仲由的胆量过人而压他，因冉求做事退缩而为他壮胆；汉高祖尊崇五个诸侯王而使他

们遭到灭门的灾祸，光武帝抑制各个将领而使他们能够安乐终身。并不是君主有仁义、残暴的区别，臣下有愚蠢，明智的差异，大半是由褒贬与夺使他们这样的。钟会的才干智力有限，可是太祖对他称赞不已，让他处在重要的地位上，交给众多的兵马，使钟会自以为谋划精密准确，从来没有遗漏差错，功劳不可奖赏，于是造成了叛乱。假使太祖采用他小小的才能，用大礼来节制他，用权力来抑制他，使他走上遵循法度的正道，那么叛乱的想法就无从产生了。"皇帝说："对"。冯纯跪拜行礼，说："陛下既然赞成臣下的话，应该想到坚冰是渐渐凝成的，不要让像钟会一样的人又走上颠覆国家的道路。"皇帝说："现在难道还有像钟会一样的人吗？"冯纯于是挥退左右侍臣，说："为陛下谋划大政方针的臣子，大功显耀于天下，拥兵镇守一方，总领兵马的臣子，都应在陛下圣明的思虑之中。"皇帝沉默不言，因此不征召张华。

3 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慕容涉归于昌黎，斩获万计。

4 鲁公贾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视起居。充自忧谥传①，从子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甲卒，无嗣，妻郭槐欲以充外孙韩谧为世孙，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曰②："礼无异姓为后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讥于后世而怀愧于地下也。"槐不听，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之，云充遗意。帝许之，仍诏："自非功如太宰，如封、无后者，皆不得以为比。"及太常议谥，博士秦秀曰："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鄫养外孙莒公子为后③，《春秋》书：'莒人灭鄫'。绝父祖

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按《谥法》：'昏乱纪度曰荒'[4]，请谥荒公。"帝不从，更谥曰武。

5 闰月，丙子，广陆成侯李胤薨。

6 齐王攸德望日隆，荀勖、冯紞、杨珧皆恶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诏诸侯之国，宜从亲者始。亲者莫如齐王，今独留京师，可乎？"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验矣。"帝以为然。冬，十二月，甲申，诏曰："古者九命作伯[5]，或久毗朝政[6]，或出御方岳，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齐王攸，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礼，主者详按旧制施行。"以汝南王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以为："攸至亲盛德，侔于周公，宜赞皇朝，与闻政事。今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7]，亏友于款笃之义[8]，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9]。若以同姓宠之太厚，则有吴、楚逆乱之谋，汉之吕、霍、王氏，皆何人也！历观古今，苟事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者，庸可保乎？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汝南王亮、杨珧共干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既无偏重相倾之势，又不失亲亲仁覆之恩，计之尽善者也。"于是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皆切谏；帝并不从。济使其妻常山公主

及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涕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乃出济为国子祭酒，德为大鸿胪，羊琇与北军中候成粲谋见杨珧，手刃杀之；珧知之，辞疾不出，讽有司奏琇、左迁太仆，琇愤怨，发病卒。李熹亦以年老逊位，卒于家，熹在朝，姻亲故人，与之分衣共食，而未尝私以王官，人以此称之。

7是岁，散骑常侍薛莹卒。或谓吴郡陆喜曰："莹于吴士当为第一乎？"喜曰："莹在四五之间，安得为第一？夫以孙皓无道，吴国之士，沈默其体，潜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禄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体国，执正不惧者，第三也；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第四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者，第五也；过此以往，不足复数。故彼上士多沦没而远悔吝，中士有声位而近祸殃。观莹之处身本末，又安得为第一乎？"

【注释】

①"充自忧"句：贾充为人奸邪，曹魏时指使他人杀害高贵乡公，故担心身后被加恶谥及良史笔诛。

②郎中令、中尉：皆为贾充封国所置官令，故下文中韩咸、曹轸（zhěn 诊）称贾充为"先公"。

③鄫（céng 层）：周代诸侯国名，姒姓，在今山东枣庄市（旧峄县）境，公元前567年为莒所灭。莒（jǔ 举）：周代诸侯国名，嬴姓，初都计斤（今山东胶县西南），春秋初迁于莒（今山东莒县），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

④昏乱纪度：扰乱国家法度。

⑤九命作伯：周代的官爵分九个等级，称九命。其中，上公九命为伯，王之

三公八命，侯伯七命，等等。等级不同，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等，都有所差别。

⑥毗(pí皮)：辅佐。

⑦干方：语出《诗经·大雅·韩奕》："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干，征伐；方，方国。"干不庭方"意为伐不归附的方国。

⑧友于：语出《尚书》逸文："惟孝友于兄弟。"(见《论语·为政》)"于"本为介词，后世人常割裂此语，"友于"连用表示兄弟间的友爱。

⑨"惧非"句：晋文帝及文明太后对待司马攸之事，见本书第八十卷晋武帝咸宁二年。

【译文】

3 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打败慕容涉归，斩首和俘获的以万计数。

4 鲁公贾充年老病重，皇帝派皇太子问候生活起居。贾充自己很忧虑身后的谥号和传记，侄儿贾模说："时间一长，是非就自然显示出来，是不能掩盖的。"夏，四月，二十五日，贾充逝世，世子黎民早死，没有后嗣，妻子郭槐想把贾充的外孙韩谧作为嫡孙，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规劝说："礼制中没有以异姓人作为后代的文字记载，现在如这样做，这会使先公在后世受到讥讽，而在地下感到惭愧。"郭槐不接受。韩咸等人上书，请求改立后嗣，奏事被扣压，没有上报。郭槐于是上表陈述此事，说是贾充的遗愿。皇帝答应了她，随即下诏："如果功业不是像太宰一样，初次受封而无后代不像太宰一样的，都不能以此为例。"等到太常议论谥号，博士秦秀说："贾充违背礼制，沉迷私情，淆乱基本的伦理。从前鄫国国君养育外孙莒公的儿子作为后代，《春秋》记为'莒人灭鄫'。断绝祖先的祭祀，开启朝廷混乱的祸源。按照《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求谥为荒公。"皇帝不听从，另谥为武公。

5 闰月，初一，广陆成侯李胤逝世。

6 齐王司马攸的德行和名望日益增高，荀勖、冯紞、杨珧都憎恨

他。冯紞对皇帝说："陛下诏令诸侯到封国，应该从亲近的人开始。亲近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齐王，现在独自留在京城，可以吗？"荀勖说："内外百官都心悦诚服地归附齐王，陛下逝世后，太子就不能继位为帝了。陛下试着诏令齐王到封国，全朝廷的官员一定以为不可以，这样我的话就应验了。"帝认为他们说得对。冬，十二月，十三日，下诏说："古时候官位九命者为伯，或者入朝辅助国政，或者出朝统领地方长官，其准则都是一样的。侍中、司空、齐王司马攸，辅佐开创新朝立下功勋，为王室辛劳，现委任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照旧，随即增高礼仪，主事官员详细按照旧制实施。"委派汝南王司马亮担任太尉、录尚书事、兼任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涛担任司徒，尚书令卫瓘担任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以为："司马攸是皇帝骨肉兄弟，德行高超，和周公相等，应该辅助皇朝，参预政事决策。现在调司马攸出京到封国，给予空虚的都督名号，而没有掌管兵马、征伐未归附国家的实权，亏损了兄弟间深厚的情谊，恐怕不是陛下遵循先帝、文明太后对待司马攸的本意。如果认为同姓王过于尊崇，就有汉代吴楚之乱的谋划，那么汉代的吕氏、霍氏、王氏，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通观古今，只要是处理政务的关键部门，没有不发生祸乱的，只是应该信任正道而求取忠良的臣子而已。如果凭着智谋计策猜疑他人，即使是亲属也要被怀疑，说到关系疏远的，难道能保证是可靠的吗？我以为太子太保缺人，应该留司马攸担任这个职务，同汝南王司马亮、杨珧共同处理朝中事务。三人地位相等，足以共同主持公道，既没有权力集中于一人的趋势，又不失去亲近亲属，以仁德待人的恩泽，这是最为完美的谋略。"在这个时候，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都恳切规劝；皇帝都不接受。王济派他的妻子常山公主和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都进入宫中，叩头到地，哭泣着请求皇帝留下司马攸，皇帝发怒了，对侍中王戎说："兄弟是最密切的亲属，现在调齐王出朝，本来是我家中的事

情，可是甄德、王济接连地派妻子来，为活人哭丧吗？"于是调王济出宫去担任国子祭酒，甄德去担任大鸿胪。羊琇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见到杨珧后就亲手杀了他；杨珧知道了这事，推说有病不外出，指使主事官吏上告羊琇，降他为太仆，羊琇心中怨恨，发病而死。李熹也以年老退位，死在家中。李熹在朝廷时，分送衣服食物给亲戚朋友，却没有私自给他们安排职位，人们因此而称赞他。

7 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有人问吴郡人陆喜说："薛莹在吴国士人中应该是第一等的吧？"陆喜说："薛莹在第四五等之间，怎能算作第一等？因为孙皓没有德政，吴国的士人，思想含蕴不外露，隐居不出仕的，是第一等；回避高位，甘居卑下职位，谋取俸禄以代替耕种的，是第二等；耿直地报效国家，坚持正道而无所畏惧的，是第三等；思考合乎时代需要的策谋，不时献上一些微有益处的建议的，是第四等；温和恭敬、修身谨严，不做谄媚的带头人的，是第五等。在这以外，不值提再得起了。所以那里的上等士人大多被埋没，而避免悔恨，中等士人有声名地位，却接近祸殃。观察薛莹为人处世的主次先后，又怎么可以算为第一等呢？"

四　年

1 春，正月，甲申[1]，以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左仆射，下邳王晃为右仆射。晃，孚之子也。

2 戊午，新沓康山涛薨。

3 帝命太常议崇锡齐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广、刘畯、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上表曰[2]："昔周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3]，皆入为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轻也。汉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赞朝政者，

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宇,表建东海也。古礼,三公无职,坐而论道,不闻以方任委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诗曰:'徐方不回,王曰旋归④。'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雳,纯之子;暾,毅之子也。雳既具草,先以呈纯,纯不禁。

事过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议曰:"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异姓则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虽有五霸代兴,岂与周、召之治同日而论哉?自羲皇以来,岂一姓所能独有?当推至公之心,与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国久长。是以秦、魏欲独擅其权而才得没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用,此前事之明验也。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帝览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谓:"博士不答所问而答所不问,横造异论。"下有司策免郑默。于是尚书朱整、褚䂮奏:"志等侵官离局,迷罔朝廷,崇饰恶言,假托无讳,请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诏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科罪。

庾纯诣廷尉自首:"雳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廷尉刘颂奏雳等不大敬,当弃市,尚书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夏侯骏曰:"官立八座⑤,正为此时。"乃独为

骏议。左仆射下邳王晃亦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曰："孚是谋主，应为戮首；但孚家人自首，宜并广等七人皆丐其死命，并除名。"

二月，诏以济南郡益齐国。己丑，立齐王攸子长乐亭侯寔为北海王。命攸备物典策，设轩县之乐[6]，六佾之舞[7]，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

【注释】

①甲申：正月辛丑朔，无甲申。

②孚（fū 敷）。 太叔：复姓。 暾（tūn 吞）。

③聃（dān 单）。

④"徐方"句：出自《诗经·大雅·常武》。徐方，指徐国，故城在今安徽泗县北。

⑤八座：封建王朝的高级官员。东汉时，以六曹尚书及尚书令、仆射为八座。魏晋时，尚书分曹，时为五曹，时为六曹；有时仆射又设左右二人，但尚书省大体仍由八人主持。

⑥轩县（xuān 玄）之乐：诸侯陈列的乐器。乐器为钟磬之类，三面悬挂（天子是四面悬挂）。

⑦六佾（yì 议）之舞：诸侯所用的乐舞。佾，舞列。六佾，意为舞者分六行，每行六人，共用三十六人。

【译文】

四年（癸卯，公元 283 年）

1 春，正月，甲申日，委派尚书右仆射魏舒担任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担任右仆射。司马晃，是司马孚的儿子。

2 十八日，新沓康伯山涛逝世。

3 皇帝命令太常商议尊崇赏赐予齐王的物品。博士庾蒙、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上奏章说："从前周朝选择贤明有

德行的臣子来辅佐王室，周公、康叔、聃季、都入朝担任三公，表明辅政大臣责任的重大；守卫疆土的职位轻微。汉朝的诸侯王，地位在丞相、三公之上，入朝辅政的，才有兼领的官职，出朝到封国，也就不再凭借朝廷官名的虚号来显示尊崇了。假使齐王贤明，就不应该凭同母弟的至亲尊戚而担任鲁地、卫地平常的职务；要是不贤明呢，就不应该大力地为他开拓封国，立下标志封在东海边。古代制度，三公没有具体职责，专门陪帝王议论政事，没有听说用一方的重任来羁绊他。只有周宣王为了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急，然后才命令召穆公征伐淮夷，所以记述这件事的诗篇说："徐国从此不敢叛，王命班师回周邦。"是因为宰相不能长期在外。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天地四方成为一家，将要多次延请三公，一道议论太平的根基，反而派遣出朝，离京城二千里，这是违背旧时法规的。"庾蒙，是庾纯的儿子；刘畯，是刘毅的儿子。庾蒙草稿写成后，先送给庾纯观看，庾纯不加禁止。

奏章经过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之手，曹志悲伤地叹息说："哪里有这样的才干，这样的亲属，不能够建立根本，辅助教化，而派遣到遥远的海角！晋国的兴盛，恐怕危险了！"于是上奏疏议论说："古代在天子左右辅助王室的，同姓的有周公、异姓的有太公，都是身在朝廷，子孙一直到第五代，都返葬于周。等到周朝衰落，虽然有五霸接连兴起，怎么能和周公、召公的大治同日而语呢？从伏羲以来，天下哪里能由一姓所独占？只是应当秉持极公正的思想，和天下人的利害是非相同，才能长久地保持帝位。所以秦朝、魏朝想独占大权，却只得到一世的天下，周朝、汉朝能分出自己的权利，亲疏贤臣就都能为他们所使用，这是从前史事的明证。我以为应该像博士等人的议论那样。"皇帝看过后，十分愤怒，说："曹志尚且不明白我的心意，何况天下人呢？"并且说："博士不回答问过他们的问题，而回答所不问的问题，放肆地编造不同的议论。"下令主事官员免除郑默的官职。尚书朱整、褚䂮于是上奏："曹志等人侵犯他人

的职权，离开自己的职守，蒙蔽朝廷，尊崇美化无礼的言论，假托古人，不知避讳，请求拘捕曹志等人，交付廷尉判罪。"皇帝下诏免除曹志的官职，以公爵归家；其他的人交付廷尉判罪。"

庾纯前往廷尉自首："庾旁把奏章的草稿给我看过，我粗浅地认可了他的意见。"下诏免庾纯的罪。廷尉刘颂上奏庾旁等人是大不敬的罪，应判为斩首示众。尚书上奏，请求同意廷尉判决，执行刑罚。尚书夏侯骏说："职官中设立八座，正是为了这种时候。"于是独自上书提出异议。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也赞同夏侯骏的议论。奏章在宫中停留了七天，皇帝才下诏说："庾旁是奏议的牵头人，应该斩首；但是庾旁家中人自行投案，可以同太叔广等七人一起免除死罪，全部除去名籍。"

二月，下诏以济南郡增益齐国。十九日，立齐王司马攸的儿子长乐亭侯司马寔为北海王。命令司马攸拥有王室特有的器物荣耀，设立轩悬的乐器，六佾的乐舞，制黄钺和朝会的车辆，以皇帝的备用车辆相跟随。

4 三月，辛丑朔[1]，日有食之。

5 齐献王攸愤怨发病，乞守先后陵[2]。帝不许，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河南尹向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德望者少；齐王卧居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纳，雄愤恚而卒。攸疾转笃，帝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其无疾；辞出数日，欧血而薨。帝往临丧，攸子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诏即诛医，以冏为嗣。

初，帝爱攸甚笃，为荀勖、冯紞等所构，欲为身后之

虑,故出之。及薨,帝哀恸不已。冯紞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之,今自薨殒,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诏攸丧礼依安平献王故事[3]。

攸举动以礼,鲜有过事,虽帝亦敬惮之。每引之同处,必择言而后发。

6 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伷薨。

7 冬,十一月,以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

8 河南及荆、扬等六州大水。

9 归命侯孙皓卒。

10 是岁,鲜卑慕容涉归卒。弟删篡立,将杀涉归子廆[4],廆亡匿于辽东徐郁家。

【注释】

①辛丑朔:三月朔日是庚子,辛丑为初二。"朔"字疑衍,或"辛丑"为"庚子"之误。

②先后:指文明皇后。

③"诏攸"句:安平献王司马孚丧礼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

④廆(wěi 尾)。慕容廆,字奕洛瑰。

【译文】

4 三月,辛丑朔日,发生日食。

5 齐献王司马攸因心中愤怒怨恨而生病,乞求守护先后的陵墓。皇帝不同意,派遣宫廷医师去验视,各个医师迎合旨意,都说没有病。河南尹向雄规劝说:"陛下的子弟虽然多,但是有德行声望的却少;齐王住在京城,益处实在重大,不可不加以考虑。"皇帝不采纳,向雄因怨恨而死去。司马攸的疾病变得更重,皇帝还催促他上路。

司马攸勉强打起精神入宫告辞，因一向讲究容貌仪态，疾病虽然严重，还是修饰得很整齐，一举一动都如同平日，皇帝更加怀疑他没有病；告辞出来只有几天，吐血而死。皇帝前去致哀。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冏跳脚大哭，哭诉父亲的病被宫廷医师所欺骗。下诏立即杀了医师，以司马冏为继承人。

起初，皇帝特别喜爱司马攸，因受荀勖、冯紞等人的挑拨离间，为身后帝位继承的事着想，所以把他调出京城。等到他逝世，皇帝悲伤不已。冯紞在一旁侍候，说："齐王声名超过他的实际才能，天下人都归向他，现在自己病死了，是国家的喜事，陛下何必过分哀伤？"皇帝止住了泪水，不再悲伤。诏令司马攸的丧礼依照安平献王的旧例行事。

司马攸一举一动都以礼法为准则，很少有过错，即使是皇帝也敬畏他。每次召他到一起居处，一定要选择好言辞才开口。

6 夏，五月，初一，琅邪武王司马伷逝世。

7 冬，十一月，委派尚书左仆射魏舒担任司徒。

8 河南以及荆、扬等六州发生大水灾。

9 归命侯孙皓去世。

10 这一年，鲜卑族慕容涉归去世。弟弟慕容廆篡位，准备杀死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廆，慕容廆逃走，藏在辽东人徐郁的家中。

五　年

1 春，正月，己亥，有青龙二，见武库井中。帝观之，有喜色。百官将贺，尚书左仆射刘毅表曰："昔龙降夏庭，卒为周祸①。《易》称'潜龙勿用②；阳在下也。'寻案旧典，无贺龙之礼。"帝从之。

2初，陈群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之士[3]，故令郡国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为之，使铨次等级以为九品，有言行修著则升之，道义亏缺则降之，吏部凭之以补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日滋。刘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营求万端，廉让之风灭，争讼之俗成，臣窃为圣朝耻之！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一人之身，旬日异状[4]，上品无寒门[5]，下品无势族[6]，一也。置州都者[7]，本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也。今重其任而轻其人，使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雠之隙结于大臣，二也。本立格之体，为九品者，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也。今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三也。陛下赏善罚恶，无不裁之以法，独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曾无赏罚之防，又禁人不得诉讼，使之纵横任意，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怒积直，不获上闻，四也。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而中正知与不知，皆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今当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无绩者更获高叙，是为抑切实而隆空名，长浮华而废考绩，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8]今不状其才之所宜而但第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徒结白论而品状相妨[9]，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

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爱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锐人事？八也。由此论之，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蔽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卫瓘亦上疏曰："魏氏承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今九域同规，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咸用土断，自公卿以下，以所居为正，无复县客[10]，远属异土。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尽才，各由乡论，则华竞自息，各求于己矣。"始平王文学江夏李重上疏[11]，以为："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则土断之实行矣。"帝虽善其言而终不能改也。

3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4 闰月，当阳成侯杜预卒。

5 是岁，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帅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来降；帝处之塞内西河。

6 罢宁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护之。

【注释】

①"龙降夏庭"句：古代传说，夏朝将亡时，有两条龙栖息于王庭。夏帝占卜，请其漦(lí离)即龙所吐的涎沫加以收藏，是吉利的。于是将其漦用柜装起来加以封存。夏亡，传于殷，殷亡，传于周。周历王时，打开观看，漦流于庭，不可除，致使宫女遇之，无夫而孕，生下了后来祸乱周朝的褒姒。

②潜龙勿用：语出《周易·乾卦》。孔颖达《正义》说："潜者，隐伏之名，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阴气始盛，阳气潜在地下……于此潜龙之时，小人道盛，圣人虽有龙德，于此时唯宜潜藏，勿

无施用。"大意为，在龙隐伏时，阴气盛，象征小人得志。因此，卜筮时遇到这句爻辞，行事当十分谨慎，不可有所施用。

③陈群(?～公元236年)：三国时魏大臣。字长文，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人。初为刘备别驾，后归曹操，官至司空、录尚书事。曹丕称帝前夕，创立九品官人法，即推选各州郡有名望的人担任"中正"，由他们将当地人士按才能分为九等，上报中央，按等选用。这一制度，后来逐渐演变为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

④状：对一个人的德行、才能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的评语。

⑤上品：魏晋九品中正制，一品无人能得，上品起初是指二三品，但其后三品不受尊重，仅二品才算上品，其他各品便是下品，或称卑品。 寒门：寒微之家，指不是门阀贵族的封建地主家庭。

⑥势族：有权势的家庭，指东汉以来世袭的大官僚大贵族，也包括魏晋的皇室及其姻亲。

⑦州都：州一级的中正，全称是州都大中正。州都、州中正、大中正皆为简称。

⑧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晋书·刘毅传》作"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于义为长，译文中姑且依之。

⑨品状相妨：魏晋时，吏部选用官吏，中正须提供被选用者的三项资料，一是家世，即簿录阀阅，二是状，即对其本人德才的评语，三是品，即综合其家世、德才所定的等级。三者中，家世标准固定，品和状却往往不相一致。如果状优而品不高，就不能得到超过本品的官位，这种情况就属"品状相妨"。

⑩县(xuàn 悬)客：客居他乡的人。

⑪文学：官名，汉代以来郡国皆置文学。略如后世的教官。晋初，诸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

【译文】

五年(甲辰，公元284年)

1春，正月，初四，有两条青龙出现在武器库房的井中。皇帝观看后，面露喜色。文武百官将要进贺，尚书左仆射上奏章说："从前有龙降落在夏朝宫庭中，终于成为周朝的祸患。《周易》中讲'潜龙勿用'，是因为阳气潜在地下的缘故。查考古代典章，没有祝贺龙出现

的礼仪。"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2 当初，陈群因为吏部不能审查考核天下所有的士人，所以让郡国各自设置中正，州一级设置大中正，由本地在朝廷任职、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担任，让他们评定人才的高下，定为九个等级，言论美善实效显著的就升级，道义方面有欠缺的就降级，吏部则依据这些资料来补充百官的缺额。实行这种制度渐久，有些担任中正的不是合适的人选，营私舞弊的情况逐日增长。刘毅上奏疏说："现在设置中正，评定九个等级，高低全由个人心意，别人的荣辱都在他们手中，掌握了天子的威势，剥夺了皇朝的权力。在公家一方不以评定失实为过错，在私人一方不以攻讦他人阴私为顾忌，用尽心机，多方营求，廉让的风气消失，争斗的习俗形成，臣下私自为圣朝感到羞耻！中正的设置，对于政治的损害大致上有八种：等级高下，依据权势强弱，判断是非，按照官场沉浮，对于同一个人，十天里就有不同的评语，上品中没有寒微之家的人士，下品中没有权势贵族子弟，这是第一种。设置州都大中正，本来应该选取为乡里舆论所推崇、众心归附的人来担任，用他们来协调不同的见解，统一言论。现在崇重他们的职权而轻忽他们的人选，使杂乱、邪恶的言论充斥于乡里，大臣之间结下猜疑交恶的祸根，这是第二种。推究确立评定标准的本意，采用九个等级，是以为才能德行有优劣之分，同辈、同类之人有高下之别。现在竟然使优劣颠倒，高下交错，这是第三种。陛下奖赏善良、惩罚罪恶，无不依法度裁断，偏偏设置中正，将一个地方的选拔重任委托给他们，竟然没有奖赏和惩罚的法令，又禁令他人，不能上告到官府，使得他们恣肆横行，没有任何顾忌，所有受到冤枉的人，心怀怨恨，不能让朝廷得知，这是第四种。一个州或郡的士人，多者数以千计，有的流离转徙到外地，有的从其他地方谋取衣食，当面连人都不认识，更何况他们全部的才识！可是中正不管知道与否，都得要定出等级、写出评语，便从官府收集这些人的善事，从传说中了解这些人的过失。过分相信自己，会有不了解人

的弊端，听取别人意见，又有众口不一的偏差，这是第五种。大凡求取人才，是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现在担任官职成效显著的，或者列在低下的等级中；在官位上没有政绩的，反而获得很高的等级，这种做法就是贬低实际的业绩而崇尚虚名。助长浮夸不实之风我而废除对官吏成绩的考核，这是第六种。大凡官府中政事各不相同，人的才能各不对等。现在不评论人的才能所最适合的工作，只是排列出九个等级，以等级录用人才，有的不是他的才能所擅长的，以评语录用人才，又为本身的等级所限制，只是写下些空言，以致第级与评语互相妨碍，这是第七种。没列入九个等级中的，不宣扬他们的罪过，列入的，不标举他们的善事，各人随自己的爱憎选拔人才，以培植私党，天下的士人怎能不放松自己的德行修养而专心一意地讲求人际交往呢？这是第八种。从这些表现来加以评论，职官名为'中正'，实际是诈伪的渊薮；职事名为'九品'，却有八种损守；古今政治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以为应该罢去中正，废除九个等级，抛弃魏朝的陈旧法规，重新建立一种完善的制度。"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也上奏疏说："魏朝处于祸乱之后，人士流转迁徙，无法详细考查，所以建立九品中正制，暂且为一时选用人才的依据。现在天下统一，广远深入的教化刚刚开始，臣下等人以为应该清除浅薄的法规，全部实行以土著为断的办法，自公卿以下官吏，以居住地为准，不再有寄居他乡、却属于遥远的本郡的人。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度，使郡县官吏举荐贤良人才，各个士人能由乡间评议论断，浮华争斗的风气就自然平息。各人仅凭自己的德行才能谋求官职了。"始平王文学江夏人李重上奏疏，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废除后，应该首先准许人户迁移，听由民众自相组合，这样真正的以土著为断的方法就可实行了。"皇帝虽然认为他们的建议很好，但终究不能改变旧制。

3冬，十二月，初十，大赦天下。

4闰月，当阳成侯杜预去世。

5 这一年，边境外匈奴胡太阿厚率领二万九千三百人的部落前来投降；皇帝把他们安置在边境内西河郡。

6 废去宁州，土地并入益州，设置南夷校尉加以统领。

六 年

1 春，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致仕，寻卒。

2 戊辰，以王浑为尚书左仆射，浑子济为侍中。浑主者处事不当，济明法绳之。济从兄佑，素与济不协，因毁济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疏济，后坐事免官，济性豪侈，帝谓侍中和峤曰："我将骂济而后官之，如何？"峤曰："济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济，切让之，既而曰："颇知愧不？"济曰："尺布斗粟之谣[1]，常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亲者疏，臣不能令亲者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峤，洽之孙也[2]。

3 青、梁、幽、冀州旱。

4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5 冬，十二月，庚子，襄阳武侯王浚卒。

6 是岁，慕容廆为其下所杀，部众复迎涉归子廆而立之。涉归与宇文部素有隙[3]，廆请讨之，朝廷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掠甚众。帝遣幽州军讨廆，战于肥如[4]，廆众大败。自是每岁犯边，又东击扶余[5]，扶余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6]。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

【注释】

①尺布斗粟:指兄弟不和。《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记载,汉文帝之弟淮南厉王刘长谋反失败,被押解到蜀郡严道县,途中绝食而死。有人因此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王济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责备晋武帝容不下齐王司马攸。

②和洽:汉魏之际官吏。字阳士,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西)人。汉献帝时,曹操辟为丞相掾属,为魏王侍中、郎中令。曹魏代汉,官至光禄勋、太常。为人耿直,敢于直谏。

③宇文部:鲜卑族中的一个强大部落。

④肥如:县名,治今河北卢龙北。

⑤扶余:少数民族政权名,治今吉林四平市西。

⑥沃沮:县名,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

【译文】

六年(乙巳,公元285年)

1 春,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辞官归家,不久去世。

2 初九,委派王浑担任尚书左仆射,王浑的儿子王济担任侍中。王浑在担负的事务中处理不得当,王济依法惩处。王济的堂兄王佑,一向跟王济不和,于是诋毁王济不能宽容他的父亲,皇帝因此疏远王济,后来因办事违法免职。王济本性极度奢侈,皇帝对侍中和峤说:"我将要责骂王济,然后封他官职,怎么样?"和峤说:"王济性格豪爽,恐怕不能耻辱他。"皇帝召见王济。严厉责让他,随后问他:"知道一点羞愧吗?"王济说:"尺布斗粟的歌谣,经常替陛下感到羞愧。别人能够使亲近的人关系疏远,臣下不能使亲近的人更为亲近,因这件事愧对陛下而已。"皇帝沉默不语。和峤,是和洽的孙子。

3 青州、梁州、幽州、冀州发生旱灾。

4 秋,八月,初一,发生日食。

5 冬,十二月,十七日,襄阳武侯王浚去世。

6 这一年，慕容删被自己的部下杀死，部众又迎接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廆，立他为单于。慕容涉归和宇文部一向有怨仇，慕容廆请求征伐宇文部，朝廷不同意。慕容廆发怒，进犯辽西，杀害民众，掠夺财物，数额巨大。皇帝派遣幽州军征伐慕容廆，在肥如交战，慕容廆的军队大败。从此，每年侵犯边境，又向东攻击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子弟们逃走，在沃沮进行守备。慕容廆夷平扶余的国都，胁迫一万多人一道归来。

七 年

1 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称疾，固请逊位，以剧阳子罢。舒所为，必先行而后言，逊位之际，莫有知者。卫瓘与舒书曰："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①，可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矣②。"

2 夏，慕容廆寇辽东，故扶余王依虑子依罗求帅见人还复旧国，请援于东夷校尉何龛③，龛遣督护贾沈将兵送之。廆遣其将孙丁帅骑邀之于路，沈力战，斩丁，遂复扶余。

3 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帅种落十万余口诣雍州降④。

4 九月，戊寅，扶风武王骏薨。

5 冬，十一月，壬子，以陇西王泰都督关中诸军事。泰，宣帝弟馗之子也⑤。

6 是岁，鲜卑拓跋悉鹿卒，弟绰立。

【注释】

①“日日”句：意谓日复一日地没有把言论变为实际行动。

②“瞻之在前”句：语出《论语·子罕》，这是孔子的弟子颜渊赞扬孔子的话，意为“看着是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比喻孔子学说的高深。

③龛(kān 刊)：人名。

④萎莎：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个部落，可能也属于匈奴族。

⑤馗(kuí 葵)：人名。

【译文】

七年(丙午，公元286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魏舒自称有病，坚决请求退位，以剧阳子爵位罢官归居。魏舒办事，一定先实行然后才讲，退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卫瓘给魏舒写信说：“经常与您一起谈论这件事，我却一直没有办到，可以说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了”。

2 夏，慕容廆进犯辽东，已故扶余王依虑的儿子依罗请求率领现有人员回到故地，向东夷校尉何龛请求支援，何龛派遣督护贾沈率兵送他回去。慕容廆派遣将领孙丁在途中阻截，贾沈奋力战斗，杀了孙丁，于是恢复了扶余国。

3 秋，匈奴胡人都大博和萎莎胡人各自带领部落十万多人到雍州投降。

4 九月，二十九日，扶风武王司马骏逝世。

5 冬，十一月，初四，委派陇西王司马泰统领关中一切军务。司马泰，是宣帝的弟弟司马馗的儿子。

6 这一年，鲜卑族拓跋悉鹿去世，弟弟拓跋绰即位。

八 年

1 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2 太庙殿陷，九月，改营太庙，作者六万人。

3 是岁，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帅种落万一千五百口来降。

【译文】

八年（丁未，公元 287 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太庙殿堂陷落，九月，改建太庙，建造者有六万人。

3 这一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又带领部落中一万一千五百人前来投降。

九 年

1 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2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3 郡国三十三大旱。

4 秋，八月，壬子，星陨如雨。

5 地震。

【译文】

九年（戊申，公元 288 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夏，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3 三十三个郡发生大旱灾。

4 秋,八月,十四日,流星陨落,如下雨一般。

5 发生地震。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二

晋纪四　起屠维作噩，尽著雍敦牂，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

1 夏，四月，太庙成；乙巳，祫祭[1]；大赦。

2 慕容廆遣使请降；五月，诏拜廆鲜卑都督。廆谒见何龛，以士大夫礼，巾衣到门；龛严兵以见之，廆乃改服戎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待客，客何为哉？"龛闻之，甚惭，深敬异之。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段国单于阶以女妻廆，生皝、仁、昭[2]。廆以辽东僻远，徙居徒河之青山[3]。

3 冬，十月，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4 十一月，丙辰[4]，尚书令济成侯荀勖卒。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5]，诸君何贺邪？"

5 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杨骏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年事，治许昌；徙南阳王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为汉王，楚王子仪为毗陵王，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畅弟歆为新野公。畅，骏之子也。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觐，伷之子也。

初，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6]，生皇孙遹。宫中尝夜失火，帝登楼望之，遹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由是奇之。尝对群臣称遹似宣帝，故天下咸归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复用王佑之谋，以太子母弟柬、玮、允分镇要害。又恐杨氏之福，复以佑为北军中候，典禁兵。帝为皇孙遹高选僚佐，以散骑常侍刘寔志行清素，命为广陵王傅。

寔以时俗喜进趣，少廉让，欲令初除官通谢章者，必推贤让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则择为人所让最多者用之。以为："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如，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优劣难分，时让则贤智显出。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则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

让，犹却行而求前也。”

【注释】

①祫(xiá 峡)祭：集中远近祖先神主于太庙进行合祭。

②皝(huàng 晃)：人名。

③徒河：县名，治今辽宁锦州市。 青山：在今辽宁义县东北。

④丙辰：十一月壬戌朔，无丙辰。

⑤凤凰池：也称凤池，禁苑中池沼。魏晋南北朝中书省设在禁苑，掌管机要，接近皇帝，故称中书省为凤凰池。

⑥才人：妃嫔名，地位在三夫人、九嫔之下，其地位同于千石以下官吏。

【译文】

恶纪四 起己酉(公元 289 年)止戊午(公元 298 年)，共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己酉，公元 289 年)

1 夏，四月，太庙建成；十一日，举行祫祭；大赦天下。

2 慕容廆派遣使者前来请求投降；五月，下诏任命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进见何龛，依照士大夫的礼节，以幅巾裹发，穿着单衣到了门口；何龛摆好严整的队伍才见他，慕容廆于是改穿年服再进去。有人问是什么缘故，慕容廆说：“主人不按礼仪对待客人，客人何必讲礼节呢？”何龛听到后，特别感到惭愧，心中十分敬重他。这时，鲜卑族中宇文氏部落、段氏部落正强大，多次侵犯、劫夺慕容廆，慕容廆用恭敬的 言辞、厚重的财货来侍奉他们。段国单于阶把女儿嫁给慕容廆，生了慕容廆、慕容仁、慕容昭。慕容廆因辽东地方荒远，迁移到徒河的青山居住。

3 冬，十月，恢复明堂和南郊祭天时的五帝神位。

4 十一月，丙辰，尚书令济北成侯荀勖去世。荀勖有才能和谋略，善于窥测君主心意，因此能保持受到宠幸。长久地在中书省，专门

掌管机要事务。等到升为尚书，十分失意迷惘。有人向他表示祝贺，荀勖说："夺去了我的凤凰池，各位何必祝贺？"

5皇帝一意追求声色享乐，以致得病。杨骏忌惮汝南王司马亮，把他排挤出京城。二十三日，委派司马亮担任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统领豫州一切军务，治所设在许昌；把南阳王司马柬改封为秦王、统领关中一切军务；始平王司马玮改封为楚王、统领荆州一切军务；濮阳王司马允改封为淮南王、统领扬、江二州一切军务；都赐予符节回到封国。立皇子司马乂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立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又封淮南王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楚王的儿子司马仪为毗陵王，把扶风王司马畅改封为顺阳王，封司马畅的弟弟司马歆为新野公。司马畅，是司马骏的儿子。封琅邪王司马觐的弟弟司马澹为东武公，司马繇为东安公。司马觐，是司马伷的儿子。

当初，皇帝把才人谢玖赏赐给太子，生了皇孙司马遹。宫中曾在夜晚失火，皇帝登上高楼观看，司马遹这年五岁，拉着皇帝的衣襟到黑暗的地方说："黑夜突然出事，应该提防意外情况，不能让火光照见君主。"皇帝由这件事而看重他。曾经对群臣称赞说司马遹很像宣帝，所以天下人都称赞敬仰他。皇帝知道太子没有才能，但是仗恃司马遹的聪明，所以没有废立太子的心意。又采用王佑的谋划，以太子的同母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镇守要害地区。又担心杨氏的逼迫，再任命王佑为北军中候，掌管皇帝的亲兵。皇帝替皇孙司马遹选择优异的辅佐人员，因散骑常侍刘寔的志向品行高尚纯洁，任命他为广陵王傅。

刘寔认为当时的风俗喜好趋炎附势，很少有人廉让，想使刚刚任命官职、送上表示推辞的奏章的人，一定要推举贤能人才，才给他把奏章送上去。一个官职有缺额，就选择被别人推让最多的人担任。认为："人之常情，是争斗就要诋毁自己所赶不上的人，谦让就会竞相推举强于自己的人。所以世间习俗喜爱争斗，就会优劣难

分，当时的风气推崇谦让，贤能的人才就能显示出来。在这个时候，能够退让加强自身修养，谦让的人就多了；即使想固守贫贱的地位，也可能。奔走追求，趋奉权势，这种情况下想让人推让，就如同倒退着走路而想前进一样。”

淮南相刘颂上疏曰[1]：“陛下以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御下，此诚时宜也。然至于矫世救弊，自宜渐就清肃；譬犹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趣，然后得济也。

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使夫异时大业，或有不安，其忧责犹在陛下也。

臣闻为社稷计，莫如封建亲贤。然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者，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其势不足独以有为。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之士，深共筹之。周之诸侯，有罪诛放其身，而国祚不泯；汉之诸侯，有罪或无子者，国随以亡。今宜反汉之弊，循周之旧，则下固而上安矣。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是以圣王之化，执要于已，委务于下，非恶劳而好逸，诚以政体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别能否，甚难察也；因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略于考终，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诚能居易执要，考功罪于成败之后，则群下无所

逃其诛责矣。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2]；秦、汉以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3]。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太重。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统领大纲，若丞相之为，岁终课功，校簿赏罚而已，斯亦可矣。今动皆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夫细过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矣。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盖由畏避豪强而又惧职事之旷，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在其中矣。是以圣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责凶猾之奏，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创业之勋，在于立教定制，使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后世凭之，虽昏犹明，虽愚若智，乃足尚也。

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恒伤太过，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窃以为过矣。"帝皆不能用。

6 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4]。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幽、冀名儒，多往归之。

7 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5]。

【注释】

①"淮南"句：王国置国相，始自汉代，国相地位相当于郡守，自晋之后改为内史。

②"古者"句：《周礼》中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合称"六卿"，而由冢宰统领众官和各类政务。

③“秦、汉”句：丞相综理众务，是西汉以前的制度。自西汉末期到东汉，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尚书省的职权不断扩大，出现了“事归台阁”的局面。

④“诏以”句：这时，匈奴五部帅被改为五部都尉。

⑤奚轲：夷人部落名，居住地不详。

【译文】

淮南相刘颂上奏疏说：“陛下因法令舒缓放纵，时间已经很长，不能突然以严厉的法令治理臣属，这的确合乎实际情况的。不过说到矫正时俗，拯救弊端，自然应该逐渐地达到清平、肃正的地步；譬如行船，虽然不能横渡迅急的河流，却应该渐渐地朝向对岸行驶，逐步地接近目的地，然后才能渡过。

从秦始以来，将近三十年了，凡是各项事业，不比以往兴盛。凭着陛下的圣明，还不能扭转衰败时代的弊政，来完成建国初期的隆盛，传给后代，不是没有筹谋吗？假如今后的帝业万一有不安定的局面，忧患的责任还在陛下身上。

臣下听说为国家命运着想，没有比分封亲属、贤臣还重要的。然而应该了解时势的特点，估计情况的变化，使诸侯遵循正道行事时，他们的力量足以保卫京城；假如怀着做坏事的念头，他们的势力不足以独自地行事。要统一这两点十分困难，陛下应该和通晓古今的人，一起深入地筹划。周代的诸侯，有罪只是杀戮或流放本人，而封国不除掉；汉代的诸侯，有罪过或没有子嗣的，封国随之灭亡。现在应该扭转汉代的弊政，遵循周代的旧制，这样就可以基础稳固、朝廷安宁了。

天下极大，事务极多，而君主极少，如同天上的太阳，所以圣王治理天下，自己掌管大权，政务交给臣属，这并不是厌恶劳累，喜欢安逸，实在是因为行政的方针应该如此。在处理事务刚开始时，要判断有能力与否，是十分难以断言的；根据事情的成败来区分功和罪，是十分容易辨别的。现在陛下对于事情的起始，常常精心考虑，

而急视考查事情的结果，这就是政治业绩之所以不能尽善尽美的原因。君主如果能秉持简易的辨别方法，大权握在自己手中，在事情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后考查功劳与罪过，文武百官就无法避开惩罚与奖赏了。

古代六卿分担职守，冢宰为辅佐之臣；秦、汉以来，九卿办理事务，丞相掌管总的职权。现在尚书制定、裁断政事；各公卿遵照执行，与古代制度相比，权力太大。应该把众多的事务分出来交给外廷官员，使他们能独自行事；尚书掌管大纲和要领，如同丞相的所作所为，年终考核功过，检查簿籍，赏功罚过而已，这样就可以了。现在一行事就向上司请示现成的谋略，上司有了过失，不能再责怪下属，到年终不能建立功绩，不知该责备谁。

细小的过失，错误的行为，就人之常情而言是必然会有的，然而却全都依据法令纠举，这样朝廷内外就没有一个站立的人了。近代以来担任监察的官员，一般都不整顿大的纲纪，而微小的过错一定纠举，大概是由于畏惧豪强，又担心荒废了自己的职责，就细心地设下密网，罗织别人的细小过失，使得弹劾的奏章接连不断，外表上看是忠于职守，实际上却在扰乱法令。所以圣王不赞成琐碎细密的文书，一定责罚凶险奸猾的奏章，这样，妨害政治的奸邪行为，就自然降伏了。创业的功勋，在于建立教化、制定法规，使遗留下去的风范可以维系人心，传递下去的功业能够帮助幼小衰弱的嗣君，后代凭借着它，即使昏庸，还能圣明；即使愚笨，也如同明智的君主，这样才是真正值得尊崇的。

至于整修官府，各种土木兴造，经常有超过限度的忧虑，不必担心不能兴办，这是将来不必要陛下操心而能自己办到的。现在辛勤地做后人不需要的事，而损害他们将依靠的功业，私下认为是不对的。"皇帝全都不能采纳。

6 下诏委派刘渊担任匈奴北部都尉。刘渊不看重钱财，喜好施舍，尽心接交，五个部落的豪杰、幽州冀州的知名学者，大多前去归

附他。

7 奚轲男女十万人前来投降。

孝惠皇帝上之上[1]

永熙元年

1 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

2 己巳，以王浑为司徒。

3 司空、侍中、尚书令卫瓘子宣，尚繁昌公主。宣嗜酒，多过失，杨骏恶瓘，欲逐之，乃与黄门谋共毁宣，劝武帝夺公主。瓘惭惧，告老逊位。诏进瓘位太保，以公就第。

4 剧阳康子魏舒薨。

5 三月，甲子，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

6 帝疾笃，未有顾命。勋旧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车骑将军杨骏独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骏因辄以私意改易要近，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其新所用者，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时汝南王亮尚未发，乃命中书作诏，以亮与骏同辅政，又欲择朝士有闻望者数人佐之。骏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去，中书监华廙恐惧[2]，自往索之，终不与。会帝复迷乱，皇后奏以骏辅政，帝颔之[3]。夏，四月，辛丑，皇后召华廙及中书令何勋，口宣帝旨作诏，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成，后对廙、劭以呈帝，帝视而无言。廙，歆之孙[4]；勋，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镇。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左右言未

至,帝遂困笃。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贾氏为皇后。

杨骏入居太极殿,梓宫将殡,六官出辞,而骏不下殿,以虎贲百人自卫。

诏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作山陵。

汝南王亮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出营城外,表求过葬而行。或告亮欲举兵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帝为手诏与石鉴、张劭,使帅陵兵讨亮。劭,骏甥也,即帅所领趣鉴速发;鉴以为不然,保持之。亮向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骏弟济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劝骏留亮,骏不从。济谓尚书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征大司马,退身避之,门户庶几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为安。但召大司马还,共崇至公以辅政,无为避也。"济又使侍中石崇见骏言之,骏不从。

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阳陵。

【注释】

①孝惠皇帝:即司马衷(公元259~306年)。字正度,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公元290~306年在位。衷为晋武帝第二子,除贪图享乐外别无所知。即位后,不理政事,由贾后擅权。"八王之乱"中,先是被赵王司马伦夺去帝位,后又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受尽凌辱,最后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

②廙(yì 意)。

③颔(hàn 汉):点头。

④歆:华歆(公元157~231年),汉魏之际官吏。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汉献帝时,官至尚书令。曹魏初年,为司徒,后转拜太尉。

【译文】

孝惠皇帝上之上

永熙元年(庚戌,公元290年)

1 春,正月,初一,改年号为太熙。

2 初九,委派王浑担任司徒。

3 司空、侍中、尚书令卫瓘的儿子卫宣,娶了繁昌公主。卫宣喜好喝酒,有很多的过失,杨骏憎恨卫瓘,想贬谪他,于是和黄门宦官策划,一起诋毁卫宣,劝武帝要问公主。卫瓘又惭愧又害怕,称说年老而退位。下诏升卫瓘的职位为太保,以公的爵位回到家中。

4 剧阳康子魏舒去世。

5 三月,初五,委派右光禄大夫石鉴担任司空。

6 皇帝病重,没有托付后事。有功的旧臣大多已去世,侍中、车骑将军杨骏独自在宫中服侍照料。大臣都不能靠近左右,杨骏因之擅自凭着个人的想法改换内侍,树立自己的心腹。恰巧皇帝的病情稍有好转,见到杨骏新近任用的人,表情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这时汝南王司马亮还没有出发,于是命令中书省撰拟诏书,司马亮和杨骏一同辅政,又想从朝廷官员中选择几个有声望的人协助他们。杨骏从中书省借出诏书观看,一到手就收藏起来,中书监华廙心中害怕,亲自前去索取,终究没交还。正值皇帝再次昏迷的时候,皇后启奏以杨骏为辅政大臣,皇帝点了点头。夏,四月,十二日,皇后召集华廙和中书令何劭,口述皇帝旨意,让他们撰拟诏书,委派杨骏担任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书写成,皇后当着华廙、何劭的面呈交给皇帝,皇帝看过没有

说话。华璠,是华歆的孙子;何劭,是何曾的儿子。于是催促汝南王司马亮赶往镇所。皇帝的病不久又稍微好了一点,问:"汝南王来了没有?"左右侍臣说没有来,皇帝于是病重垂危。二十日,在含章殿逝世。皇帝气量弘大宽厚,洞晓事理,善于谋划,容纳得下直率的言论,从来没有在人们面前失去庄重的脸色。

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改年号,尊崇皇后为皇太后,立妃子贾氏为皇后。

诏令石鉴和中护军张劭监督建造陵墓。

汝南王司马亮害怕杨骏,不敢前往办理丧事的地方,在大司马门外哭泣。在城外设置军营,上奏章请求丧事结束后再出发。有人上告司马亮想发兵讨伐杨骏,杨骏大为恐惧,告诉了太后,让皇帝亲手写诏书给石鉴、张劭,命令他们率领建造陵墓的军队讨伐司马亮。张劭,是杨骏的外甥,立即带着所领兵马催促石鉴赶快发兵;石鉴认为司马亮不会起兵,按兵不动。司马亮向廷尉何勖询问计策,何勖说:"现在朝廷内外都归向于您,您不讨伐别人却畏惧别人的讨伐吗?"司马亮不敢发兵,夜晚,奔往许昌,才得以逃脱。杨骏的弟弟杨济和外甥河南尹李斌都劝杨骏留住司马亮,杨骏不听从。杨济对尚书左丞傅咸说:"我的兄长如果召回大司马,退下位来回避他,家族差不多 就能保全了。"傅咸说:"宗室和外戚,相互依靠就能安好。只要把大司马召回,共同秉持极公正的心胸辅佐朝政,就不必要回避了。"杨济又让侍中石崇去见杨骏谈这个问题,杨骏还是不听从。

五月,十三日,将武帝安葬在峻阳陵。

杨骏自知素无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进封爵以求媚于众。左军将军傅祗与骏书曰:"未有帝王始崩,臣

下论功者也。”骏不认。祗，嘏之子也[1]。丙子，诏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预丧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复租调一年。散骑常侍石崇、散骑侍郎何攀共上奏，以为：“帝王位东宫二十余年，今承大业，而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及诸将平吴之功，轻重不称。且大晋卜世无穷，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有爵必进，则数世之后，莫非公侯矣。”不从。

诏以太尉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已以听。傅咸谓骏曰：“谅阁不行久矣[2]。今圣上谦冲，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为善，惧明公未易当也。周公大圣，犹致流言，况圣上春秋非成公之年乎[3]？窃谓山陵既毕，明公当审思进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岂在多？”骏不从。咸数谏，骏渐不平，欲出咸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将失人望。”乃止。杨济遗咸书曰：“谚云：‘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复书曰：“卫公有言[4]：‘酒色杀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而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当由矫枉过正，或不忠笃，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见怨疾乎[5]？”

杨骏以贾后险悍，多权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广为散骑常侍，管机密；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

骏为政，严碎专愎，中外多恶之。冯翊太守孙楚谓骏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当以至公、诚信、谦顺处之。

今宗室强盛,而公不与共参万机,内怀猜忌,外树私昵,祸至无日矣!"骏不从。楚,资之孙也⑥。

弘训少府蒯钦,骏之姑子也,数以直言犯骏,他人皆为之惧,钦曰:"杨文长虽暗⑦,犹知人之无罪不可妄杀,不过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与之俱 族矣。"

骏辟匈奴东部人王彰为司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兴张子厚怪而问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败。况杨太傅昵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自恣,败无日矣。吾逾海出塞以避之,犹惧及祸,奈何应其辟乎! 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计,嗣子既不克负荷,受遗者复非其人,天下之乱,可立待也。"

【注释】

①傅嘏(公元209~255年):三国时魏官吏。字兰石。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高贵乡公时,官至守尚书仆射,力劝司马师征伐毋丘俭、文钦之乱,又协助司马昭成为辅政大臣。嘏有才学,曾与李丰等人辩论才性异同。

②"谅阁"句:自汉文帝发短丧之诏,帝王不实行三年之丧已经四百多年。

③"况圣上"句:惠帝本年三十二岁。

④卫公:人名,所指何人不详。

⑤悾悾(kōng 空):诚恳。

⑥孙资(?~公元251年):三国时魏官吏。字彦龙,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魏文帝称帝不久,即以孙资为中书令,孙资同中书监刘放二人同掌机要,历事文帝、明帝、高贵乡公,共三十来年。

⑦杨文长:即杨骏,骏字文长。

【译文】

杨骏自己知道一向没有好的声望,想依据魏明帝即位时的旧

例，普通晋升封爵以求得众人的欢心。左将军傅祗给杨骏写信说："从来没有帝王刚去世，臣下就论赏功劳的。"杨骏不听从。傅祗，是傅嘏的儿子。十八日，下诏京城内外官员都提升一个等级，参与过丧事的提升两个等级，二千石以上官吏都封为关中侯，免除一年的赋税。散骑常侍石崇、散骑侍郎何攀一同上奏章，认为："皇帝确立为太子二十多年，现在继承帝业，可是颁布奖赏、晋升封爵，却比泰始建国之初和将领们平定吴国后的封爵奖赏不优厚，轻重是不相称的。而且大晋传国的世数没有穷尽，现在创立制度，应当传到后世，如果有爵位就进封，那么几代以后，就没有不是公侯的了。"杨骏不听从。

下诏委派太尉杨骏担任太傅、大都督、假黄钺，总领朝政，文武百官各负其责，听命于他。傅咸对杨骏说："帝王居丧三年的丧制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现在皇帝谦虚，把政事委托给您，可是天下人并不认为是对的，恐怕您不容易担负起来。周公是大圣人，尚且遭到毫无根据的议论，何况圣上的年纪不像当年成王那样幼小呢？私下认为陵墓建造完毕后，您应该审慎地考虑适宜的进退措施。如果能体察我的真诚，言辞哪里在乎多少呢？"杨骏不听从。傅咸多次规劝，杨骏渐渐不能忍受，想要调傅咸出京去担任郡太守。李斌说："驱逐正直的人，将会失去人心。"他才收起这个念头。杨济给傅咸写信说："谚语里讲：'生个儿子痴，了结民府事'。官府的事不容易了结的。担心你为此掉了脑袋，所以向你陈说。"傅咸回答说："卫公说地：'酒和色杀人，比正直更致命。'因酒色过度而死，人们不为之后悔，而反倒害怕因正直而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意不纯正，想以敷衍的态度保全自身而已。自古以来，以正直而招致灾祸的，应当是由于矫枉过正，或者是由于不忠实厚重，而想以严厉的态度博取名声，因而激起愤怒，哪里有一片诚恳忠心却反被怨恨的呢？"

杨骏因贾皇后阴险蛮横，精于权术，很畏惧她，所以派自己的外甥段广担任散骑常侍，掌管机密；张劭担任中护军，掌管皇帝的

亲兵。凡是诏令,皇帝看过后,就入宫呈交太后,然后颁布实行。

杨骏处理政务,苛刻琐碎、刚愎自用,朝廷内外大多憎恨也。冯翊太守孙楚对杨骏说:"您以外戚的关系,担负和伊尹、霍光相同的主持国政的责任,应该以极其公正、诚实、谦逊的胸怀处在这个职位上。现在皇族势力强盛,您却不和他们一道共同处理纷繁的事务,心中充满猜忌,外面树立私党,祸患很快就要到来了!"杨骏不听从。孙楚,是孙资的儿子。

弘训少府蒯钦,是杨骏姑母的儿子,多次以直率的言辞冒犯杨骏,别人都替他害怕,蒯钦说:"杨文长虽然昏庸,还知道别人无罪不能随意杀害,不过疏远我罢了,我得以疏远,就可以避免灾祸;否则,就和他一起被灭族了。"

杨骏征召匈奴东部人王彰担任司马,王彰逃避,不接受官职。他的朋友新兴人张宣子感到惊奇,问他是什么原因,王彰说:"自古以来,一个家族出了两个皇后,没有不衰败的。何况杨太傅亲近不正派的人,疏远有才德的人,独断专行,失败就在眼前了。我越过大海、逃出边境躲避他,还恐怕遇到灾祸,怎么会接受他的征召呢?而且武帝不为国家命运着想,继位的儿子不能承当重任,接受遗命的又不是合适的人选,天下的祸乱,可以马上遇到。"

7 秋,八月,壬午,立广陵王遹为皇太子。以中书监何劭为太子太师,卫尉裴楷为少师,吏部尚书王戎为太傅,前太常张华为少傅,卫将军杨济为太保,尚书和峤为少保。拜太子母谢氏为淑媛[1]。贾后常置谢氏于别室,不听与太子相见。初,和峤尝从容言于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2],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后与荀勖

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还，勖等并称太子明识雅度，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武帝不悦而起。及帝即位，峤从太子遹入朝，贾后使帝问曰："卿昔谓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峤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

8 冬，十月，辛酉，以石鉴为太尉，陇西王泰为司空。

9 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注释】

①淑媛：妃嫔名，为九嫔之一，地位同于九卿，银印青绶。

②淳(chún 唇)古：朴质而有古风。这里是对太子痴呆的委婉说法。

【译文】

7 秋，八月，二十六日，立广陵王司马遹为皇太子。委派中书监何劭担任太子太师，卫尉裴楷担任少师，吏部尚书王戎担任太傅，前任太常张华担任少傅，卫将军杨济担任太保，尚书和峤担任少保。任命太子的母亲谢氏为淑媛。贾皇后常常把谢氏安置在另设的房间中，不允许她和太子相见。起初，和峤曾经不慌不忙地对武帝说："皇太子有古人朴质的风气，可是衰败的时代人心诈伪，恐怕担负不了陛下的家庭事务。"武帝沉默不言。后来和荀勖等人一同侍奉武帝，武产说："太子最近入宫拜见，略有长进，你们可以一起前去他那里，让他大略地涉及一些当今事务。"回来后，荀勖等人都称赞太子见识高明、气度不凡，的确如圣明的诏令所说。华峤说："太子的禀性，跟当初一样。"武帝不高兴地站起身来。等到皇帝即位，华峤随从太子司马遹入宫拜见。贾皇后让皇帝问他说："你从前说我不能担负国家事务，今天究竟怎样？"华峤说："臣下从前侍奉先帝，曾经有过这种言辞，言辞不灵验，是国家的福气。"

8 冬，十月，初六，委派石鉴担任太尉，陇西王司马泰担任司空。

9 委派刘渊担任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元康元年

1 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

2 初，贾后之为太子妃也，尝以妒，手杀数人，又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将废之。荀勖、冯紞、杨珧及充华赵粲共营救之[1]，曰："贾妃年少；妒者妇人常情，长自当差。"杨后曰："贾公闾有大勋于社稷[2]，妃亲其女，正复妒忌，岂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废。

后数诫厉妃，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为搆己于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预政事，而为太傅骏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观、李肇，皆骏所不礼也，阴构骏，云将危社稷。黄门董猛，素给事东宫，为寺人监[3]，贾后密使猛与观、肇谋诛骏，废太后。又使肇报汝南王亮，使举兵讨骏，亮不可。肇报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玮，玮欣然许之，乃求入朝。骏素惮玮勇锐，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听之。二月，癸酉，玮及都督杨州诸军事、淮南王允来朝。

三月，辛卯，孟观、李肇启帝，夜作诏，诬骏谋反，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命东安公繇帅殿中四百人讨骏，楚王玮屯司马门，以淮南相刘颂为三公尚书[4]，屯卫殿中。段广跪言于帝曰："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

陛下审之！”帝不答。

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闻内有变，召众官议之。太傅主簿朱振说骏曰：“今内有变，其趣可知，必是阉竖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宜烧云龙门以胁之，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5]，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不然，无以免难。”骏素怯懦，不决，乃曰：“云龙门，魏明帝所造，功费甚大，奈何烧之？”侍中傅祗白骏，请与尚书武茂入宫观察事势，因谓群僚曰：“宫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阶。众皆走，茂犹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起。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右军将军裴頠[6]，问太傅所在，頠给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以頠言，遂委而去。寻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頠，秀之子也[7]。皇太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赏。”贾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手于阁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厩，就杀之。孟观等遂收骏弟珧、济，张邵、李斌、段广、刘豫、武茂及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鸯，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

【注释】

①充华：妃嫔名，为九嫔之一，地位同于九卿，银印青绶。

②贾公闾：即贾充，充字公闾。

③寺人监：太子宫中宦官头领。

④三公尚书：职官名。为五部（有时为六部）尚书之一，主断刑狱。

⑤"宜烧"三句:云龙门,为洛阳宫城正南门;万春门,为洛阳宫城东门。

⑥颁:(wěi 伟)。

⑦裴秀(公元223~271年):魏晋之际官吏、地理学家。字秀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魏末为尚书仆射,改定官制,议复五等爵位。旋为尚书令。晋初为司空。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表明地理沿革,序中提出"制图六体",为后世地图绘制学奠定了基础。

【译文】

元康元年(辛亥,公元291年)

1 春,正月,初一,改年号为永平。

2 起初,贾皇后为太子妃子的时候,曾经因为忌妒,亲手杀了几个人,又把戟掷向怀孕的侍妾,婴儿随着刀刃落到地上;武帝大怒,修治金塘城,准备废掉她。荀勖、冯紞、杨珧和充华赵粲一起设法援救她,说:"贾妃年纪轻;忌妒是妇人的本性,年长以后自然要好一些的。"杨皇后说:"贾公闾对国家有功劳,妃子是他亲生女儿,即使禀性忌妒,怎么能马上就忘记她先人的德行呢?"妃子因此得以不被废掉。

杨皇后多次劝诫激励妃子,妃子不知道皇后帮助过自己,反认为皇后在武帝面前陷害自己,更加愤恨他。等到皇帝即位,贾皇后不肯以儿媳辈的礼节侍奉杨太后,又想干预政事,却被太傅杨骏所抑制。殿中中郎渤海人孟观、李肇,都不被杨骏所尊敬,暗中设计陷害杨骏,说他将要危害国家。宦官董猛,一向在东宫听受差遣,担任寺人监,贾皇后秘密地指使董猛和孟观、李肇谋划诛杀杨骏,废去太后。又命令李肇告知汝南王司马亮,让他兴兵讨伐杨骏,司马亮不答应。李肇告知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司马玮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于是请求入京朝见。杨骏一向畏惧司马玮的勇猛强悍,想征召他又不敢,就趁他请求朝见,答应了他。二月,二十日,司马玮和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司马允来京朝见。

三月，初八，孟观、李肇启奏皇帝，夜晚撰拟诏书，诬陷杨骏谋反，京城内外严密守卫，派遣使者秉持诏书罢免杨骏官职，以侯的爵位回到家中。命令东安公司马繇率领宫廷中军队四百人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屯驻在司马门。委派淮南相刘颂担任三公尚书，在宫廷中屯守保卫。段广跪着对皇帝说："杨骏是个孤独的老人，没有子嗣，哪里有谋反的道理，希望陛下仔细考究！"皇帝不作回答。

这时杨骏住在曹爽旧时府第中，在武器库房的南面，听说宫廷内有变乱，召集官员们商议。太傅主簿朱振劝告杨骏说："现在宫内有变乱，它的意图是可以得知的，一定是宦官替贾皇后谋划，对您有不利的举动，应该烧毁云龙门威胁他们，索取肇事的领头人，打开万春门，带领东宫和外面军营中的兵士保护皇太子进入宫中，捉拿奸邪的人，宫内震惊害怕，一定会杀了奸人送出来。不然的话，没有办法避免灾难。"杨骏一向胆小怕事，拿不定主意，于是说："云龙门，是魏明帝建造的，所用功力费用十分巨大，怎么要烧它！"侍中傅祗禀告杨骏，请求和尚书武茂进入宫廷中观察事变情况，因而对官员们说："宫廷中不应该空着。"于是作揖，走下台阶。众人都跑开了，武茂还坐着不动。傅祗回过头来说："你不是天子的臣属吗？现在宫廷内外隔绝不通，不知道天子在什么地方，怎么能安闲地坐着！"武茂于是受到震惊，站了起来。杨骏的党羽左军将军刘豫在门外布下军队，遇到右军将军斐頠，问太傅在哪里，斐頠哄骗他说："刚才在西掖门遇见他坐着未经雕饰的车子，带着两个人向西面走出去了。"刘豫说："我到哪里去为好？"斐頠说："应该到廷尉。"刘豫听从斐頠的话，就抛下军队离开了。不久下诏由斐頠接替刘豫，兼任左军将军，屯驻万春门。斐頠，是斐秀的儿子。皇太后在绢帛上题写文字作为信件，射到城外，说："救护太傅的人有奖赏。"贾皇后于是宣扬太后一同谋反。不久，宫廷中军队出去烧了杨骏的府第，又下令弓箭手从阁楼上朝着杨骏的府第射箭，杨骏的兵士都不能出来。杨骏逃到马棚，就到那里杀了他。孟观等人于是拘捕了杨骏

的弟弟杨珧、杨济，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以及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鸯，都夷来三族，死的有几千人。

珧临刑，告东安公繇曰："表在石函[1]，可问张华。"众谓宜依钟毓例为之申理[2]。繇不听，而贾氏族党趣使行刑。珧号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头。繇，诸葛诞之外孙也[3]，故忌文鸯，以为骏党而诛之。是夜，诛赏皆自繇出，威振内外。王戎谓繇曰："大事之后，宜深远权势。"繇不从。

壬辰，赦天下，改元。

贾后矫诏，使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于永宁宫，特全太后母高都君庞氏之命，听就太后居。寻复讽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鲁侯绝文姜[4]，《春秋》所许。盖奉祖宗，任至公于天下，陛下虽怀无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诏。"诏曰："此大事，更详之。"有司又奏："宜废太后曰峻阳庶人。"中书监张华议："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5]，贬皇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始终之恩。"左仆射荀恺与太子少师下邳王晃等议曰："皇太后谋危社稷，不可复配先帝，宜贬尊号，废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从晃等议，废太后为庶人；诏可。又奏："杨骏造乱，家属应诛，诏原其妻庞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庞付廷尉行刑。"诏不许；有司复固请，乃从之。庞临刑，太后抱持号

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见省。董养游太学⑥，升堂叹曰："朝廷建斯堂，将以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

有司收骏官属，欲诛之。侍中傅祗启曰："昔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赴爽⑦，宣帝用为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诏赦之。

【注释】

①表在石函：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武帝纳杨骏女，杨珧向武帝上奏章，以为"自古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今后若有祸患，请凭这个奏章"得以免祸"，详见本书第八十卷晋武帝咸宁二年。　石函，是宗庙中收藏神主和重要资料的石盒。

②钟毓（？～公元263年）：三国时魏官吏。字稚叔，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魏末官至都督。曾向司马昭陈说其弟钟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后钟会谋反，时毓已去世，他的儿子得以免受牵累。详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③诸葛诞（？～公元258年）：三国时魏将领。字公休，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高贵乡公时，官至征东大将军、镇守淮南。以朝政为司马氏所操纵，起兵反抗，兵败被杀。

④鲁侯：指鲁庄公（？～公元前662年）。　文姜：鲁桓公（？～公元前694年）的夫人、庄公的母亲。文姜与桓公一道到齐国，文姜和齐襄公通奸，桓公责备她，文姜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就派人杀了鲁桓公。事后，鲁国人指责文姜，庄公即位，和文姜断绝母子关系，把她送到了齐国。

⑤赵太后：即西汉成帝赵皇后（？～公元前1年）。以善歌舞，号称飞燕。成帝纳入宫中，后立为皇后。哀帝立，尊为皇太后。平帝即位后，以成帝无疾而终被追究，贬皇太后之号，称孝成皇后。旋又废为庶人，遂自杀。

⑥董养:浚仪(今河南开封)隐士。

⑦"昔鲁芝"句:鲁芝出城投奔曹爽,见本书第七十五卷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译文】

杨珧将要受刑,告诉东安公司马繇说:"奏章在宗庙的石盒里面,可以询问张华。"众人都说应该依照钟毓的例子为他申诉。司马繇不听,贾氏的党羽也催促赶快行刑。杨珧一个劲地大声喊叫,行刑的人用刀打破了他的头颅。司马繇,是诸葛诞的外孙,从前就憎恨文鸯,把他也作为杨骏的党羽杀死了。这个晚上,诛罚奖赏都由司马繇决定,威振朝廷内外。王戎对司马繇说:"大事结束以后,应该远远地避开权势。"司马繇不听从。

初九,大赦天下,改年号。

贾皇后假托诏令,指使后军将军荀悝把太后送到永宁宫,特地保全太后的母亲高都君庞氏的性命,准许她和太后住在一起。不久,又暗示公卿和主事官吏上奏说:"皇太后暗中逐渐形成奸邪的计划,谋图危害国家,射箭传递书信,邀集将领兵士,共同作恶,自行断绝同皇室的联系。鲁庄公同文姜断绝关系,为《春秋》所赞许。遵奉祖先的业绩,应以极公正的胸怀昭示天下,陛下虽然怀着难以抑止的感情,臣下也不敢奉行诏令。"下诏说:"这是大事,再详细考虑。"主事官员又上奏:"应该废除太后称号,叫做峻阳庶人。"中书监张华建议:"太后没有得罪先帝,现在偏心于自己的亲属,是在圣世中不符合作为母后的规范,应该依照汉代废去赵太后称为孝成皇后的旧例,废除皇太后的称号,依旧称作武皇后,居住在另外的宫室中,来保全善始善终的恩德。"左仆射荀愷和太子少师下邳王司马晃等建议说:"皇太后谋图危害国家,不能再和先帝相配,应该除去尊号,废为平民送到金墉城。"于是主事官吏上奏请求依照司马晃等人建议,废去太后地位成为平民;下诏同意。又上奏:"杨骏

谋反，家属应该诛杀，诏书保全他的妻子庞氏的性命，以安慰太后的心。现在太后贬降为平民了，请求把庞氏交付给廷尉行刑。"下诏不答应。主事官员又坚决请求，于是依从了他们。庞氏将要受刑。太后抱着大声喊叫，剪断头发，叩头到地，上奏章到贾皇后那里，自称为妾，请求保全母亲性命；不被理会。董养在太学游历，登上殿堂，叹息地说："朝廷建造这座殿堂，将要用它来做什么呢？每次阅读国家赦免犯人的诏书，谋反的大罪都赦免了，至于杀害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不予以赦免，认为是国法所不能容忍的缘故。为什么公卿处事 谋议，掩饰礼法，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天地人间的法则已经毁灭，大乱就要发生了！"

主事官员拘捕杨骏的官属，想杀了他们。侍中傅祗启奏说："从前鲁芝担任曹爽的司马，闯出关门赶往曹爽那里，宣帝任用他为青州刺史。杨骏的部属，不能全部施加罪过。"下诏赦免了他们。

壬寅，征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皆录尚书事，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1]，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爵为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为武安侯，三兄皆为亭侯。

亮欲取悦众心，论诛杨骏之功，督将侯者千八十一人[2]。御史中丞傅咸遗亮书曰："今封赏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功而获赏，则人莫不乐国之有祸，是祸原无穷也。凡作此者，由东安公。人谓殿下既至，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怒？众之所怒者，在于不平耳；而

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亮颇专权势，咸复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今之处重，宜反此失，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无功而暴擢为少府③，论者谓长容，公之姻家，故至于此，流闻四方，非所以为益也。”亮皆不从。

贾后族兄车骑司马模、从舅右卫将军郭彰、女弟之子贾谧与楚王玮、东安王繇④，并预国政。贾后暴戾日甚，繇密谋废后，贾氏惮之。繇兄东武公澹，素恶繇，屡谮之于太宰亮曰：“繇专行诛赏，欲擅朝政。”庚戌，诏免遥官；又坐有悖言，废徙带方。

于是贾谧、郭彰权势愈盛，宾客盈门。谧虽骄奢而好学，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陆机、机弟云、和郁及荥阳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欧阳建、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济国刘瓌、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舆弟琨皆附于谧，号曰二十四友。郁，峤之弟也。崇与岳尤谄事谧，每候谧及广城郡郭槐出，皆降车路左，望尘而拜。

【注释】

①楙(mào 茂)。

②督将：此处当指部曲督和部曲将。释为都督、将军，似不妥，其时都督、将军没有一千多人。

③夏侯长容：即夏侯骏，骏字长容。

④贾谧：本姓韩，为贾充之女贾午和韩寿所生，贾充无子嗣，以谧为后，故改名为贾谧。

【译文】

十九日，征召汝南王司马亮担任太宰，和太保卫瓘一同总领尚书事务，辅佐朝政。委派秦王司马柬担任大将军，东平王司马楙担任抚军大将军，楚王司马玮担任卫将军、兼任北军中候，下邳王司马晃担任尚书令，东安公司马繇担任尚书左仆射射，爵位进封为王。司马楙，是司马望的儿子。封董猛为武安侯，他的三个哥哥都封为亭侯。

司马亮想要博取众人的欢心，评定诛杀杨骏的功劳，部曲督和将领封侯的有一千零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给司马亮写信说："现在封爵赏赐显赫盛大，震天动地，从古代以来，还没有过。没有功勋却获得奖赏，就没有人不喜欢国家发生祸乱，这样祸乱就没有休止了。造成这个局面的，是由于东安公。人们以为殿下到来以后，就要有所纠正，用法规加以纠正，众人哪里会生气呢？众人生气的原因，在于不公平而已；可是现在又加倍了，没有人不感到失望。"司马亮很独断独行，傅咸又规劝说："杨骏有震撼君主的威风，委派亲戚担负重任，这就是天下之所以舆论哗然的原因。现在您处于国家重要地位，应该纠正这个过失，静默地调养精神，有大的得失，才出面主持，如果不是大事，一概下放交给他人。每次经过您的门前，官吏车马，充满街道，这种盛大的场面，是应该停息的。另外，夏侯长容没有功勋却猛然提升为少府，议论的人以为长容是您的姻亲，所以做到这种官职，流言传遍了四面八方，不是有益处的。"司马亮都不听从。

贾皇后同族的哥哥车骑司马贾模、堂舅右卫将军郭彰、妹妹的儿子贾谧和楚王司马玮、东安王司马繇，一同参预国政。贾皇后凶恶乖戾，一天超过一天，司马繇秘密策划废除贾皇后，贾氏家族惧

怕他。司马繇的哥哥东武公司马澹,一向讨厌司马繇,多次向太宰司马亮诬陷他说:"司马繇擅自实行刑罚奖赏,想独掌朝政。"二十七日,下诏免除司马繇的官职;又因言辞有谬误而获罪,废为平民,迁徙到带方郡。

在这时,贾谧、郭彰权势更加显赫,宾客充满门庭。贾谧虽然傲慢、奢侈,而爱好文学,喜欢接待文人,郭彰、石崇、陆机、陆机的弟弟陆云、和郁以及荥阳人潘岳、清河人崔基、勃海人欧阳建、兰陵人缪征、京兆人杜斌、挚虞、琅邪人诸葛诠、弘农人王粹、襄城人杜育、南阳人邹捷、齐国人左思、沛国人刘瓌、周恢、安平人牵秀、颍川人陈眕、高阳人许猛、彭城人刘讷、中山人刘舆、刘舆的弟弟刘琨都依附于贾谧,号称为二十四友。和郁,是和峤的弟弟。石崇和潘岳尤其谄媚地侍奉贾谧,每次等候贾谧和广城君郭槐出门,都停下车站在路的左面,望着车过后的尘土跪拜。

3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玮刚愎好杀,恶之,欲夺其兵权,以临海侯裴楷代玮为北军中候,玮怒;楷闻之,不敢拜。亮复与瓘谋,遣玮与诸王之国,玮益忿怨。玮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皆有宠于玮,劝玮自昵于贾后;后留玮领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杨骏,卫瓘恶其反覆,将收之。盛乃与宏谋,因积弩将军李肇矫称玮命,谮亮、瓘于贾后,云将谋废立。后素怨瓘[1],且患二公执政,已不得专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诏赐玮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2],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诸宫门,免亮及瓘官。"夜,使黄门赍以授玮[3]。玮欲覆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密诏本

意也。”玮亦欲因此复私怨，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告以“二公潜图不轨，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帅径诣行府，助顺讨逆。”又矫诏“亮、瓘官属，一无所问，皆罢遣之；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遣公孙宏、李肇以兵围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

亮帐下督李龙[4]，白“外有变，请拒之”；亮不听。俄而兵登墙大呼，亮惊曰：“吾无贰心，何故至此？诏书其可见乎？”宏等不许，趣兵攻之。长史刘准谓亮曰：“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力战。”又不听，遂为肇所执，叹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与世子矩俱死。

卫瓘左右亦疑遐矫诏，请拒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瓘不听。初，瓘为司空，帐下督荣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从遐收瓘，辄杀瓘及子孙共九人，遐不能禁。

岐盛说玮：“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太子少傅张华使董猛说贾后曰：“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玮专杀之罪诛之。”贾后亦欲因此除玮，深然之。是时内外扰乱，朝廷恟惧，不知所出。张华白帝，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驺虞幡出麾众曰[5]：“楚王矫诏，勿听也！”众皆释仗而走。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遂执之，下廷尉；乙丑，斩之。玮出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曰：“幸托体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孙宏、岐盛并夷三族。

玮之起兵也,陇西王泰严兵将助玮,祭酒丁绥谏曰:"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猝,宜遣人参审定问。"泰乃止。

卫瓘女与国臣书曰:"先公名谥未显,每怪一国蔑然无言,《春秋》之失[6],其咎安在?"于是太保主簿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7],上言曰:"初,矫诏者至,公即奉送章绶,单车从命。如矫诏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给使荣晦,辄收公父子及孙,一时斩戮。乞验尽情伪,加以明刑。"乃诏族诛荣晦,追复亮爵位,谥曰文成。封瓘为兰陵郡公,谥曰成。

于是贾后专朝,委任亲党,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贾谧与后谋,以张华庶姓[8],无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筹略,为众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决,以问裴頠,頠赞成之。乃以华为侍中、中书监,頠为侍中,又以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华尽忠帝室,弥缝遗阙,贾后虽凶险,犹知敬重华;贾模与华、頠同心辅政,故数年之间,虽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

4 秋,七月,分荆、扬十郡为江州。

5 八月,辛未,立陇西王泰世子越为东海王。

6 九月,甲午,秦献王柬薨。

7 辛丑,征征西大将军梁王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

【注释】

①"后素"句:贾后怨恨卫瓘,起因为他曾建议武帝废太子,详见本书第八十卷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

②伊、霍之事:指废立君主的事情。史载,商代名臣伊尹接连辅佐汤、外

丙、中壬三朝，被称为阿衡。中壬死，传位太甲，伊尹专权自恣，将太甲放逐，七年后，太甲逃回，把他杀死。一说太甲嗣位后，怠于政事，被伊尹放逐，三年后又迎太甲复位，自此不再干预政事。西汉昭帝卒，辅政大臣霍光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贺即位不久，因为淫乱，被霍光所废，更立武帝曾孙刘询为帝。

③赍(jī机)：怀着、抱着；把东西送给别人。

④帐下督：武官名。晋制，诸公及诸大将军皆置帐下督及门下督，掌管营帐事务。

⑤豹虞幡(fān 番)：标有豹虞(兽名，古人认为它是一种仁义的野兽)的窄长的旗帜，它是指示停止战斗的标志。

⑥"《春秋》"句：《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有云："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意谓君主被杀，臣子不征讨杀君之人，没有资格做臣子。

⑦登闻鼓：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听取臣下谏议和冤情，把一面大鼓悬挂于朝堂外，允许击鼓上闻，因此叫登闻鼓。

⑧庶姓：庶族。相对于与天子同姓者而言，庶族为异姓；再就异姓中加以区分，又属于出身寒微者。

【译文】

3 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瓘因楚王司马玮刚愎自用、喜好杀人，厌恶他，想剥夺他的兵权，委派临海侯裴楷取代司马玮担任北军中候，司马玮发怒了；裴楷听说后，不敢接受任命。司马亮又和卫瓘商议，派遣司马玮和各王回到封国，司马玮更加愤怒怨恨。司马玮的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都受到司马玮的宠爱，劝说司马玮主动亲近贾皇后；皇后留下司马玮兼任太子少傅。岐盛一向和杨骏有交情，卫瓘讨厌他狡诈多变，将要拘捕他。岐盛于是和公孙宏策划，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假托司马玮的命令，向贾后诬陷司马亮、卫瓘，说他们将要策划废立君主。皇后一向怨恨卫瓘，而且担心二公掌管朝政，自己不能专权放纵，夏，六月，皇后让皇帝亲手写诏书赐给司马玮说："太宰、太保想要做出伊尹、霍光那样的事来，王应该宣布诏书，命令淮南王、长沙王、成都王屯守各处宫门，免除司马亮和卫瓘

的官职。"夜晚,派宦官拿着去授给司马玮。司马玮想再上奏,宦官说:"事情恐怕泄漏出去了,这不符合秘密下诏的本意。"司马玮也想借此机会报复自己的怨恨,于是统领自己的军队,又假托诏令召集城内外三十六支军队,告诉他们说:"二公暗中计划谋反,我现在得到诏令统领京城内外各军队,所有轮番守卫的军队,都严密地加强警卫戒备;在外营的军队,就一同率兵直接赶到临时军府,协助顺从朝廷的人讨伐叛乱。"又假托诏令"司马亮、卫瓘的僚属,一概不加追究,都罢免遣送他们回家;如果不奉行诏书,就按照军法办事。"派遣公孙宠、李肇率兵包围司马亮的府第、侍中清河王司马遐拘捕卫瓘。

司马亮的帐下督李龙,说:"外面有变乱,请求抵御他们";司马亮不采纳。不久,兵士登上墙头大声喊叫,司马亮惊慌地说:"我没有反叛的心意,为什么到了这步田地?诏书可以看一看吗?"公孙宏等人不答应,催促兵士攻进去。长史刘准对司马亮说:"从这个情形看,一定是奸邪的阴谋。府中贤明有德的人众多,还可以奋力交战。"又不采纳,于是被李肇所擒,叹息着说:"我的一片诚心,可以剖开胸膛给天下人看。"和世子司马矩一同被杀。

卫瓘的亲信也怀疑司马遐假托诏令,请求派兵抵御,等到自己上奏章得到答复之后,接受刑杀不为晚;卫瓘不听从。起初,卫瓘担任司空,帐下督荣晦犯了罪过,训斥后调遣出去。到这时,荣晦随着司马瑕拘捕卫瓘,擅自杀死卫瓘和他的子孙一共九人,司马遐不能禁止。

岐盛劝告司马玮说:"应该凭借军队的声势,诛杀贾谧、郭槐,来匡扶王室,安定天下。"司马玮犹豫不决。正好天亮,太子少傅张华派董猛劝告贾皇后说:"楚王杀了二公以后,天下的权势就全部归于他了,君主凭什么保证自身安全呢?应该以司马玮擅自诛杀的罪名杀了他。"贾皇后也想利用这个时机除掉司马玮,深深地赞同他的建议。这时,宫廷内外混乱,官员们震动恐惧,不知怎么行动为

好。张华禀告皇帝，派遣殿中将军王宫拿着驺虞幡出宫，指挥众人说："楚王假托 诏令，不要听从。"众人都丢下武器逃跑。司马玮身边不再有一个人，处境窘迫，不知该干什么，于是拘捕了他，交给廷尉；十三日，杀了他。司马玮拿出怀中的用青纸写的诏书，流着眼泪交给监督行刑的尚书刘颂观看，说："有幸成为先帝的子女，却受到如此冤枉！"公孙宏、岐盛都被夷灭三族。

司马玮起兵时，陇西王司马泰整肃军队，将要辅助司马玮；祭酒丁绥规劝说："您是宰相，不可轻易行事。而且夜晚中突然发生事变，应该派人详细了解确实的消息。"司马泰于是停止军事行动。

卫瓘的女儿给大臣们写信说："先公的名誉谥号还没昭示天下，常常奇怪全国的沉默不语，《春秋》所指责的过失，罪责在谁的身上呢？"在这时，太保主簿刘繇等人拿着黄幡，敲响登闻鼓，上言说："起初，假托诏令的人到了，卫公立即捧送印绶，独自一人乘车听从诏令。按照假托的诏令文字，仅仅免除卫公的官职，可是从前的随从荣晦，擅自拘捕卫公父子和孙子，同时杀害。乞求核查事实，施行公平的刑罚。"于是下诏诛杀荣晦全族的人，追认司马亮仍享有原来的爵位，谥号为文成。封卫瓘为兰陵郡公，谥号为成。

于是贾皇后专 断朝政，任用亲属党羽担任要职，任命贾模为散骑常侍，加官侍中。贾谧和皇后商议，以张华是异姓人，没有威逼皇帝的嫌疑，并且风度温文尔雅，善于谋划，为众人所归向，想把朝政委托给他。犹豫不决时，询问裴頠的意见，裴頠赞同这个决策。于是委派张华担任侍中、中书监，裴頠担任侍中，又委派安南将军裴楷担任中书令，加官侍中，和右仆射王戎一起掌管机要。张华对皇室尽忠，弥补阙失，贾皇后虽然凶狠险恶，还知道敬重张华；贾模和张华、裴頠同心协力辅助政事，所以几年之间，虽然皇帝昏庸，朝野还是安定太平，这是张华等人的功劳。

4 秋，七月，分出荆州、杨州中的十个郡设置江州。

5 八月，二十日，立陇西王司马泰的世子司马越为东海王。

6 九月，十四日，秦献王司马柬逝世。

7 二十一日，征召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彤担任卫将军、录尚书事。

二 年

1 春，二月，巳酉，故杨太后卒于金塘城。是时，太后尚有侍御十余人，贾后悉夺之，绝膳八日而卒。贾后恐太后有灵，或诉冤于先帝，乃覆而殡之，仍施诸厌劾符书、药物等①。

2 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注释】

①厌(yā 压)劾：用迷信的方法压服鬼魂，抵制将来可能出现的灾祸。

【译文】

二年(壬子，公元 292 年)

1 春，二月，初一，往日的杨太后在金墉城去世。这时，太后还有侍奉的人十多个，贾皇后全都削减了，断绝饮食八天就死了。贾皇后恐怕太后有灵魂，可能向先帝申诉冤情，就脸朝下殡葬她，随之又施用各种压服鬼魂的符书、药物等等。

2 秋，八月，初七，大赦天下。

三 年

1 夏，六月，弘农雨雹，深三尺。

2 鲜卑宇文莫槐为其下所杀，弟普拨立。

2 拓拔绰卒[1]，子弗立。

【注释】

①拔：亦作“跋”。

【译文】

三年（癸丑，公元 293 年）

1 夏，六月，弘农郡下冰雹，深达三尺。

2 鲜卑宇文莫槐被自己的部属杀死，弟弟普拔即位。

3 拓拔绰去世，儿子拓拔弗即位。

四　年

1 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鉴薨。

2 夏，五月，匈奴郝散反[1]，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

3 是岁，大饥。

4 司隶校尉傅咸卒。咸性刚简，风格峻整，初为司隶校尉，上言：“货赂流行，所宜深绝。”时朝政宽驰，权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2]，京师肃然。

5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3]。

6 拓跋弗卒，叔父禄官立。

【注释】

①郝（hāo 好）：姓氏。

②澹(tán 坛):河南尹的名字,姓氏失载。

③大棘城:城名,在今辽宁朝阳市东南。

【译文】

四年(甲寅,公元294年)

1 春,正月,初一,安昌元公石鉴逝世。

2 夏,五月,匈奴人郝散反叛,进攻上党,杀死长官。秋,八月,郝散率领部众投降,冯翊都尉杀了他。

3 这一年,发生大饥荒。

4 司隶校尉傅咸去世。傅咸性格刚正耿直,风度严正庄重,刚担任司隶校尉时,上言说:"贿赂盛行,这是应该严厉杜绝的。"当时朝政宽缓松懈,权贵豪强为所欲为,傅咸上奏免除河南尹澹等人的官职,京城为之秩序井然。

5 慕容廆迁徙到大棘城居住。

6 拓跋弗去世,叔父拓跋禄官即位。

五 年

1 夏,六月,东海雨雹,深五寸。

2 荆、杨、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3 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4 拓跋禄官分其国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1],自统之;一居代郡参合陂之北[2],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统之[3];一居定襄之盛乐故城[4],使猗㐌弟猗卢统之。猗卢善用兵,西击匈奴、乌桓诸部,皆破之。代人卫操与从子雄及

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说猗㐋、猗卢招纳晋人。猗㐋悦之，任以国事，晋人附者稍众。

【注释】

①濡源：地名，即濡水上源。濡水即今河北东北部的滦河。濡源之西是指今河北张北县以北及内蒙古太仆寺旗一带。

②参合陂：地名，即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

③猗㐋（yīyí 医宜）：拓跋沙漠汗儿子之名。

④盛乐故城：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译文】

五年（乙卯，公元 295 年）

1 夏，六月，东海郡下冰雹，有五寸深。

2 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发生大水灾。

3 冬，十月，武器库房发生火灾，焚毁了历代的宝物和够二百万人用的兵器。十二月，初一，重新修建武器库房，大量调集兵器。

4 拓跋禄官把他的国家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上谷郡的北面，濡水上游的西面，由自己统领；一部分在代郡参合陂的北面，命令哥哥沙漠汗的儿子拓跋猗㐋统领；一部分在定襄郡的盛乐故城，命令拓跋猗㐋的弟弟拓跋猗卢统领。拓跋猗卢善于指挥军队，向西面进攻匈奴、乌桓的各个部落，都攻破了。代郡人卫操和侄儿卫雄以及同郡的人箕澹，前往依附拓跋氏，劝说拓跋猗㐋、猗卢招引、结纳晋国。拓跋猗㐋很高兴，把国中大权委托给他们，晋国人来归附的逐渐增多。

六 年

1 春,正月,赦天下。

2 下邳王晃薨。以中书监张华为司空。太尉陇西王泰行尚书令,徙封高密王。

3 夏,郝散弟度元与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俱反[1],杀北地太守张损,败冯翊太守欧阳建。

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信用嬖人琅邪孙秀,与雍州刺史济南解系争军事,更相表奏,欧阳建亦表伦罪恶。朝廷以伦挠乱关右,征伦为车骑将军,以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 州诸军事。系与其弟御史中丞结,皆表请诛秀以谢氐、羌;张华以告梁王肜,使诛之,肜许诺。秀友人辛冉为之说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得免。伦至洛阳,用秀计,深交贾、郭,贾后大爱信之,伦因求录尚书事,又求尚书令;张华、裴頠固执以为不可,伦、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围泾阳[2]。御史中丞周处,弹劾不避权戚,梁王肜尝违法,处按劾之。冬,十月,诏以处为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俱隶安西将军夏侯骏,以讨齐万年。中书令陈准言于朝曰:"骏及梁王皆贵戚,非将帅之才,进不求名,退不畏罪。周处吴人,忠直勇果,有仇无援。宜诏积弩将军孟观,以精兵万人为处前锋,必能殄寇;不然,梁王当使处先驱,以不救而陷之,其败必也。"朝廷不从。齐万年闻处来,曰:"周府君尝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专断而

来，不可当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4 关中饥、疫。

5 初，略阳清水氐杨驹始居仇池[3]。仇池方百顷，其旁平地二十余里，四面斗绝而高，为羊肠蟠道三十六回而上[4]。至其孙千万附魏，封为百顷王。千万孙飞龙浸强盛，徙居略阳。飞龙以其甥令狐茂搜为子，茂搜避齐万年之乱，十二月，自略阳帅部落四千家还保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避乱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抚纳；欲去者，卫护资送之。

6 是岁，以扬烈将军巴西赵廞为益州刺史[5]，发梁、益兵粮助雍州讨氐、羌。

【注释】

①马兰羌：北地郡有马兰山（在今陕西铜川市北），羌人居住其中，于是作为种落之名。 卢水胡：东汉时居住在卢水（在今青海西宁市西）的胡人，于是作为种落之名，其后四处迁徙，种落名不变。

②泾阳：县名，治今甘肃平凉西北。

③略阳：郡名，西晋泰始中以广魏郡改名，治今甘肃秦安江南。 清水：县名，治今甘肃清水西北。仇池：地名，一名翟堆，又名百顷山，在今甘肃和县西南。

④蟠（pán 盘）道：盘曲的道路。

⑤廞（xīn 欣）。

【译文】

六年（丙辰，公元 296 年）

1 春，正月，大赦天下。

2 下邳献王司马晃逝世。委派中书监张华担任司空。太尉陇西王

司马泰兼任尚书令，改封为高密王。

3夏，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和冯翊、北地的马兰羌、卢水胡一起反叛，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击败冯翊太守欧阳建。

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重用自己宠爱的琅邪人孙秀，和雍州刺史济南人解系为军事发生争执，相继呈上奏章，欧阳建也上奏章揭发司马伦的罪过。朝廷因司马伦搅乱了函谷关以西的政局，征召司马伦担任车骑将军，委派梁王司马肜担任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解系和他的弟弟御史中丞解结，都上奏章请求诛杀孙秀来向氐人、羌人谢罪；张华把这件事告诉了梁王司马肜，让他杀孙秀，司马肜答应了。孙秀的朋友辛冉为他劝告司马肜说："氐人、羌人自己反叛，不是孙秀的罪过。"孙秀因此得以免死。司马伦到洛阳，采用孙秀的计策，和贾谧、郭彰密切交往，贾皇后很宠爱信任他，司马伦于是请求统领尚书事务，又请求担任尚书令；张华、裴頠坚持认为不可以，司马伦、孙秀因此而怨恨他们。

秋，八月，解系被郝度元击败，秦州、雍州的氐人、羌人全部反叛，立氐人首领齐万年为皇帝，包围泾阳。御史中丞周处，弹劾官吏不回避权贵国戚，梁王司马肜曾经违犯法度，周处依法弹劾他。冬，十月，下诏委派周处担任建威将军，和振威将军卢播一起隶属于安西将军夏侯骏，去讨伐齐万年。中书令陈准在朝廷中说："夏侯骏和梁王都是尊贵的亲属，不是担任将帅的人材，进攻不谋求名声，退却不害怕获罪。周处是吴国人，忠诚耿直，勇敢果断，只有仇人，没有私交。应该诏令积弩将军孟观，率领精兵一万人充当周处的先锋，一定能够消灭敌寇；否则，梁王就会命令周处作先锋，采用不救援的形式来陷害他，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朝廷不听从。齐万年听说周处到来，说："周府君曾经担任过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能，如果有独自决断的权力而来，是不能抵挡的；要是接受别人的统领，这次就要被擒获了！"

4关中发生饥荒、瘟疫。

5 起初。略阳郡清水县氐人杨驹住在仇池山。仇池山有一百顷土地，它的旁边有二十多里的平地，四面陡峭高耸，修建羊肠小道，盘旋三十六转才能登上去。到他的孙子杨千万时，归附魏国，封为百顷王。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逐渐强盛，迁徙到略阳居住。杨飞龙以他的外甥令狐茂搜做儿子，令狐茂搜躲避齐万年的叛乱，十二月，从略阳率领部落四千家退回仇池山，谋求自保，自己加号为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躲避叛乱的，很多都去依附他，令狐茂搜就加以接纳和安抚；想离开的，就赠送财物，保护他出去。

6 这一年，委派扬烈将军巴西人赵廞担任益州刺史，调发梁州、益州的军队粮食，协助雍州讨伐氐人、羌人。

七 年

1 春，正月，齐万年屯梁山[1]，有众七万；梁王肜、夏侯骏使周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肜、骏不听，逼遣之。癸丑，处与卢播、解系攻万年于六陌[2]。处军士未食，肜促令速进，自旦战至暮，斩获其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左右劝处退，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朝廷虽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

2 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3]。

3 丁丑[4]，京陵元公王浑薨。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

戎为三公，与时浮沈，无所匡救，委事僚寀[5]，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6]，昼夜会计，常若

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7],老、庄明白然[8],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9]!"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10]。

是时,王衍为尚书令,南阳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衍与弟澄,好题品人物,举世以为仪准。衍神情明秀,少时,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11]? 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乐广性冲约,与物无竞。每谈论,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王澄及阮咸、咸从子修、泰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尼、新蔡毕卓[12],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胡毋辅之尝酣饮,其子谦之窥而厉声呼其父字曰:"彦国! 年老,不得为尔!"辅之欢笑,呼入共饮。毕卓尝为吏部郎,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乐广闻而笑之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衍之徒皆爱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裴頠著《崇有论》以释其蔽曰:"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盖有饰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陈空无之美。形器之累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

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习，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19]，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

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渊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然习俗已成，颜论亦不能救也。

4 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积五岁，降附者三十余国。

【注释】

①梁山：地名，在今陕西乾县西北，西南逶迤至今扶风县北境。

②六陌：地名，在今陕西乾县西北。

③斛（hú 胡）：量制单位名。魏晋时一斛为十斗，约合今二万毫升。当时米价，通常是一斛一百五十文钱上下。

④丁丑:七月丁未朔,无丁丑。

⑤寀(cǎi 彩):同事的官员。

⑥牙筹:用象牙制成的筹码,是计算用具。

⑦名教: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中心正名定分的封建礼教。内容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

⑧自然:非人力造成的天然的状态。这是魏晋玄学家所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哲学上,他们认为自然是人世间一切规律的本源。反映到政治方面,就是主张无为而治。反映到人生态度方面,就是希望摆脱礼法的束缚,无拘无束地生活。

⑨将无同:含义历来众说纷纭,这里采用吕叔湘先生的意见,三字中,"将无"是表示测度而意思偏于肯定的词语,不可拆开,全句意谓"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吧"。

⑩三字掾(yuàn 院):凭三个字换来的属员。按《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此事,说是阮修与王衍对话。本处记载,系依据《晋书·阮瞻传》。

⑪宁馨:如此,这样。

⑫王尼(rèn 仁):据《晋书》第四十九卷,此人作"王尼","字孝孙,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书第八十七卷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中有"河内王尼",亦为此人。

⑬裸裎(chéng 呈):赤身露体。

【译文】

七年(丁巳、公元297年)

1 春,正月,齐万年屯驻梁山,有七万军队;梁王司马肜、夏侯骏命令周处率领五千人马去进攻他们。周处说:"军队没有增援,一定会失败,不仅个人丧身,也替国家招来耻辱。"司马肜、夏侯骏不听从,强迫派遣他出征。初四,周处和卢播、解系在六陌攻击齐万年。周处的兵士还没进餐,司马肜就催令他急速进兵,从天亮战到天黑,杀死、俘获了不少敌人,弓弦断绝、弓箭用尽,救兵不到。身边的人劝周处退兵,周处按着剑说:"这是我竭尽忠诚奉献生命的日子!"于是奋力战斗而死。朝廷虽然因这件事责备司马肜,但也不能

对他加罪。

2 秋，七月，雍、秦二州发生大旱灾，出现瘟疫，米价一斛的金额达到一万文。

3 丁丑，京陵元公王浑逝世。九月，委派尚书右仆射王戎担任司徒，太子太师何劭担任尚书左仆射。

王戎做三公，随波逐流，没有一点匡正补救，把政事委托给僚属，轻松地外出游玩。秉性又贪婪吝啬，田园遍布天下，还经常拿着象牙制成的筹码，日夜进行计算，总像衣食不足的样子。家中有品种很好的李树，卖李子生怕别人得到了种子，常常将李核钻上洞。凡是他所奖赏提拔的人，都专门讲究虚名。阮咸的儿子阮瞻曾经拜见王戎，王戎问他说："圣人推崇礼法名分，老子、庄子标榜天然的状态，他们的意旨有什么异同？"阮瞻说："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吧！"王戎赞叹了很久，于是征召他为属吏。当时的人把阮瞻叫做"三字掾"。

这时，王衍担任尚书令，南阳人乐广担任河南尹，都擅长虚玄的谈论，心思用在现实事物以外的抽象道理上，在当时声名显赫，在朝在野的人士，争相仿效他们。王衍和弟弟王澄，喜好评价人物的高下，天下人都把他们的评价作为标准。王衍的神情仪表英秀出众，年少的时候，山涛见到他，赞叹了很久，说："哪一个老妇人，生下这样好的孩儿？然而妨害天下百姓的，未必不是这个人！"乐广秉性淡泊宁静，和他人没有争斗之心。每次谈论，用简约的言辞分析事理，使人感到满意，而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凡是评论人物，一定首先称赞别人的长处，那么别人的短处，就不须讲也显示出来了。王澄和阮咸、阮咸的侄儿阮修、泰山人胡毋辅之、陈国人谢鲲、城阳人王尼、新蔡人毕卓，都把放纵任性当作通达，甚至于狂饮烂醉、赤身露体，也不认为是不好的事。胡毋辅之曾经畅饮，他的儿子胡毋谦之看见了，高声叫着他父亲的表字说："彦国！年纪老了，不能这样做！"胡毋辅之欢快地笑起来，喊他进去一起喝酒。毕

卓曾经担任吏部郎,近邻家中酿造的酒熟了,毕卓因为喝醉了,夜晚跑到藏酒的地方偷酒喝,被掌管酒的人捆住了,次日早晨一看,竟然是毕吏部。乐广听到后笑着说:"礼法名分内本来有快乐的地方,何必要这样做呢?"

当初,何晏等人师法老子、庄子,建立的理论认为:"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以无作为根本。无,揭示事物真象,使人事各得其宜,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不存在的。阴和阳凭借它来生成万物,贤明的人凭借它来养成美德。所以,无的作用,虽没有爵位却是很贵重的!"王衍一伙人都很喜欢推崇这种理论。因此,朝廷官吏都把轻浮放纵看作美好的事,荒废自己的工作。裴頠写作《崇有论》,用来消除这种理论的弊端说:"谋利的欲望可以削弱,却不能完全断绝,各类事务可以节省,却不能全部没有。有些巧加粉饰作为高谈阔论的工具的人,周密地列举有形事物的过失,极力陈说虚幻抽象的美好。具体事物的过失是可验证的,虚幻抽象的道理却难以核查;善辩的文章能够取悦大众,貌似正确的言论足以迷惑人心;众人的视听被它眩惑了,就沉迷在现成的通行说法中。虽然也有不少不赞同这种理论的人,言辞却不能表达他们的意旨,屈从于所熟悉的观点,于是以为虚幻抽象的道理实在不可掩盖。一人首倡,百人附和,听信了就不再回头,于是鄙薄治理社会的事务,轻视事功利益的作用,崇尚虚浮不实的事情,贬低有实际才干的贤士。既为人心所顺从,名和利随之而来,于是善辩的人扩展它的言辞,言语迟钝的人赞美它的意旨。创立学说凭借虚幻抽象的道理,叫做幽深微妙;处于官位上不亲自履行职责,叫做高雅脱俗;自身修养抛弃了廉洁的操行,叫做心胸开阔;所以磨练德行的风气,更加衰微。放荡的人凭借这个理由,有的违背吉礼与凶礼的法规,轻忽外表的仪容和举止,亵渎长幼之间的次序,混淆贵贱之间的等级,更厉害的竟然赤身露体,轻浮无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亏于士人的德行。

一切事物中拥有形体的,虽然是从'无'里面产生的,但在产生

之后，就以‘有’为自己的属性，那么，‘无’就是‘有’所遗弃的东西了。所以，养育已经产生出来的实体，不是‘无’的作用所能成全的；治理已经出现的民众，不是不施行刑治所能管理得了的。心不是事情，但办理事情一定出于心的支配，却不能说心是没有的；工匠不是器具，但制造器具一定需要工匠，却不能说工匠不是实有的。所以，想获得深渊中的游鱼，不是安卧家中所能得到的；击落高墙上的飞鸟，不是安闲地垂着手所能成功的。从这些道理来看，成全‘有’的东西都是已有的事物，虚幻抽象的东西对于已有的一切生物，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习俗已经形成，裴頠的言论也不能阻止。

4 拓跋猗㐌渡过沙漠向北进发，又向西攻掠各国，过了五年，归附的有三十多个国家。

八　年

1 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2 秋，九月，荆、豫、徐、杨、冀五州大水。

3 初，张鲁在汉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1]。魏武帝克汉中，李氏将五百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号曰巴氐。其孙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骑射，性任侠，州党多附之。

乃齐万年反，关中荐饥，略阳、天水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心。流民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2]，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

至汉中，受流民赂，表言："流民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剑阁，太息曰："刘禅有如此地，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闻者异之。

4 张华、陈准以赵王、梁王相继在关中，皆雍容骄贵[3]，师老无功，乃荐孟观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讨齐万年。观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

【注释】

①賨(cóng 从)：古代巴人对赋税的称呼，外界人士于是称巴人为賨人。宕渠：县名，治今四川渠县东北。

②苾(bì 毕)。

③雍容：舒缓自得的样子。

【译文】

八年(戊午，公元 298 年)

1 春，三月，十九日，大赦天下。

2 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发生大水灾。

3 起初，张鲁在汉中，賨人李氏从巴西郡宕渠县前去依附他。魏武帝攻下汉中，李氏率领五百多家归顺，被任命为将军，迁到北方的略阳郡，号称为巴氐。李氏的孙子李特、李庠、李流，都有材力而又勇武，擅长骑马射箭，秉性负气仗义，乡里人士大多依附他们。

等到齐万年反叛，关中连年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民众迁徙流离，进入汉川谋求食物的有几万家，道路上有生病和穷困的人，李特兄弟经常尽心救护、赈济他们，因此得到众人的欢心。流民到了汉中，上书请求到巴、蜀谋生，朝廷加以商议，不同意他们的请求，派遣侍御史李苾秉持符节前去慰问，并且监督他们，不让他们

进入剑阁。李苾到了汉中，接受流民贿赂，上奏章说："流民十万多人，不是汉中一个郡所能赈济得了的；蜀地有粮仓储蓄，人民又获得丰收，应该命令流民到那里谋生。"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因此，流民分散到梁州、益州，不能禁止住。李特到剑阁，出声长叹，说："刘禅有这样的地方，却双手反绑向别人投降，岂不是个才能低下的人吗？"听到的人都对他感到惊异。

4 张华、陈准因赵王、梁王相继驻守关中，都行动迟缓，尊贵骄横，军队疲劳而无功绩，于是推荐沉着刚毅，有文武才干的孟观，指派他讨伐齐万年。孟观亲自上阵，大战十多次，都打败了敌军。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三

晋纪五　起屠维协洽，尽上章涒滩，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

1 春，正月，孟观大破氐众于中亭[1]，获齐万年。

2 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2]，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强，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

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建武中[3]，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4]，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5]，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6]，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7]，仅乃克之。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8]，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

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有寇暴，所害不广矣。

【注释】

①中亭：水名，又称中亭川，即今陕西渭水支流漆水河。

②要、荒：即要服、荒服，是国家的边境地带。《尚书·禹贡》中，对全国土地有很严格的划分：王城以外的五百里属于甸服，也称畿服；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为绥服，绥服以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以外五百里为荒服。

③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起于公元25年，止于公元56年。

④数岁之后：从马援讨伐羌人至东汉安帝"永初之元"，共有70多年，当作"数十岁之后"。

⑤永初之元：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

⑥邓骘(？～公元121年)：东汉大臣。字昭伯，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妹为和帝皇后。和帝少子殇帝卒，骘与妹(时为太后)定策立安帝。任大将军，专断朝政。后为安帝所杀。

⑦任尚(？～公元119年)：东汉将领。和帝时，官至护乌桓校尉。安帝时，任西域都护、护羌校尉等职。长期转战西北，颇有战功，后因罪被杀。 马贤(？～公元141年)：东汉将领。安帝时为护羌校尉，顺帝时为征西将军，长期转战西北，有战功，后死于讨羌战斗中。

⑧先零：在今甘肃、青海的湟水流域。 罕幵(jiǎn 坚)：在今甘肃临夏东北。 析支：在今青海积石山至贵德县河曲一带。

【译文】

晋纪五 起己未(公元299年)，止庚申(公元300年)，共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己未，公元299年)

1 春，正月，孟观在中亭把氐族军队打得大败，俘获了齐万年。

2 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狄扰乱华夏，应该及早断绝这个

祸源，于是写作《徙戎论》来告诫朝廷说："夷、蛮、戎、狄，居住在要服、荒服地带，夏禹平定九州，西戎随之服从了。他们的本性贪婪，凶暴强悍，没有仁爱之心。四夷当中，戎、狄最为厉害，衰弱时就畏惧降服，强盛时就入侵背叛。当他们强盛时，即使是汉高祖也被围困在白登、汉文帝也驻军到霸上。当他们衰弱后，即使是衰微的汉元帝、汉成帝时，单于也入京朝见。这是已成事实的明证。所以，有道德、才能的君主治理夷、狄，只是时时有准备地对待他们，毫不松懈地防御他们，即使他们叩头至地、赠送礼品，边境城池也不放松坚固的守备，他们强横凶暴地进犯，军队也不进行遥远的征讨，期望使得境内获得安宁，边境不被侵占罢了。

等到周朝失去控制力量，诸侯擅自征伐，边境防守不严密，各国为自己的利害着想而不能一心，戎、狄趁着这个机会，得以进入中国，有的诸侯国还加以引诱安抚，作为自己的辅助力量，从这时起，四方夷人交相入侵，和中国民众杂居在一起。等到秦始皇兼并天下，军队的声威远远地达到四面八方，驱逐胡人，赶走越人，在这时，中国境内不再有四方夷人了。

汉朝建武年间，马援兼任陇西太守，讨伐反叛的羌人，把残余的羌人迁徙到关中，安置在冯翊、河东荒芜的地区。几年地区，种族生育，人口增多，既仗恃自己的兵强马壮，又痛恨汉族人侵犯了他们；永初元年，各个部落的羌人发动叛乱，杀死将领太守，攻破城池，邓骘战败而逃，侵犯到了河内，十年时间里，夷人、华夏都疲敝了，任尚、马贤，仅仅勉强战胜他们。从此以后，残余的势力不能消灭，稍有时机，就又入侵反叛，中古时代的敌寇，以这为最大。魏国兴起的初期，和蜀国隔绝，边疆上的戎人，一时倒向魏，一时倒向蜀。武帝把武都郡的氐人迁徙到秦川，想以此来削弱敌人、增强国力，抵御蜀寇，这只是暂且适宜的计策，不是万代的利益。现在承受的，已经是它造成的弊端了。

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有听说戎、狄

适宜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不是我们同族,他的心念必然不同。可是却利用他们的衰败,迁移到京城周围,官吏百姓傲慢嬉戏,欺侮他们的衰弱,使他们的怨气深入骨髓;到了人口增殖势力强大了,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反叛的心理。凭着贪婪强悍的本性,怀着愤怒的心情,等待机会,趁着便利,就做出反叛的事来;而且住在疆域的内部,没有要塞屏障的隔绝,袭击没有戒备的民众,收取遍布野外的储蓄,所以它的祸乱能够蔓延,巨大的危害难以预测,这是必然的情势,是已经有过验证的事实。现在恰当的做法,是应该趁军队力量正强盛,各种事务还没有停止,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所有羌人,安置到先零、罕幵、析支的土地上居住,迁徙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使他们从这些地方出去回到陇西,住在阴平、武都地界上,供给他们在道路上需要的粮食,使每人足以到达目的地,各自归附自己的种族,回到自己的故土,命令属国都尉、抚夷护军去就地加以安顿。戎人、晋人不相混杂,各得其所,纵使有扰乱华夏的想法,有战争的警报,却因和中国相距遥远,中国隔着山河,即便进犯,造成的危害也不大了。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已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流散,离遏未鸠[1],

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德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2]，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3]，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4]，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5]。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正始中[6]，毋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

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土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

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⑦。'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3 骑骑常侍贾谧侍讲东宫，对太子倨傲，成都王颖见而叱之；谧怒，言于贾后，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邺。征梁王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以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镇关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⑧，非至亲不得镇关中，颙轻财爱士，朝廷以为贤，故用之。

【注释】

①离逖：远离。　鸠：聚集，纠合。

②糁(sǎn 散)粒：饭粒。

③"使右贤王"句：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6年)，呼厨泉入朝，曹操将他扣留下来，而派有功于汉朝的右贤王去卑归国，管理南匈奴。

④咸熙：曹魏元帝年号，起于公元264年，止于公元265年。

⑤谷远：县名，在今山西沁源南。

⑥正始：曹魏齐王曹芳年号，起于公元240年，止于249年。

⑦"惠此中国"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民劳》，大意为"国家搞好京城富，安抚诸侯不费力。"

⑧石函之制：石函是宗庙中收藏神主的地方，皇帝把制定的有关国家命运的法规收藏在这里，称为石函之制。

【译文】

诘难的人会说：氐寇刚刚平定，关中又出现饥荒瘟疫，百姓忧愁困苦，都盼望安宁；却想调发疲惫劳瘁的民众，迁徙心中有猜疑的敌寇，恐怕会搞得国力衰落，事业不能完成，从前的祸害没有消除，而后来的变乱又突然地出现。回答说：您以为现在的众多氐人是还拥有剩余的资本，悔恨曾经作恶而回心向善，感念我们的德义恩惠而来归顺的呢？还是势力衰竭，才智力量都已用尽，害怕我们

出兵诛杀因此到这一步的呢？应该说，是没有剩余的力量，势力衰竭的缘故。那么我们就能控制他们生命的长短，使他们进退都听从命令。喜欢自己事业的人不会变易自己的工作，安于自己居住地的人没有迁徙的心思。正当他们自己猜疑恐惧，急促不安的时候，所以可以用军队的威力加以控制，使他们怎么也不会违抗。等到他们死亡流徙，远远地分散而没有聚集，和关中的人民家家户户都结仇的时候，所以可以远远地迁往边境地区，使他们的心中不怀念居住过的地方。圣人贤士谋划事情，在没有发生时就预先准备，在没有混乱时就预先治理，道义又显露，却能平定天下，德行不显著，却能成就事业。次一等的人，是能把祸乱转变为吉祥，凭借衰败造成功业，遇到困境一定渡过，遇到闭塞可以通畅。现在您遇到敝坏事情的末节而不考虑首先加以改变，吝惜改变车轮行迹的辛勤而遵循翻过车的轨道，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关中的人有一百多万，大略估算人口的多少，戎人、狄人占了一半，无论居住与迁徙，都必须有口粮。假若有极端穷困，粮食无以为继的人，就应当用尽关中的粮食，来保全他们的生命，他们一定不会困死在沟壑当中，却不进行侵犯掠夺的破坏行为。现在我们把他们迁徙，沿途供应粮食直至到达，归附他们的种族，使他们自相周济，秦地的人因此而得到他们将占用的一半的粮食，这就是以口粮资助离开的人，把仓中的积谷留给居住的人，缓解了关中的逼迫，消除了盗贼的根源，去掉了日夜的损伤，建立了长久的利益。如果畏惧短暂行为的微小辛劳，却忘记长期安乐的重大策略，吝惜短时期的繁杂痛苦，却留下长久的敌寇，这不是所说的创造业绩，把基业传给后世，为子孙们着想的谋略。

并州的胡人，本来是匈奴这个凶恶的敌寇，建安年间，命令右贤王去卑，引诱呼厨泉成为人质，准许他们的部落散布到六个郡中居住。咸熙年间，因为一个部落太强大，分开由三帅统领，泰始初年，又增为四个，在这时，刘猛在境内反叛，连结塞外的敌寇，最近

郝散的变乱，又在谷远 爆发。现在五个部落的民众，户数已有几万，人口的众多，超过了西戎；他们天性勇猛果敢，骑马射箭的敏捷，强过氐人、羌人一倍。如果有意外的战争忧患，那么并州地区是值得担忧的。

正始年间，毋丘俭征讨高句骊，把残余的部落迁徙到荥阳。开始迁徙的时候，有几百户；子孙繁衍，现在已经数以千计了；几代以后，一定会到旺盛的地步。现在百姓失去耕地，有的还逃亡反叛。狗和马匹肥壮充实了，就会咬人，何况是夷、狄，怎能不发生变乱？只不过他们力量薄弱，势力不够而已。

治理国家的人，忧患不在于缺少而在于不安定，凭着广阔的四海，富足的百姓，哪里还需要把夷人包括在内以后才能取用富足呢？这些人都可以下令遣送上路，回到他们本身的地域，抚慰他们旅居外地、怀念故土的意念，消除我们华夏细微的忧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功德可以长久影响后世，在计策中是最有长处的！"朝廷不能采用。

3 散骑常侍贾谧在东宫授课，对太子傲慢无礼，成都王司马颖见到了大声呵斥他；贾谧很生气，告诉了贾皇后，调司马颖出京担任平北将军，镇守邺城。征召梁王司马彤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委派河间王司马颙担任镇西将军，镇守关中。起初，武帝订下制度保留在宗庙里，不是最亲近的人不能镇守关中，司马颙看轻财货、喜爱士人，朝廷认为他贤明，所以任用他。

4 夏，六月，高密文献王泰薨。

5 贾后淫虐日甚，私于太医令程据等；又以篮箱载道上年少入宫[1]，复恐其泄出，往往杀之。贾模恐祸及己，甚忧

之。裴頠与模及张华议废后，更立谢淑妃。横、华皆曰："主上自无废黜之意，而吾等专行之，倘上心不以为然，将若之何？且诸王方强，朋党各异，恐一旦祸起，身死国危，无益社稷。"頠曰："诚如公言。然宫中逞其昏虐，乱可立待也。"华曰："卿二人于中宫皆亲戚，言或见信，宜数为陈祸福之戒，庶无大悖，则天下尚未至于乱，吾曹得以优游卒岁而已。"頠旦夕说其从母广城君，令戒谕贾后以亲厚太子，贾模亦数为后言祸福；后不能用，反以模为毁己而疏之；模不得志，忧愤而卒。

秋，八月，以裴頠为尚书仆射。頠虽贾后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权位。寻诏頠专任门下事[2]，頠上表固辞，以"贾模适亡，复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为圣朝累。"不听。或谓頠曰："君可以言，当尽言于中宫；言而不从，当远引而去。倘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从。

帝为人戆騃[3]，尝在华林园闻虾蟆[4]，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时天下荒馑[5]，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权在群下，政出多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互市。贾、郭恣横，货赂公行。南阳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6]，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7]，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

人,惟钱而已!"

又,朝臣务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议,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狱讼繁滋。裴頠上表曰:"先王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去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事轻责重,有违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风,兰台主者惩惧前事,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按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恐奸吏因缘,得为浅深也。"既而曲议犹不止,三公尚书刘颂复上疏曰:"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难以检其下,事同议异,狱犴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8];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9];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10]。天下万事,自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乃下诏,"郎、令史复出法驳案者,随事以闻。"然亦不能革也。

颂迁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用权,仕者欲速,事竟不行。

裴頠荐平阳韦忠于张华,华辟之,忠辞疾不起。人问

其故，忠曰："张茂先华而不实[11]，裴逸民欲而无厌[12]，弃典礼而附贼后，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哉？逸民每有心托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渊而余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13]？"

关内侯郭煌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注释】

①簏（lù 路）：竹箱。

②"寻诏"句：按晋制，侍中和给事黄门侍郎一同管理门下省的各种事务，贾皇后却让裴頠一人统领，所以裴頠要上表固辞。

③戇騃（zhuàng sì 壮祀）：愚蠢、痴呆。

④虾蟆（má 麻）：青蛙和癞蛤蟆的统称。

⑤馑（jǐn 紧）：菜蔬无收。

⑥紫闼（à 踏）：帝王宫庭。闼，宫中小门。

⑦朱衣：晋制，诸王身穿朱衣，因而作为诸王的代称。 当涂之士：掌管大权的人。

⑧"若释之"句：汉文帝前三年（公元前 177 年），文帝出行到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动，惊动了文帝的马匹，几乎受伤。文帝有意重加处罚，而廷尉张释之依照法律，仅仅处以罚款。详见本书第十四卷汉文帝前三年。 跸（bì 毕）：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

⑨"若公孙弘"句：汉武帝时，关东大侠郭解杀人甚多，有一儒生对他进行指责，他的门客私下将这个儒生杀死。虽然郭解不知此事，更没有指使，但在朝廷议论此事时，御史大夫公孙弘认为郭解任侠杀人，这起命案虽未参与，却比亲手杀人更严重，朝廷从其议，族诛郭解。详见本书第十八卷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

⑩"若汉祖"句：楚汉相争时，丁公为项羽部将，多次围困刘邦。短兵相接时，刘邦向丁公求饶，丁公便引兵退回了。在项羽失败后，丁公谒见刘邦，刘邦为了告诫臣下忠于君主，便以"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的名义，杀了丁公。详见本书第十一卷汉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 年）。

⑪张茂先:即张华,茂先为张华表字。

⑫裴逸民:即裴頠,逸民为裴頠表字。

⑬搴(qiān 迁):撩起。

【译文】

4 夏,六月,高密文献王司马泰逝世。

5 贾皇后的淫乱暴虐一天比一天厉害,和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又用竹箱把道路上遇到的青年装进宫中,又担心他们泄露出去,往往将他们杀掉。贾模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十分忧虑。裴頠跟贾模以及张华商议废去皇后,另外立谢淑妃。贾模、张华都说:"主上自己没有废黜的心思,我们却独自地施行,倘若主上的心中不认为是对的,该怎么办呢?并且各王正是强盛的时期,宗派集团各有不同,恐怕一旦祸乱发生,我们被杀,国家危难,这对于国家是没有益处的。"裴頠说:"的确如您俩所说的。不过宫廷里已经显露出昏庸暴虐,祸乱是可以马上发生的。"张华说:"您二位和皇后都是亲戚,进言或许被采纳,应该多次向她陈述祸福的告诫,希望没有太背理的事,那么天下还不至于混乱,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悠闲自得地活到老年了。"裴頠日夜劝说他的姨母广城君,让她劝告贾皇后要多亲近、好好地对待太子,贾模也多次替皇后陈说祸福;皇后不能采纳,反而认为贾模诋毁自己,因而疏远他;贾模不能得其所欲,忧愁怨恨地去世了。

秋,八月,委派裴頠担任尚书仆射。裴頠虽然是贾皇后的亲属,然而美好的声望一向很高,天下人惟恐他不能处在有权力的地位。不久诏令裴頠独自管理门下省事务,裴頠上奏章坚决推辞,以为:"贾模刚刚去世,又让臣下代替他,增高外戚的声望,是显现私情的行为,将成为圣明朝廷的忧患。"不被听从。有人对裴頠说:"您可以进言,就向皇后尽力地陈说;陈说了却不听从,就应该远远地离去。倘若这二者都不实行,即使有十次上奏,也难以避免灾祸。"裴頠感

叹了很久，终究没有听从。

皇帝生性愚蠢痴呆，曾经在华林园听到虾蟆叫，对侍奉的人说："这个鸣叫的，是为官府，还是为私人呢？"当时天下饥荒，百姓很多人饿死，皇帝听到后说："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因此，权力掌握在臣下手中，政令出自不少部门，有权势的家庭，互相荐举嘱托，就如同往来贸易一般。贾氏、郭氏放肆无忌，贿赂公然地进行。南阳人鲁褒写作《钱神论》来讥讽这种现象说："钱的形状，有天、地的外貌，亲近它如同兄长，名字叫做孔方。没有爵位却受到尊崇，没有权势却有人奉承，推开金铸的大门，进入皇宫之中，危险的能够使他安全，死亡的能够使他活过来，高贵的能够使他低贱，生存的能够使他被杀掉。所以诉讼不靠钱不能获胜，失意不能仕进的人不靠钱不能提拔，结下了怨仇不靠钱不能化解，有美好的声誉不靠钱不能显名。洛阳里王侯权贵，喜爱我这位兄长，都不能自制，握着我的手，自始至终抱着我。凡是现在的人，只晓得钱罢了！"

另外，朝廷大臣一意以苛刻琐碎相推崇，每当有了疑难的问题，臣下们各自实行自己的主张，法令不统一，诉讼案件繁多。裴颜上奏章说："先王时的刑罚奖赏，相互配合显得合适，轻重没有两样，所以臣下们办事有一定的规章，各个官吏都安心自己的事务。以往元康四年刮大风，宗庙立柱上的瓦片有几块落下来，罢免了太常荀寓；事情轻处罚重，违背了固定的法典。五年二月又刮大风，御史台的主事官员警惕出现上次的事，在栋梁之间搜寻，找到十五个瓦片稍微歪斜的地方，于是软禁太常，又兴起诉论案件。今年八月，陵墓上一根七寸二分粗的荆树被砍伐了；司徒、太常在道路上奔波，虽然知道事情小，但是查证弹劾没完没了，骚扰奔波，各自竞相避免罪过，到目前对太常的软禁还没解除。刑法收籍的条文是有限的，但违背的缘故却多式多样，所以有临时商议进行处理的制度，实在是不能都遵循常规的。要说到这些人，都是处分超过了限度的，恐怕奸滑的官员利用这个机会，得以任意处罚了。"随后，曲解

法典的议论还是不能止住，三公尚书刘颂又上奏疏说："从近代以来，法制渐渐出自众多的部门，令文十分不一致，官吏不知道遵守哪一种，臣下不知道如何回避，奸险狡猾的人因此得以徇私，处于上位的人难以约束下属，事情相同，处罚的议论不相同，对入狱的人是不公平的。君主臣下的职分，各有自己的责任。要想让大家一定奉行法令，所以命令主事官员固守条文；法理有不贯通的时候，所以命令大臣解决疑难；事情有需要因此制宜的，所以君主临时裁断。主事官员固守条文，如张释之执行有关冒犯君主出行的条文时的公正；大臣解决疑难，如公孙弘审定郭解的案件；君主临时裁断，如汉高祖诛杀丁公的做法。天下的一切事情，如果不是这一类的，不能凭着个人见解妄加议论，都要按照法律条令办事。然后臣下相信法令，人们的视听不会迷惑，官吏容不得奸滑的事，就可以谈得上治理了。"于是下诏，"尚书郎及尚书、兰台令史，对于超出法令之外而需加驳议的，要随着案件一同上奏。"但是也不能革除此弊。

刘颂改任吏部尚书，建立九个等级的制度，想让百官在所居职位上很少有变动，考核有没有才能，明确地进行奖罚。贾氏、郭氏当权，当官的想迅速提升，事情终于没有办到。

裴頠向张华推荐平阳人韦忠，张华征召他，韦忠推辞说有病，不去赴任。有人问他的原因，韦忠说："张茂先虚有其表，言过其实，裴頠民贪心极重，难以满足，抛弃法典礼仪，依附奸邪的皇后，这哪里是男子汉的所作所为呢？裴逸民常常有心交给我政事，我常常恐怕他陷进深渊，余波涉及到我，又怎能撩起衣裳自投水中呢？"

关内侯郭煌人索靖，知道天下就要大乱了，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铸骆驼叹息地说："将要看到你倒在荆棘丛中了！

6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7 初，广城君郭槐，以贾后无子，常劝后使慈爱太子。贾谧骄纵，数无礼于太子，广城君恒切责之。广城君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而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闻衍长女美，而后为贾谧聘之，心不能平，颇以为言。及广城君病，临终，执后手，令尽心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赵粲、贾午，必乱汝家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记吾言！"后不从，更与粲、午谋害太子。

太子幼有令名[1]，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贾后复使黄门辈诱之为奢靡威虐。由是名誉浸减，骄慢益彰，或废朝侍而纵游逸。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东宫月俸钱五十万，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犹不足。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等物而收其利[2]。又好阴阳小数，多所拘忌。洗马江统上书陈五事："一曰虽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见保傅，咨询善道。三曰画室之功，可宜减省，后园刻镂杂作，一皆罢遣。四曰西园卖葵、蓝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五曰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3]。"太子皆不从。中舍人杜锡恐太子不得安其位[4]，每尽忠谏，劝太子修德业，保令名，言辞恳切。太子患之，置针著锡常坐毡中，刺之流血。锡，预之子也。

太子性刚，知贾谧恃中宫骄贵，不能假借之。谧时为侍中，至江宫，或舍之，于后庭游戏。詹事裴权谏曰："谧，后所亲昵，一旦交构，则事危矣。"不从。谧谮太子于后曰：

"太子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为贾氏故也。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废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图之,更立慈顺者,可以自安。"后纳其言,乃宣扬太子之短,布于远近。又诈为有娠,内藁物、产具⑤,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欲以代太子。

【注释】

①"太子"句:太子司马遹少有美名,见本书第八十三卷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

②葵菜:菜名,又名冬葵,我国古代蔬菜之一,或称为"百菜之主"。 蓝子:植物名,其叶可以制作蓝色染料,即靛青。

③拘挛(lián 恋):拘束。

④中舍人:职官名,即太子中舍人,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开始设置,以舍人里面有才学的充任,和太子中庶子共掌文书。地位在中庶子之上,在太子洗马之上。

⑤"内藁(gǎo 稿)物"句:藁,木名。据《晋书·后妃传》,此句当作"内稿物为产具"。稿物,禾秆之类物品。当时民间生子,怕血污床铺,都生在禾秆之上。皇宫是否采用这个办法,不得而知。贾皇后所为,当在掩人耳目。

【译文】

6 冬,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

7 当初,广城君郭槐因为贾皇后没有儿子,常常劝说皇后,要她尽心照料太子。贾谧骄横放纵,多次对太子无礼,广城君经常严厉地责备他。广城君想以韩寿的女儿做太子妃,太子也想和韩氏结成姻亲来稳固自己的地位;韩寿的妻子贾午和皇后都不听从,却替太子聘娶王衍的小女儿。太子听说王衍的大女儿长得美丽,皇后却替贾谧聘娶了她,心里很不满意,常常表露出来。等到广城君得病,临死时,握着皇后的手,要她尽心地对待太子,言语十分恳切。又说:

"赵粲、贾午，一定会扰乱你的家事；我死以后，不能再准许她们入宫。牢牢地记住我的话！"皇后不听从，反而进一步地和赵粲、贾午一起谋害太子。

太子年幼时有美好的声誉，长大后，不爱学习，只是和侍臣玩乐，贾后又指使宦官一伙人引诱他，做些奢侈淫逸、作威作福的事。因此，美好的声誉逐渐下降，骄横傲慢更加明显，有时还免除朝中侍奉，纵情地游乐。在宫中设立市场，让人杀猪卖酒，用手掂量轻重，分毫不差。他的母亲，本来是屠夫家里的女儿，所以太子喜欢这个职业。东宫每个月的费用是五十万文钱，太子常常预支第二个月的，还不够使用。又命令西园出卖葵菜、蓝子、鸡、面粉等，谋求财利。又喜好阴阳术数，禁忌很多。洗马江统上书陈说五件事："一是虽有些小病痛，仍应该带病入朝侍奉。二是应该经常召见辅导的官员，询问完美的治国方法。三是彩绘房舍的功夫，可以尽量减少，后园雕刻等各种工匠事务，一概停止。四是西园卖葵菜、蓝子之类，损害国家体制，降低美好的声誉。五是整修墙壁，盖正瓦片，不必要受小的禁忌的拘束。"太子都不听从。中舍人杜锡恐怕太子不能保持他的地位，每每极力地忠心规劝，劝告太子培育德行，保持美好的名声，言辞恳切。太子厌恶他，把针放置在杜锡常坐的毛毡当中，刺得他流血。杜锡，是杜预的儿子。

太子性情刚烈，知道贾谧仗恃皇后，骄横尊贵，不能宽容他。贾谧这时担任侍中，到了东宫，太子有时不理他，在后庭里玩乐。詹事裴权规劝说："贾谧，是皇后十分亲密的人，一旦同他结怨，事情就危险了。"不听从。贾谧向皇后诬陷太子说："太子大量积蓄私人财货，用来交结奸邪的人，是为了贾氏的缘故。如果皇帝逝世，他即皇位，依照杨氏的旧例，诛杀臣下等人，废黜皇后而囚禁到金墉城，就如同反掌而已。不如趁早图谋，另外选立一个仁慈孝顺的，可以使自己获得平安。"皇后听取了他的意见，于是宣扬太子的缺陷，使远近的人都知道，又假装有了身孕，运进一些禾杆，准备分娩时的用

具,把妹夫韩寿的儿子韩慰祖抱进皇宫抚养,想用他接替太子地位。

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左卫率东平刘卞,以贾后之谋问张华,华曰:"不闻。"卞曰:"卞自须昌小吏[1],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尽言;而公更有疑于卞邪?"华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2];公居阿衡之任[3],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贾后常使亲党微服听察于外,颇闻卞言,乃迁卞为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饮药而死。

十二月,太子长子彪病[4],太子为彪求王爵,不许。彪疾笃,太子为之祷祀求福。贾后闻之,乃诈称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以帝命赐太子酒三升,使尽饮之。太子辞以不能饮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赐汝酒而不饮,酒中有恶物邪?"太子不得已,强饮至尽,遂大醉。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革,因太子醉,称诏使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要,刻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茹毛

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5]，蒋氏为内主[6]。愿成，当以三牲祠北君[7]。”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后补成之，以呈帝。

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示之曰：“遹书如此，今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张华曰：“此国之大祸，自古以来，常因废黜正嫡以致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裴頠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校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贾后乃出太子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亦无敢言非者。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不同，其不从诏者，宜以军法从事。”议至日西，不决。后见华等意坚，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于是使尚书和郁等持节诣东宫，废太子为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诏，步出承华门[8]，乘粗犊车，东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彪、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离婚，许之，妃恸哭而归。杀太子母谢淑媛及彪母保林蒋俊[9]。

【注释】

①须昌：县名，治今山东东平西北。

②四率（shuài 帅）：职官名，即太子所属的左卫率、右卫率、前卫率、后卫率。

③阿衡：初为商代官名，名臣伊尹曾任此职。后引申为辅佐帝王，主持国政。

④彪（bīn 兵）。

⑤道文：司马彪的表字。

⑥蒋氏：司马彪的母亲。

⑦北君:北帝神祇。详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注文。

⑧承华门:东宫之门。

⑨保林:东宫女官品秩名。

【译文】

在这时,朝野人士都知道贾皇后有谋害太子的意图,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黜皇后,太子不采纳。左卫率东平人刘卞,以贾后的阴谋询问张华,张华说:"没有听说。"刘卞说:"我从须昌的一个小吏员,承蒙您的成全、提拔,才能到今天这个地位。士子感谢了解自己的人,所以毫不隐讳;难道您还怀疑我刘卞吗?"张华说:"假使有这回事,你准备怎么办?"刘卞说:"东宫里豪杰众多,四个卫率有精兵一万人;您处于主持国政的地位,如果得到您的命令,皇太子利用朝见的机会入宫统领尚书事务,废黜贾皇后到金墉城,不过用两个宦官的力量而已。"张华说:"现在天子在位,太子,是天子的儿子,我又没有接受主持国政的命令,忽然之间一道做这样的事,是目无君、父,向天下人显示出不孝顺来。何况权贵、皇亲国戚充斥朝廷,大权掌握在很多人手上,举事能必定成功吗?"贾皇后常常指使亲信更换平民服装,在宫外明察暗访,听到了一些刘卞的言论,于是调刘卞去担任雍州刺史。刘卞知道言论泄露出去了,喝下毒药自杀。

十二月,太子的长子司马彪患了病,太子替司马彪谋求王爵,不答应。司马彪病重,太子替他祷告,请求上天保佑。贾皇后听说了,就哄骗太子,说是皇帝身体不适,召他入宫朝见。太子入宫后,皇后不接见,把他安置到另外的房间,派遣侍婢陈舞前去,说是奉皇帝的命令,赐给太子三升酒,要他全部喝光。太子以没有三升的酒量为由加以推辞,陈舞逼迫他说:"你想不行孝道吗?陛下赏赐给你的酒却不喝,是酒中有污秽的东西吗?"太子迫于无奈,勉强喝光

了，于是酩酊大醉。皇后指使黄门侍郎潘岳拟就草稿，命令小婢女承福，拿着纸、笔和草稿，趁着太子醉酒，称说是皇帝下诏要他抄写的，文中说："陛下应该自行了断，不自行了断，我就要入宫了断了他。皇后更应该迅速地自行了断，不自行了断，我就要亲手了断了她。并且和谢妃一起约定，定下时间两边发动，不要犹豫不决，以免招致后患。在日、月、星三辰下连毛带血地生吃鸟兽，对天盟誓，上天准许，应当扫除患害，立司马道文为王，蒋氏为皇后。愿望实现后，应该以牛、羊、豕三牲祭祀北帝神祇。"太子沉醉，神智不清，就照着抄写。一半的字没有写成，皇后把它补充完，呈送给皇帝。

三十日，皇帝驾临式乾殿，召集公卿大臣入宫，命令黄门令董猛拿着太子的书信和写在青纸上的诏书给他们看，说："司马遹的书信如此恶毒，现在赐他自杀。"传给所有的大臣和宗室诸王看，没有敢于说话的。张华说："这是国家的大灾祸，从古代以来，常常因为废黜嫡嗣，导致祸乱败亡。而且晋朝拥有天下的时间不长，希望陛下深思！"裴頠认为应该首先查核传递书信的人；又请求比较太子的手迹，否则，恐怕有诈伪。贾皇后于是拿出太子平常禀告事情的十多张纸，大家比照着观看，也没有人敢说不是太子的笔迹。贾皇后指使董猛，假托长广公主有话禀告皇帝说："事情应该迅速了结，可是群臣却各有不同意思，有不听从诏令的，应该依军法加以惩处。"议论一直到太阳西落，不能作出决定。皇后看到张华等人心意坚决，担心事情发生变化，于是上表免除太子，成为平民，下诏答应了。于是命令尚书和郁等人秉持符节，前往东宫，废黜太子，成为平民。太子改换服装出宫，跪拜着接受诏书，步行走出承华门，乘坐着粗制的牛车，东武公司马澹率领军队护送太子和妃子王氏、三个儿子司马彪、司马臧、司马尚，一齐囚禁在金墉城。王衍自己上奏章，请求和太子断绝婚亲关系，答应了，妃子痛哭着回到王家。诛杀了太子的母亲谢淑媛和司马彪的母亲保林蒋俊。

永康元年

1 春,正月,癸亥朔,赦天下,改元。

2 西戎校尉司马阎缵舆棺诣阙上书,以为:"汉戾太子称兵拒命[1],言者犹曰罪当笞耳。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犹为轻于戾太子。宜重选师傅,先加严诲,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书奏,不省。缵,圃之孙也[2]。

贾后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遣东武公澹以千兵防卫太子,幽于 许昌宫,令持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3],诏宫臣不得辞送。洗马江统、潘滔、舍人王敦、杜蕤[4]、鲁瑶等冒禁至伊水,拜辞涕泣。司隶校尉满奋收缚统等送狱。其系河南狱者,乐广悉解遣之;系洛阳县狱者,犹未释。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曰:"所以 废徙太子,以其为恶故耳。今宫臣冒罪拜辞,而加以重辟;流闻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释之。"谧乃语洛阳令曹攄使释之[5];广亦不坐。敦,览之孙[6];攄,肇之孙也[7]。太子至许,遗王妃书,自陈诬枉,妃父衍不敢以闻。

3 丙子,皇孙彪卒。

4 三月,尉氏雨血[8],妖星见南方[9],太白昼见[10],中台星拆[11]。张华少子韪劝华逊位,华不从,曰:"天道幽远,不如静以待之。"

5 太子既废,众情愤怒。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皆尝给事东宫,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张华、裴頠安常保位,难以行权,右军将军赵王伦执兵柄,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孙秀曰:"中宫凶妒无道,与贾谧

等共诬废太子。今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宫，与贾、郭亲善，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祸必相及，何不先谋之乎！"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等[12]，使为内应。

事将起，孙秀言于伦曰："太子聪明刚猛，若还东宫，必不受制于人。明公素党于贾后，道路皆知之，今虽建大功于太子，太子谓公特逼于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虽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衅，犹不免诛。不若迁延缓期，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贾后，为太子报仇，非徒免祸而已，乃更可以得志。"伦然之。

秀因使人行反间，言殿中人欲废皇后，立太子，贾后数遣宫婢微服于民间听察，闻之甚惧。伦、秀因劝谧等早除太子以绝众望。癸未，贾后使太医令程据和毒药，矫诏使黄门孙虑至许昌毒太子。太子自废黜，恐被毒，常自煮食于前；虑以告刘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绝其食，宫人犹窃于墙上过食与之。虑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虑以药杵椎杀之13。有司请以庶人礼葬，贾后表请以广陵王礼葬之。

【注释】

①庆太子：即汉武帝太子刘据（公元前128～前91年），一作卫太子。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武帝末年，因患病而怀疑有人用巫术诅咒他。江充乘机诬告太子，太子惧祸，被迫起兵讨江充，激战五日，兵败自杀。

②阎圃：汉魏之际官吏。巴西（治今四川阆中）人，东汉末，张鲁称雄于汉中，领汉宁太守，圃为其功曹。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为圃所谏止。曹操降服张

鲁后,以辅曾谏鲁不称王,而封他为列侯。

③持书御史:即治书侍御史,掌管律令。

④蕤(ruí 瑞阳平)。

⑤摅(shū 叔)。

⑥王览(公元206～278年):魏晋之际官吏。字玄通,琅邪临沂(今山东费县东)人。母亲朱氏,多次谋害王览的异母兄王祥,览极力救护,祥得以活命。曹魏时,任清河太守等职。西晋时,任弘训少府等职。

⑦曹肇:曹魏将领。字长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族孙。明帝时为散骑常侍、屯骑校尉。明帝寝疾,欲托以后事,意寻变,诏肇以侯归第,数年后卒。

⑧尉氏:县名,治今河南尉氏。

⑨妖星:怪异之星,以不知其名,故称为妖星,古人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天下将要大乱。

⑩太白:即金星,又名启明星。古人认为太白星白天出现,是与日争明,预示着强国将变弱,弱国将变强,皇权下降而皇后权势上升。

⑪中台:星名。古人把文昌星至太微星之间的六颗星称作三台,即上台、中台、下台,每台两颗星。中台象征宗室,两星成列就预示着宗室和顺,不成列(即相拆)就预示着宗室将有内乱,君臣失和。

⑫通事令史:即中书令史,属中书侍郎。 省事:尚书省属吏。贾充为尚书令时,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大概始于此时。

⑬椎(chuí 垂):用拳头或棒槌敲打。

【译文】

永康元年(庚申,公元300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 西戎校尉司马阎缵用车载着棺木前往皇宫上书,认为:"汉代的戾太子起兵抗拒诏命,进言的人仍然说他的罪过当受鞭笞而已。现在司马遹受到责罚时,不敢违背正道,比起戾太子来过失还要轻一些。应该慎重地为他选择辅导人员,首先加以严格的教诲,如果不能悔改,废弃他也不晚。"奏章呈上去,不阅览。阎缵,是阎圃的孙

子。

贾皇后指使宦官自首，说是想和太子发动叛乱。下诏把宦官自首的供词给公卿大臣传阅，派遣东武公司马澹率领一千兵士防卫太子，囚禁到许昌宫，命令持书御史刘振秉持符节看守他，诏令宫廷官员不能拜辞送别。洗马江统、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鲁瑶等人冒犯禁令到伊水边，跪拜哭泣而送别太子。司隶校尉满奋捆绑起江统等人，送入监狱。收押在河南监狱中的，乐广全部释放归家；收押在洛阳县监狱中的，还没有释放。都官从事孙琰劝告贾谧说："之所以废黜、迁徙太子，是因为他作恶的缘故。现在宫廷官员冒着犯罪危险为他送别，却施加重刑；消息传遍四方，竟反而显示出太子的德行来，不如释放了他们。"贾谧于是告诉曹摅，让他释放收押的人；乐广也没有受到处罚。王敦，是王览的孙子；曹摅，是曹肇的孙子。太子到了许昌，送给王妃信件，自己陈说是受诬陷冤枉的，妃子的父亲王衍不敢上奏皇帝。

3 十四日，皇孙司马彪去世。

4 三月，尉氏县落下色红如血的雨点，妖星出现在南方天际，太白星在白天出现，中台星位置移动。张华的小儿子张韙劝张华退位，张华不听从，说："上天的旨意隐微深远，不如静静地对待它。"

5 太子废黜，众人心中充满怨恨。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都曾经在东宫任职，和殿中中郎士猗等人策划废黜贾皇后，恢复太子的地位。因张华、裴頠死守常规，只求保全官位，难以和他们一起权宜行事，而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掌握兵权，性格贪婪有野心，可以借他的手来达到目的。于是劝告孙秀说："皇后凶狠忌妒，行事不合正道，和贾谧等人一起诬陷、废黜太子。现在皇帝没有合法继承人，国家将要遭到危难，大臣们将要发动大事，可是您表面上侍奉皇后，和贾谧、郭彰关系密切，太子被废黜，都认为您预先就知道，一旦大事发生，祸难一定波及到您，为什么不首先策划这件事呢！"孙秀答应下来，告诉了司马伦，司马伦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告诉通

事令史张林和省事张衡等人，让他们做内应。

事情将要发动，孙秀对司马伦说："太子天资很高，性情刚强，如果回到东宫，一定不会接受别人的控制。明公一向依附贾皇后，连路上行人都知道，现在虽然为太子立下大功，太子会认为您只是被百姓的期望所逼迫，翻云覆雨以求免除罪过而已，即使克制住对您往日的怨恨，也一定不能深深报答明公的恩德，假使有了过失，还不能避免被诛杀。不如推延时间，贾皇后一定会谋害太子，然后废黜贾皇后，为太子报仇，不仅仅只是免祸而已，更可以得其所欲。"司马伦赞同他的意见。

孙秀于是派人实行离间的计策，说是宫殿中有人想废黜皇后，迎太子复位。贾皇后不断派遣宫中婢女改装平民服装，在民间明察暗访，听说后十分恐惧。司马伦、孙秀于是劝贾谧等人，早日除掉太子来断绝众人的期望。二十二日，贾皇后指使太医令程据配制毒药，假托 诏令，派宦官孙虑到许昌去毒死太子。太子从废黜以后，恐怕受到毒害，常常在自己跟前烹煮食物；孙虑把来意告诉刘振，刘振于是把太子迁移到另外的小屋中，断绝他的饮食，宫女仍偷偷地从墙上传过食物给他。孙虑逼迫太子服下毒药，太子不肯吞下，孙虑就用捣药的棒槌打死了他。主事官员请求用平民的葬礼埋葬，贾皇后上奏表，请求用广陵王的礼仪安葬他。

6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7 赵王伦、孙秀将讨贾后，告右卫佽飞督闾和[1]，和从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筹[2]，以鼓声为应。癸巳，秀使司马雅告张华曰："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使雅以告。"华拒之。雅怒曰："刃将在颈，犹为是言邪？"不顾而出。

及期，伦矫诏敕三部司马曰[3]："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事毕，赐爵关中侯，不从者诛三族。"众皆从之。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百人排阁而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以诏召贾谧于殿前，将诛之。谧走入西钟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斩之。贾后见齐王冏，惊曰："卿何为来？"冏曰："有诏收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后至上阁，遥呼帝曰："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矣。"是时，梁王彤亦预其谋，后问冏曰："起事者谁？"冏曰："梁、赵。"后曰："系狗当系颈，反系其尾，何得不然？"遂废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赵粲、贾午等付暴室考竟[4]。诏尚书收捕贾氏亲党，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书始疑诏有 诈，郎师景露版奏请手诏，伦等斩之以徇。

伦阴与秀谋篡位，欲先除朝望，且报宿怨，乃执张华、裴頠、解系、解结等于殿前。华谓张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称诏诘之曰："卿为宰相，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华无以对。遂皆斩之，仍夷三族。解结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何以活为！"亦坐死。朝廷由是议革旧制，女不从死。早午，伦坐端门[5]，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诛刘振、董猛、孙虑、程据等；司徒王戎及内外官坐张、裴亲党黜免者甚众。阎缵抚张华尸恸哭曰："早语君逊位而

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于是赵王伦称诏赦天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6]，一依宣、文辅魏故事，置府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荂领冗从仆射[7]，子馥为前将军，封济阳王；虔为黄门郎，封汝阴王；诩为散骑侍郎，封霸城侯。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己以听于伦。伦素庸愚，复受制于孙秀。秀为中书令，威权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

诏追复故太子遹位号，使尚书和郁帅东宫官属迎太子丧于许昌，追封遹子彪为南阳王，封彪弟臧为临淮王，尚为襄阳王。

有司奏：“尚书令王衍备位大臣，太子被诬，志在苟免，请禁锢终身。”从之。

相国伦欲收人望，选用海内名德之士，以前平阳太守李重、荥阳太守荀组为左、右长史，东平王堪、沛国刘谟为左、右司马，尚书郎阳平束皙为记室，淮南王文学荀崧、殿中郎陆机为参军。组，勖之子；崧，彧之玄孙也[8]。李重知伦有异志，辞疾不就，伦逼之不已，忧愤成疾，扶曳受拜，数日而卒。

【注释】

①右卫佽(ci次)飞督：右卫将军所属督史。 佽飞，古代勇士名，自汉以来作为卫士的名号。

②丙夜：即三更，时间相当于现在的深夜一点至三点钟。

③三部司马：即左、右卫将军所属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

④暴室：本为宫廷中纺织的地方，宫中妇女有病以及皇后贵人有罪，也安置到这里。

⑤端门：宫门中的正南门。

⑥使持节：职官名。可在不得诏令的条件下，诛杀违法的二千石以上官员。

⑦苓(fu 夫)。

⑧彧荀：(公元163～212年)，东汉末官吏。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举孝廉，任守宫令。初依附袁绍，后归曹操，成为曹操主要谋臣。建议曹操迎汉献帝都于许昌，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后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被迫自杀。

【译文】

6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7 赵王司马伦、孙秀将要讨伐贾皇后，告诉右卫佽飞督闾和，闾和听从了，约定在初三夜晚三更一点，以鼓声作为响应。初三，孙秀派遣司马雅告诉张华说："赵王想和您一起拯救国家，为天下人除去祸害，命我来相告。"张华拒绝了他。司马雅发怒说："刀就要砍到脖子上了，还要说出这样的话？"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到了约定时间，司马伦假托诏令，下令三部司马说："皇后和贾谧等人杀害我的太子，现在命令车骑将军入宫废黜皇后，你们都应该听从命令，事情结束后，赏赐关中侯的爵位，不听从命令的，诛灭三族。"众人都遵从了他。又假托诏令打开宫门，夜晚进入，在御道的南面陈列军队，派遣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带领一百人推开阁门进去，华林令骆休充当内应，迎接皇帝到东堂，以诏书召唤贾谧到宫殿前，将要诛杀他。贾谧逃跑到西面钟楼下，呼喊着说："阿后救我！"就地杀了他。贾皇后见到齐王司马冏，惊奇地问："你来干什么？"司马冏说："有诏命逮捕皇后。"皇后说："诏书应该从我手中出去，你哪里来的诏书？"皇后到楼上，远远地呼唤皇帝说："陛下拥有的妇人，指使别人废掉，自己也将要被废掉了。"当时，梁王司马肜

也参与了这个谋划，皇后问司马冏说："起事的人是谁？"司马冏说："梁王、赵王。"皇后说："拴缚狗应该拴缚它的颈子，却拴缚它的尾巴，怎么能不落得这样的下场？"于是废黜皇后成为平民，囚禁在建始殿中。逮捕赵粲、贾午等人，交付暴室，拷问鞭打。诏令尚书逮捕贾氏亲信党羽，召集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尚书省八位长官都在夜晚进入宫廷。尚书起初怀疑诏书有假，尚书郎师景用不封口的奏章，请求皇帝亲笔诏令，司马伦杀了他传给众人观看。

司马伦暗地里和孙秀策划篡夺皇位，想首先除掉朝廷中有声望的官员，并且报复往日的私仇，于是在殿前逮捕了张华、裴頠、解系、解结等人。张华对张林说："你想谋害忠臣吗？"张林假托诏命责问他说："你是宰相，太子被废，不能守节义而死，是为什么？"张华说："式乾殿上的议事，臣下规劝的事实都有记录存在，可以复查。"张林说："规劝后不被听从，为什么不退位？"张华无话对答。于是被全部杀死，并诛灭三族。解结的女人嫁给裴氏，次日就要出嫁而头天祸事发生，裴氏想承认这门婚事，救她一命，解结的女儿说："家庭已成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也被判死刑。朝廷因此议论改革旧时制度，女儿不随父母家庭而判决死刑。初四，司马伦坐在端门，派遣尚书和郁秉持符节，把贾庶人押送到金墉城；诛杀刘振、董猛、孙虑、程据等人；司待王戎和京城内外官员因和张华、裴頠相友善而连坐，被免职的人很多。阎缵抚着张华的尸体，悲恸地哭着说："早就劝说您退位却不答应，现在果然不能免于一死，这是命啊！"

于是赵王司马伦假称诏命，大赦天下，自己担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完全依照宣帝、文帝辅佐魏朝的旧例，设置府兵一万人，委派他的嗣子散骑常侍司马荂兼任冗从仆射，儿子司马馥担任前将军，封济阳王；司马虔担任黄门郎，封汝阴王；司马诩担任散骑常侍，封霸城侯。孙秀等人都获封大郡，并据掌管军权，文武官员封侯的有几千人，百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司马伦。

司马伦一向平庸愚蠢，又受孙秀的控制。孙秀担任中书令，威风权势，震撼朝廷，天下人都侍奉孙秀，却不向司马伦有所祈求。

下诏追认恢复已故太子司马遹的地位和称号，命令尚书和郁率领东宫的官属到许昌迎回太子的灵柩，追封司马遹的儿子司马彪为南阳王，封司马彪的弟弟司马臧为临淮王，司马尚为襄阳王。

主事官员上奏："尚书令王衍徙占大臣地位，太子遭到诬陷，心思只在苟且免死，请求禁锢他，让他终身不再为官。"听从了这个建议。

相国司马伦想要获得声望，选拔任用海内以德行著名的人士，委派原平阳太守李重、荥阳太守荀组担任左、右长史，东平人王堪、沛国人刘谟担任左、右司马，尚书郎阳平人束皙担任记室，淮南王文学荀松、殿中郎陆机担任参军。荀组，是荀勖的儿子；荀崧，是荀彧的玄孙。李重知道司马伦有篡位的野心，就推辞说有病不就任，司马伦不断地催逼他，忧愁气愤造成疾病，搀扶着接受任命，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8 丁酉，以梁王肜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为司徒，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司空。

9 太子遹之废也，将立淮南王允为太弟，议者不合。会赵王伦废贾后，乃以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中护军。

10 己亥，相国伦矫诏遣尚书刘弘赍金屑酒赐贾后死于金墉城[1]。

11 王月，己巳，诏立临海王臧为皇太孙，还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相国伦行太孙太傅.

12 己卯，谥故太子曰愍怀；六月，壬寅，葬于显平陵。

13 清河康王遐薨。

14 中护军淮南王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国伦及孙秀有异志，阴养死士，谋讨之。伦、秀深惮之。秋，八月，转允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权。允称疾不拜。秀遣御史刘机逼允，收其官属以下，劾以拒诏，大逆不敬。允视诏，乃秀手书也。大怒，收御史，将斩之，御史走免，斩其令史二人。厉声谓左右曰："赵王欲破我家！"遂帅国兵及帐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赵王反，我将讨之，从我者左袒。"于是归之者甚众。允将赴宫，尚书左丞王舆闭掖门，允不得入，遂围相府。允所将兵皆精锐，伦与战屡败，死者千余人。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鼓譟于内以应允。允结陈于承华门前，弓弩齐发，射伦，飞矢雨下。主书司马眭秘以身蔽伦，箭中其背而死。伦官属皆隐树而立，每树辄中数百箭，自辰至未[2]。中书令陈淮[3]，徽之兄也，欲应允，言于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斗[4]。"乃使司马督护伏胤将骑四百持幡从宫中出[5]，侍中汝阴王虔在门下省，阴与胤誓曰："富贵当与卿共之。"胤乃怀空版出，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不之觉，开阵内之，下车受诏，胤因杀之，并杀允子秦王郁、汉王迪，坐允夷灭者数千人。曲赦洛阳。

初，孙秀尝为小吏，事黄门郎潘岳，岳屡挞之。卫尉石崇之甥欧阳建素与相国伦有隙，崇有爱妾曰绿珠，孙秀使求之，崇不与。及淮南王允败，秀因称石崇、潘岳、欧阳建奉允之乱，收之。崇叹曰："奴辈利吾财尔！"收者曰："知财

为祸，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诮责岳曰：“汝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及败，岳谢母曰：“负阿母。”遂与崇、建皆族诛，籍没崇家。相国伦收淮南王母弟吴王晏，欲杀之。光禄大夫傅祗争之于朝堂，众皆谏止，伦乃贬晏为宾徒县王。

齐王冏以功迁游击将军，冏意不满，有恨色，孙秀觉之，且惮其在内，乃出为平东将军，镇许昌。

【注释】

①金屑酒：加进了黄金碎末的毒酒。

②辰：上午七时至九时。未：下午一至三时。

③陈准：据本书第八十二卷晋惠帝元康（公元296年）六年记载，当为“陈准”，译文据改。

④白虎幡：带有白虎图案的狭长旗帜，作为帝王诏令传信之用。在晋朝，以白虎威猛，故督战时用白虎幡。

⑤司马督护：殿中将校，属卫将军。

【译文】

8 初七，委派梁王司马肜担任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担任司徒，右光禄大夫刘寔担任司空。

9 太子司马遹废黜后，将要立淮南王司马允做皇太弟，议事的人中有不同意见。正巧赵王司马伦废掉贾皇后，于是委派司马允担任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中护军。

10 初九，相国司马伦假托诏命，派遣尚书刘弘带着金屑酒赐给贾皇后喝，皇后死在金墉城。

11 五月，初九，下诏立临海王司马臧为皇太孙，接回太子妃王氏，以母亲的身份照顾他；太子官属相应转为太孙官属，相国司马

伦兼任太孙太傅。

12 十九日，给已故太子加谥号为愍怀；六月，十三日，安葬在显平陵。

13 清河康王司马遐逝世。

14 中护军淮南王司马允，性情稳重坚毅，警卫的将领士兵都敬畏佩服他。司马允知道相国司马伦和孙秀有篡位野心，秘密集结不顾生死的武士，打算讨伐他。司马伦、孙秀十分畏惧他。秋，八月，调任司马允为太尉，在外表上是表示优待、尊崇他，实际上是剥夺他的军权。司马允称说有病不接受任命。孙秀派遣御史刘机逼迫司马允，扣押他的官属，弹劾他抗拒诏命，犯了大逆不敬的罪过。司马允取诏书过目，竟然是孙秀的笔迹。大为生气，囚禁御史，就要杀掉他，御史逃跑免于死命，于是杀了他的两个令史。神色严厉地对左右亲信说："赵王想要毁灭我们的家族。"于是率领封国的兵士以及中护军帐下七百人，一直冲出，大声呼叫说："赵王谋反，我将要讨伐他，听从我的人袒露左边的手臂。"于是，归附他的人特别多。司马允将要奔向宫中，尚书左丞王舆关闭了宫廷旁门，司马允不能进入，就包围了相国府。司马允所率领的都是精锐部队，司马伦和他交战多次失败，死了一千多人。太子左率陈徽调动东宫的军队，在宫内高声呐喊，响应司马允。司马允在承华门前布下阵势，弓弩一起发射，射向司马伦，飞箭如下雨一般。主书司马眭秘用身体挡住司马伦，背部中箭死去。司马伦的官属都站在树后隐蔽，每根树上都被射中几百箭，对峙从辰时一直继续到未时。中书令陈准，是陈徽的哥哥，想响应司马允，对皇帝说："应该发出白虎幡，去消除争斗。"于是派司马督护伏胤率领四百骑兵，打着骑帜从宫中出去，侍中汝阴王司马虔正在门下省，暗中和伏胤盟誓说："有荣华富贵，应和你一同享受。"伏胤于是怀揣一块没有文字的空版出宫，宣称说有诏命协助淮南王。司马允没有警觉，打开军阵迎接他，下车接受诏书，伏胤乘机杀了他，并杀了司马允的儿子秦王司马郁、汉王

司马迪，受司马允牵连被屠杀的有几千人。单独赦免洛阳。

起初，孙秀曾做小官吏，侍奉黄门郎潘岳，潘岳多次鞭打他。卫尉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一向和相国司马伦有怨仇，石崇有个名叫绿珠的爱妾，孙秀派人索取，石崇不给。等到淮南王司马允失败，孙秀于是指控石崇、潘岳、欧阳建侍奉司马允，作出叛乱的事，逮捕了他们。石崇叹息说："奴才们不过是贪图我的财产罢了！"逮捕他的人说："知道财货会造成灾祸，为什么不早日散掉它！"石崇不能回答。起初，潘岳的母亲常常责备潘岳说："你应该知道满足，但搜括起来却没有止境！"等到败亡时，潘岳向母亲道歉说："辜负了母亲。"于是和石崇、欧阳建都被诛灭全族，没收了石崇家的财产。相国司马伦逮捕了淮南王的同母弟吴王司马晏，想杀掉他。光禄大夫傅祗在朝廷中为他争辩，众人都加以劝阻，司马伦于是把司马晏贬为宾徒县王。

齐王司马冏因为有功升为游击将军，司马冏心里不满意，有怨恨的神色，孙秀察觉到了，并且畏惧他留在京城，于是调他出京担任平东将军，镇守许昌。

15 以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录尚书事；未几，薨。

16 孙秀议加相国伦九锡[1]，百官莫敢异议。吏部尚书刘颂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闻有九锡之命也。"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杀之。孙秀曰："杀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杀颂。"林乃止。以颂为光禄大夫。遂下诏加伦九锡，复加其子荟抚军将军，虔中军将军，诩为侍中。又加孙秀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如故。张林等并居显

要。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并所隐匿之兵，数逾三万。

九月，改司徒为丞相，以梁王肜为之，肜固辞不受。

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远谋深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秀子会为射声校尉，形貌短陋，如奴仆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东公主。

17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书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将军乐安孙旂，与孙秀善，故秀立之。拜玄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封兴晋侯。

18 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中山耿滕为益州刺史。廞，贾后之姻亲也。闻征，甚惧，且以晋室衰乱，阴有据蜀之志，乃倾仓廪，赈流民，以收众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厚遇之以为爪牙。特等凭恃廞势，专聚众为盗，蜀人患之。滕数密表："流民刚剽，蜀人懦弱[2]，主不能制客，必为乱阶，宜使还本居。若留之险地，恐秦、雍之祸更移于梁、益矣。"廞闻而恶之。

州被诏书，遣文武千余人迎滕。是时，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3]，廞犹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陈恂谏曰："今州、郡搆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祸，不如留少城以观其变，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氐。陈西夷行至[4]，且当待之。不然，退保犍为[5]，西渡江源[6]，以防非常。"滕不从。是日，帅众入州，廞遣兵逆之，战于西门，滕败死，郡吏皆窜走，惟陈恂面缚诣廞，请滕死[7]；廞义而许之。

庶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陈总。总至江阳[8]，闻庶有异志，主簿蜀郡赵模曰："今州郡不协，必生大变，当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顺讨逆，谁敢动者！"总更缘道停留，比至南安鱼涪津[9]，已遇庶军，模白总："散财募士以拒战，若克州军，则州可得；不克，顺流而退，必无害也。"总曰："赵益州忿耿侯，故杀之；与吾无嫌，何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当杀君以立威，虽不战，无益也。"言至垂涕，总不听，众遂自溃。总逃草中，模著总服格战；庶兵杀模，见其非是，更搜求得总，杀之。

庶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署置僚属，改易守令，王官被召，无敢不往。李庠帅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风李攀、始平费他、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骑归庶[10]。庶以庠为威寇将军，封阳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

【注释】

①九锡：古代帝王尊礼大臣赏赐车马、衣服等九种器物。自西汉末王莽加九锡以来，魏晋南北朝执政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

②懦(nuò 懦)弱：软弱无能。

③少城、太城：都在今四川成都市内。二城相连，为秦张仪所筑。太城在东，首先筑城；少城次年筑成，在太城的西面，少城只有西南北三壁，东壁即太城的西墙，现已改为少城公园。

④陕西夷：即西夷校尉陈总。

⑤犍为：郡名，治今四川宜宾市西南。

⑥江源：县名，治今四川崇庆东南江源镇东。

⑦请其死:有的版本作"请其丧"。这里"死"当读作"尸",求其尸体而葬之。

⑧江阳:县名,治今四川泸州市。

⑨南安:县名,治今四川乐山。)鱼涪(fú福)津:渡口名,在今四川乐山北岷江上。

⑩苻(fú福):姓氏。

【译文】

15 委派光禄大夫陈准担任太尉、录尚书事;不久,逝世。

16 孙秀提议给相国司马伦加九锡的赏赐,文武百官没有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吏部尚书刘颂说:"从前汉朝赏赐魏国,魏朝赏赐晋国,都是暂时的措施,不是可以通行的。周勃、霍光,他们的功绩极其重大,都没有听说有过九锡的赏赐。"张林积压的怨恨很多,认为刘颂是张华的党羽,将要杀掉他。孙秀说:"杀死张华、裴頠已伤害了有声望的人,不能再杀刘颂。"张林这才罢手。委派刘颂担任光禄大夫。于是下诏加给司马伦九锡的赏赐,又加授他的儿子司马荟为抚军将军,司马虔为中军将军,司马诩为侍中。又加授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的职务照旧。张林等人都占据显要地位。增加相国府的军队达到二万人,和宫廷警卫人数相同,连同隐蔽的兵士,数额超过三万。

九月,把司徒改称为丞相,委派梁王司马肜担任,司马肜坚决推辞,不接受。

司马伦和所有儿子都愚昧鄙陋,没有见识,孙秀狡猾奸诈,贪财淫乱,和他共事的,都是一些邪恶不正的人,只知争名夺利,没有深远的谋略,志向和情趣各有不同,互相憎恨忌妒。孙秀的儿子孙会担任射声校尉,身体矮小,相貌丑陋,如同最低贱的奴仆,孙秀让他娶了皇帝的女儿河东公主。

17 冬,十一月,初七,立羊氏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是尚书郎

泰山人羊玄之的女儿。外祖父平南将军乐安人孙旂，和孙秀关系密切，所以孙秀立她为皇后。任命羊玄之为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封兴晋侯。

18 下诏征召益州刺史赵廞担任大长秋，委派成都内史中山人耿滕担任益州刺史。赵廞，是贾皇后的亲戚。听到征召，十分恐惧，而且因晋朝衰败，暗地里有占据蜀地的心思，于是发放粮仓中所有积蓄，赈济流民，以收买人心。因李特兄弟有才干又勇武，他的同党大多是巴西郡人士，和赵廞同郡，就特别优待他们，作为自己的帮手。李特等人仗恃赵廞的权势，专门聚众抢动财物，蜀地人深为痛恨。耿滕多次秘密上奏章："流民刚猛强悍，蜀地居民软弱无能，土著不能制服流寓的人，必定成为变乱的起因，应该命令流民回到本土居住。如果留在险要的地带，恐怕秦州、雍州的祸乱要另外转移到梁州、益州了。"赵廞听到后很憎恨他。

州中接到诏书，派遣文武官员一千多人迎接耿滕。这时，成都郡治所在少城，益州治所在太城，赵廞还在太城中，没有离开。耿滕想进入州治所，功曹陈恂规劝说："现在州、郡结下怨仇，日益加深，进城一定会有大祸，不如留在少城中，来观察事态变化，传令各县，各村落严密组织起来防备秦州氐族人。陈西夷就要到来，应该暂且等待他。如不这样，就退却到犍为，向西渡过江源，以防发生意外事变。"耿滕不听从。这一天，率领部属进入州治所，赵廞派兵迎击，在西门交战，耿滕战败而死。郡中官吏都逃走了，只有陈恂反绑着双手，到了赵廞那里，请求发还耿滕的尸体；赵廞以他有义气，答应了。

赵廞又派遣军队迎击西夷校尉陈总。陈总到达江阳，听说赵廞有叛乱的心意，主簿蜀郡人赵模说："现在州郡不和谐，一定酿成大的变乱，应该快速行进赶到那里。西夷 府掌管的是军事要地，协助顺从朝廷的人讨伐叛逆，谁敢轻举妄动！"陈总又沿路停留，等到达南安县的鱼涪津，已经遇到赵廞的军队，赵模对陈总说："散发财货

招募士兵，来加以抵抗，如果战胜了州中军队，就可以得到益州；如果不能取胜，顺着水流退兵，一定没有损害。"陈总说："赵益州痛恨耿侯，所以杀掉死；和我没有怨仇，何必要这样做呢！"赵模说："现在州中起兵，一定要杀您来树立声威，即使不交战，也没有益处。"一直说得流下泪来，陈总还是不采纳，部属于是自行溃散了。陈总逃到草丛中，赵模穿上陈总的衣服挺身奋战，赵廞的军队杀了赵模，发现他不是陈总，又到处搜索，找到了陈总，杀了他。

赵廞自称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选置僚属，改换郡守县令，朝廷任命的官员接到他的征召，没有敢不前往的。李庠率领妹夫李含、天水人任回、上官晶、扶风人李攀、始平人费他、氐族人苻成、隗伯等四千骑兵，归附赵廞。赵廞委派李庠担任威寇将军，封为阳泉亭侯，当作心腹，命令他招集六郡流民中壮健的勇士，达到一万多人，用来断绝北方的通道。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四

晋纪六　起重光作噩，尽玄黓阏茂，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永宁元年

1 春，正月，以散骑常侍安定张轨为凉州刺史。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故求为凉州。时州境盗贼纵横，鲜卑为寇。轨至，以宋配、汜瑗为谋主[1]，悉讨破之，威著西土。

2 相国伦与孙秀使牙门赵奉诈传宣帝神语云："伦宜早入西宫。"散骑常侍义阳王威，望之孙也，素谄事伦，伦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夺帝玺绶，作禅诏，又使尚书令满奋持节、奉玺绶禅位于伦。左卫将军王舆、前军将军司马雅等

帅甲士入殿,晓谕三部司马,示以威赏,无敢违者。张林等屯守诸门。乙丑,伦备法驾入宫[2],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伦使张衡将兵守之。

丙寅,尊帝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废皇太孙为濮阳王。立世子荂为皇太子,封子馥为京兆王,虔为广平王,诩为霸城王,皆侍中将兵。以梁王肜为宰衡,何劭为太宰,孙秀为侍中、中书监、票骑将军、仪同三司,义阳王威为中书令,张林为卫将军,其余党与,皆为卿、将,超阶越次,不可胜纪;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座[3],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是岁,天下所举贤良、秀才、孝廉皆不试;郡国计吏及太学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4],县纲纪并为廉吏。府库之储,不足以供赐与。应侯者多,铸印不给,或以白板封之。

初,平南将军孙旂之子弼、弟子髦、辅、琰皆附会孙秀,与之合族,旬月间致位通显。及伦称帝,四子皆为将军,封郡侯,以旂为车骑将军、开府。旂以弼等受伦官爵过差,必为家祸,遣幼子回责之,弼等不从,旂不能制,恸哭而已。

【注释】

①汜(fán 凡):姓氏。

②法驾:皇帝的车驾。

③貂蝉:王公显官帽子上的装饰物。《晋书·舆服志》述及冠冕有云:"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人

们遂以貂蝉比喻达官显贵。

④纲纪：郡一级中功曹一类官吏、县一级中主簿、录事史之类官吏。

【译文】

晋纪六　起辛酉（公元301年），止壬戌（公元302年），共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永宁元年（辛酉，公元301年）

1春，正月，委派散骑常侍安定人张轨担任凉州刺史。张轨因为时局将有众多灾难，暗中有盘踞河西的心意，所以请求担任凉州刺史。当时，州境以内到处都是盗贼，鲜卑人屡次进犯；张轨到任后，以宋配、汜瑗为谋士，全部打败了他们，声威震撼西部地区。

2相国司马伦和孙秀指使牙门赵奉，欺骗性地传述宣帝神灵的话说："司马伦应该早日进入西宫。"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是司马望的孙子，一向谄媚地侍奉司马伦，司马伦委派司马威兼任侍中，指使司马威强迫性地夺取皇帝的玺绶，写了禅让的诏书，又指使尚书令满奋秉持符节，捧着玺绶，禅位给司马伦。左卫将军王舆、前将军司马雅等人率领兵士进入宫殿，明确地开导三部司马，并告示如何赏罚，没有人敢于违背。张林等人防守宫城各个出入口。初九，司马伦乘坐皇帝的车驾进入宫中，登上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始。皇帝从华林园西门出宫，居住到金墉城中，司马伦派张衡率军防守他。

初十，尊奉皇帝为太上皇，改称金墉城为永昌宫，废黜皇太孙为濮阳王。立世子司马荂为皇太子，封儿子司马馥为京兆王，司马虔为广平王，司马诩为霸城王，都担任侍中，率领军队。委派梁王司马肜担任宰衡，何劭担任太宰，孙秀担任侍中、中书监、票骑将军、仪同三司，义阳王司马威担任中书令，张林担任卫将军，其余党羽，都担任列卿、中郎将，超越等级提升的，无法详尽地记载；下至于奴仆士卒，也赐给爵位。每逢朝会，用貂尾蝉羽装饰帽子的官员，满座

都是。当时人为此编出谚语说："貂毛不足，狗尾来补续。"这一年，天下所推举的贤良、秀才、孝廉都不策试就录用；郡国上统计簿的员吏以及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都委任官职；大赦时在职的郡太守、县令都封为侯爵，郡中纲纪都是孝廉，县中纲纪都是廉吏。仓库中的储蓄，不够用来赏赐。应封侯的人太多，铸造印章来不及，有的就用一块空白的竹版分封他。

起初，平南将军孙旂的儿子孙弼、弟弟的儿子孙旂、孙辅、孙琰都依附孙秀，和他合为一族，一月之间就登上显要的官位。等到司马伦称帝，四个子侄都成为将军，封为郡侯，委派孙旂担任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孙旂因孙弼等人接受司马伦的官职爵位超过正常制度，一定会成为家庭的灾祸，派遣幼子孙回责备他们，孙弼等人不听从，孙旂不能制止，只是痛哭而已。

3 癸酉，杀濮阳哀王臧。

孙秀专执朝政，伦所出诏令，秀辄改更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百官转易如流。张林素与秀不相能，且怨不得开府，潜与太子苓笺，言："秀专权不合众心，而功臣皆小人，挠乱朝廷，可悉诛之。"苓以书白伦，伦以示秀。秀劝伦收林，杀之，夷其三族。秀以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各拥强兵，据方面，恶之，乃尽用其亲党为三王参佐，加冏镇东大将军、颖征北大将军，皆开府仪同三司，以宠安之。

4 李庠骁勇得众心，赵廞浸忌之而未言。长史蜀郡杜淑、张粲说廞曰："将军起兵始尔，而遽遣李庠握强兵于

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会庠劝厥称尊号，淑、粲因白厥以庠大逆不道，引斩之，并其子侄十余人。时李特、李流皆将兵在外，厥遣人慰抚之曰：“庠非所宜言，罪应死。兄弟罪不相及。”复以特、流为督将。特、流怨厥，引兵归绵竹。

厥牙门将涪陵许弇求为巴东监军[1]，杜淑、张粲固执不许，弇怒，手杀淑、粲于厥阁下，淑、粲左右复杀弇。三人，皆厥之腹心也，厥由是遂衰。

厥遣长史犍为费远、蜀郡太守李苾、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屯绵竹之石亭[2]。李特密收兵得七千余人，夜袭远等军，烧之，死者十八九，遂进攻成都。费远、李苾及军祭酒张微[3]，夜斩关走，文武尽散。厥独与妻乘小船走[4]，至广都，为从者所杀。特入成都，纵兵大掠，遣使诣洛阳，陈厥罪伏。

初，梁州刺史罗尚，闻赵厥反，表：“厥非雄才，蜀人不附，败亡可计日而待。”诏拜尚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七千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骧于道奉迎，并献珍玩。尚悦，以骧为骑督[5]，特、流复以牛酒劳尚于绵竹，王敦、辛冉说尚曰：“特等专为盗贼，宜因会斩之；不然，必为后患。”尚不从。冉与特有旧，谓特曰：“故人相逢，不吉当凶矣。”特深自猜惧。

三月，尚至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讨之，为羌所杀。

【注释】

①涪陵:郡名,治今贵州务川东北洪渡。

②石亭:地名,在今四川广元北。

③军祭酒:依当时官制,当作"军咨祭酒"。

④"厥独与"句:据其他版本,"妻"下脱"子"字。

⑤骑督:武官名,为骑兵督将。

【译文】

3十七日,杀濮阳哀王司马臧。

孙秀独自执掌朝廷事务,司马伦所颁发的诏令,孙秀擅自改动,甚至扣压不发,自己在青纸上撰写诏书,有时早上发出去的命令,晚上又变更,文武官员的调动就像流水一般。张林一向和孙秀不相合,并且怨恨不能开府治事,暗下里给太子司马荂写信说:"孙秀独断朝政,违背众人心愿,所当作功臣的都是行为不正派的人,扰乱朝廷,可以全部杀掉。"司马荂把信呈交给司马伦,司马伦拿给孙秀过目。孙秀劝司马伦逮捕张林,杀掉他,诛杀他的三族。孙秀因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自拥有强大的军队,握有独当一面的大权,厌恶他们,于是完全使用他的亲信去担任三王的辅佐人员,擢升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都为开府仪同三司,用来尊崇、安抚他们。

4李庠骁勇善战,很得部众信赖,赵廞渐渐猜忌他,却没有讲出来。长史蜀郡人杜淑、张粲劝告赵廞说:"将军起兵之初,不加思索就委派李庠在外统领强大的军队。不是我们同族,他的心念必然不同,这是把武器交给别人来杀自己,应该及早考虑这件事。"正巧李庠劝赵廞称帝,杜淑、张粲乘机禀告赵廞,以李庠有大逆不道的言论,拉出去杀了他,连同他的子侄杀了十多人。这时,李特、李流都在外地率领军队,赵廞派人安慰他们说:"李庠说了不该说的话,罪过应处死刑。兄弟之间,罪过不互相牵连。"又以李特、李流为督

将。李特、李流憎恨赵廞，率领军队退回绵竹。

赵廞的牙门将涪陵人许弇请求担任巴东监军，杜淑、张粲极力坚持不答应，许弇发怒，在赵廞官府前亲手杀了杜淑、张粲，杜淑、张粲的左右亲信又杀了许弇。这三个人，都是赵廞的心腹，赵廞因此就衰弱了。

赵廞派遣长史犍为人费远、蜀郡太守李苾、督护常俊统领一万多人断绝北面的通道，屯驻在绵竹县的石亭。李特秘密地招集军队，得到七千多人，夜晚袭击费远等人的军队，纵火烧军营，死亡的十中有八九，于是进攻成都。费远、李苾以及军谘祭酒张徵，夜晚闯开关门逃走，文武官员全都逃散。赵廞独自和妻子儿女乘坐小船逃命，到达广都，被随从的人所杀死。李特进入成都，放纵军队大肆掳掠，派遣使者到洛阳，陈述赵廞的罪状。

起初，梁州刺史罗尚，听说赵廞反叛，上奏章说："赵廞没有杰出的才能，蜀地人不归附他，失败是指日可待的。"下诏任命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统领牙门将王敦、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七千多人进入蜀地。李特等人听说罗尚前来，十分恐惧，派他的弟弟李骧在途中迎接，并且献上珍贵的玩赏物品。罗尚心中喜悦，委派李骧担任骑督。李特、李流又在绵竹以牛和酒犒劳罗尚，王敦、辛冉劝告罗尚说："李特等人专门干些抢劫偷盗的事，应该利用机会杀了他们；否则，一定会成为今后的祸患。"罗尚不听从。辛冉和李特有旧交情，对李特说："老朋友见面，不是吉祥就是凶险。"李特深深地感到恐惧。

三月，罗尚到达成都。汶山郡羌人反叛，罗尚派遣王敦征伐他们，被羌人杀死。

5 齐王冏谋讨赵王伦，未发，会离狐王盛、颍川处穆聚众

于浊泽[1]，百姓从之，日以万数。伦以其将管袭为齐王军司[2]，讨盛、穆，斩之。冏因收袭，杀之，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移檄征、镇、州、郡、县、国[3]，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

使者至邺，成都王颖召邺令卢志谋之。志曰："赵王篡逆，人神共愤，殿下收英俊以从人望，杖大顺以讨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争进，蔑不克矣。"颖从之，以志为谘议参军，仍补左长史。志，毓之孙也[4]。颖以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颜、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远近响应；至朝歌，众二十余万。超，苞之孙也。

常山王乂在其国，与太原内史刘暾各帅众为颖后继[5]。

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以。嬖人王绥曰："赵亲而强[6]，齐疏而弱，公宜从赵。"参军孙询大言于众曰："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何亲疏强弱之有？歆乃从冏。

前安西参军夏侯奭在始平[7]，合众数千人以应冏，遣使邀河间王颙。颙用长史李含谋，遣振武将军河间张方讨擒奭及其党，腰斩之。冏檄至，颙执冏使送于伦，遣张方将兵助伦。方至华阴，颙闻二王兵盛，复召方还，更附二王。

冏檄至扬州，州人皆欲应冏。刺史郗隆，虑之玄孙也[8]，以兄子鉴及诸子悉在洛阳，疑未决，悉召僚吏谋之。主簿淮南赵诱、前秀才虞潭皆曰："赵王篡逆，海内所疾；

今义兵四起，其败必矣。为明使君计[9]，莫若自将精兵，径赴许昌，上策也；遣将将兵会之，中策也；量遣小军，随形助胜，下策也。”隆退，密与别驾顾彦谋之，彦曰：“诱等下策，乃上计也。”治中留宝、主簿张褒、西曹留承闻之，请见，曰：“不审明使君今当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10]，无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11]，今上取之，不平，齐王顺时举事，成败可见，使君不早发兵应之，狐疑迁延，变难将生，此州岂可保也？”隆不应。潭，翻之孙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将士愤怨，参军王邃镇石头[12]，将士争往归之，隆遣从事于牛渚禁之，不能止。将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顾彦皆死，传首于冏。

安南将南、监沔北诸军事孟观，以为紫宫帝座无他变[13]，伦必不败，乃为之固守。

伦、秀闻三王兵起[14]，大惧，诈为冏表曰：“不知何贼猝见攻围，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军见救，庶得归死。”以其表宣示内外；遣上军将军孙辅、折冲将军李严帅兵七千自延寿关出[15]，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帅兵九千自崤阪关出[16]，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帅兵八千自成皋关出[17]，以拒冏。遣孙秀子会督将军士猗、许超帅宿卫兵三万以拒颖。召东平王楙为卫将军，都督诸军；又遣京兆王馥、广平王虔帅兵八千为三军继援。伦、秀日夜祷祈、厌胜以求福；使巫觋选战日；又使人于嵩山著羽衣，诈称仙人王乔[18]，作书述伦祚长久，欲以惑众。

【注释】

①离狐:县名,治今河南濮阳东南。 浊泽:地名,在今河南禹县东北。

②军司:军职官名,本称军师,晋避司马师讳,改称军司,各军皆设置,为监军之职。

③征、镇:统领一方军事的将领,地位最高的是四征(征东大将军等),其次是四镇(镇东大将军等)。全国按方位分为四方,每一征、镇大将军所辖区域都有几个州。

④卢毓(?~公元257年):汉魏之际官吏。字子家,涿郡涿(今河北涿县)人。少以学行见称,汉献帝时任丞相法曹议令史等职。入魏,官至侍中、司空。

⑤暾(tūn 吞)。

⑥"赵亲"句:司马歆的父亲司马骏,和赵王司马伦同为司马懿之子,歆于伦为叔侄,服属甚亲;司马冏于司马歆为从子,服属稍疏。

⑦奭(shì 示)。

⑧郗虑:东汉末官吏。字鸿豫,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汉献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受曹操指派,持节收捕献帝伏皇后。

⑨使君:对刺史的尊称。

⑩二帝:指惠帝司马衷与篡夺帝位的司马伦。

⑪太上:即太上皇,这里指惠帝司马衷。

⑫邃(suì 岁)。

⑬紫宫帝座:古代天文家分天体恒星为三垣,中垣是紫宫垣十五星,也称紫宫。其中的紫微星象征着地上的帝王。

⑭三王:指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

⑮延寿关:关隘名,或称延寿城,在今河南巩县南。

⑯崿(è 厄)阪关:关隘名,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崿岭上。

⑰成皋关:关隘名,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⑱王乔:传说中古代仙人。据称是周灵王的太子,好吹笙,能作凤鸣。在伊水、洛水间游玩,道士浮丘公把他接到嵩山,三十多年后得道成仙。

【译文】

5 齐王司马冏策划讨伐赵王司马伦，没有发动，正巧离狐人王盛、颍川人处穆在浊泽聚集部众，百姓去投奔的，每日以万计数。司马伦委派他的部将管袭担任齐王军司，征讨王盛、处穆，杀了他们。司马冏乘机逮捕管袭，杀了他。和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人起兵，派遣使者告诉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乂和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歆，传送檄文给征、镇、州、郡、县、国，宣称："叛逆的臣子孙秀，迷惑贻误赵王，应该共同征讨诛杀。有不听从命令的，诛灭三族。"

使者到达邺城，成都王司马颖召见邺令卢志商量这件事。卢志说："赵王篡位叛逆，民众和上天同感愤怒，殿下集结才智杰出的人士来顺从大众的愿望，依仗大义讨伐叛逆，百姓一定会不加征召而自行前来，捋衣出臂，奋勇争先，没有不能战胜的。"司马颖听从了他的意见，委派卢志担任谘议参军，随即又补为左长史，卢志，是卢毓的孙子。司马颖委派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颜、督护赵骧、石超等人充当前锋，远近的人都响应；到达朝歌，部众已达二十多万。石超，是石苞的孙子。

常山王司马乂在他的封国里，和太原内史刘暾各自率领部众，作为司马颖的后继力量。

新野公司马歆接到司马冏的檄文，不知怎么办为好。宠信的近臣王绥说："赵王血缘亲近，并且强大，齐王血缘疏远，并且微弱，您应该顺从赵王。"参军孙询对众人大声地说："赵王凶恶叛逆，天下人应该合力诛杀他，有什么亲疏强弱可讲？"司马歆于是顺从司马冏。

曾担任过安西参军的夏侯奭在始平郡，聚合民众几千人来响应司马冏，派遣使者邀约河间王司马冏。司马颙采用长史李含的计谋，派遣振武将军河间人张方出兵征伐，擒住了夏侯奭和他的党羽，腰斩了他们。司马冏的檄文送到，司马颙拘捕司马冏的使者送

交给司马伦，派遣张方率兵去协助司马伦。张方到达华阴，司马颙听说二王的兵力强盛，又召令张方回来，重新依附二王。

司马冏的檄文传到扬州，州中官员都想响应司马冏。刺史郗隆，是郗虑的玄孙，因为哥哥的儿子郗鉴和各个儿子都在洛阳，犹豫不决，召集所有的僚属来磋商这件事。主簿淮南人赵诱、曾举过秀才的虞潭都说："赵王篡位叛逆，为海内人所痛恨；现在义兵四处发动，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为贤明的使君考虑，不如亲自率领精锐的军队，直接开往许昌，这是上策；派遣将领率领军队去会合，这是中策；酌量派出小股军队，随着形势帮助胜利的一方，这是下策。"郗隆退堂后，秘密地和别驾顾彦商议，顾彦说："赵诱等人所说的下策，恰恰是上策。"治中留宝、主簿张褒、西曹留承听说后，请求进见，说："不知道贤明的使君现在将要干什么？"郗隆说："我受到了两位皇帝的恩德，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想守住本州而已。"留承说："天下，是世祖的天下；太上皇继承皇位已经很久，当今皇帝夺取皇位，不公平，齐王顺应时势而起兵，成功失败可以想见。使君不早日派兵响应他的，犹豫拖延，变乱将会发生，这个州哪里能保得住？"郗隆不答应。虞潭，是虞翻的孙子。郗隆把檄文搁置了六天不发下去，将领士兵愤怒了。参军王邃镇守石头城，将士们争相前往归附他，郗隆派遣从事在牛渚拦截他们，却不能阻止。将士们于是辅助王邃进攻郗隆，郗隆父子和顾彦都被杀死，首级传送给司马冏。

安南将军、监沔北诸军事孟观，以为紫垣宫帝座的星象没有变化，司马伦一定不会失败，于是替他坚决地守卫。

司马伦、孙秀听说三王起兵，大为恐惧。假造司马冏的奏章说："不知道哪里来的贼人突然来围攻，臣下软弱无能，不能保卫自己，请求朝廷军队救援，希望得以回到封国接受死刑。"把这份奏章在朝廷内外宣扬；派遣上军将军孙辅、折冲将军李严率领七千军队从延寿关出击，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阎和率领九千军队从崤阪关出击，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率领八千军

队从成皋关出击，来抵御司马冏。派遣孙秀的儿子孙会统领将军士猗、许超，率领三万守备宫廷的军队去抵御司马颖。征召东平王司马楙担任卫将军，统领所有军队；又派遣京兆王司马馥、广平王司马虔率领八千军队，作为三支军队的后继力量。司马伦、孙秀日夜祈祷并用诅咒敌人的巫术来谋求吉祥；命令巫师挑选作战的日期；又指使人在嵩山上穿上用羽毛编成的衣服，假称仙人王乔撰写文书，说司马伦的帝位长久，想用这个来迷惑众人。

6 闰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经天[1]，纵横无常。

7 张泓等进据阳翟[2]，与齐王冏战，屡破之。冏军颍阴[3]，夏，四月，泓乘胜逼之，冏遣兵逆战。诸军不动，而孙辅、徐建军夜乱，径归洛自首曰："齐王兵盛，不可当，泓等已没矣！"赵王伦大恐，秘之，而召其子虔及许超还。会泓破冏露布至[4]，伦乃复遣之。泓等悉帅诸军济颍攻冏营，冏出兵击其别将孙髦、司马谭等，破之，泓等乃退。孙透诈称已破冏营，擒得冏，令百官皆贺。

成都王颖前锋至黄桥[5]，为孙会、士猗、许超所败，杀伤万余人，士众震骇。颖欲退保朝歌，卢志、王彦曰："今我军失利，敌新得志，有轻我之心。我若退缩，士气沮衄[6]，不可复用。且战何能无胜负？不若更选精兵，星行倍道，出敌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颖从之。伦赏黄桥之功，士猗、许超与孙会皆持节。由是各不相从，军政不一，且恃胜轻颖而

不设备。颖帅诸军击之，大战于溴水[7]，会等大败，弃军南走。颖乘胜长驱济河。

自冏等起兵，百官将士皆欲诛伦、秀，秀惧，不敢出中书省；及闻河北军败，忧懑不知所为[8]。孙支、许超、士猗等至，与秀谋，或欲收余卒出战；或欲焚宫室，诛不附己者，挟伦南就孙旂、孟观；或欲乘船东走入海；计未决。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滩帅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宫[9]，三部司马为应于内，攻孙秀、许超、士猗于中书省，皆斩之，遂杀孙奇、孙弼及前将军谢恢等[10]。滩，伷之子也。王舆屯云龙门，召八坐皆入殿中，使伦为诏曰："吾为孙秀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亩。"传诏以驺虞幡赦将士解兵。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及太子荟皆还汶阳里第[11]。遣甲士数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群臣顿首谢罪。诏送伦、荟等赴金墉城。广平王虔自河北还，至九曲[12]，闻变，弃军，将数十人归里第。

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劳三王。梁王彤等表："赵王伦父子凶逆，宜伏诛。"丁卯，遣尚书袁敞持节赐伦死，收其子荟、馥、虔、诩，皆诛之。凡百官为伦所用者皆斥免，台、省、府、卫[13]，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颖至。己巳，河间王颙至。颖使赵骧、石超助齐王冏讨张泓等于阳翟，泓等皆降。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斗死者近十万人。斩张衡、闾和、孙髦于东市，蔡璜自杀。五月，诛义阳王威。襄阳太守宗岱承冏檄斩孙旂，永饶冶令空桐机斩孟观[14]，

皆传道洛阳，夷三族。

8 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

【注释】

①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②阳翟：县名，治今河南禹县。

③颍阴：县名，治今河南许昌市。

④露布：不缄封的文书。多用为传送捷报、檄文。

⑤黄桥：地名，在今河南洪县西。

⑥沮衂(nù 恧)：挫败、损伤。

⑦淇(jú 桔)水：即今河南济源、孟县境内黄河支流漭(mǎng 莽)河。

⑧懑(mèn 闷)：烦闷、愤怒。

⑨漼(cuǐ 崔)。

⑩惔(tán 坛)。

⑪汶阳里：街巷名，在今河南洛阳东北故洛阳城中。司马伦私宅在此。

⑫九曲：地名，在今河南巩县西。

⑬台、省、府、卫：中央军政首脑机关。台指尚书、御史中丞、谒者等台阁，省指中书、门下、秘书省，府指三公府及地位相当于三公而开府治事的官员，卫指卫尉、卫将军。

⑭永饶冶：官府冶炼基地，设在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 空桐：复姓。

【译文】

6 闰月，初一，发生日食。从正月直到这个月，五颗行星交相穿过天际，纵横交错，没有常规。

7 张泓等人向前推进，据守阳翟，和齐王司马冏交战，多次打败他们。司马冏在颍阴驻军。夏，四月，张泓乘胜进逼，司马冏派兵迎战。各支军队没有行动，可是孙辅、徐建的军队发生惊扰，直接回到洛阳自首说："齐王兵力强盛，不可抵挡，张泓等人已经战死了！"赵王司马伦特别恐慌，秘而不宣，却征召他的儿子司马虔和许超退回

来。正巧张泓打败司马冏的文书送到，司马伦才又派遣他们出征。张泓等人率领所有军队渡过颍水，攻打司马冏的军营。司马冏出兵攻打张泓侧翼的将领孙髦、司马谭等人，打败了他们，张泓等人于是后撤。孙秀欺骗说已经打破了司马冏的军营，活捉了司马冏，命令百官都来庆贺。

成都王司马颖的前锋抵达黄桥，被孙会、士猗、许超所击败，死伤一万多人，全军大为震惊。司马颖准备退守朝歌，卢志、王彦说："现在我们的军队出师不利，敌人刚刚得其所欲，有轻视我们的心意。我们如果退缩回去，士气挫伤，就不能再使用了。况且交战哪能没有胜败呢？不如另外挑选精锐的士兵，乘夜进军，兼程赶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这是用兵的奇策。"司马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司马伦奖励黄桥战役的功绩，士猗、许超和孙秀都秉持符节。因此谁都不听从别人的命令，军中政令不一致，而且仗恃胜利，轻视司马颖而不加以戒备。司马颖率领各军攻击他们，在溴水大战，孙会等人大败，抛弃军队向南逃跑。司马颖乘着胜势，长驱直入，渡过黄河。

自从司马冏等人起兵，文武百官和将士们都想诛杀司马伦、孙秀，孙秀畏惧，不敢走出中书省；等到听说黄河以北的军队失败，愁愤怒，不知如何是好。孙会、许超、士猗等人到了，和孙秀商议，有的想聚集残兵出战；有的想焚烧宫室，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挟持司马伦南下，和孙髦、孟观会合；有的想乘坐船只，向东逃入海中；主意没有决定下来。初七，左卫将军王舆和尚书广陵公司马淮率领军营中七百多兵士，从宫廷南边的侧门进去，三部司马在宫内接应，到中书省进攻孙秀、许超、士猗，把他们都杀了，并杀了孙奇、孙弼和前将军谢恢等人。司马淮，是司马伷的儿子。王舆屯驻云龙门，召集尚书省八位长官都进入宫殿中，命令司马伦写下诏书诰："我被孙秀所贻误，因此触怒了三王；现在已经诛杀了孙秀。应接迎接太上皇回归帝位，我就回到乡里度过晚年。"传下诏令，用驺虞幡命

令将士们停止战斗。宦官领着司马伦从华林园东门出去，和太子司马荂都回到汶阳里的私宅中。派遣几千名武装士兵到金墉城迎接皇帝，百姓都欢呼万岁。皇帝从端门进去，登上大殿，群臣叩头请罪。下诏押送司马伦、司马荂等人到金墉城。广平王司马虔从黄河以北回来，到了九曲，听说有变故，丢下军队，率领几十人回到私宅中。

初九，大赦天下，改年号，天下人纵情聚饮五天。分别派遣使者慰劳三王。梁王司马彤等人上奏："赵王司马伦父子凶恶叛逆，应该承受死刑。"十三日，派遣尚书袁敞秉持符节，命司马伦自杀，逮捕他的儿子司马荂、司马馥、司马虔、司马诩，全都杀掉。文武百官，凡是司马伦任用过的，全都免职，台、省、府、卫机构中，仅有个别人保留下来。这一天，成都王司马颖抵达。十五日，河间王司马颙抵达。司马颖命令赵骧、石超协助齐王司马冏，在阳翟讨伐张泓等人，张泓等人全部投降。自从起兵，二十多天里，战斗中死亡的将近十万人。在东市斩杀了张衡、闾和、孙髦，蔡璜自杀。五月，诛杀义阳王司马威。襄阳太守宗岱奉行司马冏的檄令，斩杀了孙旂，永饶冶令空桐机斩杀了孟观，都把首级传送到洛阳，夷灭三族。

8 立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

9 六月，乙卯，齐王冏帅众入洛阳，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威震京都。

10 戊辰，赦天下。

复封宾徒王晏为吴王。

12 甲戌，诏以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成都王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

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河间王颙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1]；常山王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进广陵公淮爵为王，领尚书，加侍中；进新野公歆爵为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齐、成都、河间三府，各置掾属四十人，武号森列，文官备员而已，识者知兵之未戢也[2]。己卯，以梁王肜为太宰，领司徒。

光禄大夫刘蕃女为赵世子苓妻，故蕃及二子散骑侍郎舆、冠军将军琨皆为赵王伦所委任。大司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舆为中书郎，琨为尚书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为尚书令，刘暾为御史中丞，王衍为河南尹。

新野王歆将之镇，与冏同乘谒陵，因说冏曰："成都王至亲[3]，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常山王乂与成都王颖俱拜陵，乂谓颖曰："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闻其言者莫不忧惧。卢志谓颖曰："齐王众号百万，与张泓等相持不能决；大王迳前济河，功无与贰。今齐王欲与大王共辅朝政。志闻两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4]，求还定省，委重齐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计之上也。"颖从之。帝见颖于东堂，慰劳之。颖拜谢曰："此大司马冏之勋，臣无豫焉。"因表称冏功德，宜委以万机，自陈母疾，请归藩。即辞出，不复还营，便谒太庙，出自东阳城门，遂归邺。遣信与冏别，冏大惊，驰出送颖，至七里涧[5]，及之。颖住车言别，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为忧，不及时事，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

冏辟新兴刘殷为军谘祭酒，洛阳令曹據为记室督，尚

书郎江统、阳平太守河内荀晞参军事，吴国张翰为东曹掾，孙惠为户曹掾，前廷尉正顾荣及顺阳王豹为主簿。惠，贲之曾孙[6]；荣，雍之孙也[7]。殷幼孤贫，养曾祖母以孝闻，人以谷帛遗之，殷受而不谢，直云："待后贵当相酬耳。"及长，博通经史，性倜傥有大志，俭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冏以何勖为中领军，董艾典枢机，又封其将佐有功者葛旃、路秀、卫毅、刘真、韩泰皆为县公[8]，委以心膂，号曰"五公"。

成都王颖至邺，诏遣使者就申前命；颖受大将军，让九锡殊礼。表论兴义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称："大司马前在阳翟，与贼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赈阳翟饥民。"造棺八千余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敛祭黄桥战士，旌显其家，加常战亡二等。又命温县瘗赵王伦战士万四千余人[9]。皆卢志之谋也。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诏复遣使谕颖入辅，并使受九锡。颖嬖人孟玖欲还洛，又，程太妃爱恋邺都，故颖终辞不拜。

初，大司马冏疑中书郎陆机为赵王伦撰禅诏，收，欲杀之；大将军颖为之辩理，得免死，因表为平原内史，以其弟云为清河内史。机友人顾荣及广陵戴渊，以中国多难，劝机还吴；机以受颖全济之恩，且谓颖有时望，可与立功，遂留不去。

【注释】

①三赐之礼:为尊礼大臣而赐予弓矢、铁钺、圭瓒等三种器物。等级仅次于九锡。

②戢(jí集):收敛、止息。

③"成都王"句:司马颖为晋武弟之子,是惠帝的异母弟,司马歆因此说他们是"至亲"。

④太妃:即司马颖的母亲程才人。

⑤七里涧: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⑥孙贲:东汉末孙权部属。字伯阳,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初随孙策平定江东,任豫章太守、征虏将军。在官十一年后去世。

⑦顾雍(公元168~243年):三国时吴国大臣。字元叹,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孙权领会稽太守时,以雍为丞,行太守事。其后累迁至尚书令等要职。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执政近二十年。

⑧旃(yū与)。

⑨瘞(yì衣):埋葬。

【译文】

9 六月,初二,齐王司马冏率领军队进入洛阳,在皇宫通章署前安顿下来,武装战士有几十万,声威震动京城。

10 十五日,大赦天下。

11 重新分封宾徒王司马晏为吴王。

12 二十一日,下诏委派齐王司马冏担任大司马,加授九锡的赏赐,具有器物的礼仪,如同宣帝、景帝、文帝、武帝辅佐魏朝时的旧例;成都王司马颖担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授九锡的赏赐,进入朝廷不用疾走,可以穿鞋带剑上殿;河间王司马颙担任侍中、太尉,加授三种赏赐的礼仪;常山王司马乂担任抚军大将军,统领左军;进封广陵公司马淮的爵位为王,兼任尚书,加官为侍中;进封新野公司马歆的爵位为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官为镇南大将军。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三府,各自设置辅佐属吏

四十人，武号如林，文职官员充数而已，有见识的人知道战乱还不能止息。二十六日，委派梁王司马肜担任太宰，兼任司徒。

光禄大夫刘蕃的女儿是赵王世子司马荂的妻子，所以刘蕃和两个儿子散骑侍郎刘舆、冠军将军刘琨，都是赵王司马伦所委任的。大司马司马冏因为刘琨父子有才干名望，特地宽免他们，委派刘舆担任中书郎，刘琨担任尚书左丞。又委派前司徒王戎担任尚书令，刘暾担任御史中丞，王衍担任河南尹。

新野王司马歆将到镇所，和司马冏同乘一车拜谒陵墓，乘机劝告司马冏说："成都王是皇帝最亲近的人，一同建立大功，现在应该留他一道辅佐朝政；如果不能这样，应该剥夺他的军权。"常山王司马×和成都王司马颖一起拜谒陵墓，司马×对司马颖说："天下，是先帝的基业，您应该维护它。"听到这些话的人，无不感到忧虑恐惧。卢志对司马颖说："齐王军队号称百万，和张泓等人僵持，不能取胜；大王勇往直前，渡过黄河，功劳无人可比。现在齐王想和大王共同辅佐朝政。我听说，两个杰出的人物不能并立，应该借口太妃的小小疾病，请求回去早晚侍奉，把重任委托给齐王，用来收揽四海人心，这是上等的计策。"司马颖听从了。皇帝在东堂会见司马颖，对他进行慰劳。司马颖叩头道谢："这是大司马司马冏的功劳，臣下没有参与。"于是上奏章称述司马冏的功绩德行，应该把朝廷政务交付给他，自己陈说母亲生病，请求回到封国。立即告辞出宫，不再回到军营，就晋谒太庙，从东阳城门出京，于是返回邺城。派遣使者送信和司马冏道别，司马冏大吃一惊，急奔出城送别司马颖，到了七里涧，才赶上他。司马颖停车话别，泪流满面，只是为太妃的疾病担忧，不涉及现时事务。因此，士大夫和民众的赞誉，都归向司马颖。

司马冏征召新兴人刘殷担任军谘祭酒，洛阳令曹據担任记室督，尚书郎江统、阳平太守河内人荀晞参谋军事，吴国人张翰担任东曹掾，孙惠担任户曹掾，曾任过廷尉正的顾荣和顺阳人王豹担任

主簿。孙惠,是孙贲的曾孙;顾荣,是顾雍的孙子。刘殷年幼时孤独贫困,奉养曾祖母,以行孝而闻名,有人赠送粮食绢帛给他,刘殷接受了却不道谢,只是说:"等到今后显贵了,就要加以报答的。"等到成年,广博地学习经书史籍,性格豁达,胸怀大志,节俭而不吝啬,清廉而不孤傲,看上去精神不振却不可侵犯。司马冏委派何勖担任中领军,董艾掌管机要,又分封他的将领佐史中有功劳的人,葛旃、路秀、卫毅、刘真、韩泰都成为县公,视为心腹,号称为"五公"。

成都王司马颖到达邺城,下诏派遣使者前来重申以前的委任赏赐;司马颖接受大将军职位,辞让九锡的特殊礼遇。上奏章论列兴起义兵的功臣,都封为公侯。又上奏章陈说:"大司马以前在阳翟,同敌人相持很长时间,百姓贫穷困苦,请求运送黄河以北官府粮仓中十五万斛谷米,用以赈济阳翟的饥民。"制作棺材八千多副,用成都王的秩俸缝制衣服,收殓祭祀黄桥战役死亡的战士,表彰他们的家庭,抚恤比通常阵亡的高两个等级。又命令温县掩埋赵王司马伦的阵亡将士一万四千多人。这些都是卢志的主意。司马颖容貌英俊,却头脑糊涂,不爱读书,不过禀性忠厚,把政事托付给卢志,所以能博取美好的名声。下诏再次派遣使者告谕司马颖入朝辅政,并且要他接受九锡的赏赐。司马颖宠幸的人孟玖不想回到洛阳,加之程太妃爱恋邺城,所以司马颖一直推辞,不接受任命。

起初,大司马司马冏怀疑中书郎陆机替赵王司马伦撰写过禅位的诏书,逮捕了他,准备杀掉;大将军司马颖替他辩解,得以免除死刑,随之又上奏章推荐他为平原内史,以他的弟弟陆云为清河内史。陆机的朋友顾荣和广陵人戴渊,因中原战乱多,劝说陆机回到吴地;陆机因受到司马颖救命的恩德,并且认为司马颖有声望,可以借此机会建立功业,于是留下不离开。

13 秋，七月，复封常山王乂为长沙王，迁开府、骠骑将军。

14 东莱王蕤，凶暴使酒，数陵侮大司马冏，又从冏求开府不得而怨之，密表冏专权，与左卫将军王舆谋废冏。事觉，八月，诏废蕤为庶人，诛舆三族，徙蕤于上庸[1]，上庸内史陈钟承冏旨潜杀之。

15 赦天下。

16 东武公澹坐不孝徙辽东。九月，征其弟东安王繇复旧爵[2]，拜尚书左仆射。繇举东平王楙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17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还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冯该、张昌督之。李特兄辅自略阳至蜀，言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然之，累迁天水阎式诣罗尚求权停至秋，又纳赂于尚及冯该；尚、该许之。朝廷论讨赵廞功，拜特宣威将军，弟流奋武将军，皆封侯。玺书下益州，条列六郡流民与特同讨廞者，将加封赏。广汉太守辛冉欲以灭廞为己功，寝朝命，不以实上；众咸怨之。

罗尚遣从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时流民布在梁、益，为人佣力，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且水潦方盛，年谷未登，无以为行资。特复遣阎式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为太守李苾以为不可。尚举别驾杜弢秀才[3]，弢为弢说逼移利害，弢亦欲宽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谋，不从；弢乃致秀才板，出还家。冉性贪暴，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乃与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赵廞之乱，多所剽

掠,宜因移设关以夺取之。"尚移书梓潼太守张演,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

特数为流民请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帅归特。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民,移辛冉求自宽。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4],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之,悉取以归,与弟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5],赏百匹。"于是流民大惧,归特者愈众,旬月间过二万人。流亦聚众数千人。

特又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式见营栅冲要,谋掩流民,叹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辞尚还绵竹。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民,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于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尚虽云尔,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尚所能制,深宜为备。"特从之。冬,十月,特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

【注释】

①上庸:郡名,治今湖北竹山西南。

②"征其"句:司马繇被徙带方,见本书第八十二卷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

③弢(tāo 滔)。

④榜:布告。 通衢(qú 渠):四通八达的道路。

⑤叟:蜀地少数民族之一。

【译文】

13 秋，七月，再次分封常山王司马乂为长沙王，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将军。

14 东莱王司马蕤，凶狠暴躁，酗酒任性，多次欺凌侮辱大司马司马冏，又向司马冏谋求开府的职位，不能得到就怨恨他，秘密上奏章指控司马冏独断专行，和左卫将军王舆策划罢免司马冏。事怀败露，八月，下诏废黜司马蕤，成为平民，诛杀王舆的三族，把司马蕤迁徙到上庸郡，上庸内史陈钟秉承司马冏的旨意，暗中杀了他。

15 大赦天下。

16 东武王司马冏犯了不孝的罪过，迁徙到辽东。九月，征召他的弟弟东安王司马繇，恢复旧日的爵位，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司马繇推举东平王司马楙担任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17 当初，朝廷下令秦州、雍州，命令召回流亡到蜀地的民众，又派遣御史冯该、张昌去监督执行。李特的哥哥李辅从略阳赶到蜀地，说中原将有变乱，不值得再回去。李特同意他的意见，多次派遣天水人阎式到罗尚那里，请求暂且住下，直到秋天，又交纳贿赂给罗尚和冯该；罗尚、冯该答应了。朝廷评论讨伐赵廞的功劳，任命李特为宣威将军，弟弟李流为奋武将军，都封侯爵。玺书下发到益州，命州中列出六郡流民中和李特一同讨伐赵廞的人，将给以封爵赏赐。广汉太守辛冉想以消灭赵廞作为自己的功劳，搁置朝廷的命令，不把实情禀报上去；众人都怨恨他。

罗尚派遣从事监督遣返流民，限令七月份之内上路。当时流民分散在梁州、益州，给人家当雇工，听说州郡强迫性地遣送，人人忧虑怨恨，不知该怎么办；并且正是降雨时节，谷物还没收割，无法筹措路上的费用。李特又派遣阎式到罗尚那里，请求住到冬天；辛冉和犍为太守李苾认为不可以。罗尚举荐别驾杜弢为秀才，阎式向杜弢说明强迫迁移的利弊，杜弢也想放宽流民一年的时间；罗尚采用辛冉、李苾的谋划，不听从；杜弢于是送上秀才证书，走出州府回到

家中。辛冉性格贪婪残暴，想杀死流民首领，夺取他们的财货，于是和李苾一起禀告罗尚，说："流民原先趁着赵庶的叛乱，抢劫了很多财物，应该借着迁移的机会，设立关卡来夺取。"罗尚下发文书给梓潼太守张演，在各个要道设立关卡，搜查宝物财货。

李特多次替流民请求延长停留时间，流民都感激他、依赖他，很多人相继归附李特。李特于是在棉竹建造大营垒来安置流民，给辛冉写信，请求宽免自己。辛冉大发雷霆，派人在交通要道分别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李特兄弟，许诺给以高额赏金。李特看到后，全部撕下拿了回来，和弟弟李骧改动布告上悬赏的文字说："能够送上六郡头目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上官氏以及氐人、叟人酋长的一颗首级，赏布帛一百匹。"于是流民非常恐惧，归附李特的人更多，一个月之间超过了两万人。李流也聚集了几千民众。

李特又派遣阎式到罗尚那里请求延期，阎式看营寨要塞戒严，准备掩袭流民，叹息说："民心正处在危险的境地，现在却激发它，祸乱将要发生了。"又得知辛冉、李苾态度不可改变，于是告辞罗尚回绵竹。罗尚对阎式说："你姑且把我的意见告诉流民，现在准许放宽时间。"阎式说："明公被奸邪的意见所迷惑，恐怕没有放宽时间的道理。软弱却不可轻视的是民众，现在不依据事理催促他们，众人的愤怒是不可触犯的，恐怕会造成不小的祸患。"罗尚说："是的。我不骗你，你就回去吧！"阎式回到绵竹，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讲，但是不能相信。为什么呢？罗尚不能树立起权威，辛冉等人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一旦发动变乱，也不是罗尚所能控制的，应该严加防备。"李特采纳了他的意见。冬，十月，李特把部众分为两个营垒，李特守卫北营，李流守卫东营，修整盔甲，磨利兵器，严密戒备来等待他们。

冉、苾相与谋曰："罗尚贪而无断，日复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所虏矣！宜为决计，罗侯不足复问也。"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帅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死者甚众。杀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尚谓将佐曰："此虏成去矣，而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1]，今若之何？"

于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镇东大将军，号东督护，以相镇统；又以兄辅为骠骑将军，弟骧为骁骑将军，进兵攻冉于广汉。尚遣李苾、费远帅众救冉，畏特，不敢进。冉出战屡败，溃围奔德阳[2]。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尚以书谕阎式，式复书曰："辛冉倾巧，曾元小竖，李叔平非将帅之才[3]。式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留、徙之宜[4]。人怀桑梓[5]，孰不愿之！但往日初至，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秋潦，乞须冬熟，而终不见听。绳之太过，穷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颈受刀，以致为变。即听式言，宽使治严，不过去九月尽集，十月进道，令达乡里，何有如此也？"

特以兄辅、弟骧、子始、荡、雄及李含、含子国、离、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杨褒、上官惇等为将帅，阎式、李远等为僚佐。罗尚素贪残，为百姓患。特与蜀民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郫水作营[6]，连延七百里，与特相拒，求救于梁州及南夷校尉。

18 十二月，颍昌康公何郡薨。

19 封大司马冏子冰为乐安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

【注释】

①广汉：指广汉太守辛冉。

②德阳：县名，治今四川遂宁东南。

③李叔平：即李苾。苾字叔平。

④杜景文：即杜弢。弢字景文。

⑤桑梓：桑与梓为古代住宅旁常栽的树木，东汉以来遂用以比喻故乡。

⑥郫(pí 皮)水：水名，一作郫江，即今四川金堂、简阳二县之间的沱江河段。

【译文】

辛冉、李苾互相商议说："罗侯贪婪，没有主见，一天一天地拖下去，使得流民能够实现邪恶的计划。李特兄弟都有出众的才干，我们这些人将会被他们所俘获！应该作出一战解决的计划，罗侯不值得再加请示。"于是派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人，秘密地率领步兵骑兵三万多人，袭击李特的营垒；罗尚听说后，也派遣督护田佐协助曾元。曾元等人到了，李特安然地躺着，没有行动，等到他们的军队进入了一半，发动埋伏的人马攻击他们，死亡的人非常多。杀死了田佐、曾元、张显，把首级传送给罗尚、辛冉看。罗尚对部将佐史说："这些敌人离开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可是广汉太守听从我的话，扩张了敌人的声势，现在该怎么办？"

这时，六郡的流民一致推举李特代理镇北大将军，秉承皇帝指意分封爵位、任命官职；以他的弟弟李流代理镇东大将军，号称东督护，以便共同镇守、统领部众；又以哥哥李辅为骠骑将军，弟弟李骧为骁骑将军，进军到广汉，攻打辛冉。罗尚派遣李苾、费远率领军

队救援辛冉，畏惧李特，不敢前进。辛冉出城交战，屡次失败，突破包围圈逃到德阳。李特进入广汉，委派李超担任太守。进兵到成都，攻打罗尚，罗尚写信开导阎式，阎式回信说："辛冉狡诈，曾元卑鄙，李叔平不是将帅的材料。我从前曾替您和杜景文论述过居留、迁徙的合适办法。人心怀念故乡，谁不愿意回去！只是往日刚来，哪里有粮在哪里当雇工，一个家庭分散到五个地方，又赶上秋天雨水多，乞求等到冬天庄稼收割，可是终究不被听从。逼迫得太过分，绝境中的鹿敢于抵抗老虎，流民不肯伸出脖子承受刀砍，以致造成变乱。即使听从我的建议，宽延时间准备行装，也不过是在九月里全部集合，十月份上路，使他们回到故乡，哪里会有现在这种局面呢？"

李特委派哥哥李辅、弟弟李骧、儿子李始、李荡、李雄和李含、李含的儿子李国、李离、任回、李攀、李攀的弟弟李恭、上官晶、任臧、杨褒、上官惇等人为将帅，阎式、李远等人为僚属佐吏。罗尚一向贪婪残暴，成为百姓的祸患。李特和蜀地民众订立必须遵守的规章条款，施舍赈济，尊重贤能人才，提拔被埋没的人士，军事行政井然有序，蜀地民众大为高兴。罗尚不断地被李特所打败，于是构筑漫长的围墙，沿着郫水建造营寨，连绵七百里，和李特相对抗，向梁州刺史和南夷校尉请求援助。

18 十二月，颍昌康公何邵逝世。

19 封大司马司马冏的儿子司马冰为乐安王，司马英为济阳王，司马超为淮南王。

太安元年

1 春，三月，冲太孙尚薨[1]。

2 夏,五月,己酉[2],梁孝王彤薨。

3 以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太傅,寻以老病罢。

4 河间王颙遣督护衙博讨李特,军于梓潼;朝廷复以张微为广汉太守,军于德阳;罗尚遣督护张龟军于繁城[3]。特使其子镇军将军荡等袭博;而自将击龟,破之。荡败博兵于阳沔[4],梓潼太守张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荡进攻博于葭萌[5],博走,其众尽降。河间王颙更以许雄为梁州刺史。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

5 大司马冏欲久专大政,以帝子孙俱尽,大将军颖有次立之势;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岁,乃上表请立之。癸卯,立覃为皇太子,以冏为太子太师,东海王越为司空,领中书监。

6 秋,八月,李特攻张微,微击破之,遂进攻特营。李荡引兵救之,山道险狭,荡力战而前,遂破微兵。特欲还涪[6],荡及司马王幸谏曰:"微军已败,智勇俱竭,宜乘锐气遂禽之。"特复进攻微,杀之,生禽微子存,以微丧还之。

特以其将蹇硕守德阳[7]。李骧军毗桥[8],罗尚遣军击之,屡成骧所败。骧遂进攻成都,烧其门。李流军成都之北。尚遣精勇万人攻骧,骧与流合击,大破之,还者什一二。许雄数遣军攻特,不胜,特势益盛。

建宁大姓李睿、毛诜逐太守许俊[9],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约以应特[10],众各数万。南夷校尉李毅讨破之,斩诜;李猛奉笺降,而辞意不逊,毅诱而杀之。冬,十一月,丙戌,复置宁州,以毅为刺史。

【注释】

①冲太孙：即皇太孙司马尚，“冲”为谥号。

②己酉：五月甲戌朔，无己酉。有版本作“乙酉”，如不误，则为五月十二日。

③繁城：城名，在今四川彭县西北。

④阳沔：地名，在今四川梓潼东北。

⑤葭(jiā 加)萌：县名，治今四川广元西南。

⑥涪：县名，治今四川绵阳东。

⑦蹇(jiǎn 简)：姓氏。

⑧毗桥：地名，在今四川新都南。

⑨建宁：郡名，治今云南曲靖西。　诜(shēn 伸)。

⑩朱提：郡名，治今云南昭通。

【译文】

太安元年(壬戌，公元 302 年)

1 春，三月，冲太孙司马尚逝世。

2 夏，五月，己酉日，梁孝王司马肜逝世。

3 委派光禄大夫刘寔担任太傅，不久因年老有病免职。

4 河间王司马颙派遣督护衙博讨伐李特，驻扎在梓潼；朝廷又委派张微担任广汉太守，驻扎在德阳；罗尚派遣督护张龟驻扎在繁城。李特命令他的儿子镇军将军李荡等人袭击衙博；自己率兵攻击张龟，打败了他。李荡在阳沔打败衙博的军队，梓潼太守张演弃城逃跑，巴西丞毛植带领全郡投降。李荡进攻衙博，追到葭萌，衙博逃走，他的部众全部投降。河间王司马颙另外委派许雄担任梁州刺史。李特自称为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

5 大司马司马冏想长久地把持朝中大权，因为皇帝的子孙全部死去，大将军司马颖按兄弟顺序有即位的势头；清河王司马覃，是司马遐的儿子，刚刚八岁，于是上奏章请求立他为继承人。三十日，立司马覃为皇太子，委派司马冏任太子太师，东海王司马越担任司

空,兼任中书监。

6 秋,八月,李特攻击张徵,张徵打败了他,于是进攻李特的营垒。李荡率兵救援,山路险要狭窄,李荡奋力作战,向前推进,于是打败了张徵的军队。李特想回到涪县,李荡和司马王幸规劝说:"张徵的军队已经失败,智力和勇气都衰竭,应该趁着锐不可当的士气来擒获他们。"李特再次进攻张徵,杀了他,活捉了张徵的儿子张存,把张徵的尸体发还给他。

李特委派他的部将寒硕镇守德阳。李骧驻扎在毗桥,罗尚派遣军队攻击,屡次被李骧所打败。李骧于是进攻成都,烧毁城门。李流驻扎在成都的北面。罗尚派遣精锐部队一万人攻击李骧,李骧和李流联合夹击,把他们打得大败,生还的只占十分之一二。许雄多次派遣军队进攻李特,不能取胜,李特的势力越发强盛。

建宁郡的豪族李睿、毛诞驱逐太守许俊,朱提郡的豪族李猛驱逐太守雍约,来响应李特,部众各有几万。南夷校尉李毅去讨伐,打败了他们,杀了毛诞;李猛捧着文书投降,担措辞傲慢,李毅引诱出来后杀了他。冬,十一月,十三日,重新设置宁州,委派李毅担任刺史。

7 齐武闵王冏既得志,颇骄奢擅权,大起府第,坏公私庐舍以百数,制与西宫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绍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1]。臣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2],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又与冏书,以为:"唐、虞茅茨,夏禹卑宫。今大兴第舍及为三王立宅,岂今日之急邪?"冏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冏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3];选用

不均，嬖宠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加考竟。南阳处士郑方上书谏冏曰[4]："今大王安不虑危，宴乐过度，一失也。宗室骨肉，当无纤介，今则不然，二失也。蛮夷不静，大王谓功业已隆，不以为念，三失也。兵革之后，百姓穷困，不闻赈救，四失也。大王与义兵盟约，事定之后，赏不逾时，而今犹有功未论者，五失也。"冏谢曰："非子，孤不闻过。"

孙惠上书曰："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处其不可而谓之可，惠窃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亲推近，安重长沙、成都二王，长揖归藩，则太伯、子臧不专美于前矣[5]。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贪权势以受疑，虽遨游高台之上，逍遥重墉之内，愚窃谓危亡之忧，过于在颍、翟之时也。"冏不能用，惠辞疾去。冏谓曹摅曰："或劝吾委权还国，何如？"摅曰："物禁太盛，大王诚能居高虑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听。

张翰、顾荣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鲙[6]，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引去。荣故酣饮，不省府事，长史葛旃以其废职，白冏徙荣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庾衮闻冏期年不朝[7]，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吾林虑山中[8]。

王豹致笺于冏曰："伏思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

人获终者，乃事势使然，非皆为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乃复寻覆车之轨，欲冀长存，不亦难乎？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9]，新野大封于江、汉，三王方以方刚强盛之年，并典戎马，处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10]，退则据于蒺藜[11]，冀此求安，未见其福也。"因请悉遣王侯之国，依周、召之法[12]，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冏自为南州伯，治宛；分河为界，各统王侯，以夹辅天子。冏优令答之。长沙王乂见豹笺，谓冏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驼下打杀？"冏乃奏豹谗内间外，坐生猜嫌，不忠不义，鞭杀之。豹将死，曰："县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注释】

①"存不"二句："存不忘亡"，语出《周易·系辞下》，原文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②颍上：颍水边。这里是指颍阳，司马冏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在颍阳有一场激烈的交战。

③三台：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

④处士：未仕或不出仕的士子。

⑤太伯：即吴太伯。太伯为周太王长子，太王晚年，欲传位给少子季历，太伯于是和弟弟仲雍一起逃往江南，改从当地风俗，被推戴为君长，号曰"勾吴"。西周时，他的子孙在江南建立吴国。 子臧：即曹子臧。为春秋时曹宣公庶子。宣公死后，公子负刍杀太子自立为国君。诸侯执负争刍于京师，欲立子臧，子臧坚决推辞，逃奔到宋国。

⑥菰(gū 孤)：植物名。也称为蒋，俗称茭白，生于河边、陂泽，可作蔬菜。它的果实如米，称雕胡米，可以做饭。 莼(chún 脣)：植物名。一名水葵，又名凫葵。多生在湖泊河流中，叶子呈椭圆形，有长柄浮水面，茎及叶柄有粘液，可

以做羹。鲈(lú 芦)鱼鲙(kuài 块)：细切的鲈鱼片。鲈鱼，上部青灰色，下部灰白色，两侧和背鳍有黑斑。鲙，细切的鱼肉。

⑦衮(gǔn 滚)。

⑧林虑山：山名，一名隆虑山，在今河南林县西。

⑨旧魏：邺城为曹魏奠立基业之地，故称旧魏。

⑩亢龙有悔：语出《周易·乾卦》上九爻辞。亢龙，处于极点的龙；悔，小疵。用以比附人事，意为长久地处于高位，会盛极而衰，遭到失败。

⑪据于蒺藜(jí lí 疾黎)：语出《周易·困卦》六三爻辞。蒺藜，是有尖刺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据于蒺藜"比附人事，意为人们处在凶险的境况中。

⑫周、召之法：周公、召公的做法。相传周初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周公治陕以东，召公治陕以西。陕即今陕西陕县。

【译文】

7 齐武闵王司马冏在愿望实现以后，很为骄傲奔侈，独掌大权，大肆建造房舍，毁坏公家私人的房屋以百计数，规模和西宫相等，朝廷内外大失所望。侍中嵇绍上奏疏说："生存时不忘记灭亡的危险，是《易经》的善意告诫。臣下希望陛下不要忘记金墉城，大司马不要忘记颖上，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这样，祸乱的苗头就无法产生。"又给司马冏写信，认为："唐尧、虞舜住的是茅草房屋，夏禹住的是简陋的宫室。现在大肆兴修房舍，替三王建造私宅，哪里是当今紧迫的事务呢？"司马冏用谦逊的言辞向他道谢，却不采纳。

司马冏沉溺在宴饮享乐之中，不进宫朝见；安坐府内，任命百官，用符节命令三台；选用人才不公平，亲近的小人占据要职。殿中御史桓豹上奏政事，不首先通过司马冏的大司马府，就加以拷问鞭打。南阳的处士郑方上书，规劝司马冏说："现在大王平安时不考虑危难，宴饮享乐，超过限度，是第一个过失。宗室骨肉之亲，应该没有细微的嫌隙，现在却不是这样，是第二个过失。蛮夷没有平定，大王认为功业已经很高，不把它放在心上，是第三个过失。战争过去以后，百姓贫穷困苦，没有听说赈贷救济，是第四个过失。大王和

起义兵士盟誓时约定，事情平定以后，奖赏立即实行，可是现在还有功劳没有评定的人，是第五个过失。"司马冏道谢说："不是你，我不能听到自己的这失。"

孙惠上书说："天下有五件难事、四件不可以的事，可是明公都占有了：敢于面对锋利的刀刃，是第一件难事；招揽、聚集英雄豪杰，是第二件难事；和将士们同样辛劳困苦，是第三件难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是第四件难事；复兴帝王的大业，是第五件难事。伟大的名声不可以长久承受，巨大的功劳不可以长久任用，重大的权力不可以长久执掌，强大的威风不可以长久保持。大王实行这些难事并不认为有什么困难，处身在不可以的境况中却认为可以，是我私下不能安心的。明公应该考虑功成身退的道理，尊崇、推举跟皇帝血缘相近的人，把重任委托给长沙、成都二王，拱手让位，回到封国，那么吴太伯、曹子臧就不会独自地在前面享有美名了。现在却忘记地位崇高可以导致危险，贪图权势却受到猜疑，即使是在高耸的台上游乐，在重叠的围墙内安闲自得地享受，我私下认为危难灭亡的担居，程度超过了在颍川、阳翟的时候。"司马冏不能采纳，孙惠称说有病离开了。司马冏对曹摅说："有人劝我放弃大权回到封国，这主意怎么样？"曹摅说："事物顾忌过分的强盛，大王果真能够居处高位，考虑危难，撩起衣裳离开，这是善策中的善策。"司马冏不接受。

张翰、顾荣都担心会遇上祸乱，张翰因为秋风吹动，想到了菰菜、莼羹、细切的鲈鱼片，感叹地说："人生可贵的是顺心如意而已，何必要富贵？"就辞职离去了。顾荣故意醉酒，不处理府中事务，长史葛旃因为他荒废职事，禀报司马冏，调顾荣担任中书侍郎。颍川的处士庾衮听说司马冏一年时间不朝见，叹息说："晋王室衰微了，祸乱将要产生！"带领妻子儿子，逃到林虑山中。

王豹写信给司马冏，说："伏地思考，从元康以来，在位的宰相，没有一个是得到了善终的，这是形势造成的，不是每人都做了不好

的事。现在您平定了祸乱，稳定了国家局势，竟然又遵循翻车的轨道，想谋求长久存在，不也是很难的吗！现在河间王在关西树立根基，成都王在当初魏国的基地上长期经营，新野王在江、汉获得大片封地，三王正以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年纪，同时掌管军队，处在要害的地带，可是明公凭着难以赏赐的功绩，拥有震撼君主的声威，独自据守京城，一人执掌大权，进一步是龙上九天盛极，而衰难于持久，退一步荆棘丛生处于凶险之中，希望这样求得平安，是不能见到福祥的。"于是请求派遣王侯全部回到封国，依照周公、召公的做法，委派成都王担任北州伯，治所在邺城；司马冏自己担任南州伯，治所在宛城；以黄河为界线，各自统领王侯，来共同辅佐天子。司马冏用赞美语气的令文回答他。长沙王司马乂看到王豹的信，对司马冏说："小人挑拔亲人间的关系，为什么不在铜制骆驼下打死他！"司马冏于是上奏，告发王豹内进谗言，外行离间，无故产生猜疑嫌隙，不尽忠、不讲义气，用皮鞭打死了他。王豹临死时说："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府门口，使我看到军队攻打齐王！"

冏以河间王颙本附赵王伦，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与颙长史李含不平。含被征为诩军校尉，时商参冏军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又与冏左司马赵骧有隙，遂单马奔颙，诈称受密诏，使颙诛冏，因说颙曰："成都王至亲，有大功，推让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政，朝廷侧目。今檄长沙王使讨齐，齐王必诛长沙，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必可禽也。去齐立成都，除逼建亲，以安社稷，大勋也。"颙从之。是时，武帝族弟范阳王虓都督豫州诸军事。颙上表陈冏罪状，且言："勒兵十万，欲与成

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共会洛阳，请长沙王乂废冏还第，以颖代冏辅政。"颙遂举兵，以李含为都督，帅张方等趋洛阳；复遣使邀颖，颖将应之，卢志谏，不听。

十二月，丁卯，颙表至；冏大惧，会百官议之，曰："孤首唱义兵，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谗作难[1]，将若之何？"尚书令王戎曰："公勋业诚大；然赏不及劳，故人怀贰心。今二王兵盛，不可当也。若以王就第，委权崇让，庶可求安。"冏从事中郎葛旃怒曰："三台纳言[2]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谗言逆乱，当共诛讨，奈何虚承伪书，遽令公就第乎？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邪？议者可斩！"百官震悚失色，戎伪药发堕厕，得免。

李含屯阴盘[3]，张方帅兵二万军新安，檄长沙王乂使讨冏。冏遣董艾袭乂，乂将左右百余人驰入宫，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董艾陈兵宫西，纵火烧千秋神武门[4]。冏使人执驺虞幡唱云："长沙王乂矫诏。"乂又称"大司马谋反"。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帝幸上东门，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连战三日，冏众大败。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何勖，因执冏以降。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牵出，斩于闾阖门外[5]，徇首六军，冏党皆夷三族，死者二千余人。囚冏子超、冰、英于金墉城，废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含等闻冏死，引兵还长安。

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巨细，皆就邺咨大将军颖。颖以孙惠为参军，陆云为右司马。

【注释】

①二王：指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

②纳言：指侍中。侍中"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故称为纳言。

③阴盘：县名，治今陕西长武西北。

④千秋神武门：汉晋洛阳城内皇宫西门，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⑤阊阖(chāng hé 昌核)门：洛阳城西城北门。

【译文】

司马冏因河间王司马颙原本依附赵王司马伦，心里常常怨恨他。梁州刺史安定人皇甫商，和司马颙的长史李含不和睦。李含被征调为诩军校尉，这时皇甫商参谋司马冏的军事事务，夏侯奭的哥哥也在司马冏府中。李含心中深感不安，加之和司马冏的右司马赵骧有嫌隙，于是单人匹马投奔司马颙，假称接到秘密的诏书，命令司马颙诛杀司马冏，借机劝告司马颙说："成都王血缘最近，立有大功，推让给别人而回到封国，十分得人心。齐王越过骨肉之亲，独掌大权，朝廷官员不敢正眼看他。现在发檄文，让长沙王讨伐齐王，齐王必定诛杀长沙王，我们于是把这作为齐王的罪过，从而讨伐他，一定可以擒获的。去掉齐王，立起成都王，解除逼迫，树立近亲，来安定国家，是巨大的功勋。"司马颙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时，武帝同族的弟弟范阳王司马虓都督豫州诸军事。司马颙上奏章陈述司马冏的罪状，并且说："统率十万军队，要和成都王司马颖、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虓在洛阳一同会合，请长沙王司马乂废黜司马冏，让他回到私宅，以司马颖来代替司马冏辅佐朝政。"司马颙于是举兵，委派李含担任都督，率领张方等人奔赴洛阳；又派遣使者邀约司马颖，司马颖将要响应他，卢志劝阻，不听从。

十二月，二十二日，司马颙的奏章送到了，司马冏很恐惧，召集百官商议这件事，说："我首先倡仪兴起义兵，臣子的操守，真诚可由神明作证。现在二王相信谗言，发动叛乱，该怎么办呢？"尚书令

王戎说:"您的功勋业绩的确巨大;可是赏赐不能随着功劳迅速地兑现,所以有人怀着二心。现在二王兵力强盛,不可抵挡。如果以王的爵位回到私宅,放弃权力,谦让给他人,或许可以求得平安。"司马冏的从事中郎葛旃愤怒的说:"三台和侍中,不顾惜国家大事。奖赏酬报拖延下来,责任不在大司马府。相信谗言进行叛乱,应该共同征讨诛杀,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接受伪造的诏书,就匆忙地要让大司马回到私宅呢?汉、魏以来,王侯回到私宅,难道有能够保全妻子儿子的吗?议论的人可以斩首!"文武官员因恐惧而颤抖,脸色大变,王戎假装药性发作,掉进厕所中,得以免死。

李含屯驻在阴盘,张方率领二万军队在新安驻扎下来,传檄令给长沙王司马乂,让他讨伐司马冏。司马冏派遣董艾袭击司马乂,司马乂率领亲信一百多人飞奔进入宫中,关闭所有宫门,簇拥着天子,攻打大司马府,董艾在皇宫西面布下军队,放火烧了千秋神武门。司马冏派人拿着驺虞幡,长声高喊说:"长沙王司马乂假托诏命。"司马乂又宣称:"大司马谋反。"这天晚上,城内大规模交战,飞箭如雨点般地密集,火光冲上云天。皇帝到上东门,箭枝密集地飞到皇帝面前,死亡的官员,尸体交错。连续战斗了三天,司马冏的军队大败,大司马长史赵渊杀死何勖,乘势抓住司马冏出来投降。司马冏到殿前,皇帝很悲伤,想保全他。司马乂喝令亲信迅速牵出去,在圆阖门外斩首,首级遍传六军,党羽都夷灭三族,死亡的有二千多人。把司马冏的儿子司马超、司马冰、司马英囚禁到金墉城,废黜司马冏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寔。大赦天下,改年号。李含等人听说司马冏已死,率领军队回到长安。

长沙王司马乂虽然在朝廷中,事情不管大小,都到邺城征求大将军司马颖的意见。司马颖委派孙惠担任参军,陆云担任右司马。

8 是岁，陈留王薨[1]，谥曰魏元皇帝。

9 鲜卑宇文单于莫圭部众强盛，遣其弟屈云攻慕容廆，廆击其别帅素怒延，破之。素怒延耻之，复发兵十万，围廆于棘城。廆众皆惧，廆曰："素怒延兵虽多而无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诸君但为力战，无所忧也！"遂出击，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斩万计。辽东孟晖，先没于宇文部，帅其众数千家降于廆，廆以为建威将军。廆以其臣慕舆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库；句心计默识，不按簿书，始终无漏。以慕舆河明敏精审，使典狱讼，覆讯清允。

【注释】

①陈留王：即曹魏末帝曹奂。晋受魏禅，废奂为陈留王。

【译文】

8 这一年，陈留王逝世，谥号为魏元皇帝。

9 鲜卑宇文部单于宇文莫圭，部众强盛，派遣他的弟弟宇文屈云进攻慕容廆，慕容廆攻击他的侧翼将领宇文素怒延，打败了他。宇文素怒延为之感到耻辱，又调动十万军队，把慕容廆包围在棘城。慕容廆的部属都很恐惧，慕容廆说："素怒延的军队虽然多，但是没有法纪，已落到我的算计当中了，各位只需奋力作战，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于是出击，大败宇文素怒延，追赶了百把里路，俘获斩道的数以万计。辽东人孟晖，起先沦落到宇文部，率领他的部众几千家投降慕容廆，慕容廆委派他担任建威将军。慕容廆因为他的臣子慕舆句勤勉谨慎、廉正恭顺，命令他掌管仓库；慕舆句心算默记，不用核查帐簿，始终没有遗漏。因慕舆河聪颖敏捷、精细周密，命令他掌管司法诉讼，覆核讯问，公正得当。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五

晋纪七　起昭阳大渊献，尽阏逢困敦，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太安二年[1]

1 春，正月，李特潜渡江击罗尚，水上军皆散走。蜀郡太守徐俭以少城降，特入据之，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赦其境内，改元建初。罗尚保太城，遣使求和于特。蜀民相聚为坞者[2]，皆送款于特，特遣使就抚之；以军中粮少，乃分六郡流民于诸坞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又与特司马上官惇书曰："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前将军雄亦以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当安民，何为更逆加疑忌，使之

离叛乎?”

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以救罗尚。岱以阜为前锋,进逼德阳;特遣李荡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阳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军势甚盛,诸坞皆有贰志。益州兵曹从事蜀郡任睿言于尚曰:“李特散众就食,骄怠无备,此天亡之时也。宜密约诸坞,刻期同发,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使睿夜缒出城[3],宣旨于诸坞,期以二月十日同击特。睿因诣特诈降,特问城中虚实,睿曰:“粮储将尽,但余货帛耳。”睿求出省家,特许之,遂还报尚。二月,尚遣兵掩袭特营,诸坞皆应之,特兵大败,斩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流民大惧。李荡、李雄收余众还保赤祖[4]。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保东营,荡、雄保北营。孙阜破德阳,获寒硕,任臧退屯涪陵[5]。

三月,罗尚遣督护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药绅亦起兵攻流。流与李骧拒绅,何冲乘虚攻北营,氐苻成、隗伯在营中,叛应之。荡母罗氏擐甲拒战[6],伯手刃伤其目,罗氏气益壮;会流等破深、绅,引兵还,与冲战,大破之。成、伯率其党突出诣尚。流等乘胜进抵成都,尚复闭城自守。荡驰马逐北,中矛而死。

朝廷遣侍中刘沈假节统罗尚、许雄等军,讨李流。行至长安,河间王颙留沈为军师,遣席遗代之[7]。

李流以李特、李荡继死,宗岱、孙阜将至,甚惧。李含劝流降,流从之;李骧、李雄迭谏,不纳。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为质于阜军;胡兄离为梓潼太守,闻之,自

郡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雄曰:"为今计,当如是;而二翁不从,奈何?"离曰:"当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说流民曰:"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惟有同心袭阜以取富贵耳!"众皆从之。雄遂与离袭击阜军,大破之。会宗岱卒于垫江[8],荆州军遂败。流甚惭由是奇雄才,军事悉以任之。

【注释】

①大安:据《晋书·惠帝纪》等记载,当作"太安"。

②坞(wù 乌):为防御敌人而建筑的小型城堡。

③缒(zhuì 坠):用绳子拴住人或东西从上往下吊送。

④赤祖:城名,在今四川绵竹东北。

⑤涪陵:县名,治今四川彭水。

⑥擐(huàn 患):穿。

⑦遗(wěi 委)。

⑧垫江:县名,治今四川合川。

【译文】

晋纪七　起癸亥(公元303年),止甲子(公元304年),共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太安二年(癸亥,公元303年)

1春,正月,李特秘密地渡江进攻罗尚,水上军队都溃散逃跑了。蜀郡太守徐俭献出少城投降,李特进城占据了它,只收取马匹来供给军队,其余的没有任何侵扰劫掠;赦免控制区域内的罪犯,改年号为建初。罗尚据守太城,派遣使者向李特求和。蜀地民众聚集在一起建筑城堡的,都向李特表示归顺,李特派遣使者前去安抚他们;因为军中粮食少,于是把六郡的流民分散到各个城堡谋食。李流对李特说:"各个城堡刚刚归附,人心没有稳定下来,应该把豪族

子弟作为人质、聚集军队进行防守，来防备意外事变。”又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写信说：“接受投降如同遭受敌人进攻，不可轻率。”前将军李雄也为这事进言。李特发脾气说：“大事已经平定，只是应该安抚民众，为什么反而加以猜疑，促使他们背叛呢？”

朝廷派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率领三万水军，去救援罗尚。宗岱派孙阜充当前锋，进军逼近德阳；李特派遣他荡和蜀郡太守李璜赶到德阳，和太守任臧共同抵御他们。宗岱、孙阜的军队声势十分浩大，各个城堡都有背叛的心意。益州兵曹从事蜀郡人任睿对罗尚说：“李特分散部众，就地取得给养，骄傲松懈，没有防备，这是上天灭亡他们的时机。应该和各个城堡秘密邀约，定下日期同时发动，内外进攻他们，打败他们是必然的事！”罗尚派任睿在夜晚用绳子捆住吊下城墙，出城外向各个城堡传达旨意，约定在二月初十同时攻击李特。任睿乘机到李特那里假称投降，李特打听城里情况，任睿说：“储蓄的粮食就要光了，只是剩下钱币绢帛而已。”任睿请求出营看望家人，李特答应了他，于是回城报告罗尚。二月，罗尚派遣军队袭击李特的营垒，各个城堡都起来响应，李特的军队大败，杀了李特和李辅、李远，尸体都焚烧了，首级传送到洛阳，流民大为恐惧。李荡、李雄收集残兵退到赤祖据守。李流自称为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据守东边的营垒，李雄、李雄据守北边的营垒。孙阜攻破德阳俘获了蹇硕，任臧退到涪陵屯守。

三月，罗尚派遣督护何冲、常深进攻李流涪陵人药绅也起兵进攻李流。李流和李骧抵御药绅，何冲乘着空虚攻击北边的营垒，氐族人苻成、隗伯在营垒中，背叛李流响应何冲。李荡的母亲罗氏穿上铠甲抵御，隗伯挥手举刀刺伤了她的眼睛，罗氏的气概更加豪迈；正好李流等人击破常深、药绅，领兵返回，和何冲交战，把他打得大败。苻成、隗伯带领他的党羽冲出包围，投奔罗尚。李流等人乘胜推进，抵达成都，罗尚又关闭城门固守。李荡骑马飞奔，追逐逃跑的敌人，被矛刺中而死。

朝廷派遣侍中刘沈秉持符节统领罗尚、许雄等人的军队，讨伐李流。走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留下刘沈担任军师，派遣席遐代替他。

李流因李特、李荡相继死去，宗岱、孙阜就要到来，十分畏惧。李含劝李流投降，李流听从了；李骧、李雄轮番规劝，不采纳。夏，五月，李流派遣他的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到孙阜军中充当人质；李胡的哥哥李离担任梓潼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从郡中飞马赶回，想劝阻已来不及了。退下后，和李雄策划袭击孙阜的军队，李雄说："当今的计策，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两位老人不听从，怎么办呢？"李离说："应该强迫他们！"李雄大为高兴，于是一同劝告流民说："我们这些人从前已经伤害了蜀地民众，现在一旦放下武器，就成为被宰割的鱼肉，只有同心协力袭击孙阜，来谋求富贵而已！"众人都听从他们的意见。李雄于是和李离袭击孙阜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恰巧宗岱在垫江去世，荆州军队于是后撤。李流十分惭愧，因此赞赏李雄的才干，军中事务全都委托给他。

2 新野庄王歆，为政严急，失蛮夷心，义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1]，欲为乱。荆州以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讨李流[2]，号"壬午兵"。民惮远征，皆不欲行。诏书督遣严急，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县官长皆亲出驱逐；展转不远，辄复屯聚为群盗。时江夏大稚稔，民就食者数千口。张昌因之诳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众于安陆石岩山[3]，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以之。太守弓钦遣兵讨之，不胜。昌遂攻郡，钦兵败，与部将朱伺奔武昌。歆遣骑督靳满

讨之[4]，满复败走。

昌遂据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得山都县吏丘沈[5]，更其姓名曰刘尼，诈云汉后，奉以为天子，曰："此圣人也。"昌自为相国，诈作凤皇、玉玺之瑞，建元神凤；郊祀、服色，悉依汉故事。有不应募者，族诛之，士民莫敢不从。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军大起，当悉诛之。"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所在起兵以应昌，旬月间众至三万，皆著绛帽，以马尾作髯。诏遣监军华宏讨之，败于障山[6]。

歆上言："妖贼犬羊万计[7]，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刘弘为荆州刺史。又诏河间王颙遣雍州刺史刘沈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蓝田关以讨昌[8]。颙不奉诏；沈自领州兵至蓝田，颙又逼夺其众。于是刘乔屯汝南，刘弘及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南羊伊屯宛。昌遣其将黄林帅二万人向豫州，刘乔击却之。

初，歆与齐王冏善，冏败，歆惧，自结于大将军颖。及张昌作乱，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已与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从事中郎孙洵谓歆曰："公为岳牧[9]，受阃外之托[10]，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藩翰王室、镇静方夏之义乎？"歆将出兵，王绥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何必违诏命，亲矢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众溃，为昌所杀。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弘以南蛮长

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杀羊伊。刘弘退屯梁[11]。昌进攻襄阳，不克。

【注释】

①义阳：县名，治今河南信阳北。

②壬午诏书：指本年内正月初八所下的诏书。

③石岩山：山名，在今湖北安陆西南涢水西岸。

④靳(jin 近)：姓氏。

⑤山都：县名，治今湖北襄阳西北。　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⑥障山：山名，一作章山，在今湖北安陆东。

⑦犬羊：对张昌部众的蔑称。

⑧蓝田关：地名，一名蓝关，在今陕西蓝田。

⑨岳牧：相传尧舜时有四岳、十二州牧分管政务和方国诸侯，合称岳牧，后世用为封疆大吏的泛称。

⑩阃(kun 捆)外：统兵在外。阃，郭门、国门。

⑪梁：县名，治今河南临汝西南。

【译文】

2 新野庄王司马歆，处理政事严厉峻急，失去了蛮夷对他的信任，义阳蛮族人张昌聚集党羽几千人，想要作乱。荆州奉行壬午诏书，调发勇猛的战士奔赴益州讨伐李流，号称“壬午兵”。民众害怕长途征讨，都不想前去。诏书督促上路，严厉急迫，在所经地界上停留五天的，二千石的官员要免职。因此，郡县官员都亲自出动，催逼驱赶；行进没有多远，就又屯驻到一起，聚众为盗。这时，江夏大获丰收，民众在那里谋生的有几千人。张昌于是欺骗百姓，改名换姓叫做李辰，在安陆石岩山招募部众，所有流民和逃避兵役的人大多去投奔他。太守弓钦派遣军队讨伐他，不能取胜。张昌于是进攻郡

城，弓钦军队失败，和部将朱伺逃奔武昌。司马歆派遣骑督靳满讨伐，靳满又战败逃走。

张昌于是占据江夏，编造迷惑人心的话说："将有圣人出现，为民众作主。"寻到山都县胥吏丘沈，把他的姓名改为刘尼，骗人说是汉朝皇室的后裔，拥戴他为天子，说："这就是圣人张昌自称为相国，假造出凤凰、玉玺等祥瑞，建立年号为神凤；郊外祭祀、服饰颜色，全部依照汉代的旧例。有不响应召募的，杀掉全族人，士大夫和民众没有谁敢于违抗。又散布谣言说："江、淮以南都反叛了，官府军队大举出动，将要全部杀了他们。"互相传播，人心惶恐，长江、沔水之间到处起兵，来响应张昌，一月之间，部众达到三万，都戴着深红色的帽子，用马尾巴上的毛做胡须。下诏派遣监军华宏讨伐他们，在障山败北。

司马歆上奏说："妖贼狗羊之辈，数以万计，头上红颜色，脸上尽是毛，舞刀弄戟，他们的锋芒不可抵挡。请求朝廷下令各军，分三路救援。"朝廷委派屯骑校尉刘乔担任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人刘弘担任荆州刺史。又下诏河间王司马颙派遣雍州刺史刘沈率领州中军队一万人，连同征西将军府所属军队五千人出兵到蓝田关，去讨伐张昌。司马颙不奉行诏命；刘沈自行率领州中军队到蓝田，司马颙又强制性地夺走他的部众。这时，刘乔屯驻在汝南，刘弘和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屯驻在宛县。张昌派遣他的部将率领两万人向豫州进军，刘乔打退了他们。

当初，司马歆和齐王司马冏友好，司马冏败亡，司马歆恐惧，主动和大将军司马颖结交。等到张昌作乱，司马歆上奏章请求征讨。这时长沙王司马乂已经和司马颖有了嫌隙，怀疑司马歆和司马颖共同策划阴谋，不同意司马歆出兵。张昌的部众日益强盛，从事中郎孙淘对司马歆说："您是封疆大吏，接受在外统兵的委托，呈上奏章就立即行动，有什么不可以的？却使邪恶的敌人滋长蔓延，祸患不可估量，哪里是保卫皇室、安定中国的道理呢？"司马歆将要出

兵，王绥说："张昌等小股敌人，偏师将领就足以制伏，何必违背诏命，亲自上战场呢？"张昌到了樊城，司马歆才出兵抵御，部众溃散，被张昌杀死。下诏以刘弘代替司马歆，担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刘弘委派南蛮长史陶侃担任大都护，参军蒯恒担任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担任都战帅，进兵据守襄阳。张昌集中军队包围宛城，打败了赵骧的军队，杀了羊伊。刘弘后撤，屯驻在梁县。张昌进攻襄阳，不能攻克。

3 李雄攻杀汶山太守陈图，遂取郫城[1]。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流虏掠无所得，士众饥乏。唯涪陵千余家，依青城山处士范长生[2]；平西参军涪陵徐舉说罗尚，求为汶山太守，邀结长生，与共讨流。尚不许，舉怒，出降于流，流以舉为安西将军。舉说长生，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流军由是复振。

4 初，李含以长沙王乂微弱，必为齐王冏所杀，因欲以为冏罪而讨之，遂废帝，立大将军颖，以河间王颙为宰相，已得用事。既而冏为乂所杀，颖、颙犹守藩，不如所谋。颖恃功骄奢，百度弛废，其于冏时；犹嫌乂在内，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时皇甫商复为乂参军，商兄重为秦州刺史。含说颙曰："商为乂所任，重终不为人用，宜早除之。可表迁重为内职，因其过长安执之。"重知之，露檄上尚书，发陇上兵以讨含[3]，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诏重罢兵，征含为河南

尹。含就征而重不奉诏，颙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颙密使含与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谋杀乂④；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荪、粹，杀之。骠骑从事琅邪诸葛玫、前司徒长史武邑牵秀皆出奔鄄。

【注释】

①郫城：城名，在今四川郫县。

②青城山：山名，又名天谷山，在今四川灌县西南。

③陇上：即陇西，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当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

④荪（sūn 孙）。

【译文】

3 李雄进攻汶山，杀死太守陈图，于是攻下郫城。

秋，七月，李流迁移到郫县屯驻。蜀地民众都占据险要地势建筑城堡，有的向南进入宁州，有的向东顺流到荆州，城镇村落都没有人，野外没有炊烟火光，李流抢劫不到粮食，士兵饥饿困乏。只有涪陵县一千多家，依附青城山的处士范长生；平西参军涪陵人徐舉游说罗尚，请求担任汶山太守，联络范长生，和他一起讨伐李流。罗尚不答应，徐舉发怒，出城向李流投降，李流委派他担任安西将军。徐舉劝说范长生，让他给李流的军队供给粮食，范长生听从了他的意见；李流的军队因此又振兴起来。

4 当初，李含以为长沙王司马乂势单力薄，一定会被齐王司马冏杀死，随之就准备把这作为司马冏的罪状，从而讨伐他，接着废黜皇帝，拥立大将军司马颖，以河间王司马颙当宰相，自己得以当权。不久，司马冏被司马乂杀死，司马颖、司马颙仍旧据守封国，不像所策划的那样。司马颖仗恃有功，骄傲奢侈，各种应办的事务都荒废了，局面比司马冏当权时更糟糕；又厌恶司马乂在朝廷中，不能满

足自己的欲望,想排除他。这时皇甫商又担任司马乂参军,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是秦州刺史。李含劝司马颙说:"皇甫商被司马乂所信任,皇甫重终究不会为我们出力,应该及早除掉他。可以上奏章调皇甫重担任朝廷中职务,趁他路过长安时捉住他"。皇甫重知道了这件事,送交不封口的檄文给尚书省,调集陇西的军队来讨伐李含。司马乂因战事刚刚平息,派遣使者诏令皇甫重停止用兵,征调李含担任河南尹。李含接受征召,可是皇甫重不奉行诏令,司马颙派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人,集中四郡军队进攻他。司马颙秘密指使李含和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谋杀司马乂;皇甫商把这个消息告诉司马乂,逮捕李含、冯荪、卞粹,杀了他们。骠骑从事琅邪人诸葛玫、前司徒长史武邑人牵秀,都逃出洛阳奔往邺城。

5 张昌党石冰寇扬州,败刺史陈徽,诸郡尽没;又攻破江州,别将陈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皆陷之。临淮人封云起兵寇徐州,以应冰[1]。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昌更置牧守,皆桀盗小人,专以劫掠为务。

刘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刘乔遣其将李杨等向江夏。侃等屡与昌战,大破之,前后斩首数万级,昌逃于下俊山[2],其众悉降。

初,陶侃少孤贫,为郡督邮,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见而异之,命其子结友而去。后察孝廉,至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晫荐之于顾荣[3],侃由是知名,既克张昌,刘弘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4],谓吾后当居身处。今观卿,必继老

夫矣。”

弘之退屯于梁也，征南将军范阳王虓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弘至，奕不受代，举兵拒弘；弘讨奕，斩之。时荆部守宰多缺，弘请补选，诏许之。弘叙功铨德，随才授任，人皆服其公当。弘表皮初补襄阳太守，朝廷以初虽有功而望浅，更以弘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亲姻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诏听之。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百姓爱悦。

【注释】

①临淮：郡名，治今江苏泗洪东南。

②下俊：县名，治今湖北通城西北。

③晫（zhuó 卓）。

④羊公：指羊祜。

【译文】

5 张昌的党羽石冰进犯扬州，打败刺史陈徽，各个郡都沦陷了；又攻陷江州，偏师将领陈贞进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都攻下了。临淮人封云起兵进犯徐州，响应石冰。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地界，大多被张昌所占据。张昌另外署置州牧郡守，全是些残暴的盗贼小人，专门干些抢劫掠夺的事。

刘弘遣陶侃等人到竟陵攻打张昌，刘乔派遣他的部将李杨等人向江夏进发。陶侃等人多次和张昌交战，把张昌打得大败，前后斩下首级几万颗，张昌逃到下俊县的山林中，他的部众全部投降。

最初，陶侃年幼，孤苦贫寒，担任郡中的督邮，长沙太守万嗣经

过庐江时，见到后对他很赏识，命令自己的儿子跟他结交为朋友后才离开。后来被推举为孝廉，到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晫把他推荐给顾荣，陶侃因此而著名。战胜张昌后，刘弘对陶侃说："我从前担任羊公的参军，说我以后会担负他的职务。现在看你的势头，一定会继承老夫的地位。"

刘弘在后撤到梁县屯驻的时候，征南将军范阳王司马虓派遣曾任过长水校尉的张奕兼任荆州刺史。刘弘到了，张奕不愿被他取代，率军抗拒刘弘；刘弘征伐张奕，杀了他。这时荆州郡县长官缺额不少，刘弘请求选拔补足，下诏批准了。刘弘依照功劳、衡量德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人们都信服他的公正允当。刘弘上奏章请把皮初选补为襄阳太守，朝廷因为皮初虽然有功劳而声望不够，另外委派刘弘的女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担任襄阳太守。刘弘发布告谕说："治理一个国家的人，应该为全国人民尽心，假若只是亲戚才能任用，那么荆州十个郡，哪里能找到十个女婿之后才能处理政事呢！"于是上奏章："夏侯陟是我的姻亲，按照旧时规定，不能互相监督；皮初的功勋，应该得到报偿。"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刘弘于是鼓励耕田种桑，放宽刑罚，减省赋税，公家私人都给养充足，民众充满喜悦。

6 河间王颙闻李含等死，即起兵讨长沙王乂。大将军颖上表请讨张昌，许之；闻昌已平，因欲与颙共攻乂。卢志谏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权辞宠，时望美矣。今若顿军关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参军魏郡邵续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当天下之敌而先去其一手，可乎？"颖皆不从。八月，颙、颖共表："乂论功不平，与右仆射羊玄

之、左将军皇甫商专擅朝政，杀害忠良，请诛玄之、商，遣乂还国。”诏曰：“颙举大兵，内向京辇，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其以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

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机以羁旅事颖[1]，一旦顿居诸将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孙惠与机亲厚[2]，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彼将谓吾首鼠两端，适所以速祸也。”遂行。颖列军自朝歌至河桥[3]，鼓声闻数百里。

乙丑，帝如十三里桥[4]。太尉乂使皇甫商将万余人拒张方于宜阳[5]。己巳，帝还军宣武场[6]。庚午，舍于石楼[7]。九月，丁丑[8]，屯于河桥。壬子，张方袭皇甫商，败之。甲申，帝军于芒山[9]。丁亥，帝幸偃师[10]；辛卯，舍于豆田[11]。大将军颖进屯河南，阻清水为垒[12]。癸巳，羊玄之忧惧而卒，帝旋军城东；丙申，幸缑氏[13]，击牵秀，走之。大赦。张方入京城，大掠，死者万计。

7 李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仁明[14]，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15]，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军。”流卒，众推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绐罗尚，使袭郫城，云已为内应。尚使隗伯将兵攻郫，泰约举火为应，李骧伏兵于道，泰出长梯于外。隗伯兵见火起，争缘梯上，骧纵兵击，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诈称万岁，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觉之，退保太城。隗伯创甚，

雄生获之，赦不杀。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获太守龚恢，杀之。

【注释】

①羁(jī基)旅：长期寄居他乡。

②白沙：地名，在今河北临漳境内。

③河桥：即富平津河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

④十三里桥：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故城西。以离洛阳十三里路而得名。

⑤宜阳：县名，治今河南宜阳西。

⑥宣武场：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故城北。

⑦石楼：地名，在宣武场附近。

⑧壬子：九月壬申朔，无壬子。当作"壬午"(十一日)，译文据改。

⑨芒山：山名，在今河南永城东北。

⑩偃师：县名，治今河南偃师东。

⑪豆田：地名，又称豆田壁，在今河南洛阳市东。

⑫清水：水名，上游即今河南汲县以上卫河，汉魏以前于今淇县(朝歌镇)南入黄河。晋以后改道东会淇水入白沟。

⑬缑(gōu沟)氏：县名，治今河南偃师东南。

⑭骁骑：指骁骑将军李骧。

⑮前军：指前军将军李雄。

【译文】

6 河间王司马颙听说李含等人死了，立即起兵讨伐司马乂。大将军司马颖上奏章请求讨伐张昌，准许了；听说张昌已经平定，就想和司马颙一起攻打司马乂。卢志规劝说："您以前拥有巨大的功绩，却放弃权力、推让尊宠的地位，当时的声望很好。现在如果把军队停顿在城门之外，穿着文官的衣服入宫朝见，这是霸主的事业。"参军魏郡人邵续说："人拥有兄弟，就如同左手和右手。明公想对付天

下的敌人，却首先砍去一只手，可以吗？”司马颖都不听从。八月，司马颙、司马颖一同上奏章：“司马乂评定功劳不公平，和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独断朝政，杀害忠诚有才干的官员，请求诛杀羊玄之、皇甫商，派遣司马乂回到封国。”下诏说：“司马颙胆敢发动大军，向内攻打京城，我应亲自统率六军，来诛杀奸贼逆臣。兹委派司马乂担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率军抵御。”

司马颙委派张方担任都督，率领精兵七万人，从函谷关向东直指洛阳。司马颖率军屯驻在朝歌，委派平原内史陆机担任前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人的军队二十多万，南下向洛阳推进。陆机作为一个旅居他乡的人，侍奉司马颖，忽然间地位居于各个将领以上，王粹等人心中都不服气。白沙督孙惠和陆机关系亲密深厚，劝陆机把都督的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他们将认为我犹豫不决，恰恰会招致灾祸。”于是出发。司马颖排列军列，从朝歌直到河桥，鼓声传遍周围几百里。

二十四日，皇帝到十三里桥。太尉司马乂命令皇甫商率领一万多人在宜阳抵御张方。二十八日，皇帝率军回到宣武场。二十九日，住宿在石楼。九月，初六，屯驻在河桥。十一日，张方袭击皇甫商，打败了他。十三日，皇帝驻扎在芒山。十六日，皇帝到偃师；二十日，住宿在豆田。大将军司马颖进兵，屯驻在黄河以南，隔着清水构筑营垒。二十二日，羊玄之因忧虑恐惧而去世，皇帝率军回到洛阳城东；二十五日，到缑氏，攻击牵秀，击退了他。大赦天下。张方进入京城，大肆抢掠，死亡的人数以万计。

7 李流病重，对各个将领说：“骁骑将军仁慈聪明，固然足以成就伟大事业；不过前军将军英勇威武，大概是上天所佑助的，可以一起接受前军将军的领导。”李流去世，众人推举李雄担任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所设在郫城。李雄指派武都人朴泰哄骗罗尚，要李袭击郫城，说是自己充当内应。罗尚命令隗伯率领军队攻打郫城，朴泰约定点起火把作为呼应，李骧把兵士埋伏在道路旁边，朴泰将

长梯放出城外。隗伯的军队见到火光升起,争相攀着梯子爬上城墙,李骧发动兵士进去,大败隗伯的军队。一路追去,夜晚到了成都城下,假装高声欢呼,说,"已经打下郫城啦!"进入少城,罗尚才察觉出来,退以太城防守。隗伯伤势特别重,李雄活捉了他,赦免而不杀。李骧进攻犍为,断绝罗尚运输的通道。俘获太守龚恢,把他杀了。

8 石超进逼缑氏。冬,十月,壬寅,帝还宫。丁未,败牵秀于东阳门外。大将军颖遣将军马咸助陆机。戊申,太尉乂奉帝与机战于建春门。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机军大败,赴七里涧[1],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斩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

初,宦人孟玖有宠于大将军颖,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皆不敢违,右司马陆云固执不许,曰:"此县,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领万人为小督,未战,纵兵大惊,陆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2],能作督不?"机司马吴郡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于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故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败没。玖疑机杀之,潜之于颖曰:"机有二心于长沙。"牵秀素谄事玖,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公师藩皆玖所引用,相与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将兵收机。参军事王彰谏曰:"今日之举,强弱异势,

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颖不从。机闻秀至，释戎服，著白帢[3]，与秀相见，为笺辞颖，既而叹曰：“华亭鹤唳[4]，可复闻乎？”秀遂杀之. 颖又收机弟清河内史云、平东祭酒耽及孙拯，皆下狱。

记室江统、陈留蔡克、颍川枣嵩等上疏，以为：“陆机浅谋致败，杀之可也。至于反逆，则众共知其不然。宜先检校机反状，若有征验，诛云等未晚也。”统等恳请不已，颖迟回者三日。蔡克入，至颖前，叩头流血曰：“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窃为明公惜之！”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 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耽，夷机三族。狱吏考掠孙拯数百，两踝骨见，终言机冤。吏知拯义烈，谓拯曰：“二陆之枉，谁不知之？君可不爱身乎？”拯仰天叹曰：“陆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爱。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复从而诬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狱吏诈为拯辞。颖既杀机，意常悔之，及见拯辞，大喜，谓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遂夷拯三族。拯门人费慈、宰意二人诣狱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义不负二陆，死吾分；卿何为尔邪？”曰：“君既不负二陆，仆又安可负君？”固言拯冤，玖又杀之。

太尉乂奉帝攻张方，方兵望见乘舆，皆退走，方遂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方退屯十三里桥，众惧，欲夜遁，方曰：“胜负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今我更作前垒，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潜逼洛城七里，筑垒数重，外引

廪粮以足军食。乂既战胜,以为方不足忧。闻方垒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议以为乂、颖兄弟,可辞说而释,乃使中书令王衍等往说颖,令与乂分陕而居[5],颖不从。乂因致书于颖,为陈利害,欲与之和解。颖复书,"请斩皇甫商首,则引兵还邺。"乂不可。

颖进兵逼京师,张方决千金堰[6],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一品已下不以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蹙[7],米石万钱。诏命所行,一城而已。骠骑主簿范阳祖逖言于乂曰:"刘沈忠义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间,宜启上为诏与沈,使发兵袭颙。颙窘急,必召张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从之。沈奉诏驰檄四境,诸郡多起兵应之。沈合七郡之众凡万余人,趣长安。

乂又使皇甫商间行,赍帝手诏,命游楷等罢兵,敕皇甫重进军讨颙。商间行至新平[8],遇其从甥;从甥素憎商,以告颙,颙捕商,杀之。

【注释】

①七里涧:水名,西承谷水于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城东,经今偃师县南,东注洛阳。

②貉奴:六朝时南北对峙,北方人骂江东人的话,犹言"貉子"。

③帢(qiā 恰):便帽。

④华亭:地名,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市松江西。

⑤分陕而治:相传周初时,周公与召公分陕而治,周公治陕以西,召公治陕以东。后世因此把两位重臣各居一方以夹辅天子的局面称作"分陕而治"。

⑥千金堰(è 扼):土堰名,一名千金堰,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⑦蹙(cù 促):紧迫。

⑧新平：郡名，治今陕西漆县。

【译文】

8 石超进兵，逼近缑氏。冬，十月，初二，皇帝回到宫中。初七，在东阳门外打败牵秀。大将军司马颖派遣将军马咸协助陆机。初八，太尉司马乂陪同皇帝，同陆机在建春门交战。司马乂的司马王瑚命令几千骑兵，把长戟绑在马身上，来冲击马咸的阵地，马咸军队大乱，抓住马咸后杀了他。陆机军队大败，逃向七里涧，死亡的人堆积如山，涧水因此不能顺畅流动。斩杀了他的大将贾崇等十六人，石超逃走了。

起初，宦官孟玖受到大将军司马颖的宠爱，孟玖想要任用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都不敢违抗，右司马陆云一直坚持不答应，说："这个县的长官，具有晋升为三公府掾属的资格，哪里有宦官的父亲占有这个职位的道理？"孟玖深深地怨恨他。孟玖的弟弟孟超，带领一万人，担任小督，没有交战时，放纵兵士大肆抢掠，陆机收捕主事的人；孟超率领一百多名强悍的骑兵，一直闯入陆机的将旗下，把被捕的人夺走，回头对陆机说："貉奴，还能不能当都督？"陆机的司马吴郡人孙拯劝陆机杀了孟超，陆机不采纳。孟超在众人中散布说："陆机就要反叛。"又写信给孟玖，说陆机态度左右不定，所以军队不能马上取胜。等到交战时，孟超不接受陆机的调度，轻率地带领人马单独前进，战败而死。孟玖怀疑陆机杀了他，向司马颖诬陷陆机说："陆机有异心，同长沙王相勾结。"牵秀一向谄媚地敬奉孟玖，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人公师藩，都是孟玖所引荐任用的，一同证明陆机反叛。司马颖大怒，命令牵秀率领兵士逮捕陆机。参军事王彰规劝说："今日的出兵，强弱悬殊，平庸的人都知道一定取胜，何况是通晓事理的陆机呢！只不过陆机是吴地人，殿下任用他太过分了，北方旧日的将领都忌妒他罢了。"司马颖不听从。陆机听说牵秀到了，脱下军服，戴上白色的便帽，和牵秀

相见,写了封信辞别司马颖,随之叹息说:"华亭的鹤叫声,还能再听到吗?"牵秀于是杀了他。司马颖又逮捕了陆机的弟弟清河内史陆云、平东祭酒陆耽和孙拯,都关入监狱。

记室江统、陈留人蔡克、颍川人枣嵩等人上书,认为:"陆机缺乏谋略遭到失败,杀他是可以的。至于说到反叛,众人都知道不是事实。应该首先查核陆机反叛的情形,如果有证据,再诛杀陆云等人也不晚。"江统等人不断地恳求,司马颖犹豫不决,拖了三天。蔡克进去,到了司马颖面前,叩头直到流血,说:"陆云被孟玖所怨恨,远近的人没有谁不曾听到过;现在果真被杀,私下里替明公感到惋惜!"僚属随同蔡克进去的有几十人,流着眼泪坚决请求,司马颖感到悲伤,有宽宥陆云的表情。孟玖扶着司马颖进入内室,催促他下令杀陆云、陆耽,夷灭陆机的三族。狱吏拷打孙拯几百下,两脚的踝骨都露出来了,始终说陆机是受冤枉的。狱吏知道孙拯的坚贞刚烈,对孙拯说:"二陆的冤枉,谁人不知道?您难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孙拯脸朝天叹息说:"陆君兄弟,是人间奇才,我受到了他们的知遇、爱护。现在既然不能救护他们的生命,还忍心进而诬陷他们吗?"孟玖等人知道孙拯不会屈服,于是命令狱吏假造孙拯的供辞。司马颖在杀掉陆机以后,心中常常感到后悔,等到看了孙拯的供辞,大为欢喜,对孟玖等人说:"不是你的忠诚,不能详细查明这件邪恶的事。"于是夷灭孙拯的三族。孙拯的门徒费慈、宰意二人,前往监狱说明孙拯的冤曲,孙拯明确地告诉他们离开,说:"我坚持正义,决不辜负二陆,死是我的本分;你们何必这样做?"回答说:"您既然不辜负二陆,在下又怎能辜负您呢?"坚持诉说孙拯的冤曲,孟玖又杀了他俩。

太尉司马漼陪同皇帝攻打张方,张方的军队望见皇帝车驾,都后退逃跑,张方于是大败,死亡五千多人。张方后撤,屯驻在十三里桥,众人畏惧,想夜晚逃走,张方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善于用兵的人能够凭借失败的形势导致胜利的结局。现在我们再次前进,构筑

壁垒，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这是奇妙的策略。”于是在夜晚悄悄地逼近到离洛阳七里的地方，筑起几层壁垒，从外面运来粮食，补充军队食用。司马乂在取胜以后，认为张方不值得忧虑。听说张方的壁垒筑成了，十一月，率领军队进攻，遭到挫折。朝中议论认为司马乂、司马颖是兄弟，可以用言辞调停来罢兵，于是派中书令王衍前去劝说司马颖，让他和司马乂各自治理全国一半地区，司马颖不答应。司马乂于是写信给司马颖，对他陈说利害关系，想和他归于和好。司马颖回信，“请斩下皇甫商等人的首级，就率领军队退回鄴城。”司马乂不同意。

司马颖进兵逼近京城，张方打开千金堨，水碓的水源都干涸了。于是调发王公家中的奴婢，手捣谷米来供给军队，一品以下官员不在军队中的，家中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服劳役，又调发奴仆协助军队；公家私人穷困紧迫，米一石卖到一万文钱。诏命通行的地方，仅一个城市而已。骠骑主簿范阳人祖逖对司马乂说：“刘沈忠诚义气，果敢坚毅，雍州的兵力足以制伏河间王，可以启奏皇帝写诏书给刘沈，命令他调动军队袭击司马颙。司马颙困窘危急，一定召回张方救援自己，这是良好的策略。”司马乂听从了他的意见。刘沈奉行诏命，向四方发布檄文，各郡大多起兵响应。刘沈集结七个郡的兵力共一万多人，赶往长安。

司马乂又命令皇甫商伺机奔走，携带皇帝的亲笔诏书，命令游楷等人停止军事行动；指派皇甫重进兵征讨司马颙。皇甫商伺机走到新平，遇到叔伯外甥；叔伯外甥一向憎恨皇甫商，把消息报告给司马颙，司马颙逮捕皇甫商，杀了他。

9 十二月，议郎周玘、前南平内史长沙王矩起兵江东以讨石冰[1]，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2]，传檄州郡，杀冰所署将吏。于是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庐江内史广陵华谭及丹阳葛洪、甘卓皆起兵以应秘。玘，处之子；循，邵之子；卓，宁之曾孙也[3]。

冰遣其将羌毒帅兵数万拒玘，玘击斩之。冰自临淮趋寿春[4]。征东将军刘准闻冰至，惶惧不知所为。广陵度支庐江陈敏统众在寿春[5]，谓准曰："此等本不乐远戍，逼令成贼，乌合之众，其势易离，敏请督运兵为公破之。"准乃益敏兵，使击之。

10 闰月，李雄急攻罗尚。尚军无食，留牙门张罗守城，夜，由牛鞞水东走[6]，罗开门降。雄入成都，军士饥甚，乃帅众就谷于郪[7]，掘野芋而食之。许雄坐讨贼不进，征即罪。

11 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天下方乱，欲结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又表以辽西郡封务勿尘为辽西公。浚，沈之子也。

12 毛诋之死也，李睿奔五苓夷帅于陵丞[8]，于陵丞请李毅为睿请命，毅许之。睿至，毅杀之。于陵丞怒，帅诸夷反攻毅。

13 尚书令乐广女为成都王妃，或谮诸太尉乂；乂问广，广神色不动，徐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哉？乂犹疑之。

【注释】

①玘(qǐ起)。 江东：一名江左，本指今芜湖市、南京市长江河段以东地

区，因三国时其地为孙吴基地而都于建邺（今南京），故魏晋时又称其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东。

②扬州九郡：扬州这时有十一郡，即丹阳、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兴安、临海、淮南、庐江。最后二郡在江北，皆不在顾秘统领之内。

③甘宁：三国时吴国将领。字兴霸，巴郡临江（今四川忠县）人。归附孙权后，建议夺取荆州，西据楚关，渐规巴蜀，为权所赏识。后参加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敢于死战，官至折冲将军。

④寿春：县名，治今安徽寿县。

⑤度支：掌管财务的官员。广陵度支的职责是转运南方的米谷到洛阳等中原城市。

⑥牛鞞（bing 丙）水：水名，在今四川简阳境内。

⑦郪（qī）：县名，治今四川中江东南。

⑧五苓（ling 令）夷：宁州附塞部落名。

【译文】

9 十二月，议郎周玘、前南平内史长沙人王矩在江东起兵，讨伐石冰，推举前吴兴太守吴郡人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发布檄文到各州郡，杀死石冰所任命的将领官吏。于是前侍御史贺循在会稽起兵，庐江内史广陵人华谭和丹阳人葛洪、甘卓都起兵响应顾秘。周玘，是周处的儿子；贺循，是贺邵的儿子；甘卓，是甘宁的曾孙。

石冰派遣他的将领羌毒率领几万军队抵御周玘，周玘还击，杀了他。石冰从临淮奔向寿春。征东将军刘准听说石冰到了，惊惶失措，不知干什么好。广陵度支庐江人陈敏，正统领部众住在寿春，对刘准说："这些人本来不乐意征伐远方，被逼迫成为盗贼，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趋势容易瓦解，我请求率领运输士兵，替您打败他们。"刘准于是增加陈敏的兵士，派了攻击石冰。

10 闰月，李雄对罗尚发动猛烈攻击。罗尚的军队没有粮食，留下牙门张罗防守城池，夜晚，从牛鞞水往东逃跑，张罗打开城门投降。李雄进入成都，兵士们饥饿不堪，于是率领部众到郪县谋取谷物，

挖掘野芋头食用。许雄以不进军讨伐贼寇被责罪，征召回京问罪处罚。

11 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认为天下将要大乱，想结交夷狄来作为外援，于是把一个女儿嫁给鲜卑人段务勿尘，一个女儿嫁给素怒延，又上奏章请求把辽西郡封给务勿尘，让他做辽西公。王浚，是王沈的儿子。

12 毛诞死后，李睿投奔五苓夷的首领于陵丞，于陵丞到李毅那里，替李睿求情，希望保全性命，李毅答应了他。李睿一到，李毅就杀了他。于陵丞发怒了，率领夷人各部落反叛，攻打李毅。

13 尚书令乐广的女儿是成都王的妃子，有人向太尉司马乂诬告乐广；司马乂询问乐广，乐广神情面色不改常态，从容不迫地说："我怎能用五个儿子换一个女儿呢？"司马乂仍然怀疑他。

永兴元年

1 春，正月，丙午，乐广以忧卒。

2 长沙厉王乂屡与大将军颖战，破之，前后斩获六七万人。而乂未尝亏奉上之礼；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张方以为洛阳未可克，欲还长安。而东海王越虑事不济，癸亥，潜与殿中诸将夜收乂送别省。甲子，越启帝，下诏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乂以拒颖。越惧，欲杀乂以绝众心。黄门侍郎潘滔曰："不可，将自有静之者。"乃遣人密告张方。丙寅，方取乂于金墉城，至营，炙而杀之，方军士亦为之流涕。

公卿皆诣邺谢罪；大将军颖入京师，复还镇于邺。诏以颖为丞相；加东海王越守尚书令。颖遣奋武将军石超等率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表卢志为中书监，留邺，参署丞相府事。

河间王颙顿军于郑[1]，为东军声援，闻刘沈兵起，还镇渭城[2]，遣督护虞夔逆战于好畤[3]，夔兵败，颙惧，退入长安，急召张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

刘沈渡渭而军，与颙战，颙屡败。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袭长安，入其门，力战至颙帐下。沈兵来迟，冯翊太守张辅见其无继，引兵横击之，杀博及澹，兵遂败，收余卒而退。张方遣其将敦伟夜袭之，沈军惊溃，沈与麾下南走，追获之。沈谓颙曰："知己之惠轻，君臣之义重，沈不可以违天子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4]，期之必死，菹醢之戮[5]，其甘如荠[6]。"颙怒，鞭之而后腰斩。新平太守汇夏 张光数为沈画计，颙执而诘之，光曰："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颙壮之，引与欢宴，表为右卫司马。

3 罗尚逃至江阳[7]，遣使表状；诏尚权统巴东、巴郡、涪陵以供军赋。尚遣别驾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粮，弘纲纪以运道阻远，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与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三万斛给之，尚赖以自存。李兴愿留为弘参军，弘夺其手版而遣之[8]。又遣治中何松领兵屯巴东为尚后继。于时流

民在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流民遂安。

【注释】

①郑：县名，治今陕西华县。

②渭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二里家聂沟。

③夔(kuí 葵)。　好畤(zhì 至)：县名，治今陕西乾县东五里好畤村。

④投袂(mèi 妹)：挥袖、甩袖，表示立即行动。古代衣袖统称为袂，析言之，袖口为袂。

⑤菹醢(zū hǎi 租海)：剁成肉酱，古代酷刑之一。

⑥其甘如荠(pí 齐)：语出《诗经·谷风》，意为"如同荸荠甜无比"。

⑦江阳：县名，治今四川泸州市。

⑧手版：即笏，古代官吏上朝或谒见上司时拿在手中的板子，有事则写在上面，以备遗忘。

【译文】

永兴元年(甲子，公元304年)

1 春，正月，初八，乐广因忧虑过度而去世。

2 长沙厉王司马乂屡次和大将军司马颖交战，都打败了，前后杀死、俘获了六七万人。可是司民乂从来没有减省侍奉皇帝的礼节；城中粮食日渐匮乏，但士兵们没有离散的心意。张方认为洛阳不能攻下，想回到长安。然而东海王司马越担心战事不能取胜，二十五日，暗中和宫殿中的将领们在夜晚逮捕司马乂，送到其他的官署关押。二十六日，司马越启奏皇帝，下诏免除司马乂的官职，囚禁到金墉城。大赦天下，改年号。城门打开以后，宫殿中将士发现外面的军队不强盛，后悔起来，另外策划抢救出司马乂来抵御司马颖。司马越害怕了，想杀死司马乂来断绝众人的念头。黄门侍郎潘滔说："不可以，不久自然会有平息他们念头的人。"于是派人秘密告诉张

方。二十八日，张方在金墉城捕取司马乂，到了军营，用火烧死了他，张方的兵士也为他流下了眼泪。

公卿都到鄴城承认罪过；大将军司马颖进入京城，又回到鄴城镇守。下诏委派司马颖担任丞相；提升东海王司马越为代理尚书令。司马颖调遣奋武将军石超等人率领五万军队，屯守十二处城门，从前所憎恨的宫廷官员，司马颖把他们个个杀掉；全部撤换从前的宫廷警卫人员。上奏章请求任卢志为中书监，留在鄴城，协助处理丞相府中事务。

河间王司马颙在郑县屯驻军队，作为派往东面的军队的声援，听说刘沈的军队起事，退回渭城镇守，派遣督护虞夔在好畤县迎战。虞夔军队失败，司马颙畏惧，退兵进入长安，急切地召回张方。张方掳掠洛阳官府和私人的奴婢一万多人西归。军中缺乏粮食，就杀人夹杂在牛肉、马肉中吃掉。

刘沈渡过渭水驻扎下来，和司马颙交战，司马颙屡次失败。刘沈命令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率领五千精兵袭击长安，进入城门，奋力战斗，冲到司马颙的营帐之下。刘沈的军队来得太慢，冯翊太守张辅看到他们没有后援部队，率领兵士拦腰攻击他们，杀了衙博和皇甫澹，军队因此失败，收集残余兵士后撤。张方派遣手下将领敦伟夜晚袭击他们，刘沈的军队惊慌溃散，刘沈和部下向南逃走，追击俘获了他。刘沈对司马颙说："朋友间的恩惠轻微，君臣间的道义重大，我不能违抗天子的诏命，估量势力的强弱来苟且保全性命。挥袖而起的时候，就预料到一定死亡，纵使遭受切碎成为肉酱的刑杀，心中仍然如同荸荠般地甘甜。"司马颙发怒，用皮鞭抽打，然后腰斩了他。新平太守江夏人张光多次为刘沈出谋画策，司马颙抓住后责问他，张光说："刘雍州不采用我鄙陋的计策，所以使大王能够有今天！"司马颙认为他有胆量，请他一同欢畅地饮酒，上奏章请求任命他为右卫司马。

3 罗尚逃到江阳，派遣使者陈述实际情况；诏令罗尚暂且统领巴

东、巴郡、涪陵，来供给军队需用的物品。罗尚派遣别驾李兴前往镇南将军刘弘那里请求支援粮食，刘弘的纲纪因运粮道路崎岖遥远，而且荆州自己也十分缺乏，想把零陵郡的五千斛米送给罗尚了事。刘弘说："全国是一个大家庭，彼此没有不同，我们现在供给他，就没有需要顾及西面的忧虑了。"于是把三万斛粮食送给罗尚，罗尚依靠这些粮食得以生存下来。李兴愿意留下来担任刘弘的参军，刘弘夺过他的手版，派他回去。又派遣治中何松带领人马屯驻巴东，作为罗尚的后援力量。这时，在荆州的流民有十多万户，流落异乡，贫穷困乏，大多成为盗贼，刘弘大量供给他们的田地和种子，提拔他们中间的贤能人才，依照资格经历加以任用，流民于是安定下来。

4 三月[1]，乙酉，丞相颖表废皇后羊氏[2]，幽于金墉城；废皇太子覃为清河王[3]。

5 陈敏与石冰战数十合，冰众十倍于敏，敏击之，所向皆捷，遂与周玘合攻冰于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云，云司马张统斩冰及云以降，扬、徐二州平。周玘、贺循皆散众还家，不言功赏。朝廷以陈敏为广陵相。

6 河间王颙表请立丞相颖为太弟。戊申，诏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舆服御皆迁于邺，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颙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刘寔为太尉。寔以老，固让不拜。

7 太弟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司空东海王越，与右卫将军陈眕及长沙故将上官已等谋讨之。秋，七

月，丙申朔，陈眕勒兵入云龙门，以诏召三公百僚及殿中，戒严讨颖。石超奔邺。戊戌，大赦，复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为大都督。征前侍中嵇绍诣行在。侍中秦准谓绍曰："今往，安危难测，卿有佳马乎？"绍正色曰："臣子扈卫乘舆，死生以之，佳马何为？"

越檄召四方兵，赴者云集，比至安阳，众十余万，邺中震恐。颖会群僚问计，东安王繇曰："天子亲征，宜释甲缟素出迎请罪。"颖不从，遣石超帅众五万拒战。折冲将军乔智明劝颖奉迎乘舆，颖怒曰："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今主上为群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

陈眕二弟匡、规自邺赴行在，去邺中皆已离散，由是不甚设备。己未，石超军奄至，乘败绩于荡阴[4]，帝伤颊，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绍朝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入引绍于辕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杀！"对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杀绍，血溅帝衣。帝堕于草中，亡六玺。石超奉帝幸其营，帝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颖遣卢志迎帝；庚申，入邺。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5]！"

陈眕、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阳。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楙不纳，越径还东海。太弟颖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应命。前奋威将军孙惠上书劝越要结藩方，同奖王室，越以惠为记室参军，与参谋议。北军中候苟晞奔范阳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兖州刺史。

【注释】

①三月:有些版本作"二月",从月份下干支日及下文另有"三月"可以推断,他本作"二月"是对的。译文据改。

②"丞相"句:羊皇后之立,见本书第八十三卷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

③"废皇"句:司马覃之立,见本书第八十四卷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

④荡阴:县名,治今河南汤阴。

⑤浣(huàn 唤):洗。

【译文】

4 二月,十七日,丞相司马颖上奏章废黜皇后羊氏,囚禁到金墉城;废黜皇太子司马覃,成为清河王。

5 陈敏和石冰交战几十个回合,石冰的部众达到陈敏的十倍,陈敏攻击石冰,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于是和周玘联合,在建康进攻石冰。三月,石冰向北逃走,投奔封云,封云的司马张统斩杀石冰和封云投降,扬、徐二州平定。周玘、贺循都解散部队回到家中,不谈功劳报赏。朝廷委派陈敏担任广陵相。

6 河间王颙上奏章请求立丞相司马颖为太弟。十一日,下诏命以司马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照旧担任丞相。大赦天下。皇帝专用的车马服饰都迁到邺城,制度都如同魏武帝时的旧例。委派司马颙担任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刘寔担任太尉。刘寔因为年老,执意推让,不接受任命。

7 太弟司马颖僭越奢侈,日益加剧,宠爱的小人掌权,众人大失所望。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和右卫将军陈眕以及往日长沙王的部将上官巳等人,策划讨伐司马颖。秋,七月,初一,陈眕统领军队进入云龙门,用诏书召集三公、文武百官和殿中将领,严加戒备,讨伐司马颖。石超奔往邺城。初三,大赦天下,恢复皇后羊氏和太子司马覃的地位。初四,司马越陪同皇帝往北征伐。委派司马越担任大都

督。征召前侍中嵇绍赶往皇帝所在的地方。侍中秦准对嵇绍说："现在前往，安危难以预料，你有很好的马匹吗？"嵇绍表情端庄严肃地说："臣子随从保护皇帝，生死在所不惜，要好马干什么？"

司马越发布檄令召集四方军队，应召赶去的如云汇集，等到达安阳的时候，军队已有十多万，邺城人震惊恐惧。司马颖召集群臣询问计策，东安王司马繇说："天子亲自出征，应该脱下战服，穿上白色的衣服出城迎接，承认罪过。"司马颖不采纳，派遣石超率领五万军队抵抗。折冲将军乔智明劝说司马颖恭敬地迎接皇帝，司马颖发怒说："你有通晓事理的名声，前来投奔依附于我；现在主上被一群小人所逼迫，你不什么想让我束手就擒、遭受刑罚呢！"

陈眕的两个弟弟陈匡、陈规从邺城赶到皇帝所在的地方，说邺城人心已经离散，因此不严密加以防备。二十四日，石超的军队突然到达，皇帝的军队在荡阴大败，皇帝伤了面颊，中了三箭，官员和侍卫人员都逃散了。嵇绍穿着朝会时的礼服，下马登上皇帝的车驾，用自己的身体保卫皇帝，兵士们把嵇绍拉到车辕中砍他。皇帝说："他是忠臣，不要杀！"回答说："奉太弟的命令，惟独不侵犯陛下一人而已。"于是杀了嵇绍，鲜血溅到皇帝的衣服上。皇帝跌落到草丛中，丢失了六枚玉玺。石超陪同皇帝到他的军营，皇帝异常饥饿，石超进献清水，左右侍从端上秋天的桃子。司马颖派遣卢志迎接皇帝；二十五日，进入邺城。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武。左右侍从想洗涤皇帝的衣服，皇帝说："衣服上有嵇侍中的血，不要洗！"

陈眕、上官已等人侍奉太子司马覃守卫洛阳。司马越逃到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不收留他，司马越直接回到东海封地。太弟司马颖认为司马越兄弟在宗室中有声望，下令征召他，司马越不接受命令。前奋威将军孙惠上书，劝告司马越邀约、结交藩国王侯，共同辅助王室，司马越委派孙惠担任记室参军，一道参预谋划。北军中候荀晞投奔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虓承受制命，委派荀晞代理兖州刺史。

8 初,三王之起兵讨赵王伦也,王浚拥众挟两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颖欲讨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图颖。颖以右司马和演为幽州刺史,密使杀浚。演与乌桓单于审登谋与浚游蓟城南清泉[1],因而图之。会天暴雨,兵器沾湿,不果而还。审登以为浚得天助,乃以演谋告浚。浚与审登密严兵,约并州刺史东嬴公腾共围演,杀之,自领幽州营兵。腾,越之弟也。太弟颖称诏征浚,浚与鲜卑段务勿尘、乌桓羯朱及东嬴公腾同起兵讨颖[2],颖遣北中郎将王斌及石超击之。

9 太弟颖怨东安王繇前议,八月,戊辰,收繇,杀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觐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为左将军,与东海参军王导善。导,敦之从父弟也;识量清远,以朝廷多故,每劝睿之国。及繇死,睿从帝在邺,恐及祸,将逃归。颖先敕关津,无得出贵人,睿至河阳[3],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从后来,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长[4],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吏乃听过。至洛阳,迎太妃夏侯氏俱归国。

10 丞相从事中郎王澄发孟玖奸利事,劝太弟颖诛之,颖从之。

11 上官已在洛阳,残暴纵横。守河南尹周馥,浚之从父弟也,与司隶满奋等谋诛之,事泄,奋等死,馥走,得免。司空越之讨太弟颖也,太宰颙遣右将军、冯翊太守张方将兵二万救之,闻帝已入邺,因命方镇洛阳。已与别将苗愿拒之,大败而还。太子覃夜袭已、愿,已、愿出走;方入洛阳。覃于广阳门迎方而拜[5],方下车扶止之。复废覃及羊后。

【注释】

①蓟城：在今北京城西南。

②羯(jié 杰)朱：乌桓首领名。

③河阳：县名，治今河南孟县西北。

④舍长：守护房舍的小头目。

⑤广阳门：洛阳城西南头第一门，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译文】

当初，三王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的时候，王浚聚集重兵，观望风向，禁止所辖区域内民众，不能前去响应三王的招募。太弟司马颖想要讨伐他，而没有办到，王浚心中也想铲除司马颖。司马颖委派右司马和演担任幽州刺史，秘密命令他杀掉王浚。和演同乌桓单于审登策划，要和王浚到蓟城南边的清泉游玩，伺机杀掉他。遇上天下暴雨，弓弦箭枝淋湿了，没有得手，返回家来。审登认为王浚得到上天的保佑，就把和演的计谋告诉了王浚。王浚和审登秘密地整顿军队，邀约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一起围攻和演，杀了他，自己统领幽州军营的兵士。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太弟司马颖假称诏命，征召王浚，王浚和鲜卑人段务勿尘、乌桓人羯朱以及东嬴公司马腾，共同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派遣北中郎将王斌和石超反击他们。

太弟司马颖怨恨东安王司马繇前些时劝降的议论，八月，初三，逮捕司马繇，杀了他。当初，司马繇的哥哥琅邪恭王司马觐逝世，儿子司马睿继承王位。司马睿沉着敏捷，有器量，担任左将军，和东海参军王导相友好。王导，是王敦的堂弟，度量宽阔，目光远大，因朝廷内冲突不断发生，常常劝司马睿回到封国。等到司马繇被杀，司马睿在郏城侍从皇帝，担心遇上灾祸，将要逃回去。在这以前，司马颖下令关隘渡口，不能放显要人物通过，司马睿到了河阳，被渡口官吏所阻拦。随从人员宋典从后面赶上来，用马鞭掠过司马

睿的头,笑着说:"舍长,官府禁止显要人物,你也被扣押了吗?"官吏于是准许通行。到了洛阳,迎接太妃夏侯氏一道回到封国。

10 丞相从事中郎王澄揭发出孟玖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事实,劝说太弟司马颖杀了他,司马颖听从了。

11 上官已在洛阳,凶恶残忍,为所欲为。代理河南尹周馥,是周浚的堂弟,和司隶校尉满奋等人策划杀掉他,事情泄露,满奋等人被杀,周馥逃走,得以免死。司空司马越讨伐太弟司马颖时,太宰司马颙派遣右将军、冯翊太守张方率领二万军队去救援他,听说皇帝已经进入邺城,于是命令张方镇守洛阳。上官已和偏师将领苗愿抵御他,大败而回。太子司马覃夜晚袭击上官已、苗愿,上官已、苗愿出城逃跑;张方进入洛阳。司马覃在广阳门迎接张方,跪了下去,张方下车扶起他,阻止他下跪。再次废黜司马覃和羊皇后 。

12 初,太弟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1],使将兵在邺。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

渊从祖右贤王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2],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呼延攸诣邺告之。

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渊令攸先归,告宣等使招

集五部及杂胡，声言助颖，实欲叛之。及王浚、东嬴公腾起兵，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3]，众十余万，恐非宿卫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果可发否？就能发之，鲜卑、乌桓，未易当也。吾欲奉乘舆还洛阳以避其锋，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渊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勋于王室，威恩远著，四海之内，孰不愿为殿下尽死力者？何难发之有？王浚竖子，东嬴疏属[4]，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不可得而至；虽至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愿殿下抚勉士众，靖以镇之，渊请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也。"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渊至左国城[5]，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都于离石[6]，以聪为鹿蠡王。遣左於陆王宏帅精骑五千，会颖将王粹拒东嬴公腾。粹已为腾所败，宏无及而归。

王浚、东嬴公腾合兵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为前锋，败石超于平棘[7]，乘胜进军。候骑至邺，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卢志劝颖奉帝还洛阳。时甲士尚有万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晓将发，而程太妃恋邺不欲去，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颖遂将帐下数十骑与志奉御犊车南奔洛阳。仓猝上下无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之，于道中买饭，夜则御中黄门布被，食以瓦盆。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济河，张方自洛阳遣其子黑帅骑三千，以所乘车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帅

万余骑迎帝。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帝还宫，奔散者稍还，百官粗备。辛巳，大赦。

王浚入邺，士众暴掠，死者甚众。使乌桓羯朱追太弟颖，至朝歌，不及。浚还蓟，以鲜卑多掠人妇女，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沈于易水者八千人[8]。

【注释】

①"太弟"句：晋武帝时，刘渊仅为五部帅。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委任刘渊为五部大都督；元康末，坐部属叛逃出塞被免官。司马颖镇邺，又保荐刘渊监五部军事。

②"自汉"二句：汉亡之后匈奴单于仅有虚号，详见本书第六十七卷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

③二镇：指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刺史司马腾。

④"东嬴"句：东嬴公司马腾是司马懿的弟弟东武侯司马馗的孙子，与晋惠帝服属已疏。

⑤左国城：城名，在今山西离石东北。

⑥离石：县名，治今山西离石。

⑦平棘：县名，治今河北赵县东南。

⑧易水：水名，发源于今河北易县，分三道流经附近数县。

【译文】

起初，太弟司马颖上奏章推荐匈奴左贤王刘渊担任冠军将军，督察五个部落的军队事务，命令他率领军队驻扎在邺城。刘渊的儿子刘聪，勇猛过人，广博地涉猎儒经史籍，擅长写作文章，拉得开三百斤的弓箭；二十岁时到京城游学，知名之士没有不和他交往的。司马颖委派刘聪担任积弩将军。

刘渊的叔伯祖父右贤王刘宣对同族的人说："从汉朝灭亡以来，我们的单于仅有空虚的名号，不再有一尺的土地；其余的王侯，

地位下降到与编户相同。现在我们的部众虽然衰落了，仍然不少于两万，为什么畏首畏尾接受奴役。

忽然间过去了一百年？左贤王英俊威武，世间罕见，上天如果不想复兴匈奴，一定不会无故地降生这个人。现在司马氏亲属之间互相残杀，四海之内民怨沸腾，恢复呼韩邪的业绩，现在正是时机！"于是共同商议，推举刘渊担任大单于，派遣他的亲信呼延攸到邺城向他禀报。

刘渊向司马颖陈述，请求回去参加族人的葬礼，司马颖不准许。刘渊命令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人，让他们招集五个部落和各类胡人，宣称是协助司马颖，实际是想背叛他。等到王浚、东嬴公司马腾起兵，刘渊劝司马颖说："现在幽并二州刺史专横跋扈，军队有十多万万，恐怕不是警卫部队和附近各郡兵士所能抵御的，请求替殿下回去劝说五个部落，来拯救国家危害。"司马颖说："五个部落的军队，果真能调发吗？就算能够调发，鲜卑、乌桓，也不容易抵挡。我想侍奉皇帝回到洛阳，避开他们的锐气，随后向天下发布檄令，以正道制伏凶逆，你认为怎么样？"刘渊说："殿下是武皇帝的儿子，对王室有巨大功勋，声威恩德传布远方，四海以内，谁人不愿意替殿下拼死效力？有什么难以调发的呢？王浚是个没有根基的小官，东嬴公是疏远的皇室亲属，哪里能和殿下较量胜负呢？殿下从邺城宫室一离开，就向别人显示出自己的软弱，洛阳不能得以到达；即使到了洛阳，威势权力也不再在殿下手中了。希望殿下安抚、激励军队，以镇静的态度来稳定人心，我请求替殿下用两个部落来挫败东嬴公，用三个部落斩下王浚的首级，两个小人的头颅，可以规定日期悬挂起来。司马颖很高兴，任命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刘渊抵达左国城，刘宣等人献上大单于的名号，二十天之间，部众达到五万，建都在离石，以刘聪为鹿蠡王。派遣左於陆王刘陆率领五千精锐的骑兵，会合司马颖的将领王粹抵御东嬴公司马腾。

王粹已经被司马腾打败，刘宏没有赶上战斗，就退回去了。

王浚、东嬴公司马腾合并兵力攻击王斌，把他打得大败。王浚以主簿祁弘充当前锋，在平棘打败石超，乘胜向前推进。打探的骑兵到了邺城，邺城中的人大为震惊，大小官员纷纷逃跑，兵士们四处散开。卢志劝说司马颖侍奉皇帝回到洛阳。这时，披甲的武士还有一万五千人，卢志夜晚中进行部署，到天亮时将要出发，可是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想离开，司马颖犹豫不决。不久军队溃败，司马颖于是率领营帐下几十个骑兵，和卢志侍奉皇帝坐着牛车向南奔往洛阳。匆忙之际，上上下下都没带上财物，中黄门被套中收藏有私人的铜钱三千文，下诏向他借贷，在道路旁购买饭食，夜晚就睡在中黄门的布被上，吃饭用的是瓦盆。到了温县，将要拜谒陵墓，皇帝的鞋子丢了，只得穿上随从人员的鞋，跪下叩头，流下了眼泪。在渡过黄河后，张方从洛阳派他的儿子张罴率领骑兵三千人，用自己乘坐的车迎接皇帝。到了芒山脚下，张方亲息率领一万多名骑兵迎接皇帝。张方将要跪拜谒见，皇帝下车亲自制止他。皇帝回到宫中，逃散的人逐渐返回，文武百官大略齐备。十六日，大赦天下。

王浚进入邺城，部众大肆抢劫，死的人非常多。命令乌桓人羯朱追赶太弟司马颖，追到朝歌，没有赶上。王浚回到蓟城，因鲜卑士兵掠夺了很多妇女，下命令说："谁胆敢私自隐藏妇女，斩首！"于是被偷偷沉到易水中的妇女有八千人。

13 东嬴公腾乞师于拓跋猗卢以击刘渊，猗卢与弟合兵击渊于西河[1]，破之，与腾盟于汾东而还。

刘渊闻太弟颖去邺，叹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将发兵击鲜卑、

乌桓，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2]，可以为援，奈何击之？"渊曰："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14 荆州兵擒斩张昌，同党皆夷三族。

15 李雄以范长生有名德，为蜀人所重，欲迎以为君而臣之，长生不可。诸将固请雄即尊位，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建兴。除晋法，约法七章。以其叔父骧为太傅，兄始为太保，李离为太尉，李云为司徒，李璜为司空，李国为太宰，阎式为尚书令，杨褒为仆射。尊母罗氏为王太后，追尊父特为成都景王。雄以李国、李离有智谋，凡事必咨而后行，然国、离事雄弥谨。

16 刘渊迁都左国城。胡、晋归之者愈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刘宣等请上尊号，渊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于是即汉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3]。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於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4]，族子曜为建武将军；游固辞不就。

元达少有志操，渊尝招之，元达不答。及渊为汉王，或谓元达曰："君其惧乎？"元达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过三、二日，驿书必至。"其暮，渊果征元

达。元达事渊，屡进忠言，退而削草，虽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聪慧，有胆量，早孤，养于渊。及长，仪观魁伟，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好读书，善属文，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乐毅及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刘聪重之，曰："永明⑤，汉世祖、魏武之流，数公何足道哉？"

【注释】

①西河：郡名，治今内蒙古东胜县境。

②"鲜卑"二句：鲜卑、乌桓，与匈奴同属东胡之种，禀北方刚强之气，故刘宣称为"我之气类"。

③三祖、五宗：前者是汉高祖刘邦、世祖刘秀、昭烈帝刘备，后者是太宗刘桓（西汉文帝）、世宗刘彻（武帝）、中宗刘询（宣帝）、显宗刘庄（东汉明帝）、肃宗刘炟（章帝）。

④后部：指匈奴北部，居住在新兴郡（治今山西忻县）。

⑤永明：刘曜表字。

【译文】

13 东嬴公司马腾向拓跋猗卧请求出兵援助，去攻击刘渊，拓跋猗卧和弟弟拓跋猗卢联合出兵，在西河攻击刘渊，打败了他，同司马腾在汾河东岸结盟，然后返回。

刘渊听说太弟司马颖离开邺城，叹息说："不采用我的建议，反而自己逃跑溃散，真是个蠢材！不过我对他有过承诺，不能够不救援。"将要调兵攻击鲜卑、乌桓，刘宣等人规劝说："晋朝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地统治我们，现在他们亲属之间互相残杀，这是上天抛弃他们、让我们恢复呼韩邪的业绩。鲜卑、乌桓，是和我们同类的人，可以作为援助力量，为什么要攻打他们？"刘渊说："说得好！大丈夫应当成为汉高祖、魏武帝一样的人物，呼韩邪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刘

宣等人叩头说："这不是我们所能想得到的。"

14 荆州军队擒获张昌，杀了他，党与都夷灭三族。

15 李雄因范长生有声名、德行，为蜀地人所尊重，想迎接他来做君主，自己臣属于他，范长生不答应。各位将领坚决地请求李雄登上尊贵崇高的地位，冬，十月，李雄登上成都王王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兴。废除晋朝法令，约定法令七项。委派他的叔父李骧担任太傅，哥哥李始担任太保，李离担任太尉，李云担任司徒，李璜担任司空，李国担任太宰，阎式担任尚书令，杨褒担任仆射。尊崇母亲罗氏为王太后，追尊父亲李特为成都景王。李雄因李国、李离有才智谋略，无论有什么事，一定首先谘询然后才实行，这样李国、李离侍奉李雄，更加恭敬谨慎。

16 刘渊把都城迁到左国城。胡人、晋国人归附他的越来越多。刘渊对臣下们说："从前汉朝拥有天下的时间长久，对人民结下恩德。我们匈奴，是汉王室的外甥，约定结为兄弟；兄长去世，弟弟继位，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建立国号为汉。刘宣等人请求献上皇帝名号，刘渊说："现在四方没有平定，暂且可以依照高祖的前例称为汉王。"于是登上汉王王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元熙。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建立汉朝三祖、五宗的牌位，来祭祀他们。立他的妻子呼延氏为王后。委派右贤王刘宣担任丞相，崔游担任御史大夫，左於陆王担任太尉，范隆担任大鸿胪，朱纪担任太常，上党人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都担任黄门郎，同族的侄子刘曜担任建武将军。崔游坚决推辞，不就职。

陈元达从小就有志向节操，刘渊曾经招揽他，陈元达不加理睬。等到刘渊成为汉王，有人对陈元达说："你大概害怕了吧？"陈元达笑着说："我了解这个人已经很久了，他也明白我的心意；只怕不超过两三天，驿站传送的文书就一定送到了。"这天晚上，刘渊果然征召陈元达。陈元达侍奉刘渊，多次陈述忠诚的言论，退朝后就销毁草稿，即使是子弟也不能得知内容。

刘曜生下来就是白色的眉毛，眼睛里露出红光，幼年时聪明多智，有胆量，父亲去世很早，由刘渊抚养。等到成年，身材魁伟，性情豁达，高尚正直，和众人不合群，喜爱读书，擅长写作文章，一寸厚的铁板，可以一箭射穿。常常把自己比作乐毅和萧何、曹参，当时人没有谁同意这个比较；只有刘聪器重他，说："永明，是汉世祖、魏武帝一类人物，乐毅等几位公侯算得了什么？"

17 帝既还洛阳，张方拥兵专制朝政，太弟颖不得复豫事。豫州都督范阳王虓、徐州都督东平王楙等上言："颖弗克负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关右之任[1]，自州郡以下，选举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废兴损益，每辄畴咨。张方为国效节，而不达变通，未即西还，宜遣还郡，所加方官，请悉如旧。司徒戎、司空越，并忠国小心，宜干机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勋，宜特崇重，遂抚幽朔，长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则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

张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众情喧喧，无复留意，议欲奉帝迁都长安；恐帝及公卿不从，欲须帝出而劫之。乃请帝谒庙，帝不许。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车迎帝，帝驰避后园竹中。军人引帝出，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方于马上稽首曰："今寇贼纵横，宿卫单少，愿陛下幸臣垒，臣尽死力以备不虞。"时群臣皆逃匿，唯中书监卢志侍侧，曰："陛下今日之事，当一从右将军。"帝遂幸方

垒，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帔[2]，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方将焚宗庙、宫室以绝人返顾之心，卢志曰："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乃止。

帝停方垒三日，方拥帝及太弟颖、豫章王炽等趋长安，王戎出奔郏[3]。太宰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4]，颙前拜谒，帝下车止之。帝入长安，以征西府为宫。唯尚书仆射荀藩、司隶刘暾、河南尹周馥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东、西台[5]。藩，勖之子也。丙午，留台大赦，改元复为永安。辛丑[6]，复皇后羊氏。

18 罗尚移屯马郡，遣兵掠蜀中，获李骧妻昝氏及子寿[7]。

19 十二月，丁亥，诏太弟颖以成都王还第；更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惟颖、炽及吴王晏。晏材资庸下，炽冲素好学，故太宰颙立之。诏以司空越为太傅，与颙夹辅帝室，王戎参录朝政。又以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高密王略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权镇洛阳。东中郎将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邺。百官各还本职。令州郡蠲除苛政，爱民务本，清通之后，当还东京[8]。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邺，越使模镇之。颙以四方乖离，祸难不已，故下此诏和解之，冀获少安。越辞太傅不受。又诏以太宰颙都督中外诸军事。张方为中领军、隶尚书事，领京兆太守。

20 东嬴公腾遣将军聂玄击汉王渊，战于大陵[9]，玄兵大败。

渊遣刘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长子、中都[10]。又遣冠军将军乔晞寇西河，取介休[11]。介休令贾浑不降，晞杀之；将纳其妻宗氏，宗氏骂晞而哭，晞又杀之。渊闻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乔晞望有种乎？"追还，降秩四等，收浑尸，葬之。

【注释】

①太宰：指河间王司马颙。

②流苏：用五彩羽毛或丝线制成的装饰品，常用作车马、帷帐的垂饰。武帐：置有兵器的帷帐，帝王所用。 帴(jiān 坚)：垫席。

③郏：县名，治今河南郏县。

④霸上：地名，又名霸头，在今陕西西安市东。

⑤东、西台：东台是指留守在洛阳的中央政权机构，西台是刚设置在长安的中央政权机构。

⑥辛丑：十一月乙未朔，辛丑为初七，当在丙午(十二日)前，此处疑有误。

⑦昝(zǎn 攒)：姓氏。

⑧东京：指洛阳。惠帝当时在长安，故称洛阳为东京。

⑨大陵：县名，治今山西文水东北武陵村。

⑩泫(xuàn 旋)氏：县名，治今山西高平。 屯留：县名，治今山西屯留南古城。 长子：县名，治今山西长子西南。 中都：县名，治今山西平遥西南。

⑪休：县名，治今山西介休东南。

【译文】

17 皇帝回到洛阳，张方掌管军队，控制朝廷政务，太弟司马颖不能再参与朝政决策。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虓、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等人上奏章说："司马颖不能担负国家大任，应该降封成为一个县王，破例保全他的性命。应该把关西的责任委托给太宰，州郡以下官员的选拔任命，全都由他负责；朝廷中的大事，增减变动，都要

征询他的意见。张方对国家效忠，却不知道变通，不能立即回到西面，应该派他回到郡中，加授给张方的官职，请求全部保留。司徒王戌、司空司马越，都忠于国事，小心谨慎，应该主管机密要事，把朝廷大政委托给他俩。王浚有安定社稷的功勋，应该特别受到尊崇，让他镇守幽州以外的边境，长期地成为北方的屏障。臣下等人竭尽全力保卫疆土，捍卫王室，这样，陛下不必花费气力，天下就自然太平了。"

张方在洛阳驻扎的时间已经很长，兵士们抢劫财物，财源几乎枯竭了，众人心情不稳定，不再有留下来的心愿，打算要簇拥皇帝迁都到长安；担心皇帝和公卿大臣不听从，想等待皇帝外出时劫持他。于是请求皇帝拜谒太庙，皇帝不同意。十一月，初一，张方带领军队进入宫殿，用自己所乘坐的车迎接皇帝，皇帝跑到后园竹林中躲起来。军人把皇帝拉出来，逼迫他上车，皇帝流着眼泪顺从了。张方在马上叩头说："现在盗贼遍地都是，警了力量单薄，希望陛下到臣下的营垒中，臣下将尽死力来防备意外事故。"这时，所有官员都逃走藏起来，只有中书监卢志在旁边侍候，说："陛下今天的行动，应当全部听从右将军的。"皇帝于是到了张方的营垒，命令张方准备车辆运载宫女、宝物。军人于是奸污、掳掠后宫女子，争着分割府库中的收藏物品，割下流苏、帷帐做马背上的垫席，魏、晋以来储积的珍贵物品，被抢劫一空。张方将要焚烧宗庙、宫室，来断绝人们重返的心意，卢志说："董卓毫无人道，焚烧洛阳，憎恶诅咒的声音，百把年以后还能听到，为什么要因袭他呢！"才停止下来。

皇帝在张方的营垒中停留了三天，张方裹挟皇帝和太弟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等人奔向长安，王戌出走到郏县。太宰司马颙率领官属步兵骑兵三万人，在霸上迎接，司马颙上前叩头进见，皇帝下车阻止他。皇帝进入长安，把征西将军府作为宫室。只有尚书仆射荀藩、司隶校尉刘敞、河南尹周馥在洛阳组成留守政府，秉承皇帝制命办理政事，号称为东台、西台。荀藩，是荀勖的儿子。十二日，

留守政府大赦天下，改年号仍然为永安。初七，恢复皇后羊氏的地位。

18 罗尚转移到巴郡屯驻，派遣军队到蜀郡抢掠，生擒李骧的妻子昝氏和儿子李寿。

19 十二月，二十四日，诏令太弟司马颖以成都王的爵位回到私宅；另外确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皇帝兄弟二十五人，这时活着的只有司马颖、司马炽和吴王司马晏。司马晏才能低下，司马炽谦虚好学，所以太宰司马颙立他为皇太弟。下诏委派司空司马越担任太傅，和司马颙共同辅佐王室，王戎参与处理朝廷政事。又委派光禄大夫王衍担任尚书左仆射。高密王司马略担任镇南将军，兼任司隶校尉，暂且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司马模担任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守鄴城。文武官员各自返回自己的职位。命令州郡撤销苛刻的政令，爱护民众，致力于农业，等天下安定以后，就回到洛阳。大赦天下，改年号。司马略、司马模，都是司马越的弟弟。王浚离开鄴城后，司马越派司马模在那里镇守。司马颙因四面八方背叛分离，祸乱接连不断，所以颁发这道诏书进行调解，希望稍微获得安宁。司马越推辞太傅的职位，不接受任命。又下诏任命太宰司马颙都督中外诸军事。张方担任中领军、录尚书事，兼任京兆太守。

20 东嬴公司马腾派遣将军聂玄攻打汉王刘渊，在大陵交战，聂玄的军队大败。

刘渊派遣刘曜进犯太原，夺取了泫氏、屯留、长子、中都。又派遣冠军将军乔晞进犯西河，夺取了介休。介休令贾浑不投降，乔晞杀了他；将要娶他的妻子宗氏，宗氏痛哭着责骂乔晞，乔晞又杀了她。刘渊听说后，大发脾气说："假使上天得知，乔晞能够盼望有后代吗？"召他回来，职位降低四等，收殓贾浑的尸体，安葬了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六

晋纪八　起旃蒙赤奋若，尽著雍执徐，凡四年。

孝惠皇帝下

永兴二年

1 夏，四月，张方废羊后。

2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养子昌求救于外。昌诣司空越，越以太宰颙新与山东连和，不肯出兵。昌乃与故殿中人杨篇诈称越命，迎羊后于金墉城。入宫，以后令发兵讨张方，奉迎大驾。事起仓猝，百官初皆从之；俄知其诈，相与诛昌。颙请遣御史宣诏喻重令降。重不奉诏。先是城中不知长沙厉王及皇甫商已死，重获御史驺人[1]，问曰："我弟将兵来，欲至未？"驺人曰："已为河间王所

害。"重失色,立杀驺人。于是城中知无外救,共杀重以降。

颙以冯翊太守张辅为秦州刺史。

3 六月,甲子,安丰元侯王戎薨于郏。

4 张辅至秦州,杀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陇西太守韩稚,稚子朴勤兵击辅,辅军败,死。凉州司马杨胤言于张轨曰:"韩稚擅杀刺史,明公杖钺一方,不可不讨。"轨从之,遣中督护氾瑗帅众二万讨稚,稚诣轨降。未几,鲜卑若罗拔能寇凉州,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振。

5 汉王渊攻东嬴公腾,腾复乞师于拓跋猗卧,卫操劝猗卧助之。猗卧帅轻骑数千救腾,斩汉将綦毋豚[2]。诏假猗卧大单于,加操右将军。甲申,猗卧卒,子普根代立。

6 东海中尉刘洽以张方劫迁车驾,劝司空越起兵讨之。秋,七月,越传檄山东征、镇、州郡云:"欲纠帅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东平王楙闻之,惧;长史王修说楙曰:"东海,宗室重望;今兴义兵,公宜举徐州以授之,则免于难,且有克让之美矣。"楙从之。越乃以司空领徐州都督,楙自为兖州刺史;诏即遣使者刘虔授之。是时,越兄弟并据方任,于是范阳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为盟主,越辄选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7 成都王颖既废,河北人多怜之。颖故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3],众至数万。初,上党武乡羯人石勒[4],有胆力,善骑射。并州大饥,建威将军阎粹说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勒亦被掠,卖为茌平人师懽奴[5],

懂奇其状貌而免之。懂家邻于马牧，勒乃与牧师汲桑结壮士为群盗。及公师藩起，桑与勒帅数百骑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藩攻陷郡县，杀二千石、长吏，转前，攻邺。平昌公模甚惧；范阳王虓遣其将苟晞救邺，与广平太守谯国丁绍共击藩，走之。

【注释】

①驺人：开道引兵的骑兵。晋制，上自三公，下至御史，分别赐予多少不等的驺人。

②綦(qi 棋)毋：复姓。

③赵、魏：战国时赵、魏二国故地，大约相当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地区。

④羯：少数民族名，他们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活跃于西晋末年至北朝前期。

⑤茌(chí 持)平：县名，治今山东茌平西南。

【译文】

晋纪八 起乙丑(公元 305 年)，止戊辰(公元 308 年)，共四年。

孝惠皇帝下

永兴二年(乙丑，公元 305 年)

1 夏，四月，张方废黜羊皇后。

2 游楷等人攻打皇甫重，连续几年不能取胜，皇甫重派遣他的养子皇甫昌到外面请求援助。皇甫昌前往司空司马越那里，司马越因太宰司马颙刚刚同关东和解，不肯派出军队。皇甫昌于是和从前在殿中任职的杨篇假称司马越的命令，把羊皇后从金墉城迎接出来。进入宫中，用皇后的命令调兵讨伐张方，奉迎皇帝。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文武官员起初都顺从了；不久得知是骗人的，就一起杀了皇甫昌。司马颙请求派遣御史传达诏命，告喻皇甫重，责令他投降。皇

甫重不奉行诏命。在这以前，城里人不知道长沙厉王和皇甫商已经死了，皇甫重捕获御史车驾开道骑兵，问他说："我的弟弟率领军队前来，要到了吗？"车驾开道骑兵说："已经被河间王杀害了。"皇甫重脸色大变，立即杀了车驾开道骑兵。于是，城里的人知道没有外来的救兵，就一起杀死皇甫重投降了。司马颙委派冯翊太守张辅担任秦州刺史。

3 六月，初四，安丰元侯王戎在郏县逝世。

4 张辅抵达秦州，杀死天水太守封尚，想以此来树立声威；又召见陇西太守韩稚，韩稚的儿子韩朴集结军队攻打张辅，张辅的军队失败，被杀。凉州司马杨胤对张轨说："韩稚擅自杀死刺史，明公是独当一面的官员，不能不加以征伐。"张轨听从他的建议，派遣中督护率领二万军队讨伐韩稚，韩稚前往张轨那里向他投降。没过多久，鲜卑人若罗拔能进犯凉州，张轨派遣司马宋配攻打他们，杀了若罗拔能，俘虏十多万人，威名大振。

5 汉王刘渊攻打东嬴公司马腾，司马腾又向拓跋猗卧请求救兵，卫操劝拓跋猗卧援助他。拓跋猗卧率领几千名轻装的骑兵救援司马腾，杀了汉国将军綦毋豚。下诏授予拓跋猗卧代理大单于的名号，加授卫操为右将军。二十四日，拓跋猗卧去世，儿子拓跋普根继位。

6 东海中尉刘洽因为张方劫持皇帝，强行迁都，劝说司空司马越起兵讨伐张方。秋，七月，司马越向关东的征、镇两类将军和州、郡发布檄令说："预备聚集、统帅正义的军队，迎接天子，回到旧日的都城。"东平王司马楙听到后，心中恐惧；长史王修劝告司马楙说："东海王，在宗室中有崇高的威望；现在发起义兵，您应该把整个徐州交付给他，这样就能避免灾祸，而且能享有谦让的美名。"司马楙听从了他的建议。司马越于是以司空兼任徐州都督，司马楙自己担任兖州刺史；下诏立即派遣使者刘虔授予这个职位。这时，司马越兄弟都占据独当一面的地位，于是范阳王司马虓和王浚等人共同

推举司马越担任盟主，司马越直接选拔、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员，朝廷官员大多归附司马越。

7 成都王司马颖被废黜后，黄河以北的人大多怜悯他。司马颖旧日的将领公师藩等人自称为将军，在赵、魏地区起兵，部众达到几万。当初，上党武乡羯人石勒，有胆量勇力，擅长骑马射箭。并州发生大饥荒，建威将军阎粹劝说东嬴公司马腾，把关东各在胡人捕获起来，贩卖来补充军队给养。石勒也被抢掠，卖给茌平人师欢做奴仆，师欢发现他的相貌奇异不凡，就放免了他。师欢的家邻近牧马场，石勒于是和牧马场首领汲桑结交壮士，聚众抢劫。等到公师藩起兵，汲桑和石勒率领几百骑兵投奔他。汲桑这时才教石勒以石作为姓，以勒为名。公师藩攻陷郡县，杀死太守县令。转战向前，进攻鄄城。平昌公司马模十分畏惧；范阳王司马虓派遣他的部将苟晞援救鄄城，和广平太守谯国人丁绍一起攻打公师藩，把他们赶走了。

8 八月，辛丑[1]，大赦。

9 司空越以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越帅甲士三万，西屯萧县[2]，范阳王虓自许屯于荥阳。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以范阳王虓领豫州刺史；乔以虓非天子命，发兵拒之。虓以刘琨为司马，越以刘藩为淮北护军，刘舆为颍州太守。乔上尚书，列舆兄弟罪恶，因引兵攻许，遣长子祐将兵拒越于萧县之灵壁[3]，越兵不能进。东平王楙在兖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范阳王虓遣苟晞还兖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东诸侯，与刘乔合。

10 太宰颙闻山东兵起，甚惧。以公师藩为成都王颖起兵，壬午，表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给兵千人；以卢志为魏郡太守，随颖镇邺，欲以抚安之。又遣建武将军吕朗屯洛阳。

颙发诏，令东海王越等各就国，越等不从。会得刘乔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诏称："刘舆迫胁范阳王虓，造搆凶逆。其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各勒所统，与刘乔并力；以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与吕朗共会许昌，诛舆兄弟。"释，宣帝弟子穆王权之孙也。丁丑，颙使成都王颖领将军刘褒等、前车骑将军石超领北中郎将王阐等据河桥，为刘乔继援；进乔镇东将军，假节。

刘弘遗乔及司空越书，欲使之解怨释兵，同奖王室，皆不听。弘又上表曰："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疑隙搆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今日为忠，明日为逆，翻其反面[4]，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5]，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6]。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时太宰颙方拒关东，倚乔为助，不纳其言。

乔乘虚袭许，破之。刘琨将兵救许，不及，遂与兄舆及范阳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为乔所执。刘弘以张方残暴，

知顒必败，乃遣参军刘盘为都护，帅诸军受司空越节度。

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谋事有成者，则曰"某人之功"，如有负败，则曰"老子之罪"。每有兴发，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⑦"。前广汉太守辛冉说弘以从横之事，弘怒，斩之。

11 有星孛于北斗。

12 平昌公横遣将军宋胄趣河桥。

【注释】

①辛丑：八月庚申朔，无辛丑。

②萧县：县名，治今安徽萧县西北。

③灵壁：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南。

④翩(piān 偏)其反而：是非功过，反复无常。翩，本指轻快地飞翔，这里是引申义。

⑤杼(zhù 柱)轴：旧式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杼，即"梭"，管纬线；轴，本作"柚"是卷起纺织品的滚筒。杼轴之困是指没有纺织品的积累。

⑥卞庄：春秋时鲁国大夫。又称卞庄子，以勇著名。《论语·宪问》以卞庄的勇力和冉求的才艺并称。史称卞庄欲刺虎，有人劝他待二虎争食相斗，两败俱伤时再动手。卞庄从之，一举果有消除双虎之功。

⑦部从事：刺史属吏，负责督促各郡事务。

【译文】

8 八月，辛丑日，大赦天下。

9 司空司马越委派琅邪王司马睿担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在下邳留守。司马睿延请王导担任司马，把军队事务交付给他。司马越率领三万披甲的战士，向西屯驻在萧县；范阳王司马虓从许昌进驻荥阳。司马越自称秉承皇帝旨意，委派豫州刺史刘乔担任冀州

刺史,委派范阳王司马虓兼任豫州刺史;刘乔认为司马虓来接任不是天子的诏命,调发军队抵抗他。司马虓委派刘琨担任司马,司马越委派刘蕃担任淮北护军,刘舆担任颍川太守。刘乔给尚书省上书,列举刘舆兄弟的罪过,于是率领军队攻打许昌,派遣长子刘祐率领军队,到萧县的灵壁抵御司马越,司马越的军队不能前进。东平王司马楙在兖州,征敛无度,郡县无法承受。范阳王司马虓派遣荀晞回到兖州,迁徙司马楙去统领青州。司马楙不接受命令,背叛关东各封国王公,同刘乔联合。

10 太宰司马颙听说关东起兵,十分恐惧。因公师藩是为了成都王司马颖才起兵,二十三日,上奏章推荐司马颖担任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拨给兵士一千人;委派卢志担任魏郡太守,随同司马颖镇守邺城,想用这来安抚公师藩。又派遣建武将军吕朗屯驻在洛阳。

司马颙发布诏书,命令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各自回到封国,司马越等人不服从。正巧接到刘乔的上书,冬,十月,十八日,下诏说:"刘舆胁迫范阳王司马虓,制造叛乱。命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各自统领所属军队,和刘乔协同作战;委派张方担任大都督,统领十万精兵,和吕朗一起在许昌会师,诛杀刘舆兄弟。"司马释,是宣帝弟弟的儿子穆王司马权的孙子。十九日,司马颙命令成都王司马颖统领将军刘褒等人,前车骑将军石超统领北中郎将王阐等人,占据河桥,作为刘乔的增援部队;擢升刘乔为镇东将军,授予符节。

刘弘写信给刘乔和司马越,想让他们化解怨仇,停止冲突,共同辅助王室,都不听从。刘弘又上奏章说:"近年战事频繁,猜疑、祸乱,层出不穷,疑忌的裂痕在群王之间出现,灾难延续到皇族子弟身上。今天是忠臣,明天是叛逆。是非随时变化,互相指责对方是战争祸首。自从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亲生骨肉互相残杀的灾祸,没有像今天这样惨重的,臣下私自感到悲哀。现在边境上没有防止

意外事变的储备，国内显露出缺衣少食的困境，可是宰辅大臣，不考虑国家命运，一心争夺个人私利，相互间拼死相捕。万一四方夷人趁国力虚弱，发动叛乱，这也就是猛虎之间互相争斗，自己把命送给卞庄了。臣下认为应该急速颁发圣明的诏书，诏令司马越等人，让双方消除猜疑嫌隙，各自遵守自己的职责。从今以后，如果有不曾接到诏书，擅自出动军队的人，全国共同讨伐他。"这时太宰司马颙正抗拒关东王侯，依赖刘乔给以协助，不采纳刘弘的建议。

刘乔乘虚袭击许昌，攻下了。刘琨率领军队救援许昌，没有来得及，就和哥哥刘舆以及范阳王司马虓一同逃到黄河以北；刘琨的父母被刘乔俘虏。刘弘因张方性情残暴，知道司马颙一定会失败，于是派遣参军刘盘担任都护，率领各军接受司空司马越的调度。

这时天下大乱，刘弘独自统领长江、汉水一带军政事务，威望遍及南方。谋划事情取得成功，就说"这是某人的功劳"，如果失败了，就说"这是我老头子的罪过"。每当要调兵征物时，亲自写信给郡守、国相，反复叮嘱，亲切恳挚。所以，人们都感激、喜爱他，争着为他效力，都说："得到刘公一张纸的信，胜过十个部从事的督促。"前广汉太守辛冉劝说刘弘割据称雄，刘弘发怒，杀了他。

11 彗星出现在北斗星座。

12 平昌公司马模派遣将军宋胄赶赴河桥。

13 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被檄，自称平西将军，复立羊后。洛阳令何乔攻权，杀之，复废羊后。太宰颙矫诏，以羊后屡为奸人所立，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诏书屡至，司隶校尉刘暾等上奏，固执以为："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无缘得与奸人搆乱；众无愚智，皆谓

其冤。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今天下伤惨，何益于治？颙怒，遣吕朗收瞰；瞰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14 十二月，吕朗等东屯荥阳，成都王进据洛阳。

15 刘琨说冀州刺史太原温羡，使让位于范阳王虓。虓领冀州，遣琨诣幽州乞师于王浚；浚以突骑资之，击王阐于河上，杀之。琨遂与虓引兵济河，斩石超于荥阳。刘乔自考城引退[1]，虓遣琨及督护田徽东击东平王楙于廪丘[2]，楙走还国。琨、徽引兵东引越，击刘祐于谯[3]；祐败死，乔众遂溃，乔奔平氏[4]。司空越进屯阳武[5]，王浚遣其将祁弘帅突骑鲜卑、乌桓为越先驱。

16 初，陈敏既克石冰，自谓勇略无敌，有割据江东之志。其父怒曰："灭我门者，必此儿也！"遂以忧卒。敏以丧去职。司空越起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越为刘祐所败，敏请东归收兵，遂据历阳叛[6]。吴王常侍甘卓，弃官东归，至历阳，敏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称皇太弟令，拜敏扬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别将钱端等南略江州，弟斌东略诸郡，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皆弃城走。

敏遂据有江东，以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杨内史，周玘为安丰太守，凡江东豪杰、名士，咸加收礼，为将军、郡守者四十余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诈为狂疾，得免；乃以荣领丹杨内史。玘亦称疾，不之郡。敏疑诸名士终不为己用，欲尽诛之。荣说敏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今日之势，不能复振，百姓将无遗种。江南虽经石冰之乱，人物尚全，荣常忧无孙、刘之主有以存之。今将军神武不

世，勋效已著，带甲数万，舳舻山积[7]，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尽怀，散蒂芥之嫌[8]，塞谗谄之口，则上方数州，可传檄而定；不然，终不济也。"敏命僚佐推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列上尚书，称被中诏，自江入沔、汉，奉迎銮驾。

太宰顒以张光为顺阳太守，帅步骑五千诣荆州讨敏。刘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应詹督水军以继之。

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随郡内史扈怀言于弘曰："侃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无是也。"侃闻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曰："贤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归也。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

敏以陈恢为荆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锋督护以御之。侃以运船为战舰，或以为不可。侃曰："用官船击官贼，何为不可？"侃与恢战，屡破之；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共破钱端于长岐[9]。

南阳太守卫展说弘曰："张光，太宰腹心，公既与东海，宜斩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辅得失，岂张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为也。"乃表光殊勋，乞加迁擢。

17 是岁，离石大饥，汉王渊徙屯黎亭[10]，就邸阁谷；留太尉宏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

【注释】

①考城：县名，治今河南民权东北。

②康丘：县名，治今山东鄄城西北。

③谯：县名，治今安徽亳县。

④平氏：县名，治今河南桐柏西北平氏。

⑤阳武：县名，治今河南原阳东南。

⑥历阳：县名，治今安徽和县。

⑦舳舻(zú lú 竹卢)：首尾衔接的船只。舳，船尾；舻，船头。

⑧蔕(dì 弟)芥：果蔕(瓜、果同茎、枝相连的部分)、草芥，比喻内心的疙瘩。

⑨长岐：地名，在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境内。

⑩黎亭：地名，在今山西壶关西南。

【译文】

13 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假称接到檄令，自称为平西将军，恢复羊皇后的地位。洛阳令何乔进攻周权，杀了他，又废黜羊皇后。太宰司马颙假托诏命，因羊皇后多次被奸邪的人所扶立，派遣尚书田淑下令留守政府，赐令皇后自杀。诏书接连不断，司隶校尉刘暾等人上奏章，一直坚决地认为："羊皇后家族凋零破落，废黜后软禁在空荡荡的宫室中，门卫防守严密，没有机会同奸邪的人勾结作乱；众人无论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都认为她冤枉。现在杀一个困苦无告的人，却使天下人感到悲伤，对国家的治理有什么益处？"司马颙发怒，派遣吕朗逮捕刘暾；刘暾逃到青州，依附高密王司马略。不过，羊皇后也因此得以免死。

14 十二月，吕朗等人向东推进，屯驻在荥阳，成都王司马颖进兵，据守洛阳。

15 刘琨劝说冀州刺史太原人温羡，要他把职位让给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虓兼任冀州刺史，派遣刘琨前往幽州向王浚请求出兵援助；王浚用精锐的骑兵支援他，在黄河边攻击王阐，杀了他。刘琨于

是和司马虓率领军队渡过黄河，在荥阳杀了石超。刘乔从考城退却。司马虓派遣刘琨和督护田徽向东行进，在廪丘攻打东平王司马楙，司马楙逃走，回到封国。刘琨、田徽率领军队往东迎接司马越，在谯县攻打刘祐；刘祐失败被杀，刘乔的部众于是溃散，刘乔逃到平氏。司空司马越进兵，屯驻在阳武，王浚派遣他的部将祁弘率领鲜卑、乌桓精锐的骑兵充当司马越的先锋。

16 当初，陈敏在战胜石冰以后，自认为勇力谋略没有对手，有割据江东的野心。他的父亲愤怒地说："毁灭我们家族的，一定是这个儿子！"于是因忧虑去世。陈敏因父亲去世离职。司空司马越起用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司马越被刘祐打败，陈敏请求回到江东招收兵马，于是占据历阳背叛。吴王常侍甘卓，抛弃官职回江东，到了历阳，陈敏替儿子陈景娶甘卓的女儿，让甘卓假称接到皇太弟的命令，任命陈敏为扬州刺史。陈敏派弟弟陈恢和偏师将领钱端等人向南侵犯江州，弟弟陈斌向东侵犯各郡，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都放弃城池逃跑。

陈敏于是占据江东，委派顾荣担任右将军、贺循担任丹杨内史，周玘担任安丰太守，凡是江东的英雄豪杰、知名人士，都加以招揽、敬重，担任将军、郡太守的有四十多人；有些年老多病的，就地给予职位。贺循假装得了疯癫病，得以不任官职；于是委派顾荣兼任丹杨内史。周玘也称说有病，不到郡中。陈敏怀疑各个知名人士终究不会为自己效力，想全部杀了他们。顾荣劝告陈敏说："中原死丧祸乱，胡人侵入内地，观察现在的势头，已经不能重新振作，百姓将要死亡殆尽。长江以南虽然经过石冰的骚乱，百姓的性命还是保全下来了，我时常忧虑没有孙权、刘备那样的君主来拯救他们。现在，将军神明而威武，世上无人可比，功勋已经建立，披甲的战士有几万，船舰相接堆积得像山头；如果能信任正人君子，让他们各显其能，消除细微的嫌隙，堵塞诬陷忠良的小人的口，这样上游的几个州，只传送一纸文告就可以平定；否则，终究不能完成大业。"陈

敏命令部属推举自己担任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赠九锡的赏赐，呈报尚书省，称说接到宫中诏书，从长江进入沔水、汉水，奉迎皇帝车驾。

太宰司马颙委派张方担任顺阳太守，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到荆州讨伐陈敏。刘弘派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驻夏口，又派遣南平太守汝南人应詹统领水军，作为后援。

陶侃和陈敏同郡，又在同一年被保荐当官。随郡内史扈怀对刘弘说："陶侃居有大郡，掌管强大的军队，如果有反叛的心思，荆州就没有东边的屏障了！"刘弘说："陶侃的忠诚才干，我了解得很久了，一定不会有这种事。"陶侃听说后，派遣儿子陶洪和哥哥的儿子陶臻前往刘弘那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刘弘作用他俩为参军，奉送礼物要他们回去，对刘臻说："你的叔叔出征在外，你的祖母年纪很大，应该回去侍奉。平常人之间交往，尚且不忘恩负义，何况是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呢？"

陈敏委派陈恢担任荆州刺史，进犯武昌，刘弘加授陶侃为前锋督护，来抵御陈恢。陶侃把运输船只作为战舰，有人认为不可以。陶侃说："用官府的船只打击官府的贼寇，有什么不可以的？"陶侃同陈恢交战，多次打败他；又和皮初、张光、苗光在长岐合力打败钱端。

南方太守卫展劝刘弘说："张光，是太宰的心腹，您既然偏向东海王，应该杀掉张光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刘弘说："宰辅的过失，哪里是张光的罪过呢？危害别人来谋求自己的安全，是正派人不能干的事。"于是上奏章陈述张光的特殊的功勋，请求给予提升。

17 这一年，离石发生大饥荒，汉王刘渊迁徙到黎亭屯驻，就近取用官府仓库的粮食；留下太尉刘宏守卫离石，命令大司农卜豫运送粮食，来供给他们。

光熙元年

1 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2 初，太弟中庶子兰陵缪播有宠于司空越；播从弟右卫率胤，太宰颙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诣长安说颙，令奉帝还洛，约与颙分陕为伯。颙素信重播兄弟，即欲从之。张方自以罪重，恐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从，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颙乃止。及刘乔败，颙惧，欲罢兵，与山东和解，恐张方不从，犹豫未决。

方素与长安富人郅辅亲善，以为帐下督。颙参军河间毕垣，尝为方所悔，因说颙曰："张方久屯霸上，闻山东兵盛，盘桓不进[1]，宜防其未萌。其亲信郅辅具知其谋。"缪播、缪胤复说颙："宜急斩方以谢，山东可不劳而定。"颙使人召辅，垣迎说辅曰："张方欲反，人谓卿知之。王若问卿，何辞以对？"辅惊曰："实不闻方反，为之奈何？"垣曰："王若问卿，但言尔尔[2]；不然，必不免祸。"辅入，颙问之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尔。"颙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尔。"颙于是使辅送书于方，因杀之。辅既昵于方，持刀而入，守阁者不疑。方火下发函，辅斩其头。还报，颙以辅为安定太守。送方头于越以请和；越不许。

宋胄袭河桥，楼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锋督护冯嵩会宋胄逼洛阳。成都王颖西奔长安，至华阴，闻颙已与山东和亲，留不敢进。吕朗屯荥阳，刘琨以张方首示之，遂降。司空越遣祁红、宋胄、司马纂帅鲜卑西迎车驾，以周馥为

司隶校尉、假节，都督诸军，屯渑池。

3 三月，惤令刘伯根反[3]，众以万数，自称惤公。王弥帅家僮从之，柏根以弥为长史，弥从父弟桑为东中郎将。柏根寇临淄，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刘暾将兵拒之；暾兵败，奔洛阳，略走保聊城[4]。王浚遣将讨柏根，斩之。王弥亡入长广山为群盗[5]。

4 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苓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夷遂围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绝，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毙。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陈尸为戮。"朝廷不报。积数年，子钊自洛往省之，未至，毅卒。毅女秀，明达有父风，众推秀领宁州事。秀奖厉战士，婴城固守。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破之。

5 范长生诣成都，成都王雄门迎，执版，拜为丞相，尊之曰范贤。

【注释】

①盘桓：逗留不进的样子。

②尔尔：如此。

③惤(jiān 尖)：县名，治今山东黄县西南。　刘伯根：他本及下文皆作刘柏根，译文据改。

④聊城：县名，治今山东聊城西北。

⑤长广：县名，治今山东莱阳市。

【译文】

光熙元年(丙寅，公元306年)

1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当初，太弟中庶子兰陵人缪播得到司空司马越的宠信；缪播的堂弟右卫率缪胤，是太宰司马颙从前的妃子的弟弟。司马越起兵时，派遣缪播、缪胤前往长安劝说司马颙，让他侍奉皇帝回到洛阳，约定和司马颙以陕县为界，各自统领一部分。司马颙一向敬重缪播兄弟，就想接受他们的建议。张方自认为罪恶深重，担心成为首先被诛杀的对象，对司马颙说："现在占有优越的地带，国家富足，兵力强盛，用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谁人敢不服从，为什么让出权力接受别人的控制呢？"司马颙于是放弃原无的想法。等到刘乔失败，司马颙害怕起来，想停止战事，和关东军队和解，担心张方不听从，犹豫不决。

张方一向和长安富人郅辅亲密友善，任用他当帐下督。司马颙的参军河间人毕垣，曾经被张方所侮辱，于是劝告司马颙说："张方长久地屯驻在霸上，听说关东军队强盛，逗留不进，应该在祸乱没有发生时就加以提防。他的亲信郅辅完全知道他的阴谋。"缪播、缪胤又劝告司马颙："应该赶快杀掉张方来表示认罪，关东就能不用军队，自然平定了。"司马颙派人召唤郅辅，毕垣迎上去劝郅辅说："张方想谋反，人们都说你知情。大王如果问你，你用什么话来回答？"郅辅惊讶地说："实在没听说过张方要谋反，我该怎么办呢？"毕垣说："大王如果问你，只能如此这般地回答；否则，一定避免不了灾祸。"郅辅进去后，司马颙问他说："张方谋反，你知道吗？"郅辅说："知道。"司马颙说："派遣你杀掉他，可以吗？"又回答说："可以。"司马颙于是派郅辅送一封信给张方，乘机杀死他。郅辅既然和张方很亲密，带着刀进去，守门的卫士也不怀疑。张方在火光下开拆信封，郅辅斩下了他的头颅。回去禀报，司马颙委派郅辅担任安定太守。把张方的头颅送给司马越，请求和解；司马越不同意。

宋胄袭击河桥，楼褒向西逃跑。平昌公司马模派遣前锋督护冯嵩会合宋胄，向洛阳逼近。成都王司马颖向西奔往长安，到达华阴，

听说司马颙已同关东军队和好,停留下来,不敢前进。吕朗屯驻在荥阳,刘琨把张方的头颅拿给他看,他就投降了。司空司马越派遣祁弘、宋胄、司马纂率领鲜卑军队,征西去迎接皇帝,委派周馥担任司隶校尉、假节,统领各军,屯驻在渑池。

3 三月,悛令刘柏根反叛,部众数以万计,自称为悛公。王弥率领家中僮仆跟从他,柏根任命王弥为长史,王弥的堂弟王桑为东中郎将。刘柏根进犯临淄,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命令刘暾率领军队抵御;刘暾的军队战败,逃往洛阳,司马略逃到聊城据守。王浚派遣将领讨伐刘柏根,杀了他。王弥逃亡到长广县的山林中,聚众抢劫。

4 宁州连年饥荒,瘟疫流行,死亡的人以十万计数。五苓夷兵力强盛,州中军队屡遭失败。官吏和民众流亡到交州的特别多,夷人于是包围了州城。李毅得病,救援的道路断绝,于是上奏疏说:"不能阻止贼寇的暴虐,坐以待毙。如果不能得到怜悯,请求派来重臣,趁臣下还活着,对臣下施加重刑;如果臣下已死,就戮尸示众。"朝廷不给予答复。过了几年,儿子李钊从洛阳前去探望他,没有赶到,李毅就去世了。李毅的女儿李秀,聪明通达,有父亲的风度,众人推举李秀代行州中事务。李秀激励战士,固守城池。城中粮食用光,就烧烤老鼠、挖掘野草来充饥。趁夷人稍微松懈,就出兵袭击,打败了他们。

5 范长生前往成都,成都王李雄到城门前迎接,拿着手版,任命范长生为丞相,尊称他为范贤。

6 夏,四月,己巳,司空司马越引兵屯温。初,太宰颙以为张方死,东方兵必可解。既而东方兵闻方死,争入关,颙悔之,乃斩郅辅,遣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将兵拒祁

弘等于湖[1]。五月，壬辰，弘等击随、默，大破之，遂西入关。又败颙将马瞻、郭伟于霸水[2]，颙单马逃入太白山[3]。弘等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杀二万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实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车东还。以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阳，复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7 马瞻等入长安，杀梁柳，与始平太守梁迈共迎太宰颙于南山[4]。弘农太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匹等起兵击颙[5]、斩马瞻、梁迈。匹，诩之曾孙也[6]。司空越遣督护麋晃将兵击颙，至郑[7]，颙使平北将军牵秀屯冯翊。颙长史杨腾，诈称颙命，使秀罢兵，腾遂杀秀，关中皆服于越，颙保城而已。

8 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国号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庙号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复其部曲，皆不豫征税。诸将恃恩，互争班位，尚书令阎式上疏，请考汉、晋故事，立百官制度；从之。

9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10 八月，以司空越为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虓为司空，镇邺；平昌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庾顗为军咨祭酒[8]，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辅之为从事中郎，黄门侍郎郭象为主簿，鸿胪丞阮修为行参军[9]，谢鲲为掾。辅之荐乐安光逸于越，越亦辟之。顗等皆尚虚玄，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顗殖货无厌，象薄行，好招权；越皆以其名

重于世,故辟之。

11 祁弘之入关也,成都王颖自武关奔新野[10]。会新城元公刘弘卒,司马郭劢作乱[11],欲迎颖为主;郭舒奉弘子璠以讨劢,斩之。诏南中郎将刘陶收颖。颖北奔河,奔朝歌,收故将士,得数百人,欲赴公师藩,顿丘太守冯嵩执之,送邺;范阳王虓不忍杀而幽之。公师藩自白马南渡河[12],兖州刺史荀晞讨斩之。

12 进东嬴公腾爵为东燕王,平昌公模为南阳王。

【注释】

①湖:县名,治今河南灵宝西北。

②霸水:水名,即今陕西渭河支流灞河。

③太白山:山名,在今陕西眉县境内。

④南山:山名,即太白山。

⑤秦国:封国名,晋惠帝初改扶风为秦国(治今陕西泾阳西北),作为秦王司马柬的封国。

⑥贾诩:汉魏之际官吏。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汉末曾依附董卓、张绣等军阀,官渡之战时归附曹操。诩善计谋,人称有"良(张良)乎(陈平)之奇",向曹操献计破袁绍于官渡,又计破韩遂、马超等,为曹操所重用。魏初官至太尉。

⑦郑:县名,治今陕西华县。

⑧颉(ái 挨)。

⑨行参军:太尉府自行委任的军事参谋人员(通过诏书任命的为参军事)。

⑩武关:关口名,在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新野:县名,治今河南新野。

⑪劢(mài 迈)。

⑫白马:地名,即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译文】

6 夏，四月，十三日，司马司马越率领军队屯驻在温县。起初，太宰司马颙以为张方一死，东方的军队就一定能解散。随后，东方的军队听说张方死了，争相进入关内，司马颙后悔了，于是杀了郅辅，派遣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率领军队在湖县抵御祁弘等人。五月，初七，祁弘等人攻打彭随、刁默，把他们打得大败，于是向西进入关中。又在霸水打败司马颙的将领马瞻、郭伟，司马颙单人匹马，逃进太白山中。祁弘等人进入长安，所统领的鲜卑人大肆抢掠，杀了二万多人，文武官员四散逃命，进入山林中，拾取橡粒充饥。十四日，祁弘等人侍奉皇帝乘着牛车回到东方。委派太弟太保梁柳担任镇西将军，镇守关中。六月，初一，皇帝到达洛阳，恢复羊皇后的地位。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7 马瞻等人攻入长安，杀死梁柳，和始平太守梁迈一道把太宰司马颙从南山中迎接出来。弘农太守裴庠、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匹等人起兵，进攻司马颙，杀了马瞻、梁迈。贾匹，是贾诩的曾孙。司空司马越派遣督护糜晃率领军队，攻打司马颙，到达郑县，司马颙命令平北将军牵秀屯驻在冯翊。司马颙的长史杨腾，假装说是司马颙的命令，让牵秀停止战斗，杨腾于是杀死牵秀，关中都归附司马越，司马颙不过据守长安一城而已。

8 成都王李雄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晏平，国名称作大成。追尊父亲李特为景皇帝，庙号称作始祖；尊奉王太后为皇太后。委任范长生为天地太师；优待他的部众，都不必从征纳税。各个将领仗恃恩宠，互相争夺职位等级，尚书令阎式上奏疏，请求查考汉、晋王朝的先例，建立职官制度；听从了他的建议。

9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0 八月，委派司空司马越担任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司马虓担任司空，镇守邺城；平昌公司马模担任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王浚担任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兼任幽州刺史。司马越委

派吏部郎庾顗担任军咨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辅之担任从事中郎，黄门侍郎郭象担任主簿，鸿胪丞阮修担任行参军，谢鲲担任掾属。胡毋辅之向司马越推荐乐安人光逸，司马越也延聘他。庾顗等人都崇尚玄虚的谈论，不把当时政务放在心上，纵情饮酒，行为放荡；庾顗追求财货，不知满足，郭象品行低下，喜好捞取权利；司马越因他们在当时都很有名气，所以延聘他们。

11 祁弘进入关中时，成都王司马颖从武关逃到新野。正巧新城元公刘弘去世，司马郭劭发动兵变，想迎接司马颖作为领头人；郭舒辅佐刘弘的儿子刘璠来讨伐郭劭，杀了他。诏令南中郎将刘陶逮捕司马颖。司马颖往北渡过黄河，奔往朝歌，招集过去的部属，集结了几百人，想去同公师藩会合，顿丘太守冯嵩捉住了他，送到鄴城；范阳王司马虓不忍心杀害，而把他囚禁起来。公师藩从白马往南渡过黄河，兖州刺史荀晞进行讨伐，杀了他。

12 进封东嬴公司马腾的爵位为东燕王，平昌公司马模为南阳王。

13 冬，十月，范阳王虓薨。长史刘舆以颖素为邺人所附，秘不发丧，伪令人为台使称诏，夜，赐颖死，并杀其二子。颖官属先皆逃散，惟卢志随从，至死不怠，收而殡之。太傅越召志为军咨祭酒。

越将召刘舆，或曰："舆犹腻也[1]，近则污人。"及至，越疏之。舆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时军国多事，每会议，自长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对，舆应机辨画，越倾膝酬接，即以为左长史，军国之务，悉以委之。舆说越遣其弟琨镇并州，以为北面之重；越表

琨为并州刺史，以东燕王腾为车骑将军、都督鄴城诸军事，镇鄴。

14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饼中毒，庚午，崩于显阳殿。羊后自以于太弟炽为嫂，恐不得为太后，将立清河王覃。侍中华混谏曰："太弟在东宫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宁可易乎？"即露版驰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宫。后已召覃至尚书阁，疑变，托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训宫；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

怀帝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2]。每至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

15 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6 太傅越以诏书征河间王颙为司徒，颙乃就征。南阳王模遣其将梁臣邀之于新安[3]，车上扼杀之，并杀其三子。

17 辛丑，以中书监温羡为左光禄大夫，领司徒；尚书左仆射王衍为司空。

18 己酉，葬惠帝于太阳陵[4]。

19 刘琨至上党，东燕王腾即自井陉东下[5]。时并州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郡县莫能自保。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及吏民万余人，悉随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所余之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兵上党，得五百人，转斗而前。至晋阳，府寺焚毁，邑野萧条，琨抚循劳徕，流民稍集。

【注释】

①腻(nì逆):皮肤上的污垢,其肥滑者为腻。

②东堂:即太极殿的东堂。

③新安:县名,治今河南渑池东。

④太阳陵:陵墓名,在今河南永城芒山南麓。

⑤井陉(xíng行):县名,治今河北井陉西北。

【译文】

13冬,十月,范阳王司马虓逝世。长史刘舆因为司马颖一向为邺城人所归附,保守秘密,不宣布丧事,命令人假装成朝廷使者下达诏命,夜晚,赐令司马颖自杀,并且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司马颖的官属先前都已逃散,只有卢志跟随在身边,到死时都不怠慢,收验尸体进行安葬。太傅司马越征召卢志担任军咨祭酒。

司马越将要征召刘舆,有人说:"刘舆好像污垢,接近他就受到沾染。"等他到来,司马越对他很冷淡。刘舆秘密地查看天下军人名册和仓库、器械、山川道路的地形,都默记在心。当时国家混乱,每次集中商议,从长史潘滔以下,都不知道如何应对,刘舆随时辨析事理,出谋画策,司马越同他促膝长谈,热情接待他,立即任命为左长史,军政事务,全都委托给他。刘舆劝说司马越派遣他的弟弟刘琨镇守并州,作为北部边境的屏障;司马越上奏章推荐刘琨担任并州刺史,委派东燕王司马腾担任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守邺城。

14十一月,十七日,夜晚,皇帝吃饼中毒,十八日,在显阳殿逝世。羊皇后自认为对太弟司马炽来说,她是嫂嫂,恐怕不能成为皇太后,想要立清河王司马覃。侍中华混规劝说:"太弟在东宫已经很久了,民众的期望早已认定,现在怎么能改变呢!"立即用不封口的文书急速征召太傅司马越,召请太弟进入宫中。皇后已经征召司马覃到了尚书阁中,疑心有变乱,声称有病,回去了。二十一日,太弟

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尊奉皇后为惠皇后，住在弘训宫；追尊母亲王才人为皇太后；立妃子梁氏为皇后。

怀帝开始遵循旧时制度，在东堂处理政务。每当宴会时，就和官员们讨论各类政事，研究经典的内容。黄门侍郎傅宣感叹地说："现在又看到武帝时期的面貌了！"

15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16 太傅司马越用诏书征召河间王司马颙担任司徒，司马颙于是接受征召。南阳王司马模派他的部将梁臣在新安拦截，就在车上用手扼死 他，并且杀了他的三个儿子。

17 二十日，委派中书监温羡担任左光禄大夫，代任司徒；尚书左仆射王衍担任司空。

18 二十八日，把惠帝安葬在太阳殿。

19 刘琨到达上党，东燕王司马腾立即从井陉东下。这时并州发生大饥荒，多次遭到胡人的抢劫，郡县没有自卫能力。州中将领田甄、田甄的弟弟田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人和官吏民众一万多人，都跟随司马腾到冀州寻找食物，号称为"乞 活"，剩下来的不超过二万户；贼寇到处横行，道路断绝不通。刘琨在上党招募军队，得到五百人，一路作战，向前推进。到达晋阳，官府已被烧毁，城乡一片荒凉。刘琨安抚民众，招徕外地人，流民逐渐返回家园。

孝怀皇帝上[1]

永嘉元年

1 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2 吏部郎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与其妹夫御史中丞诸葛玫说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

公宜立之。"越不许。重言之，越怒，斩之。

3 二月，王弥寇青、徐二州，自称征东大将军，攻杀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车令东莱鞠羡为本郡太守，以讨弥，弥击杀之。

4 陈敏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为患；顾荣、周玘等忧之。庐江内史华谭遗荣等书曰："陈敏盗据吴、会，命危朝露。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更辱身奸人之朝，降节叛逆之党，不亦羞乎？吴武烈父子皆以英俊之才[2]，继承大业。今以陈敏凶狡，七弟顽亢，欲蹑桓王之高踪[3]，蹈大皇之绝轨[4]，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皇舆东返，俊彦盈朝，将举六师以清建业，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邪？"荣等素有图敏之心，及得书，甚惭，密遣使报征东大将军刘准，使发兵临江，己为内应，剪发为信。准遣扬州刺史刘机等出历阳讨敏。

敏使其弟广武将军昶将兵数万屯乌江[5]，历阳太守宏屯牛渚。敏弟处知顾荣等有贰心，劝敏杀之，敏不从。

昶司马钱广，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广杀昶，宣言州下已杀敏，敢动者诛三族。广勒兵朱雀桥南[6]；敏遣甘卓讨广，坚甲精兵悉委之。顾荣虑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当四出镇卫，岂得就我邪？"荣乃出，与周玘共说甘卓曰："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兹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计无所定，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7]，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此万世之辱也！"

卓遂诈称疾，迎女，断桥，收船南岸，与玘、荣及前松滋侯相丹杨纪瞻共攻敏。

敏自帅万余人讨卓，军人隔水语敏众曰："本所以戮力陈公者，正以顾丹杨、周安丰耳；今皆异矣，汝等何为？"敏众狐疑未决，荣以白羽扇挥之，众皆溃去。敏单骑北走，追获之于江乘[8]，叹曰："诸人误我，以至今日！"谓弟处曰："我负卿，卿不负我！"遂斩敏于建业，夷三族。于是会稽等郡尽杀敏诸弟。

时平东将军周馥代刘准镇寿春。三月，己未朔[9]，馥传敏首至京师。诏征顾荣为侍中，纪瞻为尚书郎。太傅越辟周玘为参军，陆玩为掾。玩，机之从弟也。荣等至徐州，闻北方愈乱，疑不进，越与徐州刺史裴盾书曰："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荣等惧，逃归。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注释】

①孝怀皇帝：即司马炽（公元284～313年）。字丰度，晋武帝第二十五子，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初封豫章郡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立为皇太弟。惠帝卒，即帝位。永嘉五年（公元(30年），被汉国刘曜所俘获，送到平阳。两年后被杀。

②吴武烈：即孙坚。孙权称帝后，追谥坚为武烈皇帝。

③桓王：即孙策。孙权称帝后，追谥策为长沙桓王。

④大皇：即孙权。去世后，谥为大皇帝。

⑤乌江：县名，治今安徽和县东北。

⑥朱雀桥：桥名，又称朱雀桁、朱雀航、大航，在今江苏南京市南秦淮河上。

⑦江西：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的地区为江西。

⑧江乘：县名，治今江苏句容北。

⑨己未朔:三月辛亥朔,己未是初九,"朔"当为衍文。

【译文】

孝怀皇帝上

永嘉元年(丁卯,公元307年)

1 春,正月,初二,大赦天下,改年号。

2 吏部郎周穆,是太傅司马越姑母的儿子,和他的妹夫御史中丞诸葛攻劝司马越说:"皇上当初成为太弟,是张方的主意。清河王本来是太子,您应该立他为帝。"司马越不同意。他俩一再谈起这件事,司马越发怒,杀了他俩。

3 二月,王弥进犯青、徐二州,自称为征东大将军,攻杀郡太守。太傅司马越委派公车令东莱人鞠羡担任本郡的太守,去讨伐王弥,王弥进攻,杀了他。

4 陈敏的刑法政令,毫无章法,才智出众的人物不肯归附他;子弟凶狠残暴,所到之处都成为祸害,顾荣、周玘等人对此感到忧虑。庐江内史华谭给顾荣等人写信说:"陈敏盘踞吴郡、会稽,命运的危急如同早晨的露水。各位原先有的在著名的大郡任职,有的充任帝王侍臣,现在却屈辱自身,在奸人的朝廷办事,降低节操,附和反叛的败类,不也是很羞耻的吗?吴国武烈皇帝父子都凭着杰出的才能,接连完成了伟大的事业。现在凭着陈敏的凶狠狡诈,七个弟弟的愚昧低劣,想要追随桓王高远的踪迹,遵循大皇帝独特的轨道,远远地猜想各位心中,恐怕也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皇帝已经回到东方,卓越的人才充满朝廷,将要发动全国军队来肃清建业,各位贤士有什么脸面再见中原人士呢?"顾荣等人一向有设法对付陈敏的心意,在接信以后,十分惭愧,秘密地派遣使者禀报征东大将军刘准,让他调兵逼近长江,自己弃当内应,剪下头发作为信物。刘准派遣扬州刺史刘机等人出兵到历阳,讨伐陈敏。

陈敏命令他的弟弟广武将军陈昶率领几万军队屯驻在乌江,

历阳太守陈宏屯驻在牛渚。陈敏的弟弟陈处知道顾荣等人怀有二心，劝陈敏杀掉他们，陈敏不听从。

陈昶的司马钱广，是和周玘同郡的人，周玘秘密地让钱广杀死陈昶，宣称州城中已经杀了陈敏，谁敢乱动就诛灭三族。钱广集结军队在朱雀桥南边；陈敏派遣甘卓讨伐钱广，把所有的精锐部队都交给了他。顾荣担心陈敏的怀疑，所以赶到了陈敏那里。陈敏说："你应该到各处安抚人心，加强防卫，怎么能赶到我这里来呢？"顾荣于是出城，和周玘一道劝告甘卓说："如果江东的事业可以成功，应该共同完成。可是你观察现在的形势，会有成功的可能吗？陈敏本来是个平庸的人才，政令反复无常，没有确定的策略，他的子弟已经个个骄傲自负，失败是必然的。可是我们这些人安安稳稳地平白接受他的官职俸禄，在事业失败的时候，假使江西各军把我们的首级装在木匣里送到洛阳，题写'叛贼顾荣、甘卓的首级'，这可是千秋万代的耻辱啊！"甘卓于是假称得病，接回女儿，断绝桥梁，把船只收到南岸，和周玘、顾荣以及任过松滋侯国相的丹杨人纪瞻一同进攻陈敏。

陈敏亲自率领一万多军队讨伐甘卓，军人隔着河水对陈敏的部众说："之所以为陈公效力，只是因为有顾丹杨、周安丰而已；现在他俩都已改变主意，你们还有什么作为？"陈敏的部众犹豫不决，顾荣挥动白羽毛扇示意他们，部众都溃散逃走了。陈敏单人匹马向北逃走，在江乘被追赶上，俘获了，叹息说："大家害了我，以至有今天的结局！"对弟弟陈处说："我辜负了你，你没辜负我！"就在建业杀了陈敏，诛灭三族。于是，会稽等郡把陈敏的各个弟弟都杀掉了。

这时，平东将军周馥代替刘准镇守寿春。三月，初九，周馥把陈敏的首级传送到京城。下诏征召顾荣担任侍中，纪瞻担任尚书郎。太傅司马越延聘周玘为参军，陆玩为掾属。陆玩，是陆机的堂弟。顾荣等人到了徐州，听说北方更加混乱，迟疑不再前进，司马越给裴盾写信说："顾荣等人如果有所疑虑，就用军法遣送！"顾荣等人畏

惧，逃了回去。裴盾，是裴楷哥哥的儿子，司马越妃子的哥哥。

5 西阳夷寇江夏[1]，太守杨珉请督将议之。诸将争献方略，骑督朱伺独不言。珉曰："朱将军何以不言？"伺曰："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常胜？"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珉善之。

6 诏追复杨太后尊号[2]；丁卯，改葬之，谥曰武悼。

7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诠为皇太子。辛未，大赦。

8 帝观览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悦，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镇许昌。

9 以高密王略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南阳王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镇长安；东燕王腾为新蔡王，都冀司、冀二州诸军事，仍镇邺。

10 公师藩既死，汲桑逃还苑中，更聚众劫掠郡县，自称大将军，声言为成都王报仇；以石勒为前驱，所向辄克，署勒讨虏将军，遂进攻邺。时邺中府库空竭，而新蔡武哀王腾资用甚饶。腾性吝啬，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各数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冯嵩，长驱入邺，腾轻骑出奔，为桑将李丰所杀。桑出成都王颖棺，载之车中，每事启而后行。遂烧邺宫，火旬日不灭；杀士民万余人，大掠而去。济自延津[3]，南击兖州。太傅越大惧，使苟晞及将军王赞讨之。

11 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据成固[4]，寇掠汉中，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邓定等饥窘，诈降于燕，且赂之，燕为之缓师。定密遣訇氐求救于成，成主雄遣太尉离、司徒云、司空璜将兵二万救定，与燕战，大破之，张殷及汉中太守杜孟治弃城走。积十余日，离等引还，尽徙汉中民于蜀。汉中人句方、白落帅吏民还守南郑[5]。

12 石勒与荀晞等相持于平原、阳平间数月[6]，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7]，为晞声援。

13 己未，以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

14 八月，己卯朔，荀晞击汲桑于东武阳[8]，大破之。桑退保清渊[9]。

15 分荆州、江州八郡为湘州[10]。

【注释】

①西阳：县名，治今湖北黄冈东。

②“诏追”句：杨太后遇害之事，见本书第八十二卷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

③延津：又名灵昌津，在今河南汲县东古黄河上。

④訇（hōng 轰）：姓氏。　成固：县名，治今陕西城固东汉江北岸。

⑤南郑：县名，治今陕西汉中市东。

⑥平原：县名，治今山东平原西南。　阳平：县名，治今山东莘县。

⑦官渡：地名在今河南中牟东北。

⑧东武阳：县名，治今山东莘县东南。

⑨清渊：县名，治今河北馆陶西北。

⑩湘州:所辖八郡,据《宋书·州郡志》,为原先荆州的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以及江州的桂阳,治今湖南长沙。

【译文】

5 西阳夷人进犯江夏,太守杨珉召请将领们商议对策。各将领争相献出计策,唯独骑督朱伺沉默不语。杨珉说:"朱将军为什么不发言?"朱伺说:"各人用舌头攻击贼寇,我只用武力而已。"杨珉又问:"将军前前后后攻打贼寇,为什么总是取胜?"朱伺说:"双方对阵,只是应该忍耐;对方不能忍耐,我能够忍耐,所以就取胜。"杨珉赞同他的话。

6 下诏追认杨太后的尊号;十七日,重新安葬她,谥号为武悼。

7 二十日,立清河王司马覃的弟弟豫章王司马诠为皇太子。二十一日,大赦天下。

8 皇帝亲自过问国家大政,留心各种政事;太傅司马越不高兴,执意请求出京担任地方防务。三十日,司马越出京镇守许昌。

9 委派高密王司马略担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南阳王司马模担任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镇守长安;东燕王司马腾改封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仍旧镇守邺城。

10 公师藩死后,汲桑逃回牧马场,又集结部众对附近郡县进行抢劫,自称为大将军,声言要替成都王报仇;使用石勒充当前锋,所向披靡,委任为讨虏将军,于是进攻邺城。当时邺城中仓库空荡荡的,可是新蔡武哀王的资产却十分丰厚。司马腾生性吝啬,不救济部众,到了危急关头,才赐给将士们每人几升米,一丈多布匹,因此众人不替他效力。夏,五月,汲桑大败魏郡太守冯嵩,长驱直入地打到邺城,司马腾带着轻装骑兵逃出去,被汲桑的将领李丰杀死。汲桑挖出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装在车上,每遇到事情,向棺材禀告后再施行。于是烧掉邺城宫室,大火十天后还没熄灭;杀死官吏百

姓一万多人，大肆抢劫后才离去。从延津渡河，往南攻打兖州。太傅司马越大为恐惧，命令苟晞和将军王赞讨伐他们。

11 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人占据成固，进犯汉中，梁州刺史张殷派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伐他们。邓定等人饥饿困窘，向张燕诈降，并且贿赂他，张燕因此减缓军事行动。邓定秘密派遣訇氐向成国求救，成国君主李雄派遣太尉李离、司徒李云、司空李璜率领二万军队救助邓定，和张燕交战，把他打得大败，张殷和汉中太守杜孟治抛弃城池逃跑。过了十多天，李离等人率军返回，把汉中的民众全部迁往蜀地。汉中人句方、白落率领官吏百姓退到南郑固守。

12 石勒和苟晞等人在平原、阳平之间对峙了几个月，大小战斗三十多次，互有胜负。秋，七月，初一，太傅司马越屯驻到官渡，作为苟晞的后援。

13 十一日，委派琅邪王司马睿担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守建业。

14 八月，初一，苟晞在东武阳攻找汲桑，把他打得大败。汲桑退却到清渊固守。

15 从荆州、江州中分出八个郡设置湘州。

16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业。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亲信，每事咨焉。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睿出观禊[1]，导使睿乘肩舆[2]，具威仪，导与诸名胜皆骑从，纪瞻、顾荣等见之惊异，相帅拜于道左。导因说睿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睿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以循为吴国内史；荣为军司，加散骑

常侍，凡军府政事，皆与之谋议。又以纪瞻为军祭酒[3]，卞壶为从事中郎，周玘为仓曹属，琅邪刘超为舍人，张闿及鲁国孔衍为参军。壶，粹之子。闿，昭之曾孙也[4]。王导说睿："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故江东归心焉。睿初至，颇以酒废事；导以为言。睿命酌，引觞覆之，于此遂绝。

17 荀晞追击汲桑，破其八垒，死者万余人。桑与石勒收余众，将奔汉，冀州刺史谯国丁绍邀之于赤桥[5]，又破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6]。太傅越还许昌，加荀晞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丁绍宁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皆假节。

晞屡破强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剧，用法严峻。其从母依之，晞奉养甚厚。从母子求为将，晞不许，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固求之，晞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晞杖节斩之，从母叩头救之，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将也[7]。"

18 胡部大张訇督、冯莫突等[8]，拥众数千，壁于上党，石勒往从之，因说訇督等曰："刘单于举兵击晋[9]，部大拒而不从，自度终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则安可不早有所属！今部落皆已受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訇督等以为然。冬，十月，訇督等随勒单骑归汉，汉王渊署訇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

乌桓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渊屡招，不能致，

勒伪获罪于渊，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结为兄弟，使勒帅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乃因会执伏利度，谓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谁堪为主？"诸胡咸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帅其众归汉。渊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之众配之。

19 十一月，戊申朔[19]，日有食之。

20 甲寅，以尚书右仆射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邺。

21 乙亥，以王衍为司徒。衍说太傅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语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澄至镇，以郭舒为别驾，委以府事。澄日夜纵酒，不亲庶务，虽寇戎交急，不以为怀。舒常切谏，以为宜爱民养兵，保全州境，澄不从。

【注释】

①禊（xì细）：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魏晋时，人们通常是在农历三月初三在水滨洗濯，以清去宿垢，消除不祥。

②肩舆：用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其制为二长竿，中设软椅以坐人。其初上面没有覆盖，后加遮蔽物，成为轿舆。

③军祭酒：据《晋书·纪瞻传》，当为"军咨祭酒"。译文据补。

④张昭（公元156～236年）：三国时吴国大臣。字子布，彭城（治今江苏徐州）人。东汉末，辅佐孙策奠立吴国基业，任长史。策去世，辅佐孙权，为军师。权称帝，为辅吴将军，封娄侯。一度不参与政事，在家治学。著《春秋左氏传解》、《论语注》等，今已佚。

⑤赤桥：地名，在今山东临清境内。

⑥乐平:县名,治今山东聊城西南。

⑦荀道将:即荀玘,玘字道将。

⑧部大:胡人对一部的首领的称呼。 匋(bèi 贝):人名用字。

⑨刘单于:指刘渊。

⑩戊申朔:十一月丁未朔,戊申为初二,当为记载失误。

【译文】

16 九月,初一,琅邪王司马睿到建业。司马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主要谋士,诚心诚意地相信他,每件事都征询他的意见。司马睿的声望一向很低,吴地人不依附他,任职很长时间了,士大夫没有谁来拜见他,王导对此感到忧虑。恰巧王睿出门观看禊祭,王导让司马睿乘坐没有遮盖的轿子,带上壮观的卫队,王导和中原知名人士都骑马随从,纪瞻、顾荣等人看到后非常惊讶,纷纷在路旁行礼。王导于是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本地最有声望的人,应该聘用他们,来凝聚民心;这两人一到,就没有人不来了。"司马睿于是使王导亲自拜访贺循、顾荣,二人都接受延聘前来了。委派贺循担任吴国内史;顾荣担任军司,加授散骑常侍,凡是军政事务,都和他商议。又委派纪瞻担任军咨祭酒,卞壼担任从事中郎,周玘担任仓曹属,琅邪人刘超担任舍人,张闿和鲁国人孔衍担任参军。卞壼,是卞粹的儿子;张闿,是张昭的曾孙。王导劝说司马睿:"以谦虚的态度结交贤士,以节俭的方式保障供给,以清静无为的办法治理政事,安抚本地和外来的部属。"所以江东人士都诚心归附司马睿。司马睿刚到的时候,常常因为贪酒荒废政事;王导对此加以劝告。司马睿命人斟酒,拿过酒杯倒在地上,从此就戒了酒。

17 荀晞追击汲桑,攻破了他的八个营垒,死亡的有一万多人。汲桑和石勒招集剩余的部众,将要逃往汉国,冀州刺谯国人丁绍在赤桥阻截,又打败了他们。汲桑逃往牧马场,石勒逃往乐平。太傅司马越回到许昌,加授荀晞为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丁绍为宁

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都赐予符节。

荀晞多次打败强大的贼寇，威名显赫，善于治理政务繁重的地区，施行法令严厉苛重。他的姨母投靠他，荀晞奉养十分丰厚。姨母的儿子请求做将领，荀晞不答应，说："我不会曲解法律来宽恕别人，将来能不后悔吗？"执意请求，荀晞于是任命他为督护；其后违犯法令，荀晞秉持符节杀了他，姨母叩头营救他，不听从。随后，穿上素色服装祭悼他说："杀你的人，是兖州刺史，为弟弟哭泣的人，是荀道将。"

18 胡人部大张訇督、冯莫突等人，拥有几千部众，在上党修建壁垒，石勒前去投奔他们，趁机会劝张訇督等人说："刘单于起兵攻打晋国，部大抗拒他们，不去归附，自己推测终究能够独自存在吗？"说："不能。"石勒说："那么，怎能不尽早隶属他人呢！现在部落中都已接受了单于的赏赐和招募，时常聚在一起商议，想背叛部大而归附单于。"张訇督等人认为他说得对。冬，十月，张訇督等人跟随石勒，独自骑马归附汉国。汉王刘渊封张訇督做亲汉王，冯莫突做都督部大，委派石勒担任辅汉将军、平晋王，来统领张訇督他们。

乌桓人张伏利度拥有二千部众，在乐平建造壁垒，刘渊多次招致，不能前来。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前去投奔张伏利度，张伏利度很高兴，与他结拜为兄弟，派石勒率领各类胡人掳掠，所向无敌，胡人对他又畏惧又佩服。石勒知道众人的心已归附自己，于是利用聚会的时机捉住张伏利度，对各类胡人说："现在发动大事，我和张伏利度，谁能担任首领？"胡人们都推举石勒。石勒于是释放张伏利度，率领他的部众归附汉国。刘渊加授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把张伏利度的部众分配给他。

19 十一月，初二，发生日食。

20 初八，委派尚书右仆射和郁担任征北将军，镇守鄴城。

21 二十九日，委派王衍担任司徒。王衍劝太傅司马越说："朝廷危急混乱，应该依靠地方长官，可以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才充任。"于

是委派弟弟王澄担任荆州都督,同族的弟弟王敦担任青州刺史,对他们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屏障,青州有紧靠海洋的险阻,你二人在外地,我在朝廷中,足以成为避难的三个洞穴了。"王澄到了镇所,委派郭舒担任别驾,把都督府中的事务委托给他。王澄日夜纵情饮酒,不处理各类事务,虽然贼寇战事交相告急,全不放在心上。郭舒时常恳切地规劝,认为应该爱护百姓,培养兵力,保全一州土地,王澄不听从。

22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1]。弃成都王颖棺于故井中,颖故臣收葬之。

23 甲午,以前太傅刘寔为太尉,寔以老固辞;不许。庚子,以光禄大夫高光为尚书令。

24 前北军中候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清河王覃为太子[2];事觉,太傅越矫诏囚覃于金墉城。

25 初,太傅越与荀晞亲善,引升堂,结为兄弟。司马潘滔说越曰:"兖州冲要,魏武以之创业。荀晞有大志,非纯臣也,久令处之,则腹生心腹矣。若迁于青州,厚其名号,晞必悦。公自牧兖州,经纬诸夏,藩卫本朝,此所谓为之于未乱者也。"越以为然。癸卯,越自为丞相,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以晞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封东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晞至青州，以严刻立威，日行斩戮，州人谓之“屠伯”③。顿丘太守魏植为流民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晞出屯无盐以讨之④。以弟纯领青州，刑杀更甚于晞。晞讨植，破之。

初，阳平刘灵，少贫贱，力制奔牛，走及奔马，时人虽异之，莫能举也。灵抚膺叹曰：“天乎，何当乱也！”及公师藩起，灵自称将军，寇掠赵、魏。会王弥为苟纯所败，灵亦为王赞所败，遂俱遣使降汉。汉拜弥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东莱公；以灵为平北将军。

李钊至宁州，州人奉钊领州事。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屡上奏，不见省。孟曰：“君亡亲丧，幽闭穷城，万里诉哀，精诚无感，生不如死！”欲自刎，朝廷怜之，以魏兴太守王逊为宁州刺史，仍诏交州出兵救李钊。交州刺史吾彦遣其子咨将兵救之。

27 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

28 拓跋禄官卒，弟猗卢总摄三部，与廆通好。

【注释】

①乐陵：县名，治今山东乐陵东南。

②度支校尉：职官名，大约是当时所置，负责糖草督运的官员。

③屠伯：最凶恶的刽子手。伯，为首的人。

④无盐：县名，治今山东东平东无盐村。

【译文】

22 十二月，初二，乞活队伍中田甄、田兰、薄盛等人起兵，替新蔡王司马腾报仇，在乐陵杀死汲桑。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丢在枯井

中，司马颖旧日的臣属收葬了他。

23 十八日，任命前太傅刘寔担任太尉，刘寔因年老坚决推辞，不准许。二十四日，委派光禄大夫高光担任尚书令。

24 前北军中侯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人策划立清河王司马覃为太子；事情被发觉，太傅司马越假托诏命把司马覃囚禁到金墉城。

25 当初，太傅司马越和荀晞亲密友善，延请登上正堂，结拜为兄弟。司马潘滔劝司马越说："兖州是军事要地，魏武帝凭着它创立基业。荀晞有非份的志向，不是纯正的臣子，长久地让他处在兖州，就会产生心腹大患。如果把他调到青州，提高他的名号，荀晞一定高兴。您自己治理兖州，控制全国，保卫本朝，这就是所谓的防患于未然。"司马越认为他说得对。二十七日，司马越自任为丞相，兼任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诸军事。委派荀担任征东大将军、开府议同三司，加授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兼任青州刺史，封为东平郡公。司马越、荀晞因此有了嫌隙。

荀晞到了青州，用严刑峻法来建立声威，每天都要杀人，州中民众称他为"屠伯"。顿丘太守魏植被流民所逼迫，率领部众五六万人，到兖州大肆抢劫，荀晞出兵，到无盐屯驻，讨伐他们。以弟弟荀纯代行青州政事，杀人比荀晞更为厉害。荀晞讨伐魏植，打败了他。

当初，阳平人刘灵，年幼时贫穷微贱，力气能制伏奔跑中的牛，跑步赶得上奔跑中的马，当时的人虽然认为他不平凡，却没有举荐他。刘灵抚胸叹息说："天啊，什么时候才能大乱！"当公师藩起兵时，刘灵自称为将军，进犯、抢掠赵、魏地区。正当王弥被荀纯打败时，刘灵也被王赞打败了，于是都派遣使者投降汉国。汉王任命王弥为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为东莱公；委派刘灵平公将军。

26 李钊到了宁州，州中人士都拥戴李钊代行州中事务。治中毛孟前往京城，请求派遣刺史，多次上奏章，不被理会。毛孟说："长官去世，亲属死丧，剩下的人被围困在孤城中，不远万里来禀报悲哀

的境况，一片诚心不能感动人心，活着还不如死去！”打算刎颈自杀，朝廷怜悯他，委派魏兴太守王遐担任宁州刺史，随之诏令交州出兵救援李钊。交州刺史吾彦派遣他的儿子吾咨率领军队前去救援。

27 慕容廆自称为鲜卑大单于。

28 拓跋禄官去世，弟弟拓跋骑卢总领三个部落，同慕容廆和解。

二 年

1 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2 丁未，大赦。

3 汉王渊遣抚军将军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

4 二月，辛卯，太傅越杀清河王覃。

5 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击破之。

6 凉州刺史张轨病风，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摄州事。陇西内史晋昌张越，凉州大族，欲逐轨而代之，与其兄酒泉太守镇及西平太守曹祛谋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1]，称轨废疾，请以秦州刺史贾龛代之。龛将受之，其兄让龛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龛乃止。镇、祛上疏，更请刺史，未报；遂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

轨下教，欲避位，归老宜阳[2]。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蹋折镇檄，排阁入言曰：“晋室多故，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

弟敢肆凶逆,当鸣鼓诛之。"遂出,戒严。会轨长子寔自京师还,乃以寔为中督护,将兵讨镇。遣镇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先往说镇[3],为陈利害,镇流涕曰:"人误我!"乃诣寔归罪。寔南击曹祛,走之。

朝廷得镇、祛疏,以侍中袁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之被诬。南阳王模表请停瑜,武威太守张琠亦上表留轨[4],诏依模所表,且命诛曹祛。轨于是命寔帅步骑三万讨祛,斩之。张越奔邺,凉州乃定。

7 三月,太傅越自许昌徙镇鄄城[5]。

8 王弥收集亡散,兵复大振。分遣诸将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过攻陷郡县,多杀守令,有众数万;苟晞与之连战,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弥入许昌。

太傅越遣司马王斌帅甲士五千人入卫京师,张轨亦遣督护北宫纯将兵卫京师。五月,弥入自轘辕[6],败官军于伊北,京师大震,宫城门昼闭。壬戌,弥至洛阳,屯于津阳门[7]。诏以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北宫纯募勇士百余人突陈,弥兵大败。乙丑,弥烧建春门而东,衍遣左卫将军王秉追之,战于七里涧,又败之。

弥走渡河,与王桑自轵关如平阳[8]。汉王渊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亲行将军之馆,拂席洗爵,敬待将军。"及至,拜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以桑为散骑侍郎。

北宫纯等与汉刘聪战于河东,败之。

9 诏封张轨西平郡公,轨辞不受。时州郡之使,莫有至

者，轨独遣使贡献，岁时不绝。

【注释】

①祛(qū 驱)。

②归老宜阳：张轨本为安定乌氏(治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因年少时曾和同郡人皇甫谧一起隐于宜阳女儿山(今河南宜阳西南)，故称要“归老宜阳”。

③太府：据《晋书·张轨传》，张轨当时下属既有太府司马、主簿，又有少府主簿。大概太府管军务，少府管政务。

④瑱(tiǎn 忝)。

⑤鄄(jiàn 卷)城：县名，治今山东鄄城北。

⑥辕(huán 环)辕：关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辕辕山上。

⑦津阳门：洛阳城南面东头第二门。

⑧轵(zhǐ 指)关：关隘名，在今河南济源西北。　平阳：县名，治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金殿。

【译文】

二年(戊辰，公元 308 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初二，大赦天下。

3 汉王刘渊派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个将领南下占据太行山，辅汉将军石勒等十个将领往东进攻赵、魏地区。

4 二月，十六日，太傅司马越杀害清河王司马覃。

5 二十五日，石勒进犯常山，王浚打败了他。

6 凉州刺史张轨中风，口不能讲话，命令他的儿子张茂代管州中事务。陇西内史晋昌人张越，是凉州豪族，想驱逐张轨而取代他，和他的哥哥酒泉太守张镇以及西平太守曹祛，策划派遣使者到长安禀报南阳王司马模，称说张轨肢体残废，请求以秦州刺史贾龛接替他。贾龛将要接受，他的哥哥责备他说：“张凉州是当代知名人士，声威传布于西部州郡，你有什么德行来取代他？”贾龛于是打消这

个念头。张镇、曹祛上奏疏，又请求委派刺史，没有得天答复；于是发布檄令罢黜张轨，以军司杜耽代理州中事务，让杜耽上奏章推荐张越为刺史。

张轨下发文告，想退位，到宜阳去度晚年。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踩断张镇的檄令，推门进去说："晋王室多灾多害，明公安抚河西之地，张镇兄弟竟敢肆意犯上作乱，应该擂起战鼓讨伐他们。"于是退出，严密戒备。正好张轨的长子张寔从京城回来，于是委派张寔担任中督护，率领军队讨伐张镇。派遣张镇的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先行前去劝说张镇，替他分析利弊，张镇流着眼泪说："别人的贻误了我！"于是前往张寔那里承认罪过。张寔向南攻打曹祛，把他赶走了。

朝廷接到张镇、曹祛的奏疏，委派侍中袁瑜担任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骑马飞奔到长安，割下耳朵放在盘子中呈上，诉说张轨受诬陷的情形。南阳王司马模上奏章请求撤消对袁瑜的任命，武威太守张琠也上奏章挽留张轨；下诏依从司马模的建议，并且命令诛杀曹祛。张轨于是下令张寔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讨伐曹祛，杀了他。张越逃到邺城，凉州于是平定。

7 三月，太傅司马越从许昌迁到鄄城镇守。

8 王弥收集逃散的兵士，兵力又大为兴盛。分别派遣各将领攻打、抢掠青、徐、兖、豫四州，所到之处，都攻破郡县城池，杀了不少太守县令，拥有部众几万人；苟晞和他们接连交战，不能取胜。夏，四月，十三日，王弥攻入许昌。

太傅司马越派遣司马王斌率领精兵五千人，进入京城防卫，张轨也派遣督护北宫纯率领军队保卫京城。五月，王弥从辕辕关进入京城郊区，在伊水北面打败官府军队，京城大为震惊，皇宫城门在白天都关闭起来。十九日，王弥到达洛阳，屯驻在津阳门。下诏委派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北宫纯募集一百多名勇士冲锋陷阵，王弥的军队大败。二十二日，王弥烧毁建春门，向东撤退，王衍派遣左卫

将军王秉追击，在七里涧交战，又打败了他们。

王弥逃走，渡过黄河，和王桑一起从轵关到达平阳。汉王刘渊派遣侍中兼御史大夫到郊外迎接，下令说："我亲自到将军的住处，擦拭座席，洗刷酒杯，恭敬地接待将军。"等王弥到来，任命为司隶校尉，加授侍中、特进；委派王桑担任散骑侍郎。

北宫纯等人在河东同汉国刘聪交战，打败了他。

9 下诏封张轨为西平郡公，张轨推辞，不接受，当时州郡的使者，没有到京城的，唯独张轨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四季不断。

10 秋，七月，甲辰，汉王渊寇平阳，太守宋抽弃郡走，河东太守路述战死；渊徙都蒲子[1]。上郡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并降于汉。

11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阳；未几，又徙屯荥阳。

12 九月，汉王弥、石勒寇鄄，和郁弃城走。诏豫州刺史裴宪屯白马以拒弥，车骑将军王堪屯东燕以拒勒[2]，平北将军曹武屯大阳以备蒲子[3]。宪，楷之子也。

13 冬，十月，甲戌，汉王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凤。十一月，以其子和为大将军，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曜为龙骧大将军。

14 壬寅，并州刺史刘琨使上党太守刘惇帅鲜卑攻壶关[4]，汉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亡归。

15 丙午，汉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丞相、右贤王宣卒。

16 石勒、刘灵帅众三万寇魏郡、汲郡、顿丘，百姓望风降

附者五十余垒，皆假垒主将军、都尉印绶，简其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5]，杀之。

17 十二月，辛未朔，大赦。

18 乙亥，汉主渊以大将军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宗室以亲疏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功伐悉封郡县公侯。

19 成尚书令杨褒卒。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诸将有以献金银得官者，褒谏曰："陛下设官爵，当网罗天下英豪，何有以官买金邪？"雄谢之。雄尝醉，推中书令杖太官令，褒进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6]。安有天子而为酗也？"雄惭而止。

20 成平寇将军李凤屯晋寿[7]，屡寇汉中，汉中民东走荆沔。诏以张光为梁州刺史。荆州寇盗不禁，诏起刘璠为顺阳内史，江、汉间翕然归之。

【注释】

①蒲子：县名，治今山西隰县。

②东燕：县名，治今河南延津东北。

③大阳：县名，治今山西平陆西南平陆城。

④壶关：关隘名，又名壶口关、吾儿关，在今山西长治东南壶口。

⑤三台：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由曹操主持，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故邺城西北隅修建的三个台阁。中央是铜雀台，高十丈；南边是金雀台，北边是冰井台，各高八丈。

⑥"天子穆穆"二句：语出《礼记·曲礼》。穆穆、皇皇，是容上端庄肃穆的

样子。全句意谓天子、诸侯应该端庄，讲究仪态。

⑦晋寿：县名，治今四川广元西南。

【译文】

10 秋，七月，初二，汉王刘渊进犯平阳，太守宋抽放弃郡城逃跑，河东太守路述战死；刘渊把都城迁到蒲子。上郡鲜卑人陆逐延、氐族酋长单征都投降汉国。

11 八月，十五日，太傅司马越从鄄城迁到濮阳屯驻，不久，又迁到荥阳屯驻。

12 九月，汉国王弥、石勒进犯鄄城，和郁放弃城池逃跑。诏令豫州刺史裴宪屯驻在白马津，抵御王弥，车骑将军王堪屯驻在东燕，抵御石勒，平北将军曹武屯驻在大阳，来防备蒲子。裴宪，是裴楷的儿子。

13 冬，十月，初三，汉王刘渊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凤。十一月，委派他的儿子刘和担任大将军，刘聪担任车骑大将军，同族兄弟的儿子刘曜担任龙骧大将军。

14 初一，并州刺史刘琨命令上党太守刘惇，率领鲜卑军队打壶关，汉国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逃回。

15 初五，汉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兼丞相、右贤王刘宣去世。

16 石勒、刘灵率领三万军队进犯魏郡、汲郡、顿丘，百姓看到对方的一点影子就归附的有五十多个壁垒；对壁垒首领都授予将军、都尉的印绶，逃选五万强壮的人充当兵士，年老体弱照常安居乐业。初八，石勒在三台擒获魏郡太守王粹，杀了他。

17 十二月，初一，大赦天下。

18 初五，汉国君主刘渊委派大将军刘和担任大司马，封为梁王；尚书令刘欢担任大司徒，封为陈留王；皇后的父亲御史大夫呼延翼担任大司空，封为雁门郡公；宗室依照血缘的亲疏都封为郡王、县王，异姓大臣依照战功资历都封为郡公、郡侯、县公、公侯。

19 成国尚书令杨褒去世。杨褒喜好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成国君主李雄刚刚得到蜀地时，费用不够，将领中有人因献出金银获得官职，李褒规劝说："陛下设立官职爵位，应当收罗天下英雄豪杰，怎么可以用官位来收买金银呢？"李雄向他道歉。李雄曾经醉酒，强令中书令用棍棒拷打太官令，李褒进言说："天子端庄肃穆，国君冠冕堂皇，哪里有身为天子却酗酒的呢？"李雄羞愧地停止下来。

20 成国平寇将军李凤屯驻在晋寿，多次进犯汉中，汉中民众向东逃到荆州、沔水一带。下诏委派张光担任梁州刺史。荆州盗贼禁止不下来，下诏起用刘璠担任顺阳内史，长江、江水一带民众一致归附于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七

晋纪九　起屠维大荒落，尽重光协洽，凡三年。

孝怀皇帝中

永嘉三年

1 春，正月，辛丑朔，荧惑犯紫微[1]。汉太史令宣于脩之，言于汉主渊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难以久安；平阳气象方昌，请徙都之。"渊从之，大赦，改元河瑞。

2 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襄阳。简，涛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表"顺阳内史刘璠得众心，恐百姓劫璠为主。"诏征璠为越骑校尉。南州由是遂乱，父老莫不追思刘弘。

3 丁巳,太傅越自荥阳入京师。中书监王敦谓所亲曰:"太傅专执威权,而选用表请,尚书犹以旧制裁之,今日之来,必有所诛。"

帝之为太弟也,与中庶子缪播亲善,及即位,以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越疑朝臣贰于己,刘舆、潘滔劝越悉诛播等,越乃诬播等欲为乱。乙丑,遣平东将军王秉,帅甲士三千入宫,执播等十余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

绥,曾之孙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2];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汝辈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属必及于难。"及绥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圣乎!"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子劭,日食二万。绥及弟机、羡,汰侈尤甚;与人书疏,词礼简傲。河内王尼见绥书,谓人曰:"伯蔚居乱世而矜豪乃尔[3],其能免乎!"人曰:"伯蔚闻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闻我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无遗种。

臣光曰:何曾议武帝偷惰,取过目前,不为远虑;知天下将乱,子孙必与其忧;何其明也!然身为僭侈,使子孙承流,卒以骄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为宰相,知其君之过,不以告以私语于家,非忠臣也。

4 太傅越以王敦为扬州刺史。

5 刘寔连年请老,朝廷不许。尚书左丞刘坦上言:"古之

养老，以不事为优[4]，不以吏之为重，谓宜听寔所守。”丁卯，诏寔以侯就第。以王衍为太尉。

太傅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以顷来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更使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领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

6 左积弩将军朱诞奔汉，具陈洛阳孤弱，劝汉主渊攻之。渊以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将兵攻黎阳[5]，克之；又败王堪于延津，沉男女三万余人于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虏将军。

【注释】

①荧惑：火星别名。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有此称。

②贻厥孙谋：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意为“留下安邦定国的好谋略。”孙，音义同“逊”，顺。

③伯蔚：何绥表字。

④不事：不安排职任。

⑤黎阳：县名，治今河南浚县东北。

【译文】

晋纪九　起己巳（公元 309 年），止辛未（公元 311 年），共三年。

孝怀皇帝中

永嘉三年（己巳，公元 309 年）

1 春，正月，初一，火星经过紫微星座。汉国太史令宣于脩之，对汉国君主刘渊说：“不超过三年，一定攻克洛阳。蒲子地势崎岖不平，难以长久居住；平阳的气象昌盛，请把都城迁到那里。”刘渊采

纳了他的建议。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河瑞。

2 三月,初九,高密孝王司马略逝世。委派尚书左仆射山简担任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山简,是山涛的儿子,喜好喝酒,不操心政务;上奏章说"顺阳内史刘璠 很得众人欢心,恐怕百姓强迫刘璠作为谋反的首领。"下诏征召刘璠担任越骑校尉。南方州郡于是混乱,百姓们没有不怀念刘弘的。

3 十八日,太傅司马越从荥阳进入京城。中书监王敦对亲信说:"太傅独揽大权,可是选用官吏、上书奏请,尚书省还用旧日的规章加以限制,现在来京城,一定会杀人的。"

皇帝做皇太弟时,和中庶子缪播亲密友善,等到即位,委派缪播担任中书监,缪胤担任太仆卿,作为心腹;皇帝的舅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一同参与政事决策。司马越怀疑朝廷官员对自己有二心,刘舆、潘滔劝司马越全部杀掉缪播等人,司马越于是诬陷缪播等人想作乱。二十六日,派遣平东将军王秉,率领三千披甲的战士闯进皇宫,在皇帝身旁捉住缪播等十多人,交付廷尉,杀了他们。皇帝只是叹息流泪而已。

何绥,是何曾的孙子。当初,何曾在宴会上陪同武帝,归家后,对几个儿子说:"主上创建新王朝,我每次在宴会中晋见,没有听到过治理国家的远大谋略,只是谈论平生中生活小事,不符合给后代留下治国方针的正道;社会安定只不过自己一代而已,后代恐怕就危险了! 你们这一代还可以避免灾祸;"指着孙子们说:"这一代人一定会遇到祸难的。"等到何绥被杀,哥哥何嵩为他痛哭,说:"我们的祖父恐怕是圣人!"何曾每天食用要花一万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儿子何劭,每天食用花钱两万。何绥和弟弟何机、何羡,奢侈尤其惊人;给人家写信,言辞傲慢无礼节。河内人王尼见到何绥的书信,对别人说:"何伯蔚生活在混乱的时代,却如此地自负、强横,怎么能避免祸难!"别人说:"何伯蔚听到您的话,必然会加害于你。"王尼说:"等何伯蔚听到我的话,他自己已经死了!"到了永

嘉末年，何家没有人活下来。

臣司马光以为：何曾议论武帝的苟且懈惰，只求眼前的安逸，不作深远的考虑；知道天下将要大乱，子孙必然遭受忧患；该是多么地有远见！可是本身奢侈过度，使得子孙继承他的作风，结果因骄傲奢侈，全族人被杀，他的远见又在什么地方？而且身为宰相，知道君主的过失，不当面禀告却私下里在家中谈论，不是忠臣。

4 太傅司马越委派王敦担任扬州刺史。

5 刘寔连续几年以年老为由请求归家，朝廷不准许。尚书左丞刘坦进言说："古代赡养老人，把不担负事务作为对他的优待，不以让他做官来表示尊重，私下以为应该准许刘寔坚持的意见。"二十八日，诏令刘寔以侯爵回到私宅。委派王衍担任太尉。

太傅司马越辞去兖州牧职务，兼任司徒。司马越认为最近几年挑起事端，大多是出自宫廷警卫人员，于是上奏请求把获得了侯爵的宫廷武官全部罢免。当时宫廷中的武官都已封侯，因此全被调出宫中，都流着眼泪离去。另外派遣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率领几百名东海国的兵士担任宫廷守卫。

6 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汉国，详尽陈述洛阳的薄弱情形，劝汉国君主刘渊进攻洛阳。刘渊委派朱诞担任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担任大都督，率领军队进攻黎阳，攻下来了；又在延津打败王堪，把男女三万多人沉入黄河中。刘渊听说后，发怒说："刘景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并且天道哪能容忍他？我想除掉的，仅司马氏而已，一般民众有什么罪？"把刘景降为平虏将军。

7 夏，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

8 汉安东大将军石勒寇巨鹿、常山，众至十余万，集衣冠

人物[1]，别为君子营。以赵郡张宾为谋主，刁膺为股肱，姜安、孔苌、支雄、桃豹、逯明为爪牙[2]。并州诸胡羯多归之。

初，张宾好读书，阔达有大志，常自比张子房[3]。及石勒徇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宾数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为军功曹，动静咨之。

9 汉主渊以王弥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与楚王聪共攻壶关，以石勒为前锋都督。刘琨遣护军黄肃、韩述救之，聪败述于西涧[4]，勒败肃于封田[5]，皆杀之。

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将兵拒聪等。旷济河，欲长驱而前，融曰："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众，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旷怒曰："君欲沮众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旷暗于事势，吾属今必死矣！"旷等于太行与聪遇，战于长平之间[6]，旷兵大败，融、超皆死。

聪遂破屯留、长子[7]，凡斩获万九千级。上党太守庞淳以壶关降汉。刘琨以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据襄垣[8]。

初，匈奴刘猛死[9]，右贤王去卑之子诰升爰代领其众。诰升爰卒，子虎立，居新兴[10]，号铁弗氏，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刘琨自将击虎，刘聪遣兵袭晋阳，不克。

10 五月，汉主渊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

11 秋，八月，汉主渊命楚王聪等进攻洛阳；诏平北将军

曹武等拒之，皆为聪所败。聪长驱至宜阳，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聪大败而还。

王浚遣祁弘与鲜卑段务勿尘击石勒于飞龙山⑪，大破之，勒退屯黎阳。

【注释】

①衣冠：士大夫的穿戴，借喻为士大夫、官绅。

②苌(cháng 常)、逯(lù 路)：皆人名。

③张子房：即秦末汉初的张良。

④西涧：地名，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南。

⑤封田：城名，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北。

⑥长平：县名，治今河南西华东北。

⑦屯留：县名，治今山西屯留南古城。长子：县名，治今山西长子西南。

⑧襄垣：县名，治今山西襄垣北。

⑨"匈奴"句：刘猛因反叛出塞而被杀，详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

⑩新兴：郡名，治今山西忻县。

⑪飞龙山：山名，一名封龙山，在今河北获鹿南。

【译文】

7夏，发生大旱灾，长江、汉水、黄河、洛水都枯竭了，可以徒步通过。

8汉国安东大将军石勒进犯巨鹿、常山，部众达到十多万人，把士大夫集中在一起，另外组成君子营。以赵郡人张宾做主要谋士，刁膺做主要助手，夔安、孔苌、支雄、桃豹、逯明做得力的干将。并州的匈奴、羯人大多归附他。

当初，张宾喜爱读书，胸襟开阔，怀有大志，常常把自己比作张子房。等到石勒攻取太行山以东地区，张宾对亲近的人说："我观察

所有的将领，没有赶得上这个胡人将军的，可以和他一道完成伟大的事业！"于是携带佩剑前往军营门口，大声呼喊，请求会见，石勒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才能出众。张宾多次向石勒献计，随后都如同他所预料的那样；石勒因此另眼看待他，委任为军功曹，大事小事都征求他的意见。

9 汉国君主刘渊委派王弥担任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和楚王刘聪一起进攻壶关，任用石勒充当前锋都督。刘琨派遣护军黄肃、韩述救援壶关守军，刘聪在西涧打败韩述，石勒在封田打败黄肃，杀了他俩。

太傅司马越派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率领军队抵御刘聪等人。王旷渡过黄河，想长驱直入，施融说："他们凭着险要地势伺机出兵，我们虽有几万军队，仍然是一支孤立的军队，独自受到攻击。应该暂且依靠水道加强自己的防卫，估量形势，然后谋划进攻他们。"王旷发怒说："你想挫伤众人的士气吗？"施融退下来以后说："对方善于用兵，王旷却不明白情势，我们这些人今天必死无疑！"王旷等人在太行山和刘聪相遇，在长平之间交战，王旷军队大败，施融、曹超都战死了。

刘聪于是攻破屯留、长子，斩杀及俘获了一万九千人。上党太守庞淳献出壶关，投降汉国。刘琨派都尉张倚代理上党太守，据守襄垣。

当初，匈奴人刘猛被杀，右贤王刘去卑的儿子刘诰升爰接替他统领部众。刘诰升爰去世，儿子刘虎即位，居住在新兴郡，号称铁弗氏，和白部鲜卑都归附汉国。刘琨亲自率兵攻打刘虎，刘聪派遣军队袭击晋阳，没有攻下。

10 汉国君主刘渊封儿子刘裕为齐王，刘隆为鲁王。

11 秋，八月，汉国君主刘渊命令楚王刘聪等人进攻洛阳；诏令平北将军曹武等人抵御他们，都被刘聪所打败。刘聪长驱直入，到达宜阳，自以为接连得胜，放松警惕，不加戒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

假装投降，夜晚袭击刘聪的军队，刘聪大败而回。

王浚派遣祁弘和鲜卑人段务勿尘，在飞龙山攻打石勒，把他打得大败，石勒退兵，屯驻在黎阳。

12 冬，十月，汉主渊复遣楚王聪、王弥、始安王曜、汝阴王景帅精骑五万寇洛阳，大司空雁门刚穆公呼延翼帅步卒继之。丙辰，聪等至宜阳。朝廷以汉兵新败，不意其复至，大惧。辛酉，聪屯西明门[1]。北宫纯等夜帅勇士千余人出攻汉壁，斩其征虏将军呼延颢[2]。壬戌，聪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为其下所杀，其众自大阳溃归。渊敕聪等还师；聪表称晋兵微弱，不可以翼、颢死故还师，固请留攻洛阳，渊许之。太傅越婴城自守。戊寅[3]，聪亲祈嵩山，留平晋将军安阳哀王厉、冠军将军呼延朗督摄留军；太傅参军孙询说越乘虚出击朗，斩之，厉赴水死。王弥谓聪曰："今军既失利，洛阳守备犹固，运车在陕，粮食不支数日。殿下不如与龙骧还平阳[4]，裹粮发卒，更为后举；下官亦收兵粮，待命于兖、豫，不亦可乎！"聪自以请留，未敢还。宣于脩之言于渊曰："岁在辛未，乃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渊乃召聪等还。

13 天水人訇琦等杀成太尉李离、尚书令阎式，以梓潼降罗尚；成主雄遣太傅骧、司徒云、司空璜攻之，不克，云、璜战死。

初，谯周有子居巴西[5]，成巴西太守马脱杀之，其子登

诣刘弘请兵以复讎。弘表登为梓潼内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从罗尚求益兵，不得。登进攻宕渠[6]，斩马脱，食其肝。会梓潼降，登进据涪城；雄自攻之，为登所败。

14 十一月，甲申，汉楚王聪、始安王曜归于平阳。王弥南出辕轅，流民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素为居民所苦，皆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

15 石勒寇信都[7]，杀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领冀州。诏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将兵讨勒，勒引兵还，拒之；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阳，裴宪弃军奔淮南，王堪退保仓垣[8]。

16 十二月，汉王渊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傅，楚王聪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为大司空。遣都护大将军曲阳王贤与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东屯内黄[9]。王弥表左长史曹嶷行安东将军，东徇青州，且迎其家；渊许之。

17 初，东夷校尉勃海李臻，与王浚约共辅晋室。浚内有异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10]，别驾昌黎王誕亡归李臻，说臻举兵讨浚。臻遣其子成将兵击浚。辽东太守庞本，素与臻有隙，乘虚袭杀臻，遣人杀成于无虑[11]。誕亡归慕容廆。诏以勃海封释代臻为东夷校尉，庞本复谋杀之；释子悛劝释伏兵请本[12]，收斩之，悉诛其家。

【注释】

①西明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西面南头第二门。

②颢（hào 号）。

③戊寅：十月丙申朔，无此日。

④龙骧：指龙骧大将军刘曜。

⑤谯周（公元 201～270 年）：三国时蜀国名士。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西南）人。有才学，刘禅末年，官至光禄大夫。因劝刘禅降魏有功，被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入晋官至散骑常侍。著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等，已佚。

⑥宕（dàng 当）渠：县名，治今四川渠县东北。

⑦信都：县名，治今河北邢台市西南。

⑧仓垣：地名，一名仓垣亭，在今河南开封西北。

⑨内黄：县名，治今河南内黄西北。

⑩和演之死：见本书第八十五卷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 304 年）。

⑪无虑：县名，治今辽宁北镇东南大亮甲村。

⑫悛（quān 圈）。

【译文】

12 冬，十月，汉国君主刘渊又派遣楚王刘聪、王弥、始安王刘曜、汝阴王刘景，率领精锐的骑兵五万人进犯洛阳，大司空雁门人刚穆公呼延翼率领步兵跟随在后。二十一日，刘聪等人到达宜阳。朝廷因为汉国军队刚刚失败，没有料到他们又要到来，大为恐惧。二十六日，刘聪屯驻在西明门。北宫纯等人夜晚率领一千多名勇士出城攻击汉军壁垒，杀了他们的征虏将军呼延颢。二十七日，刘聪向南屯驻在洛水边。三十日，呼延翼被他的部下杀死，部众从大阳溃散逃回。刘渊命令刘聪等人退兵。刘聪上奏章陈说晋国军队微弱，不能因呼延翼、呼延颢死亡的缘故就退兵，坚决请求留下来攻打洛阳，刘渊答应了他。太傅司马越环城固守。戊寅日，刘聪亲自到嵩山祈祷，留下平晋将军安阳哀王刘厉、冠军将军呼延朗，代为统领

留下来的军队;太傅参军孙询劝司马越乘虚出击呼延朗,杀了他,刘厉投入水中死去。王弥对刘聪说:"现在军队已经失利,洛阳守卫仍然坚固,运输的车辆还在陕县,粮食只能坚持几天了。殿下不如和龙骧大将军回到平阳,携带粮草,调发兵卒,再安排日后的行动;下官我也招募兵士,筹集粮食,在兖州、豫州等待命令,不也是可以的吗!"刘聪因为是自己请求留下来的,不敢退回。宣于脩之对刘渊说:"时间到了辛未年,才能夺取洛阳。现在晋国的气象还很旺盛,大军不返回,一定会失败。"刘渊于是征召刘聪等人回朝。

13 天水人訇琦等人杀死成国太尉李离、尚书令阎式,献出梓潼,向罗尚投降;成国君主李雄派遣太傅李骧、司徒李云、司空李璜攻打訇琦,不能取胜,李云、李璜战死。

当初,谯周有个儿子在巴西居住,成国的巴西太守马脱杀了他,他的儿子谯登前往刘弘那里,请求派兵给父亲报仇。刘弘上奏章推荐谯登担任梓潼内史,让他自己招募巴、蜀流民,得到二千人;向西进兵,到了巴郡,向罗尚请求增加兵士,没有得到。谯登进攻宕渠,杀了马脱,吃了他的肝。当梓潼投降时,谯登进兵,占据涪城;李雄亲自攻打,被谯登击败。

14 十一月,二十日,汉国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回到平阳。王弥往南出击到辗辕,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的几万家流民,一向受当地人虐待,一起烧毁城池,杀死太守县令,响应王弥。

15 石勒进犯信都,杀死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行兼任冀州刺史。诏令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率领军队讨伐石勒,石勒领兵退回,抵御他们;魏郡太守刘矩献出郡城,投降石勒。石勒到达黎阳,裴宪抛弃军队逃奔淮南,王堪退到仓垣据守。

16 十二月,汉国君主刘渊委派陈留王刘欢乐担任太傅,楚王刘聪担任大司徒,江都王刘延年担任大司空。派遣都护大将军曲阳王刘贤和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往东屯驻在内黄。王弥上奏章推荐左长史曹嶷代理安东将军,向东攻取青

州，并且迎接他的家属，刘渊准许了。

17 起初，东夷校尉勃海人李臻，和王浚相约共同辅佐晋王室。王浚心里有称霸的打算，李臻怨恨他。和演死后，别驾昌黎人王誕逃去归附李臻，劝李臻起兵讨伐王浚。李臻派遣他的儿子李成率领军队攻打王浚。辽东太守庞本，一向和李臻有嫌隙，乘虚袭击，杀了李臻，又派人在无虑杀了李成。王誕逃走，归附慕容廆。下诏委派勃海人封释接替李臻担任东夷校尉，庞本又策划杀封释；封释的儿子李悛劝封释，埋伏兵士后邀请庞本相见，当场逮捕处决，杀了他的全家。

四　年

1 春，正月，乙丑朔，大赦。

2 汉主渊立单征女为皇后，梁王和为皇太子，大赦；封子义为北海王；以长乐王洋为大司马。

3 汉镇东大将军石勒济河，拔白马，王弥以三万众会之，共寇徐、豫、兖三州。二月，勒袭鄄城，杀兖州刺史袁孚，遂拔仓垣，杀王堪。复北济河，攻冀州诸郡，民从之者九万余口。

4 成太尉李国镇巴西，帐下文石杀国，以巴西降罗尚。

5 太傅越征建威将军吴兴钱玄及扬州刺史王敦[1]。玄谋杀敦以反，敦奔建业，告琅邪王睿。玄遂反，进寇阳羡[2]。睿遣将军郭逸等讨之；周玘纠合乡里，与逸等共讨玄，斩之。玘三定江南[3]，睿以玘为吴兴太守，于其乡里置义兴郡以旌之[4]。

6 曹嶷自大梁引兵而东[5]，所至皆下，遂克东平，进攻琅邪。

7 夏，四月，王浚将祁弘败汉冀州刺史刘灵于广宗[6]，杀之。

8 成主雄谓其将张宝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离之官赏汝。"宝乃先杀人而亡奔梓潼，訇琦等信之，委以心腹。会罗尚遣使至梓潼，琦等出送之；宝从后闭门，琦等奔巴西。雄以宝为太尉。

9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

10 秋，七月，汉楚王聪、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将军赵国围河内太守裴整于怀[7]，诏征虏将军宋抽救怀。勒与平北大将军王桑逆击抽，杀之；河内人执整以降，汉主渊以整为尚书左丞。河内督将郭默收整余众，自为坞主，刘琨以默为河内太守。

11 罗尚卒于巴郡，诏以长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

【注释】

①珖(kuǎi 快)。

②阳羡：县名，治今江苏宜兴南。

③三定江南：指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平定石冰、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平定陈敏及本年平定钱珍。

④义兴郡：分出吴兴的阳羡和长城县的西乡、丹阳郡的永世而设立。治今江苏宜兴。

⑤大梁：城名，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⑥广宗：县名，治今河北威县东。

⑦怀：县名，治今河南武陟西南。

【译文】

四年(庚午,公元310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汉国君主刘渊立单征的女儿为皇后,梁王刘和为皇太子,大赦境内;封儿子刘义为北海王;委派长乐王刘洋担任大司马。

3 汉国镇东大将军石勒渡过黄河,攻下白马,王弥率领三万军队和他会合,一同进犯徐州、豫州、兖州。二月,石勒袭击鄄城,杀死兖州刺史袁孚,随之攻下仓垣,杀死王堪。又向北渡过黄河,进攻冀州各郡,百姓归附他的有九万多人。

4 成国太尉李国镇守巴西,部下文石杀死李国,献出巴西,向罗尚投降。

5 太傅司马越征召建威将军吴兴人钱玠和扬州刺史王敦。钱玠策划杀掉王敦后反叛,王敦逃到建业,禀告琅邪王司马睿。钱玠终于反叛,进兵攻打阳羡,司马睿派遣将军郭逸等人讨伐他;周玘纠集乡里民众,和郭逸等人一道征讨钱玠,杀了他。周玘三次平定江南,司马睿委派周玘担任吴兴太守,在他的家乡设置义兴郡来表彰他的功绩。

6 曹嶷从大梁率领军队向东进发,所到之处都攻下来了,于是攻陷东平,进攻琅邪。

7 夏,四月,王浚的部将祁弘在广宗打败汉国冀州刺史刘灵,杀了他。

8 成国君主李雄对他的将领张宝说:"你如果能夺取梓潼,我把李离的官职赏给你。"张宝于是首先杀人,尔后逃奔到梓潼,訇琦等人信赖他,把机密大事委托给他。正巧,罗尚派遣使者到梓潼,訇琦等人出城送别;张宝从后面关上城门,訇琦等人逃到巴西。李雄委派张宝担任太尉。

9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发生大蝗灾,草木、牛马的毛都被吃光了。

10 秋，七月，汉国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石勒和安北大将军赵国，把河内太守裴整包围在怀县，诏令征虏将军宋抽救援怀县。石勒和平北大将军王桑迎击宋抽，杀了他；河内人擒获裴整后投降，汉国君主刘渊委派裴整担任尚书左丞。河内郡的武官郭默收集裴整余下的部众，自己充当坞堡的首领，刘琨委任郭默为河内太守。

11 罗尚在巴郡去世，下诏委派长沙太守下邳人皮素接替他。

12 庚午，汉主渊寝疾；辛未，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宰，长乐王洋为太傅，江都王延年为太保，楚王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1]。以齐王裕为大司徒，鲁王隆为尚书令，北海王义为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始安王曜为征讨大都督，领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为冠军大将军，领单于右辅，光禄大夫刘殷为左仆射，王育为右仆射，任颢为吏部尚书，朱纪为中书监，护军马景领左卫将军，永安王安国领右卫将军，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璇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兵。初，盛少时，不好读书，唯读《孝经》、《论语》，曰："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李熹见之，叹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肃如严君，可谓君子矣！"渊以其忠笃，故临终委以要任。丁丑，渊召太宰欢乐等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己卯，渊卒；太子和即位。

和性猜忌无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渊以其无才行，终身不迁官；侍 中刘乘，素恶楚王聪；卫尉西昌王锐，

耻不预顾命；乃相与谋，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势，使三王总强兵于内[2]，大司马拥十万众屯于近郊，陛下便为寄坐耳。宜早为之计。"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钦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宫在殡，四王未有逆节[3]，一旦自相鱼肉，天下谓陛下何？且大业甫尔，陛下勿信谗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谁足信哉？"攸、锐怒之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领军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钦惧曰："惟陛下命。"壬午，锐帅马景攻楚王聪于单于台，攸帅永安王安国攻齐王裕于司徒府，乘帅安邑王钦攻鲁王隆，使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璿攻北海王义。密、璿挟义斩关归于聪，聪命贯甲以待之。锐知聪有备，驰还，与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国、钦有异志，杀之；是日，斩裕；癸未，斩隆。甲申，聪攻西明门[4]，克之；锐等走入南宫，前锋随之。乙酉，杀和于光极西室，收锐、攸、乘，枭首通衢。

群臣请聪即帝位；聪以北海王义，单后之子也，以位让之。义涕泣固请，聪久而许之，曰："义及群公正以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家国之事，孤何敢辞？俟义年长，当以大业归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兴。尊单氏曰皇太后，其母张氏曰帝太后。以义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呼延氏，渊后之从父妹也。封其子粲为河内王，易为河间王，翼为彭城王，悝为高平王[5]；仍以粲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以石勒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13 略阳临渭氐酋蒲洪[6]，骁勇多权略，群氐畏服之。汉主聪遣使拜洪平远将军，洪不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

【注释】

①单于台：汉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单于台管理有关胡人的各类事务。

②三王：指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义。

③四王：三王之外，再加楚王刘聪。

④西明门：平阳城门。汉国建都于平阳，各个城门都用洛阳城门名号。

⑤悝(kuī 亏)。

⑥临渭：县名，治今甘肃南安东南。

【译文】

12 初九，汉国君主刘渊患病；初十，委派陈留王刘欢乐担任太宰，长乐王刘洋担任太傅，江都王刘延年担任太保，楚王刘聪担任大司马、大单于，一同总领尚书事。在平阳城西设置单于台。委派齐王刘裕担任大司徒，鲁王刘隆担任尚书令，北海王刘义担任抚军大将军，兼任司隶校尉，始安王刘曜担任征讨大都督，兼任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担任冠军大将军，兼任单于右辅，光禄大夫刘殷担任左仆射，王育担任右仆射，任颂担任吏部尚书，朱纪担任中书监，护军马景兼任左卫将军，永安王刘安国兼任右卫将军，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西阳王刘璇都兼任武卫将军，分别统领宫廷军队。当初，刘盛幼年时，不喜欢读书，只是读过《孝经》、《论语》，说："读了这些能够实行，足够了，何必读得多而不实行呢！"李熹见过他，叹息说："看起来好像很简慢，等到一交往，端庄得像个严肃的君主，可以称得上君子了！"刘渊因为他忠贞踏实，所以临终时把重要政事交付给他。十六日，刘渊召唤太宰刘欢乐等人进宫，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十八日，刘渊去世；太子刘和登上皇帝位。

刘和禀性猜疑忌妒，待人刻薄寡恩。宗正呼延攸，是呼延翼的儿子，刘渊因他没有才干、德行，在位时不提升他的官职；侍中刘乘，一向憎恨楚王刘聪；卫尉西昌王刘锐，对不能列入顾命大臣感到羞愧；于是共同策划，劝刘和说："先帝不考虑轻重失调的形势，让三王在京城内总领强大的军队，大司马统领十万军队驻扎在近郊，陛下只是暂时坐上皇位而已。应该及早地应付这件事。"刘和，是呼延攸的外甥，十分信任呼延攸。二十日夜晚，召见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等人，告诉他们这件事。刘盛说："先帝的棺材还停在堂上，四王没有叛逆的行为，忽然之间自相残杀，天下人将怎样议论陛下呢？而且建国大业刚刚开始，陛下不要相信谗言，怀疑自己的兄弟；兄弟都不可相信，其他的人还有谁值得相信呢？"呼延攸、刘锐对他发怒说："今日的商议，没有第二种意见存在的道理，领军将军这是说的什么话？"命令左右来信拿刀砍死他。刘盛死后，刘钦恐惧地说："一切听从陛下命令。"二十一日，刘锐率领马景在单于台攻打楚王刘聪，呼延攸率领永安王刘安国在司徒府攻打齐王刘裕，刘乘率领安邑王刘钦攻打鲁王刘隆，命令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璇攻打北海王刘义。田密、刘璇挟持刘义闯开关口，投奔刘聪，刘聪命令穿上盔甲等待战斗。刘锐得知刘聪有了防备，奔驰回去，和呼延攸、刘乘一起攻打刘隆、刘裕。呼延攸、刘乘怀疑刘安国、刘钦有二心，杀了他们；这一天，杀了刘裕；二十二日，杀了刘隆。二十三日，刘聪攻打西明门，攻下来了；刘锐等人逃跑到南宫中，前锋部队紧跟着他们。二十四日，在光极殿的西室杀了刘和，逮捕刘锐、呼延攸、刘乘，在闹市砍头示众。

文武百官请刘聪登上皇位；刘聪因为北海王刘义是单皇后的儿子，想把帝位让给他。刘义流着眼泪，坚决地请求他登位，刘聪过了许久才答应下来，说："刘义和各位大臣只因祸难还很严重，看重我年纪较大而已。这是宗族和国家的大事，我哪里敢于推辞！等到刘义年岁稍大，应该把大业归还给他。"于是登上皇帝位。大赦境

内,改年号为光兴。尊奉单氏为皇太后,自己的母亲张氏为帝太后。以刘义为皇太弟,兼任大单于、大司徒。立他的妻子呼延氏为皇后。呼延氏,是刘渊皇后的堂妹。封他的儿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又委派刘粲担任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委派石勒担任并州刺史,封为汲郡公。

13 略阳临渭的氐族首领蒲洪,骁勇善战,很有谋略,氐族人无不服从、尊重他。汉国君主刘聪派遣使者任命蒲洪为平远将军,蒲洪不接受,自称为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

14 九月,辛未,葬汉主渊于永光陵,谥曰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15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诏书遣还乡里。流民以关中荒残,皆不愿归;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发。京兆王如遂潜结壮士,夜袭二军,破之。于是冯翊严嶷、京兆侯脱各聚众攻城镇,杀令长以应之,未几,众至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称藩于汉。

16 冬,十月,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弥帅众四万寇洛阳,石勒帅骑二万会粲于大阳,败监军裴邈于渑池,遂长驱入洛川[1]。粲出轘辕,掠梁、陈、汝、颍间。勒出成皋关[2],壬寅,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退屯文石津[3]。

17 刘琨自将讨刘虎及白部,遣使卑辞厚礼说鲜卑拓跋猗卢以请兵。猗卢使其弟弗之子郁律帅骑二万助之,遂破刘虎、白部,屠其营。琨与猗卢结为兄弟,表猗卢为大单

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时代郡属幽州，王浚不许，遣兵击猗卢，猗卢拒破之。浚由是与琨有隙。

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帅部落万余家自云中入雁门，从琨求陉北之地④。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民于陉南⑤，以其地与猗卢；由是猗卢益盛。

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请出兵共讨刘聪、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冯嵩，恐为后患，不许。琨乃谢猗卢之兵，遣归国。

刘虎收余众，西渡河，居朔方肆卢川⑥，汉主聪以虎宗室，封楼烦公。

【注释】

①洛川：地名，今河南黄河以南腹心地带。

②成皋关：关隘名，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自古即为黄河以南东西交通孔道和战争要塞。

③文石津：地名，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古黄河上。

④陉北：地名，指今山西代县雁门关所在陉岭以北地区。

⑤楼烦：县名，治今山西宁武附近。 马邑：县名，治今山西朔县。 阴馆：县名，治今山西朔县东南夏关城。 繁畤：县名，治今山西浑源西南。 崞（guō 郭）：县名，治今山西浑源西麻庄。 陉南：地名，指今山西代县西北雁门关所在陉岭以南地区。

⑥肆卢川：地名，指今山西原平县、忻县之间平川。

【译文】

14 九月，十一日，把汉国君主刘渊安葬在永光陵，谥号为光文皇帝，庙号为高祖。

15 雍州有很多流民流落到南阳，下诏书命令南阳遣送他们返回故乡。流民因关中荒凉残破，都不愿意回去；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自派遣军队遣送他们，限期出发。京兆人王如于是暗中结交壮士，夜晚袭击两支军队，打败了他们。这时，冯翊人严嶷、京兆人侯脱各自聚集群众，攻打城镇，杀死县令县长，来响应王如，没过多久，部众达到四五万人，自称为大将军、兼任司州、雍州二州牧，向汉国称臣。

16 冬，十月，汉国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和王弥率领四万军队进犯洛阳，石勒率领二万骑兵在大阳同刘粲会合，在渑池打败监军裴邈，于是长驱直入，到达洛川。刘粲通过轘辕关，在梁国、陈郡、汝水、颍水间劫掠。石勒通过成皋关，十三日，在仓垣包围陈留太守王赞，被王赞所打败，退到文石津屯驻。

17 刘琨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刘虎和白部鲜卑，派遣使者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物游说鲜卑人拓跋猗卢，请求出兵援助。拓跋猗卢派遣他弟弟的儿子拓跋郁律，率领二万骑兵助阵，于是打败刘虎、白部鲜卑，屠灭他们的大营。刘琨和拓跋猗卢结拜为兄弟，上奏章举荐拓跋猗卢为大单于，将代郡封给他为代公。当时代郡隶属幽州，王浚不同意，派遣军队攻打拓跋猗卢，拓跋猗卢阻截，打败了王浚的军队。王浚因此和刘琨有了嫌隙。

拓跋猗卢因封邑离自己的基地太远，民众不相连接，于是率领部落中一万多家从云中进入雁门，向刘琨要求得到陉北的土地。刘琨无力阻止，并且想依赖他作为外援，于是把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县五县的民众迁到陉南，把这些地方让给拓跋猗卢；拓跋猗卢因此更加强盛。

刘琨派遣使者对太傅司马越进言，请求出兵共同讨伐刘聪、石勒；司马越猜忌荀晞和豫州刺史冯嵩，恐怕他们成为后患，不答应。刘琨于是辞谢拓跋猗卢的军队，送他们回到封国。

刘虎收集残余的部众，向西渡过黄河，住在朔方的肆卢川，汉

国君主刘聪因刘虎是宗室成员，封为楼烦公。

18 壬子，以刘琨为平北大将军，王浚为司空，进鲜卑段务勿尘为大单于。

19 京师饥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1]，使入援京师。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既而卒无至者。征南将军山简遣督护王万将兵入援，军于湨阳[2]，为王如所败。如遂大掠沔、汉，进逼襄阳，简婴城自守。荆州刺史王澄自将，欲援京师，至沂口[3]，闻简败，众散而还。朝议多欲迁都以避难，王衍以为不可，卖车牛以安众心。山简为严嶷所逼，自襄阳徙屯夏口。

20 石勒引兵济河，将趣南阳，王如、侯脱、严嶷等闻之，遣众一万屯襄城以拒勒[4]。勒击之，尽俘其众，进屯宛北[5]。是时，侯脱据宛，王如据穰[6]。如素与脱不协，遣使重赂勒，结为兄弟，说勒使攻脱。勒攻宛，克之；严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斩脱；囚嶷，送于平阳，尽并其众。遂南寇襄阳，攻拔江西垒壁三十余所。还，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袭勒；勒迎击，灭之，复屯江西。

21 太傅越既杀王延等，大失众望；又以胡寇益盛，内不自安，乃戎服入见，请讨石勒，且镇集兖、豫。帝曰："今胡虏侵逼郊畿，人无固志，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对曰："臣出，幸而破贼，则国威可振，犹愈于坐待困穷也。"十一月，甲戌，越帅甲士四万向许昌，留妃裴

氏、世子毗及龙骧将军李惲、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师，防察宫省；以潘滔为河南尹，总留事。越表以行台自随[7]，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于是宫室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越东屯项，以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

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袭何伦，不克；帝委罪于楙，楙逃窜，得免。

【注释】

①羽檄：插上了鸟羽的檄令。这是紧急情况下的文告形式，插上羽毛，用取其急速如飞鸟之义。

②涅阳：县名，治今河南邓县东北。

③沶(yí 移)口：地名，在今湖北宜城西，即沶水(源出今湖北保康东南)入鄢水(今蛮河)之口。

④襄城：县名，治今河南襄城。

⑤宛：县名，治今河南南阳市。

⑥穰(ráng 瓤)：县名，治今河南邓县。

⑦行台：在京城外代替朝廷行使尚书省职权的机构，通常是因军事征伐而设置。

【译文】

18 二十三日，委派刘琨担任平北大将军，王浚担任司空，进封鲜卑人段务勿尘为大单于。

19 京城饥馑困苦，一天比一天严重，大傅司马越派遣使者用插上了鸟羽的檄令征召天下军队，让他们进入京城增援。皇帝对使者说："替我对各地征、镇将领说，现在还可以救助，晚了就来不及

了！”随后，终究没有到来的。征南将军山简派遣督护王万率领军队入京增援，驻扎在涅阳，被王如打败。王如于是大肆地在沔水、汉水间劫掠，进兵逼近襄阳，山简环城固守。荆州刺史王澄亲自率领军队，准备援救京城，到达沔口，听说山简失败，部众溃散逃回。朝中商议，多数人想迁移都城，来避开祸难，王衍认为不可以，卖掉车辆和驾车的牛来安抚众人的心。山简被严嶷逼迫，从襄阳迁到夏口屯驻。

20 石勒率领军队渡过黄河，将要开往南阳。王如、侯脱、严嶷等人听说后，派遣一万军队屯驻在襄城，来抵御石勒。石勒发起攻击，把他们全部俘获，进兵屯驻在宛县北。这时，侯脱据守宛县，王如据守穰县。王如一向同侯脱不和，派遣使者厚重地贿赂石勒，结拜为兄弟，劝说石勒，让他攻打侯脱。石勒攻打宛县，攻下来了；严嶷率领军队救援宛县，没有来得及，就投降了。石勒杀死侯脱；囚禁严嶷，送到平阳，全部并吞了他的部众。于是往南进犯襄阳，攻下了长江西里三十多所军事壁垒。退回，前往襄城，王如派遣弟弟王璃袭击石勒；石勒迎头痛击，歼灭了他们，重新屯驻在长江以西。

21 太傅司马越杀死王延等人后，大失众人的期望；又因胡寇更加强盛，内心不安，于是穿上军服入宫求见，请求讨伐石勒，并且镇守、安抚兖州、豫州。皇帝说：“现在胡寇侵犯，逼近京城郊区，人们没有坚强的志向，国家命运，全部寄托在你身上，怎能远离京城，使根基孤立呢？”回答说：“臣下出京，如能侥幸地打败贼寇，国家声威就可振兴，总比坐以待毙好得多。”十一月，十五日，司马越率领四万披甲的兵士开往许昌，留下妃子裴氏、世子司马毗和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城，防备、监察宫禁朝廷；委派潘滔担任河南尹，总领留守事务。司马越上奏章，请设立行台随自己行动，任用太尉王衍为军师，朝中贤士和有声望的，全部作为辅佐属吏，著名将领和精锐的士卒，全部编入太傅府。于是宫禁朝廷不再有守卫的兵力，饥荒日甚严重，殿堂内死人纵横交错；盗贼公开抢劫，官署营

房,都挖掘壕沟自行防守。司马越向东开进,屯驻在项城,委派冯嵩担任左司马,自己兼任豫州牧。

竟陵王司马楙禀告皇帝,派遣军队袭击何伦,不能取胜;皇帝把罪过推卸给司马楙,司马楙逃走,得免一死。

22 扬州都督周馥以洛阳孤危,上书请迁都寿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书,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馥不肯行,令硕帅兵先进。硕诈称受越密旨,袭馥,为馥所败,退保东城[1]。

23 诏加张轨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光禄大夫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以京师饥匮。轨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

24 成太傅骧攻谯登于涪城。罗尚子宇及参佐素恶登,不给其粮。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十二月,素至巴郡,罗宇使人夜杀素,建平都尉暴重杀宇,巴郡乱。骧知登食尽援绝,攻涪益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饿死甚众,无一人离叛者。骧子寿先在登所,登乃归之。三府官属表巴东监军南阳韩松为益州刺史[2],治巴东。

25 初,帝以王弥、石勒侵逼京畿,诏荀晞督帅州郡讨之。会曹嶷破琅邪,北收齐地[3],兵势甚盛,荀纯闭城自守。晞还救青州,与嶷连战,破之。

26 是岁,宁州刺史王逊到官,表李钊为朱提太守。时宁州外逼于成,内有夷寇,城邑丘墟。逊恶衣菜食,招集离

散，劳来不倦，数年之间，州境复安。诛豪右不奉法者十余家；以五苓夷昔为乱首，击灭之，内外震服。

27 汉主聪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寝，穴其壁间，刺而杀之。

28 汉太后单氏卒；汉主聪尊母张氏为皇太后。单氏年少美色，聪烝焉④。太弟义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义宠由是渐衰，然以单氏故，尚未之废也。呼延后言于聪曰："父死子继，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业，太弟何为者哉？陛下百年后，粲兄弟必无种矣。"聪曰："然，吾当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变生。太弟见粲兄弟浸长，必有不安之志；万一有小人交构其间，未必不祸发于今日也。"聪心然之。义舅光禄大夫单冲泣谓义曰："疏不间亲。主上有意于河内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义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让义。义以主上齿长，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终弟及，何为不可？粲兄弟既壮，犹今日也。且子弟之间，亲疏讵几？主上宁可有此意乎？"

【注释】

①东城：县名，治今安徽定远东南。

②三府：指平西将军府、益州刺史府、西戎校尉府。

③齐地：指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下游以及胶东半岛地区。该地战国时属齐国，后世沿用其名。

④烝（zhēng 争）：专指下辈男子与上辈女子间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译文】

22 扬州都督周馥因洛阳孤立无援，上书请求把都城迁到寿春。

太傅司马越因在周馥不首先向自己禀告，而直接上书，大为愤怒，召见周馥和淮南内史裴硕。周馥不肯前往，命令裴硕率领军队先行出发。裴硕假称接到司马越的密令，袭击周馥，被周馥打败，退到东城据守。

23 下诏加授张轨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光禄大夫傅祗、太常摯虞给张轨写信，把京城饥饿匮乏的情形告诉了他。张轨派遣参军杜勋献上五百匹战马和三万匹布。

24 成国太傅李骧到涪城攻打谯登。罗尚的儿子罗宇及僚属一向厌恶谯登，不向他供给粮食。益州刺史皮素因此发怒，打算惩治他的罪过；十二月，皮素到达巴郡，罗宇派人在深夜里杀死皮素，建平都尉暴重又杀死罗宇，巴郡陷入混乱。李骧知道谯登粮食用光、外援断绝，更加急迫地攻打涪城。官吏百姓都用火熏出老鼠来食用，饿死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叛离。李骧的儿子李寿原先就在谯登这里，谯登于是把他归还给李骧。三府所属官员上奏章举荐巴东监军南阳人韩松担任益州刺史，治所设在巴东。

24 起初，皇帝因王弥、石勒侵犯，逼近郊区，诏令荀晞统领州郡军队讨伐。当曹嶷攻下琅邪，向北夺取齐地后，军队声势特别盛大，荀纯关闭城门进行守卫。荀晞回头救青州，同曹嶷接连交战，打败了他。

26 这一年，宁州刺史王逊到任，上奏章举荐李钊担任朱提太守。这时，宁州外部受成国的逼迫，内部有夷人的变乱，城镇成为废墟。王逊穿粗衣，吃粗食，招集逃亡民众，慰劳回归人员，从不松懈，几年之间，州境内又安定下来。诛杀不遵守法规的豪族十多家；因五苓夷往日为首叛乱，出兵消灭了他们的兵力，全州内外为之震动、畏服。

27 汉国君主刘聪自以为超越次第而登位，猜忌他的亲哥哥刘恭；趁刘恭睡着，挖穿墙壁，把他刺死了。

28 汉国太后单氏去世；汉国君主刘聪尊奉母亲张氏为皇太后。

单氏年轻美丽，刘聪和她有奸情。太弟刘义多次加以劝阻，单氏羞愧而死。刘义的宠幸因此逐渐衰退，不过由于单氏的缘故，还没有废黜他。呼延皇后对刘聪说："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是古往今来通行的做法。陛下继承高祖的业绩，与太弟有什么关系？陛下逝世后，刘粲兄弟一定难以保全性命。"刘聪说："是的，我应该慢慢地思考这个问题。"呼延皇后说："事情一延迟，变乱就会发生。太弟看到刘粲兄弟逐渐长大，内心一定有不安的感觉；假如万一有小人从中挑拨，现在未必不会发生祸患。"刘聪内心里表示赞同。刘义的舅舅光禄大夫单冲流着眼泪对刘义说："关系疏远的人不能离间关系亲密的人。主上已打定主意把帝位传给河内王，殿下怎么不回避呢？"刘义说："河瑞末年，主上自己考虑到嫡庶的名分，把帝位让给我。我认为主上年长，所以加以推举、拥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兄长去世弟弟嗣位，有什么不可以的？刘粲兄弟长大后，也像现在这样。而且在儿子和弟弟之间，亲疏又差得了多少呢？主上难道会有这种想法吗？"

五　年

1 春，正月，壬申，苟晞为曹嶷所败，弃城奔高平[1]。

2 石勒谋保据江、汉，参军都尉张宾以为不可。会军中饥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癸酉，拔之。

3 乙亥，成太傅骧拔涪城，获谯登；太保始拔巴西，杀文石。于是成主雄大赦，改元玉衡。谯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词气不屈，雄杀之。

4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间，数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骧聚

众据乐乡反，南平太守应詹与醴陵令杜弢共击破之[2]。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骧，骧请降，澄伪许而袭杀之，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流民益怨忿。

蜀人杜畴等复反，湘州参军与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为主。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

5 裴硕求救于琅邪王睿，睿使扬威将军甘卓等攻周馥于寿春。馥众溃，奔项，豫州都督、新蔡王确执之，馥忧愤而卒。确，腾之子也。

6 扬州刺史刘陶卒。琅邪王睿复以安东军咨祭酒王敦为扬州刺史，寻加都督征讨诸军事。

7 庚辰，平原王干薨。

8 二月，石勒攻新蔡，杀新蔡庄王确于南顿；进拔许昌，杀平东将军王康。

9 氐苻成、隗文复叛[3]，自宜都趣巴东[4]；建平都尉暴重讨之。重因杀韩松，自领三府事。

10 东海孝献王越既与荀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书刘望等复从而谮之。晞怒，表求滔等首，扬言："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5]，使天下淆乱，苟道将岂可以不义使之？"乃移檄诸州，自称功伐，陈越罪状。帝亦恶越专权，多违诏命；所留将士何伦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赐晞手诏，使讨之。晞数与帝文书往来，越疑之，使游骑于成皋间伺之，果获晞使及诏书。乃下檄罪状晞，以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刺

史，使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晞。晞遣骑收潘滔，滔夜遁，得免；执尚书刘曾、侍中程延，斩之。越忧愤成疾，以后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项，秘不发丧。众共推衍为元帅，衍不敢当；以让襄阳王范，范亦不受。范，玮之子也。于是衍等相与奉越丧还葬东海。何伦、李恽等闻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阳东走，城中士民争随之。帝追贬越为县王，以苟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

11 益州将吏共杀暴重，表巴郡太守张罗行三府事。罗与隗文等战死，文等驱掠吏民，西降于成。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马蜀郡王异行三府事，领巴郡太守。

12 初，梁州刺史张光会诸郡守于魏兴[6]，共谋进取。张燕唱言："汉中荒败，迫近大贼，克复之事，当俟英雄。"光以燕受邓定赂[7]，致失汉中，今复沮众，呵出斩之。治兵进战，累年乃得至汉中，绥抚荒残，百姓悦服。

【注释】

①高平：县名，治今山东微山西北。

②醴(lǐ理)陵：县名，治今湖南醴陵。

③"氐苻成"句：苻成等归附罗尚，见本书第八十五卷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

④宜都：郡名，治今湖北宜都。

⑤司马元超：即司马越，越字元超。

⑥魏兴：郡名，治今陕西安康西北汉江北岸。

⑦"光以"句：张燕受贿事，见本书第八十六卷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

【译文】

五年(辛未,公元311年)

1 春,正月,十四日,荀晞被曹嶷打败,放弃城池,逃到高平。

2 石勒打算在长江、汉水间据守,参军都尉张宾认为不可以。遇到军中饥荒、瘟疫发生,死亡人数超过一半,于是渡过沔水,进犯江夏,十五日,攻了下来。

3 十七日,成国太傅李骧攻下涪城,俘获谯登;太保李始攻下巴西,杀死文石。成国君主李雄于是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玉衡。谯登到了成都,李雄想宽恕他;谯登激昂慷慨,不屈服,李雄杀了他。

4 巴蜀散布到荆州、湘州的流民,不断受到当地居民的侵害,蜀郡人李骧聚集民众,占据乐乡反抗官府,南平太守应詹和醴陵令杜弢一同出击,打败了他们。王澄命令成都内史王机讨伐李骧,李骧请求投降,王澄假装答应,却出兵袭击,杀了他,把他的妻子儿女作为赏赐品,又把八千多人沉入江中;流民更加怨恨愤怒。

蜀郡人杜畴等人再次起兵,湘州参军冯素和蜀郡人汝班有嫌隙,对刺史荀眺说:"巴、蜀流民都想谋反。"荀眺相信了他的话,想诛杀所有的流民。流民深感恐惧,四五万家同时起兵反抗,因为杜弢在州中有很高的声望,共同推举他为首领。杜弢自称为梁、益二州牧,兼任湘州刺史。

5 裴硕向琅邪王司马睿求救,司马睿命令扬威将军甘卓等人到寿春攻打周馥。周馥军队溃散,逃往项县,豫州都督、新蔡王司马确捕获了他,周馥因忧虑气愤而死去。司马确,是司马腾的儿子。

6 扬州刺史刘陶去世,琅邪王司马睿又委派安东军咨祭酒王敦担任扬州刺史,不久,又加授都督征讨诸军事。

7 二十二日,平原王司马干逝世。

8 二月,石勒进攻新蔡,在南顿杀死新蔡庄王司马确;进兵攻取许昌,杀死平东将军王康。

9 氐人苻成、隗文再次反叛,从宜都开往巴东;建平都尉暴重讨

伐他们。暴重利用机会杀死韩松，自己统领三府事务。

10 东海孝献王司马越和荀晞有了嫌隙后，河南尹潘滔、尚书刘望等人又进一步诬陷荀晞。荀晞发怒，上奏章要求得到潘滔等人的首级，公开宣扬："司马元超担任宰相不公平，造成天下大乱，我荀道将怎么能由这种不仁不义的人来驱使？"于是向各州发布檄文，自己称颂自己的功绩，陈述司马越的罪状。皇帝也厌恶司马越的跋扈擅权，多次违犯诏命；所留下来的将士何伦等人，掠夺查抄公卿大臣的财物，奸淫侮辱皇帝的姊妹和女儿；皇帝将亲手书写的诏书秘密地赐给荀晞，命令他讨伐司马越。荀晞多次和皇帝以文书相往来，司马越对此起了疑心，派遣游动骑兵在成皋守候，果然捕获了荀晞的使者和诏书。于是发布檄文宣扬荀晞的罪状，委派从事中郎杨瑁担任兖州刺史，命令他和徐州刺史裴盾共同讨伐荀晞。荀晞派遣骑兵逮捕潘滔，潘滔夜晚逃走，得以免死；捉住尚书刘曾、侍中程延，把他们杀掉了。司马越忧愁气愤，造成疾病，把后事托付给王衍；三月，十九日，在项县逝世，暂且保密，不公布丧事。众人共同推举王衍担任主帅，王衍不敢承当；把位置让给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也不接受。司马范，是司马玮的儿子。于是王衍等人一道护送司马越的棺材，运回东海安葬。何伦、李恽等人听说司马越逝世，侍奉裴妃和世子司马毗从洛阳往东逃走，城中官吏百姓争相跟随着他们。皇帝追贬司马越为县王，委派荀晞担任大将军、大都督、统领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

11 益州将领官员一同杀死暴重，上奏章举荐巴郡太守张罗代理三府事务。张罗与隗文等人作战致死，隗文等人驱赶、劫掠官吏百姓，向西投降成国。三府的文武官员一同上奏章，举荐平西司马蜀郡人王异代理三府事务，兼任巴郡太守。

12 起初，梁州刺史张光在魏兴和各郡太守聚会，共同商讨进兵的事。张燕首先陈述意见说："汉中荒凉残破，靠近强大的贼寇，克复的事，应该等待英雄豪杰的出现。"张光因为张燕接受邓定的贿

赂,以致失去汉中,现在又挫伤士气,喝令推出去斩首。整顿军队,进军作战,几年才到达汉中,安抚凄凉困苦的百姓,人民心悦诚服。

13 夏,四月,石勒率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1],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颢等,坐之幕下,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勒称尊号,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命左右扶出。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独襄阳王范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谓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当可存乎?"苌曰:"彼皆晋之王公,终不为吾用。"勒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夜,使人排墙杀之。济,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何伦等至洧仓[2],遇勒,战败,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于勒,何伦奔下邳,李恽奔广宗。裴妃为人所掠卖,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镇建业,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抚,以其子冲继越后。

14 汉赵固、王桑攻裴盾,杀之。

15 杜弢攻长沙。五月，荀眺弃城奔广州，弢追擒之。于是弢南破零、桂，东掠武昌，杀二千石长吏甚众。

16 以太子太傅傅祗为司徒，尚书令荀藩为司空，加王浚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南阳王模为太尉、大都督，张轨为车骑大将军，琅邪王睿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

初，太傅越以南阳王模不能绥抚关中，表征为司空。将军淳于定说模使不就征，模从之；表遣世子保为平西中郎将，镇上邽[3]，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帐下都尉陈安攻苞，苞奔安定，大守贾匹纳之。

【注释】

①苦县：县名，治今河南鹿邑东。宁平城：在今河南鹿邑西南。

②洧(wěi 伟)仓：地名，在今河南鄢陵西北。

③上邽(guī 归)：县名，治今甘肃天水市。

【译文】

13 夏，四月，石勒率领轻装骑兵追赶太傅司马越的灵柩，在苦县宁平城追上了，大败晋国军队，指挥骑兵包围起来射击他们，十多万将士相互践踏，尸体堆积如山，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生擒了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庄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梁怀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颢等人，石勒命令他们坐在帐幕下，向他们询问晋国失败的原因。王衍详尽地陈说衰败的来由，说是制定国家方针的不是自己；并且说自己年轻时没有当官的心意，不关心世间事务；借机劝说石勒称帝，希望因此免于一死。石勒说："你年轻时

进入朝廷，声名传播天下，担任重要官职，怎么能说没有当官的心意呢？毁灭晋朝的，不是你是谁？"命令左右侍卫押解出去。众人畏惧死亡，大多自己陈述自己的清白，唯独襄阳王司马范神情庄重，回头喝斥他们说："今天的事情，何必多说？"石勒对孔萇说："我在天下奔走，地方到过不少，还没有见到这种人，是不是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呢？"孔萇说："他们都是晋国的王公，终究不会替我们效力。"石勒说："虽然如此，到底还是不能动用刀斧。"夜晚，派人推倒墙壁，压死了他们。司马济，是宣帝弟弟的儿子景王司马陵的儿子；司马禧，是司马澹的儿子。石勒剖开司马越的棺材，焚毁他的尸体，说："扰乱天下的是这个人，我替天下人报仇，所以焚毁他的尸骨来祭告天地。"

何伦等人到达洧仓，遇到石勒，交战失败，东海王世子和宗室中四十八个王，都落入石勒手中，何伦逃往下邳，李恽逃往广宗。裴妃被人掳掠贩卖，很久以后，渡过长江。当初，琅邪王司马睿镇守建业，是裴妃的主意，所以司马睿感激她，优厚地安抚、照顾她，把自己的儿子司马冲过继给她作为司马越的后代。

14 汉国赵固、王桑攻打裴盾，杀了他。

15 杜弢攻打长沙。五月，荀眺放弃城池逃往广州，杜弢追击，擒获了他。杜弢于是向南攻陷零陵、桂阳，向东骚扰武昌，杀死了众多的太守、县令。

16 委派太子太傅傅祗担任司徒，尚书令荀藩担任司空，加授王浚为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统领幽州、冀州诸军事，南阳王司马模担任太尉、大都督，张轨担任车骑大将军，琅邪王司马睿担任镇东大将军，兼任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

起初，太傅司马越因南阳王司马模不能平定关中，上奏章请征召他担任司空。将军淳于定劝说司马模，要他不接受征召，司马模听从了；上奏章派遣世子司马保担任平西中郎将，镇守上邽，秦州刺史裴苞发兵抗拒。司马模命令帐下都尉陈安攻打裴苞，裴苞逃往

安定，太守贾匹接纳了他。

17 荀晞表请迁都仓垣，使从事中郎刘会将船数十艘、宿卫五百人、谷千斛迎帝。帝将从之，公卿犹豫，左右恋资财，遂不果行。既而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议，将行而卫从不备。帝抚手叹曰："如何曾无车舆？"乃使傅祗出诣河阴[1]，治舟楫。朝士数十人导从，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驼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度支校尉东郡魏浚率流民数百家保河阴之崤石[2]，时劫掠得谷麦，献之，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

18 汉主聪使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比及河南，晋兵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始安王曜、王弥、石勒皆引兵会之，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癸未，先至洛阳，甲申，攻平昌门[3]，丙戌，克之，遂焚东阳门及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继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于洛水，将东走，晏尽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禄大夫组奔轘辕。辛卯，王弥至宣阳门[4]；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门；丁酉，王弥、呼延晏克宣阳门，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帝出华林园门，欲奔长安，汉兵追执之，幽于端门。曜自西明门入屯武库。戊戌，曜杀太子诠、吴孝王晏、竟陵王楙、右仆射曹馥、尚书阎丘冲、河南尹刘默等，士民死者三万余人。遂发掘诸陵，焚宗庙、官府皆尽。曜纳惠帝羊皇后，迁帝及六玺于平阳。石勒引兵出轘

辕，屯许昌。光禄大夫刘藩、尚书卢志奔并州。

丁未，汉主聪大赦，改元嘉平。以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俊为光禄大夫。珉，颙之兄也。

初，始安王曜以王弥不待己至，先入洛阳，怨之。弥说曜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不用弥策而焚之。弥骂曰："屠各子[5]，岂有帝王之意邪？"遂与曜有隙，引兵东屯项关[6]。前司隶校尉刘暾说弥曰："今九州糜沸，群雄竞逐，将军于汉建不世之功，又与始安王相失，将何以自容？不如东据本州，徐观天下之势，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业，策之上者也。"弥心然之。

【注释】

①河阴：县名，治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②峡石：地方，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

③平昌门：洛阳南面东头第一门。

④宣阳门：洛阳南面东头第四门。

⑤屠各：从东汉到西晋时匈奴部落之一。在入塞匈奴部落中，屠各势力最强大。

⑥项关：即今河南项城西南顿镇。

【译文】

17 荀晞上奏章请求把都城迁到仓垣，派从事中郎刘曾带着几十艘船只、五百名卫士、一千斛粮食，迎接皇帝。皇帝打算听从他的建

议，公卿大臣犹豫不决，左右侍从贪恋财货，于是没有成行。不久，洛阳饥饿困穷，人们互相残杀后食用，文武官员逃跑的占十分之八九。皇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打算迁都而随从侍卫不齐备。皇帝搓着手叹息说："怎么竟然没有车驾呢？"于是命令傅祗出城前往河阴，整治船只。几十个朝廷官员随从，皇帝步行走出西掖门，到了铜驼街，被盗贼抢劫，不能前进而退回去。度支校尉东郡人魏浚率领几百家流民，据守河阴的峡石，这时抢劫得到谷麦粮食，献给皇帝，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校尉职务照旧。

18 汉国君主刘聪命令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率领二万七千军队进犯洛阳，等到抵达河南，晋国军队前后十二次失败，死亡的人达三万多。始安王刘曜、王弥、石勒都率领军队前去会合，没有赶到，呼延晏把辎重留在从前张方建立的壁垒中，二十七日，首先到达洛阳，二十八日，攻打平昌门，三十日，攻下来了，于是焚烧东阳门和各官署。六月，初一，呼延晏因外援部队没有赶到，俘获掳掠后离开。皇帝在洛水边准备船只，将要往东逃走，呼延晏把所有船只都烧掉了。初四，荀藩和弟弟光禄大夫荀组逃到轘辕。初五，王弥到了宣阳门；初六，始安王刘曜到了西明门；十一日，王弥、呼延晏攻下宣阳门，进入南宫，登上太极前殿，放纵士兵大肆抢劫，收取所有的宫人、珍宝。帝逃出华林园大门，想奔向长安，汉国军队追赶，擒住了他，囚禁在端门。刘曜从西明门进城，屯驻在武器库房。十二日，刘曜杀死太子司马诠、吴孝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楙、右仆射曹馥、尚书阎丘冲、河南尹刘默等人，官吏百姓死亡的有三万多人。于是挖掘各个陵墓，烧毁全部宫庙、官署。刘曜娶了惠帝的羊皇后，把皇帝和六个印玺迁到平阳。石勒率领军队穿过轘辕关，屯驻在许昌。光禄大夫刘藩、尚书卢志逃到并州。

二十一日，汉国君主刘聪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嘉平。委派皇帝担任特进、光禄大夫，封为平阿公，委派侍中庾珉、王俊担任光禄大夫。庾珉，是庾颢的哥哥。

起初,始安王刘曜因为王弥不等待自己到达,首先进入洛阳,就怨恨他。王弥劝刘曜说:"洛阳处于全国的中心,四面有山河阻隔,城池、宫殿不必再修建,应该禀告主上从平阳迁都到这里。"刘曜认为天下没有平定,洛阳四面遭到攻击,不能够防守,不采用王弥的策谋而烧掉了。王弥骂着说:"屠各小子,哪里有帝王的胸怀呢?"于是和刘曜产生嫌隙,率领军队向东屯驻项关。前司隶校尉刘暾劝告王弥说:"现在全国动荡不安,各路英雄竞相角逐,将军对汉国立下罕见的功绩,又和始安王发生误会,将怎么容身呢?不如向东占据青州,慢慢地观察天下的形势,上可以统一全国,下不失掉割据一方的功业,这是上等的策略。"王弥内心赞同他的建议。

19 司徒傅祗建行台于河阴。司空荀藩在阳城,河南尹华荟在成皋,汝阴太守平阳李矩为之立屋,输谷以给之。荟,歆之曾孙也[1]。

藩与弟组、族子中护军崧,荟与弟中领军恒建行台于密[2],传檄四方,推琅邪王睿为盟主。藩承制以崧为襄城太守,矩为荥阳太守,前冠军将军河南褚翌为梁国内史[3]。扬威将军魏浚屯洛北石梁坞[4],刘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诣荀藩咨谋军事,藩邀李矩同会,矩夜赴之。矩官属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与结欢而去。浚族子该,聚众据一泉坞[5],藩以为武威将军。

豫章王端,太子诠之弟也,东奔仓垣,荀晞率群官奉以为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以晞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

诸军、录尚书事，自仓垣徙屯蒙城[6]。

抚军将军秦王业，吴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许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阎鼎，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拥众，用鼎为豫州刺史，以中书令李绚、司徒左长史彭城刘畴、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等为之参佐[7]。顗，浚之子也。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以前颍川太守勃海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壼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陈頵为行参军[8]，前太傅掾庾亮为西曹掾。承，浑之弟子；恢，靓之子；亮，兖之弟子也。

20 江州刺史华轶，歆之曾孙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而为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教令。郡县多谏之，轶曰："吾欲见诏书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长吏，轶与豫州刺史裴宪皆不从命。睿遣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周访合兵击轶。轶兵败，奔安成[9]，访追斩之，及其五子。裴宪奔幽州。睿以甘卓为湘州刺史，周访为寻阳太守，又以扬武将军陶侃为武昌太守。

【注释】

①华歆（公元157～231年）：汉魏之际官吏。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初举孝廉，汉末官至尚书令，御史大夫。入魏，累任相国、司徒、太尉等职。

②密:县名,治今河南密县东南。

③翼(shà 沙)。

④石梁坞: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洛阳城东。

⑤一泉坞:地名,又名一合坞,在今河南洛宁东北洛河北岸。

⑥蒙城:城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

⑦缸:(gēng 更)。

⑧颙(yūn 晕)。

⑨安成:郡名,治今江西安福东南。

【译文】

19 司徒傅祗在河阴建立行台。司空荀藩在阳城,河南尹华荟在成皋,汝南太守平阳人李矩为他们建造房舍,运输粮食来供给他们。华荟,是华歆的曾孙。

荀藩和弟弟荀组、远房侄儿中护军荀崧,华荟和弟弟中领军华恒在密县建立行台,向四方发布檄令,推举琅邪王司马睿作为盟主。荀藩以皇帝的名义,委派荀崧担任襄城太守,李矩担任荥阳太守,前冠军将军河南人褚翼担任梁国内史。扬威将军魏浚屯驻在洛水北面的石梁坞,刘琨以皇帝的名义,委派魏浚代行河南尹职权。魏浚前往荀藩那里商议军中事务,荀藩邀约李矩一同参加会议,李矩夜晚赶往那里。李矩的部属都说:"魏浚不可相信,不应该在夜晚前去。"李矩说:"忠臣心意相同,为什么要怀疑呢!"于是前往,在一起欢快地结交后才离开。魏浚的远房侄儿魏该,聚集部众据守一泉坞,荀藩委任他为武威将军。

豫章王司马端,是太子司马诠的弟弟。往东逃到仓垣,荀晞率领官员们拥戴他为皇太子,设置行台。司马端以皇帝的名义,委派荀晞兼任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从仓垣迁到蒙城屯驻。

抚军将军秦王司马业,是吴孝王的儿子、荀藩的外甥,当时十二岁,往南逃到密县,荀藩等人拥戴他,往南奔向许昌。前豫州刺史

天水人阎鼎，在密县聚集几千西部州郡的流民，想回到故乡。荀藩认为阎鼎有才干，并且拥有部众，任命阎鼎为豫州刺史，让中书令李绚、司徒左长史彭城人刘畴、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等人作为他的辅佐人员。周顗，是周浚的儿子。

这时全国一片混乱，只有江东比较安宁，中原避难的官吏百姓，大多往南渡过长江。镇东司马王导劝说琅邪王司马睿，吸收他们中的贤士能人，和他们共成大事。司马睿听从了这个建议，征召的掾属有一百多人，当时人称这些人为"百六掾"。委派前颍川太守勃海人刁协担任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壼担任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人陈頵担任行参军，前太傅掾庾亮担任西曹掾。王承，是王浑弟弟的儿子；诸葛恢，是诸葛靓的儿子；庾亮，是庾兖弟弟的儿子。

20 江州刺史华轶，是华歆的曾孙，自认为接受朝廷的任命，却被琅邪王司马睿所统领，对司马睿的命令，大多不接受。郡县官员中不少人规劝他，华轶说："我只想看到诏书而已。"等到司马睿接到荀藩的檄令，声称皇帝制命，设置官府，变换官员，华轶和豫州刺史裴宪都不服从命令。司马睿派遣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和扬烈将军庐江人周访，联合出兵攻打华轶。华轶的军队战败，逃往安成，周访追击，杀了他和他的五个儿子。裴宪逃往幽州。司马睿委派甘卓担任湘江刺史，周访担任寻阳太守，又委派扬武将军陶侃担任武昌太守。

21 秋，七月，王浚设坛告类[1]，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封拜，备置百官，列署征、镇，以荀藩为太尉，琅邪王睿为大将军。浚自领尚书令，以裴宪及其婿枣嵩为尚

书，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

22 南阳王模使牙门赵染戍蒲坂[2]，染求冯翊太守不得而怒，帅众降汉，汉主聪以染为平西将军。八月，聪遣染与安西将军刘雅帅骑二万攻模于长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帅大众继之。染败模兵于潼关，长驱至下邽[3]。凉州将北宫纯自长安帅其众降汉。汉兵围长安，横遣淳于定出战而败。模仓库虚竭，士卒离散，遂降于汉。赵染送模于河内王粲；九月，粲杀模。关西饥馑，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聪以始安王曜为车骑大将军、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镇长安。以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

23 荀晞骄奢苛暴，前辽西太守阎亨，缵之子也，数谏晞，晞杀之。从事中郎明预有疾，自辇入谏。晞怒曰："我杀阎亨，何关人事，而舁病骂我？"预曰："明公以礼待预，故预以礼自尽。今明公怒预，其如远近怒明公何？桀为天子，犹以骄暴而亡，况人臣乎？愿明公且置是怒，思预之言。"晞不从。由是众心离怨，加以疾疫、饥馑。石勒攻王赞于阳夏[4]，擒之；遂袭蒙城，执晞及豫章王端，锁晞颈，以为左司马。汉主聪拜勒幽州牧。

王弥与勒，外相亲而内相忌，刘暾说弥使召曹嶷之兵以图勒。弥为书，使暾召嶷，且邀勒兵共向青州。暾至东阿[5]，勒游骑获之，勒潜杀暾而弥不知。会弥将徐邈、高梁辄引所部兵去，弥兵渐衰。弥闻勒擒荀晞，心恶之，以书贺勒曰："公获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谓张宾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图

我必矣。”宾因劝勒乘弥小衰，诱而取之。时勒方与乞活陈午相攻于蓬关[6]，弥亦与刘端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陈午小竖，不足忧；王公人杰，当早除之。”勒乃引兵击端，斩之。弥大喜，谓勒实亲己，不复疑也。冬，十月，勒请弥宴于己吾[7]。弥将往，长史张嵩谏，不听。酒酣，勒手斩弥而并其众，表汉主聪，称弥叛逆。聪大怒，遣使让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然犹加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赞潜谋叛勒，勒杀之，并晞弟纯。

勒引兵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8]。

初，勒之为人所掠卖也，与其母王氏相失。刘琨得之，并其从子虎送于勒，因遗勒书曰：“将军用兵如神，所向无敌，所以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者，盖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故也。成败之数，有似呼吸，吹之则寒，嘘之则温。今相授侍中、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将军其受之！”勒报书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遗琨名马、珍宝，厚礼其使，谢而绝之。

时虎年十七，残忍无度，为军中患。勒白母曰：“此儿凶暴无赖，使军人杀之，声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及长，便弓马，勇冠当时。勒以为征虏将军，每屠城邑，鲜有遗类。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勒遂宠任之。勒攻莱

阳太守李矩,矩击却之。

【注释】

①告类:类祭,遇到特殊事件如皇帝登位或立太子等而举行的祭天仪式。

②蒲坂:县名,治今山西永济西南。

③下邽:县名,治今陕西渭南北下邽镇东南渭河北岸。

④阳夏:县名,治今河南太康。

⑤东阿:县名,治今山东阳谷东北阿城镇。

⑥蓬关:关隘口,在今河南开封西南。

⑦已吾:县名,治今河南宁陵西南。

⑧葛陂:地名,在今河南新蔡北。

【译文】

21 秋,七月,王浚设立祭坛祭告上天,立皇太子,向天下发布文告,声称接受皇帝诏书,秉承皇帝旨意封赏爵位、任命官职,设置各类官员,逐一任命征、镇两级大将军,委派荀藩担任太尉,琅邪王司马睿担任大将军。王浚自己兼任尚书令,委派裴宪和他的女婿枣嵩担任尚书,委派田徽担任兖州刺史,李恽担任青州刺史。

22 南阳王司马模命令牙门赵染防守蒲坂,赵染谋求冯翊太守职位,不能得到,因而发怒,率领部众投降汉国。汉国君主刘聪委派赵染担任平西将军。八月,刘聪派遣赵染和安西将军刘雅率领二万骑兵,到长安攻打司马模,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率领大军跟随在后。赵染在潼关打败司马模的军队,长驱直入,到达下邽。凉州将领北宫纯从长安率领他的部众投降汉国。汉国军队包围长安,司马模派遣淳于定出城交战,失败了。司马模的仓库空虚,士卒纷纷逃走,于是向汉国投降。赵染把司马模送给河内王刘粲;九月,刘粲杀死司马模。关西发生严重饥荒,尸骨布满原野,官吏百姓活下来的,一百人不过一两个。刘聪委派始安王刘曜担任车骑大将军、雍州

牧，改封为中山王，镇长安。委派王弥担任大将军，封为齐公。

23 苟晞骄奢淫逸，苛刻残暴，前辽宁太守阎亨，是阎缵的儿子，多次规劝苟晞，苟晞杀了他。从事中郎明预有病，自己坐了轿子进去规劝。苟晞发怒说："我杀死阎亨，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却带病坐着轿子来骂我？"明预说："明公以礼节对待我，所以我以礼节尽心报答。现在明公对我发怒，对于远近的人对明公的愤怒，你将怎么办呢？夏桀身为天子，还因为骄横暴虐而灭亡，何况是臣子呢？希望明公暂且放下这股怒气，思考我的话。"苟晞不听从。因此，部众心意不齐，充满怨愤，疾病瘟役、饥荒也随之而来。石勒在阳夏攻打王赞，擒获了他。于是袭击蒙城，擒获了苟晞和豫章王司马端，用铁链锁住苟晞的脖子，命他担任左司马。汉国君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幽州牧。

王弥和石勒，外表上互相亲近，内心却互相猜忌，刘暾劝说王弥，让他召回曹嶷的军队来对付石勒。王弥写信，命刘暾去征召曹嶷，并且邀约石勒一同开往青州。刘暾到了东阿，被石勒巡逻的骑兵俘获，石勒暗中杀死刘暾，王弥却不知道。正巧，王弥的部将徐邈、高梁擅自率领所属部队离开，王弥的兵力逐渐衰弱。王弥听说石勒擒获了苟晞，心中憎恨他，却写信祝贺石勒说："您擒获苟晞又使用他，该是多么神妙！让苟晞做您的左手，我做您的右手，天下是不难平定的。"石勒对张宾说："王公地位尊贵却言辞谦卑，一定是在算计我。"张宾于是劝石勒，趁着王弥稍微衰弱，通过引诱来除掉他。这时，石勒正同乞活陈午在蓬关互相攻击，王弥也同刘瑞激烈交战，形势危急。王弥向石勒求救，石勒没有答应他。张宾说："您常常担心不能得到除掉王公的机会，现在上天把王公交给我们了。陈午是个小人物，不值得担忧；王公是人中豪杰，应该早日除掉他。"石勒于是率领军队攻打刘瑞，杀了他。王弥大喜，认为石勒确实亲近自己，不再怀疑。冬，十月，石勒邀请王弥到己吾赴宴。王弥将要前往，长史张嵩加以劝阻，他不接受。当酒喝得要醉的时候，石

勒亲手杀掉王弥，吞并了他的部众，上奏章给汉国君主刘聪，称说王弥谋图反叛。刘聪大为愤怒，派遣使者责备石勒"专门谋害公侯辅臣，有无视君主的意念"；不过，仍然加授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兼任并州刺史，来宽慰他的心。苟晞、王赞暗中策划叛离石勒，石勒杀了他们，并杀了苟晞的弟弟苟纯。

石勒率领军队劫掠豫州各郡，到了长江边才退回，屯驻在葛陂。

当初，石勒被人掳掠贩卖，同他的母亲王氏失散。刘琨搜求到了，把她和他的侄儿刘虎送给石勒，借机写信给石勒说："将军指挥军队，如同神明，所到的地方，没有对手，之所以踏遍天下却没有容得下两只脚的地方，百战百胜却没有一尺一寸的功劳，大概是因为遇到明君就成为正义的军队，依附叛逆就成为一群盗贼的缘故。成败的命运，只在呼吸一下的短暂时间中，吹它就寒冷，呵它就温暖。现在任命你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兼任护匈奴中郎将，封襄城郡公，请将军接受委任！"石勒回信说："创立功绩有不同的途径，这不是迂腐的儒生所了解的。您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显示节操，我也应平定患难，为主上效力。"他向刘琨赠送名马、珍宝，优厚地对待刘琨的使者，在表示感激后断绝交往。

当时刘虎十七岁，残忍到了极点，成为军中的祸患。石勒禀告母亲说："这个孩子凶恶残暴，狡诈无赖，假使军中的人杀了他，声名很不好，不如自己除掉他。"母亲说："跑得快的牛，在幼小时大多会弄破车辆，你稍微忍耐一下吧！"等到长大，善于射箭骑马，勇气超过当时所有人。石勒任命他为征虏将军，每次屠灭城镇，很少有人活下来。不过统领部众，严厉而不繁琐，没有人敢于冒犯，交付给他的作战任务，没有什么地方打不下来，石勒于是宠爱、信任他。石勒进攻荥阳太守李矩，李矩击退了他。

24 初，南阳王模以从事中郎索綝为冯翊太守[1]。綝，靖之子也。模死，綝与安夷护军金城麴允、频阳令梁肃，俱奔安定。时安定太守贾匹与诸氐、羌皆送任子于汉，綝等遇之于阴密[2]，拥还临泾[3]，与匹谋兴复晋室，匹从之。乃共推匹为平西将军，率众五万向长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于汉，闻匹起兵，与扶风太守梁综帅众十万会之。综，肃之兄也。汉河内王粲在新丰[4]，使其将刘雅、赵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战，雅等败退。中山王曜与疋等战于黄丘[5]，曜众大败。匹遂袭汉梁州刺史彭荡仲，杀之。麴特等击破粲于新丰，粲还平阳。于是匹等兵势大振，关西胡、晋翕然响应。

阎鼎欲奉秦王业入关，据长安以号令四方；河阴令傅畅，祗之子也，亦以书劝之，鼎遂行。荀藩、刘畴、周顗、李述等，皆山东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杀李绚等。鼎与业自宛趣武关[6]，遇盗于上洛[7]，士卒败散，收其余众，进至蓝田，使人告贾匹，匹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8]，使梁综将兵卫之。

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为军咨祭酒。前骑都尉谯国桓彝亦避乱过江，见睿微弱，谓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而单弱如此，将何以济？"既而见王导，共论世事，退，谓顗曰："向见管夷吾[9]，无复忧矣！"

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10]，周顗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因相视流涕。王导愀然变色曰[11]："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众皆收

泪谢之。

陈颖遗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12],显朱邑于桐乡[13],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导不能从。

【注释】

①綝(lin 林)。

②阴密:县名,治今甘肃灵台西南。

③临泾:县名,治今甘肃镇原东南。

④新丰:县名,治今陕西临潼东北阴盘城。

⑤黄丘:地名,在今陕西铜川市西北黄钦山下。

⑥武关:关隘口,在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

⑦上洛:县名,治今陕西商县。

⑧雍城:城名,在今陕西凤翔西南。

⑨管夷吾:即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这里,桓彝将王导比作管仲。

⑩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三国时吴国所筑。

⑪愀(qiǎo 巧)然:神色严肃的样子。

⑫“拔卓茂”句:西汉末年,密县县令卓茂以礼法教化百姓,道不拾遗。后辞归。东汉初,卓茂已七十多岁,光武帝任命他为太傅,封褒德侯。见本书第四十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

⑬“显朱邑”句:汉宣帝时,舒县桐乡啬夫朱邑公平廉洁,被宣帝重用,官至大司农。

【译文】

24 当初,南阳王司马模委派从事中郎索綝担任冯翊太守。索綝,

是索靖的儿子。司马模死后，索綝和安夷护军金城人麴允、频阳令梁肃，一起逃往安定。当时安定太守贾匹和氐、羌各部落酋长，都向汉国送去人质，索綝等人在阴密遇到他们，就加以阻止，带回临泾，同贾匹商议复兴晋国，贾匹听从了。于是共同推举贾匹为平西将军，率领五万军队开往长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都不向汉国投降，听说贾匹起兵，和扶风太守梁综率领十万军队同他们会合。梁综，是梁肃的哥哥。汉国河内王刘粲驻扎在新丰，派遣他的部将刘雅、赵染攻打新平，没有攻下来。索綝援救新平，大小战斗百把次，刘雅等人战败退却。中山王刘曜和贾匹等人在黄丘交战，刘曜的军队大败。贾匹于是袭击汉国的梁州刺史彭荡仲，杀了他。麴特等人在新丰打败刘粲，刘粲回到平阳。这时，贾匹等人军威大振，关西的胡人、晋国民众纷纷起来响应。

阎鼎想保护秦王司马业进入关中，占据长安来向全国发布号令；河阴令傅畅，是傅祗的儿子，也写信劝他这样做，阎鼎于是出发了。荀藩、刘畴、周顗、李述等人，都是关东人，不想向西进发，在中途逃走了，阎鼎派遣兵士追赶他们，没有赶上，杀了李绚等人。阎鼎和司马业从宛县前往武关，在上洛遇到盗贼，士兵战败逃散，收集残余的部众，前进到了蓝田，派人告诉贾匹，贾匹派遣军队迎接；十二月，进入雍城，命令梁综率领军队担任守卫。

周顗投奔琅邪王司马睿，司马睿委派周顗担任军咨祭酒。前骑都尉谯国人桓彝，也避难渡过长江，看到司马睿力量薄弱，对周顗说："我因为中原战乱多，来到这里谋求活命，可是却如此地势单力薄，将怎么渡过灾难呢？"不久，见到王导，一起谈论时事，退出来后，对周顗说："刚才见到管夷吾，不再担忧了！"

一些知名人士一同登上新亭，游乐欢宴，周顗在宴席中叹息说："风景没有差异，抬头一看，却有长江黄河的区别！"于是，相对流泪。王导神情严肃，脸色一变，说："应该共同为皇室效力，光复神州，为什么像楚国囚徒一样面对面地哭泣呢？"众人都止住眼泪向

他道歉。

陈颜给王导写信说："中原之所以倾覆，只是因为用人不当，看重虚名，忽视办事能力，为浮名竞相奔走，互相举荐，名望高的首先显赫，名望低的随后才能录用，于是互相波及影响，以至于国家衰败。加上重视庄子、老子学说的风气，使朝廷受到迷惑，培养声望的人被认为是有德行有气度，办理政事的被看作平庸的人，朝廷事务不能处理，典章制度毁坏殆尽。要想制订远大计划，先要从近处着手。现在应该改弦更张，赏罚分明，如同汉代从密县擢升县令卓茂、使朱邑从桐乡啬夫的低下职位登上显要地位一样。这样，伟大事业就可建立，复兴晋国就有希望。"王导未能听从他的建议。

25 刘琨长于招怀而短于抚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而去者亦相继。琨遣子遵请兵于代公猗卢，又遣族人高阳内史希合众于中山，幽州所统代郡、上谷、广宁之民多归之[1]，众至三万。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诸军，与辽西公段疾陆眷共攻希，杀之，驱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陆眷，务勿尘之子也。猗卢遣其子六脩将兵助琨戍新兴。

琨牙门将邢延以碧石献琨，琨以与六脩，六脩复就延求之，不得，执延妻子。延怒，以所部袭六脩，六脩走，延遂与新兴附汉，请兵以攻并州。

26 李臻之死也[2]，辽东附塞鲜卑素喜连、木丸津托为臻报仇，攻陷诸县，杀掠士民，屡败郡兵，连年为寇。东夷校尉封释不能讨，请与连和，连、津不从。民失业，归慕容廆者甚众，廆禀给遣还，愿留者即抚存之。

廆少子鹰扬将军翰言于廆曰："自古有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从民望，成大业。今连、津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灾为乱。封使君已诛本请和③，而寇暴不已。中原离乱，州师不振，辽东荒散，莫之救恤，单于不若数其罪而讨之。上则兴复辽东，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帅众东击连、津，以翰为前锋，破斩之，尽并二部之众。得所掠民三千余家，及前归廆者悉以付郡，辽东赖以复存。

封释疾病，属其孙奕于廆。释卒，廆召奕与语，说之，曰："奇士也！"补小都督。释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参军抽来奔丧。廆见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④。"以道不通，丧不得还，皆留仕廆，廆以抽为长史，悛为参军。

王浚以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毖，琰之曾孙也⑤。

【注释】

①广宁：郡名，治今河北涿鹿。

②"李臻"句：李臻之死，见本书第八十六卷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

③"封使君"句：诛庞本见本书第八十六卷晋怀帝永嘉三年。

④抎（yún 陨）：坠落。　犍（jiān 尖）：阉割过的公牛。犍牛驯顺，容易驾御，易于肥育。

⑤崔琰：东汉末官吏。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东北）人。少朴讷，尚武事，后求学于郑玄。初归袁绍，后附曹操，官至中尉，有"公亮"之称。既而遭诬陷，为曹操所杀。

【译文】

25 刘琨善于招揽部众，却不擅长于安抚统领，一天当中，虽然归附的有几千，但离开的也接连不断。刘琨派遣儿子刘遵向代公拓跋猗卢请求出兵援助，又派遣同族的人高阳内史刘希在中山招募部众，幽州所统辖的代郡、上谷、广宁的民众，大多前去归附他，部众达到三万。王浚发怒，派遣燕国国相胡矩统领各军，和辽西公段疾陆眷一同攻打刘希，杀了他，驱赶、抢劫三郡的男女老少后才离开。段疾陆眷，是段务勿尘的儿子。拓跋猗卢派遣他的儿子拓跋六脩，率领军队协助刘琨驻守新兴。

刘琨的牙门将邢延把一块碧玉献给刘琨，刘琨将它送给拓跋六脩，拓跋六脩又向邢延索求碧玉，没有得到，就捉住邢延的妻子儿女。邢延发怒，率领所统领的军队袭击拓跋六脩，拓跋六脩逃走，邢延于是献出新兴，归附汉国，请求出兵来攻打并州。

26 李臻死后，辽东郡归顺的鲜卑人素喜连、木丸津假称替李臻报仇，攻陷各县城池，杀害、掳掠官吏百姓，多次打败郡中军队，一连几年成为祸患。东夷校尉封释没有力量讨伐，请求同他们和解，素喜连、木丸津不听从。民众不能生产，归附慕容廆的人特别多，慕容廆供应粮食，送回故乡，愿意留下来的，就安抚、接济他们。

慕容廆的小儿子鹰扬将军慕容翰对慕容廆说："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君主，没有一个不尊崇天子，来顺从民众的期望，完成伟大的事业。现在素喜连、木刃津表面上以攻打庞本为名，内心却幸灾乐祸，制造战乱。封使君已经诛杀庞本，请求和解，却依然不断地进犯作乱。中原离散混乱，州中军队不能振作，辽东荒芜，民众逃散，没有人拯救、抚恤他们，单于不如列举素喜连、木丸津的罪状，来讨伐他们。上可以复兴辽东，下可以吞并两个部落，忠义显名于晋朝廷，私利归到我们部族，这是霸王的基业。"慕容廆笑着说："小孩子竟然能考虑到这一点！"于是率领军队，向东攻击素喜连、木丸津，用慕容翰充当前锋，打败素喜连、木丸津，杀了他俩，吞并了两

个部落的所有部众。获得他俩掳掠的三千多家民众，加上原先归附慕容廆的民户，全部交付给郡中，辽东郡借此得以再度存在。

封释患病，把孙子封奕托付给慕容廆。封释去世，慕容廆召见封奕，和他谈话，很喜欢他，说："罕见的人才！"任命为小都督。封释的儿子冀州主簿封悛、幽州参军封抽前来奔丧。慕容廆看到他们后说："这家的人，都是天生的有千斤力气的壮牛。"因道路不通，灵柩不能运回故乡，都留下来在慕容廆手下任职，慕容廆委派封抽担任长史，封悛担任参军。

王浚任用妻子的舅父崔毖为东夷校尉。崔毖，是崔琰的曾孙。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　起玄默涒滩，尽昭阳作噩，凡二年。

孝怀皇帝下

永嘉六年

1 春，正月，汉呼延后卒，谥曰武元。

2 汉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珝寇并州；辛未，围晋阳。

3 甲戌，汉主聪以司空王育、尚书令任顗女为左、右昭仪[1]，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女皆为夫人，右仆射朱纪女为贵妃，皆金印紫绶。聪将纳太保刘殷女，太弟义固谏。聪以问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刘康公之后[2]，与陛下殊源，纳之何害？"聪悦，拜殷二女

英、娥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皆为贵人，位次贵妃。于是六刘之宠倾后宫，聪希复出外，事皆中黄门奏决。

4 故新野王歆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寇掠荆上，以歆南蛮司马新野杜曾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军，能被甲游于水中。

5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6 石勒筑垒于葛陂[3]，课农造舟，将攻建业。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

会大雨，三月不止，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闻晋军将至，集将佐议之。右长史刁膺请先送款于睿，求扫平河朔以自赎，俟其军退，徐更图之，勒愀然长啸[4]。中坚将军夔安请就高避水，勒曰："将军何怯邪？"孔苌等三十余将请各将兵分道夜攻寿春，斩吴将头，据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阳，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将之计也！"各赐铠马一疋。顾谓张宾曰："于君意何如？"宾曰："将军攻陷京师，四执天子，杀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相臣奉乎？去年既杀王弥，不当来此；今天降霖雨于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此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晋之保寿春，畏将军往攻之耳；彼闻吾去，喜于自全，何暇追袭吾后，为吾不利邪？将军宜使辎重从北道先发，将军引大兵向寿春。辎重既远，大兵

徐还,何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张君计是也!"责刁膺曰:"君既相辅佐,当共成大功,奈何遽劝孤降?此策应斩!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于是黜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号曰:"右侯"。

勒引兵发葛陂,遣石虎帅骑二千向寿春,遇晋运船,虎将士争取之,为纪瞻所败。瞻追奔百里,前及勒军,勒结陈待之;瞻不敢去,退还寿春。

【注释】

①昭仪:皇帝妃嫔名。始于西汉宣帝时,仅次于皇后,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在后世,地位有所下降。

②刘康公:春秋时周王室大臣。为周匡王(一说为周定王)之子,以采邑在刘,后代因之以刘为姓氏。康公是其谥号。

③葛陂:陂塘名,在今河南新蔡北。上承淯水(今洪河),东出为鲖水、富水等注入淮河。周三十里,今陂与鲖水、富水皆湮。

④啸:吹口哨。以往一般注释为"唳声长叹",不妥。详见孙机《魏晋时代的"啸"》(载中华书局1986年版《古代礼制风俗漫谈》第二集)。

【译文】

晋纪十 起壬申(公元312年),止癸酉(公元313年),共二年。

孝怀皇帝下

永嘉六年(壬申,公元312年)

1 春,正月,汉国呼延皇后去世,谥号为武元。

2 汉国镇北将军勒冲、平北将军卜珝进犯并州;十九日,包围晋阳。

3 二十二日,汉国君主刘聪以司空王育、尚书令任顗的女儿为左、右昭仪,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的女儿都为

夫人，右仆射朱纪的女儿为贵妃，全都赐予金印紫绶。刘聪将要娶太保刘殷的女儿，太弟司马义坚决地劝阻。刘聪就这事询问太宰刘延年、太傅刘景，都说："太保自称是刘康公的后代，和陛下的祖先不同，娶他的女儿有什么妨碍？"刘聪很高兴，命刘殷的两个女儿刘英、刘娥做左右贵嫔，地位在昭仪以上；又娶刘殷的四个孙女，都为夫人，地位仅次于贵妃。于是刘家六个女子的宠幸在后宫无人可比，刘聪再也很少出宫，事情都由宦官上奏，然后处理。

4 已故新野王司马歆的牙门将胡亢，在竟陵聚集部众，自称为楚公，在荆州地区抢劫作乱，任用司马歆的南蛮司马新野人杜曾为竟陵太守。杜曾的勇气在三军中无人可比，能够穿着铠甲在水中游泳。

5 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6 石勒在葛陂构筑壁垒，督促农事，建造船只，打算进攻建业。琅邪王司马睿大力征调江南的军队，集结在寿春，委派镇东长史纪瞻担任扬威将军，统领各军征伐石勒。

遇上大雨天气，三个月不停，石勒军中发生饥荒、瘟疫，死亡的超过一大半，听说晋国军队将要到来，召集将领僚属商议对策。右长史刁膺建议先向司马睿送去降书，请求肃清黄河以北来赎清自己的罪过，等他们的军队退回后，慢慢再作计议，石勒神情严肃，吹起口哨。中坚将军夔安请求迁到高地，躲避水患，石勒说："将军怎么这样胆小？"孔苌等三十多个将军，请求各自率领军队在夜晚分头攻打寿春，斩下吴国将领首级，占据这个城池，食用他们的粮食，一定在今年内攻下丹阳，平定江南。石勒笑着说："这是勇将的计策！"赐给各人一匹带有护甲的战马。回头问张宾说："你的意见怎么样？"张宾说："将军攻克京城，俘获、囚禁天子，杀害王公贵族，强夺妃子公主来作为妻妾，拔掉将军的头发一根根地数，不能够数说尽将军的罪过，怎么能又作为臣属去尊崇他们呢？去年杀死王弥以后，不应该来到这里；现在上天在几百里的土地上降下连绵不断的

大雨，是告诉将军不应该留在这里了。鄄城有三个坚固的楼台，西边接近平阳，四面有山河作为屏障，应该向北迁徙占据它，来夺取黄河以北地区，黄河以北平定后，天下就没有处于将军以上的人了。晋国据守寿春，不过畏惧将军前去攻打他们而已；他们听说我们离开，为自己的保全而高兴，哪里有闲暇在我们后面追赶、袭击，造成我们的不利呢？将军应该命令运输部队，从北边的道路首先出发，将军率领大军开往寿春。等运输走远，大军慢慢撤退，何必担忧进退失据呢？"石勒卷起衣袖，振动胡须，说："张君的计策是对的！"责备刁膺说："你既然辅助我，应该共同完成重大功业，怎么突然间劝我投降？献这种计策应该斩首！不过一向知道你胆子少，特地宽恕你。"于是把刁膺降为将军，提升张宾为右长史，号称为"右侯"。

石勒率领军队从葛陂出发，派遣石虎率领二千骑兵前往寿春，遇到晋国运输的船只，石虎的将领士兵争相夺取，被纪瞻打败。纪瞻追赶了一百里，赶上石勒的军队，石勒结成阵势等待他；纪瞻不敢攻打，退回寿春。

7 汉主聪封帝为会稽郡公，加仪同三司。聪从容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1]，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赠朕柘弓银研[2]；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3]，陛下何由得之？"聪喜，以小刘贵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孙也，卿善遇之。"

8 代公猗卢遣兵救晋阳，三月，乙未，汉兵败走。卜珝之

卒先奔，勒冲擅收翊，斩之；聪大怒，遣使持节斩冲。

9 聪纳其舅子辅汉将军张寔二女徽光、丽光为贵人，太后张氏之意也。

10 凉州主簿马魴说张轨："宜命将出师，翼戴帝室。"轨从之，驰檄关中，共尊辅秦王；且言："今遣前锋督护宋配帅步骑二万，径趋长安；西中郎将寔帅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琠帅胡骑二万，络绎继发。"

11 夏，四月，丙寅，征南将军山简卒。

12 汉主聪封其子敷为渤海王，骥为济南王，鸾为燕王，鸿为楚王，劢为齐王，权为秦王，操为魏王，持为赵王。

13 聪以鱼蟹不供，斩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摅[4]；作温明、徽光二殿未成，斩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观渔于汾水，昏夜不归。中军大将军王彰谏曰："比观陛下所为，臣实痛心疾首。今愚民归汉之志未专，思晋之心犹盛，刘琨咫尺，刺客纵横；帝王轻出，一夫敌耳。愿陛下改往修来，则亿兆幸甚！"聪大怒，命斩之；王夫人叩头乞哀，乃囚之。太后张氏以聪刑罚过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单于粲舆榇切谏。聪怒曰："吾岂桀、纣，而汝辈生来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余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旷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则陛下。而顷来以小小不供，亟斩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将。此臣等窃所未解，故相与忧之，忘寝与食。"聪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闻过。"各赐帛百匹，使侍中持节赦彰曰："先帝赖君如左右手，君著勋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过，希君荡

然。君能尽怀忧国,朕所望也。今进君骠骑将军、定襄郡公,后有不逮,幸数匡之!”

【注释】

①王武子:即王济,字武子。

②柘(zhè这)弓:用柘木制成的良弓。柘,为落叶灌木或乔木,叶可喂蚕,木材中心为黄色,质坚而致密,是贵重的木材。

③九族:旧有二说,一种看法认为是同姓亲族,从自己算起,上起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异姓亲族,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前一种说法影响较大。

④摅(shū输):人名。

【译文】

7 汉国君主刘聪封皇帝为会稽郡公,加授仪同三司。刘聪安逸舒缓地问皇帝说:“你从前当豫章王,我和王武子拜访你,王武子向你称赞我,你说早就听到我的名字了,赠给我柘木弓和银砚台;你还记不记得?”皇帝说:“臣下怎敢忘记这件事?只是遗恨当时不能早日识别天子的颜面!”刘聪说:“你们家亲生骨肉,为什么互相残杀到这个地步?”皇帝说:“大汉将要顺应天道取得天下,所以替陛下自己互相铲除,这恐怕是上天旨意,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事!而且臣下家中如果能继承武皇帝的业绩,亲族间和睦敦厚,陛下将怎么得到天下呢?”刘聪大喜,把小刘贵人送给皇帝做妻子,说:“这是著名公辅大臣的孙女,你好好地对待她。”

8 代公拓跋猗卢派遣军队救援晋阳,三月,十四日,汉国军队失败逃走。卜珝的兵士最先后退,靳冲擅自逮捕卜珝,杀了他;刘聪大怒,派遣使者秉持符节杀掉靳冲。

9 刘聪娶他舅舅的儿子辅汉将军张寔的两个女儿张徽光、张丽光为贵人,这是太后张氏的主意。

10 凉州主簿马魴劝说张轨："应该命令将领出兵，保卫皇室。"张轨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地向关中发布檄令，提出共同尊崇、辅佐秦王；并且说："现在派遣前锋督护宋配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直接开往长安；西中郎将张寔率领中军三万人，武威太守张琠率领胡人骑兵二万人，络绎不绝地陆续进发。"

11 夏，四月，十六日，征南将军山简去世。

12 汉国君主刘聪封他的儿子刘敷为渤海王，刘骥为济南王，刘鸾为燕王，刘鸿为楚王，刘劢为齐王，刘权为秦王，刘操为魏王，刘持为赵王。

13 刘聪因鱼蟹供应不济，杀了左都水使者襄陵王刘摅；建造温明、徽光两座宫殿没有完成，杀了将作大臣望都王靳陵。在汾水边观看捕鱼，傍晚还不回宫。中军大将军王彰规劝说："近来观察陛下的所作所为，臣下实在感到痛心。现在，愚昧的民众归附汉国的心意还不牢固，思念晋国的念头还很强烈，刘琨近在咫尺，刺客到处都有；帝王轻率地外出，不过一个人的对手而已。希望陛下改变往日的作为，开创未来的德业，这样，就是亿万人民最大的幸运了！"刘聪大怒，下令杀掉他；王夫人叩头苦苦地哀求，才把他囚禁起来。太后张氏因刘聪刑罚过分残酷，三天不进饮食；太弟刘义、单于刘粲用车载着棺材，恳切地规劝。刘聪发怒说："我难道是夏桀、商纣王，你们这些人却来为活人哭丧！"太宰刘延年、太保刘殷等公卿、列侯一百多人，都脱下帽子，流着眼泪说："陛下功绩高、恩德厚，当代没有人可比，从前可称颂的是唐尧、虞舜，当今就是陛下。可是近来因为供给稍微不足，立即杀掉王公；正直的言论违背了旨意，马上囚禁大将。这是我们臣下私下里所不理解的，所以一起为之忧虑，忘记了睡眠与饮食。"刘聪感慨地说："我昨天喝得大醉，做出的事不是我的本意，没有你们提醒这些事，我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赐给各人绢帛一百匹，派使者秉持符节赦免王彰说："先帝依赖您如同左右手，您在两朝建立功勋，我怎敢忘记？这段时间中的过失，希

望您不要记在心中。您能尽其才能，为国家分忧，是我所盼望的。现在提升您为骠骑将军、定襄郡公，今后我如有不足之处，希望时常加以匡正。”

14 王弥既死，汉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恐为石勒所并，欲引兵归平阳，军中乏粮，士卒相食，乃自砍硗津西渡[1]。刘琨以兄子演为魏郡太守，桑恐演邀之，遣长史临深为质于琨。琨以固为雍州刺史，桑为豫州刺史。

15 贾匹等围长安数月，汉中山王曜连战皆败，驱掠士女八万余口，奔于平阳。秦王业自雍入于长安。五月，汉主聪贬曜为龙骧大将军，行大司马。聪使河内王粲攻傅祗于三渚[2]，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会祗病薨，城陷，粲迁祗子孙并其士民二万余户于平阳。

16 六月，汉主聪欲立贵嫔刘英为皇后；张太后欲立贵人张徽光，聪不得已，许之。英寻卒。

17 汉大昌文献公刘殷卒。殷为相，不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汉主聪每与群臣议政事，殷无所是非；群臣出，殷独留，为聪敷畅条理，商榷事宜，聪未尝不从之。殷常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3]。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4]？夫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所以为优耳。”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乘舆入殿。然殷在公卿间，常恂恂有卑让之色，故能处骄暴之国，保其宝贵，不失令名，以寿考自终。

18 汉主聪以河间王易为车骑将军，彭城王翼为卫将军，并典兵宿卫。高平王悝为征南将军，镇离石；济南王骥为征西将军，筑西平城以居之[5]；魏王操为征东将军，镇蒲子。

19 赵固、王桑自怀求迎于汉，汉主聪遣镇远将军梁伏疵率兵迎之。未至，长史临深、将军牟穆帅众一万叛归刘演。固随疵而西，桑引其众东奔青州，固遣兵追杀之于曲梁[6]，桑将张凤帅其余众归演。聪以固为荆州刺史，领河南太守，镇洛阳。

【注释】

①硗硗(qiāo qiāo 敲敲)津：即确礁(áo 熬)津，在今山东茌平西南。

②三渚：城名，在今河南孟县南黄河畔。

③几谏：对尊长婉言规劝。

④万乘：本义为一万辆战车。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兵车万辆，故以万乘指代天子。

⑤西平城：城名，在今山西临汾西北。

⑥曲梁：县名，治今河北永年东南。

【译文】

14 王弥死后，汉国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担心被石勒吞并，想率领军队回到平阳，军中缺乏粮食，士卒互相残杀后食用尸体，于是向西渡过硗硗津。刘琨委派他哥哥的儿子刘演担任魏郡太守，镇守鄴城。王桑担心刘演拦截他，派遣长史临深到刘琨那里作为人质。刘琨委派赵固担任雍州刺史，王桑担任豫州刺史。

15 贾匹等人包围长安几个月时间，汉国中山王刘曜接连交战，都失败了，掳掠男女老幼八万多人，逃到平阳。秦王司马业从雍城

进入长安。五月,汉国君主刘聪把刘曜贬降为龙骧大将军,代理大司马。刘聪命令河内王刘粲到三渚进攻傅祗,右将军刘参到怀县进攻郭默;恰恰傅祗患病逝世,城池被攻下,刘粲把傅祗的子孙和他的官属、百姓二万多家迁移到平阳。

16 六月,汉国君主刘聪想立贵嫔刘英做皇后;张太后想立贵人张徽光,刘聪不得已,答应了。刘英不久去世。

17 汉国大昌文献公刘殷去世。刘殷做宰相,不冒犯君主的威严,不违背旨意,而是顺着事情的发展进言规劝,补正缺失、进献良策很多。汉国君主刘聪每次和臣下商议政事,刘殷不表示赞同或反对;臣子们退下后,刘殷单独留下,替刘聪分析比较,商讨正确的决策,刘聪没有不听从他的。刘殷经常告诫子孙们说:"侍奉君主,应该尽力地委婉规劝。一般人尚且不能当面斥责他的过错,何况是天子呢?委婉规劝的效果,同冒犯君主进行规劝没有差别,但是不显示出君主的过错,所以要好一些。"官位直到侍中、太保、录尚书事,特许带着佩剑、穿着鞋子登上殿堂、入朝时不必碎步疾走、乘坐车辆进入宫殿。可是刘殷在公卿大臣中间,总是态度恭顺,带着谦卑退让的神色,所以能在骄横凶暴的国家中立身,保全他的富贵,不失去美好的名声,以高龄去世。

18 汉国君主刘聪委派河间王刘易担任车骑将军,彭城王刘翼担任卫将军,一同掌管军队守卫宫廷。高平王刘悝担任征南将军,镇守离石;济南王刘骥担任征西将军,建筑西平城来居住;魏王刘操担任征东将军,镇守蒲子。

19 赵固、王桑在怀县,请求汉国迎接他们回去,汉国君主刘聪派遣镇远将军梁伏疵率领军队前去迎接。还没有赶到,长史临深、将军牟穆率领一万军队叛离,归附刘演。赵固跟随梁伏疵向西行进,王桑带领他的部众朝东奔向青州,赵固派遣军队追赶,在曲梁杀了他,王桑的部将张凤率领他残余的部众归附刘演。刘聪任命赵固担任荆州刺史,兼任河南太守,镇守洛阳。

20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过皆坚壁清野，虏掠无所获，军中饥甚，士卒相食。至东燕，闻汲郡向冰聚众数千壁枋头[1]，勒将济河，恐冰邀之。张宾曰："闻冰船尽在渎中未上，宜遣轻兵间道袭取，以济大军，大军既济，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苌自文石津缚筏潜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济河[2]，击冰，大破之，尽得其资储，军势复振，遂长驱至邺。刘演保三台以自固，临深、牟穆等复帅其众降于勒。

诸将欲攻三台，张宾曰："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拔，舍而去之，彼将自溃。方今王彭祖、刘越石[3]，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不若择便地而据之，广聚粮储，西禀平阳以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计是也！"遂进据襄国。

宾复言于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堑未固，资储未广，二寇交至。宜亟收野谷，且遣使至平阳，具陈镇此之意。"勒从之，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壁垒多降，运其谷以输襄国；且表于汉主聪，聪以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上党公。

21 刘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会平阳，击汉。琨素奢豪，喜声色。河南徐润以音律得幸于琨，琨以为晋阳令。润骄恣，干预政事；护军令狐盛数以为言，且劝琨杀之，琨不从。润潜盛于琨，琨收盛，杀之。琨母曰："汝不能驾御豪杰以恢

远略，而专除胜己，祸必及我。”

盛子泥奔汉，具言虚实。汉主聪大喜，遣河内王粲、中山王曜将兵寇并州，以令狐泥为乡导。琨闻之，东出，收兵于常山及中山，使其将郝诜、张乔将兵拒粲[4]，且遣使求救于代公猗卢。诜、乔俱败死。粲、曜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汉[5]。八月，庚戌，琨还救晋阳，不及，帅左右数十骑奔常山。辛亥，粲、曜入于晋阳。壬子，令狐泥杀琨父母。

粲、曜送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于平阳。聪复以曜为车骑大将军，以前将军刘丰为并州刺史，镇晋阳。九月，聪以卢志为太弟太师，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高乔、令狐泥皆为武卫将军。

【注释】

①枋头：地名，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

②棘津：地名，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古黄河上，又称作石济津、南津。

③王彭祖、刘越石：即王浚、刘琨。

④诜(shēn 伸)。

⑤聿(yù 预)。

【译文】

20 石勒从葛陂向北行进，所经过的地方，都城堡坚固，财物也隐藏起来了，抢劫掠夺，没有收获，军中极其饥饿，士卒互相残杀食用。到了东燕，听说汲郡人向冰聚集几千民众，在枋头建立壁垒，石勒将要渡过黄河，担心向冰阻截他。张宾说：“听说向冰的船只都在河道中，没有拖上岸，应该派遣轻装的部队从小道袭击，夺取船只，

来渡过大军，大军渡过以后，向冰就一定可以擒获。”秋，七月，石勒命令支雄、孔苌扎起木筏，从文石津悄悄地渡河，夺取向冰的船只。石勒率领军队从棘津渡过黄河，攻击石冰，把他打得大败，夺取了他所有的资财粮草，军队的声势再度勃兴，于是长途快速行进，到达鄄城。刘演依靠三台，来进行固守，临深、牟穆等人又率领他们的部队，向石勒投降。

各将领想要攻打三台，张宾说：“刘演虽然弱小，部众还有几千人，三台险要坚固，进攻它不容易迅速拿下来，抛下它而离开，他们将会自行崩溃。当今，王彭祖、刘越石是您的强大敌人，应该首先攻取他们，刘演不值得担忧。而且，天下饥荒混乱，明公虽然拥有强大的军队，流动作战，转徙各地，人们没有固定的志向，不是保证万无一失、控制四面八方的策略。不如选择一个便利的地方占据它，大量地聚集粮草，向西供给平阳，来谋划夺取幽州、并州，这是霸王的事业。邯郸、襄国，是地势优越便利的地方，请选择一处作为都城。”石勒说：“右侯的计策是对的。”于是进兵，占据襄国。

张宾又对石勒说：“现在我们驻扎在这里，是王彭祖、刘越石深为忌惮的，恐怕在城防还不牢固、资财粮草还不充足时，两个贼寇就会交相赶来。应该立即收割野外的庄稼，并且派遣使者到平阳，详尽陈述镇守在这里的意图。”石勒听从他的建议，命令各位将领分别攻打冀州，各郡县建立的壁垒，大多归降，把他们的粮食运输到襄国；并且上奏章给汉国君主刘聪，刘聪委派石勒担任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为上党公。

21 刘琨发布檄令到各州郡，约定十月在平阳会合，攻打汉国。刘琨一向奢侈豪华，喜欢音乐美女。河南人徐润因通晓音律，受到刘琨的宠爱，刘琨委任为晋阳令。徐润傲慢放纵，参预行政事务；护军令狐盛多次为此进言，并且劝刘琨杀了他，刘琨不听从。徐润向刘琨诬陷令狐盛，刘琨逮捕令狐盛，杀了他。刘琨的母亲说：“你不能驾驭英雄豪杰，来扩展远大的谋略，却专门铲除胜过自己的人，灾

祸一定会波及到我身上。”

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投奔汉国，详细说出刘琨的虚实。汉国君主刘聪特别高兴，派遣河内王刘粲、中山王刘曜率领军队，进犯并州，委派令狐泥做向导。刘琨听到消息，前往东方，在常山和中山招募军队，命令他的部将郝诜、张乔率领军队抵御刘粲，并且派遣使者向代公拓跋猗卢求救。郝诜、张乔都战败丧命。刘粲、刘曜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献出晋阳，投降汉国。八月，初一，刘琨回军救援晋阳，已来不及，率领左右几十名骑兵，逃到常山。初二，刘粲、刘曜进入晋阳。初三，令狐泥杀死刘琨的父母。

刘粲、刘曜把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送到平阳。刘聪又委派刘曜担任车骑大将军，委派前将军刘丰担任并州刺史，镇守晋阳。九月，刘聪委派卢志担任太弟太师，崔玮担任太傅，许遐担任太保，高乔、令狐泥都担任武卫将军。

22 己卯，汉卫尉梁芬奔长安。

23 辛巳，贾匹等奉秦王业为皇太子，建行台于长安，登坛告类，建宗庙、社稷[1]，大赦。以阎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加贾匹征西大将军，以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命司空荀藩督摄远近，光禄大夫荀组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与藩共保开封。

24 秦州刺史裴苞据险以拒凉州兵，张寔、宋配等击破之，苞奔柔凶坞[2]。

25 冬，十月，汉主聪封其子恒为代王，逞为吴王，朗为颍川王，皋为零陵王，旭为丹阳王，京为蜀王，坦为九江王，

晃为临川王；以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颙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

26 代公猗卢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帅众数万为前锋以攻晋阳，猗卢自帅众二十万继之，刘琨收散卒数千为之乡导。六脩与汉中山曜战于汾东，曜兵败，坠马，中七创。讨虏将军傅虎以马授曜，曜不受，曰："卿当乘以自免，吾创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识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时矣。且汉室初基，天下可无虎，不可无大王也！"乃扶曜上马，驱令渡汾，自还战死。曜入晋阳，夜，与大将军粲、镇北大将军丰掠晋阳之民，逾蒙山而归[2]。十一月，猗卢追之，战于蓝谷[4]，汉兵大败，擒刘丰，斩邢延等三千余级[5]，伏尸数百里。猗卢因大猎寿阳山[6]，陈阅皮肉，山为之赤。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固请进军。猗卢曰："吾不早来，致卿父母见害，诚以相愧。今卿已复州境，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后举，刘聪未可灭也。"遗琨马、牛、羊各千余匹，车百乘而还，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

琨徙居阳曲[7]，招集亡散。卢谌为刘粲参军，亡归琨，汉人杀其父志及弟谧、诜；赠傅虎幽州刺史。

【注释】

①社稷：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处所。

②柔凶坞：地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③蒙山：山名，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④蓝谷:地名,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⑤"斩邢延"句:邢延叛刘琨,见本书第八十七卷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

⑥寿阳山:山名,在今山西寿阳东北。

⑦阳曲:县名,治今山西定襄东南。

【译文】

22 初一,汉国卫尉梁芬投奔长安。

23 初三,贾匹等人拥戴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在长安建立行台,登上祭坛祭祀上天,兴建宗庙、土地神和谷神祭坛,大赦天下。委派阎鼎担任太子詹事,统御文武百官;加授贾匹为征西大将军,委派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担任大司马。命令司空荀藩代为处理远近政务,光禄大夫荀组兼任司隶校尉、代理豫州刺史,和荀藩共同保卫开封。

24 秦州刺史裴苞占据险要地势,来抗拒凉州军队,张寔、宋配等人打败了他,裴苞逃到柔凶坞。

25 冬,十月,汉国君主刘聪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刘逞为吴王,刘朗为颍川王,刘皋为零陵王,刘旭为丹阳王,刘京为蜀王,刘坦为九江王,刘晃为临川王;委派王育担任太保,王彰担任太尉,任颙担任司徒,马景担任司空,朱纪担任尚书令,范隆担任左仆射,呼延晏担任右仆射。

26 代公拓跋猗卢派遣他的儿子拓跋六脩和哥哥的儿子拓跋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率领几万军队充当前锋,攻打晋阳,拓跋猗卢亲自率领二十万军队随后进发,刘琨收集几千逃散的士兵为他当向导。拓跋六脩同汉国中山王刘曜在汾水东边交战,刘曜的军队失败,落下马来,受了七处创伤。讨虏将军傅虎把自己的坐骑交给刘曜,刘曜不接受,说:"你应当自己骑着以求活命,我的创伤已经很重,注定要死在这里。"傅虎哭着说:"我蒙受大王的赏识,提拔

到今天这个地位，时常思考着舍命报答，今天正是时候。而且，汉国刚刚建立，天下可以没有傅虎，不可以没有大王！”于是把刘曜扶上马，驱赶它渡过汾水，自己返回作战，阵亡。刘曜进入晋阳，夜晚，和大将军刘粲、镇北大将军刘丰掳掠晋阳的民众，越过蒙山退回去。十一月，拓跋猗卢追击他们，在蓝谷交战，汉国军队大败，擒获刘丰，斩下邢延等三千多人的首级，几百里的土地上遍布尸体。拓跋猗卢于是在寿阳山大规模地打猎，陈列野兽的皮肉，山头因此变成红色。刘琨从军营门口步行进去道谢，坚决请求向前推进。拓跋猗卢说：“我不能早些赶来，使你的父母遭到杀害，实在感到惭愧。现在你已经恢复全州疆域，我远道而来，士兵、马匹疲劳困顿，姑且等待日后出兵，刘聪还不能消灭掉。”向刘琨赠送马、牛、羊各一千多匹、车一百辆，就回去了，留下他的将领箕澹、段繁等人守卫晋阳。

刘琨迁徙到阳曲屯驻，招集逃亡失散的人员。卢谌担任刘粲的参军，逃出来归附刘琨，汉国人杀了他的父亲卢志和弟弟卢谧、卢诜；追赠傅虎为幽州刺史。

27 十二月，汉主聪立皇后张氏，以其父宽为左光禄大夫。

28 彭仲荡之子天护帅群胡攻贾匹[1]，天护阳不胜而走，匹追之，夜坠涧中，天护执而杀之。汉以天护为凉州刺史。众推始平太守麴允领雍州刺史。阎鼎与京兆太守梁综争权，鼎遂杀综。麴允与扶夷护军索綝、冯翊太守梁肃合兵攻鼎，鼎出奔雍，为氐窦首所杀。

29 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据苑乡[2]，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浚遣督护王昌帅

诸军及辽西公段疾陆眷、疾陆眷弟匹磾、文鸯、从弟末柸部众五万攻勒于襄国③。

疾陆眷屯于渚阳④，勒遣诸将出战，皆为疾陆眷所败。疾陆眷大造攻具，将攻城，勒众甚惧。勒召将佐谋之曰："今城堑未固，粮储不多，彼众我寡，外无救援，吾欲悉众与之决战，何如?"诸将皆曰："不如坚守以疲敌，待其退而击之。"张宾、孔苌曰："鲜卑之种，段氏最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锐卒皆在末柸所。今闻疾陆眷刻日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斗连日，谓我孤弱，不敢出战，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凿北城为突门二十余道⑤，俟其来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柸帐，彼必震骇，不暇为计，破之必矣。末柸败，则其余不攻而溃矣。"勒从之，密为突门。既而疾陆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见其将士或释仗而寝，乃命孔苌督锐卒自突门出击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势。苌攻末柸帐，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垒门，为勒众所获，疾陆眷等军皆退走。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疾陆眷收其余众，还屯渚阳。

勒质末柸，遣使求和于疾陆眷，疾陆眷许之。文鸯谏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纵垂亡之虏，得无为王彭祖所怨，招后患乎?"疾陆眷不从，复以铠马金银赂勒，且以末柸三弟为质而请末柸。诸将皆劝勒杀末柸，勒曰："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仇雠，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非计也。归之，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报之，遣石虎与疾陆眷盟于渚阳，结为兄弟。疾陆

眷引归，王昌不能独留，亦引兵还蓟。勒召末柸，与之燕饮，誓为父子，遣还辽西。末柸在途，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

游纶、张豺请降于勒。勒攻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浚复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注释】

①"彭仲荡"句：贾匹杀彭仲荡，见本书第八十五卷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

②苑乡：城名，在今河北任县东北。

③碑（dī低）、柸（pī批）。

④渚阳：城名，在今河北邢台市东北。

⑤突门：城墙内侧的暗门。多少视情况而决定，每个暗门离城墙的外面五六寸不穿透，当敌军初来营列未定或者有机可乘时，守军可从暗门中迅速出击。

【译文】

27 十二月，汉国君主刘聪立张氏为皇后，委派她的父亲张宣担任左光禄大夫。

28 彭仲荡的儿子彭天护率领各胡族攻打贾匹，彭天护假装不能取胜而逃跑，贾匹追击他，夜晚掉进山涧中，彭天护捉住后杀了他。汉国委派彭天护担任凉州刺史。众人推举始平太守麴允兼任雍州刺史。阎鼎和京兆太守梁综争夺权利，阎鼎于是杀死梁综。麴允和抚夷护军索綝、冯翊太守梁肃联合出兵，攻打阎鼎，阎鼎出城，逃到雍县，被氐族人窦首杀死。

29 广平人游纶、张豺聚集几万民众，占据苑乡，接受王浚的署置；石勒派遣夔安、支雄等七个将领进攻他们，击破了他们外围的营垒。王浚派遣督护王昌率领各军以及辽西公段疾陆眷、段疾陆眷

的弟弟段匹磾、段文鸯、堂弟段末柸的五万部众，到襄国攻打石勒。

段疾陆眷屯驻在渚阳，石勒派遣各将领出城交战，都被段疾陆眷打败。段疾陆眷大量修造攻城器具，将要进攻城池，石勒的部众十分恐惧。石勒召集将领僚属说："现在城池不牢固，粮食积储不多，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外面没有救兵，我想投入所有的军队同他们决战，怎么样？"各将领都说："不如坚固防守，来拖垮敌人，等待他们退兵时发动攻击。"张宾、孔苌说："鲜卑这个种族中，段氏最为勇敢剽悍，而段末柸尤其突出，他们的精锐士兵都集中在段末柸那里。现在听说段疾陆眷限定日期攻打北边的城墙，他们的大军远道赶来，连日交战，认为我们势孤力薄，不敢出城交战，思想必然松懈，可以暂且不要出城交战，向他们显示我们的畏惧，在北边的城墙上凿出二十多处暗门，等到他们到来，阵势还没摆好时，出其不意，直接冲击段末柸的军阵，他必然大感震惊，来不及做出反应，打败他是必然的。段末柸失败了，其余的军队就不攻自破了。"石勒听从他俩的建议，秘密地开凿暗门。不久，段疾陆眷攻打北边的城墙，石勒登上城头了望，看见他们的将领士兵有的丢开兵器躺在地上睡觉，于是命令孔苌统领精锐的士兵从暗门出城，发动攻击，城头上击鼓呼叫，来助长他们的声势。孔苌攻打段末柸的营帐，不能取胜，退了下来。段末柸追击，进入孔苌的营门，被石勒的军队擒获，段疾陆眷等人的军队都撤退逃走了。孔苌乘胜追击，尸体堆积三十多里，缴获带甲的战马五千匹。段疾陆眷收集残余的部众，退回到渚阳驻守。

石勒以段末柸为人质，派遣使者向段疾陆眷请求和解，段疾陆眷同意了。段文鸯规劝说："现在因为段末柸一个人的缘故，放走即将灭亡的贼寇，怎能不受到王彭祖的怨恨，招来后患呢？"段疾陆眷不听从，又用带甲的战马、金银贿赂石勒，并且把段末柸的三个弟弟作为人质，请求放回段末柸。各将领都劝说石勒杀掉段末柸，石勒说："辽西鲜卑是个强大的部落，和我们一向没有怨仇，不过受王

浚的指使而已。现在杀掉一个人，同一个部落结下怨仇，不是好计策。放他回去，一定深深地感激我们，不再替王浚效力了。”于是以厚重的金银、布帛回报段疾陆眷，派遣石虎到渚阳和段疾陆眷结盟，拜为兄弟。段疾陆眷率军返回，王昌不能独自留下，也率军返回蓟城。石勒召见段末柸，和他欢宴，立誓结为父子，送他回到辽西。段末柸在途中，每天朝南方跪拜三次。从此，段氏一心一意地归附石勒，王浚的势力逐渐衰落。

游纶、张豺向石勒请求投降。石勒攻打信都，杀死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又委派邵举代理冀州刺史，据守信都。

30 是岁大疫。

31 王澄少与兄衍名冠海内，刘琨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及在荆州，悦成都内史王机，谓为己亚，使之内综心膂，外为爪牙。澄屡为杜弢所败，望实俱损，犹傲然自得，无忧惧之意，但与机日夜纵酒博弈，由是上下离心；南平太守应詹屡谏[1]，不听。

澄自出军击杜弢，军于作塘[2]，故山简参军王冲拥众迎应詹为刺史，詹以冲无赖，弃之，还南平，冲乃自称刺史。澄惧，使其将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3]，寻又奔沓中[4]。别驾郭舒谏曰：“使君临州虽无异政，然一州人心所系，今西收华容之兵[5]，足以擒此小丑，奈何自弃，遽为奔亡乎！”澄不从，欲将舒东下。舒曰：“舒为万里纪纲[6]，不能匡正，今使君奔亡，诚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7]。琅邪王睿闻之，召澄为军咨祭酒，以军咨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

颉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别将王真袭沔阳,颉狼狈失据。征讨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共击弢,敦进屯豫章,为诸军继援。

王澄过诣敦,自以名声素出敦右,犹以旧意侮敦。敦怒,诬其与杜弢通信,遣壮士搥杀之。王机闻澄死,惧祸,以其父毅、兄矩皆尝为广州刺史,就敦求广州,敦不许。会广州将温邵等叛刺史郭讷,迎机为刺史,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讷遣兵拒之,将士皆机父兄时部曲,不战迎降;讷乃避位,以州授之。

32 王如军中饥乏,官军讨之,其党多降;如计穷,遂降于王敦。

33 镇东军司顾荣、前太子洗马卫玠皆卒。玠,瓘之孙也,美风神,善清谈;常以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愠之色。

34 江阳太守张启杀益州刺史王异而代之。启,翼之孙也[8],寻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

35 南安赤亭羌姚弋仲东徙榆眉[9],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注释】

①南平:郡名,治今湖北公安西北。

②作塘:县名,治今湖南安乡北。

③孱(chán 缠)陵:县名,治今湖北公安西。

④沓(tà 踏)中:地名,今湖北沔阳县一带。

⑤华容:县名,治今湖北监利北。

⑥万里纪纲:万里,州的代称,纪纲,管理之义。郭舒当时任州别驾,故自称万里纪纲。

⑦沌(zhuàn 转)口:地名,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西南,是古沌水入长江之口。

⑧张翼(?～公元264年):三国时蜀国官吏。字伯恭,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人。自刘备入川,翼即入仕,后颇得诸葛亮赏识。屡官至左车骑将军,魏灭蜀,翼与姜维同守剑阁,后降魏将钟会。次年,在成都为乱兵所杀。

⑨南安:郡名,治今甘肃陇西东南。赤亭:在今甘肃陇西县西。榆眉:城名,在今陕西千阳东。

【译文】

30 这一年,发生大瘟疫。

31 王澄年轻时,和哥哥王衍都名满全国,刘琨对王澄说:"你外表上虽然悠闲开朗,实际上却浮躁任性,用这种态度在社会上活动,难以得到好的下场。"等到任荆州刺史时,欣赏成都内史王机,认为是仅次于自己的人,让他在内处理机密大事,在外充当武将。王澄多次被杜弢打败,声望和实力都下降了,仍然高傲得意,没有忧虑畏惧的想法,只是和王机日夜尽情饮酒、下棋,因此,部属们离心离德;南平太守应詹多次规劝,不接受。

王澄亲自率军出城攻打杜弢,驻扎在作塘。曾任山简参军的王冲,聚集部众迎接应詹担任刺史,应詹认为王冲奸诈强横,离开了他,回到南平,王冲于是自称为刺史。王澄害怕了,命令他的部将杜蕤守卫江陵,把治所迁到孱陵,不久又逃往沓中。别驾郭舒规劝说:"使君治理荆州,虽然没有特殊的政绩,却是维系一州人心的关键人物,现在向西召集华容的军队,足以擒获这个小贼寇,为什么自暴自弃,匆忙地逃亡呢!"王澄不听从,想带着郭舒东下。郭舒说:"我是一州的管事人,不能平定乱事,使得使君逃亡,实在不忍心渡

过长江。"于是留下来,驻守沌口。琅邪王司马睿听说后,征召王澄担任军咨祭酒,委派军咨祭酒周顗接替他,王澄于是前往赴任。

周顗刚到州中,建平郡的流民傅密等人反叛,迎接杜弢,杜弢的部将王真袭击沔阳,周顗处境窘迫,进退失据。征讨都督王敦派遣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联合攻击杜弢,王敦进兵,屯驻在豫章,作为各军的后备力量。

王澄路过时前往王敦那里,自以为名声一向在王敦之上,仍旧以往日的神态侮辱王敦。王敦发怒,诬蔑他和杜弢互相通信,派遣强壮的兵士扼死了他。王机听说王澄死了,畏惧灾祸,因他的父亲王毅、哥哥王矩曾经担任广州刺史,到王敦那里请求治理广州,王敦不同意。正巧,广州将领温邵等人背叛刺史郭讷,迎接王机担任刺史,王机于是带领奴仆、宾客、门生一千多人进入广州。郭讷派遣军队抵御他们,将领士兵都是王机的父亲和哥哥在世的部属,不交战就投降、迎接他;郭讷于是让位,把州政权交给他。

32 王如军中饥饿缺粮,官府军队征讨,他的党羽大多投降;王如无计可施,于是向王敦投降。

33 镇东军司顾荣、前太子洗马卫玠都去世了。卫玠,是卫瓘的孙子,有优美的风度神采,善于清雅的谈论;时常认为,别人有了过失,可按情由给予宽恕,只要不是有意冒犯,可用事理加以排遣,所以终身不露出喜悦或不满的神色。

34 江阳太守张启杀死益州刺史王异而接替他。张启,是张翼的孙子,不久因病去世。三府的文武官员一起上奏章,推荐涪陵太守向沈代理西夷校尉,据守南边的涪陵。

35 南安郡赤亭的羌人姚弋仲,向东迁往榆眉,戎族人、华夏族人扶老携幼,追随他的有几万人,自称为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孝愍皇帝上[1]

建兴元年

1 春，正月，丁丑朔，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怀帝著青衣行酒[2]。庾珉、王隽等不胜悲愤，因号哭；聪恶之。有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者，二月，丁未，聪杀珉、隽等故晋臣十余人，怀帝亦遇害。大赦，复以会稽刘夫人为贵人。

荀崧曰[3]：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故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矣！

2 乙亥，汉太后张氏卒，谥曰光献。张后不胜哀，丁丑[4]，亦卒，谥曰武孝。

3 己卯[5]，汉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4 三月，汉主聪立贵嫔刘娥为皇后，为之起鹍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以为"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穷一人之欲也。晋氏失德，大汉受之，苍生引领，庶几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无重茵[6]，后妃不衣锦绮，乘舆马不食粟，爱民故也。陛下践祚以来，已作殿观四十余所，加之军旅数兴，馈运不息，饥馑、疾疫，死亡相继，而益思营缮，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晋遗类，西据关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刘琨窥窬肘腑；石勒、曹嶷贡禀渐疏；陛下释此不忧，乃更为中宫作殿，岂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7]，粟帛流衍，犹爱百金之费，息露台之役[8]。陛下承荒乱之余，所有之地，不过太宗之二郡，战守之备，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宫室之侈乃至于

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聪大怒曰:"朕为天子,营一殿,何问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众!不杀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斩之!并其妻子同枭首东市,使群鼠共穴!"时聪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先锁腰而入,即以锁锁堂下树,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而陛下杀臣。朱云有言[9]:'臣得与龙逢、比干游[10],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动。

大司徒任顗、光禄大夫朱纪、范隆、骠骑大将军河间王易等叩头出血曰:"元达为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门下,尽忠竭虑,知无不言。臣等窃禄偷安,每见之未尝不发愧。今所言虽狂直,愿陛下容之。因谏诤而斩列卿,其如后世何?"聪默然。

刘后闻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宫室已备,无烦更营,四海未壹,宜爱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赏;而更诛之,四海谓陛下何如哉?夫忠臣进谏者固不顾其身也,而人主拒谏者亦不顾其身也。陛下为妾营殿而杀谏臣,使忠良结舌者由妾,远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11],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当之?妾观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为之,使后世视妾由妾之视昔人也!妾诚无面目复奉巾栉[12],愿赐死此堂,以塞陛下之过!"聪览之变色。

任顗等叩头流涕不已。聪徐曰:"朕比年已来,微得风疾,喜怒过差,不复自制。元达,忠臣也;朕未之察。诸公乃能破首明之,诚得辅弼之义也。朕愧戢于心,何敢忘之?"

命颉等冠履就坐，引元达上，以刘氏表示之，曰："外辅如公，内辅如后，朕复何忧？"赐颉等谷帛各有差，更命逍遥园曰纳贤园，李中堂曰愧贤堂。聪谓元达曰："卿当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5 西夷校尉向沈卒，众推汶山太守兰维为西夷校尉。维率吏民北出，欲向巴东；成将李恭、费黑邀击，获之。

【注释】

①孝愍皇帝：即司马邺（公元270～317年），西晋末代皇帝。字彦旗，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为晋武帝之孙，吴孝王司马晏之子，出继伯父秦王司马柬，袭爵为秦王。永嘉之乱后，被大臣拥立于长安。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为汉国将领刘曜所败，掳至平阳，不久被杀。

②青衣：地位卑贱者（如奴婢）的服装。

③荀崧（公元262～328年）：晋朝官吏。字景猷，颍川临颍（今河南临颍西北）人。西晋时，官至侍中、中护军。东晋初，元帝征拜尚书仆射，定中兴礼仪。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录尚书事。

④丁丑：二月丁未朔，无丁丑。

⑤己卯：二月丁未朔，无己卯。

⑥茵（yīn 阴）：被褥。

⑦太宗：指西汉文帝。

⑧露台：高台。汉文帝欲建一露台，召工匠计算，造价需一百斤黄金。文帝认为这些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于是不再建造。

⑨朱云：西汉官吏。字游，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东）人。元帝时曾任杜陵令、槐里令，以得罪权臣被禁锢。成帝时，王氏专权，安昌侯张禹与王氏相亲近，朱云求见成帝，请斩张禹。成帝大怒，欲杀朱云，朱云因有"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之语。

⑩龙逢（páng）：即关龙逢，夏桀时大夫。桀无道，他极力劝阻，被桀囚禁杀害。 比干：商纣王之叔。官至少师。纣淫虐无度，比干以死力谏，纣恼羞成怒，将他杀死，剖腹验心。

⑪阽(diàn 电):临近。

⑫巾栉(zhì 至):洗沐用具。巾,手巾,用以擦拭;栉,梳子、篦子,用以梳头。

【译文】

孝愍皇帝上

建兴元年(癸酉,公元313年)

1 春,正月,初一,汉国君主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命令怀帝穿着青色的衣服劝酒。庾珉、王隽等人忍受不住悲伤和气愤,因而大声痛哭;刘聪厌恶他们。有人告发庾珉等人,想暗中策划献出平阳来响应刘琨,二月,初一,刘聪杀死庾珉、王隽等从前晋国的臣子十多人,怀帝也遭到杀害。大赦境内,又以会稽刘夫人做贵人。

荀崧以为:怀帝的天资高洁美好,从小就显露出卓越的智慧。如果遇到太平年代,足以成为遵守成规的好君主。可是在惠帝扰乱天下后继位,东海王把持朝政,所以他虽然没有周幽王、周厉王的过失,却遭到放逐诛杀的祸患!

2 二十九日,汉国太后张氏去世,谥号为光献。张皇后非常悲恸,丁丑日,也去世了,谥号为武孝。

3 己卯日,汉国定襄忠穆公王彰去世。

4 三月,汉国君主刘聪立贵嫔刘娥为皇后,替她兴建凰仪殿。廷尉陈元达恳切地规劝,认为:"上天生育民众,为他们树立君主,让他治理他们,不是要用亿万人民的生命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的。晋王室丧失了德行,大汉接受天下,全国民众伸长脖子,盼望卸去负担。所以光文皇帝身上穿着布衣服,床上没有两层被褥,皇后妃子不穿锦绣丝织的服饰,皇帝车驾的马匹不吃谷粟,这是爱护人民的缘故。陛下即位以来,已经建造四十多处宫殿楼阁,加上战争多次兴起,不间断地运输粮食,出现了饥荒、瘟疫,死亡的人接连不断,却变本加厉地考虑大兴土木,这哪里是作为人民的父母应有的思

想呢！现在晋国的残余势力，西面占据关中，南面控制长江以南；李雄拥有巴、蜀；王浚、刘琨在附近窥伺；石勒、曹嶷的进献廪给逐渐稀少；陛下抛开这些，不加忧虑，却另外为皇后兴修宫殿，哪里是目前的急事呢？从前太宗处在太平的年代，粮食布匹储蓄很多，还吝惜一百斤黄金的费用，停止露台的劳役。陛下承继的是饥荒混乱的局面，所拥有的土地，不超过太宗时的两个郡，交战和防守的对象，不仅仅是匈奴、南越而已。可是宫室的奢侈却到了这个程度，这是臣下之所以不得不冒着死罪进言的缘故。"刘聪勃然大怒，说："我身为天子，兴修一座宫殿，还需要询问你这鼠辈的意见吗？竟然敢于胡言乱语，让众人泄气！不杀掉这个鼠辈，我的宫殿建不成！"命令左右侍卫："拖出去杀了他！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在东市斩首示众，让一窝鼠辈葬在一个洞穴里！"当时刘聪正在逍遥园李中堂里，陈元达先被锁住了腰身，然后进去，立即用锁链锁在堂下的树上，呼叫说："臣下所说的，是国家的大计，陛下却要杀死臣下。朱云说过：'臣下能够和关龙逢、比干交游，已经心满意足！'"左右侍卫拉扯他，却拉不动。

大司徒任顗、光禄大夫朱纪、范隆、骠骑大将军河间王刘易等人，叩头以至流血，说："陈元达被先帝所赏识，国家建立的初期，就安置在宫中，竭尽忠心，为国家着想，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就没有不说的。臣下等人只求保持官位，苟且偷安，每次见到他没有不引起惭愧的。现在所说的虽然轻狂直率，希望陛下宽容他。因为受到极力规劝就杀掉卿士，对后世的评论该怎么办呢？"刘聪沉默不言。

刘皇后得知消息，暗中下令左右侍卫停止行刑，亲手写奏章进言："现在宫室已经齐备，不需要另外营造，四海没有统一，应该爱惜民众的劳力。廷尉的话，是国家的吉祥，陛下应该给以晋爵的奖赏；却反而诛杀他，四海之内的人民将怎样议论陛下呢？忠臣进言规劝，原本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君主拒绝接受规劝，也是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陛下为我修建宫殿而杀死进谏的臣子，让忠诚善良的不

敢讲话是由于我的缘故,激起远近人民的怨恨愤怒是由于我的缘故,公家私人困穷凋敝是由于我的缘故,国家处于危险境地是由于我的缘故,天下的罪过都集中到我身上,我怎么承当得起?我观察自古以来国破家亡的悲剧,没有不是导源于妇人的,心中时常痛恨,没有想到现在亲身做了出来,使得后代人看待我,如同我看待古人那样!我实在没有脸面再侍奉陛下梳洗,希望赐我在这个殿堂中自尽,来补救陛下的过失!"刘聪看过后脸色为之一变。

任顗等人不住地叩头流泪。刘聪慢慢地说:"我近年以来,稍微得了中风的疾病,喜怒超出常理,不能再自我克制。陈元达,是一个忠臣;我没有体察他。各位竟然叩破头皮来证明他,实在领会了辅佐君主的大义。我心中惭愧,怎么敢于忘记这件事?"命令任顗等人戴上帽子、穿好鞋子就座,延请陈元达上殿,把刘氏的奏章给他看,说:"在外面辅佐的像你这样,在宫内辅佐的像皇后这样,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对任顗等人各按等级赏赐谷粟布匹,又把逍遥园改名为纳贤园,把李中堂改名为愧贤堂。刘聪对陈元达说:"你应当畏惧我,却反而使得我畏惧起你来!"

5 西夷校尉向沈去世,众人推举汶山太守兰维担任西夷校尉。兰维率领官吏百姓向北进发,打算前往巴东;成国将领李恭、费黑在中途阻截,擒获了他。

6 夏,四月,丙午,怀帝凶问至长安,皇太子举哀,因加元服①;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綝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京兆尹。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

而已。寻以索綝为卫将军、领太尉，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7 汉中山王曜、司隶校尉乔智明寇长安，平西将军赵染帅众赴之，诏麴允屯黄白城以拒之[2]。

8 石勒使石虎攻邺，邺溃，刘演奔廪丘[3]，三台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以抚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镇邺。

初，刘琨用陈留太守焦求为兖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为兖州刺史；述欲攻求，琨召求还。及邺城失守，琨复以刘演为兖州刺史，镇兖丘。前中书侍郎郗鉴，少以清节著名，帅高平千余家避乱保峄山[4]，琅邪王睿就用鉴为兖州刺史，镇邹山[5]。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从。

9 琅邪王睿以前庐江内史华谭为军咨祭酒。谭尝在寿春依周馥。睿谓谭曰："周祖宣何故反[6]？"谭曰："周馥虽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见寇贼滋蔓，俗移都以纾国难[7]，执政不悦，兴兵讨之，馥死未逾时而洛都沦没。若谓之反，不亦诬乎？"睿曰："馥位为征镇，握强兵，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谭曰："然，危而不持，当与天下共受其责，非但馥也。"

睿参佐多避事自逸，录事参军陈頵言于睿曰："洛中承平之时，朝士以小心恭恪为凡俗，以偃蹇倨肆为优雅，流风相染，以至败国。今僚属皆承西台余弊[8]，养望自高，是前车已覆而后车又将寻之也。请自今，临使称疾者，皆免官。"睿不从。三王之诛赵王伦也，制《己亥格》以赏功[9]，自是循而用之。頵上言："昔赵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

兵讨之，故厚赏以怀向义之心。今功无大小，皆以格断，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仆隶之门，非所以重名器，正纪纲也，请一切停之！"颖出于寒微，数为正论，府中多恶之，出颖为谯郡太守。

10 吴兴太守周玘，宗族强盛，琅邪王睿颇疑惮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驾御吴人，吴人颇怨。玘自以失职，又为刁协所轻，耻恚愈甚，乃阴与其党谋诛执政，以诸南士代之。事泄，玘忧愤而卒，将死，谓其子勰曰[10]："杀我者，诸伧子也[11]；能复之，乃吾子也。"

【注释】

①元服：帽子。元，是头的意思，帽子戴之头上，故称元服。加冠通常在二十岁时，司马鄞当时十四岁，因即将登上帝位，故提前加冠。

②黄白城：城名，在今陕西三原东北。

③廪丘：县名，治今山东鄄城西北。

④峄山：山名，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⑤邹山：即峄山。

⑥周祖宣：即周馥，祖宣为周馥表字。

⑦纾(shū 书)：解除。

⑧西台：指西晋政府。西晋都于洛阳，相对于江东，地处西方，故称作西台。

⑨《己亥格》：又称《己亥义格》、《齐王功臣格》，是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司马冏、司马颖、司马乂起兵反对司马伦篡位时制定的条例。条例制订于某月(月份不明)己亥日，为招集兵马，奖赏比通常情况下优厚。

⑩勰(xié 协)。

⑪伧(cāng 苍)：本义为粗野，魏晋时演变为江东讥嘲楚人的话，后又成为南方人骂北方人的话。

【译文】

6 夏，四月，初一，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皇太子举行哀悼，并行加冠礼；二十七日，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委派卫将军梁芬担任司徒，雍州刺史麴允担任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綝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尚书、京兆尹。这时长安城中，户数不满一百。蒿草、荆棘长成了丛林；官府和私人仅有四辆车驾，文武官员没有礼服、印绶，只是在桑木手版上署上官号而已。不久，委派索綝担任卫将军、代理太尉，军队和国家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他。

7 汉国中山王刘曜、司隶校尉乔智明进犯长安，平西将军赵染率领军队前去会合，诏令麴允屯驻在黄白城，来抵御他们。

8 石勒命令石虎攻打邺城，邺城防卫溃败，刘演逃往廪丘，三台的流民都降附石勒。石勒委派桃豹担任魏郡太守来安抚他们；过了些时候，委派石虎接替桃豹，镇守邺城。

起初，刘琨任用陈留太守焦求担任兖州刺史，荀藩又任用李述担任兖州刺史；李述打算攻打焦求，刘琨把焦求召回。等到邺城失守，刘琨又委派刘演担任兖州刺史，镇守廪丘。前中书侍郎郗鉴，年轻时就因高洁的节操而著名，率领高平百姓一千多家避难，据守峄山，琅邪王司马睿派人前去，委任郗鉴为兖州刺史，镇守邹山。三人各自在一郡屯驻，兖州的官吏民众不知服从哪一个。

9 琅邪王司马睿委派前庐江内史华谭担任军咨祭酒。华谭曾经在寿春依附周馥。司马睿问华谭："周祖宣为什么反叛？"华谭说："周馥虽然死了，天下还有敢讲真话的人。周馥看到寇贼滋长蔓延，想迁移都城来解除国家的危难，掌权的人不高兴，起兵征讨他，周馥死后不到一个季度，洛阳就沦陷了。如果说他反叛，不是太冤枉他了吗？"司马睿说："周馥位为独镇一方的将领，掌握强大的军队，征召他却不入京城，有危险而不加以扶持，也是天下的罪人。"华谭说："是的，有危险而不加以扶持，应该受到普天下人民指责的，不仅仅是周馥一个人。"

司马睿的僚属大多逃避事务，只图自己安逸，录事参军陈頵对司马睿说："洛阳在太平的年代，朝廷官员把小心谨慎、恭敬勤勉视为平庸的行为，把无所事事、放荡不羁看作优雅的举动，这种风气相互影响，以至于国家败亡。现在僚属们都继承洛阳政府的流弊，培养声望来抬高自己，这是前面的车子已经翻倒，后面的车子还要遵循它的轨迹。请求从现在起，在面临差遣时假托有病的人，都免除官职。"司马睿不听从。三王诛杀赵王司马伦时，制订《己亥格》来奖赏功臣，从此就一直沿用。陈頵进言说："往日赵王篡位叛逆，惠皇帝失去皇位，三王起兵讨伐他，所以提高赏格来安抚归附正义一方的人们的心理。现在功劳不分大小，都按《己亥格》来论断，竟然到了金印紫绶佩挂在士兵身上，符节策命交付到奴仆门下的地步，这不是重视国家官位爵号、维持法纪的行为，请求一概停用！"陈頵出身低微，多次发表正直的言论，王府中的人大都厌恶他，把陈頵调出去担任谯郡太守。

10 吴兴太守周玘，宗族势力强盛，琅邪王司马睿很怀疑、畏惧他。司马睿身边掌权的人，大多是中原丢掉官位、失去职守的人士，驱使吴地人，吴地人很怨恨。周玘自认为失去职权，又受刁协的轻视，耻辱、怨恨更为加深，于是暗中和他的同党策划诛杀当权的人，用南方的人士来代替。事情泄漏，周玘因忧虑气愤而去世，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周勰说："杀害我的，是北方的野蛮人；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11 石勒攻李恽于上白[1]，斩之。王浚复以薄盛为青州刺史。

12 王浚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召段疾陆眷，欲与之共击

石勒，疾陆眷不至。浚怒，以重币赂拓跋猗卢，并檄慕容廆等共讨疾陆眷。猗卢遣右贤王六脩将兵会之，为疾陆眷所败。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2]，至阳乐[3]，闻六脩败而还，翰因留镇徒河，壁青山。

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廆举其英俊，随才授任，以河东裴嶷、北平阳耽、庐江黄泓、代郡鲁昌为谋主，广平游邃、北海逢羡、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开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兰陵缪恺、昌黎刘斌及封奕、封裕典机要。裕，抽之子也。

裴嶷清方有干略，为昌黎太守，兄武为玄菟太守[4]。武卒，嶷与武子开以其丧归，过廆，廆礼敬之，及去，厚加资送。行及辽西，道不通，嶷欲还就廆。开曰："乡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为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国丧乱，今往就之，是相帅而入虎口也。且道远，何由可达？若俟其清通，又非岁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岂可不慎择其人？汝观诸段，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慕容公修行仁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开乃从之。既至，廆大喜。阳耽清直沈敏，为辽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于阳乐，获之，廆礼而用之。游邃、逢羡、宋奭，皆尝为昌黎太守，与黄泓俱避地于蓟，后归廆。王浚屡以手书召邃兄畅，畅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华、戎离叛，以邃度

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⑤。”畅曰：“彭祖忍而多疑，顷者流民北来，命所在追杀之。今手书殷勤，我稽留不住，将累及卿。且乱世宗族宜分，以冀遗种。”遂从之，卒与浚俱没。宋该与平原杜群、刘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为不足托，帅诸流寓同归于廆。东夷校尉崔毖请皇甫岌为长史，卑辞说谕，终莫能致；廆招之，岌与弟真即时俱至。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⑥，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

【注释】

①上白：城名，在今河北威县南。

②新城：地点不详，疑在今河北徐水。

③阳乐：县名，在今辽宁义县西。

④玄菟(tù 吐)：郡名，治今辽宁沈阳东。

⑤磐桓：不进的样子。

⑥高句(gōu 勾)丽：古国名，当时都于今辽宁义阳北。

【译文】

11 石勒到上白城攻打李恽，杀了他。王浚又委派薄盛担任青州刺史。

12 王浚命令枣嵩督率各军驻守在易水，征召段疾陆眷，想和他一同攻打石勒，段疾陆眷不到。王浚发怒，用重金贿赂拓跋猗卢，并且向慕容廆等人发布檄令，共同讨伐段疾陆眷。拔跋猗卢派遣右贤王拔跋六脩率领军队前去会合，被段疾陆眷打败。慕容廆派遣慕容翰攻打段氏，夺取了徒河、新城，到达阳乐，听说拔跋六脩失败就返回去了，慕容翰于是留下来镇守徒河，在青山建立壁垒。

起初，中原地区避难的官吏民众，大多往北依附王浚，王浚不能安抚保护，加之不能建立行政措施和法令，人们往往又离开了他。段氏兄弟一意崇尚武力勇猛，不敬重士大夫。只有慕容廆政治清明，尊重人才，所以官吏民众大多归附他。慕容廆选拔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根据才能授予职位，以河东人裴嶷、北平人阳耽、庐江人黄泓、代郡人鲁昌为谋士，广平人游邃、北海人逢羡、北平人西方虏、西河人宋奭和封抽、裴开作为辅佐人员，平原人宋该、安定人皇甫岌、皇甫岌的弟弟皇甫真、兰陵人缪恺、昌黎人刘斌和封奕、封裕掌管机要事务。封裕，是封抽的儿子。

裴嶷清廉正直，有才干谋略，担任昌黎太守，哥哥裴武担任玄菟太守。裴武去世，裴嶷和裴武的儿子裴开运送灵柩返乡，经过慕容廆那里，慕容廆对他们很敬重，等到离开时，又赠送厚重的财货。走到辽西，道路受阻，裴嶷想返回归附慕容廆。裴开说："家乡在南方，为什么要向北走？而且同样是流落外乡，段氏强盛，慕容氏弱小，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这一个去归附那一个呢？"裴嶷说："中原败亡混乱，现在赶往那时，这是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虎口。而且道路遥远，怎么能够到达？如果等待天下太平、道路畅通，又不是几个年头中盼望得到的。现在想谋求安身的地方，怎么能不审慎地选择合适的人呢？你观察段氏部落的人，哪里有远大的谋略，又怎能优待国中才能超群的人士呢？慕容公尽力实行仁义的政治，有霸王的志向，加上部族丰足，民众安乐，今在前去跟从他，上可以建立功业，下可以保护宗族，你还疑心什么？"裴开于是听从了。到达后，慕容廆非常欢喜。阳耽清廉耿直、沉毅敏捷，担任辽西太守，慕容翰在阳乐打败段氏，擒获了他，慕容廆以礼相待，委以官职。游邃、逢羡、宋奭，都曾经做过昌黎太守，和黄泓一起在蓟城避难，后来归附慕容廆。王浚多次用亲笔信征召游邃的哥哥游畅，游畅想前往他那里，游邃说："王彭祖不整饬刑法政令，华夏人、戎族人背离反叛，以我的观察，他一定不会长久，兄长暂且停留些时间来等待变化。"游畅

说："王彭祖又残忍又多疑，近来流民逃到北方，他命令沿途官府追杀。现在亲笔信辞意恳切，我拖延不去，将会连累到你。而且在混乱年代，宗族应该分开，期望能留下后代。"游邃听从了他的意思，结果游畅和王浚一起丧命。宋该和平原人杜群、刘翔起先依附王浚，又依附段氏，都认为不足以安身立命，率领众乡流落外乡的人一同归附慕容廆。东夷校尉崔毖延聘皇甫岌担任长史，用谦卑的言辞一再劝说，终究没有招致；慕容廆召请他，皇甫岌和弟弟皇甫真随即一同前往。辽东人张统占据乐浪、带方二郡，和高句丽王乙弗利互相攻击，打了几年还不能停止。乐浪人王遵劝说张统率领一千多家民众归附慕容廆，慕容廆特地设置乐浪郡，委派张统担任太守，王遵参与谋划军队事务。

13 王如余党涪陵李运、巴西王建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梁州刺史张光遣参军晋邈将兵拒之。邈受运、建赂，劝光纳其降，光从之，使居成固。既而邈见运、建及其徒多珍宝，欲尽取之，复说光曰："运、建之徒，不修农事，专治器仗，其意难测，不如悉掩杀之，不然，必为乱。"光又从之。五月，邈将兵攻运、建，杀之。建婿杨虎收余众击光，屯于厄水[1]；光遣其子孟长讨之，不能克。

14 壬辰，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诏曰："今当扫除鲸鲵[2]，奉迎梓宫[3]，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之师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同赴大期，克成元勋。"

15 汉中山王曜屯蒲坂。

16 石勒使孔苌击定陵[4]，杀田徽；薄盛率所部降勒，山东郡县，相继为靳所取。汉主聪以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乌桓亦叛王浚，潜降于勒。

17 六月，刘琨与代公猗卢会于泾北，谋击汉。秋，七月，琨进据蓝谷，猗卢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5]。琨遣监军韩据自西河而南，将攻西平。汉主聪遣大将军粲等拒琨，骠骑将军易等拒普根，荡晋将军兰阳等助守西平。琨等闻之，引兵还。聪使诸军仍屯所在，为进取之计。

【注释】

①厄水：水名，在今陕西汉中市东。

②鲸鲵(jīng ní 精尼)：雄曰鲸，雌曰鲵。体长可达三十多米，钩网所不能制，用来比喻凶恶而强大的敌人。

③梓宫：皇帝皇后所用的以梓木制成的棺材。这里是指怀帝的棺材。

④定陵：县名，治今河南舞阳北北舞渡。

⑤北屈：县名，治今山西吉县东北。

【译文】

13 王如的余党涪陵人李运、巴西人王建等人，带领三千多家从襄阳进入汉中，梁州刺史张光派遣参军晋邈率领军队抵御他们。晋邈接受了李运、王建的贿赂，劝说张光接纳他们投降，张光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李运他们住在成固。不久，晋邈看到李运、王建及其党羽拥有很多珍宝，打算全部夺取，又劝张光说："李运、王建之流，不料理农事，专门制造兵器，他们的意图难以预测，不如加以袭击，全部杀掉，否则，一定会作乱。"张光又听从了他的建议。五月，晋邈率领军队进攻李运、王建，杀了他俩。王建的女婿杨虎收集残余的

部众攻打张光，驻扎在厄水；张光派遣他的儿子张孟苌征讨，不能取胜。

14 十八日，委派琅邪王司马睿担任左丞相、大都督，统领陕县以东一切军务；南阳王司马保担任右丞相、大都督，统领陕县以西一切军务。诏书说："现在应该扫除凶恶的敌人，奉迎皇帝灵柩。命令幽、并两州统领三十万军队，一直开往平阳，右丞相应该率领秦州、凉州、梁州、雍州的三十万军队，直接赶到长安，左丞相应该率领所属二十万精兵，直接开往洛阳，在约定期限里会师，共同完成伟大的功业。"

15 汉国中山王刘曜在蒲坂驻守。

16 石勒命令孔苌攻打定陵，杀死田徽；薄盛率领所统属的部众投降石勒，关东的各郡县，相继被石勒攻占。汉国君主刘聪委派石勒担任侍中、征东大将军。乌桓也背叛王浚，暗中依附于石勒。

17 六月，刘琨和代公拓跋猗卢在陉北会合，策划攻打汉国。秋，七月，刘琨进兵占据蓝谷，拓跋猗卢派遣拓跋普根在北屈屯驻。刘琨派遣监军韩据从西河向南推进，准备攻打西平。汉国君主刘聪派遣大将军刘粲等人抵御刘琨，骠骑将军刘易等人抵御拔跋普根，荡晋将军兰阳等人协助守卫西平。刘琨等人听到消息，率领军队返回。刘聪命令各军仍旧驻扎在所在地区，作进击的准备。

18 帝遣殿中都尉刘蜀诏左丞相睿以时进军，与乘舆会于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1]，睿辞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以镇东长史刁协为丞相左长史，从事中郎彭城刘隗为司直，邵陵内史广陵戴邈为军咨祭酒，参军丹阳张闿为从事中郎，尚书郎颍川钟雅为记室参军，谯国桓宣为舍

人，豫章熊远为主簿，会稽孔愉为掾。刘隗雅习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亲爱之。

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睿以时方多事，不能从。

初，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2]："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为军咨祭酒。逖居京口[3]，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阴，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19 胡亢性猜忌，杀其骁将数人。杜曾惧，潜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虚，曾因杀亢而并其众。

20 周顗屯浔水城[4]，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5]。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径道还郡以待之，顗果来攻。侃使朱伺逆击，大破之，弢遁归长

沙。周顗出浔水投王敦于豫州，敦留之。陶侃使参军王贡告捷于敦，敦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乃表侃为荆州刺史，屯沔江[6]。左丞相睿召周顗，复以为军咨祭酒。

【注释】

①建康：即建业(今江苏南京)，因避晋怀帝的名讳而改名。

②蹴(cù 促)：踢。

③京口：城名，即今江苏镇江。

④浔(xún 寻)水城：在今湖北黄梅西南。

⑤泠(líng 令)口：一名铜零口，在今湖北蕲春西南蕲州镇东南。

⑥沔江：在今湖北沔阳境内。

【译文】

18 皇帝派遣殿中都尉刘蜀，下达诏令给左丞相司马睿，让他按时进军，和皇帝在中原会合。八月，二十日，刘蜀到达建康，司马睿以刚平定江东，没有空余时间北伐为理由加以推辞。委派镇东长史刁协担任丞相左长史，从事中郎袁城人刘隗担任司直，邵陵内史广陵人戴邈担任军咨祭酒，参军丹阳人张闿担任从事中郎，尚书郎颍川人钟雅担任记室参军，谯国人桓宣担任舍人，豫章人熊远担任主簿，会稽人孔愉担任掾史。刘隗很熟悉文史典籍，善于观察司马睿的心意，所以司马睿特别亲近喜爱他。

熊远上书司马睿，认为："发生战乱以来，处理事务不遵循法令，竞相提出新的主张，面对事情，临时订立规章，早上订立，晚上改动，致使主事官员不敢施用法令，每次遇到问题都得请示询问，这不符合行政的体制。浅见认为，凡是进行驳难议论的，都应该引用法令条文、儒家经传，不能仅仅凭情理陈说，没有什么依据，免得违背了旧时的典章制度。至于政策损益，因时因地制宜，斟酌情势处理事务，这是君主才能采用，不是臣子所能擅自实行的。"司马睿

因当时正处多事之秋，不能听从。

起初，范阳人祖逖，年轻时怀有远大的志向，和刘琨都担任司州的主簿，一同就寝，半夜听到鸡叫，用脚踢醒刘琨，说："这不是不吉祥的声音！"于是起床舞剑练武。等到渡过长江，左丞相司马睿任命为军咨祭酒。祖逖驻扎在京口，纠集骁勇强健的兵士，对司马睿说："晋王室的衰落，不是君主无道而臣下怨恨背叛，而是由于宗室成员争夺权利，自相残杀，于是使戎狄趁着时机，为害遍及中原。现在残余的人民已经遭到伤害，人人想奋起自救，大王如果真能命令将领出征，派遣像我这样的人统领，去恢复中原，各郡国的豪杰，一定有听到风声就响应的！"司马睿一向没有北伐的志向，委派祖逖担任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拨给一千人的粮饷、三千匹布，不供给铠甲兵器，命令他自己募集军队。祖逖率领他的一百多家私人武装渡过长江，行到河中央，敲着船桨发誓说："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而再向南渡江，就要像江水一样有去无回！"于是驻扎在淮阴，建起冶铁炉，打造兵器，招募到二千多人，随后进兵。

19 胡亢性情猜忌，杀了几个骁勇的部将。杜曾恐惧，暗中招引王冲的军队，要他们攻打胡亢。胡亢调集全部的精锐部队出城抵御，城内空虚，杜曾乘机杀死胡亢，吞并了他的部众。

20 周顗驻扎在浔水城，遭到杜弢围困；陶侃派遣明威将军朱伺援救他，杜弢退兵，据守泠口。陶侃说："杜弢一定赶往武昌。"于是从近道回到郡中来等待他，杜弢果然前来进攻。陶侃命令朱伺迎击，把他打得大败，杜弢逃回长沙。周顗从浔水出发，在豫章投靠王敦，王敦留下了他。陶侃派遣参军王贡向王敦报告胜利消息，王敦说："如果没有陶侯，就丧失荆州了！"于是上奏章推荐陶侃担任荆州刺史，屯驻在沔江，左丞相司马睿征召周顗，又委任他为军咨祭酒。

21 初，氐王杨茂搜之子难敌，遣养子贩易于梁州，私卖良人子一人[1]，张光鞭杀之。难敌怨曰："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贳也[2]？"及光与杨虎相攻，各求救于茂搜，茂搜遣难敌救光。难敌求货于光，光不与。杨虎厚赂难敌，且曰："流民珍货，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难敌大喜。光与虎战，使张孟苌居前，难敌继后。难敌与虎夹击孟苌，大破之，孟苌及其弟援皆死。光婴城自守。九月，光愤激成疾，僚属劝光退据魏兴[3]。光按剑曰："吾受国重任，不能讨贼，今得死如登仙，何谓退也？"声绝而卒。州人推其少子迈领州事，又与氐战没，众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领梁州。

22 荀藩薨于开封。

23 汉中山王曜、赵染攻麴允于黄白城，允累战皆败；诏以索綝为征东大将军，将兵助允。

24 王贡自王敦所还，至竟陵，矫陶侃之命，以杜曾为前锋大都督，击王冲，斩之，悉降其众。侃召曾，曾不至。贡恐以矫命获罪，遂与曾反击侃。冬，十月，侃兵大败，仅以身免。敦表敦以白衣领职[4]。侃复帅周访等进击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复侃官。

25 汉赵染谓中山王曜曰："麴允率大众在外，长安空虚，可袭也。"曜使染帅精骑五千袭长安，庚寅夜[5]，入外城。帝奔射雁楼。染焚龙尾及诸营[6]，杀掠千余人；辛卯旦[7]，退屯逍遥园。壬辰[8]，将军麴鉴自阿城帅众五千救长安[9]。癸巳[10]，染引还，鉴追之，与曜遇于零武[11]，鉴兵大败。

26 杨虎、杨难敌急攻梁州，胡子序弃城走，难敌自称刺史。

27 汉中山王曜恃胜而不设备，十一月，麴允引兵袭之，汉兵大败，杀其冠军将军乔智明；曜引归平阳。

【注释】

①良人：平民。与奴婢等"贱民"相对而言，被称为良人，又称作良家。

②赦(shi 事)：宽纵、赦免。

③魏兴：郡名，治今陕西安康西北。

④白衣：古代未仕者穿白衣，用来表示平民身份。

⑤庚寅：十月癸卯朔，无庚寅。

⑥龙尾：围绕城墙用木材修造的道路。

⑦辛卯：十月癸卯朔，无辛卯。

⑧壬辰：十月癸卯朔，无壬辰。

⑨阿城：即阿房宫，始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

⑩癸巳：十月癸卯朔，无癸巳。

⑪零武：地名，在今陕西白水。

【译文】

21 起初，氐王杨茂搜的儿子杨难敌，派遣养子在梁州做买卖，私自贩卖了一个平民，张光用鞭子打死了他。杨难敌抱怨说："使君刚来，是在大灾荒以后，军队和百姓的性命，都是仰赖我们氐族人才得以保全的，氐族人犯了小罪，就不能容容一点吗？"等到张光和杨虎相互攻杀，各自向杨茂搜求救，杨茂搜派遣杨难敌救援张光。杨难敌向张光索取财货，张光不给。杨虎厚重地贿赂杨难敌，并且说："流民的珍宝财货，都在张光那里，现在攻打我，不如攻打张光。"杨难敌大喜。张光和杨虎交战，命令张孟芨处在前列，杨难敌跟在后

面。杨难敌和杨虎夹击张孟苌,把他打得大败,张孟苌和他的弟弟张援都被杀死。张光闭城固守。九月,张光因气愤激动导致疾病,僚属劝张光退到魏兴据守。张光摸着剑说:"我承受国家的重要责任,不能讨伐贼寇,现在战死如同升入仙界,怎能说退兵?"话音刚落就断气了。州中人士推举他的小儿子张迈代理州中事务,又和氐族人交战而死,众人推举始平太守胡子序代理梁州刺史。

22 荀藩在开封逝世。

23 汉国中山王刘曜、赵染到黄白城攻打麴允,麴允屡战屡败;下诏委派索綝担任大将军,率领军队援助麴允。

24 王贡从王敦那里返回,到达竟陵,假称陶侃的命令,派杜曾充当前锋大都督,攻打王冲,杀了他,招降了他所有的部众。陶侃召见杜曾,杜曾不到。王贡担心因假传命令而招来罪责,于是和杜曾反叛,攻击陶侃。冬,十月,陶侃的军队大败,仅仅逃出性命。王敦上奏章让他以平民身份代行职权。陶侃又率领周访等人进攻攻打杜弢,把他打得大败,王敦于是上奏章,恢复陶侃的官职。

25 汉国赵染对中山王刘曜说:"麴允率领大军在外地,长安空虚,可以偷袭。"刘曜命令赵染率领五千精锐的骑兵袭击长安,庚寅日夜晚,进入外城。皇帝逃到射雁楼。赵染焚烧龙尾和各个军营,杀死、掳掠了一千多人;辛卯日早晨,退到逍遥园驻扎下来。壬辰日,将军麴鉴从阿城率领五千军队救援长安。癸巳日,赵染率军撤退,麴鉴追击,和刘曜在零武相遇,麴鉴的军队大败。

26 杨虎、杨难敌急攻梁州,胡子序抛弃城池逃跑,杨难敌自称为刺史。

27 汉国中山王刘曜仗恃胜利,不加戒备,十一月,麴允率领军队袭击,汉国军队大败,杀死他们的冠军将军乔智明;刘曜率领军队回到平阳。

28 王浚以其父字处道，自谓应“当涂高”之谶[1]，谋称尊号，前勃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抟、司空掾高柔切谏，浚皆杀之。燕国霍原，志节清高，屡辞征辟。浚以尊号事问之，原不答。浚诬原与群盗通，杀而枭其首。于是士民骇怨，而浚矜豪日甚，不亲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枣嵩、朱硕，贪横尤甚。北州谣曰：“府中赫赫，朱丘伯[2]；十囊、五囊，入枣郎。”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多叛入鲜卑。从事韩咸监护柳城，盛称慕容廆能接纳士民，欲以讽浚；浚怒，杀之。

浚始者唯恃鲜卑、乌桓以为强，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连年，兵势益弱。石勒欲袭之，未知虚实，将遣使觇之，参佐请用羊祜、陆抗故事[3]，致书于浚。勒以问张宾，宾曰：“浚名为晋臣，实欲废晋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从耳；其欲得将军，犹项羽之欲得韩信也。将军威振天下，今卑辞厚礼，折节事之，犹惧不信，况为羊、陆之亢敌乎！夫谋人而使人觉其情，难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赍珍宝，奉表于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窃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中原无主；殿下州乡贵望[4]，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靳所以捐躯起兵，诛讨暴乱者，正为殿下驱除尔。伏愿陛下应天顺人[5]，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当视之如子也。”又遗枣嵩书，厚赂之。

浚以段疾陆眷新叛，士民多弃己去，闻勒欲附之，甚喜，谓子春曰：“石公一时豪杰，据有赵、魏，乃欲称藩于

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将军才力强盛,诚如圣旨。但以殿下中州贵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未有为帝王者也。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顾以帝王自有历数,非智力之所取,虽强取之,必不为天人之所与故也。项羽虽强,终为汉有。石将军之比殿下,犹阴精之与太阳,是以远鉴前事,归身殿下,此乃石将军之明识所以远过于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悦,封子春、肇皆为列侯,遣使报聘,以厚币酬之。

游纶兄统,为浚司马,镇范阳,遣使私附于勒;靳斩其使以送浚。浚虽不罪统,益信勒为忠诚,无复疑矣。

29 是岁,左丞相睿遣世子绍镇广陵,以丞相掾蔡谟为参军。谟,克之子也。

30 汉中山王曜围河南尹魏浚于石梁[6],兖州刺史刘演、河内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战于河北,败之;浚夜走,获而杀之。

31 代公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7],治故平城为南都;又作新平城于滱水之阳[8],使右贤王六脩镇之,统领南郡。

【注释】

①当涂高:汉代谶纬之词。王浚父亲表字"处道"与"当涂"字面意义相近。

②朱丘伯:即朱硕,硕字丘伯。

③羊祜、陆抗故事:指二人和平交往的旧例,详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八年。

④"殿下"句:石勒为上党人,王浚为太原人,同属并州,故勒称浚为"州乡贵望"。

⑤陛下:据上下文,此处当作"殿下",译文据此改译。

⑥石梁：地名，即石梁坞，在今河南洛阳东北汉魏洛阳故城东。

⑦盛乐：城名，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⑧滱水：水名，即今河北遵化县沙河。

【译文】

28 王浚因为他父亲的表字为处道，自以为应验了“当涂高”的谶语，策划称帝。前勃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抟、司空掾高柔恳切规劝，王浚把他们全杀了。燕国人霍原，志向高洁，多次推辞朝廷的征召和官府的延聘。王浚向他询问登基称帝的事，霍原不回答。王浚诬陷霍原和盗贼勾结，杀死他后又悬首示众。这时，官吏民众惊恐怨恨，王浚却越发傲慢强横，不亲自处理政事，所信用的都是残酷刻薄的小人，枣嵩、朱硕，贪婪横蛮，尤其厉害。北方州郡的谣谚说：“官府中权势显赫，是朱丘伯；十袋、五袋，进了枣郎的口袋。”征调接连不断，人民无法忍受，大多背叛，逃入鲜卑。从事韩咸在柳城担负督察职责，极力称赞慕容廆善于接待官吏民众，想以此婉言劝说王浚；王浚发怒，杀了他。

王浚在开始的时候，全靠鲜卑、乌桓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不久，都背叛了他。加上连续几年的蝗灾旱灾，兵力越发薄弱。石勒想袭击他，不知道他内部的底细，将要派遣使者窥探，僚属请求采取羊祜、陆抗的旧例，写信给王浚。石勒就此事询问张宾，张宾说：“王浚名义上是晋国臣子，实际上想废掉晋国君主自己做皇帝，仅仅担心天下的英雄豪杰没有谁顺从他而已；他想得到将军，就好像项羽想得到韩信一样。将军的声威震撼天下，现在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品，降低身份去侍奉他，还担心他不相信，何况是仿效羊祜、陆抗那种对待敌手做的事呢！想算计人家却让他察觉出意图，是难以达到目的的。”石勒说：“说得很对！”十二月，石勒派遣舍人王子春、董肇携带大量珍宝，向王浚呈送表文说：“我本来是个小部落的胡族人，遇到饥荒混乱的年代，流离失所，艰难困苦，逃命到冀州，私下

里相互聚集在一起,来保全性命。现在晋国国运没落,中原没有君主;殿下是本州声望崇高的人,为天下人所归向,做帝王的,不是您还有谁呢!我之所以不顾生命地起兵,讨伐暴君乱贼,正是要为殿下扫除障碍。希望殿下顺应天道和人心,早日登上皇位。我侍奉殿下如同天地父母,殿下体察我的一片忠心,也应当把我像儿子一样地看待。"又写信给枣嵩,厚重地贿赂他。

王浚因段疾陆眷刚刚背叛,官吏民众大多背弃自己而离开,听说石勒想归附他,十分高兴,对王子春说:"石公是一代豪杰,占有赵、魏地区,竟然要向我称臣,这能够相信吗?"王子春说:"石将军才能高强,的确如您圣明的旨意。但是因为殿下是中原德高望重的人,威名遍布夷人和华夏地区,自古以来,胡人做辅佐帝王的名臣,那是有的,却没有做帝王的。石将军不是厌恶帝王不想做而让位于殿下,只是因为帝王自有天命,不是靠智慧和力量夺取,即使勉强夺取,也一定不会被上天和人民接受的缘故。项羽虽然强大,天下终究为汉朝所有。石将军和殿下相比,就如同月亮和太阳的关系,所以借鉴古代的史实,归附殿下,这也是石将军的远见卓识之所以超过一般人的地方,殿下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王浚大为高兴,封王子春、董肇都为列侯,派遣使者报答回访,用厚重的财货赏赐石勒。

游纶的哥哥游统,是王浚的司马,镇守范阳,派遣使者私下归附石勒;石勒杀了他的使者,首级送给王浚。王浚虽然不对游统加罪,但更相信石勒是忠诚的,不再怀疑。

29 这一年,左丞相司马睿派遣世子司马绍镇守广陵,委派丞相掾蔡谟担任参军。蔡谟,是蔡克的儿子。

30 汉国中山王刘曜在石梁坞包围河南尹魏浚,兖州刺史刘演、河内太守郭默派遣军队救援他,刘曜分出军队在黄河以北迎战,打败了援军;魏浚乘夜晚逃跑,擒获后杀了他。

31 代公拓跋猗卢建筑盛乐城作为北都,整修往日的平城作为南

都；又在滍水的北面兴修新的平城，派遣右贤王拓跋六脩在那里镇守，统领南边的部落。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　起阏逢阉茂，尽柔兆困敦，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兴二年

1 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东行。

2 丁丑，大赦。

3 有流星出牵牛，入紫微，光烛地，坠于平阳北，化为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汉主聪恶之，以问公卿。陈元达以为“女宠太盛，亡国之征。”聪曰：“此阴阳之理，何关人事？”聪后刘氏贤明，聪所为不道，刘氏每规正之。己丑，刘氏卒，谥曰武宣。自是嬖宠竞进，后宫无序矣。

4 聪置丞相等七公[1]，又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2]，各配兵二千，以诸子为之；又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3]，万落置一都尉；左、右选曹尚书，并典选举。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亚仆射。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江都王延年录尚书六条事[4]，汝阴王景为太师，王育为太傅，任颢为太保，马景为大司徒，朱纪为大司空，中山王曜为大司马。

5 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国，石勒匿其劲卒、精甲，羸师虚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书。浚遗勒麈尾[5]，勒阳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见王公，见其所赐，如见公也。"复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亲诣幽州奉上尊号；亦修笺于枣嵩，求并州牧、广平公。

勒问浚之政事于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赈赡，政刑苛酷，赋役殷烦，忠贤内离，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将亡，而浚意气自若，曾无惧心，方更置立台阁，布列百官，自谓汉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抚儿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还蓟，具言"石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浚大悦，益骄怠，不复设备。

6 杨虎掠汉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张咸等起兵逐杨难敌。难敌去，咸以其地归成，于是汉嘉、涪陵、汉中之地皆为成有。成主雄以李凤为梁州刺史，任回为宁州刺史，李恭为荆州刺史。

雄虚已好贤，随才授任，命太傅骧养民于内，李凤等

招怀于外,刑政宽简,狱无滞囚。兴学校,置史官。其赋,民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希,民多富实,新附者皆给复除。是时天下大乱,而蜀独无事,年谷屡熟,乃至闾门不闭,路不拾遗。汉嘉夷王冲归、朱提审炤、建宁爨量皆归之[6]。巴郡尝告急,云有晋兵。雄曰:"吾常忧琅邪微弱,遂为石勒所灭,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然雄朝无仪品,爵位滥溢;吏无禄秩,取给于民;军无部伍,号令不肃。此其所短也。

【注释】

①七公:指丞相、太师、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

②十六大将军:指辅汉、都护、中军、上军、下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镇、卫、京、辅国、冠军、龙骧、虎牙等大将军。

③六夷:当即匈奴、羯、鲜卑、乌桓、氐、羌等六个部族。

④录尚书六条事:职官名,地位在尚书令、仆射之上,总领尚书所奏事务。"六条事",史书中无具体说明,当即尚书省所属六部之事。

⑤麈(zhǔ 主)尾:往日注释家多释为拂尘,不妥,实为形似羽扇以玉为柄的一种用具,通常为名士或领袖人物所执,以显示身份。详见白化文《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中华书局1985年版《古代礼制风俗漫谈》第一辑)。

⑥爨(cuàn 窜)。

【译文】

晋纪十一　起甲戌(公元314年),止丙子(公元316年),共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兴二年(甲戌,公元314年)

1 春，正月，初一，有个像太阳一样的物体坠落到地面；又有三个太阳紧相连接，从西方升起，向东方运行。

2 初七，大赦天下。

3 有流星从牵牛星座冲出，进入紫微星座，光芒照耀大地，坠落在平阳的北面，化成肉质，长三十步，宽二十七步。汉国君主刘聪厌恶这些现象，询问公卿是什么原因。陈元认为"对女子的宠信太过分，是亡国的征兆。"刘聪说："这是天地阴阳间的道理，和人事有什么关联？"刘聪的皇后刘氏，贤淑聪明，刘聪做了不合正道的事，刘氏往往加以规劝、补正。十九日，刘氏去世，谥号为武宣。从此以后，受到宠幸的妃嫔竞相提高身份，后宫没有秩序了。

4 刘聪设置丞相等七公，又设置辅汉等十六个大将军，各人配备二千名士兵，由各个儿子担任；又设置左、右司隶，各自管辖二十多万户，每一万户设置一个内史；单于左、右辅，各自管辖六个少数民族十万户，每一万户设置一个都尉；左、右选曹尚书，一起主管官吏选拔任免。从司隶以下的六个官职，地位都仅次于尚书仆射。委派他的儿子刘粲担任丞相，兼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为晋王。江都王刘延担任录尚书六条事，汝阴王司马景担任太师、王育担任太傅，任顗担任太保，马景担任大司徒，朱纪担任大司空，中山王刘曜担任大司马。

5 二十二日，王子春等人和王浚的使者到达襄国，石勒隐藏起他的强健兵士、精制铠甲，向他们展示的只是老弱的兵士和空虚的仓库，面朝北面拜见使者，然后接受信件。王浚向石勒赠送麈尾，石勒假装不敢拿着，悬挂在墙壁上，早晚向他叩拜，说："我不能看到王公，看到他所赐予的物品，就如同看到王公一样。"又派遣董肇向王浚呈送表文，约定在三月中旬亲自前往幽州，进献皇帝名号；也写信给枣嵩，请求担任并州牧、广平公。

石勒向王子春询问王浚的政治状况。王子春说："幽州去年发生大水灾，人民没有粮食，王浚囤积了一百万斛谷粟，却不能加以

救济，刑罚政令苛刻残酷，赋税差役，接连不断，忠臣贤士在内离心，周边民族在外反叛。人们都知道他即将灭亡，王浚却洋洋得意，竟然没有畏惧的心意，带另外修建楼台馆阁，设立文武百官，自以为汉高祖、魏武帝也不能同他相比。"石勒抚着桌子笑着说："王彭祖真的可以擒获了。"王浚的使者回到蓟城，陈述"石勒兵力弱小，诚恳归附，没有二心。"王浚很高兴，更加骄傲懈怠，不再加以戒备。

6 杨虎掳掠汉中的官吏民众，投奔成国，梁州人张咸等人起兵，驱逐杨难敌。杨难敌离开后，张咸献出汉中，归附成国，于是汉嘉、涪陵、汉中的土地，都为成国所占有。成国君主李雄委派李凤担任梁州刺史，任回担任宁州刺史，李恭担任荆州刺史。

李雄态度谦虚，喜爱贤才，依据才能授予官职，命令太傅李骧在内部使人民休养生息，李凤等人在外部招徕民众，刑罚政令宽松简略，监狱中没有长期关押的囚犯。兴办学校，设置史官。他们的赋税，成年男子一年交纳三斛谷物，成年女丁是男子的一半，有病的又再减半；每一户交纳绢帛不过几丈、绵几两而已。官府主持的事情不多，劳役稀少，民众大多殷实富有，刚刚归附的人，赋税劳役都给予免除。这时，天下大乱，唯独蜀地没有战事，年年五谷丰收，竟然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汉嘉的夷王冲归、朱提的审炤、建宁的爨量都归附了成国。巴郡曾经报告有紧急情况，说有晋国军队出没。李雄说："我常常忧虑琅邪王力量弱小，将要被石勒消灭，总是放心不下，没有想到还能出兵，真是令人高兴。"不过，李雄的朝廷中没有礼仪品级，爵位太多；官吏没有俸禄，从民众中索取；军队没有纪律，号令不严明；这是他的短处。

7 二月，壬寅，以张轨为太尉、凉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为大司马、都督幽·冀诸军事；荀组为司空、领尚书左仆

射兼司隶校尉，行留台事；刘琨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朝廷以张轨老病，拜其子为副刺史[1]。

8 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脩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复何疑？"

遂以火宵行，至柏人[2]，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已与猗卢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今便当遣六脩南袭平阳，除僭伪之逆类[3]，降知死之逋羯[4]，顺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积诚灵祐之所致也！"

三月，勒军达易水，王浚督护孙纬驰遣白浚，将勒兵拒之，游统禁之。浚将佐皆曰："胡贪而无信，必有诡计，请击之。"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耳；敢言击者斩！"众不敢复言。浚设飨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蓟，叱门者开门；犹疑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塞诸街巷。浚始惧，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纵兵大掠，浚左右请御之，浚犹不许。勒升其听事[5]，浚乃走出堂皇[6]，勒众执之。勒召

浚妻,与之并坐,执浚立于前。浚骂曰:"胡奴!调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坐观本朝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奸贪,残虐百姓,贼害忠良,毒遍燕土,此谁之罪也?"使其将王洛生以五百骑骑送浚于襄国。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斩于襄国市。

【注释】

①副刺史:刺史的副手。这在历史上尚无先例,是特为尊重张轨而设,以保证张氏家族不致于大权旁落。

②柏人:县名,治今河北隆尧西。

③逆类:指刘聪。

④逋羯:指石勒。

⑤听事:即中庭,是处理政务的场所。

⑥堂皇:殿堂。皇,是四面无壁的堂。

【译文】

7 二月,初二,委派张轨担任太尉、凉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担任大司马、都督幽、冀诸军事;荀组担任司空,兼任尚书左仆射、司隶校尉,主持留台事务;刘琨担任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朝廷因张轨年老多病,任命他的儿子张寔为副刺史。

8 石勒严加戒备,将要袭击王浚,却犹豫不决,没有发动。张宾说:"袭击别人,应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现在军队戒严了一天却不出发,难道不是畏惧刘琨和鲜卑、乌桓成为我们的后患吗?"石勒说:"是的。我们怎么应付呢?"张宾说:"他们三方,没有一个智谋和勇敢赶得上将军的人,将军虽然向远处进兵,他们一定不敢有什么举动,而且他们不会想到将军会孤军深入到千里之外夺取幽州。轻

装的军队往返一趟，不超过二十天，纵使他们有进攻的想法，等到商议好了开始出兵，我们已经回来了。况且刘琨、王浚，虽然名义上同是晋国的臣子，其实是仇敌。如果写信给刘琨，送上人质请求和解，刘琨一定喜欢我们的顺从，乐意王浚的灭亡，终究不会救助王浚、袭击我们了。兵贵神速，不可贻误时机。"石勒说："我所不明白的，右侯已经明白了，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于是，打着火把晚上出兵，到达柏人，杀掉主簿游纶，这是因为他的哥哥游统在范阳，恐怕泄漏了军事计划的缘故。派遣使者向刘琨送上信件和人质，自己陈述罪恶，请求讨伐王浚来赎罪报效。刘琨很高兴，发布檄令给各州郡，宣称："我和拓跋猗卢正商议讨伐石勒，石勒走投无路，请求攻下幽州来赎罪。现在就要派遣拓跋六脩向南袭击平阳，除掉超越身份、割据称雄的叛逆，降服自知死罪、逃亡在外的羯族人，顺应天意，依从民心，保卫皇室，这是往年累积诚心、受到上天保祐的结果。"

三月，石勒的军队到达易水，王浚的督护孙纬派骑兵急速禀报王浚，将要部署军队抵御石勒，游统阻止了他。王浚的部属都说："胡人贪婪，没有信义，一定有诡计，请求发兵攻击。"王浚发怒说："石公前来，只是想拥戴我而已；胆敢说攻击的人就杀头！"众人不敢再进言。王浚摆设筵席来等待石勒。初三，石勒在早晨到达蓟城，喝令守门的人打开城门；还怀疑有埋伏的军队，先驱赶几千头牛羊，声称是进献的礼品，实际上是想堵塞各条街巷。王浚开始害怕了，时而坐下，时而站起。石勒进城后，放纵军队大肆掳掠，王浚的左右亲信请求抵御，王浚仍不答应。石勒登上了他的中庭，王浚才逃出殿堂，石勒的部众活捉了他。石勒召唤王浚的妻子，和她并肩坐在一起，捉来王浚站在他们面前。王浚骂着说："胡奴！戏弄你的父亲，竟然如此凶狠叛逆！"石勒说："你地位在百官之上，手中掌握强大的军队，睁眼看着自己的朝廷败亡，竟然不加以挽救援助；却想尊崇自己做皇帝，这不是凶狠叛逆吗？又把大权交给邪恶贪婪的

人,虐待人民,杀害忠臣,荼毒遍及燕国地区,这是谁人的罪过?"命令他的部将王洛生带领五百骑兵,把王浚送到襄国。王浚自己投入水中,被绑住后拖出来,在襄国闹市杀头示众。

勒杀浚麾下精兵万人。浚将佐争诣军门谢罪,馈赂交错;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独不至,勒召而让之曰:"王浚暴虐,孤讨而诛之,诸人皆来庆谢,二君独与之同恶,将何以逃其戮乎?"对曰:"宪等世仕晋朝,荷其荣禄,浚虽凶粗,犹是晋之藩臣,故宪等从之[1],不敢有贰。明公苟不脩德义,专事威刑,则宪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请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谢之,待以客礼。绰,勖之孙也。勒数朱硕、枣嵩等以纳贿乱政,为幽州患,责游统以不忠所事,皆斩之。籍浚将佐、亲戚家赀皆至巨万,帐裴宪、荀绰止有书百余袟[2],盐米各十余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宪为从事中郎,绰为参军。分遣流民,各还乡里。勒停蓟二日,焚浚宫殿,以故尚书燕国刘翰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孙纬遮击之,勒仅而得免。

勒至襄国,遣使奉王浚首献捷于汉;汉以勒为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辞,受二郡而已。

刘琨请兵于拓跋猗卢以击汉,会猗卢所部杂胡万余家谋应石勒,猗卢悉诛之,不果赴琨约。琨知石勒无降意,乃大惧,上表曰:"东北八州,勒灭其七[3];先朝所授,存者

唯臣。勒据襄国，与臣隔山，朝发夕至，城坞骇惧，虽怀忠愤，力不从愿耳！”

刘翰不欲从石勒，乃归段匹磾，匹磾遂据蓟城。王浚从事中郎阳裕，耽之兄子也，逃奔令支④，依段疾陆眷。会稽朱左车、鲁国孔纂、泰山胡母翼自蓟逃奔昌黎，依慕容廆。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廆以冀州人为冀阳郡⑤，豫州人为成周郡⑥，青州人为营丘郡⑦，并州人为唐国郡⑧。

【注释】

①“故宪”句：裴宪奔幽州，见本书第八十七卷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

②袟（zhi 治）：包书的布套。

③“东北“句：八州中，石勒共杀长官九人，即入鄴，杀都督司马腾；寇信都，杀冀州刺史王斌；袭鄴城，杀兖州刺史袁孚；攻新蔡，杀豫州刺史司马确；袭蒙城，擒青州都督荀晞；克上白，杀青州刺史李恽；攻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杀兖州刺史田徽；袭幽州，擒王浚。其中，李恽、田徽为王浚承制所授，故称“灭其七”。

④令支：县名，治今河北迁安西。

⑤冀阳郡：治所不详，疑在今辽宁凌源一带。

⑥成周郡：郡名，治所不详，当在今辽宁西南部。

⑦营丘郡：郡名，治今辽宁朝阳东。

⑧唐国郡：郡名，治所不详，当在今辽宁西南部。

【译文】

石勒杀死王浚手下精兵一万多人。王浚的部属争相到军门认罪，呈献财货的接连不断；只有曾任过尚书的裴宪、从事中郎荀绰不肯前去，石勒召见后斥责他俩说：“王浚凶暴残忍，我兴兵讨伐杀了他，各人都来庆贺、认罪，唯独二位和王浚同流合污，怎么能逃脱

杀戮呢?"回答说:"我们世代在晋朝做官,接受晋朝的荣耀和俸禄,王浚虽然凶狠粗野,还是晋国守卫疆土的臣子,所以我们跟从他,不敢怀有二心。明公如果不修治恩德仁义,一意采取暴力刑罚,这样,我们的死正是我们的本分,又躲避什么呢?请让我们接受死刑。"不叩拜就出去了。石勒召唤回来,向他俩道歉,以客人的礼节接待。荀绰,是荀勖的孙子。石勒斥责朱硕、枣嵩等人接受贿赂,扰乱政令,成为幽州的祸患,责备游统对所事奉的人不忠诚,全部杀了他们。没收王浚的部属、亲戚的家产,都达到一万万钱,唯独裴宪、荀绰只有一百多部书,盐和米各自十多斛。石勒说:"我不高兴得到幽州,高兴得到二位先生。"委派裴宪担任从事中郎,荀绰担任参军。分别遣送流民,各自回到家乡。石勒在蓟城停留了两天,焚毁王浚的宫殿,委派曾任过尚书的燕国人刘翰代理幽州刺史,戍守蓟城,设置郡守县令后返回。孙纬途中伏击,石勒仅本身得以逃脱。

石勒回到襄国,派遣使者送上王浚的首级,向汉国献上捷报;汉国委派石勒担任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增加封邑十二个郡;石勒执意推辞,仅接受了两个郡。

刘琨向拓跋猗卢请求出兵,攻打汉国,正巧拓跋猗卢统领的各类胡人一万多家,策划响应石勒,拓跋猗卢全部杀了他们,不能如期同刘琨会师。刘琨得知石勒没有投降的心意,于是大为恐惧,呈上奏章说:"东北八个州,石勒消灭了七个,先前朝廷所委任的,生存的只剩臣下。石勒占据襄国,和臣下仅隔一座太行山,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城池壁垒中的居民,惊慌恐惧,虽然怀着忠心和怨愤,却力不从心!"

刘翰不想顺从石勒,于是归附段匹磾,段匹磾因而占据蓟城。王浚的从事中郎阳裕,是阳耽哥哥的儿子,逃奔到令支,依附段疾陆眷。会稽人朱左车、鲁国人孔纂、泰山人胡母翼从蓟城逃奔到昌黎,依附慕容廆。这时,中原地区流民归附慕容廆的有几万家,慕容廆把冀州人聚居的地区作为冀阳郡,豫州人聚居的地区作为成周

郡，青州人聚居的地区作为营丘郡，并州人聚居的地区作为唐国郡。

9 初，王浚以邵续为乐陵太守，屯厌次。浚败，续附于石勒，勒以续子乂为督护。浚所署勃海太守东莱刘胤弃郡依续，谓续曰："凡立大功，必杖大义。君，晋之忠臣，奈何从贼以自污乎！"会段匹磾以书邀续同归左丞相睿，续从之。其人皆曰："今弃勒归匹磾，其如乂何？"续泣曰："我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杀异议者数人。勒闻之，杀乂。续遣刘胤使江东，睿以胤为参军，以续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围续，匹磾使其弟文鸯救之，勒引去。

10 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一斤，肉一斤直银一两。

11 杜弢将王真袭陶侃于林障[1]，侃奔溉中[2]。周防救侃，击弢兵，破之。

12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张轨寝疾，遗令："文武将佐，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己丑，轨薨；长史张奎等表世子寔摄父位。

13 汉中山王曜、赵染寇长安。六月，曜屯渭汭[3]，染屯新丰，索綝将兵出拒之。染有轻綝之色，长史鲁徽曰："晋之君臣，自知强弱不敌，将致死于我，不可轻也。"染曰："以司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4]；索綝小竖，岂能污吾马蹄、刀刃邪？"晨，帅轻骑数百逆之，曰："要当获綝而后食。"綝与战于城西，染兵败而归，悔曰："吾不用鲁徽之言以至

此，何面目见之！”先命斩徽，徽曰：“将军愚愎以取败，乃复忌前害胜，诛忠良以逞忿。犹有天地，将军其得死于枕席乎？”诏加索綝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承制行事。

曜、染复与将军殷凯帅众数万向长安，麴允逆战于冯翊，允败，收兵；夜，袭凯营，凯败死。曜乃还攻河内太守郭默于怀，列三屯围之。默食尽，送妻子为质，请籴于曜；籴毕，复婴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授李矩于新郑，矩使其甥郭诵迎之，兵少，不敢进。会刘琨遣参军张肇帅鲜卑五百余骑诣长安，道阻不通，还，过矩营，矩说肇，使击汉兵。汉兵望见鲜卑，不战而走，默遂率众归矩。汉主聪召曜还屯蒲坂。

14 秋，赵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15 石勒始命州郡阅实户口，户出帛二匹、谷二斛。

16 冬，十月，以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

17 十一月，汉主聪以晋王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粲少有俊才，自为宰相，骄奢专恣，远贤亲佞，严刻愎谏，国人始恶之。

18 周勰以其父遗言，因吴人之怨，谋作乱；使吴兴功曹徐馥矫称叔父丞相从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众，以讨王导、刁协，豪杰翕然附之，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15]。

【注释】

①林障：城名，在今湖北汉阳东北长江南岸。

②滠(shè 设)中：地域名，即古滠水流域，相当今湖北孝感、黄陂二县以南，汉江以北地区。

③渭汭(ruì 瑞)：地名，即今陕西渭河入黄河处。

④"以司马模"句：赵染打败司马模，见本书第八十七卷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

⑤广德：县名，治今安徽广德西南。

【译文】

9 当初，王浚委派邵续担任乐陵太守，驻扎在厌次。王浚失败后，邵续依附石勒，石勒委派邵续的儿子邵乂担任督护。王浚所委任的勃海太守东莱人刘胤，抛弃郡城投靠邵续，对邵续说："凡是建立重大功绩的，一定要依仗大义。您是晋国的忠臣，为什么要依从贼寇来羞辱自己呢！"正巧，段匹磾用书信邀约邵续一同归附左丞相司马睿，邵续接受了他的建议。部属们都说："现在背弃石勒，归附段匹磾，邵乂该怎么办呢？"邵续哭着说："我怎么能顾惜儿子，而成为叛逆的臣子呢！"杀了几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石勒听说后，杀死邵乂。邵续派遣刘胤出使江东，司马睿委派刘胤担任参军，委派邵续担任平原太守。石勒派遣军队包围邵续，段匹磾命令他的弟弟段文鸯前去救援，石勒率军撤退。

10 襄国发生大饥荒，谷粟二升值银子一斤，肉一斤值银子一两。

11 杜弢的部将王真到林障袭击陶侃，陶侃逃往滠中。周访救援陶侃，攻击杜弢的军队，打败了他。

12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张轨病重，留下遗令："文武官属，一定要安抚百姓，上要想到报效国家，下要想到保全家族。"二十日，张轨逝世；长史张玺等人上奏章举荐世子张玺代理父亲的职位。

13 汉国中山王刘曜、赵染进犯长安。六月，刘曜驻扎在渭曜，赵染驻扎在新丰，索綝率领军队出城抵御。赵染有轻视索綝的神气，

长史鲁徽说："晋国的君主和臣子，自知强弱悬殊，不能对敌，将会同我们拼命搏斗，不能够轻视。"赵染说："以司马模的强大，我战胜他如同拉倒朽木；索綝是个小敌寇，怎么能沾污我们的马蹄、刀刃呢？"清晨，率领几百轻装的骑兵迎战，说："一定要在擒获索綝后再进餐。"索綝和他在城西交战，赵染军队失败而返回，后悔说："我不听从鲁徽的话才落到这个地步，有什么脸面见到他！"首先下令杀死鲁徽，鲁徽说："将军愚昧无知、刚愎自用，才招致失败，却又忌妒智慧高于自己的人，诛杀忠良，来满足个人的私怨。还有皇天后土，将军怎么能够在床席上死去？"下诏加授索綝为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可不待上奏自行决断事务。

刘曜、赵染又和将军殷凯率领几万军队进抵长安，麴允在冯翊迎战，麴允失败，停止战斗；夜晚，袭击殷凯的军营，殷凯战败而死。刘曜于是返回，在怀县攻打河内太守郭默，排出三层军阵包围他。郭默的粮食吃光了，送出妻子儿女作为人质，向刘曜请求购买粮食；购买粮食后，又坚守城池。刘曜发怒，把郭默的妻子儿女沉入黄河，攻打城池。李默想到新郑投靠李矩，李矩命令他的外甥郭诵前去迎接，军队人数不多，不敢前进。正巧，刘琨派遣参军张肇率领五百多名鲜卑骑兵前往长安，道路受阻不能通行，返回，路过李矩的军营，李矩说服张肇，让他进攻汉国的军队。汉国军队望见鲜卑人，不交战就逃跑，郭默于是率领部众归附李矩。汉国君主刘聪召刘曜返回，驻扎在蒲坂。

14 秋，赵染攻打北地，麴允抵御他，赵染身中箭弩后死去。

15 石勒开始下令州郡核查户口数额，每户交纳二匹绢帛、二斛谷粟。

16 冬，十月，委派张寔提任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

17 十一月，汉国君主刘聪委派晋王刘粲担任相国、大单于，总领国政。刘粲年少时有卓越的才智，自从担任宰相，骄奢淫逸，专横放肆，疏远贤士，亲近奸邪的人，严厉苛刻，拒绝别人的规劝，国中人

士开始厌恶他。

18 周勰牢记他的父亲的遗令，利用吴地人的怨恨，策划作乱；指使吴兴功曹徐馥，假称叔父、丞相府从事中郎周札的命令，集结部众，来讨伐王导、刁协，英雄豪杰群起归附，孙皓同族的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来响应他。

三 年

1 春，正月，徐馥杀吴兴太守袁琇，有众数千，欲奉周札为主。札闻之，大惊，以告义兴太守孔侃。勰知札意不同，不敢发。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亦死。札子续亦聚众应馥，左丞相睿议发兵讨之。王导曰："今少发兵则不足以平寇，多发兵则根本空虚。续族弟黄门侍郎莚[1]，忠果有谋，请独使莚往，足以诛续。"睿从之。莚昼夜兼行，至郡，将入，遇续于门，谓续曰："当与君共诣孔府君，有所论。"续不肯入，莚牵带与俱。坐定，莚谓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贼在坐？"续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莚，莚叱郡传教吴曾格杀之[2]。莚因欲诛勰，札不听，委罪于从兄邵而诛之。莚不归家省母，遂长驱而去，母狼狈追之。睿以札为吴兴太守，莚为太子右卫率。以周氏吴之豪望，故不穷治，抚勰如旧。

2 诏平东将军宋哲屯华阴。

3 成主雄立后任氏。

4 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保为相国，荀组为太尉、领豫州牧，刘琨为司

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琨辞司空,不受。

5 南阳王模之败也,都尉陈安往归世子保于秦州,保命安将千余人讨叛羌,宠待甚厚。保将张春疾之,谮安,云有异志,请除之,保不许;春辄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创,驰还陇城[3],遣使诣保,贡献不绝。

6 招进拓跋猗卢爵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猗卢请并州从事雁门莫含于刘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单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间者,代王之力也。吾倾身竭赀,以长子为质而奉之者,庶几为朝廷雪大耻也。卿欲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诚而忘徇国之大节乎?往事代王,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赖也。"含遂行。猗卢甚重之,常与参大计。

猗卢用法严,国人犯法者,或举部就诛,老幼相携而行;人问:"何之?"曰:"往就死。"无一人敢逃匿者。

【注释】

①莚(yán 延)。

②传教:郡太守属吏,负责传达太守命令。

③陇城:城名,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

【译文】

三年(乙亥,公元 315 年)

1 春,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拥有几千部众,想尊奉周札为首领。周札听说后,大感震惊,把情况告诉了义兴太守孔侃。周勰得知周札心意不相同,不敢发动。徐馥的党羽恐惧,攻打徐馥,杀了他;孙弼也被杀死了。周札的儿子周续,也聚集部众响应徐馥,左

丞相司马睿商议调遣军队讨伐他。王导说："现在出兵，人数少了不足以平定贼寇；大量派兵前去，立足点就空虚了。周续远房的弟弟黄门侍郎周莚，忠诚果断有计谋，请单独派遣周莚前去，足以杀掉周续。"司马睿听从了他的建议。周莚日夜赶路，到了郡太守府第，将要进去，在门口遇见周续，对周续说："应该和你一同到孔府君那里，有事情商议。"周续不肯进去，周莚拉着他强制他同行。坐下后，周莚对孔侃说："府君为什么把贼寇安置在座位上？"周续的衣服中经常带有刀子，立即抽出刀子逼近周莚，周莚喝令郡传教吴曾低挡，杀了周续，周莚想乘势诛杀周勰，周札不准许，把罪责推给堂兄周邵，杀了他。周莚不回家探望母亲，就径自离开，母亲急匆匆地追赶他。司马睿委派周札担任吴兴太守，周莚担任太子右卫率。因周氏是吴地的豪门望族，所以不极力治罪，像往日一样安抚周勰。

2 诏令平东将军宋哲驻守华阴。

3 成国君主李雄册立任氏为皇后。

4 二月，十二日，委派琅邪王司马睿担任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担任相国，荀组担任太尉、兼任豫州牧，刘琨担任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刘琨辞让司空职位，不接受。

5 南阳王司马模失败后，都尉陈安前往秦州归附世子司马保，司马保命令陈安率领一千多人讨伐背叛的羌人，十分宠信厚待他。司马保的部将张春心中忌妒，诬陷陈安，说他有反叛的意图，请求除掉他，司马保不同意；张春就埋伏刺客来刺杀陈安。陈安受了重伤，骑马逃回陇城，派遣使者前往司马保那里，不停地进献地方特产。

6 下诏晋升拓跋猗卢爵位为代王，设立官属，以代、常山二郡为封邑。拓跋猗卢向刘琨请求调用并州从事雁门人莫含，刘琨派莫含前去。莫含不想走，刘琨说："并州势单力薄，我也没有才能，却能够在匈奴、羯人之间生存，这是代王的力量。我竭尽心血和财货，把长子作为人质来奉事他，是希望为朝廷洗刷奇耻大辱。你想做忠臣，为什么要顾惜一同办事的小小诚心，却忘记为国家献身的大节呢？

前去侍奉代王,做他的亲信,这是全州民众所仰赖的。"莫含于是前往。拓跋猗卢十分器重他,常常和他商议大政方针。

拓跋猗卢执法严厉,封国中的人犯了法,有的整个部落遭到杀戮,老少相互搀扶着去受刑;别人问:"到哪里去?"说:"去受死。"没有一个人敢于逃亡。

7 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讨杜弢,前后数十战,弢将士多死,乃请降于丞相睿,睿不许。弢遗南平太守应詹书,自陈昔与詹"共讨乐乡,本同休戚。后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倘以旧交之情,为明枉直,使得输诚盟府[1],厕列义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续前愆,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詹为启呈其书,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为乡人所逼。今悔恶归善,宜命使抚纳,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为巴东监军。弢既受命,诸将犹攻之不已。弢不胜愤怒,遂杀运复反。遣其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内史谢摛[2],遂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彦,斩之,弘奔临贺。

8 汉大赦,改元建元。

9 雨血于汉东宫延明殿,太弟义恶之,以问太傅崔玮、太保许遐。玮、遐说义曰:"主上往日以殿下为太弟者,欲以安众心耳;其志在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复以晋王为相国,羽仪威重,逾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诸王皆置营兵以为羽翼。事势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

也，朝夕且有不测之危，不如早为之计。今四卫精兵不减五千[3]，相国轻佻，正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4]，其营可袭而取；余王并幼，固易夺也。苟殿下有意，二万精兵指顾可得，鼓行入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马不虑其为异也[5]。”义弗从。东宫舍人荀裕告玮、遐劝义谋反，汉主聪收玮、遐于诏狱[6]，假以他事杀之。使冠威将军卜抽将兵监守东宫，禁义不听朝会。义忧惧不知所为，上表乞为庶人，并除诸子之封，褒美晋王，请以为嗣；抽抑而弗通。

10 汉青州刺史曹嶷尽得齐、鲁间郡县[7]，自镇临菑，有众十余万，临河置戍。石勒表称：“嶷有专据东方之志，请讨之。”汉主聪恐勒灭嶷，不可复制，弗许。

聪纳中护军靳准二女月光、月华，立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为左皇后，月华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极谏，以为“并立三后，非礼也。”聪不悦，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外示优崇，实夺其权。于是太尉范隆等皆请以位让元达，聪乃复以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月光有秽行，元达奏之，聪不得已废之，月光惭恚自杀，聪恨元达。

【注释】

①盟府：指司马睿的丞相府。司马睿为东南方镇的盟主，故曰盟府。

②摛（chī 痴）。

③四卫：指东宫前、后、左、右卫率。

④大将军：即刘粲的弟弟刘敷。

⑤大司马：即中山王刘曜。

⑥诏狱:奉诏令关押犯人的牢狱。

⑦齐、鲁间:指春秋战国时齐、鲁两国所占领地区,在今山东省中部。

【译文】

7 王敦派遣陶侃、甘卓等人讨伐杜弢,前后几十次战斗,杜弢的将领兵士大多死去,于是向丞相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不答应。杜弢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陈述自己往日和应詹"共同讨伐乐乡,本来是有相同的喜乐和悲哀的。后来在湘州,害怕死亡,谋求生存,于是相互集结在一起,倘若凭着旧日交往的情谊,替我表明曲直,使我能向盟府表达诚心,列入正义人士中,或者向北肃清中原,或者向西攻取李雄,来赎清从前的罪过,虽然死了,仍同活在世上一般!"应詹为他呈递书信,并且说:"杜弢,是益州秀才,一向有清雅的名望,被同乡的人所逼迫,才起兵反叛。现在悔过向善,应该命令使者安抚接纳,来养息江州、湘州的民众!"司马睿于是命令曾任为南海太守的王运,去接受杜弢的投降,赦免他反叛的罪过,委派杜弢担任巴东监军。杜弢接受任命后,各个将领仍然不断地进攻他,杜弢非常愤怒,于是杀死王运,再次反叛。派遣他的部将杜弘、张彦杀死临川内史谢摛,于是攻下豫章。三月,周访攻打张彦,杀了他,杜弘逃到临贺。

8 汉国大赦,改年号为建元。

9 红色的雨点落在汉国东宫延明殿,太弟刘义厌恶这件事,向太傅崔玮、太保许遐询问。崔玮、许遐劝刘义说:"主上在从前之所以让殿下为太弟,只是想用来安定人心而已;他想传位给晋王已经很久了,王公以下官员,没有一个不迎合旨意,依附晋王的。现在又委派晋王担任相国,仪仗旌旗,威严隆重,超过了东宫,各类政务,没有不通过他裁决的,各王都设立军营兵士,作为辅佐。大势已经失去,殿下不仅不能登上帝位,早晚还有不可预测的危难,不如及早制定计策。现在四个卫率的精兵,不少于五千人,相国不稳重,只要

烦劳一个刺客而已。大将军没有哪一天不出去，他的军营可以袭取；其他各王都年幼，本来容易制服。如果殿下有这个心意，二万精兵马上可以得到，敲起战鼓进入云龙门，宫廷守卫人员，谁不倒转武器来迎接殿下！大司马方面，不必担心他有不同意见。”刘义不听从。东宫舍人荀裕告发崔玮、许遐劝刘义谋反，汉国君主刘聪逮捕崔玮、许遐，收入诏狱，借其他事情为名，杀了他俩。命令冠威将军卜抽率领军队看守东宫，禁止刘义朝见君主。刘义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上奏章乞求降为平民，并且除掉各个儿子的封爵，赞美晋王，请求以他为嗣君；卜抽扣压下来，不通报。

10 汉国青州刺史曹嶷占领了齐、鲁地区所有郡县，亲自镇守临菑，拥有十万军队，靠近黄河设置防守阵地。石勒上奏章说：“曹嶷有割据东方的心意，请求征讨他。”汉国君主刘聪担心石勒灭掉了曹嶷，不能再加以控制，不同意。

刘聪娶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靳月光、靳月华，立靳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为左皇后，靳月华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极力劝阻，认为“同时立三个皇后，不合礼制。”刘聪很不高兴，委派陈远达担任左光禄大夫，外表上是对他的优待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他的权力。这时，太尉范隆等人都请求把职位让给陈远达，刘聪于是又委派陈远达担任御史大夫、仪同三司。靳月光有淫秽的行为，陈元达上奏书揭发，刘聪不得已，废黜靳月光，靳月光因羞愧而自杀，刘聪为此怨恨陈元达。

11 夏，四月，大赦。

12 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1]，得金制甚多；诏收其余以实内府。

13 辛巳,大赦。

14 汉大司马曜攻上党,八月,癸亥,败刘琨之众于襄垣。曜欲进攻阳曲,汉主聪遣使谓之曰:"长安未平,宜以为先。"曜乃还屯蒲坂。

15 陶侃与杜弢相攻,弢使王贡出挑战,侃遥谓之曰:"杜弢为益州小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天下宁有白头贼邪?"贡初横脚马上,闻侃言,敛容下脚。侃知可动,复遣使谕之,截发为信,贡遂降于侃。弢众溃,遁走,道死。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克长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进王敦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选置刺史以下,寖益骄横。

初,王如下降也[2],敦从弟稜爱如骁勇,请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辈险悍难畜,汝性狷急,不能容养,更成祸端。"稜固请,乃与之。稜置左右,甚加宠遇。如数与敦诸将角射争斗,稜杖之,如深以为耻。及敦潜畜异志,稜每谏之。敦怒其异己,密使人激如令杀稜。如因闲宴,请剑舞为欢,稜许之。如舞剑渐前,稜恶而呵之,如直前杀稜。敦闻之,阳惊,亦捕如诛之。

16 初,朝廷闻张光死[3],以侍中第五猗为安南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4],自武关出。杜曾迎猗于襄阳,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万人,与猗分据汉、沔。

陶侃既破杜弢,乘胜进击曾,有轻曾之志。司马鲁恬谏曰:"凡战,当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

逼也。”侃不从，进围曾于石城[5]。曾年多骑兵，密开门突侃阵，出其后，反击之，侃兵死者数百人。曾将趋顺阳[6]，下马拜侃，告辞而去。

时荀崧都督江北诸军事，屯宛，曾引兵围之。崧兵少食尽，欲求救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崧小女灌，年十三，帅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且战且前，遂达览所；又为崧书，求救于南中郎将周访。访遣子抚帅兵三千，与览共救崧，曾乃遁去。

曾复致笺于崧，求讨丹水贼以自效，崧许之。陶侃遗崧书曰：“杜曾凶狡，所谓‘鸱枭食母之物[7]’。此人不死，州土未宁，足下当识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为外援，不从。曾复帅流亡二千余人围襄阳，数日，不克而还。

【注释】

①霸、杜二陵：霸陵，汉文帝陵墓；杜陵，汉宣帝陵墓。二陵在长安西南。薄太后：汉高祖的姬妾、汉文帝的母亲，她的陵墓在霸陵南。

②“王如”句：王如之降，见本书第八十八卷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

③“朝廷”句：张光之死，见本书第八十八卷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

④监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武将官名。凡称临某地或某几地区诸军事者，负责督察某地或某几地区一切军务，地位仅次于都督某地或某几地区诸军事。

⑤石城：城名，即竟陵郡治所，在今湖北钟祥。

⑥顺阳：县名，治今河南淅川南。

⑦鸱（chi 痴）枭：鸟类的一种，头大，嘴短而弯曲。古人传说它们会“食母”，因之用来比喻奸邪恶人。

【译文】

11 夏,四月,大赦天下。

12 六月,盗贼偷偷地挖掘汉代霸陵、杜陵和薄太后的陵墓,得到非常多的金银财货;下诏收取剩余的金银财货,来充实宫廷府库。

13 十九日,大赦天下。

14 汉国大司马刘曜攻打上党,八月,初二,在襄垣打败刘琨的部队。刘曜打算进兵攻取阳曲,汉国君主刘聪派遣使者对刘曜说:"长安没有平定,应该把长安列在首位。"刘曜于是退回,在蒲坂屯驻。

15 陶侃和杜弢互相攻击,杜弢命令王贡出城挑战,陶侃远远地对王贡说:"杜弢是益州的一个小官吏,盗用府库中的钱物,父亲死了也不奔丧。你本是德才兼优的人,为什么要跟随他!天下哪里有活到头发变白的贼人呢?"王贡起初把脚横在马上,听了陶侃的话,脸色严肃,放下脚来。陶侃知道可以说服,又派使者劝说,剪下头发作为信物,王贡于是向陶侃投降。杜弢的部众溃散,逃走,在道途中死了。陶侃和南平太守应詹进军,攻下长沙,湘州全部平定。丞相司马睿秉承制命,赦免杜弢的部队,擢升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授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王敦开始自己选择、任命刺史以下官吏,渐渐地骄横起来。

当初,王如投降后,王敦的堂弟王稜喜爱王如的勇猛,请求王敦把他配置在自己部下。王敦说:"这个人险恶强悍,难以控制,你的性情急躁,不能容忍培植,反而酿成祸端。"王稜执意请求,才给与他。王稜把王如安置在身边,十分宠信优待。王如多次和王敦的各个将领角力比箭,发生角斗,王稜用棒棍打他,王如深深地感到耻辱。等到王敦暗中生出反叛的心意,王稜常常规劝他。王敦恼怒他不顺从自己,秘密派人激起王如的不满,让他杀王稜。王如利用宴会时机,请求舞剑作乐,王稜答应了。王如舞着剑渐渐向前,王稜不高兴,大声阻止他,王如径自上前,杀了王稜。王敦听说后,假装惊讶,也逮捕王如,杀了他。

16 当初，朝廷听说张光死了。委派侍中第五猗担任安南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从武关出发。杜曾在襄阳迎接第五猗，替哥哥的儿子娶第五猗的女儿，于是聚集起一万军队，和第五猗分别据守汉水、沔水。

陶侃击破杜弢后，乘胜进军，攻打杜曾，有轻视杜曾的心理。司马鲁恬规劝说："凡是交战，应该首先估量双方的将领。现在使君的各个将领，没有赶得上杜曾的，不可轻率地逼近他。"陶侃不听从，向前推进，在石城包围杜曾。杜曾的军队骑兵多，秘密打开城门，冲击陶侃的阵地，从阵地的后面出动，反击陶侃，陶侃的军队死了几百人。杜曾将赶往顺阳，下马叩拜陶侃，告辞后离开。

当时，荀崧统领荆州江北一切军务，驻扎在宛县，杜曾率领军队包围他。荀崧军队少，粮食也吃光了，打算向从前的部属襄城太守石览求救。荀崧的小女儿荀灌，这时才十三岁，率领几十个勇敢的兵士，晚上越过城墙，突围出去，一边交战，一边前进，于是到达石览的处所；又代替荀崧写信，向南中郎将周访求救。周访派遣儿子周抚率领三千兵士，和石览共同救援荀崧，杜曾于是逃走。

杜曾又写信给荀崧，请求讨伐丹水的贼寇来赎罪，荀崧答应了。陶侃写信给荀崧说："杜曾凶恶狡猾，正是所谓的'吞食母体的鸱枭'。这个人不死，一州之中就不得安宁，足下应该记住我这段话！"荀崧因宛县兵力少，借杜曾作为外援，不听从。杜曾又率领二千多流亡的民众包围襄阳，几天后，攻不下来，就撤退了。

17 王敦嬖人吴兴钱凤，疾陶侃之功，屡毁之。侃将还江陵，欲诣敦自陈。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谏曰："公入必不出。"侃不从。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以其从弟

丞相军咨祭酒廙为荆州刺史。荆州将吏郑攀、马隽等诣敦,上书留侃,敦怒,不许。攀等以侃始灭大贼,而更被黜,众情愤惋;又以廙忌戾难事,遂帅其徒三千人屯浈口[1],西迎杜曾。廙为攀等所袭,奔于江安[2]。杜曾与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诸军讨曾,复为曾所败。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还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解,乃设盛馔以饯之[3],侃便夜发,敦引其子瞻为参军。

初,交州刺史顾秘卒,州人以秘子寿领州事。帐下督梁碩起兵攻寿,杀之,碩遂专制交州。王机自以盗据广州,恐王敦讨之,更求交州。会杜弘诣机降,敦欲因机以讨碩,乃以降杜弘为机功,转交州刺史。机至郁林,碩迎前刺史脩则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机不得进,乃更与杜弘及广州将温邵、交州秀才刘沈谋复还据广州。陶侃至始兴[4],州人皆言宜观察形势,不可轻进;侃不听,直至广州,诸郡县皆已迎机矣。杜弘遣使伪降,侃知其谋,进击弘,破之,遂执刘沈于小桂[5]。遣督护许高讨王机,走之。机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斩之。诸将皆请乘胜击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定耳。"乃下书谕之。邵惧而走,追获于始兴。杜弘诣王敦降,广州遂平。

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6],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

劳耳。”

王敦以杜弘为将，宠任之。

18 九月，汉主聪使大鸿胪赐石勒弓矢，策命勒为陕东伯，得专征伐，拜刺史、将军、守宰，封列侯，岁尽集上。

19 汉大司马曜寇北地，诏以麴允为大都督、骠骑将军以御之。冬，十月，以索綝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曜进拔冯翊，太守梁肃奔万年。曜转寇上郡。麴允去黄白城，军于灵武[7]，以兵弱，不敢进。

帝屡征兵于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8]，壮士断腕[9]。今胡寇方盛，且宜断陇道以观其变。”从事中郎裴诜曰：“今蛇已螫头，头可断乎？”保乃以镇军将军胡崧行前锋都督，须诸军集乃发。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长安以西，不复贡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以自存[10]。

20 凉州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行玺”，献于张寔，僚属皆贺。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归于长安。

【注释】

①溳口：地名，即溳水入汉江之口，在今湖北汉川东北。

②江安：县名。治今湖北公安西北。

③馔(zhuàn 撰)：饭食。

④始兴：郡名。治今广东韶关市东南。

⑤小桂：地名，即今广东连县，为桂阳县治所。

⑥甓(pì 辟)：砖。

⑦灵武：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

⑧蝮(fù 付)蛇：毒蛇的一种，头部呈三角形，身体灰褐色，有斑纹。 螫

(shì 世):啃。

⑨"壮士"句:壮士砍掉手臂。这种做法,是防止蛇毒流遍全身,中毒而死。

⑩稆(lǚ 旅):野生的谷物。

【译文】

17 王敦所宠幸的吴兴人钱凤,忌妒陶侃的功劳,多次诋毁他。陶侃将要回到江陵,想到王敦那里亲自分辩。朱伺和安定人皇甫方回规劝说:"您进去后一定出不来。"陶侃不听从。到那里后,王敦留下陶侃,不放他回去,降为广州刺史,委派自己的堂弟丞相军咨祭酒王廙担任荆州刺史。荆州的将领官吏郑攀、马隽等人前往王敦那里,上书挽留陶侃,王敦发怒,不答应。郑攀等人因为陶侃刚刚消灭强大的贼寇,却反而被废黜,群情激愤;又因为王廙猜忌暴戾,难以侍奉,于是率领他们的三千部属屯驻在溵口,向西迎接杜曾。王廙被郑攀等人袭击,逃往江安。杜曾和郑攀等人向北迎接第五猗,来抗拒王廙。王廙统率各军征讨杜曾,又被杜曾打败。王敦怀疑郑攀是秉承陶侃的旨意,穿上铠甲、拿着铁矛,将要杀死陶侃,走出去了又返回来,有三四次之多。陶侃神情严肃地说:"使君英勇果断,将要裁断天下事务,为什如此犹豫不决?"于是起身上厕所。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和陶侃是姻亲,如同左右手,哪有砍断人家的左手,右手不加反应的道理?"王敦的原意消除了,于是摆设丰盛的筵席,来为陶侃饯行,陶侃在夜晚就出发了,王敦延聘他的儿子陶瞻担任参军。

当初,交州刺史顾秘去世,州中人士推举顾秘的儿子顾寿代理州中事务。帐下督梁碩起兵攻打顾寿,杀了他,梁碩于是独掌交州大权。王机自认为强行占据广州,担心王敦讨伐他,另外谋求做广州刺史。正巧,杜弘向王机投降,王敦想利用王机来讨伐梁碩,于是把降伏杜弘作为王机的功劳,调他为交州刺史。王机到达郁林,梁碩迎接曾任刺史的脩则的儿子梁湛代理州中事务,来抵御王机。王

机不能前进，于是又同杜弘和广州将领温邵、交州秀才刘沈商议，仍然回去占据广州。陶侃到达始兴，州中人士都说应该观察局势变化，不能轻率前进；陶侃不听从，径直到达广州，各郡县都已经迎接王机了。杜弢派遣使者假装投降，陶侃察觉出他的计谋，进军攻打杜弘，打败了他，于是在小桂擒获刘沈。派遣都护许高讨伐王机，赶走了他。王机在路途中病死，许高挖出他的尸体，斩下首级。各将领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我的威名已经显著，何必派遣军队！只要一封信就自然平定了。"于是写信开导他。温邵畏惧，逃走了，在始兴被追上而擒获。杜弘向王敦投降，广州于是平定了。

陶侃在广州没有多少政务，总是在早晨将一百块砖搬到书房外，晚上又搬到书房内。有人问他的原因，回答说："我正要为肃清中原尽力，过分悠闲安逸，恐怕不能承担事务，所以让自己辛劳一些。"

王敦委任杜弘为将领，很宠信他。

18 九月，汉国君主刘聪派遣大鸿胪给石勒赏赐弓箭，策命石勒为陕东伯，可以独自决定军事行动，任命刺史、将军、郡县长官，分封列侯，年终汇总上奏。

19 汉国大司马刘曜进犯北地，下诏委派麴允担任大都督、骠骑将军，来抵御刘曜。冬，十月，委派索綝担任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刘曜进军攻下冯翊，太守梁肃逃到万年。刘曜转而进犯上郡。麴允离开黄白城，驻扎在灵武，因兵力薄弱，不敢前进。

皇帝多次向丞相司马保证调军队，司马保的亲信们都说："蝮蛇咬了手指，壮士就要砍掉手臂。现在胡寇正强盛，应该暂且切断陇山道路，来观察他们的变化。"从事中郎裴诜说："现在蛇已咬中头部，头可以砍掉吗？"司马保于是委派镇军将军胡崧代理前锋都督，等到各军集中后，就出发。麴允想侍奉皇帝前往司马保那里，索綝说："司马保掌握了天子，一定会利用来满足他个人的愿望。"于是停止。这时，长安以西地区，不再向朝廷进贡奉献，文武官员饥饿

困乏，只得收取野生谷物来保全性命。

20 凉州的兵士张冰，捡到一颗印玺，文字是“皇帝行玺”，呈献给张寔，僚属都向他祝贺。张寔说：“这不是臣子所应该保留的。”派遣使者送到长安。

四　年

1 春，正月，司徒梁芬议追尊吴王晏，右仆射索綝等引魏明帝诏以为不可[1]；乃赠太保，谥曰孝。

2 汉中常侍王沈、宣怀、中宫仆射郭猗等，皆宠幸用事。汉主聪游宴后宫，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视朝，政事一委相国粲，唯杀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决之，故勋旧或不叙，而奸佞小人有数日至二千石者。军旅岁起，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后宫之家，赐及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第舍逾于诸王，子弟中表守令者三十余人；皆贪残为民害。靳准阎宗谄事之。

郭猗与准皆有怨于太弟义，猗谓相国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孙、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属心，奈何欲以天下与太弟乎？且臣闻太弟与大将军谋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乱[2]，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又许卫军为大单于[3]。三王处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举事，无不成者。然二王贪一时之利，不顾父兄，事成之后，主上岂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东宫、相国、单于，当在武陵

兄弟④，何肯与人也？今祸期甚迫，宜早图之。臣屡言于主上，主上笃于友爱，以臣刀锯之余⑤，终不之信，愿殿下勿泄，密表其状。殿下倘不信臣，可召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惇，假之恩意，许其归首，以问之，必可知也。"粲许之。猗密谓皮、惇曰："二王逆状，主上乃相国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惊曰："无之。"猗曰："兹事已决，吾怜卿亲旧，并见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惧，叩头求哀。猗曰："吾为卿计，卿能用之乎？相国问卿，卿但云'有之'；若素卿不先启，卿即云'臣诚负死罪，然仰惟主上宽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见信，则陷于诬谮不测之诛，故不敢言也。'"皮、惇许诺。粲召问之，二人至不同时，而其辞若一，粲以为信然。

靳准复说粲曰："殿下宜自居东宫，以领相国，使天下早有所系。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将军、卫将军欲奉太弟为变，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无容足之地矣。"粲曰："为之奈何？"准曰："人告太弟为变，主上必不信。宜缓东宫之禁，使宾客得往来；太弟雅好侍士，必不以此为嫌，轻薄小人不能无迎合太弟之意为之谋者。然后下宫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宾客与太弟交通者考问之，狱辞既具，则主上无不信之理也。"粲乃令卜抽引兵去东宫。

【注释】

①魏明帝诏：见本书第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诏文大意为：王后无嗣，择立支子以继大宗者，当继王统而奉公义，不得再顾及私亲。

②上巳：农历每月上旬的巳日。三月上巳，为古代节日。汉以前，上巳必取

巳日;自魏以后,一般习用三月初三,不一定为巳日。

③卫军:指卫将军刘劭。

④武陵兄弟:指刘义的几个儿子。

⑤刀锯之余:受过宫刑的人。

【译文】

四年(丙子,公元316年)

1 春,正月,司徒梁芬建议追尊吴王司马晏,右仆射索綝等人征引魏明帝的诏书,认为不可以;于是追赠为太保,谥号为孝。

2 汉国中常侍王沈、宣怀、中宫仆射郭猗等人,都受到宠信,掌管大权。汉国君主刘聪在后宫游乐欢宴,有时三天沉醉不醒,有时一百天不出宫门;从去年冬天不临朝听政,政事全部交付给相国刘粲,只有诛杀、官员任命,才让王沈等人进宫禀告。王沈等人大多不禀告,而擅自依照个人的意见来决定,所以有的往日的功臣不授予官职,一些奸邪小人,却有在几天之中就升为二千石的。战事连年不断,将领士兵没有金钱布匹的赏赐,可是后宫女子的家庭,连奴仆都有赏赐,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王沈等人的车马服饰、房舍,超过了各个王侯,子弟和表亲中担任太守县令的,有三十多人,都贪婪残忍,成为人民的祸害。靳准整个家族,都对他们谄媚逢迎。

郭猗和靳准都和太弟刘义有怨仇,郭猗对相国刘粲说:"殿下是光文帝的长孙、主上的嫡子,四海之内,没有不归向你的,为什么要把天下让给太弟呢?而且臣下听说太弟和大将军策划,想利用三月上巳日大摆筵席的机会作乱,事情成功后,答应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做皇太子,又答应卫将军做大单于。三位大王处在不被怀疑的地位,都掌管强大的军队,凭这种条件发动事变,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可是二位大王贪图一时的利益,不顾及父兄,事情成功以后,主上哪里有保全的道理?殿下的兄弟,更是不必多说了;东宫、相国、大单于这些职位,一定落在武陵兄弟身上,怎么肯授予别

人呢？现在，祸乱的日期十分逼近，应该早作打算。臣下屡次对主上进言，主上对兄弟的情爱深厚，认为臣下是个受过宫刑的人，终究不肯相信，希望殿下不要泄漏，秘密上奏陈述情状。殿下倘若不相信臣下的话，可以召见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将军司马刘惇，以恩意相待，准许他们投案自首，向他们查询，一定可以得知真相。"刘粲答应下来。郭猗秘密地对王皮、刘惇说："两位大王谋反的情形，主上和相国已经全部知道了，你们参与了吗？"二人惊讶地说："没有。"郭猗说："这件事已经没有疑问了，我怜惜你们是亲朋好友，就要一起被灭族了！"禁不住叹息不止，流下泪来。二人大为恐惧，叩头请求救命。郭猗说："我替你们出主意，你们能采用吗？相国询问你们时，你们只说有这件事；如果责备你们为什么不先报告，你们只说'臣下的确犯了死罪，可是想到主上宽宏仁慈，殿下敦厚和睦，如果检举不被相信，就会陷于诬告他人的不可预测的死罪中，所以不敢报告。'"王皮、刘惇答应了。刘粲召见他们来询问，二人到的时间不同，可是言辞如同一人说的，刘粲认为事情是可信的。

靳准又劝刘粲说："殿下应该自己占据东宫的位置，来兼任相国，使天下人民早日归向。现在外边传言，都说大将军、卫将军想拥戴太弟发动变乱，时间定在春季末；如果让太弟得了天下，殿下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刘粲说："应该怎么办呢？"靳准说："别人报告太弟发动变乱，主上一定不会相信。应该放宽对东宫的禁令，使宾客能够来往；太弟一向喜爱接待士人，一定不会对此有什么疑惑，在轻浮的小人中，不会没有迎合太弟的旨意，替他出主意的。然后下官替殿下公开揭露太弟的罪过，殿下逮捕和太弟相往来的宾客拷打讯问，状词完备了，主上就没有不相信的道理。"刘粲于是命令卜抽带领军队撤离东宫。

少府陈休、左卫将军卜崇，为人清直，素恶沈等，虽在公座，未尝与语，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干谓休、崇曰："王沈等势力足以回天地，卿辈自料亲贤孰与窦武、陈藩[1]？"休、崇曰："吾辈年逾五十，职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于忠义乃为得所；安能彧首低眉以事阉竖乎？去矣卜公，勿复有言！"

二月，汉主聪出临上秋阁，命收陈休、卜崇及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大司农朱谐并诛之，皆宦官所恶也。卜干泣谏曰："陛下方侧席求贤，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国之忠良，无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状，天下何从知之？诏尚在臣所，未敢宣露，愿陛下熟思之！"因叩头流血。王沈叱干曰："卜侍中欲拒诏乎？"聪拂衣而入，免干为庶人。

太宰河间王易、大将军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诣阙表谏曰："王沈等矫弄诏旨，欺诬日月，内谄日月，外佞相国，威相之重，侔于人主，多树奸党，毒流海内。知休等忠臣，为国尽节，恐发其奸状，故巧为诬陷。陛下不察，遽加极刑，痛彻天地，贤愚伤惧。今遗晋未殄，巴、蜀不宾，石勒谋据赵、魏，曹嶷欲王全齐，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乃复以沈等助乱，诛巫咸[2]，戮扁鹊，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后虽救之，不可及已。请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聪以表示沈等，笑曰："群儿为元达所引[3]，遂成痴也。"沈等顿首泣曰："臣等小人，过蒙陛下识拔，得洒扫闺阁，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雠，又深恨陛下。

愿以臣等膏鼎镬④，则朝廷自然雍穆矣。”聪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聪问沈等于相国粲，粲盛称沈等忠清；聪悦，封沈等为列侯。

太宰易又诣阙上疏极谏，聪大怒，手坏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陈元达倚之为援，得尽谏诤。及卒，元达哭之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悴⑤。’吾既不复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归而自杀。

【注释】

①窦武（？～公元168年）：东汉大臣。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通经学，以教授为业。因长女为桓帝皇后而入仕。桓帝卒，迎立灵帝，任大将军，掌管朝政，重用反对宦官的李膺等人。后与陈蕃谋诛宦官，事泄被杀。 陈蕃（？～公元168年）：东汉大臣。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桓帝时为太尉，与李膺等反对宦官专权。灵帝立，为太傅，与窦武谋诛宦官，被杀。

②巫咸：商王太戊辅臣。据称他长于占星术，又发明筮卜，是神权统治的代表人物。

③群儿：指刘易等诣阙上书的一些人。儿，在古代也可用来表示成年男子。

④镬（huò 获）：大锅，古代用来烹煮犯人的刑具。

⑤“人之云亡”句：语出《诗经·大雅·瞻仰》，大意为“良臣贤士都死光，国运艰危将灭亡。”

【译文】

少府陈休、右卫将军卜崇，为人清廉正直，一向憎恶王沈等人，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不同他们交谈一句话，王沈等人深深地怨恨他俩。侍中卜干对陈休、卜崇说：“王沈等人的势力，足以回转天地，你们自己估量一下同君主的亲近和贤明，是不是赶得上窦武、陈蕃？”

陈休、卜崇说:"我们年纪超过了五十,职位已经够高了,所缺的只有一死而已!为忠义而死,是死得其所;怎么能低着眉头来奉承宦官小子!走吧,卜公,不要再说了!"

二月,汉国君主刘聪出宫,到了上秋阁,命令逮捕陈休、卜崇和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大司农朱诸,一同杀死,他们都是宦官所憎恶的人。卜干流着眼泪规劝说:"陛下正为求取贤士坐不安席,却在一时之间杀死七个卿大夫,他们都是国家的忠良,恐怕不行吧!假使陈休等人有罪,陛下不交付给有关部门,宣布他们的罪状,天下人从哪里得知呢?诏书还在臣下手中,没有敢于宣扬,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并叩头至地,流出鲜血。王沈呵斥卜干说:"卜侍中想抗拒诏命吗?"刘聪一抖衣袖,进宫去了,免除卜干的官职,成为平民。

太宰河间王刘易、大将军勃海王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西河人王延等人,都前往宫中上奏章规劝说:"王沈等人诈称诏命,欺骗天下,在内谄媚陛下,在外讨好相国,威势权力之重,可以同君主相比,树立众多的党羽,毒害遍布海内。知道陈休等人是忠臣,为国家竭尽操守,恐怕他们揭露出自己奸邪的情状,所以巧妙地加以诬陷。陛下不调查,立即施加死刑,使天地为他们悲哀,人们无论贤愚都伤心恐惧。现在,残破的晋国没有被消灭,巴、蜀不来归顺,石勒谋划占据赵、魏地区,曹嶷打算在整个齐地称王,陛下的心脏和四肢,没有哪一处没有忧患?却又用王沈等人来协助祸乱,除掉巫咸,杀害扁鹊,臣下恐怕就要酿成深入膏肓的痼疾了,以后虽然救治,也不不及。请求免除王沈等人的官职,交付有关官员定罪。"刘聪把奏章拿给王沈等人看,笑着说:"这些人受到陈元达的引诱,已经成为白痴了。"王沈等人叩头至地,流着眼泪说:"臣等卑微的人,过分受到陛下的赏识提拔,得以在皇宫庭院服侍陛下,可是王公、朝廷官员像仇人一样地憎恶臣下等人,又深深地怨恨陛下。希望把臣下等人投进大锅中煎熬,这样朝廷就自然地和睦

了。”刘聪说：“这类狂妄的言辞，时常都有，你们哪里值得放在心上？”刘聪向相国刘粲询问王沈等人的情况，刘粲极力称赞王沈等人忠诚正派；刘聪心中高兴，封王沈等人为列侯。

太宰刘易又到宫中上奏疏，极力规劝，刘聪大怒，亲手撕毁他的奏疏。三月，刘易因怨恨而去世。刘易一向忠实正直，陈元达依靠他作为后援，得以尽力苦劝。当他去世后，陈元达哭得伤心，说：“《诗经》中说：‘忠臣贤士都跑光，国运艰危将灭亡。’我既然不能再进言了，何必默默地苟且偷生呢？”回去后就自杀了。

3 初，代王猗卢爱其少子比延，欲以为嗣，使长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骏马，日行五百里，猗卢夺之，以与比延。六脩来朝，猗卢使拜比延，六脩不从。猗卢乃坐比延于其步辇，使人导从出遊。六脩望见，以为猗卢，伏谒道左；至，乃比延，六脩惭怒而去。猗卢召之不至，大怒，帅众讨之，为六脩所败。猗卢微服逃民间，有贱妇人识之，遂为六脩所弑[1]。拓跋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脩，灭之。

普根代立，国中大乱，新旧猜嫌[2]，迭相诛灭。左将军卫雄、信义将军箕澹，久佐猗卢，为众所附，谋归刘琨，乃言于众曰：“闻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将奈何？”晋人及乌桓皆惊惧，曰：“死生随二将军！”乃与琨质子遵帅晋人及乌桓三万家、马牛羊十万头归于琨。琨大喜，亲诣平城抚纳之，琨兵由是复振。

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4 张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举其过者,赏以布帛羊米。贼曹佐高昌隗瑾曰[3]:"今明公为政,事无巨细,皆自决之;或兴师发令,府朝不知[4],万一违失,谤无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虽赏之千金,终不敢言也。谓宜少损聪明,凡百政事,皆延访群下,使各尽所怀,然后采而行之,则嘉言自至,何必赏也!"寔悦,从之;增瑾位三等。

寔遣将军王该帅步骑五千入援长安,且送诸郡贡计。诏拜寔都督陕西诸军事,以寔弟茂为秦州刺史。

5 石勒使石虎攻刘演于廪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鸯救之;虎拔廪丘,演奔文鸯军,虎获演弟启以归。

6 宁州刺史王逊,严猛喜诛杀。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平乐太守董霸帅三千余家叛[5],降于成。

【注释】

①弑(shi式):古代臣子杀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称弑。

②新旧:即下文所说的新人、旧人。拓跋普根统领的部众,仍是从前的索头部落人,称为"旧人"。拓跋猗卢统领的部众,包括不少汉族人和乌桓人,称为"新人"。

③高昌:城名,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

④府朝:僚属聚集之处,此处指州府。

⑤平夷:郡名,治今贵州毕节县境内。 炤(zhào 召):人名。 平乐:郡名,治所不详,大约在今四川越西东北。

【译文】

3 起初,代王拓跋猗卢喜爱他的小儿子拓跋比延,打算以他为继承人,命令长子拓跋六脩出居外地,驻守新平城,并且废黜了他的母亲。拓跋六脩有一匹骏马,每天可奔跑五百里,拓跋猗卢强行取

来，送给拓跋比延。拓跋六脩前来朝见，拓跋猗卢命令他向拓跋比延叩拜，拓跋六脩不听从。拓跋猗卢于是让拓跋比延坐在自己的轿子上，派人引导、从行，出去游玩。拓跋六脩远远望见，以为是拓跋猗卢，跪在路的左边谒见；到了面前，却是拓跋比延，拓跋六脩羞愧、愤怒地离开了。拓跋猗卢召见他，他不前来，猗卢大发雷霆，率领军队讨伐，被拓跋六脩打败。拓跋猗卢改换平民服装，逃到民间，有个低贱的女人认出了他，于是被拓跋六脩杀害。拓跋普根原先在守卫边境，听说后，来奔赴国难，进攻拓跋六脩，杀了他。

拓跋普根接替王位，封国内大乱，新人和旧人互相猜疑，不断自相诛杀。左将军卫雄、信义将军箕澹，长久辅助拓跋猗卢，为众人所依附，策划投靠刘琨，于是对众人说："听说旧人忌妒新人的强悍善战，想全部杀掉新人，将怎么办呢？"晋国人和乌桓人都惊讶恐惧，说："无论生死，都跟随二位将军！"于是和刘琨作为人质的儿子刘遵，率领晋国人和乌桓人三万家、马牛羊十万头归附刘琨。刘琨很高兴，亲自到平城安抚接纳他们，刘琨的兵力因此重新振兴起来。

夏，四月，拓跋普根去世。他的儿子刚刚出生，拓跋普根的母亲惟氏立他为继承人。

4 张寔下令，所统领的官吏民众中，谁能指出自己的过失，就赏赐布帛、羊只和粮食。贼曹佐高昌人隗瑾说："现在明公治理政事，事情不分大小，都自己决断，有时调发军队、发布号令，僚属们却不知道；万一出了差错，就没有人来分担责任。官员们畏惧权威，只是接受现成的规定而已。这样做，虽然奖赏千两黄金，终究不敢进言。私下以为应该节省精力，各种事务，都征徇僚属的意见，使各人陈述自己的想法，然后采纳实行，这样，有益的见解就自然提出来了，何必要赏赐呢！"张寔心中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把隗瑾的职位提升了三级。

张寔派遣将军王该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进入长安支援，并且

呈上各郡的贡品和籍帐。下诏任命张寔为都督陕西诸军事，委派张寔的弟弟张茂担任秦州刺史。

5 石勒命令石虎到廪丘攻打刘演，幽州刺史段匹磾派遣他的弟弟段文鸯去救援刘演；石虎攻下廪丘，刘演投奔到段文鸯军中，石虎擒获了刘演的弟弟刘启后返回。

6 宁州刺史王逊，苛刻凶猛，喜好杀人。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平乐太守董霸率领三千多家民户反叛，投降成国。

7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8 秋，七月，汉大司马曜围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将步骑三万救之。曜绕城纵火，烟起蔽天，使反间给允曰："郡城已陷，往无及也！"众惧而溃。曜追败允于磻石谷[1]，允奔还灵武，曜遂取北地。

允性仁厚，无威断，喜以爵位悦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2]；然恩不及下，故诸将骄恣而士卒离怨。关中危乱，允告急于焦嵩，嵩素侮允，曰："须允困，当救之。"

曜进至泾阳，渭北诸城悉溃。曜获建威将军鲁充、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曜素闻充贤，募生致之，既见，赐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为晋将，国家丧败，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为幸。"曜曰："壮士也。"赐之剑，令自杀。梁纬妻辛氏，美色，曜召见，将妻之，

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义不独生，且一妇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贞女也。"亦听自杀，皆以礼葬之。

9 汉主聪立故张后侍婢樊氏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复有七人。嬖宠用事，刑赏紊乱。大将军敷数涕泣切谏，聪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来哭人？"敷忧愤，发病卒。

河东、平阳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3]。石勒遣其将石越帅骑二万屯并州，招纳流民，民归之者二十万户。聪遣使让勒，勒不受命，潜与曹嵩相结。

10 八月，汉大司马曜逼长安。

【注释】

①磻(pán 盘)石谷：在今陕西铜川市北石盘山。

②银青将军：佩带银印青绶的将军。

③殍(piǎo 瞟)：饿死的人。

【译文】

7 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8 秋，七月，汉国大司马刘曜包围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救援。刘曜环绕城池放火，火烟升起，遮蔽天空，使用反间计欺哄麴允说："郡城已经陷落，赶去也来不及了！"麴允逃回灵武，刘曜于是夺取了北地。

麴允禀性仁慈宽厚，没有威严，不果断，喜爱用爵位来取悦别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都兼有征、镇两类将军名号，秉持符节，加授侍中、常侍；村落城堡的主帅，力量小的都给予银青将军的名号；可是恩惠不能遍及下层

部属，所以各个将领骄横放肆，士兵们怨恨离心。关中危急，麴允向焦嵩求救，焦嵩一向轻侮麴允，说："等麴允困窘后，再去救他。"

刘曜进兵到泾水以北，渭水以北的各个城池都崩溃了。刘曜擒获了建威将军鲁充、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刘曜一向听说鲁充是个贤士，悬赏要活捉他，见到他后，赐酒给他说："我得到你，天下就容易平定了！"鲁充说："身为晋国将领，国家败亡，不敢贪求活命。如果蒙受您的恩德，以赶快赐死为幸事。"刘曜说："真是有道义的士人。"赐剑给他，让他自杀。梁纬的妻子辛氏，姿色美丽，刘曜召见，想要娶她，辛氏大声哭着说："我的丈夫已经死去，按道义我不能独自生存，而且一个妇人侍奉两个丈夫，明公又怎能信任她呢？"刘曜说："真是个贞烈的女子。"也准许她自杀，都按照礼节安葬。

9 汉国君主刘聪立已故张皇后的侍婢樊氏为上皇后，三个皇后以外，身佩皇后玉玺绶带的还有七人。宠信的臣子专权，刑罚和赏赐一片混乱。大将军刘敷多次哭泣着恳切规劝，刘聪发怒说："你想要你的父亲赶快死吗？怎么早晚都来为活人哭丧？"刘敷忧虑气愤，发病死去。

河东、平阳发生大蝗灾，民众流亡死丧的，占了十分之五六。石勒派遣他的将领石越率领二万骑兵驻守并州，招徕、接纳流民，民众归附他的有二十万户。刘聪派遣使者责备石勒，石勒不接受命令，暗中和曹嶷互相交往。

10 八月，汉国大司马刘曜逼近长安。

11 九月，汉主宴群臣于光极殿，引见太弟义。义容貌憔悴，鬓发苍然，涕泣陈谢，聪亦为之恸哭；乃纵酒极欢，待之如初。

12 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长安，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汉兵强，不敢进。相国保遣胡崧将兵入援，击汉大司马曜于灵台[1]，破之。崧恐国威复振则麴、索势盛，乃帅城西诸郡兵屯渭北不进，遂还槐里[2]。

曜攻陷长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以自固。内外断绝，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太仓有曲数十饼，麴允屑之为粥以供帝，既而亦尽。冬，十一月，帝泣谓允曰："今穷厄如此，外无救援，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叹曰："误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笺于曜。索綝潜留敞，使其子说曜曰："今城中食犹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许綝以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而送之，曰："帝王之师，以义行也。孤将兵十五年，未尝以诡计败人，必穷兵极势，然后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恶一也，辄相为戮之。若兵食审未尽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粮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

甲午，宗敞至曜营；乙未，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东门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手，帝亦悲不自胜。御史中丞冯翊吉朗叹曰："吾智不能谋，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虏乎？"乃自杀。曜焚榇受璧，使宗敞奉帝还宫。丁酉，迁帝及公卿以下于其营；辛丑，送至平阳。壬寅，汉主聪临光极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恸哭，扶不能起，聪怒，囚之，允自杀。聪以帝为光禄大夫，封怀安侯。以大

司马曜为假黄钺、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列，赠车骑将军，谥节愍侯。以索綝不忠，斩于都市。尚书梁允、侍中梁浚等及诸郡守皆为曜所杀，华辑奔南山③。

【注释】

①灵台：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长安城南。

②槐里：县名，治今陕西兴平东南南佐村。

③南山：又名终南山、中南山、周南山，即今陕西秦岭山脉。

【译文】

11 九月，汉国君主在光极殿宴请文武百官，召见太弟刘义。刘义面容瘦弱萎靡，头发胡须苍白，哭泣着表达谢意，刘聪也为他悲痛地哭泣；于是尽情饮酒，十分欢乐，像从前一样对待他。

12 焦嵩、竺恢、宋哲都率领军队救援长安，散骑常侍华辑督率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的军队，驻扎在霸上，都畏惧汉国军队的强盛，不敢前进。相国司马保派遣胡崧率领军队进京支援，在灵台攻打汉国大司马刘曜，打败了他。胡崧担心国家声威再次振兴后，麴允、索綝的势力就会强盛，于是率领城西各郡的军队驻扎在渭水北岸，不向前推进，继而退回到槐里。

刘曜攻陷了长安的外城，麴允、索綝退入小城，来加强防守。内外联系断绝，城中饥荒严重，一斗米价值二两黄金，人们互相食用，死亡的人有一大半，对逃亡的无法控制，只有凉州的一千义兵，誓死不离开。储粮大仓中有几十块酒曲，麴允把它磨成粉末煮稀粥供给皇帝，不久也吃光了。冬，十一月，皇帝哭着对麴允说："现在，穷困到这个地步，外面又没有救援的，应该忍受耻辱，出城投降，来救活官吏民众。"因而叹息说："贻误我大事的，是麴、索二公！"派遣侍

中宗敞向刘曜送投降书。索綝暗中留下宗敞，派他的儿子劝刘曜说："现在城中的粮食，还足够支持一年，不容易攻下。如果许诺索綝担任仪同三司、万户郡公，请让我们献出城池投降。"刘曜样了索綝的儿子，送回尸体，说："帝王的军队，按道义行事。我率领军队十五年，从来没有用阴谋诡计去打败敌人，一定在敌人兵力穷尽、大势尽去时，然后攻取他们。现在索綝竟然这样讲，天下的恶行是共同的，因而就为你们杀了他。如果军队的粮食果真没有吃光，就可以努力固守城池；如果粮食用尽，兵力衰微，也应该早日领悟上天的旨意。"

初十，宗敞前往刘曜的军营；十一日，皇帝乘坐羊车，脱去上衣裸露出肢体，口里衔着璧玉、用车载着棺材，从东门出城投降。文武官员号啕大哭，攀着车子握住皇帝的手，皇帝也忍不住心中的悲伤。御史中丞冯翊人吉朗叹息说："我的智慧不能用来谋划国事，勇气不能作战而死，怎么能忍心君臣相随，面向北面去侍奉贼虏？"于是自杀。刘曜焚毁棺材，接受璧玉，命令宗敞伺候皇帝回到宫中。十三日，把皇帝和公卿以下的官员迁到他的军营中；十七日，送到平阳。十八日，汉国君主刘聪驾临光极殿，皇帝在他面前叩头。麴允仆在地上，悲恸地哭泣，扶也扶不起来，刘聪发怒，囚禁了他，麴允于是自杀了。刘聪委派皇帝担任光禄大夫，封怀安侯。委派大司马刘曜担任假黄钺、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太宰，封秦王。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麟嘉。因为麴允忠诚刚强，追赠为车骑将军，谥为节愍侯。因为索綝不忠诚，在街市斩首。尚书梁允、侍中梁浚等人和各郡的太守，都被刘曜杀掉，华辑逃往南山。

干宝论曰[1]：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数术以御物，而知

人善采拔。于是百姓与能[2]，大象始构[3]。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咸黜异图，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城，班正朔于八荒[4]，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武皇既崩，山陵未平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5]，师尹无具瞻之贵[6]，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7]。

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爱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积基树本，如此其固。今晋之兴也，其创基立本，固异于先代矣。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8]，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9]。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10]，仲山甫夙夜匪懈者[11]，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12]，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13]。其妇女不知

女王，任情而动，有逆于舅姑，有杀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14]。”其此之谓乎！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15]，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16]，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17]，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18]，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19]。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即位，羁以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守虚名。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

【注释】

①干宝：东晋学者。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少勤学博览，诏为佐著作郎。东晋初，领修国史，成《晋纪》二十卷，下列论述出自该书的《总论》。又著有《搜神记》等多种书籍，大多散佚。

②百姓：百官。　与能：推许其才能，不与之相争。

③大象：大业的根基。象，法、制度之意。

④八荒：八方荒远的地方。汉代刘向《说苑·辨物》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可见古人以八荒为最遥远的地方。

⑤宗子：皇族子弟。　维城：捍卫都城。《诗经·大雅·板》云：“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本句从此化出。

⑥“师尹”句：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意为“赫赫有名尹太师，人人对他侧目瞧。”太师尹氏，后世用来指代众官之长。

⑦四维：指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规范，古人认为它们是巩固政权的根本，有“四维不张，国乃来亡”的说法。

⑧不贰：一种错误出现后不再重犯。　老：乡老，周代官名，为乡村基层政

权核心人物。

⑨望空:有名望而无职事。

⑩昃(zè 仄):太阳偏西。

⑪仲山甫:鲁献公次子、周宣王时大夫。一作仲山父,因封地在樊(今陕西长安南),又称樊仲、樊穆仲。《诗经·大雅·丞民》:"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全首都是颂扬仲山甫的功德。

⑫子真:刘寔表字。所著《崇让论》见本书第八十二卷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

⑬子雅:刘颂表字。所议九班之制见本书第八十二卷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

⑭"国之将亡"句:语出《左传》闵公元年:"国将亡,本必先颠,然后枝叶从之。"

⑮阮籍(公元210~263年):三国时魏文学家、名士。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博览群籍,好老庄之学,为"竹林七贤"之一。高贵乡公时,官至散骑侍郎。藐视礼教,与当权的司马氏有矛盾,常以纵酒佯狂以避祸。著述甚多,大多散佚,后人辑有《阮嗣宗集》。其行事可参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

⑯"察庾纯"句:事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七、八年(公元272、273年)。

⑰"考平吴"及"思郭钦"句:事并见本书第八十一卷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⑱"览傅玄"句:傅玄、刘毅二人在晋武帝时,都任过司隶校尉,前后纠劾,不避权贵,故能从其言论中得知百官的邪恶。

⑲"核傅咸"句:傅咸奏见本书第八十二卷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钱神论》见本书第八十三卷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

【译文】

干宝评论说:从前高祖宣皇帝,凭着杰出的才能,宽宏的气量,顺应时代需要而崛起,禀性深沉,感情不外露,城府很深,可是心胸开阔,能容纳他人;利用权术来驾御众人,可是了

解各人才能，善于选择提拔。于是百官推崇他，伟大的基业开始奠定。世宗继承根基，太祖接受大业，都扑灭了反叛的图谋，光大了先人的功业。到了世祖时，终于登上皇位，以仁爱来厚待下属，以节俭来保障财用，和睦而不松驰，宽宏而能决断，拥有唐尧、虞舜旧日的疆域，颁布正朔到最边远的地区，这时，有“天下没有穷人”的谚语，虽然不是四方太平，也足以表明人民对生活感到如意。

武皇帝逝世后，陵墓泥土还没有干，变乱就相继发生。皇室子弟没有捍卫都城的助力，宰辅大臣没有使人民仰赖的德行，早晨还是伊尹、周公，晚上就成了夏桀、盗跖；国家大权在作乱的臣子中传来传去，宫廷军队向外逃散到四面八方，地方军政长官没有坚强的守卫，关卡要塞还没有草把那样坚固。戎人、羯人口称制命，二位皇帝失去尊位，这是为什么？是指定继承人失去权衡，托付的辅臣不是合适的人选，礼义廉耻的观念没有树立，不合义理的政令太多的缘故。

基础广大就难以倒塌，根基深厚就难以拔取，政教有条理就不混乱，人心团结就不变迁。从前拥有天下的，之所以年代久远，是因为这个道理。周朝从后稷爱护人民，经过十六代，武王才成为君主，他们积累基础，树立根本，是这样地牢固。现在晋朝的兴起，创造基础，树立根本，本来就不同于前代。加上朝廷中缺乏品德纯正的人，社会上缺乏知过就改的乡老，风俗放纵邪恶，荣辱的标准丧失。治学的人以庄子、老子为正宗，从而废黜《六经》；发议论的人把虚无放诞的言辞当作才辩，从而轻视名声规矩；修身的人以放荡污浊为通达，从而忽略节操信义；进入仕途的人把不择手段获得官职看得很贵重，从而鄙薄居守正道的人；当政的人把有名望而无职事视为清高，从而对勤垦认真的做法加以嘲笑。所以刘颂多次谈论治国的道理，傅咸经常纠举邪恶的行为，都认为他是庸俗的官吏；那些仗着虚

无的理论无所事事,依违阿附没有主见的人,反而声望都遍及海内。至于像周文王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进餐,仲山甫在深夜还坚持不懈地工作那样的人,大概要受到众人的嗤笑,像灰尘一样地被扫除了!因此,毁谤与赞誉同事实上的善恶不相吻合,正义和邪恶被贿赂逢迎所颠倒;选拔官吏的人为亲近的人选择官职,得到官职的人为自身谋取利益;世家大族、皇亲国戚的子弟,越级升官,不受资历等级的约束。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为私利奔走的士人;成百成千的各类官员,没有推贤让能的举动。刘子真写作《崇让论》,但没有人醒悟,刘子雅订立出九个等级的制度,却不能施行。妇女不会干纺织、缝纫等女性的工作,任性行事,有的忤逆公婆,有的诛杀侍妾和陪嫁婢女,父亲兄长不能怪罪她,天下没有人能非难她。礼教法制、刑律政令,到这时完全败坏,"国家将要灭亡,躯干必然先行倒伏"。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所以,观察阮籍的行为,可以得知礼教崩溃的原因;观察庾纯、贾充的争斗,可以发现宰辅的乖邪;考察平定吴国的功绩,可以了解将帅的互不相让;思考郭钦的谋略,可以领悟到戎、狄对汉人的怨仇;阅览傅玄、刘毅的言论,可以见到百官的邪恶;核查傅咸的奏疏、《钱神论》的论断,可以见到宠幸、贿赂的明目张胆。民间风俗,国家情势,既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即使用中等才能、遵守成规的君主来治理,不害怕导致祸乱,何况我朝惠帝凭不加检束的德行来统领天下呢!怀帝在变乱中即位,被强横的大臣所制约;愍帝在展转流徙中登基,仅拥有虚名。天下大势已经失去,不是著名于一世的杰出人才,不能再夺取天下。

13 石勒围乐平太守韩据于坫城[1]，据请救于刘琨。琨新得拓跋猗卢之众，欲因其锐气以讨勒。箕澹、卫雄谏曰："此虽晋民，久沦异域，未习明公之恩信，恐其难用。不若且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胡贼之牛羊，闭关守险，务农息兵，待其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无不济矣。"琨不从，悉发其众，命澹帅步骑二万为前驱，琨屯广牧[2]，为之声援。

石勒闻澹至，将逆击之。或曰："澹士马精强，其锋不可当，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沟高垒以挫其锐，必获万全。"勒曰："澹兵虽众，远来疲弊，号令不齐，何精强之有？今寇敌垂至，何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顾逃溃不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斩言者。以孔苌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勒据险要，设疑兵于山上，前设二伏，出轻骑与澹战，阳为不胜而走。澹纵兵追之，入伏中。靳前后夹击澹军，大破之，获铠马万计。澹、雄帅骑千余奔代郡，韩据弃城走，并土震骇。

14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15 司空长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刘琨进退失据，不知所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帅众从飞狐奔蓟[3]。匹磾见琨，甚相亲重，与之结婚，约为兄弟。勒分徙阳曲、乐平民于襄国，置守宰而还。

孔苌攻箕澹于代郡，杀之。

苌等攻贼帅马严、冯睹[4]，久而不克。司、冀、并、兖流民数万户在辽西，迭相招引，民不安业。勒问计于濮阳侯张宾，宾曰："严、睹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恋本之志，今

班师振旅,选良牧守使招怀之,则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辽西流民将相帅而至矣。"勒乃召苌等归,以武遂令李回为易北督护[5],兼高阳太守。马严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严归之,严惧而出走,赴水死。冯睹帅其众降。回徙居易京[6],流民归之者相断于道。勒喜,封回为弋阳子,增张宾邑千户,进位前将军;宾固辞不受。

16 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运稽期,斩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余而下,观者咸以为冤。丞相司直刘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请免从事中郎周莚等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阁塞所致。"一无所问。

隗性刚讦,当时名士多被弹劾,睿率皆容贷,是由众怨皆归之。南中郎将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强位显,骄傲自恣,一请参佐及守长至二十许人,多非其才;隗劾奏含,文致甚苦,事虽被寝,而王氏深忌疾之。

17 丞相睿以邵续为冀州刺史。续女婿广平刘遐聚众河、济之间,睿以遐为平原内史。

18 托跋普根之子又卒,国人立其从父郁律。

【注释】

①坫(diàn 电)城:城名,应为沾城,为乐平郡治所,在今山西昔阳西南。

②广牧:县名,治今山西寿阳西北之古城。

③飞狐:地名,即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东南。

④睹(zhū 株)。

⑤武遂：县名，治今河北武强西北。

⑥易京：地名，在今河北雄县西北。

【译文】

13 石勒到坫城包围乐平太守韩据，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刚刚得到拓跋猗卢的部众，想利用他们的锐气来讨伐石勒。箕澹、卫雄规劝说："这些人虽然是晋国人，长久地沦陷在塞外，不熟悉明公的恩德信义，恐怕难以使用。不如暂且在内收集鲜卑人剩余的谷物，在外抄略胡寇的牛羊，紧闭关卡，守卫险要地带，专力从事农业，养息军队，等到他们归顺教化、感恩戴德时，然后使用他们，功业就没有不能建立的了。"刘琨不听从，调发他所有的军队，命令箕澹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充当前锋，刘琨驻扎在广牧，作为后援。

石勒听说箕澹到来，将迎头攻击。有人说："箕澹兵强马壮，他的锋芒不可阻挡，不如暂且率军避开，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来挫伤他们的锐气，一定可以万无一失。"石勒说："箕澹的军队虽然众多，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号令不统一，有什么精锐、强壮可言？现在敌寇马上就要到了，怎么能放弃阵地离开呢？大军一旦发动，哪里能轻易地中途返回？如果箕澹乘我们撤退的机会逼近我们，连逃命溃散都来不及，哪里能够深挖壕沟、高筑壁垒！这是自取灭亡的做法。"立刻杀了提建议的人。委派孔苌担任前锋都督，命令三军："最后出动的，斩首！"石勒占据险要地势，在山上布置迷惑对方的军队，在前面设立了两处埋伏，派出轻装骑兵和箕澹交战，假装不能取胜，逃跑了。箕澹指挥军队追赶，进入了埋伏圈中。石勒前后夹击箕澹的军队，把他打得大败，缴获的铠甲马匹以万计数。箕澹、卫雄率领一千多骑兵逃到代郡，韩据放弃城池逃跑，并州全境大为震惊。

14 十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15 司空长史李弘献出并州，投降石勒。刘琨进退都失去依据，不

知如何是好，段匹磾派遣使者邀请他，初五，刘琨率领部众从飞狐口前往蓟城。段匹磾见到刘琨，对他十分亲热敬重，和他缔结姻亲，结拜为兄弟。石勒把阳曲、乐平的民众分别迁移到襄国，设置太守县令后才回去。

孔苌到代郡攻打箕澹，杀了他。

孔苌等人攻打贼寇首领马严、冯膂，长久不能取胜。司州、冀州、并州、兖州的流民，在辽西的有几万人，不断的互相招引，民众不能安心生产。石勒向濮阳侯阳宾询问计策，张宾说："马严、冯膂本来不是您的死对头，流民都有留恋故土的心意，现在整顿军队返回，选择优秀的州郡长官，来招引安抚他们，幽州、冀州的贼寇不久就能肃清，辽西的流民将一批接一批地到来。"石勒于是召回孔苌等人，委派武遂令李回担任易北督护，兼任高阳太守。马严的部属一向佩服李回的声威德行，大多背叛马严归附他，马严恐惧，逃了出去，投水而死。冯膂率领他的部众投降。李回迁到易京居住，归附他的流民，在道路上接连不断。石勒心中高兴，封李回为弋阳子，给张宾增加封邑一千户，擢升为前将军；张宾执意推辞，不接受。

16 丞相司马睿听说长安失守，出兵露宿野外，亲自穿上铠甲和头盔，向四方发布檄令，约定日期向北征伐。因水路运输超过期限，杀了督运令史淳于伯。行刑的人用刀擦拭柱子，鲜血倒流上去，到了两丈多高的柱子顶端才流下来，旁观的人都认为有冤屈。丞相司直刘隗进言："淳于伯的罪过不到死刑，请求免除从事中郎周莚等人的官职。"这时，右将军王导等人上疏承认过失，请求解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由我不明事理造成的。"一概不加以追究。

刘隗性情刚烈，喜爱揭发别人的阴私，当时的知名人士大多被他弹劾，司马睿一概都加以宽恕，因此众人的怨气，都集中到他身上。南中郎将王含，是王敦的哥哥，因宗族强大、地位显要，傲慢放肆，一次保荐的僚属和太守县令就达二十多人，大多不是合格人

选；刘魄上奏弹劾王含，罗织罪状十分严厉，事情虽然被压下来了，但王氏家族十分怨恨他。

17 丞相司马睿委派邵续担任冀州刺史。邵续的女婿广平人刘遐在黄河、济水之间聚集部众，司马睿委派刘遐担任平原内史。

18 托跋普根的儿子又去世了，国内上层人士拥立他的叔父郁律即位。